

秘密教義

布拉瓦茨基著

A. G. Blavatsky

I
宇宙生成論



书名：《秘密教义第一卷》

作者：H.P. 布拉瓦茨基

版本：第二版（神秘学讲堂）简体中文

日期：2026/03/21

仅作学习参考用途，不得販售

序言

对于出版这部作品所造成的长时间拖延，本书作者——确切地说是抄写员——觉得有必要为此道歉。这是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和工作规模过大而引起的。即使现在出版的两卷书也没有完成这个计划，而且这些书也无法详尽地讨论其中所涉及的主题。大量的材料已经准备好，用来讲述神秘主义的历史；这些包含在雅利安民族伟大开悟者的生活中，并展示神秘哲学对生活行为的影响。如果这两卷受到欢迎，我将不遗余力地全面执行工作计划。第三卷完全准备好了；第四卷快要完成。

必须补充的是，这个计划在这项工作的准备工作最初宣布时，并没有在考虑之中。正如一开始宣布的那样，《秘密教义》应该是《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的一个修正和扩大版。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在后一本书和其他有关神秘科学的著作中，那些已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解释都需要一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这几卷总体上不包含从《揭开伊希斯面纱》中摘录的 20 页。

本书作者认为，没有必要要求她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宽容她文学风格中的许多缺陷，以及在这些页中可能发现的不完美英语。她是个外国人，她的英文语言知识是在晚年学来的。之所以使用英文，是因为它提供了最广泛传播的媒介来传达真理，这是她在世界面前身负的责任。

这些真理决不是作为启示提出作者也没有声称自己是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神秘传说的揭秘者。因为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被分散在数千卷中，它们体现了伟大的亚洲和早期欧洲宗教的经典，隐藏在象形文字和符号之下，至今仍因此面纱而被忽视。现在所尝试的是把最古老的教义集合在一起，使它们成为一个和谐而完整的整体。这位作家与她的前辈们相比的唯一优势是，她不需要诉诸个人的推测和理论。因为这项作品部分

地说明了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由更进阶的学生所传授的，而她只针对细节上，进行补充自己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的学生们沈溺于各种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推测之中，并试图以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从之前与他们交谈过的少数事实中找出一个完整的思维体系。

不需进一步解释，这本书并不是全部的秘密教义，而只是它的基本教义的一些片断；其中特别注意一些事实，是被许多作家所知道，但已歪曲得与真理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也许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些卷中所包含的教义，无论多么零碎和不完整，既不属于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迦勒底人，也不属于埃及宗教，也不属于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或基督教。秘密教义是这一切的本质。各种各样的宗教体系诞生于它们的起源，现在被融合到最初的元素中；正是从这些元素中，每一个奥秘和教条都在成长、发展和实现。

这本书很可能会被广大公众视为最疯狂的浪漫小说；因为谁甚至曾经听说过《德基安之书》(Book of Dzyan) 这本书？

因此，作者完全准备好承担这部作品一切所包含的责任，甚至要面对自己发明了全部内容的指控。她充分认识到它的许多缺点；她所宣称是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很浪漫，但它的逻辑连贯性和一致性，使这种新的《创世纪》无论如何都能与现代科学的「可使用假设」相提并论，这在现代科学是如此自由地采纳。此外，它要求被考虑，不是因为任何诉诸教条式权威的理由，而是因为它严格遵守大自然，并遵循统一和类比的法则。

这项作品的目的可以这样说明：表明大自然不是『原子的偶然结合』，并赋予人类在宇宙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将那作为所有宗教基础的古老真理，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它们源自的根本统一性；最后，展示现代文明的科学从未触及过的大自然神秘的一面。

如果这在任何程度上是完成的，作者就满意了。它是为人类服务而写的，必须由人类和后代来评判。它的作者不认识上诉的初级法院。她习惯了辱骂；她每天都被诽谤；她对诽谤报以无声的轻蔑的微笑。

De minimis non curat lex. (对屑事法律不以为意。)

H.P.B.

伦敦，1888 年 10 月。

目录

介绍

这本书的需要

文档和手稿的古老性

这本书的目的

第一卷-宇宙生成论

序文

世界上最古老的手稿及其象征

遍一生命，活跃与消极的

秘密教义-泛神论-无神论

所有宗教跟神秘主义里的「空间」

七宇宙元素-人类七种族

秘密教义的三个假设

《德基安之书》诗节的描述

第一部-宇宙进化论

《德基安之书》的七个诗节

第一诗节-宇宙之夜

七万古

「时间」

普遍心灵与禅那主

十二因缘与幻象：苦的起因

大气息

存在与非存在

纯净灵魂之眼

阿赖耶，普遍灵魂

第二诗节-分化的理型

绝对者不知自身

生命胚芽未存在

宇宙仍隐藏在神圣思想中

第三诗节-宇宙的苏醒

伟大震动

大自然的象征

众数字的力量

众逻各斯与龙

星光界流质

统一体的原初散发物

存在之网

有意识的电：宇宙电

第四诗节-七重阶层

火之子们

宇宙的载体们-禅那主们

声音的军队

言语与心灵

八元神与七元组

「光之子们」星星

第五诗节-宇宙电：七重阶层的孩子

火旋风与原初七者

他们产生宇宙电

「众神」的关联

大自然「各原则」的进化

火的奥秘

元素的秘密

帐幕的方形

行星神灵与记录者

「不可穿越」之环

星光界的生命之书

灵魂的朝圣之旅与「休息」

第六诗节-我们的世界，其成长与发展

逻各斯

女性逻各斯的奥秘

七同质中心

元素胚芽

元素的进化

众世界的建造

中性中心

「死」行星-月亮

神智学错误观念

行星划分与人类原则

月亮

自我的转世

七重行星链

其他行星与地球的关系

关于行星跟轮次的解释

月球链与地球链

地球是月球的孩子

单体的分类

月亮单体-祖灵

大自然的三重进化

第六诗节-接续

第四轮次的「创造」

「诅咒」、「罪」和「战争」

生命的奋斗与众世界的诞生

开悟者们与圣岛

第七诗节-地球人的父母

阶层的划分

存在者的关系

什么投生到动物性的人

人的形成：思考者

神秘主义和卡巴拉的精神学

阿卡莎与以太

不可见的「生命存在」

神秘生命化学与细菌学

守望者与其影子

众神的影子居住于地球

总结

秘密教义的精髓与要点

穿著基督教外衣的赫尔墨斯

一些神秘箴言

大自然的七力量

第二部-象征主义的大致演变顺序

I. 象征主义和表意文字

标志与符号的差异

声音的魔法力量

神秘语言

II. 神秘语言及其钥匙

埃及众多宗教

犹太人及其体系

摩西是萨尔贡的复制

古老象征的一致性

III. 原初质和神圣思想

神圣思想，还是灰烬物质？

以太和致能体

七原质

神秘的火

遍一知识之树

IV. 混沌-神灵-宇宙

混沌与精神的结合

心灵的诞生

V. 隐藏的神、其象征和符号

斯诺替理型

各国众神的关联

VI. 世界蛋

蛋生的逻各斯们

有翼的球体

VII. 梵天的白昼与黑夜

人类众神与神圣人

众神的重生

往世书的预言

VIII. 莲花，作为一种普遍的象征

外传与密传

早期阳物主义的纯洁性

埃及的莲花

IX. 月亮、月亮神、菲比

月亮神话的一瞥

月亮的关键

副本与原版

双性的月亮

X. 树、蛇和鳄鱼崇拜

符号的退化

七头龙

龙与鳄鱼

XI. 魔鬼是神灵的倒影

死亡是生命

天使们的堕落

传说的转变

XII. 创造性众神的神谱

园内之点

逻各斯或话语

创造的要素

各阶层在不同宗教中的一致性

雅利安与闪族体系的不同

XIII. 七造物

斯诺替与印度教版本

往事书的七「创造」

XIV. 四元素

「众神」与「元素们」

元素的语言

异教与基督教的元素崇拜

XV. 论观世音和观音

观世音与阳物主义

真正的含义

第三部-科学与秘密教义对比

I. 增加本附录的原因

神秘主义vs唯物主义

神秘主义者的安息日

II. 现代物理学家正在玩盲人摸象的游戏

III. 光是不是一个物体？

假设的以太

对其构造的科学理论

IV. 万有引力是一个定律吗？

是智性体还是盲目力量？

吸引力的起因

V. 科学中的旋转理论

相互冲突的假说

更多假说

VI. 科学的面具

「力量们」是什么？

神秘主义者的观点

热的科学理论与神秘主义理论

科学的原子

VII. 一位科学家对力学科学理论的攻击

以太和原子们

VIII. 生命、力或重力

理查森博士与神经以太

感官与其运作

太多的「生命」会杀死一个人

IX. 太阳理论

原初元素

元素与类元素

存在与生命之树

克鲁克斯教授论元素

X. 到来的力量

基利先生，一位不自知的神秘主义者

以太间的波

声音与气味的秘密

XI. 论元素和原子

形而上的化学

七大行星是哪些？

众神的循环堕落

XII. 穿上新衣的古代思想

有著一切潜能的统一性

化学中的「第七」

XIII. 现代星云理论

力量是散发物

什么是星云？

XIV. 力-运动模式或智性？

生命原则

神秘科学与物质科学

XV. 众神、单体和原子

古人的众神-单体们

单体与二元

元素的起源

赫尔墨斯与赫胥理

莱布尼兹的教导

神秘主义的单体

XVI. 周期进化和业力

业力周期与普遍道德

命运与业力

业力-复仇女神

XVII. 黄道星座及其古老性

犹太族长与黄道十二星座

黄道周期

印度天文学

XVIII. 相互立场的总结

科学承认她的无知

唯物主义正把欧洲导引致灾难

介绍

「温柔地倾听，和善地评判。」

——莎士比亚

自从英国出现了神智学文学，人们就习惯称其教义为「密传佛教」。而且这已变成的习惯，正如一个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的古老谚语所说的那样：『错误是沿著斜面往下跑，而真理则要艰难地爬上山。』

老生常谈往往是最有智慧的。人类的头脑很难完全不受偏见的影响，且在它从各个方面对一个主题进行全面考察之前，往往早已形成决定性的观点。这就是所说的关于普遍存在的双重错误：(a) 将神智学局限于佛教，与 (b) 将乔达摩 (Gautama)、也就是佛陀所宣扬的宗教哲学信条与「密传佛教」中广泛概括的教义混淆。很难在想像能比这更加错误的事情了。它使我们的敌人能够找到对付神智学的有效武器；因为，正如一位著名的巴利 (Pali) 学者非常尖锐地在名为《既非密传也非佛教》的书中表达它的那样。辛尼特 (Sinnett) 先生作品中所呈现的密传真理，从它们被公开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密传的了；它也没有包含佛陀的宗教，而只是一些来自迄今为止隐藏的教义的信条，而这些教义现在在本卷中被进一步扩充增补和解释。但即便是本卷从东方的「秘密教义」中给出了许多基本信条，却也只是揭开了黑暗面纱的一小角。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伟大的开悟者，都不允许、或者不能够 - 即使他愿意 - 胡乱地向一个嘲弄的、多疑的世界公布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漫长的世代以来已有效的隐藏著。

《密传佛教》(Esoteric Buddhism) 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却有著不幸的书名，但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本书书名所示：秘密教义。这被证明是不幸的，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以貌取人，而不是以其意义来判断事物；而且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致于即使是神智学协会的大多数成

员也成为了同样错误观念的受害者。然而，从一开始，婆罗门 (Brahmins) 和其他人就对这个书名提出了抗议；为了还我自己公平，我必须补充一点，《密传佛教》呈现给我的时候是完整的一卷，而我完全不知道作者打算如何拼写单词「Budh-ism」。

这一点必须直接针对率先将这一主题公之于众的人，他们忽略而没指出「佛教」(主乔达摩宣扬的宗教伦理体系，并以佛陀的头衔「觉悟者」命名) 与智慧 (Budha) 或称知识 (Vidya) 之间的区别；这是认知能力，源自梵文词根「知道」(Budh)。我们印度的神智学者本身就是真正的罪人，尽管当时我们尽力去纠正错误。(见神智学者，1883 年 6 月) 要避免这种可悲的不当用词很容易；这个词的拼写只需要经过共同的同意后改变，使之发音和书写都是「智慧主义」(Buddhism)，而不是「佛教」(Buddhism)。在英语中，后一种写法的拼写和发音也不正确，它应该被写为「Buddhaism」，而它的拥护者则被称为「Buddhaists」。

这种解释在这样的作品开始时是绝对必要的。「智慧宗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遗产，尽管在《密传佛教》(初版序言) 中有这样的说法：『两年前(即 1883 年)，我和其他欧洲同伴都不知道科学的最基础，但在这里第一次将它科学化，』等等。这个错误一定是由于疏忽造成的。因为现在本书作者知道《密传佛教》中所「透露」的一切，甚至还更多；而早在 1880 年，她就有责任将一小部分《秘密教义》传授给两位欧洲绅士，其中一位是《密传佛教》的作者；而本书作者在出身和教育上都是欧洲人，更是毫无疑问有此特权，尽管对她来说相当含糊的。辛尼特阐述的哲学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美国教授的，甚至是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出版之前，就已经在美国教授给了两个欧洲人和我的同事奥尔科特上校 (Colonel H. S. Olcott)。在后者这位绅士的三位老师中，第一位是匈牙利启蒙者，第二位是埃及人，第三位是印度人。在允许的情况下，奥尔科特上校以各种方式传授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其他两位没有这样做，那只

是因为它们不被允许：他们从事公共工作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但对其他人来说时间到了，而辛尼特出版几本有趣的书就是事实的明证。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没有一本神智学的书能从伪装的权威那里，获得任何微小的额外价值。

在词源学中，「一」(Adi 或称第一)和「最高智慧」(Adhi Budha)是无著(Aryasanga)在他的秘密论述中使用的术语，现在被所有神秘北传佛教徒使用。它是一个梵文术语，是最早的雅利安人对于未知神的称呼；「梵天」(Brahma)一词在吠陀经和早期作品中找不到。它的意思是绝对的智慧，而「本初智慧」(Adi-bhuta)由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翻译成『万物的原始未创造的原因』。必定过了数不清的年数，使得佛的称号变得如此人性化，也就是说，这个词被允许用来形容凡人，并最终适用一位有无与伦比的美德和知识使，他获得了『不动智慧的佛』的称号。智性(Bodha)意指天生拥有的神圣智性或「觉悟」；佛(Buddha)是通过个人努力和功绩获得的；菩提(Buddhi)是一种认知能力，认知到神圣知识抵达「自我」(Ego)的渠道；即善与恶的识别，是「神圣良心」；还有「精神性灵魂」(Spiritual Soul)，这是阿特曼(Atma)的载体。『当菩提吸收我们的自我-主义(摧毁了它)及其全部的变化(Vikaras)，之后观世音(Avalokiteshvara)向我们显化，而达成和涅槃或解脱(Mukti)；解脱与涅槃一样，即摆脱幻觉*(Maya)的束缚。「觉悟」(Bodhi)同样是一种特殊的恍惚状态的名字，叫做三摩地*** (Samadhi)，在此期间主体达到了精神认知的顶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盲目而不合时宜地憎恨佛教的人是不明智的，他们连带憎恨的「智慧教导」(Buddhism)，即否定佛教的密传教义(婆罗门的教义也是如此)，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在他们作为一神论者看来，是有害的教条。在这种情况下，用「不明智」是正确的说法。因为在这个愚钝和不合逻辑的唯物主义时代中，只有神秘哲学才能承受住唯物主义反复对人类

内在精神生活中最宝贵、最神圣的一切事物的攻击。真正的哲学家、密传智慧的学生，完全不再把个性、教条式信仰和特殊宗教放在心上。此外，神秘哲学调和了所有的宗教，剥去了每一种外在、人类的外衣，表明了每一种的根源与其他伟大宗教的根源是相同的。它证明了大自然有一个绝对神圣原则的必要性，并且不否认神如同不否认太阳。神秘哲学从来没有拒绝大自然中的神灵，也没有拒绝神作为绝对和抽象的存在 (*Ens*)。它只是拒绝接受所谓的一神论宗教的任何神灵，这些神灵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子创造出来的，是对那「永远不可知」的亵渎和可悲的讽刺。此外，我们要呈现读者面前的记录，包含了自我们人类诞生以来整个世界的神秘教义，而佛教的神秘主义只占据了它的合理位置，就这样而已。事实上，乔达摩形而上学的「禅」* (*Dan*或*Jan-na*、*Dhyan*) 的秘密部分只是整体的很小一部分，尽管对于那些似乎不了解古代智慧宗教的教义看起来很宏大。这位印度教改革家将他的公开教导，局限于此智慧宗教纯粹的道德和生理方面，且仅局限于伦理和人类。而对于「看不见的、无肉体的」的事物，即那些在我们尘世之外的神秘存在，这位伟大的老师在他的公开演讲中完全不提及，而把隐藏的真理留给了他挑选**阿罗汉们 (*Arhats*) 的圈子。后者接受启蒙的地点是在著名的七叶洞穴 (*the Sattapanni of Mahavansa*) 靠近百把山 (*Mount Baibhar*，是巴利语手稿的 *Webhara*)。这个洞穴位于摩揭陀 (*Mogadha*) 古都王舍城 (*Rajagriha*)，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正确怀疑的那样，它是法显洞。†

【*禅 (*Dan*)，现在成为现代汉语和西藏语音学中的「禅」，是对密传学派及其作品的总称。在古书中，禅 (*Janna*) 这个词的定义是「通过冥想和认知来改造自己」，也就是第二个内在的诞生。因此《德基安之书》(*Book of Dzyan*) 发音上是「禅书」。】

【†贝格勒 (*Beglor*) 先生是在菩提伽耶 (*Buddhagaya*) 的总工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我们相信他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

时间和人类的想象力使这些教义的纯洁和哲学很快的发挥作用，一旦它们从阿罗汉的秘密和神圣的圈子中移植出来，并透过他们传教工作的过程中，进入相较于印度更未准备接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土壤；即，一旦他们被转移到中国、日本、暹罗和缅甸。在研究一些穿著时髦外衣的所谓「密传」古代佛教学校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大原始纯净的启示是如何被处理的；不仅在中国和其他一般佛教国家，甚至在西藏的不少学校，都由未启蒙的喇嘛和蒙古人创新者照管。

因此，我们要求读者牢记正统佛教——即佛陀乔达摩的公开教义，与他们密传的**智慧教导**之间的重要区别。然而，他的秘密教义与他那个时代受启蒙的婆罗门教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佛陀是雅利安人土地上的一个孩子，是一个天生的印度教徒，一个刹帝利，一个「二次出生」(Dwijas，受启蒙的婆罗门)的弟子。因此，他的教导与他们的教义并无二致，因为整个佛教的改革仅仅是将一部分原本只有寺庙受启蒙者和苦行僧的「出神」圈之内才知道得秘密，传给圈外的每一个人。由于他的誓言，他不能把授予他的全部传授给别人。虽然佛陀所传授的哲学是建立在真正的密传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但他只给世界它外在的物质身体，而把它的灵魂留给选定的人(另见第二卷)。在东方学家中许多中国学者都听说过「灵魂教义」，但似乎没有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

这个教义是秘密保存在圣殿里，也许太过秘密。那奥秘遮了它的主要教义和主要志向，也就是涅槃，这考验并激怒了那些研究它的学者的好奇心，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解开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来合乎逻辑地令人满意地解决它；于是他们直接把结剪开，宣称涅槃意味著绝对的湮灭。

在本世纪第一季度末，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别，其趋势每年都变得更加明确。它自称以梵语学家和东方学家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被认为是科学的。符号学家用印度教、埃及和其他古老的宗教、神话和象征来产生希望它们能产生的任何东西，因此常常以粗鲁的外在形式来代替内

在含义。他们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在循环论证中巧妙的推论和推测，使他们已经预料到的结论通常会与前提交换位子。这在不止一位梵文和巴利文学者的三段论中快速相继出现，并在图书馆里堆满了关于阳物崇拜和性崇拜的文论，相互矛盾，而不是真正象征主义。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秘密教义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沉默和秘密之后，现在得以将其中一些基本真理的轮廓公诸于世。我谨慎地说「一些真理」，因为那些必须保留不说出去的内容，不可能用一百卷这样的书来包含，也不可能传授给当代的撒都该人 (Sadducees)。但是，即使是现在所给予的一点点内容，也比对这些重要的事实完全保持沉默要好。今天的世界，在其疯狂探索未知的研究中，每当物理学家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时，它就太容易与不可知的混淆；且他正迅速地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灵性的物质层面。现在它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竞技场，一个真正的不和谐、永恒冲突之谷，成为一个墓地，埋葬著我们「精神-灵魂」的最高和最神圣的愿望。随著新的世代的到来，这个灵魂变得更加瘫痪和萎缩。格里利 (Greeley) 提到的社会中的『和蔼可亲的异教徒和有修养的放荡者』，对于复兴过去已消亡的科学漠不关心；但有相当一部分认真的学生，他们有权学习现在能给予他们的少数真理；如今给的比十年前还要更多，那时出版了《揭开伊希斯面纱》，后来也试图解释神秘科学奥秘并公诸于众。

对整个作品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其中最大的论据、同时也是最严重的反对意见，是最初的几个诗节：『怎样才能核实它们所包含的陈述?』的确，如果本卷中引用的大部分梵文、中文和蒙古文作品被一些东方学家所知，那就能核实，尽管其主要作品 (诗节的出处) 不在欧洲图书馆。《德基安之书》对我们的语言学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或者至少他们从未听说过它现在的名称。对于那些遵守官方科学所规定的研究方法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但是对于神秘学学生和每一个真正的神秘学者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教义的主体被发现散布在成千上万的梵语手稿

中，有些已经翻译过了，尽管如同以往，它们在解释中变了样貌；而其他仍在等待轮到它们被翻译。因此，每位学者都有机会验证本文所作的陈述，并检查大多数的引用。纵使一些新的事实（只有对世俗东方学家来说是新的）和从评论中引用的段落将很难追溯。另外也有一些教义，到目前为止是通过口头传播的：然而，即使是这些教义，也在几乎不计其数的婆罗门、中国西藏等寺庙典籍中得到了暗示。

无论这些典籍可能是什么，无论作者将会收到多少恶意的批评，有一个事实是相当确定的。一些密传学派的成员声称拥有全部神圣哲学作品手稿和打字，而这些学派座落于喜马拉雅山脉之外，其分支可能发现于中国西藏、日本、印度，甚至在叙利亚、南美洲。而事实上，作品包含了从书写艺术开始以来，用任何语言或文字写过的作品；从表意的象形文字到卡德摩斯 (Cadmus) 和天城文 (Devanagari) 的字母。

有人声称，自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以来（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27 页），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可能会让世俗者最终发现并理解秘密科学奥秘的作品，而这是兄弟会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此外，有知情者补充说，一旦找到这些作品，他们会保存三份副本并妥善保管，其他的全部销毁。在印度，最后一批珍贵的手稿在**阿克巴帝王 (**Akbar) 统治时期得到了保护和隐藏。*

【*马克斯·穆勒 (Max Muller) 教授指出，不管阿克巴怎么贿赂或威胁，都不能从婆罗门那里索取《吠陀经》的原文；并吹嘘说欧洲的东方学家拥有它(《宗教科学讲座》第 23 页)。欧洲是否有完整的文本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而对于东方学家来说，未来可能会有令他们非常不快的惊喜。】

此外，人们还认为，就算圣书有经过密码字符的仔细抄写，足以挑战最优秀、最聪明的古文字学者的技艺，但若其文本没有以象征主义充分掩盖、或直接提到古代秘仪的话，那都会被毁掉直到一本都不剩。在阿克巴统治期间，一些狂热的朝臣对于皇帝罪恶德窥探异教徒宗教而感到不满，

因而他们自己帮助婆罗门隐藏了他们的手稿。比如巴道尼 (Badaoni) *，他对于阿克巴偶像崇拜的狂热露出毫不掩饰的恐惧。

【*巴道尼在他的《编年史选集》 (Muntakhab at Tawarikh) 中写道：『陛下喜欢调查这些异教徒的教派 (数量多到数不清，且他们展示的书无止尽) …正如他们 (沙门和婆罗门) 关于道德、物理和宗教科学的论文超越了他其他学者，他们对于未来的知识、精神力量和人类的完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的证据基于理性和见证，并且坚定地灌输他们的教义，以至于现在没有人能对他的威严产生怀疑，即使群山崩塌成灰，或是天空撕裂都是如此。』 这部作品『一直保密，直到贾汉吉尔 (Jahangir) 统治时期才出版。』 (《阿克巴行政管理》 Ain i Akbari, translated by Dr. Blochmann, p. 104, note.) 】

此外，在所有的大而富有的喇嘛寺中，或是只要喇嘛寺和佛寺座落在山上，就会有地下的地窖和洞穴图书馆被凿在岩石里。在西蔡丹 (Tsaydam) 之外昆仑山†的偏僻山口，就有几个这样的藏书之处。到目前为止，欧洲人还没有踏上过阿廷-托加 (Altyn-Toga) 山脊的土地。沿著这条山脊，有一个迷失在深谷中的小村庄。这是一小群房子，与其说是一个修道院，不如说是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寺庙，而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喇嘛是位隐士，正看守著它。朝圣者们说，地下的走廊和大厅里收藏了大量的书籍，而根据所提供的资料，这些书的数量大至大英博物馆都放不下。‡

【†西藏西部的喀喇昆仑山脉。】

【‡按照同样的传说，现在荒凉的塔里木 (Tarim) 无水的土地，在古时候是繁荣富裕的城市；而现在是突厥斯坦 (Turkestan) 中心真正的荒野。目前，几片青翠的绿洲也无法解除它那死一般的孤寂。但在这个巨大城市被沙漠的砂土吞噬和掩埋的坟墓上，有一片不属于任何人的绿洲，经常受到

蒙古人和佛教徒的拜访。同样的传说也提到了巨大的地下住所，有著充满瓷砖和圆柱的大走廊。这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事实。】

所有这一切都很可能激起怀疑的微笑。但是，在读者拒绝接受这些报告的真实性的之前，让他停下来反思以下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东方学家的集体研究，特别是在比较语言学和宗教科学学生近年来的努力，使他们确定如下：有大量、不可胜数的手稿，甚至是曾存在过的印刷作品，如今再也找不到了。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这些作品不怎么重要，那么自然随著时间它们可能会被遗弃，且它们的名字也会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正如现在所证实的那样，它们大多数都包含著真正钥匙，用以解开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但对大部分读者完全无法理解的作品，因为他们需要这些额外的评论和解释。例如，孔子*的前辈老子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转向中国就会发现，孔子的宗教是建立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的，而这些书本身就很大程度上被大量的评论所围绕，若没有这些，即使是最有学问的学者也不敢探究他们神圣的典经的深度。』（《宗教科学讲座》，第 185 页，马克斯·穆勒）。但在 1881 年巴黎的孔子学院的一位非常博学的成员没有理解这一点，而对此抱怨。】

据说他写了 930 本关于道德和宗教的书，70 本关于魔法，总共 1000 本。然而，正如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 (Stanislas Julien) 所展示的那样，他的教义的核心，即伟大著作《道德经》或称「道」(Taosse) 的神圣经文中，只有『大约 5000 个字』，而马克斯·穆勒教授发现：『如果没有评论的话，文本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朱利安先生不得不咨询了 60 多位评论员，才完成了他的翻译。』最早的翻译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以追溯到正公元前 163 年，而不是更早。在这位最早的评论家之前的四个半世纪里，有充足的时间向所有人来掩盖真正的老子教义，排除他受启蒙的祭司之外。日本人现在被认为是对于老子最博学的祭司和追随者，而他们只是

嘲笑欧洲中文学者的错误和假设。传统上认为，我们西方的汉学家接触到的评论并非真正的神秘记录，而是有意的遮盖；而真正的评论、以及几乎完整的文本，早已从世俗的眼中消失了。

如果我们看看闪族宗教的古代文献、迦勒底圣经，作为摩西圣经的姐姐、女老师或源头，是基督教的基础和起点，学者们从中会发现了什么？这部为了使巴比伦古代宗教的记忆永存、为了记录迦勒底圣人天文观测的巨大周期、为了证明他们杰出而神秘文学传统是正确的文本，现在还剩下什么？只剩一些据说是贝罗苏 (Berosus) 的残篇。

然而，这些几乎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是作为对消失文本特征的一个线索也是如此。因为它们经过了凯撒利亚 (Caesarea) 主教的崇敬之手，凯撒利亚主教是一位自封的检查员，也是其他人宗教神圣记录的编辑。毫无疑问，直到今天，它们都有他那极其诚实和值得信赖的手的印记。这篇关于曾经伟大的巴比伦宗教的论文的历史是什么？

它是由贝鲁斯 (Belus) 神庙的祭司贝罗苏用希腊语为亚历山大大帝写的，包含由该神庙的祭司保存天文学和时间记录，时间长达 20 万年，现在已经遗失了。在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波吕西斯特 (Alexander Polyhistor) 从它身上提取了一系列的摘录，同样也遗失了。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在他的《编年史》 (Chronicon, 公元 270-340 年) 中使用了这些摘录。犹太经文和迦勒底经文*之间的相似之处 (几乎是完全相同) 使得后者对尤西比乌斯来说最为危险，因为他扮演了新信仰的捍卫者和拥护者的角色，采纳了犹太圣经与其伴随的荒谬年表。可以肯定的是，尤西比乌斯并没有放过曼涅托的埃及年表，以至于本森 (Bunsen) † 指责他毫无顾忌地肢解历史。五世纪的历史学家苏格拉底 (Socrate) 和八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副主教辛斯勒 (Syncellus) 都谴责他是最大胆和最绝望的伪造者。

【*直到现在，通过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见他的《迦勒底创世记》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的发现，才发现并证明了这一点。这位亚

美尼亚伪造者1500多年来误导了所有的文明国家，以让他们接受直接神圣启示的犹太来源！】

【†本森的《埃及在历史上的地位》(Egypt's Place in History)，第200卷】

那么，他是否有可能更温和地处理那些已经威胁到新宗教的迦勒底记录，而这新宗教是如此草率地被接受？因此，除了这些极为可疑的残篇以外，整个迦勒底的神圣文献在世俗人的眼中完全消失了，就像消失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一样。第二卷第二部分列举了贝罗西(Berosian)历史中所包含的一些事实，并可能揭示由贝尔(Bel)和龙象征的堕落天使的真正起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古老的雅利安文献《梨俱吠陀》，若严格遵循上述东方学家自己提供的数据，学生将会发现，尽管《梨俱吠陀》只有『10580诗节，或1028首赞美诗』，且有梵书(Brahmanas)和大量的注释和评论，但它至今仍未被正确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是因为梵书作为关于原始赞美诗的学术性和最古老的论文，本身就需要一把钥匙，而东方学家却没能掌握这把钥匙。

学者们对佛教文献有何评论？他们有完整的答案吗？确实没有。尽管有北传佛教的325卷的《教敕译典》(Kanjur)大藏经和《论述译典》(Tanjur)，且每一本据说『重达两公斤左右』，事实上，他们仍对于藏传佛教一无所知。然而，据说南方教派的圣典中包含了29,368,000封萨达摩·阿兰卡拉(Saddharma alanalankara)的书信*，且若不包括论述和评论的话，其字数用马克斯·穆勒教授的话说『是圣经内容的五六倍』，而后者只有3,567,180个字。尽管如此，关于这些325卷(实际上有333卷，《教敕译典》包括108卷，《论述译典》225卷)，教授如此告诉他的听众：『翻译者没有给我们提供正确版本的译文，而是把他们自己的评论交织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几个学派的教条是正确的。』†此外，『根据佛教

学派保存下来的一项传统，无论是南传还是北传，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包括 8 万到 8 万 4 千册，但大部分都丢失了，所以只剩下了 6000 册。』。一如既往，这对欧洲人来说「遗失」了。但谁能确切地肯定，它们对于佛教徒和婆罗门来说也遗失了呢？

【* 《佛教徒的传说与理论》 Spence Hardy, “The Legends and Theories of the Buddhists” p. 66. 】

【† 《西藏的佛教》 “Buddhism in Tibet” p. 78) 】

若考虑到佛陀或他「善法」的每一字句对于佛教徒都是如此神圣的，那么损失了近 76,000 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每一个熟悉事件自然发展过程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这七万六千篇论文中，可能有五六千篇在印度的迫害和转移中被销毁。但是，众所周知，佛教的阿罗汉们为了在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脉之外传播新的信仰，早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 300 年就开始了他们的宗教大传播，并公元 61 年†到达中国，当迦叶尊者 (Kashyapa) 应汉明帝之邀去那里，向「天子」宣讲佛教教义。因而，听到东方学家说有这么大的书册遗失确实有些奇怪。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或许只有西方和**他们自己**可能遗失这些文本；或者，亚洲人民应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不让外国人接触到他们最神圣的记录，从而拒绝让他们受到其他种族亵渎和滥用，尽管他们声称「远远超过」自己的种族。

由于几乎每一个东方学家都表达了遗憾和无数的承认不足（例如，马克斯·穆勒的讲座），因此公众可能会充分确信 (a) 研究古代宗教的学生确实只有很少的数据来建立这样的最终结论，他们面对旧宗教通常都是如此，而且 (b) 这种数据的缺乏丝毫不能阻止他们使之教条化。人们可能会认为，由于在经典著作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埃及神谱和秘仪的记载，再加上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因此法老时代埃及的仪式和教条至少应该被充分理解；且无论如何，这应比印度过于深奥的哲学和泛神论要更好理解。在本

世纪初以前，欧洲对印度的宗教和语言几乎一无所知。尼罗河沿岸和整个国家，直到现在，每年和每天都有新的文物被挖掘出来，生动地讲述著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位牛津学者自己也承认了事实，他说：『尽管……我们看到金字塔、寺庙和迷宫的废墟依然矗立，且它们的墙壁上满是象形文字的碑文，还有众神和女神的奇怪画像……在一卷卷似乎在抵抗时间摧残的纸莎草纸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能被称为是埃及人神圣书籍的残篇；然而，尽管这个神秘种族的古老记录已有很多被破译，但是埃及宗教的主要起源和仪式崇拜的最初意图还远未完全向我们披露。』‡ 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神秘的象形文字文档仍然留存，但用以理解文档的钥匙已经消失了。

【* 拉森 (Lassen, "Ind. Althetsumkunde" Vol. II, p. 1,072) 展示了公元前 137 年建在开拉斯 (Kailas) 山脉的一座佛教寺院；而坎宁安 (Cunningham) 将军比那时更早就提到。】

【† T·埃德金斯 (T. Edkins) 牧师，《中国佛教》 (Chinese Buddhism) 。】

【‡ 我们最伟大的埃及古物学家，对于埃及人的丧葬仪式、以及木乃伊上的性别差异的外在标志所知甚少，这导致了最荒唐的错误。仅仅一两年之后，在开罗的布拉克 (Boulaq) 就发现了一具这种的木乃伊。这具木乃伊曾被认为是一个不重要法老的妻子，后来由于在他脖子上的护身符上发现了铭文，才证明这具木乃伊是埃及最伟大的国王塞西斯特里斯 (Sesostris) ！】

无论如何，这位教授发现了『语言和宗教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其次，在雅利安种族分离之前，雅利安人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在闪族分离之前的一种共同的闪族宗教；在中国和其他属于突雷尼族 (Turanian) 类别的部落分离之前，有一种共同的突雷尼宗教。事实上，他只发现了『三个古老的宗教中心』和『三个语言中心』，尽管他对那些原始的宗教和语言

一无所知。就其起源而言，这位教授毫不犹豫地宣布：『对于世界上那些主要宗教的真正*历史基础*，已经用科学方式建立了！』

对一个主题的「科学方式」研究并不能保证其「历史基础」；由于手头的数据如此稀少，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即使是最杰出的学者）有理由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这位杰出的东方学家已经让世人满意地彻底证明了，根据格林定律 (Grimm's law) 的语音定律，奥丁 (Odin) 佛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已经*科学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抓住机会用同样的口气说奥丁『在比《吠陀经》和荷马时代早得多的时期里被奉为至高神』时（《神学比较》 (Compar. Theol.) 318 页），他没有丝毫对它的「*历史依据*」。他使历史和事实服从于他自己的结论，这在东方学家看来可能是非常「科学」的，但却偏离实际真理的标志非常远。就《吠陀经》而言，各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从马丁·豪格 (Martin Haug) 到马克斯·穆勒先生，他们对年表的观点相互矛盾，这明显证明了这种说法没有*历史依据*；而「内部证据」往往是一盏南瓜灯，而不是一个安全的灯塔。现代比较神话学也的科学没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那些在上个世纪左右的一些博学作家坚持认为一定有『原始启示的碎片，被赐予全人类的祖先……保存在希腊和意大利的庙宇里』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是所有东方启蒙者和权威人士不时向世界宣布的。虽然有一位著名的僧伽罗 (Cinghalese) 神父向作者证实说，那些属于神圣正典的最重要的佛教册子被存放在欧洲学者无法进入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已故的达扬南达·萨拉斯瓦蒂 (Swami Dayanand Sarasvati) 是他那个时代印度最伟大的梵文学者，他向神智学会的一些成员证实，关于古代婆罗门的作品也是如此。当他被告知马克斯·穆勒教授已经向他的「讲座」的听众宣布了这个理论……『人类的祖先被赋予了一种原始的超自然的启示，但目前却很少有支持者。』这位神圣而博学的人笑了。他的回答发人深省：『如果马克斯·穆勒先生如他所说的是一个婆罗门，且他过来找我的话，我可能会带他去喜马拉雅山脉奥基玛斯 (Okhee

Math) 附近的一个秘密 (gupta) 洞穴，在那里，他很快就会发现，那些从印度穿越「海洋的黑色水域」 (Kalapani) 到欧洲的书籍，只是*我们神圣书籍部分段落里被拒绝的副本*。确实有一种「原始的启示」，现在仍然存在；它永远不会从世界遗失，而是会重新出现；尽管外国人 (Mlechchhas) 将不得不等待。』

后来针对这一点再问下去，他就不再多说了。这是 1880 年在密鲁特 (Meerut) 发生的事。

毫无疑问，上个世纪在加尔各答 (Calcutta)，婆罗门对威尔福德上校 (Colonel Wilford) 和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的神秘把戏无疑是残酷的。但这是自作自受的，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人比传教士和威尔福德上校自己更应该受到指责。前者是根据威廉·琼斯爵士本人的证词提出的 (见《亚洲研究》"Asiat. Res."，卷 1，第 272 页)，他们足够愚蠢地坚持说『印度人现在甚至几乎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梵天 (Brahma)、毗瑟奴 (Vishnu) 和马赫萨 (Mahesa) 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这使东方学家倍加谨慎；但也有可能是它让其中一些人过于畏缩，并作为反作用，导致了既定结论的钟摆朝另一个方向摆动太多。因为这些制作给威尔福德上校的『婆罗门市场上的第一批供应品』，使现在东方学家产生了明显的必要和渴望，把几乎所有古老的梵文手稿都宣称是如此现代，以便给传教士充分的理由利用这个机会。他们这样做，并在他们的心智力量的最大程度上，显示了最近荒谬的尝试，以证明整个关于克里希纳 (Chrishna) 的《往世书》故事*都是婆罗门从《圣经》中抄袭的！*但是牛津大学教授在他关于《宗教科学》的讲座中引用的事实、关于现在著名的篡改、为了威尔福德上校的利益、以及后来他的悲伤等等事件，根本上不会影响研究《秘密教义》的人所不可避免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结果显示《新约》甚至《旧约》都没有从更古老的婆罗门和佛教徒的宗教中借鉴任何东西，这并不意味著犹太人没有从迦勒底人的记录中借用他们

所知道的一切，后者后来被尤西比乌斯肢解。至于迦勒底人，他们肯定是从婆罗门那里学来的原始知识，因为罗林森 (Rawlinson) 在展示出早期的巴比伦神话中不可否认的受到吠陀影响；范·肯尼迪上校 (Col. Vans Kennedy) 早就公正地宣称，从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的起源来看，这是梵语和婆罗门学问的所在地。但所有这些证明都必须失去它们的价值，因为有了马克斯·穆勒教授提出的最新理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语音定律的编码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众神之间的每一个识别和「连接」的普遍溶剂。如此这般，尽管墨丘利 (Mercury)、智慧 (Budha)、「托特—赫尔墨斯」 (Thot-Hermes) 等之母是摩耶 (Maia)，而佛陀 (乔达摩) 之母，也是摩耶 (Maya)，且耶稣之母同样也是摩耶 (Maya，意为幻象，因为玛利 (Mary) 是「海」 (Mare)，象征著大幻象)，且博普 (Bopp) 已经『制定了他的语音定律的编码』，然而，这三个人物角色没有任何关联，她们也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参考马克斯·穆勒的《宗教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比较神学中的错误类比讲座》，第 288 及 296 页等。这与威尔福德上校的专家们从他那里听到的有关亚当 (Adam) 和亚伯拉罕 (Abraham)、诺亚 (Noah) 和他的三个儿子等等事情的巧妙伪造有关 (在古老《往世书》手稿的插篇) 。】

东方学家在努力收集不成文历史的许多线索的同时，也大胆的预先否定了一切与他们特定结论不符的东西。因此，尽管人们每天都会对远古时代存在的伟大艺术和科学有新的发现，但一些最古老的民族甚至连文书记录的知识都被拒绝，他们被认为是野蛮而非文化。然而，即使是在中亚，一个巨大文明的遗迹仍有待发现。不可否认，这个文明是史前文明。没有某种形式的文献，没有编年史或历代记，文明怎能存在？然而仅凭常识就可以弥补逝去国家历史上的断链。在西藏的整个台地，从川黔上游到喀喇昆仑山脉，绵延不绝的大山构成了巨大而完整的城墙，它见证了几千年的

文明，也告诉了人类一些奇怪的秘密。在这些地区的东部和中部—南舍恩(Nan-Schayn)和阿尔提尼-塔迦(Altyne-taga) —曾经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是可以与巴比伦相媲美的城市。一整个地质年代席卷了整个土地，使得这些城市已经奄奄一息，正如塔里木盆地广阔的中原平原上，那成堆的流沙和贫瘠的土壤所证明的那样。只有边境地区对旅行者来说是稍微了解的。在那些沙质的台地里有水，也盛开著的新鲜绿洲，在那里，欧洲人还没有踏上过这片危险的土地。在这些青翠的绿洲中，有一些是连本地的一般旅行者也无法到达的。因为那里的飓风可能『撕裂沙子，横扫整个平原』，但它们无力摧毁它们无法企及的东西。因此将地下仓库建在地底深处是安全的；并且它们的入口隐藏在这样的绿洲中，就不用担心有人会发现它们。即使有几支军队会侵入沙质荒原也会发现——

『没有池塘，没有灌木丛，没有房子，
山脉形成了一道凹凸不平的屏障
在极为干燥的沙漠中干涸的平地周围
……』

但是没有必要把读者送到沙漠的另一边去以求证，因为即使在该国家人口比较多的地区也能找到同样的古代文明证据。例如切尔琴绿洲(Tchertchen)，位于切尔琴-阿里亚河(Tchertchen- D"arya)河海拔约 4000 英尺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是古老城镇的遗迹。在那里，大约 3000 人代表著大约 100 个已经灭绝的国家和种族的遗族，我们民族学家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这会使人类学家对种类的划分和子划分感到非常尴尬；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洪水前种族和部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的祖先知之甚少，就好像他们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一样。当被问及他们的起源时，他们回答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哪里来的，但听说他们的第一个(或最早的)人是由这些沙漠的伟大精灵统治的。这可以归结为无知和迷信，但鉴于

《秘密教义》的教导，答案可能基于原始的传说。霍拉桑 (Khoorassan) 部落声称，他们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很久，就来自如今的阿富汗，并以传说中的知识作为佐证。俄国旅人普杰瓦尔斯基上校 (Prjevalsky，现为将军) 在切尔琴绿洲附近发现了这块土地。切尔琴绿洲是两座巨大城市的遗迹，根据当地的传说，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是 3000 年前一位英雄和巨人毁掉的；另一种座是由蒙古人在公元 10 世纪毁掉的。『由于流沙和沙漠风的影响，这两座城市的位置现在被覆盖了，留下了奇怪的异质遗迹；有破碎的瓷器，厨房用具和人的骨头。当地人经常发现铜和金币、融化的银、铸块、钻石和绿松石，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碎玻璃……』『一些由未腐烂的木头或材料制成的棺材，里面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防腐尸体……这些男性木乃伊都是非常高大强壮的男人，留著长长的卷发……人们发现了一个地下室，里面坐著 12 个死人。还有一次，在另一个棺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眼睛盖著金色的圆片，下巴下有一个金色的圆环，从头顶穿过，把下巴牢牢地固定住。她穿著一件窄的羊毛衣服，胸前缀满了金色的星星，双脚赤裸著。』(摘自普杰瓦尔斯基的一篇演讲。)这位著名的旅行家还说，他们一路上在切尔琴河上听到了许多关于 23 个城镇的传说，这些城镇多年前被沙漠流沙掩埋。同样的传说也存在于洛巴诺 (Lob-nor) 和克里亚 (Kerya) 绿洲。

这种文明的线索以及类似的传说，让我们能信任其他由受过良好教育和学识渊博的印度人和蒙古人所证实的传说：他们说到了从流沙中找回的巨大图书馆，以及各种古老的魔法传说的遗物，这些都被安全地收藏起来了。

综上所述，《秘密教义》是古代和史前世界普遍传播的宗教。有关它传播的证据、它历史的真实记录、有著完整的文档链、在每一块土地上展示它的特性和存在，以及它所有伟大开悟者的教导，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神秘兄弟会图书馆的秘密地窖中。

考虑到以下事实，这种说法更加可信：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时，成千上万的古代羊皮纸手稿得以保存；成千上万的梵文作品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消失在印度；在中国和日本的普遍传说是，真正能使他们理解的旧文本和评论，总计数千册，早已远离世俗之手；巴比伦庞大的神圣和神秘文献消失；能解开埃及象形文字记录的千万个谜题钥匙的丢失；在印度的传说是，真正的秘密评论使《吠陀经》清晰易懂，虽然这些不再被世俗的眼睛看到，但仍然是为启蒙者保留的，隐藏在秘密的洞穴和墓穴中；佛教徒对他们的秘密书籍有著相同的信仰。

神秘主义者断言，所有这些都是在存在的，神秘主义者断言，所有这些都是在存在的，没有受到西方的干涉，它们将在一个更开明的时代重新出现，用已故的斯瓦米·达亚南的话来说：『野蛮人 (Mlechchhas，被驱逐者，雅利安文明之外的人) 将不得不等待。』

因为这些文件现在在世俗眼前『遗失』不是启蒙者的过错；他们的政策也不是基于自私，或基于任何欲望来垄断赋予生命的神圣知识。秘密科学的某些部分必须在数不清的年代里瞒著世俗的目光。但是这是因为若向毫无准备的群众传授如此重要的秘密，就如同在火药库里给一个孩子一根点燃的蜡烛。

学生在遇到类似这样的陈述时，有几个比较常问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概述答案。

他们说道：『我们可以理解有必要向芸芸众生隐瞒一些秘密，比如精气 (Vril)，或者是费城的基利 (J. W. Keely) 发现能破坏岩石的力量，但是，我们无法理解，如果揭示了这样一种纯粹的哲学理论，如行星链的演化，会产生怎样的危险？』

危险之处在于：像行星链这样的学说，或者说是七种族学说，立刻给人类的七重性提供了线索，因为每一种原则都与一个层面、一个行星和一

个种族相关联；在每个层面上，人类的原则都与七重的神秘力量相关联，而那些在更高层面的能量是巨大的。因此，任何的七重分类都暗示了巨大的神秘力量，而滥用这种力量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邪恶。也许这条线索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西方，因为这些神秘主义受到盲目和无知的物质主义怀疑而受到保护；但是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这条线索是非常真实的，人们完全相信神秘主义的存在，而进入了一个堕落的循环，这使他们因滥用神秘力量和最恶劣的巫术而猖獗。

的确，这些文档是被隐藏起来的，但是知识本身和它的实际存在从来没有被神庙里的圣师们当作秘密，在这里，秘仪一直是美德的一种训练和激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旧闻了，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新柏拉图主义者，伟大的开悟者们不断地让人们知道这个消息。正是拿撒勒人(Nazarenes)的新宗教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政策的恶化。

此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这一点得到了一位在俄罗斯大使馆工作多年可敬的先生的证实：也就是说，在圣彼得堡帝国图书馆里有几份文件证明表明，即使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当时共济会和神秘主义秘密社团在俄罗斯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不止一个俄罗斯神秘主义者通过乌拉尔(Ural)山脉来到西藏，并在*中亚未知的地窖*中寻找知识和启蒙。多年后，不只一位回来了，带著他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的大量信息。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并提出一些著名的名字，但事实是，这种宣传可能会困扰上述已故启蒙者的在世亲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俄罗斯大都会博物馆的档案中查阅共济会的编年史和历史，这样他就会确信刚才所陈述的事实。

这证实了以前多次说过的话，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太不谨慎了。我们的断言是真实但鲜为人知的，但那些恶意指控我们故意捏造事实或欺骗行为的人，并没有造福人类，这只会给诽谤者带来恶果。但现在，祸害已成定局，无论后果如何，真理不应再被否认。有人问我们，这是一种新的宗

教吗？决不；它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新的哲学；因为，如前所述，它从人类会思考时就存在了。它的信条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而是被不止一位欧洲的启蒙者谨慎地传授和教导，特别是近代的拉贡 (Ragon)。

不止一位伟大的学者说过，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奠基人，无论是雅利安人、闪族还是突雷尼族人，发明过一种新的宗教，或者揭示了一种新的真理。这些创始人都是传播者，而不是最初的老师。他们是新形式和新解释的作者，而其所依据的真理和人类一样古老。从一开始向人类口头揭示的众多真理中（那是只有真正的圣人和灵视者才能看到的现实），选择一个或多个伟大的真理，保护并永远保存在庙宇的内殿中；而通过秘仪或个人传播，他们向群众揭示了这些真理。因此，每个国家都在其所在地和特殊象征的面纱下，轮流接受了上述的一些真理；随著时间的推移，它发展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哲学色彩的崇拜，一种伪装成神话的万神体系。因此，孔子在历史年代表中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立法者，尽管他是世界历史上一位非常现代的圣人。莱格 (Legge) 博士*说他是『一个传播者，而不是制造者』正如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引自马克斯·穆勒的《宗教科学》(Science of religion)一书。）

【* 《论语》(§ 1 a, Schott. “Chinesische Literatur” p. 7.)。】

【† 《孔子的生平》(“Life of Confucius” p. 96)】

本书作者也爱古人，因此相信他们与现代继承他们智慧的人。作者相信这两者，因此现在她把她所接受和学习到的东西传授给所有愿意接受它的人。至于那些可能拒绝她的证词的人，即绝大多数人，她不会对他们怀有恶意，因为他们否认的方式是跟她肯定的方式一样正确的，因为他们只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看待真理。为了符合批判性学术的规则，东方学家必须拒绝任何他自己无法完全证实的先天证据。那么西方学者怎么能接受道听途说呢？事实上，在这些卷中所给出的内容是从口头的和书面的教

导中挑选出来的。第一部分密传学说是建立在诗节的基础上的，其中记录了一个人种学所不知道的民族；据说，它们不是用任何一种语言学所熟悉的语言和方言的术语中所写成的；据说它们来源于一种被科学否定的神秘主义；最后，它们是通过一家机构提供的，这个机构在全世界面前不断地遭到那些憎恨这些不受欢迎事实的人、或捍卫自己特殊偏好的人所质疑。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到这些教导被拒绝，而且必须事先接受这个状况。没有一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者」的人，不管是在哪个精确科学的部门，将被允许认真对待这些教导。他们将在本世纪被嘲笑和拒绝；但只有在这个世纪。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20 世纪时，学者们将开始认识到《秘密教义》既没有被发明也没有被夸大，相反，只是简单地概括；最后，认识到它的教义早于《吠陀经》。*后者难道不是也在 50 年前遭到嘲笑、拒绝，并被称为「现代伪造品」吗？梵语不也曾根据伦普里尔 (Lempriere) 和其他学者的说法，被认为是希腊语的后代，并且是从希腊语衍生出来的方言吗？马克斯·穆勒教授告诉我们，大约在 1820 年，婆罗门、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和佛教徒的圣书『几乎都不为人知，它们的存在都受到怀疑，没有一个学者能翻译出《吠陀经》的一行……《波斯古经》(Zend Avesta)，或者…佛教的《三藏经》。而现在的《吠陀经》被证明是最高古代的作品，其『它的保存几乎是一个奇迹。』(关于《吠陀经》的讲座)。

【*这不是预言，只是基于事实的知识的陈述。每一个世纪都有人试图向世界展示神秘主义并非徒然的迷信。一旦这扇门被允许稍微打开一点，它就会随著每一个新世纪的到来而变得更大。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获得比目前允许的更为严肃的知识，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有限。】

当证明了秘密的古老教义有著不可否认的存在和记录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但是，若要从它那里得到更多，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办到。关于黄道十二星座奥秘的钥匙，几乎被全世界所遗忘，大约十年前《揭开伊希斯面纱》的作者这样评论道：『上述钥匙必须转动七次，才能揭示整

个系统。我们只会让它转一次，从而让世俗者得以窥见神秘。而能了解全部的人多么快乐啊！』

整个密传的系统也是如此。在《揭开伊希斯面纱》中，这把钥匙只转了一圈，仅此而已。而在这几卷中有更多的解释。在过往的日子里，作者几乎不知道作品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且许多是被禁止的事情被公开，现在自由地谈论。在第二十世纪中，一些更了解情况、更合适的弟子，可能会被智慧大师派去提供最终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以证明存在一种叫做「神秘智慧」(Gupta-Vidya)的科学；而且就像尼罗河曾经神秘的源头一样，世界上所有宗教和哲学的源头在许多世纪以来都被人们遗忘和遗失，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要介绍这样的作品时，不能用简单的前言，而是要有一卷；因为《秘密教义》能提供事实，而不仅仅是研究；它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一系列含糊不清的理论，而是包含了本世纪世界所能得到的一切。

即使这些神秘教义的部分内容已摆脱约束的，然而除非这种教义的真实性、或至少是可能性首先得到证实，否则在这些书上发表比毫无用处更糟糕。现在我们将做的陈述，必须得到各种权威人士的证实：那些古代哲学家、经典著作，甚至某些博学的教会神父，其中有些人知道这些教义，因为他们研究过这些教义，看过并读过基于它们的著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亲自受到古代秘仪的启蒙，在其执行过程中，神秘的教义被寓言化了。作者必须举出历史上值得信赖的名字，并引用古代和现代的著名作家，他们的能力、判断力和真实性都得到了认可；同时说出一些著名的秘密技艺和秘密科学能手的名字，以及它们被泄露，或更确切地说，部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奇怪的古老形式背后的奥秘。

如何做到这一点？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计划更清楚，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当一个旅游者从一个已经充分探索过的国家，突然到达一个未知领域的边境；尽管他被

一堵难以逾越的岩石所包围与拒之门外，他可能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探险计划是失败的。他被禁止上方翻过去。但是，如果他不能亲自访问这个神秘的地区，他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也就是从尽可能近的距离来观察它。借助他对身后风景的了解，只要他愿意爬到他面前海拔最高的地方，他就可以对眼前跨壁景观有一个大致而相当正确的想法。一到那里，他就可以悠闲地凝视著它，把他模糊地感知到的东西与他刚刚离开下面感知的东西进行比较，现在，由于他的努力，他已经超越了雾霭和云端峭壁的界限。

对于那些想要更正确地理解文本中给出的史前时期的奥秘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初步观察的观点不会在这两卷书中提供。但是，如果读者有耐心，能够看一看欧洲目前的信仰和信条，并将其与紧接著基督教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上已知的内容进行比较和核对，那么他就能在这作品第三卷找到这些内容。

在第三卷中，我们将简要概述历史上已知的所有主要开悟者，并描述秘仪的衰落；从那时起，真正本质的启蒙和神圣科学开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最终和系统地被消灭了。也是从那时起，它的教义变得神秘，而魔法却常常以赫尔墨斯哲学这个古老但经常误导人的名字航行。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真正的神秘学在神秘主义者中普遍存在，因此，魔法，或者称为巫术的秘术，随著基督教的开始而出现。

在那些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无论人们多么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异教徒精神和智力劳动的每一个痕迹，这都是一种失败；但是，从那以后，偏执与不宽容的黑暗恶魔的精神，就有系统地、从始至终地扭曲了每一页写于前基督教时期的光明篇章。即使在她那些不确定的记录中，历史也保存了足够多的幸存下来的东西，足以公正地揭示整体。那么，让读者和作者在选定的观察地点呆一会儿吧。我们要求读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将前基督时代和后基督时代分开的千禧年上，也就是耶稣诞生的第一年。这

一事件无论历史上是否正确，它仍然被用来作为一个第一个信号，使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得以建立起来，以防止任何可能过去令人憎恨宗教的回归，甚至是一瞥；这些宗教是令人讨厌和害怕，因为这生动描绘了现在被称为「新天启」的新而故意掩饰的阐释。

无论早期的基督教先父们如何努力将秘密教义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他们都失败了。真理是不会被杀死的；因此，不可能把这一古老智慧的每一个痕迹都从地球表面完全清除，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为它作证的证人都束缚起来。只想到成千上万的手稿和纪念碑被烧毁，也许是几百万；连同那些过于轻率的铭文和图案符号，被粉碎成了尘土；早期的隐士和苦行僧在上、下埃及的荒废的城市中，在沙漠和山区，山谷和高地间游荡，寻找并渴望摧毁他们能得到的每一个方尖碑和柱子、卷轴或羊皮纸，只要它们带有 T (tau) 的符号，或任何其他新信仰借用和使用的符号；然后，他将清楚地看到过去的记录所剩无几。的确，早期和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精神，从一开始就喜欢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之中；两者都使

『——太阳像血，地球像一个坟墓，

坟墓像一个地狱，而地狱本身是一个更阴暗的黑暗！』

这两种信条都在刀锋下赢得了他们的信徒；它们的教堂都是建立在人类受害者的天堂般坟墓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世纪的大门上，不祥的文字「以色列的业力」发出致命的光芒。在我们自己的门户之上，未来预言家可能会辨别出其他言词，这将指向那些精心编造的历史、那些故意歪曲事件的业力，并且后人在「世界之主」(Jagannatha) 的两辆车之间(偏执和唯物主义)，将伟大人物毁得面目全非；「偏执」是接受得太多，「唯物主义」是全盘否定。保持黄金中间点的人是智者，他相信事物永恒的正义。法吉·迪万 (Faigi Diwan) 说，他『见证了一个自由思想家的精彩演讲，他属于一千个宗派』：『在复活的日子，当过去的事得赦免的时候，迦巴人 (Ka'bah) 的罪必因教会的尘土得赦免。』对此，马克思·穆勒教授

回答道：『伊斯兰教的罪恶如同基督教的尘土一样毫无价值。在复活的日子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都将看到他们的宗教教义的虚幻。人们在尘世上为宗教而战，而在天上他们会发现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对神的精神的崇拜。』*

【* 《宗教科学讲座》，F. Max Muller，第 257 页。】

换句话说 -- 『没有比真理更高的宗教 (或法则) "SATYAT NASTI PARO DHARMAH" -- 这是神智学会采纳的贝拿勒斯王公 (Maharajah of Benares) 的座右铭。

正如前言所言，《秘密教义》不是如最初打算的那样作为《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的翻版。这是一卷解释它的书，虽然完全独立它，但却是它不可缺少的推论。在那个年代，神智学者很难理解《揭开伊希斯面纱》的大部分内容。《秘密教义》现在将揭示许多在第一部作品中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开头几页，这些问题从未被理解过。

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两卷书中，我们仅仅关注我们历史时期的哲学和殒落国家的各自象征意义，并只能匆匆一瞥神秘主义的全景。而在目前的作品中，给出了详细的宇宙起源论和在我们第五人类种族之前的四个种族的进化，现在这两大卷解释了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的第一页所单独揭示，以及在那部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一些暗示。直到我们解决了宇宙和行星的进化的问题、以及在我们的「亚当人类」之前的神秘人类和种族逐渐发展过程等巨大问题后，我们才有可能在现有的卷册中尝试加入大量的古代科学目录。因此，在目前试图阐明神秘哲学中的一些奥秘时，实际上与早期的作品无关。作为一个例子，作者必须被允许说明所讲的内容。

《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一卷以「一本古书」开头—

『它太古老了，以至于我们现代的古物学家对于它所书写的织物的性质，就算无限期对它的书页思考仍摸不著头绪。这是现存的一份原

件。关于神秘学习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文献《隐藏奥秘之书》(Siphrah Dzeniouta) 就是根据它编纂的，当时前者已经被认为是文学遗产。它的一个插图代表了从亚当*散发出来的神圣本质，就像一个发光的弧线形成一个圆圈；然后，在达到了它的圆周的最高点之后，不可言喻的荣耀再次弯曲，并返回地球，在它的漩涡中带来一个更高类型的人类。当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星球时，散发物变得越来越阴暗，直到它接触到地面，它就像黑夜一样漆黑。』

【*这个名字意指希腊语中的「人类」(anthropos) 。】

这本「非常古老的书」是用来编撰多卷《俱胝》(Kiu-ti) 的原始著作。除了后者和《隐藏奥秘之书》外，还有《创造之书》(Sepher Jezirah)*也是，希伯来卡巴拉主义者认为这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作品(!)，还有中国的原始圣经《尚书》，埃及「托特—赫尔墨斯」的神圣书卷，印度的《往世书》，迦勒底的《数字书》和《摩西五经》(Pentateuch) 都是从那本来源小书中衍生出来的。它是在第五(我们) 种族开始时，神圣存在用森札尔语(Senzar，秘密的祭司语言) 口述给中亚的光之子们；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语言(森札尔语) 被每一个国家的启蒙者所熟知，而托尔特克人(Toltec) 的祖先们与失落的亚特兰提斯岛的居民们都轻易的理解它，他们从第三种族的圣人们(Manushis) 那里继承了它，是直接从第二和第一种族的天神那里学来的。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提到的「例证」与这些种族的进化以及我们的第四和第五种族人类在昆婆斯婆多显化期(Vaivasvata Manvantara) 或「轮次」中的进化有关；每一轮次都由人类七个时期的时代(Yugas) 组成；我们的生命周期已过了四个轮次，而第五个轮次的中点几乎到了。这个例证是象征性的，以便每个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并且从一开始就覆盖了整个领域。这本古老的书在描述了从第一个种族到第五个(我们的) 种族的真实历史、描述了宇宙进化，并解释了地球上一切事物的起源，包括物质人后，就没有再进一步内容。它在卡利时代(Kali

Yuga) 的起点戛然而止，也就是在 4989 年前，光明的「太阳—神」克里希纳 (Krishna) 去世时，这位曾经健在的英雄和改革家。

【* 拉比约舒亚·本·查纳尼 (Rabbi Jehoshua Ben Chananea) 约于公元 72 年逝世，他公开宣称他通过《创造之书》(Book of Sepher Jezireh) 实现了「奇迹」，并挑战了所有的怀疑论者。《弗兰克》(Franck) 引用了巴比伦《塔木德》(Talmud)，举出了另外两位奇术士拉比·钱娜 (Rabbis Chanina) 和奥修伊 (Oshoi)。(见《耶路撒冷塔木德，公会》"Jerusalem Talmud, Sanhedrin" 第七章；《弗兰克》"Franck"，第 55、56 页。) 许多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炼金术士和卡巴拉主义者也声称拥有同样的能力；甚至现代晚期的魔法师艾利冯斯·李维 (Eliphas Levi) 在他关于魔法的书中也如此公开的宣称。】

但是还有另外一本书。拥有它的人都不认为它是非常古老的，因为它只诞生大约 5000 年，也就是黑暗时代开始的时候。在大约 9 年之后，从卡利时代大循环开始的前五千年的第一个周期将结束。然后，书中最后一个预言(黑暗时代先知记录的第一卷)将被完成。我们不会等待太久，我们中的许多人将目睹新周期的开始，在新周期结束时，将有相当多的账目在种族间结算和结清。预言的卷二已经接近完成，从佛陀的大继承者商羯罗 (Sankaracharya) 开始就已经准备就绪。

有更重要的一点必须注意，在证明存在著一种原始、普遍的智慧的一系列证据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至少对基督教的卡巴拉主义者和学生来说是这样的。这些教导至少有几位教会的神父知道一部分。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认为奥利金 (Origen)、西尼乌斯 (Synesius)，甚至克莱门斯亚·历山德里努斯 (Clemens Alexandrinus)，在加入亚历山大学派、诺斯替派 (Gnostics) 的新柏拉图主义之前，就已经受到秘仪的启蒙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秘密学校的教义被保存在梵蒂冈，尽管不是全部；并成为秘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丁教会最初的基督教程序中加入了变了样貌的内

容。这就是现代「始孕无染」(Immaculate Conception)的物质化教条。这就解释了罗马天主教会神秘主义、共济会和异端神秘主义的大规模迫害。

君士坦丁的时代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转折点，结束在西方世界这一时期的最高斗争，即旧宗教被扼杀以支持建立在其身体上的新宗教。从那以后，在「洪水」和伊甸园之外的遥远过去远景，开始被各种公平和不公平的手段强行无情地封闭起来，以对抗后代的轻率凝视。每一次散播都被封锁了，每一份记录都被销毁了。然而，即使在这些残缺不全的记录中，仍然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说，这些记录中有一切可能的证据，证明根源教义的实际存在。残篇在经历了地质和政治的巨变才讲述了这个故事；每一次的幸存都表明，这里的秘密智慧曾经是一个喷水源头，一个永恒流动的源头，在这个源头上，所有的溪流，也就是后来所有国家的宗教，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得到了滋养。这个时期以佛陀和毕达哥拉斯的一端，以即新柏拉图派和诺斯替的另一端为始，这是历史上留下的唯一的焦点，在这里最后一次汇聚成一道明亮的光线，从逝去的千百年中流淌出来，不受偏执和狂热的影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者一直努力用从历史时期收集来的证据，来解释从最陈旧的过去所得出的事实。目前没有其他办法，且这甚至还冒著再次被指责缺乏方法和系统的危险。大众必须了解许多世界开悟者、受启蒙的诗人、作家和各个时代的经典著作所作的努力，在人类的记录中保存关于这种哲学存在的知识，至少是关于它的教义的知识。1888年的启蒙者们确实是莫测高深的，而且永远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神话，不像其他历史时代的启蒙者们那样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书中的每一章和每一节都写上这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在这些人物之前和之后，还有一长串著名的大洪水前与后的此技艺大师的名字。因此，只能在半传统和半历史的权威上

表明，这些对神秘事物及其赋予人类的力量的知识，并非完全是虚构的，而是与世界本身一样古老。

因此，对于评判我的人来说，无论过去和未来，无论他们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家，还是那些根据作者名字的受欢迎程度或不受欢迎程度，来判断一本书的文学旋转苦行僧，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几乎不看一眼书中的内容，而像致命的杆菌一样附著在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我也不会屈尊去注意那些胡言乱语的诽谤者，他们希望通过诋毁每一个比他们自己更出名的作家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们有著自己的影子狂吠不止；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为数很少。他们坚称这些义最初是由《神智学者》(Theosophist) 杂志所传授、并最终以此《密传佛教》而告终的教义，所有这些都是由现在的作者发明的，然后再转身谴责《揭开伊希斯的面纱》和其他作品都是抄袭艾利冯斯·李维 (Eliphas Levi)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 更不思议的还有佛教和婆罗门教 (!!!) 他们还指责勒南 (Renan) 的《耶稣生平》(Vie de Jesus) 窃取自福音书，指责马克斯·穆勒的《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或他的《碎片》(Chips) 窃取自婆罗门和乔达摩佛陀的哲学。但是，对于一般大众和《秘密教义》的读者，我将重复我一直说过的话，并现在引用蒙田 (Montaigne) 的话说：先生们，『我在这里只制作了一束鲜花，除了束起它们的绳子外，剩下都不是我带来的东西。』

去把「绳子」扯成片段或切成碎片，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至于各种事实的花束，你永远也无法摆脱它们。你只能忽略它们，仅此而已。

我们可以用一篇关于第一卷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文章。在一篇主要是关于宇宙起源部分的序言，其中提到的一些话题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但在已经提出的主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考虑因素，这让我谈到了它们。每一个读者都会不可避免地从他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意识的角度，根据他已经学过的东西来判断所作的陈述。作者必须时刻牢记这一事实：因此，第一本书中也经常提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确切地说属于这部作品的

后面部分，但不能在沉默中掠过，以免读者将这部作品视为一个童话，或一个现代大脑的虚构。

因此，*过去*将有助于看清现在，而后者将更好地欣赏过去。今天的错误必须加以解释和消除，然而，这是很可能再一次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历史和长年累月的见证将无法打动任何人，除了直觉性强的人，也就是非常少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一样，那些*真诚*和*忠实*的人可以通过向持怀疑态度的现代撒都该人 (Sadducee) 提供数学证明和对其顽固顽固和偏执的纪念来安慰自己。在法国科学院的档案中，仍然存在著著名的概率定律，它是由某些数学家通过代数过程得出的，为持怀疑态度的人所用。它是这样说的：如果两个人对一事实提供证据，并各自给它 $5/6$ 的确定性，那么这个事实将有 $35/36$ 的确定性；即，它的概率与它的非概率之比为 35 比 1。如果把三个这样的证据连在一起，那么结果就是 $215/216$ 。如果 10 个人同意给它 $1/2$ 的保证，那么就会产生 $1023/1024$ ，等等。神秘主义者可以保持满意，对此不再多虑。

序文

来自史前时期的书页。

一份古老的手稿呈现在作者眼前，是由一组棕榈叶，经过某种特殊的未知过程，使其不透水、不透火、不透气。在第一页是一个洁白无瑕的圆盘在暗黑色的背景中。在下一页是相同的圆盘，但有一个中心点。关于第一页，学生知道这代表永恒中的太阳系，处于仍然沈睡的能量重新觉醒之前，这股能量在后来的系统中是「话语」的散发物。那个洁白的圆盘代表在沈睡期 (Pralaya) 的空间和永恒，而其中的点代表著分化的开始。这是在「世界蛋」(见第二部分《世界蛋》) 中的点，而「世界蛋」中的胚芽将变成宇宙、一切、与无限、周期性的太阳系，而这个胚芽是周期性且轮流潜伏与活跃。这一个圆圈是神圣的统一性，一切从其发出，一切又返回至它。它的圆周表明了抽象的、永远无法辨认的「临在」，以及它的平面，也就是普遍灵魂，尽管这两者是一体的；且它是因人类局限的思维视角，所被强行限制的符号。只有圆盘的表面是白色的，四周是黑色的背景，清楚地表明它的平面是唯一的知识，虽然它仍然是暗淡和模糊的，但是可以被人类得到的。正是在这个平面上开始了显化期的显化；因为神圣思想*在这灵魂的沈睡中、也就是沈睡期期间，在其中隐藏著每一个未来的宇宙进化论和神谱的计划。

【* 有必要再一次提醒读者，「神圣思想」这个词，就像「普遍心灵」一样，不能被视为模糊地影射一个类似于人类所展示的智力过程。根据冯·哈特曼 (von Hartmann) 的说法，「无意识」通过「超越所有意识的灵视力智慧」达成了巨大的创造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进化计划；以吠檀多的语言，这意味著绝对智慧。只有那些意识到直觉是如何远远高于推理思维的缓慢过程的人，才能对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智慧形成最模

糊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心灵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意识状态，具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强度、复杂性等；而所有的一切，在最终停留在感观上，而这又是幻觉。再重复一次，感官必然是有限的。正统有神论的人格化的神会进行感知、思考和受情感的影响；他忏悔并感到「强烈的愤怒」。但是，这种心智状态的概念显然涉及一个无法设想的假设，即假设这种兴奋刺激的外部性；更不用说，我们不可能将「不变」的性质归于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他的情绪随著他所管理的世界中的事件而波动。因此，认为这种人格化的神是不变的、无限的观念是没有心理学意义的，更糟糕的是，是没有哲学意义的。】

它是遍一生命，永恒的、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无始无终的、在其规律的显化中具周期性，在显化期之间，又笼罩著非存在的黑暗神秘；是无意识，但又是绝对意识；不可认知的，但是唯一自我存在的现实；确实，『在感知上是混沌，在理智上是太阳系。』它唯一的绝对属性，即它自己，是永恒的、不停的运动，用神秘术语来说，叫做「大气息」*，它是宇宙永恒的运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的「空间」。静止的东西不可能是神圣的。事实上，在普遍灵魂中没有任何事物和现实是绝对静止不动的。

【*柏拉图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启蒙者，当他在《克拉底鲁篇》中说「神」(theos)是由动词「移动」、「奔跑」(theein)衍生而来；正如第一个观察天体运动的天文学家称行星为众神(theoi)。(见第二部，《十字和圆的象征》)后来，这个词又产生了另一个词「神的气息」(aletheia)。】

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的导师洛伊契普斯 (Leucippus) 坚持认为，空间中永远充满了由不间断运动所驱动原子，而原子在适当的时候会被产生；当这些原子聚、旋转运动，并通过相互碰撞，将产生横向运动。伊壁鸠鲁 (Epicurus) 和卢克莱修 (Lucretius) 教的是同

样的东西，除了在原子的横向运动中加入了亲和力的概念，这是一种神秘的教义。

从人类继承遗产之初，从他所居住的地球的建筑师首次出现起，这个未显化的神只在其哲学方面被认识与考虑，也就是普遍运动，是大自然中创造性气息的震颤。神秘主义将「遍一存在」总结为：『神是一种神秘的、活跃(或移动)的火，而对这种看不见临在的永恒见证是光、热、湿气。』这三元组包括并且是每一个大自然现象的起因。* 太阳系内在的运动是永恒而不断的；而太阳系运动(可见的或受知觉支配的)是有限的、周期性的。作为一种永恒的抽象，它是永恒临在的；作为一种显化，无论是在前进的方向上，还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它是有限的；两者是连续重建过程的最初和最末。太阳系的本体与现象世界的因果关系无关。只有当我们提到太阳系内在的灵魂，即永恒神圣思想中的理想太阳系，我们才能说：『它从来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关于它的身体或太阳系组织，虽然不能说它有第一个构造、或将会有最后一个，但在每一个新的显化期，它的组织可以被认为是该形态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因为它每次都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化……

【* 唯名论者与伯克利 (Berkeley) 争论说『不可能形成任何与物体的运动不同的抽象运动观念。』(《人类知识原理》「*Prin. of Human Knowledge*,」 *Intro*, *par.* 10) 他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个产生运动的物体是什么？是物质吗？那么你是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徒？』等等。这一点将在本书的附录中得到进一步的回答；与此同时，我们主张身为概念论者的权利，反对罗塞里尼 (Roscelini) 关于唯实论和唯名论的唯物主义观点。爱德华·克洛德 (Edward Clodd) 作为它最能干的倡导者之一，说：『科学有揭示了任何削弱或反对古老言论吗？在这些言论中，所有宗教的本质被赋予了，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行公义，爱怜悯，在你神面前存谦卑的心。』只要神这个词，不是用来表达当前作为神

学支柱的原始拟人主义，而是表达宇宙生命和运动的象征性概念；在现象的连续存在中，知道它的物质秩序，就能知道时间，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若从道德上知道它，就知道在人类意识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参见《科学与情感》（「Science and the Emotions.」）。1885年12月27日，在伦敦芬斯伯里（Finsbur），南广场教堂发表的演说。）】

就在几年前，就有人声明：--

『密传的教义教导，像佛教和婆罗门教甚至卡巴拉，有一个无限的和未知的本质存在于所有的永恒，并在有规律的和和谐的演替是活跃的或消极的。在摩奴（Manu）的诗意措词中，这些情况被称为梵天（Brahma）的「白昼」和「黑夜」。他不是「清醒」就是「睡著」了。自性论者（Svabhavikas）或称最古老的佛教学派（仍然存在于尼泊尔）的哲学家，只思考这种「本质」的活跃情况。他们称其为「自性」（Svabhavat），并认为将抽象的、消极状态下的「不可知」力量进行理论化是愚蠢的。因此，他们被基督教神学家和现代科学家都称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都无法理解他们哲学的深刻逻辑。前者不允许有其他的神，而他们的神是拟人化的次级的力量，它们创造了可见的宇宙，并成为基督教徒的拟人化的神：男性耶和华（Jehovah），在雷电中咆哮。反过来，理性主义的科学把佛教徒和自性论者称为古代的「实证主义者」。如果我们片面地看待后者的哲学，那么我们的唯物主义者或许这方面是对的。佛教徒坚持认为，世界上没有创造者，只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基质

，其本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对于任何真正的哲学家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能够思考的对象。苏格拉底总是拒绝讨论宇宙存在的奥秘，然而也没有人会想到要控告他是无神论，除了那些决心要毁灭他的人之外。《秘密教义》说道，在开启一个活跃的时期时，这种神圣本质从内向外与从外向内扩展，遵循永恒不变的法则，而现象的或可见的宇宙是一长链的宇宙力量的最终结果，因而逐步开始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当回到消极的状态

恢时，神圣本质的收缩就发生了，而先前创造的工作就逐渐地和逐步地撤销了。可见的宇宙逐渐分解，物质四散；孤独而唯一的「黑暗」，又一次在「深渊」的表面上孕育。用秘密之书里的一个比喻，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未知本质」的呼气产生了世界；而吸气会使它消失。这一过程从亘古以来一直在进行，我们现在的宇宙不过是无穷无尽的系列之一，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参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还有第二部分《梵天的白昼与黑夜》）

这段话将在目前的作品中尽可能地加以解释。虽然现在看来，它对东方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它密传的解释可能包含了许多西方学生至今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第一个插图是一个普通的圆盘○，古符号中的第二个图示是⊙，圆盘上有一个点，代表永恒本性的周期显化的最初分化，也代表无性和无限的『阿底提 (Aditi) 在「那」之中』（《梨俱吠陀》）；盘中的点，或称抽象空间中的潜在空间。在它的第三个阶段，这个点被转换成一个直径，变成⊖。它现在象征著一个神圣无瑕的「母亲—大自然」在涵盖一切的绝对无限之中。

当横直径与垂直线相交时⊕，它就变成了尘世的十字。人类已经达到了第三个根种族；这是人类生命起源开始的标志。当圆周消失，只留下+，这是人类落入了物质的标志，并开始了第四种族。圆圈内的十字象征著纯粹的泛神论；当十字没有内接在圆上时，它就变成了阳物。它如圆内



的 T (TAU) 或者圆内的「雷神之锤」、耆那教十字、或称卐字有著同样的意思，但也有其他的意思。



第三个符号 (由水平直径线分成两个圆) 是创造性大自然 (仍然是消极的，因为是阴性的) 的最初显化。人类与生育有关的第一个模糊的概念是阴

性的，因为人类了解他的母亲比他的父亲更多。因此，女性神灵比男性神灵更神圣。大自然因而是阴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客改以的和有形的；而使其结成果实的精神原则则是隐蔽的。通过在圆圈中的水平线加入一条垂直线，T 字母 (tau) 最古老的形式就形成了。这符号象征第三根种族直到它象征性堕落的那一天，即自然进化发生的性别分离。此时这个图形变成了 ⊕，此时这个圆圈或称无性生命被修改或分离，这是一个双重的符号。随著我们第五种族人种的到来，它在符号学上成为成为最早形成的人种的阳物 (sacr') 与在希伯来语的女阴 (n'cabvah) *；接著，它变成了埃及的 † (生命的符号)，后来又变成了金星的符号 ♀。然后变成卐字 (雷神之锤，或者现代的「赫尔墨斯十字」)，完全脱离了它的圆圈，因此变成了纯粹的阳物。卡利时代的神秘符号是颠倒过来的五角星 ⬆，因而是人类巫术的标志，它的两个点 (角) 朝向天空，这是每个神秘学者都会认出「左道」之一的位置，用于仪式魔法。†

【*参看那部启示性著作《量测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作者在书中解释了单词 sacr 的真正含义，是「神圣」(sacred)、「圣礼」(sacrament) 的字根；这些已成为「神圣」(holy) 的同义词，尽管其本意是纯粹是阳物崇拜的！】

【†西方数学家和一些美国的卡巴拉主义者告诉我们，在卡巴拉中，『耶和华名字的数值加起来是一个圆的直径。』再加上耶和华是第三个质点 (Sephiroth) 理解 (Binah)，是一个阴性的字，因此你就有了开启奥秘的钥匙了。这个名字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中是雌雄同体的，而后通过某种卡巴拉主义的转变，变成了完全男性化、该隐的和阳物崇拜的。在异教众神中选择一个神，并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神，将其称为「独一活跃的神」、「众神之神」，然后宣布这种崇拜一神论，并没有把它变成那遍一原则，其『统一性不允许繁衍、变化或形体』；尤其是在阳物神的情况下，正如耶和华现在所被证明的那样。】

希望在细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能够修正大众对泛神论的错误看法。把佛教徒和不二论 (Advaita) 神秘主义者视为无神论者是错误和不公正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是逻辑学家，他们的异议和论点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推理基础上的。的确，如果印度教徒的梵 (Parabrahmam) 可以被看作是其他国家隐藏的、无名神的代表，那么这个绝对原则将会被发现是所有其他复制品的原型。梵不是「神」，因为它不是一个神灵。《蛙氏奥义书》(2.28) 解释说：『它是那至高的，也是那非至高的 (paravara) 。』它作为起因是「至高的」，作为结果是「非至高的」。梵仅仅是一种「无二的真实」，是涵括一切的宇宙，更确切地说，是无限的宇宙空间，当然是在最高的精神意义上。梵 (中性) 是不变的、纯粹的、自由的、未腐朽的最高根源，是「遍一真实的存在、胜义实在 (Paramarthika) 」，而绝对的智性和意识 (Chit、Chaitanya) 不可能是一个认知者，『因为「那个」不可能有认知的对象。』火焰能被称为火的本质吗？这本质是『宇宙的生命与光，而可见的火与火焰是毁灭、死亡和邪恶。』『火和火焰摧毁了一个阿罗汉的身体，而它们的本质使他不朽。(《菩提末》(Bodhi-mur)，第二部。) 商羯罗说：『对于绝对精神的认识，就像太阳的光辉，或火中的热一样，除了绝对本质本身之外，别无它物。』『它」是「火的精神」，不是火本身；因此，『后者的属性，热或火焰，不是精神的属性，而是精神在作为无意识起因时的属性。』以上这句话，不是后来出现的玫瑰十字会哲学的真正关键吗？简单地说，梵就是在无限和永恒中太阳系的集合，是「那个」和「这个」，且不能套用分配性的聚合。*『在一开始「这个」是本体，只有一个。』(《他氏奥义书》)；伟大的商羯罗解释说，「这个」指的是宇宙 (Jagat)；而「在一开始」的意思是在现象宇宙的繁衍之前。

因此，当泛神论者呼应《奥义书》时，就像在《秘密教义》中那样，他们声明「这个」无法创造，并不否认一个创造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创造者的集体集合；而只是在逻辑上拒绝将「创造」归于一个「无限原则」，尤其是形成有限物。对他们来说，梵是消极的，因为它是一个绝对

起因，无限制的「解脱」(Mukta)。而有限的全知全能无法达成后者，因为它们仍然是属性(映像在人的知觉中)；因为梵，是「至高的一切」，是永远不可见的精神和大自然的灵魂，是不变且永恒的，没有任何属性；

「绝对」很自然地排除了有限或有条件的概念与它的任何联系。如果吠檀多学者假定其属性仅仅属于其散发物，称其为「自在主 (Iswara) 加上幻觉 (Maya)」和无明 (Avidya，是不可知论，而非无知)，那么在这个概念中很难找到任何无神论。†既然在一个被认为是无边际的宇宙中，既不可能有两个无限，也不可能有两个绝对，那么这种「自我存在」就很难被设想为是个人创造的。在有限「存在」的意义和感知中，「那个」是非「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那是唯一的「存在性」(BE-NESS)；因为，在这「一切」里面隐藏著与它同永恒的、同时期的散发物或称内在辐射，而当这些周期性地变成梵天(「男一女」的力量)时，它就会变成或扩展自身成为显化的宇宙。那罗延 (Narayana) 在(抽象的)空间之水上移动，被他转化为由他移动的具体物质之水，他现在变成了显化的话语 (WORD) 或逻各斯 (Logos)。

【*参见雅各布少校 (Major G. A. Jacob) 的《吠檀多菁华》"Vedanta Sara"；以及《桑迪利亚的格言》"The Aphorisms of S'andilya"，由考威尔 (Cowell) 翻译，第 42 页。】

【†然而，带有偏见和相当狂热的基督教东方学家，想要证明这是纯粹的无神论。为了证明这一点，看看雅各布少校的《吠檀多菁华》。然而，整个古代都在呼应这一吠檀多思想：—

『每个确实凭借神圣本性，是不朽时代本质以及享受平和。』(Omnis enim per se divom natura necesse est Immortali aevo summa cum pace fruatur.)
】

正统的婆罗门最反对泛神论和不二论的人，并称他们为无神论者；如果摩奴在这方面有任何权威的话，正统的婆罗门被迫接受梵天(造物者)的

死亡，当这个(创造力的)神的每一个「年代」(100 个神圣年，用我们的年份需要15 位数)结束的时候会死亡。然而，他们当中每一个哲学家只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一种暂时的从存在的显化层面上消失，或作为一种周期性的休息。

因此，对于上述原则，神秘主义者与吠檀多不二论的哲学家们意见一致。它们显示了在哲学基础上不可能接受绝对的「一切」会创造或甚至进化「金蛋」的观念，据说它进入金蛋是为了把自己变成梵天，也就是造物者，他后来扩展自己成为众神和所有可见的宇宙。他们说绝对统一性不可能过渡到无限；因为无限的前提是「某物」的无限延伸，以及那「某物」的持续时间；而「遍一一切」就像空间——这是它在地球上或我们存在的层面上唯一的智力和物质表象，既不是感知的主体，也不是感知的客体。如果一个人能设想永恒无限的一切、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而不是存在于永恒、并通过周期性显化成为一个多元的宇宙或一个多重的人格，那统一性就不再是一了。洛克 (Locke) 认为「纯粹空间既不能抵抗也不能运动」——这是不正确的。空间既不是「无限的虚空」，也不是「有条件的充实」，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存在于绝对抽象的层面上，是永远无法辨认的神，这对于有限的心智来说是虚空*；对于幻觉性的知觉来说是充实 (Plenum)，是所有一切的绝对容器，无论显化或未显化：因此，它是「绝对的一切」。基督教使徒的『我们在他里面生活、移动、有我们的存在』，和印度教圣人的『宇宙住在梵天(梵天)里，从那里来，并将回到那里：』对于「梵(中性)」是未显化的，是处于隐藏中的宇宙；而梵天是显化的，是逻各斯，形成在正统教条中象征性的「男性-女性」†。「使徒-启蒙者」和圣人的神既是不可见的也是可见的「空间」。在神秘的象征主义中，空间被称为『七层皮的永恒「母-父」』。它是由它未分化的到它的分化表面的七层组成。

【*两位主要神灵梵天和毗瑟奴的名字，在很久以前就暗示了它们神秘的含义。前者「梵天」(Brahmam, or Brahm)的词根是从「成长」或「扩张」(Brih)这个词中衍生出来的(参见《加尔各答评论》(Calcutta Review)第16卷)。，14页)；至于后者毗瑟奴(Vishnu)，来自词根「渗透」(Vis)，也就是进入本质的性质；「梵天-毗瑟奴」是这无限的「空间」，而其中的众神、圣人、摩奴，以及这个宇宙中的所有一切都是效力(Vibhutayah)。

【†请参阅摩奴如何描述梵天将他的身体分成男性和女性，后者是女性瓦克(Vach)，他在瓦克身上创造了维拉杰(Viraj)，请将此与《创世纪》的第二、三、四章的神秘主义相比较。】

密传的《森札尔教义问答》(Senzar Catechism)问道：『什么是那个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无论宇宙是否存在，也无论众神是否存在？』。答案是一「空间」。

我们拒绝的不是大自然中遍一未知永恒存在的神，也不是隐藏的大自然，而是人类教条的神和他人性化的「话语」。在他无限的自负、与生俱来的骄傲和虚荣心中，人类用他在自己小小的大脑结构中找到材料、用他那亵渎神灵的手自己塑造了它，并把它强加给人类以作为源自未显露「空间」的直接启示*。神秘学者接受启示是来自神圣但仍是有限的存在，是显化的生命，而不是来自不可显化的遍一生命；从那些被称为原人、禅那佛(Dhyani-Buddhas)、或称禅那主(Dhyan-Chohans)、印度教徒的「圣人—生主」(Rishi-Prajapati)、埃洛希姆(Elohim)或「神之子们」的实体，是所有民族的行星神灵，并成为了人类的众神。他还提到了「本初力量」(Adi-Sakti)，是原初质†(Mulaprakriti)的直接散发物；原初质是「那个」的永恒根源，也是作为创造性起因的梵天的女性面向，以普遍灵魂的阿卡莎(A'kasic)形式出现——在哲学上作为幻觉，是人类幻觉的起因。但这种观点并不妨碍他相信它的存在，只要它在一个大显化期

(Mahamanvantara) 持续存在；又或者可以应用阿卡莎 (原初质的辐射) 于实际目的，作为「世界之魂」与所有的自然现象连接，不管是对科学来说是已知或未知。

【*在本世纪末神秘主义确实盛行。在最近出版的许多其他作品中，我们会特别推荐一个给理论神秘主义的学生，他们不愿冒险超越我们特定的人类层面。这本书名叫《生活和宗教的新面貌》(New Aspects of Life and Religion)，作者是亨利·普拉特 (Henry Pratt) 医学博士。书中充满了神秘的教条和哲学，尽管后者内容有限；在书的最后几章中，似乎是一种有条件实证主义精神。无论如何，把空间说成「未知的第一因」是值得引用的。『这种未知的东西，因此被认为是简单统一性的主要体现、并与之相一致，是不可见与摸不著的』——(抽象的空间，确实)；因为不可见与摸不著，所以无法辨认。这种无法辨认的性质，使人误以为它只是一种单纯的虚空，只是接收性的能力。但是，即使把空间看作是绝对的虚空，也必须承认，空间要么是自我存在的、无限的、永恒的，要么在它的外面、背后、之外有一个第一因。

『然而，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原因并加以定义，这只会导致把产生于空间的属性转移到这个原因上，从而只会把最终起源的困难向前推一步，而不会获得关于主要原因的额外见解。』(第 5 页)。

这正是一个拟人化创造者的信徒们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宇宙外的神，而不是宇宙内的神。普拉特先生大部分主题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示了古老的卡巴拉主义思想和理论：大自然神秘主义的「新面貌」。然而，空间被视为「实质的一体性」、「生命的活跃之源」，是「未知的无因之因」，这是神秘学中最古老的教条，比希腊和拉丁世界的「父亲—以太」(Pater-AEther) 早几千年。这句话也是如此：『力量和物质，作为空间的效力，是不可分割的，是未知事物的未知展示者。』它们都存在雅利安哲学中，借由毗首羯摩天 (Visvakarman)、因陀罗 (Indra)、毗瑟奴等来形象

化。在这些作品中，它们仍然以非常哲学的方式，在许多不同寻常的方面被表达出来。】

【†相对于物质的显化宇宙，原初质 (Mulaprakriti) 这个术语 (来自「根」 (Mula) 和「本质」 (prakriti))，或称未显化的原初物质，被西方炼金术士称为「亚当的土」 (Adam's Earth)，被吠檀多学者套用于「梵」。物质在宗教形而上学中是双重的，在神秘的教导中是七重，就像宇宙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根据《白螺氏奥义书》第 8 章和《薄伽梵往世书》的记载，它作为原初质，是未分化的和永恒的；而作为显化物 (Vyakta) 时，它变得分化和有限制的。《博伽梵歌四讲》 (Four Lectures on the Bhagavad Gita) 的作者在谈到原初质时说：「从其 (逻各斯) 客体观点来看，梵在它看来就是原初质…当然，这个原初质对它来说是物质的，就像任何物质客体对我们来说都是物质一样…梵是一种无限制的绝对真实，而原初质是抛在其上的一种面纱。」(《神智学者》 (Theosophist)，第八卷，第 304 页)。」】

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开宗教是印度、古波斯 (Mazdean) 和埃及；而在密传上，宗教的根源或基础是同样的。这一切的结果接著是迦勒底，现在完全被世人所遗忘了，除了考古学家目前所描绘的残缺的赛伯伊主义 (Sabeanism)；然后，跳过一些将会在后面被提到宗教，之后是神秘的犹太教，如卡巴拉，遵循巴比伦琐罗亚斯德教 (Magism) 的路线；在公开教义上，如《创世纪》和《摩西五经》中，是一个寓言传说的集合。《创世纪》的前四章若随著《光辉之书》 (Zohar) 的注解阅读，会发现这些是此世界的宇宙进化论一个高度哲学化篇章的片段。(见第三部、《秘密知识》 (Gupta Vidya) 和《光辉之书》。) 在象征性的伪装下，它们是一个童话，是科学和逻辑方面的一根丑陋的刺，是业力的明显结果。让他们作为基督教的序幕是犹太教祭司们 (Rabbis) 残酷的报复，他们更清楚《摩西五经》的含义。这是一次无声的抗议，反对他们的迫害，而犹太人现在肯定比传

统的迫害者要好。在我们继续阐述普遍教义时，上述公开教义信条的解释也将变得更加明朗。

《神秘教义问答》包含以下问题和答案：

『那永远存在的是什么？』『空间，永恒的「无父母」(Anupadaka)*。』『那过去永远存在的是什么？』『在根源里的胚芽。』『那永远来来去去的是什么？』『大气息。』『那么，有三个永远吗？』『不，这三个是一体的。那现在永远是、过去永远是、未来永远是与永远成为得东西，是一体的：而这就是「空间」。』

『解释一下，欧！弟子。』—『遍一是不间断的圆(环)且没有圆周的，因为它不在特定地方与无处不在；遍一是圆的无边无际平面，只有在显化时期才显化一条直径；遍一是不可分割的点，在那些时期中，到处都可感知它，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它是那垂直也是那水平的，是父亲和母亲，是父亲的顶峰和基础，是母亲的两个极端，在现实中没有到达任何地方，因为遍一是环，也是环中的无数环。是在黑暗里的光，在光明里的黑暗：「是永远的气息」。「当它无所不在时，它从外面向内发展；当它不在任何地方(即幻觉†，其中一个中心‡)时，它从里面向外发展。它扩张和收缩(呼气 and 吸气)。当它扩张时，母亲散开和扩散；当它收缩的时候，母亲就收回和聚集。这就产生了显化期和沈睡期的周期，也就是进化和解体的周期。胚芽是不可见且炽热的；而根源(圆的平面)是冷的；但在进化和显化期期间，她的外衣是冷和发光的。热的气息是父亲，他吞噬多面元素(异质)的后代；而留下单面的元素(均质)。冷的气息是母亲，她孕育、形成、生产他们，并将它们带回她的怀抱，以在黎明时(「梵天的白昼」或称显化期)加以改造……』

【*意思是「无父母的」—看下方更多解释。】

【†神秘哲学把每一个有限的事物看作是幻觉 (Maya，或称因无知而产生的幻觉)，每一个宇宙内的行星和物体必须被这么看待，因为他们是组织的東西，因此是有限的。因此，在句子的第一部分中，『它从外面向内发展，等等』这句话指的是显化期的黎明，或者是在大自然每一种化合物 (从行星到分子) 完全周期性地分解、成为其最终要素或元素之后，所发生的伟大再进化；在它的第二部分，指的是部分或局部的显化期，它可能是一个太阳或甚至是一个行星显化期。】

【‡「中心」是指能量中心或宇宙焦点；当所谓的「创造」或行星的形成，是由神秘主义者所谓的「生命」和科学所谓的「能量」的力量来完成的，然后这个过程从内向外就开始了，每个原子据说都包含著神圣气息的创造性能量。因此，在一个绝对的沈睡期之后，或者说当存在之前的材料仅仅是由遍一元素组成，且气息「无所不在」时，后者从外向内进行：在一个次级的沈睡期时，一切都保持原状，旧像月球一样处于低温状态；而在这之后，在显化期期的第一次震颤中，一颗或多颗行星就会从内向外开始复活。】

为了使一般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必须说明神秘科学认识到有七种宇宙元素：四种完全是物质的，第五种 (以太) 是半物质的，而它将在我们第四轮次结束时在空气中可见，并在第五轮次的整个过程中凌驾其他的。剩下的两种则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不过，后者将在这一轮次的第 6 和第 7 种族中出现，并将分别在第 6 和第 7 轮次中为人所知。*这七种元素及其无数的子元素 (远远多于科学已知的子元素) 仅仅是遍一与唯一元素的限制性修饰和它的各个方面。后者不是以太，†甚至不是阿卡莎，而是这些的来源。第五种元素，现在被科学自由地提倡，不是由艾萨克·牛顿爵士提出假说中的以太 (Ether)。虽然他叫它这个名字，但在他的脑海里，它可能与以太 (Aether) 有关，即古人所谓的「父亲-母亲」。正如牛顿直觉地说的那样：『大自然是一个永恒循环的工作者，从固体中产生液体，从挥发

中产生固定的东西，从固定中产生挥发，从粗糙中产生精细，从精细中产生粗糙……因此，也许一切事物都起源于以太。』（《假说》（Hypoth），1675）

【*在思想的进化周期中，注意到古代思想是如何反映在现代思考中是很有意思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在他的《第一原则》中写了一段话时（第 482 页），是否读过并研究过古代的印度教哲学家，或者是一种独立的内在感知的一闪使他一半正确，一半错误地说：『运动与物质的数量是固定的（？），运动导致物质分布的变化，看起来在任何方向都达到极限（？）因此，不可摧毁的运动需要一个反向分布。显然，普遍共同存在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整个宇宙的所有微小变化中都需要节奏，在整个宇宙的变化中也需要节奏，同时在它的整体变化上也需要节奏——而现在产生一个不可估量的时期，在此期间，吸引力占主导地位，引起普遍集中；然后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时期，在此期间，排斥力占主导地位，引起普遍扩散——交替的进化和溶解的时代。』】

【†无论物质科学对这一主题的看法如何，神秘科学多年来一直在教授阿卡莎，而以太是它最粗大的形式。阿卡莎是第五普遍宇宙原则（它与人类的心灵（Manas）相对应，心灵是由其发展而来），在宇宙的尺度上，是一种辐射的、冷却的、传热的可塑物质，它物质性质是创造性，在最粗大的方面和部分是关联性的，在它的高等原则上是不可改变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被称为次根源；当它结合辐射热，它使「死去的世界恢复生命」。在高等的方面，它是世界的灵魂；在它低等的方面，是毁灭者。】

读者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给的这些诗节只讨论了我们自己行星系统的宇宙演化论，以及在太阳沈睡期之后它周围可见的东西。关于普遍太阳系进化的秘密教导不能被给出，因为它们不能被这个时代的最高头脑理解，而且似乎很少有启蒙者、甚至是最伟大启蒙者被允许去思考这个问题。此外，老师们公开表示，即使是最高的禅那主，也从未穿透边界之上的奥

秘，此边界将数十亿太阳系与所谓「中央太阳」分开。因此，这这里给出的内容，只与我们可见的太阳系有关，且在「梵天之夜」之后。

在读者开始思考作为本书基础的《德基安之书》中的章节之前，绝对有必要让他熟悉几个基本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他所关注的整个思想体系，并且作为其基础。这些基本思想数量不多，因此，对其后一切思想的理解取决于对这些基本思想是否清晰理解；因此，在开始细读作品本身之前，不我们要求读者先熟悉它们。

《秘密教义》确立了三个基本命题：—

(a) 一个无所不在的、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上，一切推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类概念的力量，只会被人类的任何表达或比喻所矮化。它超出了思想可达范围和能力，用《蛙氏奥义书》的话来说：『不可思议和无法形容。』

为了使一般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思想，让他以这样的假设出发：有一种绝对的实在，它是在一切显化、有条件存在之前。这种无限而永恒的起因，是「一切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无根的根源，并且只在当前欧洲哲学的「无意识」和「不可知」中模模糊糊地表达出来。它当然是没有任何属性的，本质上是与显化的有限存在没有任何关系的。它是「存在性」(be-ness，梵文Sat)而不是「存在」，而且是超越一切思想和推测的。

这种「存在性」在《秘密教义》中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绝对的抽象空间，代表著纯粹的主体性，这是一个人的头脑都无法从任何概念中排除、也无法自行设想的东西。另一方面，则代表无限意识的绝对抽象运动。甚至我们的西方思想家也已经表明，意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变化之外；而运动最能代表变化，这是它本质的特征。「遍一实在」的后一个方面，也用「大气息」这个术语来象征；这个象征足够生动，不需要进一步说明。因此，《秘密教义》的第一个基本公理就是这个

形而上学的「遍一绝对」——「存在性」以有限智力的神学三元组 (Trinity) 作为象征。

无论如何，在这里给出一些进一步的解释，可能对学生会有帮助。

迄今为止，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已经修改了他的不可知论，主张「第一因」*的性质，而神秘主义者则更合乎逻辑地从「无因之因」，「永恒的」和「不可知的」中得出第一因，可能在本质上和我们内心涌起的意识是一样的：简而言之，弥漫在太阳系中的非个人实在是思想的纯粹本体。他这一进步叙述使他非常接近密传和吠檀多信条。†

【*「第一」的前提必然是『第一个诞生』、『在时间、空间和等级上第一个』——因此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第一」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一种显化。因此，东方神秘主义把抽象一切称为「无起因的遍一起因」称为「无根源之根源」，并把「第一因」限制在「逻各斯」上，按照柏拉图赋予这一术语的意义。】

【†舒巴罗 (Subba Row) 先生《博伽梵歌四讲》，《神智学者》，1887年2月。】

梵(遍一实在，绝对者)是绝对意识的领域，此本质与有条件存在毫无关系；而有意识的存在是一种有条件的象征。但是，一旦我们在思想中从这绝对否定(对我们来说)出来，二元性就会在精神(或意识)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对比中出现。

然而，精神(或意识)和物质不是独立的实在，而是绝对者(梵)的两个面向或方面，它们构成了主体或客体有条件存在的基础。

把这个形而上的三元组看作是一切显化的根源，大气息就具有宇宙前理型的性质。它是力量和所有个体意识的本源，并在宇宙进化的广阔蓝图中提供指导的智性。另一方面，宇宙前根源基质(原初质)是绝对者的一个方面，构成大自然所有客体层面。

正如宇宙前理型是所有个体意识的根源一样，宇宙前基质也是物质的基础，而物质有著不同的分化等级。

因此，很明显的，绝对者的这两个方面的对比对于「显化宇宙的」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宇宙基质，宇宙理型不能显化为个体意识，因为只有通过物质的载体*，意识才会以「我就是我」的形式涌现出来，形成一个物质基础，是在进化的某一复杂的阶段，有必要透过集中普遍心灵的光线来达成。同样的，若没有宇宙理型，宇宙基质将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意识也不会随之出现。

因此，「显化的宇宙」被二元性所渗透，而二元性可以说是它作为「显化」存在的要素。

【*梵语叫「载体」(Upadhi) 。】

但是，正如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两极，只不过是遍一统一性的不同方面，在其中它们被综合了起来，所以，在显化的宇宙中，有「那个东西」把精神和物质联系在一起，把主体和客体联系在一起。

这某个东西，目前西方的思辨还不知道，而被神秘主义者称为宇宙电(Fohat)。它是作为「桥梁」，让存在于「神圣思想」中的「理型」印记在宇宙基质上，以成为「大自然的法则」。因此，宇宙电是宇宙理型的动力能量；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智性媒介，是所有显化的引导力量，让「神圣思想」通过显化世界的建筑师禅那主们*传播和显化。因此，我们的意识来自于精神或称宇宙理型；从宇宙基质产生无数载体，是意识用以个体化并达到自我意识或称反思意识；而宇宙电，在其各种显化中，是心灵和物质之间的神秘联系，是将每一个原子电化赋予生命的活力原则。

下面的总结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1) 绝对者；吠坛多的梵或遍一实在(SAT)，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是绝对存在和非存在。

(2) 最初显化，是非人格化的，且在哲学上是未显化的逻各斯，是「显化逻各斯」的前身。这是「第一因」，是欧洲泛神论者的「无意识」。

(3) 「精神—物质」，生命；「宇宙的精神」，是精神 (Purusha) 和物质 (Prakriti)，或称第二逻各斯。

(4) 宇宙理型，「伟大」 (MAHAT) 或称智性，是普遍的世界之魂；是物质的宇宙本体，是大自然及其中的智性运作的基础，也被称为「伟大—菩提」 (MAHA-BUDDHI)。

遍一实在；它在有限宇宙中的双重方面。

此外，《秘密教义》申明：——

(b.) 宇宙的永恒完全象一个无限的平面；「无数宇宙的游乐场周期性的不断地出现和消失」，被称为「显化的显星」和「永恒的火花」。「朝圣者的永恒」†就像自我存在之眼的一眨（《德基安之书》）。『各个世界的出现和消失，就像一个有规律的潮汐潮起潮落。』（见第二部分《梵天的白昼与黑夜》）

【*基督教神学称为：大天使 (Archangels)，炽天使 (Seraphs) 等等。】

【†「朝圣者」是对我们的单体 (二合一) 在轮回转世的称呼。它是我们唯一不朽和永恒的原则，是宇宙精神整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从普遍精神散发出，并在周期结束时被吸收。当它被说成是散发自合一精神，因为在英语中缺少适当的词，所以才使用一个笨拙和不正确的表达。吠坛多学者称其为「串—灵魂」 (Sutratma)，但他们的解释也与那些神秘主义者有所不同；然而，要解释这两种不同之处，则要靠吠坛多学者自己了。】

这个《秘密教义》的第二个论断是，大自然所有部门的周期性、涨落和兴衰规律的绝对普遍性，这是物质科学已经观察和记录到的。昼夜交

替，生与死，睡与醒，这是一个如此普遍、如此完全通用、毫无例外的事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宇宙的一个绝对基本法则。

此外，《秘密教义》教导：——

(c) 所有灵魂与普遍超灵魂的基本同一性，后者本身是未知根源的一个方面；在整个时期内，每一个灵魂作为前者的火花，都必须按照循环和业力法则，通过投生(或称「必然性」)的循环进行朝圣。换句话说，在从普遍第六原则(超灵魂)的纯粹本质发出火花之前，没有一个纯粹精神上的菩提(神圣的灵魂)能够有一个独立的(有意识的)存在，除非(a)它通过了显化期现象世界的所有基本形式，且(b)获得了个体性，首先是通过天生的冲动，然后通过自我诱导和自我设计的努力(被它的业力所检验)，以这种方式提升通过所有的智性等级，从最低到最高的心灵，从矿物和植物，到最神圣的大天使(禅那佛)。神秘哲学的核心教义不承认人的特权或特殊的天赋，除了那些通过漫长的轮回和转世、通过个人努力和功绩而由他的自我(Ego)赢得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说宇宙是梵天和梵天，因为梵天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个原子中，而大自然六个原则都是第七原则和遍一所产生的结果，是其各式各样的分化方面；遍一是宇宙中唯一的实在，无论是宏观宇宙还是微观宇宙；以及为什么在显化和形体层面上，第六个原则(梵天的载体)被形而上学的反语视为虚幻和幻觉。因为，尽管每一个原子和每一种形体的根源都是那第七原则或遍一实在，但在它所显化的现象和暂时的表象里，也不过是我们感官的一种瞬息即逝的幻觉。(欲见更清晰的定义，请参阅附录《众神、单体和原子》，以及《神的显化》(Theophania)、《菩萨和转世》等等。)

在它的绝对性之中，遍一原则的两个方面(梵和原初质)是无性的、无限制的和永恒的。它的周期性(显化期)散发物，或称原始辐射，也是遍一的、雌雄同体的、在现象上是有限的。当辐射依次放射时，所有的辐射也都是雌雄同体的，到了其较低的方面成为男性和女性的原则。在沈睡期之

后，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沈睡期（后者让世界保持原样*），第一个苏醒过来成为活跃生命是可塑的阿卡莎，是「父亲-母亲」，是以太的精神和灵魂，或称在圆圈表面上的平面。空间在其宇宙活动之前被称为「母亲」，在重新觉醒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父亲-母亲」。（见《评论，第二节》）在卡巴拉，它也是「父-母-子」。但是，在东方教义中，这些是显化宇宙的第七原则，或者说是它的「阿特曼—菩提—心灵」（精神、灵魂、智性）三元组；这三元组形成分支并划分为七个宇宙原则和七个人类原则，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西方卡巴拉中，它是三元组或称三位一体，而他们的神秘主义者称他为「男性—女性」耶和华 (Jah-Havah)。在这一点上，存在著密传与基督教三位一体之间的全部区别。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东方和西方泛神论，在纯粹神圣抽象中，合成他们创世之前的三元组；而正统派的人则将它人格化。金蛋 (Hiranyagarbha)、诃利 (Hari) 和商卡拉 (Sankara) 是显化的「至高精神的灵」的三个本质（此灵名为颇哩提毗 (Prithivi)，意为地，她迎接毗瑟奴第一个化身）；这三个是形成、保存和毁灭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质，是那「不与造物一同灭亡」(Achyuta，毗瑟奴的一个名字) 的三个神圣本质(Avasthas)；而正统基督徒将他人格化创造的神分成三位一体的三个人物，并且不承认更高的神。在神秘学中，后者是抽象的三角形；而正统派别的则是完美的立方体。东方哲学家把创造性神灵或众神集合看作是「错误的理解」(Bhrantidarsanatah)，『由于错误的表象而被认为是一种物质形体』，并解释为源自于自我中心的人格和人类灵魂的虚幻概念（低等第五原则）。在《毗瑟奴《往世书》》的新译本中，它被优美地表达了出来：『梵天在它的总体上本质上有物质的方面，既有进化也有未进化的（原初质），也有精神和时间的方面。喔！两次诞生者，精神是至高梵天†的主要方面。接下来是一个双重的方面—物质，既有进化也有未进化的，是最后一次。』柯罗诺斯 (Kronos) 在俄耳甫斯 (Orphic) 神谱中也被描述为一个创造性神灵或代理人。

【*在大宇宙沈睡期或甚至是太阳系沈睡期中，保持现状的不是物质有机体，更不是它们所有的心理原则，而是它们的阿卡莎或星光体「照片」。但在小沈睡期期间，一旦被「黑夜」吞噬，行星虽然死亡但仍然完整，如同一个巨大的动物被捕获和嵌入极地冰，保持多年不变。】

【†尽管如此，斯宾塞像叔本华 (Schopenhauer) 和冯·哈特曼 (von Hartmann) 一样，只反映了古老的密传哲学家的一个方面，因此使他的读者在不可知论绝望的荒凉海岸上，虔诚地阐述了宏大的奥秘；『在宇宙呈现给我们的这些感官表象下，那些在数量上不变，而在形体上永远变化的东西，是一种未知的、不可知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力量在空间上是没有限制的，在时间上是没有起点或终点的。』只有大胆的神学——而不是科学或哲学——才会尝试对无限进行测量，并试图揭示深不可测和不可知的事物。】

在宇宙重新觉醒的这一阶段，神圣的象征主义把它描绘成一个完美圆圈中心有一个点(根源)。这一符号是普遍的，因此我们也在卡巴拉也发现它。然而，现在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手中的西方卡巴拉，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尽管它在《光辉之书》中有明显的表明。这些教派的人从最后开始，展示这个符号^⑥为太阳系起源前的符号的形式，称之为「玫瑰与十字的结合」，是神秘生成的巨大奥秘，从它产生了这个名字——玫瑰十字会(玫瑰十字)！

然而，正如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最著名的玫瑰十字会的象征中看到的那样，有一种即使是现代的神秘主义者，也从来没有被人理解过的象征。这是「鸛鵂」撕开胸膛喂它的七个孩子，这是玫瑰十字会同胞真正的信条，也是来自东方秘密教义的直接结果。梵(中性)被称为卡拉汉萨(Kalahansa)，意思正如西方的东方学家解释的那样，是「永恒的天鹅」或鹅(见第三诗节，评论8)，而创造者梵天也被如此称呼。由此可以注意到一个重大的错误；梵(中性)应该被称为「骑天鹅者」(Hansa-vahana，他使

用天鹅作为他的载体)，而不是创造者梵天，后者是真正的「天鹅」(Kalahansa)，而梵(中性)是载体(hamsa)和非载体(A-hamsa)，这将在评论中解释。我们要明白，在这里使用梵天和梵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我们密传的命名法，而仅仅是因为西方的学生更熟悉它们。这两个词都完美对等于我们的一个、三个和七个元音词，它们代表遍一一切和那「一切中的一切」的遍一。

这就是秘密教义所依据的基本概念。

在这里不会就其内在合理性进行任何辩护或证明；我也不能停来说明，它们实际上是如何包含在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思想或哲学体系之中的；尽管常常是在一种误导性的伪装下。

一旦读者对它们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并意识到它们对生活中每一个问题的启示，就不需要在他眼中进一步证明，因为它们的真理对他来说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明显。因此，我直接进入到这卷书中各诗节的主题，补充它们的概要大纲，希望能用几句话解释其中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学生的任务更容易些。

第一诗节。宇宙演化的历史，正如在诗节中所追溯的，可以说是该进化的抽象代数公式。因此，对于「普遍」进化的最初开端和我们目前状态之间各阶段和转变，学生不能期望在书中找到所有的描述。给出这样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那些甚至无法掌握紧邻他们的识暂时受限的存在平面的本质的人来说，这将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各诗节给出了一个抽象的公式，可以比照适用于所有进化：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对于地球形成的行星链的一部分，对于这个行星链所属的太阳宇宙，等等，在一个提升的尺度上，直到头脑在努力中打转直到筋疲力尽。

本书中给出的七个诗节代表了这个抽象公式的七个术语。它们提到并描述了进化过程的七个伟大阶段，在印度《往世书》中被称为「七创造」，并在圣经中被称为创造的「日子」。

第一诗节描述了在沈睡期期间，遍一一切在再次觉醒而显化的最初颤动之前的状态。

片刻的思考表明，这种状态只能是象征性的；描述它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用象征表示，除非用否定形式；因为，由于它本身就是绝对性的状态，它不能具有任何一种特定的属性，能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术语来描述对象。因此，这种状态只能通过所有最抽象属性的否定来暗示，是人们只能感觉而无法设想的，超越人们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遥远的限制。

第二诗节描述的阶段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与第一诗节所提到的几乎完全相同，；以至于若要表达它们的不同之处，就需要一篇专著。因此，这里必须由读者的直觉和更高的能力，来尽可能地掌握所使用的寓言短语的含义。的确，我们必须记住，要理解所有这些诗节都诉诸于内在能力，而不是物质大脑的一般理解。

第三诗节描述宇宙在沈睡期之后，重新觉醒而活跃。它描述了「单体们」从它们在遍一里的吸收状态中出现；描述了「各世界」形成的最早和最高阶段，单体一词可能同样适用于最大的太阳系或最小的原子。

第四诗节显示了宇宙的「胚芽」分化成有意识神圣力量的七重阶层，他们是遍一最高能量的活跃显化。他们是所有显化宇宙的架构者、塑造者、最终是创造者，「创造者」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的；他们通知并引导它；他们是调整和控制进化的智性存在，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了我们所知道的「大自然法则」，是遍一法则的显化。

一般来说，他们被称为禅那主们， 尽管每个不同的群体在《秘密教义》中都有自己的名称。

这一进化阶段在印度神话中被称为众神的「创造」。

在第五诗节中描述了世界形成的过程：——首先是扩散的宇宙物质，然后是炽热的「旋风」，是形成星云的第一阶段。星云凝结，经过各种转换，形成了一个太阳宇宙、一个行星链、或者一个行星，视情况而定。

形成「世界」的后续阶段载于第六诗节，该诗节将这样一个世界的演变带至第四个伟大时期，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相对应。

第七诗节延续历史，追溯生命的起源，直至人类的出现；从而结束了《秘密教义》的第一卷。

而卷二的主题是关于「人类」的发展，从他在这轮次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到我们现在发现他的状态。

备注

构成每一段落主题的诗节，现在以现代译本完整给出，若引入原文中令人费解的古老措词，反而会使主题更加难懂，这是没有用处的。本书节选自中国西藏语和梵语译本，翻译自最初评注和注释《德基安之书》的森札尔语，这些注释现在首次被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不需多说也知道，这里只给出了七个诗节的一部分。如果它们被完整地发表，除了少数几个高级的神秘主义者，所有人仍然无法理解它们。也没有必要向读者保证，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谦逊的记录者，也不比大多数世俗的人更了解那些被禁止的段落。而为了便于阅读，且避免过于频繁地提及脚注，最好的办法是将文本和注释混合在一起，只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使用梵语和西藏专

有名称，而不是给出原始名称。更重要的是，上述术语都是公认的同义词，前者仅用于大师和他的弟子(或门徒)之间。

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翻译成英语时，只使用西藏和森札尔语版本中的重要和技术术语，那么第一诗节将如下所示：—『Tho-ag 在 Zhi-gyu 沈睡了七个 Khorlo。Zodmanas zhiba。全部 Nyug 怀中。Konch-hog 不存在；Thyan-Kam 不存在；Lha-Chohan 不存在；Tenbrel Chugnyi 不存在；Dharmakaya 停止了；Tgenchang 不形成；Barnang 和 Ssa在 Ngovonyidj；只有 Tho-og Yinsin 在 Sun-chan 和 Yong-grub (超涅槃)的夜晚，等等。』这听起来就像纯粹的胡言乱语。

由于本书是为神秘学的学生而写的，而不是为语言学家的利益而写的，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全避免使用这种外国术语。除了有些无法翻译的术语是以梵语呈现，而需要解释它们的含义，否则是无法理解的。无需提醒读者，这些几乎都是梵语的晚期发展，属于第五根种族。现在所知的梵语，并不是亚特兰提斯人说的，而且在后摩诃婆罗多时期的印度系统中使用的大多数哲学术语，在吠陀经中找不到，在最初的诗节中也找不到它们，只有它们的对等物。若读者不是神智主学者，那么如果他愿意的话，将再次被邀请把接下来的一切视为童话；充其量不过是做梦者尚未证实的一种推测；且在最坏的情况下，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科学假设的补充，一些假设爆炸了，另一些仍然存在。它在任何意义上并不比许多所谓的科学理论差；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更具有哲学性和可能性。

鉴于所需要的评论和解释十分丰富，脚注的参考文献照例列出，而要评论的句子则用数字标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关于象征主义的章节中还会发现更多内容，这些信息通常比文本更丰富。

第一部分：宇宙进化论

翻译了七个诗节与其注释，来自

秘密的《德基安之书》

『一切和无都不存在；那明亮的天空

不存在，也没有天上宽阔的屋顶向外伸展。

什么覆盖一切？什么保护一切？什么隐藏一切？

是水的深不可测深渊吗？

没有死亡—也没有永生，

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没有界限；

唯一的合一自己呼吸著无气息，

除此之外，从那以后没发生过什么事。

那里一片黑暗，起初一切都笼罩在深深的黑暗中——一片没有光明的海洋——

仍然覆盖在外壳中的胚芽，从炽热的热中爆发出合一本质。

.....

谁知道这个秘密？谁在这里宣告？

这种多样化的造物从何处涌出？

众神自身后来才出现的——

谁知道这个伟大的造物是从哪里涌出的？

这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它的意志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沉默的，
那在至高天上的至高先知，
他知道这一点——或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凝视永恒……

在大地的根基建立之前，

……

你是的。当地下的火焰冲破它的牢笼并吞噬框架……

当时间不复存在的时候，你将保持你以前的样子，不知道任何变化。

哦！无尽的思想，神圣的永恒。』

宇宙进化论

《德基安之书》的七个诗节

第一诗节

1. 永恒的母亲裹在她那永远看不见的袍子，又一次沈睡了七个万古。
2. 时间不存在，因为它躺在「永续」的永恒怀抱里睡著了。
3. 普遍心灵不存在，因为没有阿希 (AH-HI) 来容纳它。
4. 通往极乐的七道路不存在。造成痛苦的大原因不存在，因为没有人去制造它们和被它们所困。
5. 只有黑暗填满了无边无际的一切，因为父亲、母亲和儿子再次合而为一，而儿子还没有醒来准备新的轮子和他之后的朝圣之旅。
6. 七个崇高的主和七个真理已不复存在，而宇宙作为必然性之子，已沈浸在超涅槃 (PARANISHPANNA) 之中，而将被存在和仍不存在的东西所呼出。过去是无。
7. 存在的原因已经消除；过去可见的、和现在不可见的，都安息在永恒的非存在中——那遍一存在。
8. 只有遍一的存在形式在无梦的睡眠中无边无际、无限、无起因地伸展著；而生命在宇宙空间中无意识地搏动，遍及那「一切临在」，由纯净灵魂 (DANGMA) 睁开的眼睛所感知。
9. 但是当宇宙的阿赖耶 (ALAYA) 在胜义谛 (PARAMARTHA) 中且伟大轮子还是无父母 (ANUPADAKA) 的时候，纯净灵魂在哪里呢？

第二诗节

1. … 建设者们，作为显化期的光明之子们在哪里呢？… 在未知的黑暗中，在他们的阿希超涅槃里。形体的生产者来自无形体—世界的根源—是宇宙空间 (DEVAMATRI) 和自性 (SVABHAVAT)，在非存在的极乐中休息。

2. … 寂静在哪里？感觉它的耳朵在哪里？不，既没有寂静也没有声音；什么也没有，除了不知道自身的永恒无休止的气息。

3. 时间还没有到；那光线还没有照进胚芽里；母莲 (matripadma) 还没有膨胀。

4. 她的心还没有打开让那一光线进入，在之后落到幻觉 (MAYA) 的膝上，如三落到四。

5. 那七个儿子还没有从光之网中生出来。只有黑暗作为「父亲—母亲」，是自性 (SVABHAVAT)；而自性在黑暗中。

6. 这两个是胚芽，而胚芽是「一」。宇宙仍然隐藏在神圣的思想和神圣胸怀中……

第三诗节

1. … 第七万古的最后一次振动贯穿无限而震颤。母亲膨胀，从内而外扩展，像莲花的蓓蕾。

2. 振动席卷而来，用它迅捷的翅膀触及整个宇宙、和居住在黑暗中的胚芽：这黑暗在生命沈睡的水面上呼吸……

3. 黑暗辐射出光，光把一束单独的光线投进「母亲—深渊」。光线穿过未受精的蛋，光线使永恒的蛋震颤，并落下非永恒的胚芽，而后凝结成世界蛋。

4. 然后三落到四。发光的要素变成了七内七外。这颗发光的蛋，本身就是三，凝结并散步在乳白色的凝乳中，遍布母亲的深处，这是生长在生命海洋深渊中的根源。

5. 根源还在，光还在，凝乳还在，喔伊阿喔呼 (OEAOHOO) 仍然是一。

6. 生命的根源在不朽海洋的每一滴水里，海洋是发光的光，这光是火、热和运动。黑暗消失了，不再存在；它消失在自己的要素里，消失在火和水、或称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里。

7. 看哪，哦弟子！两者的发光孩子，无与伦比的灿烂辉煌：这光明空间是黑暗空间之子，从伟大黑暗水域的深渊中露出来。它是年幼者喔伊阿喔呼，是***，他像儿子一样光芒四射；他是智慧的炙热神圣之龙；这一个四是四，四将三带给自己，*两者结合就产生了七 (SAPTA)，在其中有七者成为众多和群众 (TRIDASA)。看哪，他揭开面纱，从东到西展开。他关闭了上面，留下下面被视为大幻觉。他为发光者们标记地方，使上层变为无岸的火之海，而那遍一的显化成伟大水域。

【*在从梵语翻译成英语中，我们认为最好陈述这些数字的英语，如一 (Eka)、四 (Chatur) 等等，。】

8. 胚芽在哪里？且黑暗现在又在哪里？在你的灯中燃烧的火焰，它的精神在哪里呢，哦弟子？胚芽是那个，而那个是光，是黑暗隐藏的父亲们的洁白光辉儿子。

9. 光是冷的火焰，而火焰是火，火产生热，热产生水：是伟大母亲中的生命之水。

10. 「父亲—母亲」编织一张网，上端系在精神，是遍一黑暗中的光明；下端系在它阴影的一端，是物质；这张网就是宇宙，由两种基质合而为一体所织出，这一体就是自性。

11. 当火的气息吹到它时，它就会膨胀；当母亲的气息碰到它时，它就会收缩。而众儿子就分离和四散，直到大白昼将尽时才回到母亲的怀里，再次与她合一；当它冷却的时候，它会发出光芒，而众儿子通过他们的自身和内心来扩展和收缩；他们拥抱无限。

12. 然后自性发送宇宙电 (FOHAT) 去使原子变硬。每个原子都是网的一部分。原子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著「自我存在的主」，各自轮流变成了一个世界。

第四诗节

1. … 土之儿子们阿，你们要听从教导你们的火之儿子们。你们要知道，没有最初也没有最末，因为所有是一：由无数字产生的数字。

2. 要知道我们从原初七者而生，我们从原初火焰而生，我们从我们的父亲们那里学到了什么……

3. 从光的光辉—永恒黑暗的光线—在空间中迸发出重新唤醒的能量；那一来自卵，那六，和那五。然后那三、那一、那四、那一、那五—加起来是七的两倍。而这些是要素、火焰、元素、建造者、数字、无形体 (ARUPA)、形体 (RUPA)、和神圣人的力量的总和。从那神圣的人散发出形体、火花、神圣动物、和神圣父亲的信使们，是在神圣四中发出来的。

4. 这就是声音的军队，是七者的神圣母亲。这七者的火花服从于七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且是它们的仆人。这些「火花们」被称为球体们、三角形们、立方体们、直线们和塑模者；因此伫立永恒的因缘 (NIDANA) — 欧咿阿呼，它是：

5. 无边无际的「黑暗」是，或者是那无数字，是「第一因自性」 (ADI-NIDANA SVABHAVAT) ：—

一、原初古老者 (ADI-SANAT)，是数字，因为他是一。

二、是主自性的声音，是众数字，因为他是一和九。

三、是「无形体的正方形」。

而这三个包在○里面则是神圣四；而那十是无形体宇宙。然后出现「儿子们」、那七个勇士、那一，而第八被排除在外，而他的气息是制光者。

6. 然后是第二组七者，他们是记录者 (LIPIKA)，由三者产生。被拒的儿子是一。「儿子—太阳们」是数不清的。

第五诗节

1. 原初七者，是智慧之龙的最初七气息，依次从他们神圣旋转的气息中产生炽热的旋风。

2. 他们把他当作自己意志的信使。神秘智慧 (DZYU) 成为宇宙电，是神圣儿子们的敏捷之子，而神圣儿子们的儿子们是记录者，做著循环的差使。宇宙电是骏马，思想是骑手。他像闪电一样穿过炽热的云层；在上面和下面七个区域，分别走三、五、七步。他提高嗓门，召唤出无数的火花，并加入他们的行列。

3. 他是他们指导精神和领袖。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将下层界的火花分离开来，这些火花在他们光辉居所中飘浮著、欢快地颤动著，同时形成轮子们的胚芽们。他把它们放在空间的六个方向上，并把一个在中间，作为中心轮子。

4. 宇宙电沿著螺旋线将六结合到七，也就是冠；光之子们的军队站在各个角度上，而记录者在中心轮子上，他们说：这是好的，第一个神圣世界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现在是第二个了。然后，「神圣的无形体」在

「影子界」(CHHAYA LOKA)中反映了自身，「影子界」是「无父母」的第一件衣服。

5. 宇宙电向前迈了五步，在正方形的每一个角落，为四个圣者和他们的军队各自造了一个带翅膀的轮子。

6. 记录者限定了那三角形、那第一个、那立方体、那第二个和那蛋内的五角星。对于那些下降和上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叫做「无法通过」的环。也适用于那些正在迈向「与我们同在」这一伟大日子、这个劫(KALPA)的期间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形体和无形体：从遍一光到七道光；从每一个七，七乘以七。轮子们注视著那环……

第六诗节

1. 宇宙电作为他们后代的气息，那儿子们的儿子，藉著慈悲和知识之母的力量—观音(是观世音的「三重」，住在观音天)，从较低的深渊，已经呼唤「天下」(SIEN-TCHANG)的虚幻形体和七个元素：*

【*第六诗节第1节的日期比其他节要晚得多，尽管仍然非常古老。这首诗的旧文本对东方学者来说，名字完全不为人知，对学生来说毫无线索可言。】

2. 快速而光辉的一个产生了七个同质(LAYA)中心，在「与我们同在」的伟大日子之前，任何东西都无法战胜它们；并将宇宙置于的这些永恒的基础之上，围绕天下并带有基本的胚芽。

3. 关于这这七者—第一个显化，六个隐藏，二个显化，五个隐藏；三个显化，四个隐藏；四个产生，三个隐藏；四个和半个(TSAN)显化，二个和半个隐藏；六个显化，一个搁一旁。最后，七个小轮子旋转；一个诞生另一个。

4. 他造他们的形状像旧轮子，放置在不朽的中心上。

宇宙电是如何构建它们的？他收集了炽热的尘埃。他制造火球，穿过与环绕它们，把生命注入其中，然后使它们开始运动；有的走一条路，有的走另一条。它们是冷的，他使它们成为热的。它们是干的，他使它们充满水分。它们发光，他扇风和冷却它们。如此在七个万古中，从一个黄昏到另一个黄昏，宇宙电如此作用。

5. 在第四，儿子们被告知要创造他们的形象。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三分之二的服从。

诅咒被宣告；他们必生在第四个，受痛苦也导致痛苦；这是第一次战争。

6. 旧的轮子向下向上旋转……母亲的孩子充满了整个世界。创造者和毁灭者之间发生战争，也发生争夺空间的战争；种子不断地出现与再出现。

7. 弟子，如果你想知道你小轮子的正确年龄，就去计算吧。它的第四根辐条是我们的母亲。到达通往涅槃知识的第四条道路的第四个「果实」，而你就会理解，因为你将看到……

第七诗节

1. 看看有知觉而无形体生命的开始。

首先是神圣的，是来自「母亲—精神」的遍一；然后精神的；那三来自一，那四来自一，那五来自那三、五和七。这些是三重的，四重向下；最初主的「心智所生」之子们；闪亮的七者。

他们是你、我、他，哦弟子。他们守护著你和你的大地母亲。

2. 遍一光线繁殖较小的光线。生命先于形体，且生命存在于形体的最后一个原子中。生命光线穿过无数的光线，就像一根线穿过许多珠宝。

3. 当一变成二，则三重就出现了，而三个是一体的；这是我们的线，哦，弟子，这是「人类-植物」的心叫做「七叶」(SAPTASARMA)。

4. 它是永不死的根源；是四根灯芯的三舌火焰。那灯芯就是火花，是从七者射出的三舌火焰中取出的。七者——他们的火焰——一个月亮的光辉和火花反射在地球上所有河流的奔流中。

5. 火花由宇宙电最细的线悬挂在火焰上。它穿越了幻觉的七个世界。它停在第一个地方，是一个金属和一个石头；它进入第二个，看，是一株植物；植物旋转经历了七个变化，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动物。从这些属性的组合中，摩奴(MANU)这个思考者形成了。谁形成他？七重生命，和遍一生命。谁完成他？五重的神灵(LHA)。谁完善了最后的身体？鱼、辛、和苏摩(soma)……

6. 从最初出生开始，沉默的观察者和他的影子之间的线，就会随著每一个变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和闪亮。早晨的太阳光已经变成了正午的光辉……

7. 火焰对火花说：『这是你现在的轮子。你就是我，我的形象，和我的影子。我以你为衣服，你是我的载体(VAHAN)，直到「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到时你会重新成为我和别人，你和我。然后，建筑者在穿上了他们的第一件衣服后，降临到发光的大地上，统治著人们，而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这段古老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晦暗、混乱、几乎无法理解。现在，我们将试图把光明投进这黑暗之中，从这明显「无意义」中找到意义。

评注

根据七个诗节的计数和术语进行评注

第一诗节

1.『这位永恒的父母(空间)，裹著她那永远不可见的长袍，又一次沈睡了七个万古(a)。』

「父母空间」是所有事物永恒的、永远存在的起因，是不可理解的绝对神，她的「不可见的长袍」是所有物质和宇宙的神秘根源。空间是我们最容易想象的遍一永恒事物，它在其抽象中是不可移动的，且不受客体宇宙的存在与否所影响。它没有维度，在任何意义上，它是自我存在的。精神是来自「那个」的第一个分化，因而是精神与物质的无因之因。正如《密传教义问答》所教导的，它既不是无限的虚空，也不是有条件的充实，而是两者兼而有之；过去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见序文第2页等)

因此，「长袍」代表未分化宇宙物质的本体。它不是我们所知的物质，而是物质的精神要素，是与空间共同永恒的；甚至在抽象意义上就是空间。「根源本质」也是可见物质中那微妙不可见性质的来源。可以说，它是遍一无限精神的灵魂。印度人称它为原初质(Mulaprakriti)，是每一种现象的载体(Upadhi)的基础，无论是物质的、心智的还是心灵感应的现象。它是阿卡莎(Akasa)辐射的源头。

(a) 七个「万古」是指七个时期(aeons)。基督教神学所理解的「万古」对于亚洲人来说没有意义，除非它适用于那合一存在；「未来永恒」这个词也是用词不当，它只有在未来才是永恒的。这些词在哲学形而上学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直到基督教教会的出现才为人所知。这七个万古是一个显化期的七个时期，或是显化期与七个时期相对应的时期，且贯穿于一个「大劫」(Maha-Kalpa)或称「大时代」，即梵天的100年，总计311,040,000,000,000年；梵天的一年是由360个梵天之「昼」和相同数量的梵天之「夜」组成(以农历年(Chandrayana)计算)；而一个「梵天之昼」，

由 4,320,000,000 个凡人年组成。这些「万古」属于最秘密的计算，为了得到真正的总数，每个数字必须是 7^x (7 的 x 次方)； x 根据主体世界或称真实世界的周期性质而相异；而在客体世界或称虚幻世界中，关于或代表著每一个从最大到最小不同周期的数量或数字，都必须是 7 的倍数。这里的关键是不能给出的，因为这里隐藏著神秘计算的奥秘；若将它用于普通计算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卡巴拉说：『数字七是神圣奥秘的伟大数字；』而数字十是所有人类知识的伟大数字 (毕达哥拉斯的十元组 (decad))；1,000 是 10 的 3 次方，因此 7,000 也是象征性的。在《秘密教义》中，数字 4 只在抽象的最高层面上才是男性符号；而在物质的层面上，3 是阳性，4 是阴性：在象征主义中的第四阶段是直立和水平线，而形成物质层面上生成力量的符号。

【在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中提到《毗瑟奴往世书》 (Vishnu Purana) 中内容：『永生意味著存在直到劫的尽头。』而译者威尔逊 (Wilson) 在脚注中写道：『根据《吠陀经》，这是所有关于众神的不朽 (或永恒) 性质的理解；他们在普遍溶解结束时消亡 (或称沈睡期)。』神秘哲学说：它们不是「消亡」，而是重新被吸收。】

2. 时间不存在，因为它躺在永续的无限怀抱里睡著了 (a)。

(a) 当我们穿越永恒的永续时，我们意识的连续状态所产生的幻觉就是时间；因此时间不存在于没有意识的地方，此时没有幻觉可以产生，而是「睡著了」。所谓的「现在」只是一条数学上的线，把我们称为「未来」的永续一部分和我们称为「过去」的那一部分分开。尘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真正的持续时间，因为在十亿分之一秒内，没有任何事物保持不变；我们对「时间」划分的现实性感觉，被称之为「现在」，仅来自于瞬间一瞥的残影，或一瞥的连续残影，来自于我们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从我们称之为「未来」的理想区域，传递到我们称之为「过去」的记忆区域。同理，我们之所以在瞬间电火花的情况下，体验到时间持续的

感觉，是由于它印在视网膜上模糊而持续的印象。真实的人或物并不仅仅由某一特定时刻所看到的東西组成，而是由它从物质形体的出现、到从尘世上消失的各种变化的情况所组成。正是这些「总和」在「未来」的万古中存在，并逐渐穿过物质，而在「过去」的万古中存在。没有人会说一根掉在海里的金属棒，是在离开空气的时候产生的，而在掉到水里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棒本身只是由它的横截面构成的，并且金属棒本身仅由其横截面组成，并在任何给定时刻，都与分离并同时连接大气和海洋的数学平面重合。甚至人与事物也是如此，它们从「将变成」掉到「已经是」，从「将来」掉到「过去」，在我们的感知里，暂时的「现在」可以说是它们全部自我中的一个横截面；当它们（作为物质）从一个万古过渡到另一个万古时，这两种自我构成了「持续时间」。只有在这个「持续时间」里，任何事物才有真正的存在，而我们的感官无法在那里认识它。

3. … 普遍心灵过去不存在，因为没有阿希 (AH-HI，天上的存在) 来容纳 (从而显化) 它 (α)。

(α) 心灵是指那些在思想、意志和感觉分类下的意识状态总和。在深度睡眠中，物质层面的构思停止，记忆也暂停了；因此，暂时来说，『心灵不存在』，因为自我 (Ego) 在物质层面上用以表现出构思和记忆的器官，已经暂时停止了运作。一个本体若要在任何的存在层面上成为现象，只有通过适当的基础或载体在该何层面上显化才行；而在被称为「沈睡期」的长夜休息中，当所有的存在都被消解时，「普遍心灵」仍然作为心智活动的永久可能性，或者作为抽象绝对的思想，其心灵是具体相对显化。阿希 (禅那主们) 是精神存在的集体群体，是基督教的天使群体、是埃洛希姆 (Elohim) 和犹太人的「信使们」——是神圣思想或普遍思想和意志显化的载体。它们是智性力量，在大自然中给予并实施她的「法则」，而它们自己则同样按照施加于他们的法则行事，但是来自更高的力量；而它们并非是大自然力量的「个人化」，如人们错误认为的那样。因为有这种精神存在

的阶层，使普遍心灵能通过它们开始行动；这个阶层就像一支军队、真正的「群体」，一个国家的战斗力正是通过它表现出来的，它是由军队、师、旅、团等组成的，每个都有其独立的个体性或生命、有其有限的行动自由和责任；每一个个体都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个体中，其自身的利益服从于后者，而每一个个体本身都包含较小的个体。

4. 通往极乐 (解脱*或涅槃) 的七种途径过去不存在 (a) 。造成痛苦的大原因 (因缘†和幻觉) 过去不存在，因为没有人去制造和被它们所困 (b) 。

【*中国的涅槃 (Nippang) ；缅甸的涅槃 (Neibban) ；或者在印度解脱 (Moksha) 。

【†「十二」因缘 (藏语，Ten-brel chug-nyi) 是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由一系列原因所产生的结果 (见注释二) 。

(a) 有七种「道路」或「途径」通往非存在的极乐，即绝对存在和意识。它们过去不存在，因为宇宙到目前为止是空荡荡的，而只存在于神圣思想中。而它是……

(b) 十二因缘，或称存在的各种起因。每一个都是它前一个因的后果，而前一个因又是它前前一个因的后果；因缘的全部是基于四真谛，这一种特别具有小乘佛教体系特征的学说*。它们属于产生功与过的连锁法则之流的理论，最终使业力得到充分发挥。它是基于伟大的真理，即转世是可怕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苦难和烦恼；死亡本身并不能把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死亡只是一扇门，让人在门槛上 (天界，Devachan) 稍事休息之后，就要通过这扇门进入另一个投生。小乘佛教体系，或称为「小载具」学派，是非常古老的；而大乘佛教则是较晚期的，起源于佛陀死后。然而，后者的信条与自古以来就包含此类学校的山丘一样古老，而小乘和大乘学派 (后者是「大载具」) 事实上都教授同样的教义。「乘」 (载具，梵语，Vahan) 是一个神秘的用语，这两个「载具」

都在反复灌输，人类可以通过获得智慧和知识，从而逃脱转世的痛苦，甚至可以逃脱天界的虚假祝福；而只有获得智慧和知识，才能驱散幻觉和无知的果实。

【*见瓦西里 (Wassilief) 论佛教，97-950 页。】

幻象是进入一切有限事物的一种元素，因为存在的一切只有一个相对的实在、而不是绝对的实在，因为隐藏的本体对于任何观察者所呈现的表象，取决于这个人的认知能力。对于野蛮人未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一幅画一开始是的条纹和涂抹颜色的毫无意义混乱，而受过教育的眼睛立即看到的是一张脸或一幅风景。没有什么永恒，除了那合一隐藏的绝对存在，它本身就包含著一切实在的本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每一个层面的存在，甚至到最高的禅那主，都是由一盏魔法灯投射在无色屏幕上的阴影所构成的；但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真实的，因为认知者也是一种映像，使得被认知的事物对他来说就像对他自己一样真实。无论事物拥有什么样的实在性，都必须在它们里面寻找，且在它们如闪电般穿过物质世界之前或之后。感官工具把物质存在带到我们的意识领域，但是只要我们使用还使用它们，我们就不能直接认识这种存在。无论我们的意识在哪个层面上起作用，我们和那个层面的事物，都会暂时是我们唯一的现实。当我们在发展的层阶中上升时，我们意识到在曾走过的阶段中，将阴影误认为现实；而自我的上升过程是一系列渐进的觉醒，每一次进步都带来了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们终于达到了「现实」；但只有当我们达到了绝对意识，并将我们自己的意识与之融合时，我们才能摆脱幻象产生的幻觉。

5. 只有黑暗填满了无边无际的一切 (a)，因为父、母和子再次合而为一，而儿子还未为了新的轮子*和他在轮子上的朝圣之旅而醒来 (b)。

【*所谓「轮子」是对世界或星球的象征性表达，这表明古人知道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旋转的星球，而不是像一些基督教神父教导的那样，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大轮子」是我们存在周期的全部持续时间，或称「大

劫」，即我们特殊的七个行星链或七个层面链从始至终的运转；「小轮子」的意思是「轮次」，其中也有七个。】

(a) 一句古老的东方谚语如此说道：『黑暗是「父亲—母亲」：而他们的儿子是光。』除非光是来自某种源头，否则它是无法想像的，而这种源头就是光的起因；在原初光的例子中，这源头是未知的，尽管理性和逻辑如此强烈要求知道；因此，从智力的角度来看，它被我们称为「黑暗」。至于借来的光或称次级光，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只能是暂时幻觉的特征。因此，黑暗是永恒的基质，而光源在其中出现和消失。在这我们的层面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添加到黑暗中使之成为光明，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添加到光明中使之成为黑暗。它们两个是可以互换的，且从科学上来讲，光只是黑暗的一种模式，反之亦然。然而，这两种现象都具有同样的本体，照对于科学头脑来说是绝对的黑暗；对于一般神秘主义者的知觉来说，这是一种灰暗的朦胧；而对于启蒙者的精神之眼来说，这是绝对的光明。我们在黑暗中辨别光亮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视力。对我们来说是光的东西，对某些昆虫来说是黑暗的，而具有灵视力的眼睛所看到的光照，对一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黑暗。当整个宇宙都在沈睡中，并回到了它合一原初元素，此时既没有光亮的中心，也没有感知光的眼睛，而黑暗必然的充满了无边无际的一切。

(b) 「父—母」是根源本性中的男性与女性原则，是在太阳系每个层面上，一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对立两极，在一个不那么寓言的观点是精神与物质，而其结果是宇宙，或称儿子。在「梵天之夜」，即在沈睡期期间，客体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回归到它最初的、永恒的起因，直到在第二天黎明重新出现，如它周期性地出现一样。永恒的起因 (Karana) 是孤独的。更明白地说：「永恒的起因」在「梵天之夜」时是孤独的。前一个客体的宇宙已经溶解在它的一个原初和永恒的原因中，也就是说，被保存在空间的溶液中，在随后的显化期黎明才再次分化和结晶出来。显化期是梵天新的

「白昼」或新的活动的开始，而梵天宇宙的象征。在密传的说法中，梵天是「父-母-子」，或同时是精神、灵魂和身体；每一个都是某一属性的象征，而各个属性或性质都是神圣气息在其循环分化、内卷化和进化中逐步流出的。在宇宙的实体意义上，它是宇宙、行星链和地球；而在纯粹精神的意义上，它是未知神、行星神灵和人；人是二者的儿子，是精神和物质的创造物，是它们的显化，在「轮子」期间或称显化期间来周期性在尘世上出现。（见第二部分：《梵天的白昼与黑夜》）

6. 七个崇高的主和七个真理已不复存在 (a)，而宇宙，这位必然性之子，已沈浸在绝对的完美 (b) (PARANISHPANNA，超涅槃 (Paranirvana)，藏语 Yong-Grub) 之中，准备被那存在而仍不存在的那个所呼出。过去是「无」 (c)。

(a) 七位崇高的主是七位创造神灵，即禅那主们，对应于希伯来人的埃洛希姆。在基督教神谱中，对应于圣迈克尔 (St. Michael)、圣盖伯瑞尔 (St. Gabriel) 和其他属于同一阶层的大天使。例如，在教条主义的拉丁神学中，只有圣迈克尔被允许看守所有的海角和海湾；而在密传体系中，只有禅那主们才会连续的守望我们行星链上的轮次和伟大根种族。此外，据说在每个轮次和每一种族期间，他们都要派他们的菩萨 (Bhodisatvas) 来作为禅那佛 (Dhyani-Buddhas，参见下文) 的人类通信员。在这七个真理和启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七个揭示的秘密中，只有四个被交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还在第四轮次，且世界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四个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后会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只有四种真理，四部吠陀』—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如是说。出于同样的原因，爱任纽 (Irenaeus) 坚持认为四部福音书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在每一轮次开始时的新根种族都必须有它的启示和启示者一样，下一轮次将带来第五种族，接著是第六种族，依此类推。

(b)「绝对的完美」(Paranishpanna)是在一个大活动时期、或称大显化期(Maha-Manvantara)结束时，所有存在达到的绝对完美，并在其随后休息期间里休息。在西藏，它被称为「绝对完美」(Yong-Grub)。直到瑜伽行派(Yogacharya)还在时，超涅槃的真实本性都是公开教授的，但从那以后，它就变得完全是密传的；因此，对它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只有真正的唯心主义者才能理解它。每件事对于能理解那种状态的人来说，必须被看作是唯心的，除了超涅槃之外；而他了解到非自我、虚空和黑暗是如何三者合一的，只有这是自我存在和完美的。它是绝对的，然而这只是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因为它必须给进一步的绝对完美一些空间，以根据下一个活动时期更高卓越的标准；如果允许我们以某种爱尔兰式的表达方式：正如一朵完美的花，为了长成为完美的果实，必须不再是完美花并死去。

《秘密教义》教导万物、各世界和各原子的逐步发展；这种惊人的发展既没有可以想象的开始，也没有可以想象的结束。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所有的宇宙都是「必然性之子们」，因为在众宇宙的大宇宙链中，每个宇宙彼此关联，各自是它前一个宇宙的结果，并且是它后一个宇宙的原因。

宇宙的出现和消失被描绘成「大气息」的呼出和吸进，这是永恒，且它就是「运动」，是绝对者的三个方面之一：抽象空间和永续是它另外两个方面。当「大气息」被投射出来时，它被称为神圣气息，被认为是不可知神的呼吸，它是遍一存在，它仿佛呼出一种思想，这就变成太阳系。(见《揭开伊希斯面纱》)同样，当神圣气息再次被吸入时，宇宙消失在「伟大母亲」的怀抱中，她「裹在不可见的长袍」睡著了。

(c)「那存在而仍不存在」指的是大气息本身，我们只能说它是绝对存在，但不能把它想象成能够与非存在区别的任何存在形式。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三个时期，在神秘哲学中是一个复合的时期；因为这三个只在与现

象层面有关联时，才是一个合数，而在本体领域里则没有抽象的效力。正如经上所说：『过去的时间是现在的时间，也是未来的时间，虽然还没有出现，但仍然存在。』这是根据中观应成派的一条训诫；自从它从纯密传的学派*中挣脱出来后，人们就知道它的教义了。简而言之，我们关于持续存在和时间的观念，都是根据联想法则从我们的感官中产生的。它们与人类的相对性认知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它们除了在个体自我的体验中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当个体自我在进化进程中，驱散了现象性存在的幻觉之后，它们就会消亡。例如，时间是什么，难道不是我们意识状态的全景演替吗？用一位大师的话来说：『对于我必须使用这三个笨拙的词—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糟糕的概念，来描述主体性整体的客体阶段，我感到不悦；它们就像拿斧子用于精细雕刻一样，根本不适合用于这一目的。』一个人必须获得真谛 (Paramartha)，以免太容易成为世俗 (Samvriti) 的猎物，这是一个哲学公理。†

【*参见準噶尔的《万戒之书》(Mani Kumbum)。也可以参见瓦西里 (Wassilief) 的《佛教》(Der Buddhismus)，第 327 页和第 357 页等。】

【†用更清楚的话说：『一个人必须获得真正的本体意识，才能理解「妄想的起源」(Samvriti)。真谛 (Paramartha) 同义于梵语术语「分析自身的反思」(Svasam-vedana)。瑜伽行派和中观学派对「真谛」含义的解释是不同的，但他们都没有解释它真正的密传意义。进一步请看第九诗节。】

7. 导致存在的起因已经结束了 (a)；过去可见的、和现在不可见的，都安息在永恒的非存在中，这是遍一存在 (b)。

(a)「导致存在的起因」不仅是科学已知的物质起因，还包括形而上的起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存在的欲望，是因缘与幻觉的结果。这种希望能获得有知觉生命的渴望，表现在一切事物中，从原子到太阳，且是神圣思想的一个映像，被驱使成为客体，成为使宇宙存在的法则。根据密传的教义，产生那假定的欲望、以及产生所有存在的真正原因，永远是隐藏著

的，且它最初的发散物是头脑所能想象到的最完全抽象的东西。这些抽象必须被假定为物质宇宙的原因，而后物质宇宙呈现给感官和智力；它们构成了大自然的次要和从属力量的基础，这些力量被拟人化了，作为神和众神被各个时代的大众所崇拜。不可能设想出任何事情是没有原因的；试图这样做会使大脑一片空白。

事实上，当我们试图追溯因果关系的链条时，我们的心智最终必须达到这种状态，但科学和宗教非必要的太快地陷入这种空白状态。它们忽略了形而上学的抽象，这是使物质具体化的唯一可以想象的原因。当这些抽象概念接近我们的存在层面时，它们变得越来越具体，直到最终以物质宇宙的形式来现象化；这种形而上转化为物质的过程，类似于蒸汽凝结成水，水凝结成冰的过程。

(b) 永恒非存在的概念，即遍一存在，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种悖论，因为他们忘记我们将存在的概念仅限于我们目前对于存在的意识。因此它是一个特定的术语，而不是一个通用的术语。如果按照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来思考，一个未出生的婴儿，必然会把它的存在的概念以类似的方式，限制在它所知道的子宫内的生命之内；如果努力向它的意识表达关于它出生后人生的概念（对它来说是死后的人生），它在没有数据、也没有能力去理解的情况下，可能会把出生后的人生表述为「非存在，即真正的存在」。在我们的例子中，遍一存在是所有本体的本体，我们知道这些必然构成现象的基础，并赋予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现实的影子，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感官或智力去认识这些本体。在一吨含金石英的物质中，散布著一些难以捉摸的金原子，矿工的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但他知道，这些原子不仅存在于那里，而且只有它们才能给他的石英带来任何可观的价值；而这种金与石英的关系，可能稍微暗示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矿工从石英中提取黄金时，他会知道黄金是什么样子，而普通人却无法产生对于脱离幻觉后的实在事物的概念；幻觉掩盖著黄金，而黄金就藏在幻觉之

中。只有那些拥有数不清先辈所获得的丰富知识的启蒙者，才能将「纯净灵魂之眼」(Eye of Dangma) 引向事物的本质，是任何幻觉都无法影响的。正是在这里，有关因缘和四圣谛的神秘哲学的教导变得最为重要；但它们是秘密。

8. 存在的遍一形式孤独的在无梦的睡眠中，无边无际、无限、无起因的伸展 (a)；生命在宇宙空间中无意识地搏动，遍及那「一切临在」，这被纯净灵魂 (DANGMA) * 「睁开的眼睛」† 所感知到。(b)

【*「纯净灵魂」(Dangma) 的意思是一个净化的灵魂，一个已经成为最高开悟者 (Jivanmukta) 的人，确切地说，一个所谓的大师。他的「睁开的眼睛」是先知内在的精神之眼，而通过它显现出来的能力，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遥视力，即能看到远方的能力；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直觉能力，通过这种直觉可以获得直接而确定的知识。这种能力与「第三只眼」密切相关，神话传说将「第三只眼」归因于人类的某些种族。更详细的解释将在卷二中找到。】

【†在印度，它被称为「湿婆之眼」(The Eye of Siva)，但在密传术语中，它被称为「纯净灵魂睁开的眼睛」。】

(a) 现代思想的趋势是重拾古老的观点，即表面上差别很大的事物，事实上具有相同的基础；异质性是由同质性发展而来的。生物学家正在寻找它们的同质原生质，化学家在寻找它们的原质，而科学则在寻找某种力，是分化乘电、磁、热等的来源。《秘密教义》将这一想法带入形而上学领域，并假定「存在的遍一形式」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和源泉。但是，也许「存在的遍一形式」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梵语单词是「源头溶解」(Prabhavapyaya)，一位评论者说这代表「一个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是层面，从那里出现了起源，且所有事物都在其中溶解。」它不是威尔逊翻译的「世界之母」(见第一卷，《毗瑟奴《往世书》》)；因为「世界子宫」(Jagad Yoni，如菲茨瓦德霍尔 (FitzEdward Hall) 所示) 与其说是「世界

之母」或「世界的子宫」，不如说是「宇宙的物质性起因」。《往世书》的评论家用「起因」(Karana)来解释它，但神秘哲学用那*起因的理型精神*来解释。在它的第二阶段，它是佛教哲人的「自性」(Svabhavat)，是永恒的因与果，是无所不在而抽象的，是自我存在可塑的本质，是万物的本源，这与吠坛多学者对于他的梵(Parabrahm)和原初质(Mulaprakriti)的双重视角是一样的，是一体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伟大的学者，尤其是后弥曼差(Uttara-Mimansa)，猜测《吠坛多》是『被佛教徒的教导所激发的』，这似乎确实很不寻常；然而恰恰相反，(乔达摩、佛陀的)佛教被才是那个被「激发」的，并完全建立在秘密教义的信条之上。这本书正是试图对此信条作一个局部的描述，而《奥义书》也正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根据商羯罗的教导，†上述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一个自称权威的人，即牛津大学梵语教授莫尼埃·威廉姆斯爵士(Sir Monier Williams)最近才否认了这一事实。1888年6月4日，他在英国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的年度演讲中告诉听众：『最初，佛教反对一切孤独的苦行…以作获得崇高境界知识的手段。它没有神秘或没有密传的学说体系……使普通人无法接触。』(!)然后，他说：『……当乔达摩佛陀开始他的事业时，瑜伽后期和低等形式似乎鲜为人知。』接著，这位学识渊博的讲师自相矛盾地告诉他的听众：『我们从《普曜经》得知，在乔达摩的时代，各种形式的身体折磨、自我浸湿和苦行是常见的。』(!)但这位讲师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折磨和自我浸湿恰恰是瑜伽的低等形式，即哈达瑜伽(Hatha Yoga)，这在乔达摩的时代非常「常见」但又「鲜为人知」。】

【†甚至有人认为，所有六种哲学流派(Darsanas)都显示出佛陀影响的痕迹，要么来自佛教，要么来自希腊教义！（见韦伯、马克斯·穆勒等）我们一直认为，在这类问题上「最高权威」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e)早

已解决，他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印度教徒是老师，而不是学习者。』】

(b) 无梦睡眠是东方神秘主义所知的七种意识状态之一。在每一种状态中，心灵的不同部分都在起作用；或者正如吠坛多学者所说，个体在他存在的另一个层面上是有意识的。「无梦睡眠」这个词在这个例子中，其寓意套用在宇宙上，以表达某方面类似于人类意识状态的情况：此情况在清醒状态被忘记；就像一位被催眠的对象，在他恢复正常状态时，其睡著的经过对他来说是无意识的空白，尽管他一直在像一个有意识个体那样说话和行动。

9. 但是当宇宙的阿赖耶 (Alaya，作为一切基础的灵魂，世界之魂 (Anima Mundi)) 还在真谛中 (a) (PARAMARTHA，绝对存在和意识，它们是绝对的非存在和无意识)，且大轮子还是「无父母」 (b) (ANUPADAKA) 的时候，纯净灵魂在哪里呢？

(a) 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个世纪的学术辩论的主题。「阿赖耶」和「真谛」这两个术语相较于其他神秘术语，是更加导致学派分裂和把真理分成更多不同方面的原因。阿赖耶字面上是「世界的灵魂」 (Anima Mundi)，是爱默生 (Emerson) 的「超灵魂」 (Over-Soul)，并且根据密传的教义，它的性质会周期性地发生变化。阿赖耶尽管其内在本质是永恒不变的，且其所在的层面是人类或宇宙众神 (禅那佛) 无法到达的；但在活跃的生命周期内，在相对于较低层面内它会发生改变，包括我们所在的层面。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禅那佛的灵魂和本质都是与阿赖耶是合一的，甚至连瑜伽 (神秘冥想) 的高等修行者也是如此「能够将他的灵魂与之融合」 (无著 (Aryasanga)，中观学派)。这不是涅槃，而是紧邻它的一种状态。因此不一致。因此，虽然瑜伽行派 (属大乘学派) 说阿赖耶是「空性」的拟人化，且阿赖耶 (藏语 Nyingpo 和 Tsang) 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基础，虽然它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但它反映在宇宙的每一个物体上，「就像清澈宁

静的水中的月亮」；其他学派对这一声明表示质疑。「真谛」也是如此：瑜伽行派将这个术语解释为也依赖于其他事物（依他起）；而中观学派说真谛局限于「绝对完美」（Paranishpanna）；即，在这「两真理」的阐述中（共四个真理中），前者相信并坚持（在这个层面上）只有世俗谛（Samvritisatya）或称相对真理；而后者教导了胜义谛（Paramarthasatya）的存在，即「绝对真理」。『托钵僧啊，阿罗汉在与超涅槃合一之前，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知识的。所执（Parikalpita）和依他起（Paratantra）是他的两个大敌。』（《菩萨语录》）「所执」（藏语 Kun-ttag）是错误，是那些无法认识到万物的空性和虚幻性的人所犯的的错误；他们相信事物存在，然而事实上这些并不存在，例如非自我。而「依他起」只通过一种依赖的或因果的联系而存在，无论是什么，而一旦它所产生的原因被移除，它就必须消失，例如，灯芯的光。若将灯芯毁灭或熄灭，光就消失了。

【*「真谛」（Paramartha，梵语Svasamvedana）是「意识」或「自我分析的反思」——来自两个词，「高于一切」（parama）和「理解」（artha），而「谛」（Satya）意为绝对真实的存在，或实在（Esse）。在藏语中，「胜义谛」是 Dondampaidenpa。与这种绝对真实（或实在）相反的是「世俗谛」（Samvritisatya）——仅仅是相对的真理——「世俗」（Samvriti）意为「错误的观念」，是幻觉的起源；在藏语中是「创造幻觉的表象」（Kundzabchidenpa）。】

神秘哲学教导我们，万物都有生命，都是有意识的，但并非所有的生命和意识都与人类甚至动物的相似。我们认为生命是「存在的遍一形式」，表现在所谓的物质中；或者，就像在人类中命名为精神、灵魂和物质一样，尽管我们错误地把它分开。物质是灵魂在这个存在层面上显化的载体，灵魂是精神在更高层面上显化的载体，这三者是生命合成的三元组，且生命遍及它们。普遍生命的概念是本世纪回归人类思想的古老概念之一，是人类思想从人格化神学中解放出来的结果。诚然，科学满足于追

踪或假设存在普遍生命的迹象，然而还没有勇气低声说：『世界之魂！』而「结晶生命」的概念，现在已经为科学所熟知，且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发现了。植物学家现在正在寻找植物的神经；他们并不是认为植物能像动物一样感觉或思考，而是他们相信某些结构的存在，它对于植物的功能就像神经对于动物的功能一样，用于解释植物的生长和营养是必要的。科学似乎不太可能仅仅通过使用「力」和「能量」这样的术语，长久地掩盖自己，因为活跃的东西就是有生命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原子还是行星。

但是读者可能会问，神秘学派内圈的信仰是什么呢？密传的「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教导了什么教义？对于他们，阿赖耶有双重甚至三重含义。在冥想性大乘学派的瑜伽行派体系中，阿赖耶既是普遍灵魂 (Anima Mundi)，又是高度发展开悟者的本体。『高等瑜伽师可以通过冥想，将他的阿赖耶随意的引入到存在的真实本质。』龙树* (Nagarjuna) 的对手无著说：『阿赖耶有一个绝对永恒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初质 (Pradhana)；这在《毗瑟奴《往世书》》中解释为：『是未进化的起因，被最著名的圣贤强调地称为原初质，即原始基础，是精微物质 (Prakriti)，是永恒的，同时是(或包括)那存在与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过程。』然而，物质是一个错误的词，而阿赖耶能更好地解释它；因为物质不是「不可认知的梵天」†。这是那些对于神秘教义普遍性一无所知的人所犯的错误，尤其是那些拒绝「原始启示」这一观点的学者，因为这些教义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这教义教导世界之魂、遍一生命或称「普遍灵魂」，只有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s) 才知道，或在他那个时代才知道。这位哲学家提出这个教导，仅仅是为了反对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基于他过于唯物主义概念的宇宙起源论，是基于原子被盲目驱动的外传理论。阿那克萨哥拉不是这个教义的发明者，而是它的传播者，柏拉图也是如此。他称为世界智性 (nous)，根据他的观点，这一原则与物质无关且与它是绝对分离的，并且按照设计来行动的。‡在印度早在公元前 500 年，这一

原则被称为「运动」，即遍一生命 (Jivatma)。只有雅利安哲学家认为它是无限的而没有赋予它「思维」这一有限的「属性」。

【*无著 (Aryasanga)是基督教之前时期的开悟者，也是一所佛教密传学派的创始人，尽管乔马迪科罗斯 (Csoma di Koros) 出于他自己的一些原因认为他出现于公元 7 世纪。还有一个叫无著的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几个世纪，这位匈牙利学者很可能混淆了这两者。】

【†『这个均质、一致、既是因又是果的起因，被那些熟悉这个最初原则的人称之为原初质 (Pradhana) 和物质 (Prakriti)，是在一切之前不可认识的梵天。』《伐由往世书》；即梵天不推动进化本身，也不创造，而只表现出自身的各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物质，是原初质的一个方面。】

【‡我的意思是有限的自我意识。除非把它仅仅视为一个方面，否则绝对怎能取得它？而我们所知的最高方面就是人类意识。】

这很自然地把读者引向黑格尔和德国先验论者的「最高精神」来作为一种对比，指出这一点可能是有用的。谢林 (Schelling) 和费希特 (Fichte) 的学派与古老的「绝对原则」的原始概念大相径庭，只反映了吠坛多基本思想的一个方面。甚至连冯·哈特曼 (von Hartman) 在其无意识的悲观主义哲学中所提出的「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或许也是欧洲思辨与印度不二论教义最接近的一种说法，但它同样与事实相去甚远。

黑格尔认为，那个「无意识」若不是希望获得清晰的自我意识，否则它永远不会承担宇宙进化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要记住的是，当欧洲泛神论家用「无意识」来指明「精神」(等同于梵)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精神」这一表达与通常所承载的含义联系起来；而往往「精神」是在没有更好的词情况下，被用来象征一个深刻的秘密。

他们告诉我们，现象背后的「绝对意识」超越了人类的概念。而它之所以被称「无意识」仅仅是指没有任何人格元素。人类若无透过经验上的

现象，就不能形成一个概念；因而在人类存在的组成中，是无力揭开那遮盖绝对者威严的面纱的。只有解脱的精神才能模糊地意识到源头的本质：它源自那里，且最终必须返回到那里……而即使是最高的禅那主，只能在绝对者可怕神秘面前无知地鞠躬；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有意识存在的顶点，用费希特的话来说：『个体在普遍意识中的融合。』然而有限不能构想无限，也不能应用它自己心智经验的标准；「无意识」和绝对者怎么能有一种本能的冲动或希望达到清晰的自我意识呢？*吠坛多学者绝不承认黑格尔的观点；神秘学家会说黑格尔的观点完全适用于觉醒的「普遍心灵」(MAHAT)，普遍心灵作为不变绝对者的第一个方面，已经投射到现象世界中去了，但从来不会投射到绝对者身上。我们被教导：『精神 (Purusha) 和物质 (Prakriti)，只是那「遍一无二」的两个最原始的方面。』

【*参见施韦格勒 (Schwegler) 的《哲学史手册》，斯特林 (Sterling) 译本，第 28 页。】

能使物质运动的心灵 (Nous) 和活跃的灵魂，存在于每一个原子中、表现在人身上，潜藏在石头里，具有不同程度的力量；这种普遍的「精神-灵魂」渗透于大自然的泛神论思想，是所有哲学概念中最古老的。生命能量 (Archaeus) 既不是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的发现，也不是他的学生范·赫尔蒙 (Van Helmont) 的发现；因为它是同样的生命能量或称「父亲—以太」的局部化，「父亲—以太」是生命无数现象的显化的基础和源头。这类无数的思辨不过是这一主题的变奏，而这一主题在这个原始启示中是最重要的。(见第二部分，《原初质》)

(b) 「无父母」(Anupadaka) 一词，或称无祖先，是一个神秘的名称，在哲学中有几层含义。这个名字通常是指天上的存在，是指禅那主或禅那佛。但由于这些又神秘地对应于人类佛和菩萨，因而被称为「人类 (Manushi) 佛」，后者也被称为「无父母」，因为一旦他们的整个人格融合在他们的第六和第七原则 (或称阿特曼-菩提) 中时，他们就成为「钻石灵

魂」(Vajra-sattvas)，是全然的大师了。「隐藏的主」(Sangbai Dag-po)或称「与绝对合一者」因为自我存在的，因而不可能有父母，并与普遍精神(Svayambhu)† 合一，普遍精神是自性的最高方面。「无父母」阶层的奥秘是伟大的，它的顶点是普遍的「精神-灵魂」，而较低的层次是「人类佛」；甚至每一个被赋予灵魂的人类都是一个潜在状态中的「无父母」。因此，当我们谈到宇宙在其无形体、永恒或绝对状态时，也就是在它被「建造者」塑造之前时，『宇宙过去是「无父母」。』(见第二部分，《原初质》)

【* 金刚(Vajra)，意为钻石持有者。藏语「钻石灵魂」(Dorjesempa)，sempa 指的是灵魂，因而它钻石般刚毅品质指的是它在来世的不可摧毁性。关于「无父母」的解释是在《时轮经》(Kala Chakra)中给出的，这是《甘珠尔》(Kanjur)的秘密部(Gyu(t))中的第一个，是半密传的。它误导了东方学家对于禅那佛及其在尘世的对应物「人类佛」作出了错误的推测。真正的教义在随后的一卷中有所暗示(参见《佛陀的奥秘》)，并将在适当的地方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 再次引用黑格尔的话，他和谢林实际上接受了周期性化身的泛神论概念(人类中「世界精神」的特别投生，如在所有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中所看到的那样)……『人类的本质是精神……只有把自己从有限中剥离出来，把自己交给纯粹的自我意识，他才能得到真理。「基督-人」作为人出现了「神-人」的统一体(如吠坛多和一些不二论所教导个体与普遍意识的统一性)，并在他的死亡和一般的历史中，呈现了精神的永恒历史；这是一段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身上完成的历史，才能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历史哲学》西布里(Sibree)的英译本，第340页。】

第二诗节

评注

1. … 建造者们，也就是显化期黎明 (a) 的发光之子们在哪里呢？… 它们在它们的阿希 (AH-HI，主的、禅那佛的) 超涅槃里的未知黑暗中；而产生形体 (arupa) 和无形体 (rupa) 的是而世界的根源—宇宙空间* (DEVAMATRI) 和自性 (SVABHAVAT) 安息在非存在的极乐中 (b)。

【*「众神之母」阿底提 (Aditi)，或称宇宙空间。在《光辉之书》(Zohar) 中，她被称为王冠 (Sephira)，是众质点 (Sephiroth) 之母，在其隐藏的原初形式被称为「圣在」(Shekinah) 。

(a) 「建设者们」、「显化期黎明之子们」是宇宙的真正创造者；在这个只涉及我们的行星系统的学说中，他们作为后者的建筑师，也被称为七个层面的「守望者」，这七个层面在公开教义里是七大行星，在密传教义中也是我们行星链的七地球或七层面(行星)。第一节的第一句，当提到「七万古」时，它既适用于大劫 (Maha-Kalpa) 或「梵天的(大)时代」，也适用于太阳系沈睡期，以及随后我们行星系统在更高层面上的复活。有很多种沈睡期(可见事物的消溶)，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说明。

(b) 记住超涅槃是至高善 (summum bonum)、是绝对者。除了作为最终的状态之外，它主体性的状态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而只是它层面上的绝对真理 (Para-marthasatya)。正是这种状态使人正确地认识到非存在的全部意义，正如所解释的，非存在就是绝对存在。现在看似存在的一切，迟早会在实在中，并确实在超涅槃的状态中。但是，有意识的「存在」和无意识的「存在」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若超涅槃的状态没有真谛 (Paramartha)、没有自我分析意识 (Svasamvedana) 的话，这不是极乐，而只是单纯的消亡(持续七个万古)。因此，一个放在灼热的阳光下的铁球会被加热，而不

会感受到或认知到热度，但人会。只有当一个人『头脑清醒、不被个性所蒙蔽，吸收多种存在的美德，是致力于集体（整个活跃和有感知的宇宙）的存在。』那个人摆脱了个人存在，融入、并变得与绝对者*合一，并继续完全拥有真谛。

【*因此，在神秘哲学中，「非存在」是「绝对存在」。在后者的信条中，即使是本初佛 (Adi-Budha，最初或最原始的智慧) 在显化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幻觉，因为所有的众神，包括梵天，都必须在「梵天的寿命」结束时死去；其抽象被称为梵 (Parabrahm)，不管我们叫它「无限」(Ensoph)，还是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不可知 (Unknowable)，它是「遍一绝对的」真实。遍一不二的存在是「不二」(ADWAITA)，而其余的都是幻觉，这就是不二论哲学的教导。】

2. …寂静在哪里？感知它的耳朵在哪里？不！既没有寂静，也没有声音 (a)。除了那未认知自身、永无休止的永恒气息 (运动) 外，什么也没有 (b)。

(a) 东方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事物可以停止出现但仍然存在。在这种明显的言语矛盾之下，存在著一个大自然的事实；然而重要的是用头脑去理解它，而不是在言语上争论。有关类似的悖论一个大家都熟悉例子是化学合成物。对于氢和氧在结合成水的过程中，是否会停止存在，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既然氢和氧在水分解的过程中再次被发现，它们一定一直存在；另一些人争辩说，当它们实际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它们必须暂时停止以它们自己的身份存在；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对事物的真实情况形成最模糊的概念，因为此时事物虽已成为他物，但并没有不再是它自己。水的存在对于氢和氧来说，可以说是一种非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比它们作为气体的存在「更真实」；这可能隐约象征在「梵天之夜」时，宇宙进入睡眠状态或停止存在的状

态；而后在新显化期的黎明时，将被唤醒或再次出现，而成为所谓「存在」的状态。

(b) 遍一存在的「气息」只被古老的神秘主义用于描述宇宙起源的精神方面；其他情况就用它物质层面上等价物「运动」来代替。遍一永恒元素、或称容纳元素的载体，是空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无维度的；与之共存的是：永续、原初质(因而不可摧毁)和运动，是绝对的「永恒运动」，即「遍一」元素的「气息」。这种气息，正如所见，永远不会停止，甚至在沈睡期的万古中也不会停止。(参见第二部分的《混沌、神、太阳系》)

但「遍一存在的气息」并不完全适用于遍一无因之因或「一切一存在性」(对比于「一切-存在」的梵天，或称宇宙)。梵天(或Hari)是四面神，在把地从水中升起之后，「完成了创造」，被认为仅仅是工具，而如明确暗示的那样不是理想的起因。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东方学家完全理解《往世书》中对待「创造」的经文的真正含义。

其中，梵天是导致接下来为了「创造」工作而产生的力量的起因。当一个翻译者说：『在这些力量成为真正的原因之后，从他产生出要被创造出来的力量』，也许这么说会更正确：『从它产生将进行创造的力量，并成为(在物质层面上)真正的起因。』除了那一个(无因的)理想的起因，宇宙没有其他可以参照的起因。『值得尊敬的苦行者阿！通过它的力量——即，通过这起因的力量——每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或恰当的本性。』如果在吠坛多和正理论(Nyaya)中，外显特征(nimitta)是有效的起因，对比于物质起因(upadana)，(在数论派(Sankhya)中，原初质暗示了两者的功能)；对于调和所有这些系统的神秘哲学来说，最接它的是吠坛多，正如吠坛多不二论者所阐明的那样，除了「物质起因」外，没有人可以加以推测；在毗湿奴派(Vaishnavas，差别二元论Vasishta-dvaita)的思想中，作为与实际相对立的理念——或称梵和自在主——在已发表的各种推测中

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因为甚至用理型这个词是不当的，因为这个任何人类理性、甚至是开悟者的理性都无法想象的东西是无法描述的。

要认知它自己，就必须有意识和知觉的认知（这两种能力与任何东西关联都是有限的，除了梵）。因此，才说是『不认知自己的永恒的气息』。无限不能理解有限。无边际的与有界限和有条件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在神秘教义中，未知者和不可知的「推动者」，或那「自我存在」，是绝对神圣的本质。因此，作为*绝对意识*和*绝对运动*—对于那些描述这种难以描述的有限感官来说—它是无意识和不可动的。具体意识不能基于抽象意识，就像湿性不能基于水一样，因为湿性是它自身的属性，是其他事物湿性的成因。意识意味著限制和条件；需要被意识到的东西，需要能意识到它的人。但绝对意识包含著认识者、被认识的事物和认识过程，三者都是它自身，都是三者合一。每个人所意识到的东西，不超过自己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恰好被回忆起来的知识一部分；然而，语言是如此的贫乏，以至于我们无法用术语来区分「未活跃思考的知识」和「无法回忆起来的知识」。忘记和不记得是同义词。要找到术语来描述抽象的形而上学事实或差异，并加以区别，是多么困难得多。我们也不能忘记，事物的名称是按照我们假定它们的表象来命名的。我们称绝对意识为「无意识」，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必定如此，正如我们称绝对者为「黑暗」一样，因为在我们有限的理解中，它似乎是相当不可理解的，然而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对这种事物的知觉并不能正确理解它们。例如，我们在头脑中不由自主地区分「无意识的绝对意识」和「无意识」，通过秘密地赋予前者某种不确定的性质，使之对应于我们自己所知的意识，只是在思想所不能达到的更高层面上。但这不是任何一种意识，我们无法将它区别于我们所认为的无意识。

3. 时间还没有到；那光线还没有照进胚芽里(a)；母莲 (MATRI-PADMA) 还没有膨胀(b) 。*

【*一个不具诗意的词，但仍然非常生动。(见第三诗节脚注)】

(a) 「永恒黑暗」之光线一经发出，即成为一束灿烂的光或称生命，并闪烁到「胚芽」中，即世界蛋中的点，以物质的抽象意义上为代表。但是，「点」一词不能理解为适用于空间的任何特定点，因为每一个原子的中心都存在著一个胚芽，而这些共同构成了「胚芽」；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我们的肉体眼睛看不见任何原子一样，这些原子的集合(如果这个术语可以应用于无限的事物的话)构成了永恒的、不可摧毁的物质的本体。

(b) 大自然(在物质和力在物质层面上)双重创造力的象征图形之一是莲花(Padma)，印度睡莲。莲花是热(火)和水(蒸汽或以太)的产物；火在每一个哲学和宗教体系中都代表著神的精神*，是活跃的、男性的、生成的原则；而以太、或者物质的灵魂、火之光，是被动的女性原则，宇宙中的一切都散发于此。因此，以太或水是母亲，火是父亲。琼斯爵士(Sir W. Jones，在他之前还有古老的植物学)证明，莲花的种子含有完全成形的叶子，甚至在发芽之前；这叶子如同它有朝一日它们会长成完美植物的微小版本：以这种方式，大自然就给我们提供了它生产的预先形成的一个标本……所有显花植物的种子都含有已形成的胚芽。†(见第二部分，《莲花作为一个普遍的象征》)。这就解释了『母亲还没有膨胀』这句话；在古老的符号学中，这种莲花形式通常作为内在的或根源理型。

【*甚至在基督教中也是如此。(见第二部分，《原初质和神圣思想》)】

【†《异教徒的宗教》“The Heathen Religion”, Gross, 第 195 页。】

此外，莲花是一个用以比喻太阳系本身和人类的一个非常古老和受喜爱的方式。普遍理由是，首先，刚刚提到的事实，即莲花种子本身就含有未来植物的一个完美的缩影，它代表了所有事物在尘世上物质化之前，精神原型都存在于非物质的世界中。其次，莲花是在水中生长的，它的根在泥土(原初质)中，并将它的花在空中伸展。因此，莲花象征著人类的生命，也象征著太阳系的生命；因为《秘密教义》教导我们，这两者的元素

是相同的，而且都在朝著相同的方向发展。沈在泥里的莲花的根代表著物质的生命，浮在水里的茎代表著在星光界的存在，而浮在水面上绽放的花象征著精神存在。

4. 她的心还没有打开以让那一光线进入，从而让三落入四，落在幻觉的膝上(a)。

(a) 原初质还没有从它的前宇宙潜伏期过渡到分化的客体性，甚至还没有成为科学上(到目前为止对人类而言)不可见的原质。但是，随著时间的到来，它开始接受神圣思想(逻各斯(Logos)，或世界之魂与阿赖耶的男性面向)的宇宙电印记——它的心打开了。它进行分化，使三(父、母、子)被转换成四。这就是「三位一体」和「无染始孕」这双重奥秘的起源。神秘主义的第一个基本教义是普遍统一性(或同质性)的三个面向。这就导致对神的一种可能的概念；尽管神作为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对于有限的智力来说，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如果你想要相信在植物根内运作的力量，或想要想象隐藏在土壤下面的根，你就必须想到它的茎或干，想到它的叶和花。你不能想象那种独立于这些事物之外的力量。只有通过生命之树才能了解生命…』(《瑜伽戒律》)。如果我们眼前没有具体的东西来包含这种统一性，*绝对*一体性的概念就会在我们的概念中完全被打破。神是绝对的，必须是无所不在的，因此没有一个原子不被包含在「它」自己里面。树根、树干和它的许多分支是三个不同的物体，但它们是同一棵树。卡巴拉主义者说：『神是一，因为它是无限的。它是三重的，因为它一直在显化。』这种显化是三重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它要求，每一个自然物体要成为客体的话需要三个原则：缺如、形式和物质。*在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心目中，所谓的「缺如」，就是神秘主义者所说的在星光界流质印记下的原型，而星光界流质是世界之魂的最低层面和世界。这三种原则的结合取决于第四种原则，即从不可及的顶点辐射出来的生命，成为存在显化层面上普遍扩散的本质。而这个四元组(父、母、子，以及他们作

为一个整体，形成四元组，作为一个活跃显化)是导致始胎无染的方法，这是非常古老的观念，现在终于结晶成基督教会的教条，它具体化了这个超越任何常识的形而上学观念。因为只有透过阅读《卡巴拉》，研究它的数字学解释方法，才能找到那一教条的起源。它是纯粹的天文学、数学和卓越的形而上学：大自然中的男性元素(由男性神灵和逻各斯拟人化—维拉杰 (Viraj) 或梵天；赫鲁斯 (Horus)，或奥西里斯 (Osiris) 等等。)是「通过」一个纯洁源头诞生，而不是来自于它；「纯洁源头」被拟人化为「母亲」。这个有母亲的男性不可能有「父亲」，因为抽象的神是无性的，甚至不是存在而是存在性，或生命本身。让我们用《量测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 作者的数学语言来描述这一点。谈到「人的度量」和他的数值(卡巴拉的)，他写道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它被称为人的度量，甚至耶和华的度量，是通过以下这种方式得到的，即 $113 \times 5 = 565$ ，而值 565 可以放在表达式 $56.5 \times 10 = 565$ 下。在这里，人的数字 113 变成了 56.5×10 的因数，而(卡巴拉)对最后一个数字表达式的解读是 Jod、He、Vau、He 也就是耶和华 (Jehovah) … 将 565 扩展到 56.5×10 是为了显示男性 (Jod) 从女性 (Eva) 原则中散发出来；或者，可以说，从纯洁源头产生了一个男性元素，换句话说，无染受孕。』

【* 差别不二论 (Visishtadwaita) 哲学的吠坛多学者会说，尽管梵是唯一独立的真实，但梵与其三元组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三，「梵、阿特曼 (Chit)、无我 (Achit)」最后两个是依赖性的真实而无法独立存在；或者，更清楚地说，梵是那基质—不变的、永恒的、不可认知的—而阿特曼和无我是其性质，正如形体和色彩是任何物体的性质一样。两者是梵的衣服或身体，或更确切地说是属性 (Sarira)。但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会找到很多话来反对这一主张，吠坛多不二论者也会如此。】

根据灵视者们的说法，在神圣层面上发生的奥秘如此在尘世上重演。纯洁的天上圣母(或称未分化的宇宙原质，无限性的物质)的「儿子」在尘

世上重生，并作为尘世夏娃的儿子，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人类。夏娃即我们的母亲地球，而耶和华 (Jod-he-vau-he) 是雌雄同体的。巨观来看，儿子就是整个太阳系；微观来看，他就是人类。三元组或三角形变成了「十点三角形」(Tetraktis)、是神圣的毕达哥拉斯数、完美的正方形和尘世上的六面立方体。「大脸者」(Macroprosopus) 现在是「小脸者」(Microprosopus)；或者，正如卡巴拉主义所说，「亘古常在者」降临在亚当·卡蒙 (Adam Kadmon) 以作为他的载体来显化，被转化为四字神名。它现在「幻觉的膝上」，即大幻觉，在它自己和真实之间有星光界流质，是人类有限的感官的大欺骗者；除非通过胜义谛的知识才能被拯救。

5. 那七个(儿子们)还没有从光之网中生出来。只有黑暗作为「父亲—母亲」，即自性，而自性在黑暗中 (a)。

(a) 在这里所述的各节中，此秘密教义主要是与我们的太阳系、特别是与我们的行星链有关，即使不是全部。因此，「七个儿子们」是我们行星链的创造者。这一教导将在以后作更全面的解释。(见第二部分，《创造之众神的神学》，Theogony of the Creative Gods)。

自性是充满宇宙的「可塑本质」，是所有事物的根源。可以说，自性是佛教对于在印度哲学中称为抽象原初质的具体方面。它是灵魂的身体，如同以太之于阿卡莎 (Akasa)，后者是前者的传讯原则。中国的神秘主义者把它作为「存在」的同义词。在龙树的《壹输卢迦论》(Ekasloka-Shastra) 中，据说「Yeu」的原词是「存在」或「给予自身基质的基质」(Subhava)，也被他解释为「没有行动和有行动」、「没有其自身性质的性质」。「自性」(Svabhavat，源自 Subhava) 由两个词组成：「美丽」、「英俊」、「好的」(Su)；「本体」(Sva)；以及「存在」或「存在的状态」(bhava)。

6. 这两个是胚芽，而胚芽是「一」。宇宙仍然隐藏在神圣思想和神圣胸怀中。

「神圣思想」并不意味着神圣思想家的想法。宇宙不仅在过去、现在、未来(这只是有限思考的有限想法)，而是在整体上是绝对存在(Sat)、是过去和未来在永恒的现在中结晶，是那思想本身反映在次级或显化的起因中。梵(中性)作为帕拉塞尔苏斯的「伟大奥秘」，对人类心灵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奥秘。梵天是「男性-女性」，它的面向和拟人化的映像，对于盲目信仰的知觉是可以想象的，尽管会被人类的智力所拒绝，当人类智力达到其大多数时。(见第二部分，《原初质和神圣思想》)

因此才说在创造的序言中，或者说在宇宙演化的开端，宇宙或称「儿子」仍然隐藏在「神圣思想」中，而「神圣思想」还没有渗透进「神圣胸怀」。注意这个观点是所有关于纯洁圣母所生「神之子们」的寓言起源以及根本。

第三诗节

评注

1. … 第七个万古的最后一次振动在无限中震颤 (a) 。母亲从内而外扩展膨胀，像莲花的花苞 (b) 。

(a) 「第七个万古」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将那不可分割的进行了分割，在神秘哲学中是神圣的。这将无限的永续分为无条件地永恒、普遍的时间和有限制的时间(Khandakala)。一种是无限时间 (Kala) 的抽象或本体；另一种是它周期性地出现的现象，如「普遍心灵」(Mahat，受显化期持续时间限制的普遍智性) 产生的效应。在某些学派中，普遍心灵是由未分化基质(Pradhana，是大自然之根、或原初质的周期性方面) 的「最初诞生者」，而这(未分化基质) 被称为「幻觉」(Maya)。在这方面，我相信，密传的教学不同于不二论和差别不二论学派的吠坛多教义。因为它说，虽然本体原初质是自我存在的，且没有任何起源一简而言之，是无父母的(Anupadaka，与梵合一)；而宇宙物质(Prakriti) 作为它的现象是周期性的，因而没有比前者更非幻觉性。因而普遍心灵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只是灵知知识(Gnana 或 gnosis)、智慧或逻各斯的「最初诞生者」，只是从绝对的梵(NIRGUNA，遍一实在，「缺乏属性和品质」；见《奥义书》) 所映像的幻象；而在某些吠坛多的学者看来，普遍心灵是宇宙物质的显化。

(b) 因此，「第七个万古的最后一次震颤」是「预先注定的」，且并非由特别的神所预定的，而是凭借著永恒不变的法则而发生的；这一法则导致了活动和休息的巨大时期，用图像化与诗意的方式称为「梵天之昼与夜」。「母亲」在别处称为「空间之水」、「普遍母体」等等，而「母亲从内而外」的扩展，并不是指从一个小的中心或焦点的扩展，而是指从无

限的主体性发展为无限的客体性。『(对我们来说)永恒不可见的和非物质的基质存在于万古之中，并且它将它周期性的影子从自己的层面投射到幻觉的膝上。』这意味著，这种扩张不是规模的增加，因为无限扩张不可能是变大的，而是一种情况的改变。它「像莲花的花苞一样绽放」；因为莲花在种子中时不仅是一个微型胚胎(一种物质特性)，而且它的原型还以一种理型形式出现在星光界流质中，持续存在于显化时期的「黎明」到「黑夜」；就像这个客体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从人类到蠕虫，从大树到最小的草叶。

所有这一切，教导我们所谓隐藏的科学，不过是暂时的映像，是神圣思想中，那永恒理型原型的影子；「永恒」这个词，再次值得注意的是，站在这里仅仅是「万古」(AEon)的意思，正如我们所谓显化期似乎贯穿于无穷无尽活动周期之中，但它仍然有限的。而显化期(Manu-Antara)的真正密传意义是什么呢？在密传上，它的意思是「在两个摩奴之间」，而每一个「梵天之昼」里有十四个摩奴，这样的「白昼」由一千个由四个时代的集合所组成，或者说是一千个「大时代」(Mahayugas)。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摩奴」这个词或名称。东方学家及其词典告诉我们，「摩奴」一词来源于词根「思考」(Man)；因而意思是「会思考的人」。但是在密传上，每一个摩奴作为他特殊周期(或轮次)的拟人化保护者，只是「神圣思想」的拟人化理型(如同赫尔墨斯的「皮曼德」(Pymander))；因此，每一个摩奴作为特殊的神，创造和塑造了所有在他自己的存在周期、或称显化期中出现的事物。宇宙电负责执行摩奴(或禅那主)的差使，并使理型的原型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也就是说，从本体到最低现象的所有层面，以降序的方式逐渐跨越，最终发展为完全的客体性，即幻觉的极致，或者最粗糙的物质。

2. 此振动掠过，用它敏捷的翅膀(同时)触及整个宇宙和处在黑暗中的胚芽：这黑暗在沈睡的生命之水上呼吸(移动)(α)。

(a) 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单体也象「胚芽」一样处在孤独和黑暗中。黑暗的「气息」在「沈睡的生命之水」上移动，此水是一种具有潜在精神的原始物质，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一章。它的原型是婆罗门教的那罗延(Narayana，水上的移动者)，他是东方神秘主义者所谓无意识一切(或称梵)的永恒气息的拟人化。生命之水，或称混沌，是象征主义中的女性原则，在我们的心灵视野中，是潜藏著精神和物质的真空。这就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在他的导师留基伯(Leucippus)之后断言的，一切原初的原则都是原子和一个真空，后者指的是空间而非空无一物的真空，正如逍遥学派和每一位古代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大自然憎恶真空。』

在所有的宇宙生成论中，「水」扮演著同样重要的角色。它是物质存在的基础和源泉。科学家们误认为「水」这个词是指某一东西，即氧和氢的明确化学组合；然而神秘主义者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并在宇宙起源的使用上具有形而上学和神秘的含义。冰不是水，蒸汽也不是水，尽管这三种物质的化学成分完全相同。

3. 「黑暗」辐射出光，而光把一束单独的光线投进水中、进入母亲的深处。光线穿过「处女-蛋」；光线使永恒的蛋震颤，并落下非永恒(周期性)的胚芽，凝结成世界蛋(a)。

(a) 落入母亲深处的单独光线可以视为神圣思想或神圣智性，使混沌怀孕。然而，这发生在形而上学抽象的层面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抽象的东西在那个层面是实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处女-蛋」是抽象的「蛋性」，或者是能够通过受精而发育的能力，是永恒不变的。就像鸡蛋在落下来之前已受精一样；因此，当这个非永恒的周期性胚芽，在象征主义中后来成为世界蛋；当它从这个象征中出现时，它自身就包含了所有宇宙一切的「承诺和力量」。虽然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抽象、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但它确实表明无限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概念。它将太阳系的画面呈现在我们心智的眼前，太阳系从无边无际的空间中浮现出

来，这个宇宙在客体显化上是无尽的、在尺度上也是没有岸边的。蛋的比喻也表达了神秘学所教导的一个事实：从原子到星球，从人类到天使，万物显化的原始形体都是球状的，这个球体在所有民族中是永恒和无限的象征，即一条蛇吞下了它的尾巴。然而，要理解它的意义，必须从它的中心来看待它。视野或思维的范围就像一个球体，其半径从一个人自我往各个方向展开，并延伸到空间，打开了周围无限的景色。它是帕斯卡 (Pascal) 和卡巴拉主义者象征性圆圈，「它们的中心无处不在，而圆周不在任何地方」，形成这个标志的复合概念。

「世界蛋」也许是最普遍采用的象征之一，在精神上、生理和宇宙学的意义上具有高度暗示性。因此，它存在于每一个「世界—神谱」中，在那里它主要与蛇的象征联系在一起；后者在哲学和宗教象征中无处不在，是永恒、无限、再生和复兴以及智慧的象征。(见第二部分。《对于树、蛇和鳄鱼的崇拜》) 蛋的奥秘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力，看起来是自我生成和进化，因而以微型的方式重复著宇宙进化的过程；而这两者的进化都是源自看不见的创造精神所涌出的热量和水分，进而充分展示选择这个图形符号是合理的。「处女蛋」的微观宇宙象征对应于宏观宇宙原型「处女母亲」，或称混沌、原始深渊。男性创造者(无论以什么名字)从处女女性中诞生，即纯洁的根经由光线来使之结果。那些精通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人，谁能看不出它的暗示性呢？宇宙作为接受性的大自然，是一个受孕的蛋，但仍保持纯洁；它曾经被认为是无边无际的，被描绘为卵形。而金蛋被七种自然元素所包围(以太、火、气、水)，「四个已备好，三个在秘密中」。这可以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找到，在那里元素被翻译成「外膜」，且增加一个秘密的元素：我执 (Aham-kara，见威尔逊的《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40 页)。原始文本没有我执；它提到了七个元素，但没有指明最后三个(参见第二部分，《世界蛋》)。

4. (然后) 那三者 (三角形) 落入四 (四元组)。发光的本质变成了七个在内、七个在外 (a)。这颗发光的蛋 (金蛋)，本身就是三 (梵天或毗瑟奴的三重本质，是三个状态 (Avasthas))，凝结在乳白色的凝乳中，遍布母亲的深处，即生长在生命海洋中的根 (b)。

(a) 我们必须解释几何数字的使用，以及所有古代经文 (见《往世书》、埃及纸莎草卷、《死者之书》，甚至《圣经》) 中对数字的频繁暗示。在《德基安之书》中，就像在《卡巴拉》中一样，有两种数字需要研究：一般数字，通常是简单的掩饰；以及神圣数字，其价值被那些通过启蒙的神秘主义者所知。前者只是一种传统的符号，后者是所有符号的基本符号。也就是说，一个纯粹是物质的，另一个纯粹是形而上学的，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就像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是遍一基质的两极。

正如法国文学不自知的神秘主义者巴尔扎克 (Balzac) 在某处所说的那样，数字对于心智如对于物质一样：『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媒介；』 (也许对世俗的人来说是这样，但对于受启蒙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正如这位伟大的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数字是一个实体，同时也是一种从他所称的

「神」而我们称之为「一切」所散发出的气息；此气息能组织物质的太阳系，『而「无」通过神获得它的形体，这数字产生的结果。』近一步引用巴尔扎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是有启发性的：——

『最小的创造物和最大的创造物不都是由数字来区分它们的数量、质量、尺寸、力量和属性吗？数字的无限性已被我们的心智证明了，但却没有物质上的证明。数学家会告诉我们，数字的无限性是存在的，但不能被展示。神是一个被赋予了运动的数字，它能被感觉到但不能被展示。

「一」开始了数字，而它与数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数字的存在依赖于「一」，虽然它没有任何数字，却产生所有数字……什么！你既不能测量神给你的第一个抽象概念，也不能掌握它，你难道会希望散发自神的神秘科学的奥秘能服从于你的测量吗？……如果我把你们投入「运动」的深

渊，即组织众数字的力量时，你们感觉到什么？如果我再说，*运动和*数字*是由「话语」产生的，你会怎么想？这「话语」是先知*和预言家们的最高理智，他们在古时候感觉到神的强大的气息，是天启**的见证人。』*

【*确实是产生「数字」，但绝对没有产生「运动」。在神秘主义中，是*运动*产生了逻各斯，即「话语」。】

(b)「发光的本质凝结并遍布空间的深处」。从天文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它是「银河系」，是「世界—材料」，或原初物质的最初形式。然而，从神秘科学和象征主义的观点来看，只用几句话甚至几行话来解释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是最复杂的象形文字。这里包含著十几个象征。首先，神秘物体*的整个万神体系，各自都有特定的神秘含意，都是提炼自印度众神寓言性的「海洋的搅动」。从这个「牛奶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除了有生命之水或称不朽之水 (Amrita) 外，也有「丰饶之牛」 (Surabhi)，或称为「牛奶和凝乳的源泉」。因此，人们普遍崇拜母牛和公牛，前者是生产性的力量，后主是大自然的生成力量：这些象征与太阳众神和宇宙众神联系在一起。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十四件珍贵的东西」的具体性质仅在第四启蒙时才被解释，而不能在这里给出；但以下情况可能值得注意。在《百道梵书》 (Satapatha Brahmana) 中，据说「牛奶海洋」的搅动发生在撒提亚时代 (Satya Yuga)，这是紧随「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时代。然而，无论是《梨俱吠陀》还是《摩奴法典》都没有提到这种洪水，而两者都在毘婆斯婆多 (Vaivasvata) 的「大洪水」之前，也就是第四种族的大部分；很明显，它不是「大」洪水，也不是带走亚特兰蒂斯的大洪水，甚至也不是诺亚的大洪水。这种「搅动」与地球形成之前的一段时期有关，与另一种普遍的传说直接相关，且在其各种矛盾版本最终形成了基督教「天上之战」和「天使的堕落」的教条 (见第二卷，以及《启示录》第 12 章) 《梵书》因其在同一主题上有著不同版本，且往往相互冲突而受到东方学家的指责；然而是非常神秘的作品，因此被故意当作掩饰使

用。它们被允许为公共用途和财产而存在，只是因为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大众绝对无法理解的。否则，它们早在阿克巴 (Akbar) 时代就不再流通并消失。

【*「十四件珍宝」。这个故事或寓言可以在《百道梵书》和其他书中找到。山伏 (Yamabooshi) 作为日本的佛教神秘科学，拥有「七珍宝」。我们后面会再提及。】

5. 根还在，光还在，凝乳还在，而欧伊阿欧呼 (OEAOHOO) (a) 仍然是一 (b) 。

(a) 欧伊阿欧呼在评论中被定义为『众神之「父-母」』，或者是「六者合一」，或者是产生一切的七重根源。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这七个元音的重音在哪，它们可以被读成一个或三个音节，甚至在字母 "o" 后面加一个 "e" 变成七音节。就算给出了这个神秘名字，若没有彻底掌握它三重的发音方式，它也永远不会起作用。

(b) 这是指所有活著的存在事物的不可分割性，不论处于活跃或被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欧伊阿欧呼是「一切的无根之根」；因此，与梵相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是显化遍一生命的一个名字，即永恒活跃的统一性。如前所述，「根」是指纯净认知 (Sattva) *，永恒 (Nitya) 无限制的实在或「绝对实在」(SAT、Satya)，不管我们称它为梵或原初质，因为这是「一」的两个方面。「光」是同样无所不在的精神光线，它已经进入了神圣的蛋并使之受孕，并驱使宇宙物质开始它的漫长一系列的分化。凝乳是第一次分化，且可能也指被认为是「银河系」起源的宇宙物质—即我们所知道的物质。根据原初禅那佛的启示，这种「物质」在宇宙的周期性睡眠中，是完美菩萨之眼所能感知到的最稀薄的东西—这个物质，根本而冷静的，在宇宙运动的第一次觉醒时分散在空间中；从地球上看上去一团一团的，好像稀牛奶里的凝乳。这些是未来世界的种子，是「恒星材料」。

【*认知的起源是萨埵 (Sattva)，它是商羯罗 (Sankara acharya) 所谓的安塔卡拉那 (antahkarana)。他说：『通过牺牲和其他圣化行动而使它更精细化。』在《广森林奥义注》第 148 页中，商羯罗说「纯净认知」意为智性 (buddhi) —这个词的常见用法。(”The Bhagavatgita with The Sanatsugatiya and The Anugita” translated by Kashinath Trimbak Telang, M.A.; edited by Max Muller.) 无论不同的学派给这个术语什么意思，无著 (Aryasanga) 学派的神秘学生将萨埵意指为双重的单体(「阿特曼-菩提」)，而在这个层面上的「阿特曼-菩提」对应于更高层面上的梵和原初质。】

6. 生命的根在不朽海洋 (Amrita) *的每一滴水里，这个海洋是辉煌光明，是火、热和运动。黑暗消失了且不再存在。†它消失在自己的本质里，这是火和水的身体、是父亲和母亲的身体 (a)。

(a) 黑暗的本质是绝对的光，黑暗被恰当的用来比喻性的描述宇宙在沈睡期期间，或者是在我们有限的心智看来是绝对静止或非存在的时期。这里所说的「火」、「热」和「运动」，当然不是物理科学的火、热和运动，而是这些物质显化的要素其根本上的抽象、本体或灵魂——正如现代科学所承认的那样，「在它们之内的东西」完全躲过了实验室仪器的测量，甚至连头脑也无法掌握，尽管头脑无法避免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物的基本要素必然存在。火和水，或父亲‡和母亲，在这里可以视为神圣的光线和混沌。『混沌在与精神的结合中获得感知，发出愉悦的光芒，从而产生了原初神(最初诞生的光)，』在赫尔墨斯的一个残篇如此说道。达马希乌斯 (Damascius) 在《神谱》中称它为「万物的处置者」(Dis)。(参见科里的《古代残篇》，第 314 页)。

【*「不朽性」(Amrita) 。

【†见本诗节评注 1 。

【‡见「观世音」。这里不能给出文本中的真实姓名。】

根据玫瑰十字会的信条，「光和黑暗本身是相同的，只有在人的心智中才能被区分」，这是世俗的人也曾部分正确的处理和解释；且根据罗伯特·弗拉德 (Robert Fludd) 的说法：『黑暗采用照明，以使自己可见。』（《论玫瑰十字会》）根据东方神秘主义的信条，黑暗是真实的实在，是光明的基础和根本；没有黑暗，光明就不能显化，甚至不能存在。光是物质，而黑暗是纯洁的精神。黑暗，在其根本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是体观的、绝对的光；而后者在其所有看似的光辉和荣耀中，只是一堆影子，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是永恒的，而只是一种幻觉。

即使在令人困惑和困扰科学的《创世记》中，光也是从黑暗中创造出来的，且『黑暗在深渊的表面』（《(创世记》1-2），而非反过来。在他（黑暗中）有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总有一天，人类的眼睛会睁开；这样，他们就能更加明白《约翰福音》中有一节说：『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不明白。』他们到时候就会知道，「黑暗」这个词并不适用于人的精神视力，而实际上适用于「黑暗」这个绝对者，它不能理解（不能认识）短暂的光，无论它对人的眼睛多么超然。魔鬼是神的倒影。魔鬼现在被教会称为黑暗，然而在《圣经》中，他被称为「神之子」（见《约伯记》）、被称为清晨明亮的星一路西法（见《以赛亚书》）。从混沌深处跳出来的最初大天使名叫路西法 (Lux)，是「明亮的黎明之子」，或指显化期的黎明。他被教会转变为路西法或撒旦，因为他比耶和华更高等且更古老，因而必须被新教条牺牲掉。（见第二部。）

7。看哪，哦弟子！*两者诞生的发光孩子，有著无与伦比的灿烂辉煌，此明亮空间是黑暗空间之子，它从伟大黑暗之水的深处中出现。它是欧伊阿欧呼，年轻者，‡（评论：你现在所知的观世音。）(a)。他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他是智慧的炙热神圣之龙。这「一」是「四」，「四」带给自己「三」，结合就产生了「七」，其中七者成为三重的十 (TRIDASA) ‡ 的群众和众生 (b)。看哪，他揭开了面纱，并将它从东到西展开。他关闭

上，让下层被视为大幻象。他又为发光者（星星们）标记位置，使上层（空间）变为无岸的火海，而使那遍一显化（元素）变成伟大之水（c）。

【* 弟子（Lanoo）是一个学生，是一个研究实践神秘主义的门徒。】

【† 3 乘以 10 (30)，使用整数表示吠陀众神，或更准确地说是 33，这是一个神圣的数字。他们总共是 12 位阿迭多（Adityas）、8 位瓦苏（Vasus）、11 位楼陀罗（Rudras）和 2 位阿湿波（Aswins），后者是太阳和天空的孪生儿子。这是印度万神体系的根源数字，而印度万神体系列举了 3.3 亿个众神和女神。】

（a）『明亮空间，是黑暗空间之子，』对应的是在新「黎明」的第一次震颤时，光线落入宇宙深处，它从那里重新出现，分化为年轻者欧伊阿欧呼（「新生命」），以成为万物的胚芽，一直到生命周期的尽头。他是『无形体的人，他在自己里面包含著神圣理型』，是光和生命的创造者，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曾如此说。他被称为「智慧的炙热之龙」，因为，首先，他是希腊哲学家所谓的逻各斯，是神圣思想的话语（Verbum）；其次，因为在神秘哲学中，这是第一个显化，是普遍智慧的综合或集合体，即「儿子之子」，欧伊阿欧呼，在他自己里面包含了七重创造性群众（众质点），因此是已显化智慧的本质。『沐浴在欧伊阿欧呼之光中的人，永远不会被幻觉的面纱所欺骗。』

观世音（Avalokiteshwara）是一个雌雄同体的神，如同古代的四字神名和所有的逻各斯们*。只有在中国的一些教派他才被拟人化，并被赋予女性的属性†；而在他的女性方面成为了观音，慈悲女神，被称为「神圣声音」。后者是西藏和中国普陀岛的守护神，而这两个神都有许多寺庙。（见第二部分，《观世音和观音》）。

【* 因此，古代所有的高等众神在成为「父亲」之前都是「母亲之子们」。逻各斯们如同庇朱特（Jupiter）或宙斯，是「克洛诺—萨图恩」

(Kronos-Saturn) 之子，是「无限时间」(Kala)，在其起源中被表示为「男性-女性」。据说宙斯是「美丽的处女」，而维纳斯长著胡子。阿波罗最初是双性别，在《摩奴》和《往世书》中的「梵天—瓦克」(Brahma-Vach) 也是如此。奥西里斯能与伊希斯互换，荷鲁斯是两双性的。最后，圣约翰在《启示录》中看到逻各斯的异象是雌雄同体的，因为他被描述为拥有女性的乳房，而逻各斯现在与耶稣联系在一起。四字神名=耶和華也是如此。但密传学说中有两种观世音；即第一和第二**逻各斯**。】

【†在我们的政治和科学时代，任何宗教符号都难逃被亵渎甚至被嘲笑命运。在印度南部，作者看到一个皈依的土著在耶稣雕像前献上祭品，耶稣穿著女人的衣服，鼻子上戴著戒指。当我们问这个装扮是什么意思时，得到的回答是，他将「耶稣-玛利亚」混成了一个，而且是得到了神父的许可，因为这位热心的皈依者没有钱去买两个雕像、或非常恰当的称为「偶像」，一个路过而没有皈依的印度教徒这么说。这在一个教条的基督徒看来是亵渎神明的，但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必须把逻辑之掌授予这位皈依印度教的人。灵知里的密传克里斯托斯当然是无性的，但是在外传的神学中他是男性和女性。】

【‡诺斯底派的索菲亚，是「智慧」，是八元神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是阿底提(Aditi)和她的八个儿子)，是圣灵和万物的创造者，如古代体系所述。「父亲」是一个更晚的发明。最早显化的逻各斯在各个地方都是女性，是七大行星力量之母。】

【§ 参见埃德金斯(J. C. Edkins)牧师的《中国佛教》，他总是给出正确的事实，尽管他的结论常常是错误的。】

(b)「智慧之龙」就是那「一」(Saka或梵语Eka)。奇怪的是，耶和華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也应该是一(Echod)。拉比(Rabbins)们说：『他的名字叫作一(Echod)』。语言学家应该决定，语言和象征这两者谁是从谁衍生出来的。确定不是梵语吗？古人使用「一」和龙的这个表达，与他们各

自的逻各斯有关。耶和华在密传上(如同埃洛希姆)也是引诱夏娃的蛇或龙，而「龙」是「星光界流质」(原初原则)的古老象征，是「混沌的智慧」。古代哲学不认为善或恶是一种根本的或独立的力量，而是开始于「绝对一切」(永恒的普遍完美)，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从纯光逐渐凝结成形体，从而成为物质或称恶。早期无知的基督教神父们把这种象征(龙)的哲学和高度科学化的想法，贬低为一种被称为「魔鬼」的荒谬迷信。他们从后来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那里学来了这个词，而后者在印度教的天神(Devas)中看到了魔鬼或邪恶，因此「邪恶」(Evil)这个词在每种语言中，通过双重变形变成了「恶魔」(D'Evil, Diabolos, Diable, Diavolo, Teufel)。但是异教徒总是在他们的象征中表现出哲学上的歧视。蛇的原始象征是神圣智慧和完美，一直代表著心灵上再生和不朽。因此赫尔墨斯称蛇是最具精神性的存在；摩西在赫耳墨斯的智慧中受启蒙，因而同样的可见于《创世纪》；斯诺替派的蛇头上有七个元音，是七重创造者或行星创造者的七个阶层的象征。因此，印度蛇舍沙(Sesha)或阿难陀(Ananta)代表「无限」，是毗瑟奴的一个名字，他的第一个在原始之水中的载具(Vahan)就是这条蛇*。然而，他们都区别善与恶的蛇(卡巴拉的星光界流质)，善蛇是神圣智慧在精神领域的化身，恶蛇是在物质层面的化身。†耶稣接受蛇作为智慧的同义词，这也是他教导的一部分，他说：『你们要像蛇一样有智慧。』『起初，在母亲成为「父亲—母亲」之前，这条火龙独自在无限中移动』(《蛇后之书》(Book of Sarparajni))。《爱达罗氏梵书》称地球为「蛇后」和「能动万物之母」。在我们的地球变成蛋形之前(宇宙也是如此)『一条长长的宇宙尘埃(或火雾)的轨迹，像空间中的蛇一样移动和扭动。』『神的精神在混沌上移动』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象征，它的形状是一条火蛇，在原初水域上喷火和发光，直到它孵化出宇宙物质，并使它呈现出一条蛇的环状，将尾巴含在它嘴里—它不仅象征著永恒和无限，而且还象征著宇宙中所有物体的球状形状，它们都是由那火雾形成的。宇宙以及地球和人类，都周期性地像蛇一样脱掉旧皮，休息一段时间后换上

新皮。蛇毫无疑问与毛虫和蛹相比，也是一种同样优美、更具诗意的形象。蝴蝶就是从蛹中萌发出来的，蝴蝶是希腊普赛克 (Psyche) 的象征，即人的灵魂。「龙」也是埃及人和诺斯替派的逻各斯。在《赫尔墨斯书》中，皮曼德 (Pymander) 这个西方大陆中最古老、最具精神性的逻各斯，在赫尔墨斯看来是一条「光、火、火焰」的火龙。皮曼德身为被拟人化的「神圣思想」说：『光是我，我是心灵 (或摩奴)，我是你的神，我比从影子 (「黑暗」，或隐藏的神) 中逃脱的人类原则要古老得多。我是思想的萌芽，是光辉的**话语**，是神之子。这样在你所看见和听见的一切，都是主的**话语**，是思想 (普遍心灵 Mahat)，是神，是父。‡天上的海洋，以太 … 是父亲的气息、赐与生命的原则、母亲、圣灵 … 因为这些并非分开的，而他们的结合就是生命。』

【*然而，就像众**逻各斯**和众力量阶层一样，不同「蛇」必须区别开来。「毗瑟奴的卧床」舍沙或阿难陀是一种寓言抽象，象征著空间中的无限时间，它包含著胚芽，并周期性地散发出这种胚芽的开花，即**显化的宇宙**；然而，诺斯替派的蛇 (Ophis) 在它的七个元音中包含了与古老教义中**欧伊阿欧呼**的相同三重象征，即作为一个、三个和七个音节；对应于遍一未显化的**逻各斯**、第二个是显化的**逻各斯**，即三角形具体化为四元组或四字神名，最后是后者在物质层面上的光线。】

【†星体界流体或古代异教徒所谓的以太 (因为星光界流质的名字相当现代) 是「精神—物质」。从纯粹精神层面开始，当它下降时变得更加粗大，直到它在我们的层面上变成**幻觉**或诱人和欺骗的蛇。】

【‡这里所说的「神、父亲」，是指人与太阳系的第七原则，这一原则的存在与本质 与第七宇宙原则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希腊人的**逻各斯**，以及密传佛教的**观世音**。】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古老秘密教义的确切回响，正如现在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后者并没有将「父亲」放在首位或认为代表生命进化，而是将他

排在第三位，是「母亲之子」；「一切永恒而不断的气息」才是放在首位且代表生命进化。《商羯罗精华》(Sankhya Sara) 说：『普遍心灵(觉悟、思想等)在以梵天或湿婆的形式显化之前，是以毗瑟奴的形式出现；因此，普遍心灵有多个方面，就像迦路斯一样。普遍心灵在最初创造中被称为主，且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认知或神圣思想；但是，『那最初产生的普遍心灵(后来)被称为我执，当它以「我」的身份诞生时，这被称为第二创造。』(《随歌》(Anugita)，第 26 章)。一位翻译者(是一位有能力、有学问的婆罗门，而不是欧洲东方学家)在脚注中解释道：『即，当普遍心灵发展成自我意识的感觉时——即「我」——它就被冠以我执的名字。』若将这翻译成我们密传术语，意思是当普遍心灵被转化为人类的心灵(或甚至是有限众神的心灵)，并成为自我(Aham)。为什么它被称为第二创造的心灵(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是第九创造、是鸠摩罗(Kumara)的创造)将在卷二中解释。「火之海」就是超星光界流质(即本体)，来自根源的最初辐射；根源即原初质，是未分化的宇宙基质，而后成为星光界物质。它也被称为「火蛇」，如上所述。如果学生记住以下事实，那么最初和主要遇到的困难就会消失，就可以掌握神秘宇宙论了：只存在著遍一元素，那就是无限的、未诞生的、不死的，并且其他一切(现象的世界里)只不过是那个「一」的许多分化方面和变化(它们现在被称为关联)，包括从宇宙到微观宇宙的效应、从超人类到人类再到次人类，总之，是客体存在的总体性。* 所有的卡巴拉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不管东方和西方，都认识到(a)「父亲—母亲」与原初以太或阿卡莎(Akasa，星光界流质)相同†；和(b)它在进化出「儿子」宇宙电(Fohat)之前拥有同质性。『宇宙电硬化并散播了七兄弟』(《德基安之书》第三部)；这意味著原初电实体(东方的神秘主义者坚持电是一个实体)电化而成为生命，并将原初物质或称创造前物质分离成原子，原子本身就是所有生命和意识的来源。『存在著一种独特于所有形体和生命的普遍媒介，叫做「生命流体」(Od、‡ Ob 和 Aour)，有活跃也有被动的，有正极也有负极的，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它是创造的最初

光。』(艾利冯斯·李维的《卡巴拉》):—原初埃洛希姆的最初光—亚当,「男性和女性」—或者(科学上的)电和生命。

【* 埃及神谱和印度神谱一样,都有一个隐藏的神,也就是那个「一」,也有具创造力、雌雄同体的神。因而舒(Shoo)是创造之神,而奥西里斯(Osiris)在他最初的原始形态中是「不知名称的神」。(参见玛丽特的《阿比多斯二世》Mariette's Abydos II., p. 63, and Vol. III., pp. 413, 414, No. 1122.)】

【†见下一条。】

【‡「欧的」(Od)是纯净的赋予生命之光,或磁性流体;「欧布」(Ob)是巫师使用的死亡信使,是邪恶的液体;「奥尔」(Aour)是两者的综合,是星光界流质。语言学家能否解释为什么「欧的」(被莱辛巴赫(Reichenbach)用来称生命流体)也是一个藏语单词,意思是「光」、「明亮度」和「辉煌」呢?它在神秘意义上同样意味著「天空」。这词根从哪里来的?但阿卡莎并不完全是以太,而是比以太高等得多,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

(c) 古人用蛇来表示它,因为「宇宙电在四处(以之字形)滑行时发出嘶嘶声」。卡巴拉用希伯来字母 Teth 来描绘它,其象征是蛇,这在秘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普遍数值是9,因为它是字母表中的第9个字母,是通向隐藏的存在奥秘的50个入口或大门的第9扇门。它是一种卓越的魔法媒介,在赫尔墨斯哲学中被称为「注入原初物质的生命」,是构成万物的本质,是决定万物形体的精神。但是有两种秘密的炼金术操作,一种是精神的,另一种是物质相关的,且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你要将土与火分开,将微妙的与固体分开…那从地升到天,又从天下降到地的。它(精微的光)是每一种力量的强大力量,因为它征服了每一种微妙的东西,并渗透进每一种固体。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赫耳墨斯)

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齐诺 (Zeno) 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在宇宙是进化时，它的基本物质从火的状态转变为气的状态，然后再转变为水等等；以弗所 (Ephesus) 的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 也认为，构成大自然所有现象基础的合一原则是火。那推动宇宙的智性就是火，火就是智性。虽然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 对于空气也这么说、米利都的泰勒斯 (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 600 年) 对于水也这么说，但只有密传教义仍能调和这些哲学家，并表明尽管这些哲学家都是正确的，但没有一个体系是完整的。

8. 胚芽在哪里？黑暗现在又在哪里？在你灯中燃烧的火焰之精神在哪里呢，哦弟子？胚芽是「那个」，且「那个」是光，是黑暗隐藏父亲的洁白光辉儿子 (a)。

(a) 第二句是针对第一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即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用一个短语就包含了神秘哲学最基本真理之一。它表明了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我们的物质感官无法感知的；且这些事物比那些诉诸这些感官本身的事物更重要、更真实、更持久。在弟子希望能理解第一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先验形而上学问题之前，他必须能够回答第二个问题；而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为他提供正确回答第一个问题的线索。

在这一节的梵语注释中，使用了许多术语来描述隐藏和未揭示的原则。在最早的印度文学手稿中，这位未揭示、抽象的神没有名字。它一般被称为「那个」(梵语中的 Tad)，意思是那过去存在

在、现在存在、未来也存在的一切，或者说人类头脑是如此感知它。

当然，如「深不可测的黑暗」、「旋风」等等称谓只有在神秘哲学中才会出现，它也被称为「时间之鹅」(Kalahansa, Kala-ham-sa)，甚至还有「黑天鹅」(Kali Hamsa)。这里的 m 和 n 是可转换的，它们听起来都像带鼻音的法语 an 或 am，或者 en 或 em (Ennui、Embarra等)。梵语中许多神秘的神圣的名字，就像在希伯来圣经中一样，只不过是传达给世俗耳朵

一些普通的、且常常是粗俗的词，因为它以回文构词隐藏或以其他方式。天鹅 (Hansa) 这个词在密传上其实是 "hamsa"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Hamsa 等于 a-ham-sa，三个单词的意思是「我—是—他」，但又以另一种方式分开，它会读作「So-ham」，「他(是)我」— Soham 等于 Sah，「他」，和 aham，「我」，也就是「我是他」。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包含著普遍的奥秘；对于理解智慧语言的人来说，这是关于人的本质与神的本质具有同一性的学说。如此产生了「时间之鹅」(Kalahansa或 hamsa) 的符号和寓言，以及赋予了中性梵(后来是男性梵天)的名字「骑鹅者」(Hansa- vahana)，他把天鹅作为他的载具。在永恒的时间里，同一个词可能被读作

「Kalaham-sa」或「我是我」，对应到了圣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应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我是我所是」。在《卡巴拉》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教义，以下摘录自博学的卡巴拉主义者塞缪尔·利德尔·麦克達格·马瑟斯(S. Liddell McGregor Mathers)先生未出版的手稿：『三个代词，Hoa，Atah，Ani；他，你，我，在希伯来的卡巴拉中被用来象征「巨面者」(Macroprosopus)和「小面者」(Microprosopus)的概念。「他」(Hoa)指的是隐藏的巨面者；「你」(Atah)指的是小面者；「我」(Ani)指的是描绘小面者在说话时。(见《小圣会》，204页)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名字都由三个字母组成，其中的字母Aleph，A构成了第一个单词「他」(Hoa)的结尾，以及构成「你」(Atah)和「我」(Ani)的开始，就好像它们之间的连接纽带。而A象征著统一性，因此也象征著不变的神圣理型通过这一切运行。但在他(Hoa)后面的字母，是数字6和5的符号，代表男性和女性，六角形和五角形。这三个字的数值，Hoa Atah Ani，是12、406和61，而这些数字又能借由卡巴拉九宫转换成关键数字3、10和7，这是数秘法解释规则的一种形式。』

若试图去完全解释这个谜是没有用的。唯物主义者 and 现代科学家永远也不会理解它，因为若要对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人们首先必须承认大自然中普遍存在、无所不在的、永恒的神的假定；其次，要洞悉电的奥秘的

真正本质；第三，知道人类作为「遍一伟大的一」（逻各斯）在尘世层面上的七重符号；而逻各斯本身就是七元音符号，是气息结晶成的话语。^{*}相信这一切的人，也必须相信神秘主义和卡巴拉七个行星与黄道十二宫的多重组合；就像我们会把每一种影响归功于每颗行星和每一个星座，用艾力星（Ely Star，一位法国的神秘学家）的话来说：『是对应于它的，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是由那个统治它的行星神灵决定的，他能够影响与他和谐并具有亲和力的人和事物。』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很少有人相信前面所说的，现在所能给出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天鹅」（Hansa）的象征（无论「我」、「他」、「鹅」还是「天鹅」）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代表著神圣智慧，是人类无法企及的黑暗中智慧。为了外传教义的目的，「天鹅」（Hansa），正如每个印度人所知，是一只奇妙的鸟，当它被喂入牛奶和水作为食物时（在寓言中），它会将两者分开，只喝牛奶并留下水；从而显示出内在的智慧—牛奶象征著精神，水象征著物质。

【^{*} 这又类似于费希特和德国泛神论者的学说。前者崇敬耶稣，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导人的精神与「神—精神」（不二论教义）或称普遍原则的一体性。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很难找到一种思辨是古代东方哲学没有预见到的。从康德到赫伯特·斯宾塞，它大体上都是对二元论（Dwaita）、不二论（Adwaita）和吠坛多（Vedantin）教义的扭曲回响。】

这个寓言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时期，在《博伽梵书》中提到了一个叫做「汉萨」（Hamsa 或 Hansa）的种姓，这是一个卓越的「单一种姓」；很久以前，在被遗忘的过去的迷雾中，印度人中只有「单一吠陀，单一神，单一种姓」。在古老的书中，喜马拉雅山也有一个山脉被描述为位于须弥山北部，叫做「汉萨」，与宗教秘仪和启蒙的历史有关。在东方学家的普传文本和翻译中，「时间之鹅」（Kala-Hansa）被认为是「梵天—生主」（Brahma-Prajapati）的载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中性梵被称为「时间之鹅」，而男性梵天被称为「骑鹅者」，因为更确切地说，

「他的载具是一只天鹅或鹅」（见《印度古典词典》）。这是一种纯公开教义的注释。而在密传和逻辑上来说，如果梵天这个无限者，是如东方学加所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与吠坛多的文本一致，是一个抽象的神，且不能以任何人类属性的描述为特征；而人们仍然认为，他或它被称为「时间之鹅」——那么，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显化的有限神梵天的载具呢？事实恰恰相反。「天鹅或鹅」（Hansa）是象征那个男性的或暂时的神，因为他是原初光线的发散物，是作为那神圣光线的载体，否则它就不能在宇宙中显化出来；或者用反话来说，它本身就是「黑暗」的一种散发物——至少对我们人类的智力来说是黑暗。那么，梵天就是「时间之鹅」，而那光线，就是「骑鹅者」。

至于所选择的奇怪符号，它同样具有启发性；真正神秘的意义在于宇宙母体的概念，它是由「深渊」的原初水域所象征，或者是为接受那一束光线（逻各斯）而开的口，然后将它发出；逻各斯本身包含其他七种创造性光线或力量（众逻各斯或建造者）。因此，玫瑰十字会选择了水禽——无论是天鹅还是鸕鶿*和其7只幼鸟作为象征，并经过修改而适应了每个国家的宗教。在《数字之书》†中，「无限」（En-Soph）被称为「鸕鶿炽热的灵魂」。（见第二部分，《隐藏的神及其符号和字符》）他在每一个显化期都以那罗延（Narayan）或自我存在者（Swayambhuva）的身份出现，并穿透进入世界蛋，在神圣孵化的最后，它作为梵天或生主出现，是未来宇宙的祖先，并扩展到其中。他是精神（Purusha），但他也是物质（Prakriti）。因此，只有当他将自己分成两半——「梵天-瓦克」（Brahma-vach，女性）和「梵天—维拉杰」（Brahma-Viraj，男性），生主才会成为男性梵天。

【*无论鸟的种类是天鹅、雁属、还是鸕鶿都没有关系，只要它是一种水鸟像精神一样在水面上漂浮或移动，然后从水中生出其他存在来。蔷薇十字会第十八阶标志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虽然后来被诗意化为鸕鶿撕裂胸膛，用鲜血喂养七只幼鸟的母爱之情。】

【†摩西之所以禁止吃鹈鹕和天鹅、把这两只鸟归在不洁净的鸟中，并允许吃「秃顶的蝗虫、甲虫、蚱蜢和其类」(《利未记》十一章与《申命记》十四章)是一个纯粹的生理学的考量，它与神秘象征主义有关的只是因为「不洁净」这个词，就像其他词一样，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它和其他所有的词一样是密传的，它的意思也可能是「神圣」或「不神圣」。这是一种掩盖，它是一种盲目的，与某些迷信有关的非常具有暗示性的东西—例如，俄罗斯人不把鸽子当作食物；不是因为它「不洁净」，而是因为「圣灵」被认为是以鸽子的形式出现的。】

9. 光是冷的火焰，而火焰是火，而火产生热，热产生水，这是伟大母亲(混沌)(a)中的生命之水。

(a) 必须记住，诗节中使用的「光」、「火」和「火焰」等词，是由译者从古代「火哲学家」*的词汇中采用的，以更好地表达原文中使用的古老术语和符号的含义。否则，它们对欧洲读者来说就完全无法理解了。但对于一个研究神秘学的学生来说，这里使用的术语将足够清楚。

【*不是指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而是古波斯祭司(Magi)和拜火者，而玫瑰十字会或火哲学家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借用了所有关于火的思想，将火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圣的元素。】

所有这些—「光」、「火焰」、「热」、「冷」、「火」、「热」、「水」、「生命之水」，在我们的层面上，都只是后代；或者正如现代物理学家所说，与电相关。说得多么好，而其象征又更是好！电是一个神圣生成者，生成同样神圣的后代；生成火—这个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生成光—我们神圣祖先的要素；生成火焰—是万物的灵魂。电，在存在的最高层面是遍一生命，而在最低层面的星光界流质，是炼金术士的浸煮炉(Athanor)；神与魔鬼、善与恶…

现在，为什么在诗节中将光称为「冷火焰」？因为按照宇宙演化的顺序(如神秘学家所教导的那样)，物质在最初形成原子后，驱动它的能量是由宇宙热在我们的层面上产生的；因为太阳系在那个时期之前，从分离物质的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最初的原初物质是永恒的，且与空间同时存在，评论(第二部)说道：『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不热也不冷，但有它自己特殊的性质。』热和冷是相对的性质，属于显化世界的领域，它们都来自显化的原质(Hyle)，后者在其绝对潜在的方面，被称为「冷处女」，而当它被唤醒到活跃时，则被称为「母亲」。古老的西方宇宙起源神话声称，起初只有冷雾，那是父亲，和多产的黏液(是母亲，即原质(Ilus 或 Hyle))，从中爬出世界的「蛇—物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1卷，p. 146)。因此，在原初物质从从未显化的层面浮现出来、在宇宙电的冲动下觉醒到行动震颤之前，它不过是「一种冷光，无色、无形、无味，缺乏一切品性和面向。」甚至是她最初诞生的实体也是这样，被称为「四个儿子」，他们是「一体的，然后变成七者」。古代东方神秘学家对于这些实体的性质和名称，称为七个原始「力量中心」的四个，或称原子，后来发展成为伟大的宇宙「元素」，现在分为科学所熟知大约七十个子元素。最初禅那主的四种原始本性，是所谓的(因为缺少更好的术语)「阿卡莎的」、「空灵的」、「水的」和「火的」。这里也提出实践神秘主义的术语，以呼应科学对气体的定义，也是为了向神秘主义者和外行人传达一个清晰的概念，将四者定义为「超氢的」(Parahydrogenic)*、「超氧的」(Paraoxygenic)、「氧氢的」(Oxyhydrogenic)和「臭氧的」，或者可能是「氮臭氧的」(Nitr-ozonic)；当后者在更粗大的分化物质层面上被激活时，其力量或气体(在神秘主义中是超感官的，而仍是原子物质)是最有效和最活跃。†它们都同时是电正极和电负极的。

【*超(Para)，「之上」、外部。】

【†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可能都是化学中缺失的环节。他们在炼金术中有其他的名字，也被实践非凡能力的神秘主义者所熟知。正是通过星光界之火以某种方式结合和重组(或分解)这些「元素」，而产生了最伟大的特异功能。】

10. 「父亲—母亲」编织一张网，上端系在精神 (Purusha) 上，是遍一黑暗的光，而下端系在物质 (Prakriti)，是其(精神的)阴影的一端；而这张网就是宇宙，由这两种基质合成一体，即自性 (SVABHAVAT) (a)。

(a) 在《蛙氏奥义书》中写道：『如同蜘蛛吐网并收回、如同药草从地上长出…宇宙也是源自不消亡者而来的。』(I. 1.7)。梵天，作为「未知黑暗的胚芽」，是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材料，『就像蜘蛛网源自蜘蛛，就像泡沫源自水，』等等。只有当「创造者」梵天其术语是从字根「扩展」(brih)或「增加」衍生而来，这才是生动和真实的。梵天「扩展」并成为由他自己的基质编织而成的宇宙。

歌德也优美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

『于是，在时间的织布机上，

我为神织一件衣服使你看见他。』

11. 当火(父亲)的气息吹在它(网)上面时，它就会膨胀；当母亲(物质的根源)的气息碰到它时，它就收缩。接著儿子们(具有各自力量或智性的元素们)就彼此分别与四散，一直到「大白日」将尽的那一天，才回到母亲的怀里，并与她成再次成为一体(a)；当它(网)冷却的时候，它会发出光芒，它的儿子们通过自身和自己的心来扩展和收缩；它们拥抱无限。(b)

(a) 在「火雾」时期，宇宙在火的气息下膨胀，这一点很有启发性；现代科学在这一时期说得很多，而在现实中知道的很少。

这篇评论解释说，大量热量分解了复合元素，并将天体分解成它们最原始的合一元素。一旦由于受到某一焦点的吸引和影响（此焦点或称热量（能量）中心，在空间中来回穿梭），而分解为其基本组成部分时，一个物体，不管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它将被汽化并保持在被「母亲的胸怀」中；一直到宇宙电收集起一些宇宙物质（星云）团，给它一个脉冲，使它重新运动，建立所需的热量，然后让它自行生长。

网的扩张和收缩——即世界材料或原子们——在这里表示脉动运动；因为无垠、无岸海洋的规律性的收缩和膨胀，引起了原子的普遍振动；而此海洋是由自性所散发出的物质本质。但它也暗示著其他一些东西。这表明古代人已经知道了许多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现在所困惑的问题：物质或「世界—材料」的第一次著火的原因、冷凝收缩所产生热量的悖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宇宙之谜。因为它无疑地指出了古人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在作者接触过的手稿评注中这样写道：『每个原子内部都有热，外部也有热。』；『父亲（或精神）的气息和母亲（物质）的气息（或热量）』，并且他们给出的解释表明，关于太阳的火因为辐射散热而熄灭的现代理论是错误的。即使是现代科学也承认这种假设也是错误的。因为纽科姆（Newcomb）教授指出：『气体星球通过失去热量而收缩，然而收缩所产生的热量超过了它要达成收缩所必需失去的热量。』（《通俗天文学》，第506-508页）这一悖论导致了长期的争论，即一物体在冷却收缩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热量。有人认为，多余的热量是辐射损失的，并假设在恒压下，温度没有随体积的减小而下降，这就等于把查理定律设为零（《星云理论》，温切尔（Winchell））。收缩会产生热量，这是真实的；但是，（冷却收缩无法在任何时候产生物体中存在的全部热量，甚至无法维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如温切尔教授试图调和这一矛盾；事实上，就像荷马·莱恩斯（Homer Lane）证明的那样，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他提出了「除了热量之外的东西」。『或许是，』他问道：『仅仅源于分子间的排斥力，而这种排斥力是根据距离的某种规律而变化的吗？』但即使这样，也会发现这

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这个「除了热之外的东西」被贴上了「无因之热」的标签，即「火的气息」，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加上绝对智性，这是物质科学不太可能接受的。

无论如何，这一诗节的阅读表明，尽管它的措辞陈旧，但它比现代科学更科学。

12. 然后自性发送宇宙电去使原子们变硬。(这些) 每一个都是网(宇宙)的一部分。每一个像面镜子反射著「自我存在的主」(原初光)，每一个轮流变成一个世界*...

『宇宙电使原子变硬』；即，他将能量注入其中，使原子们或原初物质分散。『他在把物质分散成原子们的同时，也使自己分散。』(手稿评论)

正是通过宇宙电，普遍心灵的思想才得以印刻在物质上。从有时将「宇宙电」描绘成「宇宙电力」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一些关于宇宙电性质的模糊概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众所周知的电的特性之外，还必须加上其他一些特性，包括智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已经得出结论，所有的大脑活动都与电现象有关。(关于宇宙电的进一步细节见第五节和其评论。)

【*这里意味著一个火所产生的火焰是无限的，因此一根蜡烛可以点燃整个宇宙，且它的火焰都不会减少。】

第四诗节

评注

1. 土之子们阿，你们要听从火之子们 (a) 的教导。你们要知道，没有起初，也没有末时，因为一切都是数字一：由无数字产生 (b)。

(a) 这些术语，如「火之子们」、「火雾之子们」等等，需要加以解释。它们与一个巨大而原始和普遍的奥秘联系在一起，要弄清楚它并不容易。在《博伽梵歌》(第八章) 中有一段，克里希纳象征性地、密传地说：『我要陈述某些时候 (情况) … 当那些离开 (此生) 的信徒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永远不再返回 (重生)，或者返回 (再次投生)。火、火焰、白昼、明亮 (幸运) 的两周，北方至点的六个月，在这些日子里离开 (死亡) 的人，那些知道梵的人 (瑜伽士) 去到梵。烟、夜、黑暗 (不幸) 的两周，南方至点的六个月，在这些之中 (死亡) 的人，这些信徒去到月亮的光 (或月亮宅邸，或星光界流质) 并且返回 (重生)。这两条路，光明和黑暗，据说是在这个世界上 (或大劫、大时代) 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走上前者的路，就不再返回了；另一条路则会再回来。』现在这些名字，「火」、「火焰」、「白昼」、「明亮的两星期」等等，或如「烟」、「夜」等等只通向月球之路的尽头，如果没有神秘主义的知识是无法理解的。这些都是各种掌管「宇宙一心灵感应」力量的众神的名字。我们经常谈到「火焰」的阶层 (见卷二)、谈到「火之子们」，等等。印度最伟大的密传大师商羯罗说，火意味著一位掌管时间 (kala) 的神。孟买的一位《博伽梵歌》出色翻译者卡师那 (Kashinath Trimbak Telang, M.A.) 承认自己『不清楚这些诗句的含义』 (第 81 页，脚注)。然而对于知道神秘教义的人来说，其含意是相当清楚的。通过这些诗句，太阳和月亮象征的神秘意义联系在一起：祖灵 (Pitris) 是月亮神灵和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创造了物质人类。太阳祖灵 (Agnishwatha)，

是鸠摩罗 (Kumara，七个神秘的圣人)，是太阳神灵，虽然前者也是祖灵；而这些是「内在人的塑造者」。(见卷二)

它们是：—

「火之子们」—因为他们是最初的存在(在秘密教义中他们被称为「心灵们」)，从原初火演化而来。「主是烈火」(《申命记》第24章)；『主(克里斯托斯)将与他强大的天使们在火焰中显现。』(《帖撒尔后书》，一，7、8)。圣灵降在使徒身上如同「分裂的火舌」(《使徒行传》二，V，3)；毗瑟奴将会以白马(Kalki)的身份回归，作为火与火焰中的最后一个化身；在一场「火的旋风」中，索西奥什(Sosiosh)同样会被一匹白马击倒。『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以及骑在马上那位…被称为神的话语。』(《启世录》十九，13)，在燃烧之火中。火是以太最纯粹的形式，因此不被认为是物质，而在其普遍性中是以太(第二个显化的神)的统一性。但是有两种「火」，它们在神秘教义中是有区别的。第一种，是隐藏在核心精神太阳的纯粹无形体、不可见的火，被称为「三重」(形而上学)；而已显化太阳系的火是七重，遍及整个宇宙和我们的太阳系。评论说：『火或称知识烧掉了幻觉层面上的所有行动。所以，那些获得

它而自由的人，被称为「火们」。』当谈到由祭司(Hotris)象征的七种感官时，婆罗门在《随歌》(Anugita)中说：『因此，这些七者(感官，嗅觉、味觉、色彩、声音等等)是导致解脱的原因；』评论家补充道：『本体就是要从这些七感官中解脱

出来。文中的「我」(在这里是没有性质的)一定是指本体，而不是指说话的婆罗门。』(《东方圣书》，马克思·穆勒著，第八卷，278)。

(b)「一切都是数字一，由无数字产生」的说法又与第三诗节刚才解释的普遍和哲学原则有关。(评注4)。绝对的东西当然不是数字；但在后来的意义上，它应用于空间和时间上。这意味著，时间的每一次增长，只是更

大增长的一部分，直到人类智力所能想象到的最长时间的增长；且任何显化的事物，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从未显化或绝对者，所产生出来的遍一显化宇宙；我们称绝对者为「非存在」或「无数字」，以区别于「存在」或「数字一」。

2. 来学习我们从父亲们 (a) 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们下降自「原初七者」，并诞生自原初火焰。

(a) 卷二对此作了解释，而「原初火焰」这个名字，证实了前面第四节评论第一段所说的话。

「原初七者」和随后的七建造者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是最初「神圣四」（即十点三角形数）的光线和直接散发物；「神圣四」是永恒的「自我存在者」（本质上是永恒的，但显化上不是，并且有异于普遍的「一」）。在沈睡期期间是潜伏的，在显化期期间是活跃的，「原初七」来自「父亲-母亲」（精神—原质）；而后者是显化的四元组和七者，只由「母亲」产生。后者是无瑕的「处女—母亲」，当她从同质 (Laya) 或未分化的状态中出现时，她被普遍奥秘所映照，而不是受孕。事实上，它们当然都是一体；但它们在存在层面上的面向是不同的。（见第二部分，《创造性众神的神谱》）。

最初的「原初七者」是存在阶层上最高的存在。他们是基督教的大天使，它们拒绝创造或繁衍后代；如同大天使迈克尔 (Michael)、或像梵天 (吠陀体系) 最年长的「心灵所生之孩子们」那样拒绝创造。

3. 从光 (永恒黑暗的光线) 的辉煌中，空间中迸发出重新觉醒的能量 (禅那主们)；一来自于蛋，六和五 (a)。然后三、一、四、一、五一总和是两倍的七 (b)。而这些是本质、火焰、元素、建造者、数字、无形体 (ARUPA)、有形体 (RUPA)，和力量，而这些总和是神圣的人。且神圣的人在神圣四*里面散发出形体、火花、圣兽、和圣祖 (祖灵) 的信使。

【* 4 在神秘数字中由「十点三角形数」(即神圣或完美的正方形)表示，是每个民族和种族神秘主义者的神圣数字。它在婆罗门教、佛教、卡巴拉和埃及、迦勒底和其他数字系统中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a) 这与数字的神圣科学有关：它是如此神圣、在神秘学的研究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几乎无法略过这个主题，即使在目前这样一部大型作品中也是如此。整个宇宙的奥秘就是建立在这些(对我们来说)不可见的存在者阶层和正确的数字之上；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可见。例如，*鸠摩罗*被称为「四者」(尽管实际上是七个)，即萨诺迦(Sanaka)、萨南达(Sananda)、萨纳塔纳(Sanatana)和萨纳鸠摩罗(Sanat-Kumara)是主要的鸠摩罗(Vaidhatra，他们的父名)，而他们诞生自「四重奥秘」；为了使整体更清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说明转向一些读者更熟悉的原则，即婆罗门教义。

根据摩奴的说法，「金蛋」(Hiranyagarbha)是最初男性梵天，且根据《印度教经典词典》的说法，它是由一个『像太阳一样灿烂的金蛋』中不可辨识的无因之因所形成的。「金蛋」(Hiranyagarbha)的意思是金色的，更确切地说，是「灿烂的子宫」或蛋。这个词的意思与「男性」一词的称谓很不相称。当然，这句话的密传含义是很清楚的。《梨俱吠陀》中说：—『「那个」是万物的遍一主…是众神与人类的遍一生命原则，』它在起初出现在金色子宫里(Hiranyagarbha)，即我们宇宙的世界蛋或层面。那个存在无疑是雌雄同体的，其中一个证明就是在寓言中，梵天分裂成两部分，并在他其中的一半(女性瓦克(Vach))中重建自己成为维拉杰(Viraj)。

『一来自于蛋、六和五。』给出数字 1065，这是最初诞生者的数值(后来成为男性和女性的「梵天—生主」(prajapati))，他们分别呼应数字 7、14 和 21。「生主」和「质点」一样，只有 7 个，包含了产生它们的三元组合成质点。因此，三元组(原始吠陀的三相神阿格尼(Agni)、伐由(Vayu)和苏利耶(Surya))从「金蛋」或「生主」散发出其他七个，或又成为十，这是我们把存在于一体的前三个分开，三合一，且一切都被包含在

一个「至高」(Parama)，被称为「秘密」(Guhya)和「超灵魂」(Sarvatma)之中。『存在的七位主就像一个在头脑里的思想一样，被藏在「超灵魂」之中。』「质点」也是如此。从王冠(Kether)为首的上三元组数起，它要么是7，要么外传教义上是10。在《摩诃婆罗多》中，生主的数字是21，或10、6、5(1065)，是7的三倍。*

【*在《卡巴拉》中，这同样的数字是耶和华的值，即1065，因为组成他名的三个字母—Jod、Vau和两次He的数值分别是10、6和5；或者是三倍7，即21。赫尔墨斯说：『十是灵魂之母，因为生命和光在其中是统一的。因为数字一是由精神所生，数字十是由物质(混沌，女性)所生；一创造了十，十就是一。』(《钥匙之书》)。借由卡巴拉的换位法(Temura)和1065(21)的知识，可以获得太阳系及其奥秘的普遍科学。』(拉比约格尔(Rabbi Yogel))。拉比们认为数字10、6和5是最神圣的。】

(b「三、一、四、一、五」(它们的总和——两倍七)代表了31415—这是不同等级禅那主的数字阶层，以及内在或受限世界的数字阶层。*当被置于「不可通过」的大圆边界上时(参看第五诗节，也被称为「天使的绳索」(Dhyanipasa))，此「绳索」将现象太阳系与本体太阳系隔开(不属于我们目前的客体意识范围)；这个数字，如果不经排列组合和扩展来增加的话，在换位上和卡巴拉来看，永远是31415，既是圆的数字，又是神秘的五的数字，再一次是七的两倍；因为无论这两组数字是如何计算的，当它们各自相加时，一个数字接著一个数字，无论是从右边还是从左边交叉计算，它们总会得到14。从数学上讲，它们代表了一个著名的计算，即圆的直径与周长之比为1比3.1415，这个比值称为pi，是数学公式中常用的表示符号。这组数字必须具有相同的含义，因为1:314,159，然后1:3:1,415,927是在秘密计算中计算出来的，以表示「最初诞生者」不同的周期和年龄，或311,040,000,000,000与分数，通过一个我们目前不讨论的过程生成同样的13415。这可能表明，《量测之源》(The Source of Measures)一书

的作者拉斯顿·斯金纳 (Ralston Skinner) 先生读希伯来语单词「埃洛希姆」 (Alhim) 时，由于省略了前面所说的密码，并通过排列——13514：因为 a 是 1：l 是 3 (或 30)；h 是 5；i 代表 10；而 m 是 4 (40)，从换位法上看，如同他解释的那样是 31,415。

【*读者可能会被告知，一位美国卡巴拉主义者发现埃洛希姆也是此相同的数字。这是从迦勒底传到犹太人的。参见《共济会评论》中的《希伯来计量学》，1885 年 7 月，麦克米伦洛奇出版社，第 141 号。】

因此，在形而上学的世界里，一个有著中心点的圆是没有数字的，叫做无父母和无数字 (Anupadaka)——也就是说，它不可被计算，一而在显化的世界中，世界蛋或圆被限定在称为线、三角形、五角星、第二条线和立方体的组内 (或 13514)；而且当这个点产生了一条线，于是变成了直径，代表雌雄同体的逻各斯，然后这些图形变成了 31415，或者一个三角形、一条线、一个立方体、第二条线、和一个五角星。『当儿子与母亲分离时，他成为父亲。』直径代表大自然，或阴性原则。因此有人说：『在存在的世界里，那一个点使线结成果实——此线是太阳系的处女母体 (蛋形的零)——无染的母亲生下了那结合所有形体的形体。』生主被称为第一个产生后代的男性，以及「他母亲的丈夫。」*这给了所有后来来自无染母亲的神圣儿子们的一个关键。以下重要事实大大证实了这一点：安娜 (Anna，圣母玛利亚的母亲的名字) 现在被罗马天主教堂描述为以一种无染的方式生下了她的女儿 (「怀玛利亚时是无罪的」)，这源自于伽勒底的安娜 (Ana)，意为天上、或星光界流质、世界之魂；而湿婆 (Siva) 的妻子阿奈提亚 (Anaitia) 或称杜尔迦女神 (Devi-durga)，也被称为安纳布尔纳 (Annapurna) 和处女 (Kanya)；「光之处女」 (Uma-Kanya) 是她密传的名字，即星光界流质在它众多的方面之一。

【*我们在埃及也发现了同样的表达方式。首先，穆特 (Mout) 表示「母亲」，并显示了在那个国家的三元组中分配给她的角色。她既是阿蒙

(Ammon) 的母亲，也是他的妻子；阿蒙是「他母亲的丈夫」的神灵主要称号之一。女神穆特 (Mout，或 Mut)，被称为「我们的夫人」、「天上的女王」和「尘世的女王」，因此『与其他女神分享这些头衔，包括伊希斯 (Isis)、哈索尔 (Hathor) 等等。』 (马伯乐，Maspero)】

(c) 天神、祖灵、圣人；修罗 (Suras) 和阿修罗；底提耶 (Daityas) 和阿迭多 (Adityas)；檀那婆 (Danavas) 和干闥婆，等等，在我们的秘密教义中都有它们的同义词，、在卡巴拉和希伯来天使学中也是如此；但是在这里提到他们古老的名字是没有用的，那样只会造成混乱。现在即使在基督教的神圣力量和天上力量的阶层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许多。所有这些座天使和主天使、力天使和权天使、智天使、炽天使和恶魔，都是星光界的各种居民、都是古代原型的现代复制品。它们名字在经过希腊文和拉丁文音译和排列后，其象征主义就足以表明这一点，这将在以后的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

《圣经》和《卡巴拉》中都有「神圣的动物」，它们在生命的起源一页上有其意义 (非常深远的意义)。在《创造之书》 (Sepher Jezirah) 上说：『神在神圣四中刻上他的荣耀宝座，那些座天使 (轮子，或「世界一层面」)、炽天使*、圣兽，以及主管的天使们，且从这三者 (空气、水、火或以太) 造了他的居所。』于是世界『藉著三个炽天使—基列西弗 (Sepher)、赛法尔 (Saphar)、西浦尔 (Sipur)』而产生的，也就是『通过数字、众数字、和被计数』而成生的。若使用天文学的钥匙解读这些「圣兽」，就成了黄道十二宫的星座。

【* 这是第九和第十部分的直译：『10 个数字除了什么？一：活跃神的精神…他活在万古之中！声音和精神和话语，这就是圣灵。二：精神从精神诞生。他设计并凿出二十二个基础字母，包括三个母亲、七个成双的和十二个单一的，以及从它们产生一个神灵。三：水从神灵诞生；他设计并与他们一起砍伐贫瘠、虚空、泥土和尘土。他把它们设计成花坛，凿成

墙，铺上铺路石。四：火从水诞生。他设计与凿出荣耀的宝座、和轮子们、和炽天使、和圣兽、和掌管的天使们；他用三者建造自己的居所，如经上所说，他使天使为神灵而使仆人为火焰。』「建立了自己的住所」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卡巴拉就像在印度一样，认为神就是宇宙本身，他最初不是现代所认为那样是宇宙之外的神。】

4. 这就是声音的军队—神圣的七重。这七者的火花都服从于七者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a)，而且是它们的仆人。这些(火花们)被称为球体、三角形、立方体、直线和塑模者；因为永恒的因缘—欧伊哈呼(OI-HA-HOU，欧伊阿欧呼的排列组合)(b)如此伫立著。*

【*在北方的东方神秘主义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一种环形的风，即旋风；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表示不断和永恒的宇宙运动的术语；更确切地说，是那推动它的力量，这种力量被默认为神，但从未被命名。这是永恒运作的起因(Karana)。】

(a) 这个诗节再次简要分析了禅那主的阶层，在印度被称为天神(众神)，或大自然中有意识的智性力量。与此阶层相对应的是人类可以划分为的实际类型；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现实中是一种物质化而还不完善的表达。是一个与声音和言语的奥秘紧密相连的术语；神圣思想是起因，而「声音的军队」是其效果和必然结果。《魔法史》(The History of Magic)和《杜伊勒里宫的胭脂人》(L'homme Rouge des Tuileries)的博学作者克里斯蒂安(P. Christian)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了一点：每个人说的话跟名字很大的部分的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

—『当我们的灵魂(心灵)创造或唤起一种思想时，这种思想的代表符号是自刻在星光界流质上的；星光界流质是一切显化存在的容器，也是其映像。

『符号能表达事物：而事物是符号的(隐藏或神秘的)性质。

『说出一个话语就是唤起一个思想，并使它呈现出来：在神秘世界中每一种显化，都是始于人类语言的磁性力量。说出一个名字不仅是定义一个存在（一个实体），也是将它置于其下，并通过发出话语 (Verbum) 谴责它，以受到一个或多个神秘力量的影响。各事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命名它们的话语所构成的。每个人的言语或话语，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是一种祝福或诅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理型」以及「物质」的特性或者属性的无知，对我们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是的，名字 (和话语) 要么是有益的，要么是有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要么是有毒的，要么是健康有益的，这取决于最高智慧对其构成元素的潜在影响，这些元素包括构成的字母，以及与这些字母相关的数字。』

这作为一种被所有东方神秘主义学派所接受的密传教义，是绝对正确的。在梵语、希伯来语和所有其他字母表中，每个字母都有其神秘含义和根本原因；它是一个原因，也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两者的结合常常产生最具魔法性的效果。尤其是元音，含有最神秘和强大的力量。咒语 (密传的、魔法的，而不是宗教的) 是由婆罗门所吟诵的，《吠陀》和其他经文也是如此。

「声音的军队」是「逻各斯群众」的原型，或者是《创造之书》(Sepher Jezirah) 的「话语」，在秘密教义中被称为「无数字产生的数字一」——是遍一永恒原则。密传的神学以显化的「一」开始，因此在其出现和存在中不是永恒的，尽管其本质是永恒的；众数字的数字和被计数的数字——后者来自声音，这是阴性的瓦克 (Vach)，是「拥有一百个形态」(Satarupa)，或称大自然。正是从这个数字 10，或称创造性本质，或称母亲 (神秘的「零」，永远繁衍和增加，并与「一」结合，或称生命的精神)，而诞生了整个宇宙。

在《随歌》中有一段一位婆罗门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对话(第6章,第15节),内容是关于言语的起源及其神秘特性。*妻子问言语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言语跟心智哪一个先出现。婆罗门告诉她,「吸入的气息」(Apana)成为了主,并改变了那不懂言语或话语的智性,使之进入「吸气」的状态,从而打开了心智。于是他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言语和心智之间的对话。『两者都走向了存在的本体(即青颈观音(Nilakantha)所认为的个人本体,或者如评论家阿朱那弥斯拉(Arjuna Misra)认为是生主(Prajapati)),并请他消除他们的疑惑,决定他们谁先出现并且更加优越。主说:「心智更加优越。」但言语回应了存在本体说道:『我确实能满足你的欲望』,意思是他通过言语得到了他所要的。于是,本体再次告诉她,有两种心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与我同在,」他说:「可移动的在物质层面上是在你(言语)的统治之下。在那里你比较优越。但是,哦,美丽的人,因为你亲自来和我说话(以你骄傲的方式),所以,哦,语言女神!你绝不能在(用力)呼气后说话。』「语言女神」(Sarasvati,是瓦克(Vach)的后期形式或方面,也是秘密知识或密传智慧的女神)『确实,她总是居住在呼气(Prana)和吸气(Apana)之间。但是,高贵者啊!乘著生命之气(Apana wind),虽然被推进,却没有呼出之气(Prana),于是她跑到生主(梵天)前说:『请高兴起来,可敬的先生!』接著,呼出之气又出现了,并滋养著言语。因此,言语在(用力或吸入性的)呼气之后永远不会说话。它总是有噪音或无噪音。在这两种声音中,无噪音优于有噪音的(言语)……那通过呼出之气在身体中产生的(言语),然后转化为吸入之气(Apana),然后与言语的物质器官(Udana)同化…最后住在消化之气(Samana,阿朱那·弥斯拉说:「以声音的形式住在肚脐,是所有话语的物质根源。」)言语先前如此说道。因此,心智因其不可移动而被区分,而女神(话语)因其可移动而被区分。

【*《随歌》构成了《摩诃婆罗多》的《阿什瓦梅迪卡·帕尔瓦》(Asvamedha Parvan)一部分。马克斯·穆勒编辑的《博伽梵歌》其译者认

为它是《博伽梵歌》的延续。它的原作是最古老的《奥义书》之一。】

这个寓言是神秘法则的根源，也就是当你知道某些只有精神性心智（第六感）才能感知的秘密和不可见事物时，你必须保持沉默；而这是不能用「嘈杂」或说出的话来表达的。阿朱那·弥斯那说，《随歌》的这一章解释了瑜伽练习中的呼吸调节，或称调息法 (Pranayama)。然而，还没有获得或至少完全理解两种更高的感知（总共有七种）的话，这种模式属于低等瑜伽，正如将要展示。所谓的哈达瑜伽，过去与现在都被阿罗汉所反对。它对健康有害，而且永远不可能发展成胜王瑜伽。之所以引用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在古老的智性存在的形而上学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智性体」中，它们是如何与各种感官或功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神秘学宣称人有七种感官，如同大自然界、如同意识有七种状态一样；这在同一著作第七章中得到了证实，谈论「摄心」(Pratyahara，感官的约束和调节，而调息法是调节「生命之风」或称气息)。婆罗门在其中谈到「七个祭司 (Hotris) 的制度」。他说：『鼻子、眼睛、舌头、皮肤，而耳朵是第五个 (嗅觉、视觉、味觉、触觉和听觉)，加上心智和觉悟是分别驻守的七个祭司。』并且在这个感官的层面上『居住在微小的空间 (仍然) 不感知对方』，每个都有心灵。因为心灵说：『没有我，鼻子就闻不出味道，眼睛就看不出颜色，等等。我是所有元素 (即，感知) 中永恒的主要元素。没有我的话，感知永远不会发光，就像一所空房子，或者像火焰已经熄灭的火一样，。没有我的话，所有的存在就像半干半湿的燃料，即使感官发挥作用，也不能理解性质或物体。』*

【*这显示了现代形而上学者，加上所有过去和现在的黑格尔、柏克莱、叔本华、哈特曼、赫伯特·斯宾塞，甚至还有现代的物质唯心主义理论家，也不比古代苍白的抄写家强多少。】

当然，这只涉及到感官层面的心智。精神性的心智 (即非人格心灵的高等部分或方面) 没有物质人感官的认知。至于古人对力的相互关系了解有多

少、以及对于最近发现的所有心灵和身体能力和功能的现象、与更多奥秘了解得有多少，请参阅这部(在哲学上和神秘学问中)无价作品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看看感官们关于各自优越性的争吵，以及他们把万物之主梵作为他们的仲裁者。『你们都是最伟大的，也都不是最伟大的。』或者就像阿朱那弥斯拉说的，没有比物体优越，因为没有一个是独立于其他的。『你们都彼此具有品质。每个在自己的层面里都是最伟大的，并相互支持。有一种是不动的(生命之风或气息，所谓的「瑜伽吸气」，是遍一本体的气息)。那就是(或我的)本体，以无数的(形体)累积起来。』

这种气息、声音、本体或「风」(精气 *pneuma* ?)是七种感官的综合，本质上都是较小众神，而在密传上是七重和「声音的军队」。

(b) 接著我们看到宇宙物质散布并形成元素，在第五元素中分为神秘四的群体；第五元素是以太、是阿卡莎的衬里、世界之魂或太阳系之母。

『点、线、三角形、立方体、圆』，最后是「球」——为什么是如此以及如何进行呢？评论说，这是因为，这是大自然的最初法则，且因为大自然在她所有的显化中普遍地几何化。这是一种固有的法则——不仅在原初层面中，而且也在我们现象层面的显化物质中——通过此法则，大自然把它的几何形体联系起来，后来也把它的复合元素联系起来；这里没有所位意外或随机产生。这是神秘学的一条基本法则，即在大自然中的运动是没有休息或停止的。*那看似静止的东西，只是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物质的变化与形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我们在神秘物理学中所学到的那样，这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预见到了「物质守恒」的发现。古代评论†对第四节说：——

『母亲是炽热的生命之鱼。她分散她的卵而气息(运动)加热和加快它。(卵的)颗粒很快相互吸引，在(空间的)海洋形成凝乳。较大的团块聚集在一起，并接收新的卵——包含炽热的圆点、三角形和立方体，然后成熟，在指定的时间，一些团块会自行分离并形成球状，只有在不受其他团块干扰

的情况下，它们才会起作用。之后，编号‡法则进入运作。运动(气息)变成旋风，使它们旋转。』‡

【*透过对于这一法则的认识，而帮助阿罗汉行使他的神通(Siddhis)，如分解物质，或使物体从一个地方传输到另一个地方。】

【†这些是古代对于诗节的注释，并附加了一些现代词汇表，否则这些注释的象征语言通常和诗节本身一样难以理解。】

【‡在充满争议的科学著作《现代起源》(The Modern Genesis)中，作者斯劳特牧师(Rev. W. B. Slaughter)批评了天文学家的立场，问道：—『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星云)理论的支持者没有更大程度地讨论它(如何开始旋转)。没有人屈尊为我们提供它的理由。质量冷却和收缩的过程如何使它产生旋转运动？』这个问题在附录中有充分的论述。唯物主义科学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神秘的教导说：『运动在未显化中是永恒的，而在显化中是周期性的。』它是『当火焰下降到原初物质，其产生的热量导致其颗粒运动时，这种运动就变成了旋风。』一滴液体呈球状，是因为它的原子在其终极的、不可解的、和本体上的本质中，围绕著自己运动；至少对于物质科学来说是不可解的。】

5. ... 也就是：—

「黑暗」，是无限的，或者是无数字的，是本初因缘自性：是 ○ (代表 x，未知数量)

一、原初古代(ADI-SANAT)，是数字，因为他是一。(a)

二、话语的声音，自性，众数字，因为他是一和九。*

三、「无形体的正方形。」(无形体)(b)

这三个包在 ○ (无限圆圈) 里面，总共是神圣四；而十是无形体(ARUPA，主体的、无形体的)宇宙(c)；然后出现「儿子们」，七个勇士，

「一」，第八被抛弃，且他的气息是制光者 (Bhaskara) (d)。

【*总合为 10，或称适用于「创造者」的完美数字，这个名字代表所有创造者的整体，而被一神论者混合成一个，称为「埃洛希姆」 (Elohim)，亚当卡蒙 (Adam Kadmon) 或王冠 (Sephira) —是 10 个质点的雌雄同体合成物，这些代表了大众流传的卡巴拉 (Kabala) 中显化宇宙的象征。然而，神秘的卡巴拉主义者则跟随东方的神秘主义者，把上质点三角 (或王冠、智慧和理解) 从其余的中分离出来，留下七个质点。至于自性，东方学家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空间中扩散的普遍可塑物质，或许是科学略为探讨的以太。但神秘主义者将其与神秘层面上的「父亲 - 母亲」等同起来。(见上)。】

(a) 「原初古代」 (Adi-Sanat)，字面上翻译是最初或「原初」的古代，它的名称对应于卡巴拉「古代的日子」 (Ancient of Days) 和「神圣的年老」 (王冠和亚当卡德蒙) 以即「创造者梵天」，在其他名称他也被称为「古代」 (Sanat)。

自性是神秘的本质，是物质大自然的可塑根源—在显化时是「众数字」；而在其基质的统一性中，在最高的层面上是「数字」。这个名字是佛教使用的，是四重的世界之魂的同义词，是卡巴拉的「原型界」，由此产生了『创造界、形成界，以及物质界』；是闪烁体或火花，—在最后三个世界中所包含的其他各种各样的世界。所有的世界都受统治者或摄政王的统治—即印度的圣人 (Rishis) 和祖灵 (Pitris)，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众天使、或一般古人所谓的众神。

(b) O 这意味著「无限的圈」 (零) 只有在九个数字中其中一个出现在它之前时，它才成为一个数字，从而显化出它的数值和效力，话语或称逻各斯与声音和精神* (意识的表达和来源) 结合在一起，代表著九个数字，因此与零一起形成了包含整个宇宙的十。三元组在圆圈内形成「十点三角形数」，或称神圣四，是圆圈内的正方形，此为所有魔法图形中最强大的。

【*『与精神和声音相结合』，分别指「抽象思想」和具体的声音，或其显化形式，是由起因产生的效果。亚当卡蒙或四字神名是卡巴拉的逻各斯；因此，这三元组对应在后者的最高三角王冠 (Kether)，智慧 (Chochmah) 和理解 (Binah) 相呼应，最后一个是女性力量，同时也是男性的耶和華，因为它具有智慧 (Chochmah) 的本质，即男性智慧。】

(c) 「被抛弃者」是我们太阳系的太阳。其外传的版本可以在最古老的梵语经文中找到。在《梨俱吠陀》中，「无限者」(Aditi)，或马克斯·穆勒先生翻译的无限空间，是『可见的无限，肉眼可见的(!)；超越地球、超越云层、超越天空的无边无际的空间，』这等同于与「黑暗」同时存在的「母亲-空间」。她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众神之母」(DEVA-MATRI)，因为正是从她的宇宙母体中，我们太阳系的所有天体——太阳和行星——诞生了。因此，她被寓言式地描述为：『「无限者」的身体中生了八个儿子；她带著七接近众神，却把第八个 (Martanda) 扔掉了，即我们的太阳。』这七个儿子被称为阿迭多 (Aditya)，在宇宙学或天文学上，是七大行星；太阳被排除在他们的数字之外，这清楚地表明印度人可能知道、事实上也知道第七颗行星，但没有把它叫做天王星。*但在密传上和神学上可以说，阿迭多在他们的最原始最古老的意义上，代表八，也是印度万神体系中十二个伟大的神。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七者允许凡人看到他们的住所，但只在阿罗汉面前展示他们自己。』「他们的住所」代表著行星。这个古代评论有一个寓言，并且解释说：—

『母亲盖了八个房子，给她的八个神圣的儿子们；四个大的和四个小的房子。八个灿烂的太阳，根据他们的年龄和素质。我们的太阳 (Martanda, Bal-ilu) 并不满意，尽管他的房子是最大的。他开始像大象一样 (运作)。他把兄弟们的生命气息吸进他的肚子里。他想把他们吃掉。较大的四个在很远的地方；在他们王国的边缘†。他们没有被抢劫 (影响)，只是笑著说：

「尽你最大的努力吧，先生，你接触不到我们的。」但是较小者哭了。他

们向母亲抱怨。她把我们的太阳流放到她王国的中心，从此之后他不能移动。(从那时起)他(只能)监视和威胁。他追著他们，并慢慢地绕著自己旋转，而他们迅速地转身离开他；他从远处跟随他的兄弟们，沿著环绕他们房屋的道路前进。‡从那天起，他以母亲身上的汗水为食。他用她的气息和废弃物填满自己。因此，她抛弃了他。』

【*秘密教义教导太阳是中心恒星而不是行星。然而，古人知道并崇拜七位伟大众神，并排除了太阳和地球。他们分开的那个「神秘的神」是哪个？当然不是天王星，这只在1781年被赫歇尔Herschel发现。但是，难道不能从另一个名字得知吗？《神秘共济会》(Maconnerie Occulte)一书的作者说：—『神秘科学通过天文计算而发现行星的数目一定是七颗，因而古人就把太阳引入天体和声的音阶中，使它占据了空位。因此，每当他们觉察到任一种影响是与已知的六颗行星都不相关的时，他们就把它归因于太阳。如果古代占星家错把太阳用来替代天王星，那么这个错误只是看起来很严重，但在实际结果中并非如此。太阳是一个相对静止的中心恒星，只围绕其轴转动，并调节时间和度量；且它不能偏离它真正的功能。』…因此，星期几的命名法是错误的。博学的作家拉根 (Ragon) 补充道：「太阳日应该是天王星日(Urani dies, Urandi)。』】

【†行星系统。】

【‡天文学告诉我们：『太阳自转的方向，总是与其行星各自绕行轨道的方向相同。』】

因此，「被抛弃的儿子」是我们的太阳，显然，如上所示，「太阳-儿子们」不仅指我们的行星，而且指一般上的天体。他自己只是核心精神太阳的映像，*苏利耶*(Surya)是所有在他之后进化的天体的原型。在《吠陀经》中，他被称为「世界之眼」(Loka-Chakshuh，指我们的行星界)，他是三个主要的神之一。他被无差别的称为帝乌斯(Dyaus)之子和无限者(Aditi)之子，因为这在密传意义和范围上这没有区别。所以他被描绘成由

七匹马和七头马所拖拉；前者指的是他的七颗行星，后者指的是它们来自遍一宇宙元素的同一起源。这个「遍一元素」被比喻为「火」。吠陀经(《爱达罗氏梵书》 Aitareya-Brahmana of Haug)教导『火确实是众神。』(随歌中的那罗陀Narada)。

这个寓言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有《德基安评论》和现代科学来解释它，尽管两者在不止一个方面有不同。神秘教义否定了从星云理论产生的假设，即不认为七大行星是由太阳的中心质量演化而来的，至少不是从我们可见太阳。宇宙物质的第一次凝聚当然发生在一个中心核附近，是它的母太阳；但是据教导说，我们的太阳，当旋转的质量收缩了，仅仅比其他行星更早地脱离自己，因此是他们的哥哥，大哥哥，而不是他们的父亲。八个阿迭多(Adityas)，即「众神」，都是由永恒的基质(彗星物质*—即母亲)或「世界-材料」形成的，这两者都是第五和第六宇宙原则，是普遍灵魂的载体或基础；就像在人这个微观宇宙一样，心灵†是菩提‡的载体。

【*神秘科学教导我们，彗星物质的这种要素不同于现代科学所熟知的任何化学或物理特征。在太阳系之外，它在其原始形式是同质的，一旦它越过我们地球区域的边界就完全分化了，它被行星的大气层和行星间物质的复合物质所破坏，而只有在我们的显化世界中才是异质的。】

【†心灵 (Manas) —心智原则，或人类灵魂。】

【‡ 菩提 (Buddhi)—神圣灵魂。】

(d) 有一整首诗是在描述太阳系最终形成之前，那些成长中的行星在生成之前所进行的斗争，从而解释了几个行星系统有著看似混乱的位置，有一些卫星(例如海王星和天王星的卫星，据说古人对这两颗卫星一无所知)的平面是倾斜的，因而使它们呈现出逆行运动的样子。这些行星被称为战士们、建筑师们、并被罗马教会采纳为天上群众的领袖，因而显示出了相同

的传统。太阳从宇宙空间进化而来，并且我们被教导说，在初级星系最终形成和行星状星云环化之前，太阳把它所能汲取的一切宇宙生命力都吸进它的质量的深处，并在引力和斥力的法则最终被调整之前，它有可能吞没它那些较弱的「兄弟们」；此后，他开始以「母亲的废弃物和汗水」为食；换句话说，以太（「普遍灵魂的气息」）的那些部分为食；而科学对于以太的存在和构成仍然是绝对无知的。这种理论是由威廉·格罗夫爵士 (Sir William Grove) 提出的(见《物质力量的相互关系》 "Correlation of the Physical Forces"，1843 年，第 81 页；《致英国协会》，1866 年)，他提出太阳系『通过大气的增减，或通过星云物质的吸积和减少而正逐渐发生变化』……以及，『太阳在太空中运行时，可能会凝结气态物质，从而产生热量』——古老的理论似乎足够的科学，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马修·威廉姆(W. Mattieu Williams)先生认为，四散的物质或称以太，作为宇宙热辐射的接受者，因此被吸入太阳质量的深处。从那里排出先前凝结和消耗掉热的以太，而后它被压缩并放出热量，然后又以稀薄和冷却的状态被排出，以吸收新的热量；他假定以太以这种方式吸收了这些热量，并再一次被宇宙的太阳们集中和重新分配。†

【*马修·威廉姆先生的《太阳的燃料》(The Fuel of the Sun)和威廉·西门子博士的《关于太阳能的守恒》中有非常相似的观点 (C. William Siemen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Solar Energy, "Nature", XXV., 第 440-444 页，1882 年 3 月 9 日)；以及在

马丁·邓肯博士的《地质学会主席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Dr. P. Martin Duncan's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May, 1877.)】

【†参见亚历山大·温切尔法学博士著《比较地质学》，第 56 页。 ("Comparative Geology" by Alexander Winchell, LL.D., p. 56.)】

这几乎是科学所能想象到的最接近神秘教义的东西；因为神秘主义解释它是我们太阳给予的「死气息」，并且他以「母亲空间」的「汗水和垃圾」为食。那些对于海王星*、土星和木星来说很小的影响，将杀死相对较小的「房子」，如水星、金星和火星。由于天王星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并不为人所知，寓言中提到的第四颗行星的名字至今仍是谜。

【*当我们谈到海王星时，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来谈它，而是作为一个欧洲人。真正的东方神秘主义者会坚持认为，尽管我们的太阳系中有许多尚未发现的行星，但海王星不属于行星，尽管它与我们的太阳有著明显的联系，且太阳对海王星也有影响。他们说，这种联系是想象出来(幻觉)的。】

所有「七者」的「气息」据说是「产生光的」(Bhaskara)，因为它们(行星们)的起源都是彗星和太阳。它们从原始的混沌(现在是无法分离的星云的本体)，通过对永恒物质主要分化的聚合和积累，演化成显化的生命，正如注释中优美的表述：『以这种方式，光之孩子们穿上了黑暗的衣裳。』它们被比喻为「天上的蜗牛」，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无形体的不可见智性体，居住在它们星空和行星的家园中；而智性带著它们的绕行就好像蜗牛携带著它们一样。正如我们所见，在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Leibnitz)、康德、赫歇尔(Herschel)和拉普拉斯(Laplace)之前，古代天文学家就极力主张，所有天体和行星都有共同起源的学说。热(气息)、引力和斥力，是运动的三大要素，也是所有这个原始家族成员能够出生、发展和死亡的条件，以在「梵天之夜」之后重生；在此期间，永恒的物质周期性地回复到最初的未分化状态。即使是最稀薄的气体，也无法使现代物理学家了解它的性质。起初，力的中心，即原始原子的看不见的火花，先分化成分子，变成太阳们一并逐渐过渡到气态、辐射性、宇宙的客体性，这一「旋风」(或运动)最终给与形体推动力，并由永不停息的气息们(禅那主们)来调节和维持最初的运动。

6. ... 接著是第二个七者，他们是记录者 (LIPIKA)，由三者 (话语、声音和精神) 所产生。被抛弃的儿子是一个，而「儿子-太阳们」是数不清的。

记录者 (Lipi-ka)，来源於单词「写」(lipi)，字面意思是「抄写员」。^{*} 在神秘意义上，这些神圣存在与业力有著关联，即报应法则，因为他们是记录者或编年史员，能在 (对我们来说) 不可见的星光界流质石板上留下了印记；这也被称作「永恒的大画廊」——它忠实地记录了人类的每一个行为、甚至是思想，以及在现象宇宙中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正如《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所说，这幅神圣而又看不见的画布就是「生命之书」。因为正是「记录者」将宇宙理型计划从被动普遍心灵投射到客体中，而「建造者们」在每一次沈睡期后据此计划重建太阳系。这些记录者对应于「临在的七天使」，即基督教徒在七个「行星神灵」或「星星神灵」；因此他们才是「永恒理型」的直接记录者——或者，如柏拉图所说，是「神圣思想」的记录者。永恒的记录不是做梦幻想，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里也会遇到同样的记录。德雷珀 (Draper) 博士说：『当阴影投在墙上时，总是会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通过适当的处理而显现出来。..... 我们朋友的肖像或风景可能隐藏在敏感的表面，但只要使用适当的开发人员，它们就会出现。一个幽灵被隐藏在银色或玻璃般的表面上，直到我们用我们的巫术使它出现在可见的世界里。在我们最私密的公寓的墙壁上，我们认为已将入侵之眼完全被拒之门外，且我们的隐居生活永远不会被褻渎，然而那里存在著我们所有行为的痕迹，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轮廓。』†杰文斯博士 (Jevons) 和巴贝奇博士 (Babbage) 相信，每一个想法会移动大脑的粒子并使它们运动，然后将它们分散到整个宇宙，并且他们认为『现存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必然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科学原理》第二卷 p. 455)。因此，古代学说已经开始在科学界的思辨中获得公民权。

【*这就是《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中提到的四个「不朽者」，它们是天空四角落的「守望者」或守卫者(参看第十六章，1-4，等)。】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 Draper, pp. 132 and 133) 。】

站在冥界**阿门提**的四十名「判官」，在**奥西里斯**面前控告灵魂，他们与「记录者」属同一个神灵类别；甚至如果对埃及众神的密传意义有了解的话，它们可能是对等的。印度教的契特拉古波塔(Chitra-Gupta)从他的登记簿(Agra-Sandhani)上读出每个灵魂的生命账目；而「判官」从死者的内心读他们的生命账目，这在(无论是)阎罗王、米诺斯(Minos)、奥西里斯、或业力面前，是一本打开的书；都是来自「记录者」及其星光界记录的如此多拷贝和变型。然而，「记录者」不是与死亡有关的神灵，而是与永生有关。

「记录者」与每个人的命运和每个孩子的出生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生命早已能从星光界流质中追踪；这不是宿命的，只是因为未来永源存在于「当下」，过去也是如此——他们也可以说对于占星科学施加了影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承认后者是真实的。因为，正如一位现代占星术专家所观察到的：『既然摄影技术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恒星系统产生的化学影响，也就是透过将数以百万计的恒星和行星固定在仪器的感光板上，是迄今为止一直无法用最强大的望远镜发现的；那么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在一个孩子出生时，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并根据天顶或其他黄道带星座的存在，影响他的大脑——这是接受任何印象的童贞女。』*

【*《神秘占星术》“Les Mysteres de l’Horoscope”, p. XI. 。

第五诗节

1. 原初七者，是智慧之龙的最初七气息，依次从他们神圣旋转的气息中产生炽热的旋风(a)。

评注

(a) 这也许是所有诗节中最难解释的。只有那些完全精通东方寓言及其故意模糊措辞的人，才能理解它的语言。人们肯定会问：『神秘主义者相信所有这些「建造者」、「抄写者」和「光之子们」都是实体吗？还是仅仅是形象化描述？』对此，答案很清楚：『在适当考虑了拟人化力量的形象化之后，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实体的存在，如果我们不拒绝在物质人类中存在精神人类的话。因为这些光之子们的群众、以及「未知一切」的最初显化光线的「心智所生之子们」，是精神性的人的根本。』除非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类诞生，都有一个特别被创造的灵魂的非哲学教条——它认为自「亚当」以来，每天都会供应这些新鲜灵魂——否则我们必须承认神秘教义。这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解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神秘含义。

该教义教导说，为了成为一个神圣的、全意识的神——是的，甚至是最高的神——精神性原始智性体必须通过人类的阶段。当我们说到人类，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尘世人类，而且适用于居住在任何世界的人类，也适用于那些在物质和精神之间达到适当平衡的智性体，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度过了第四轮次第四根种族的中间点。每个实体必须通过自我经验，来为自己赢得成为神圣的权利。黑格尔，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他必定直觉地知道或感觉到这一真理，因为他说：『无意识者进化宇宙只是「为了获得清晰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成为一个人类；因为这也是《往世书》短语中，关于梵天不断「被创造的欲望所驱动」的秘密含义。这也解释了这句话隐藏的卡巴拉意义：『气息成为一块石头；石头，成为一个植物；植

物，成为一个动物；动物，一个人；人，一个神灵；神灵，成为一个神。』心智所生之孩子们、圣人们、建筑者们等等，都曾是人类，不管他们是什么形体和形状，也不管是在其他世界还是显化期之前。

这个主题非常神秘，因此很难解释其所有细节和意义；因为进化创造的全部奥秘都包含在其中。其中一两句话生动地让人想起《卡巴拉》和《国王诗人》(civ.) 中类似的词句，因为在谈到神时，这两句话都显示出神让风成为他的信使，并让他的「大臣们变成熊熊烈火」。但在密传教义中，它是以比喻的方式使用。「炽热的风」是炽热的宇宙尘埃，它在磁性上跟随「创造力」的指导思想，就像铁屑跟随著磁铁一样。然而，这种宇宙尘埃还有更多的内涵；因为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具有自我意识的潜能，而且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其内就是一个宇宙，且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它是一个原子和一个天使。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进化学派的杰出人物之一，华莱士(A. R. Wallace) 先生，讨论到若将「自然选择」作为物质人类发展的唯一因素是不足够的；这实际上承认了这里所讨论的全部观点。他认为，人类的进化是由高等智性体所指导和推动的，这些智性体的代理是大自然体系中的必要因素。但是，一旦这些智性体的运作在一个地方被承认，那么进一步扩展它的只是一个逻辑推论。不能画出明确的界线。

2. 他们把他当作自己意志的信使 (α)。神秘智慧 (DZYU) 成为宇宙电，即神圣儿子们的敏捷儿子，而他们的儿子是记录者*，进行循环的差事。宇宙电是骏马，而思想是骑手 (即宇宙电受他们指导思想的影响)。他像闪电穿过炽热的云层 (宇宙尘雾) (b)；踏出三、五、七步，穿过上面的七个区域和下面七个区域 (未来的世界)。他提高声音，召唤出无数的火花 (原子们)，并加入他们的行列 (c)。

【*「建设者」、「行星神灵」和「记录者」之间的区别绝不能被忽视。(见本评论第 5 和第 6 条)】

(a) 这显示了「原初七者」用他们的载具 (Vahan, 或显化的主体, 成为指导它的力量的象征), 宇宙电, 因此被称为「他们意志的信使」—炽热的旋风。

「神秘智慧 (Dzyu) 变成宇宙电」—这个表达本身就表达了这一点。神秘智慧是一种真实(魔法)的知识, 或神秘的智慧; 它处理永恒的真理和原初的原因, 当应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时, 它几乎是全能的。它的对立面是「非智慧」(Dzyu-mi), 它只处理错觉和假象, 就像在我们的现代科学中一样。在这段经文, 神秘智慧指的是禅那佛集体智慧的表达。

(b) 由于读者通常都不熟悉禅那佛, 因此我们不妨立即说, 按照东方学家的说法, 有五个「天上」佛, 而人类佛是它们在形体与物质世界的显化。然而, 在密传上, 禅那佛是七个, 至今只有其中五个显化*, 还有两个将在第六和第七根种族中出现。他们可以说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佛的永恒原型, 也就是每个佛都有自己特定的神圣原型。举个例子, 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乔达摩的禅那佛; 每当这个伟大的灵魂在尘世上投生时, 就通过他显化出来, 就像他在宗喀巴中所做的那样。† 观世音 (Avalokiteswara) 是七位禅那佛的综合, 且是最初佛 (逦各斯); 因而阿弥陀佛是乔达摩的内在「神」, 在中国被称为阿弥陀 (佛)。正如里斯·大卫斯 (Rhys Davids) 所言, 他们是每一位尘世凡人佛『在神秘世界中光辉的对应物, 且摆脱了这种物质生活的低等状态』—即解脱的人类佛 (manushibuddha), 并被指定在这轮次中掌管尘世。他们是「冥想佛」, 且都是「无父母」(Anupadaka), 即从神圣本质自我诞生。在外传教义中, 说到每一个禅那佛都有能力从他自己创造一个同样天上属性的儿子—禅那菩萨—在人类佛死后, 禅那菩萨必须执行后者的工作; 这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由于被「佛陀的精神」笼罩的人进行了的最高启蒙—(东方学家认为是佛陀创造了五禅那佛!)—一个候选人实际上成为一个菩萨, 是由高等的启蒙者所创造的。

【*参见辛尼特的《密传佛教》(A. P. Sinnett's "Esoteric Buddhism" 5th annotated edition, pp. 171-173.)】

【†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改革者，并创立了「黄帽派」(Gyalugpas)。他生于公元1355年的安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而阿弥陀佛是乔达摩佛的天上名字。】

(c) 宇宙电是密传的宇宙起源论中最重要的脚色之一，因而应该加以详细说明。正如古希腊最古老的宇宙起源论，与后来的神话大相径庭，厄洛斯(Eros)是原初三元组混沌、盖亚(Gaea)、厄洛斯中的第三个人：对应到卡巴拉主义的「无限」(En-Soph，因为混沌(Chaos)是「空间」、「虚空」(Chaino))，是无限的一切，「神圣临在长住」(Shekinah)和「远古的日子」(Ancient of Days)，或圣灵(Holy Ghost)；因此，宇宙电在尚未显化的宇宙中是一个东西，而在现象和宇宙世界中是另一个东西。在后者中，他是神秘的、电的、生命的力量，并且在创造性逻各斯的意志下，将所有的形体联系在一起，给予它们最初的冲动，并及时成为法则。但在未显化的宇宙中，宇宙电还未如此，就像厄洛斯还未成为灿烂而长著翅膀的丘比特——或称「爱」。宇宙电与太阳系还没有关系，因为太阳系还没有诞生，且众神还睡在「父亲-母亲」的怀里。他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思想。他自己还不能生产什么；他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创造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可以说是分开了未来一切现象的本体，但又以一种神秘的超感官行为重新将它们结合起来，并放射出创造的光芒。当「神圣儿子」涌现时，宇宙电就成为了推动力量，这种活跃的力量使「一」成为「二」和「三」——在显化的宇宙层面上。三重的「一」分化为众多，然后宇宙电被转化成一种将元素原子们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而使它们聚合和结合。我们在早期希腊神话中找到了这种原始教导的回响。厄瑞玻斯(Erebos)和倪克斯(Nux)从混沌中诞生，在厄洛斯的作用下，依次诞生了以太和赫墨拉(Hemera)，分别是高等区域的光，以及低等尘世区域的光。黑暗产生光。宇宙电也对应在《往世

书》中梵天创造的「意志」或欲望；而在桑楚尼亚松 (Sanchoniathon) 的腓尼基宇宙起源论教义中，欲望(pothis)，是创造的原则。

宇宙电与「遍一生命」密切相关。显化的「一」，或称显化期的神，是从未知者，即无限的整体中散发出来；而这就是普遍心灵，它从源头分离出来，是西方卡巴拉主义者的造物者 (Demiurgos) 或创造性逻各斯，是印度教的四面梵天。在它的整体上，从密传教义里已显化的神圣思想的立场来看，它代表了更高创造性禅那主的群众。与此同时，随著普遍心灵的进化，本初佛的隐藏智慧—永恒的至高者显化自身为观世音 (或显化的自在主 Iswara)，是埃及的奥西里斯、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马兹达 (Ahura-Mazda)、赫尔墨斯哲学家的天上人、柏拉图主义者的逻各斯、吠檀多的阿特曼*。在显化的智慧 (Mahat) 的作用下 (由太阳系中无数精神能量中心为代表)，普遍心灵的映像 (即宇宙理型以及伴随这种理型的智性力量) 在客体上成为密传佛教哲学家的宇宙电。宇宙电遵循阿卡莎(Akasa)的七个原则，作用在如上所述的显化基质或遍一元素上，并通过将其分化为不同的能量中心，而启动宇宙进化的法则；且宇宙电服从普遍心灵的理型，在显化的太阳系中产生所有不同状态的存在。

【* 舒巴罗 (Subba Row) 先生似乎把他和逻各斯等同，并称之为逻各斯。(参见他在《神智学者》中的《博伽梵歌四讲》)】

由这些代理所产生的太阳系，是由七原则组成的，如在这些中心内的其他一切一样。这就是跨喜马拉雅的秘教教义。然而，每种哲学都有自己的方法来划分这些原则。

因此，宇宙电是具体化的电生命力，是所有宇宙能量的超越性结合统一，在显化的层面上是看不见的，而其作用在大尺度上类似于一种由意志创造的活跃力量，在这些现象中，那些看似主体的事物作用于看似客体的事物，并推动使其行动。宇宙电不仅是这种力量的活跃象征和容器，而且被神秘主义者视为一个实体—他所作用的力量是宇宙的、人类的和尘世

的，并分别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施加它们的影响。在尘世层面上，他的影响可以从磁化器强烈的欲望所产生的磁性和活跃力量而感觉到。在宇宙层面中，当事物的形成时(从行星系统到萤火虫和简单的雏菊)，它存在于执行的建设性力量中——而其计划存在于大自然的心智中，或在神圣思想中，是关于那特殊事物的发展和成长。形而上学上，他是众神客体化的思想；在较低的尺度上是「话语成肉身」，是宇宙和人类理型的信使：普遍生命中的活跃力量。在他的第二个方面，宇宙电是太阳能，是生命电液体*，和保存的第四原则，也就是大自然的动物灵魂，也就是说，或称一电。在印度，在(第一个)神的早期角色中，宇宙电与毗瑟奴和苏利耶(Surya)联系在一起；因为毗瑟奴在《梨俱吠陀》中并不是一位高等的神。毗瑟奴的名字来源于字根「渗透」(vish)，而宇宙电被称为「渗透者」和制造者，因为他从原始材料中塑造原子们。‡在《梨俱吠陀》的神圣文本中，毗瑟奴也是「太阳能的显化」，并且他被描述为三步跨越宇宙的七个区域，因而这个吠陀神与后来的毗瑟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此，两者在这一特定特征上是相同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副本。

【*1882年，神智学会主席奥尔科特上校(Col. Olcott)因在一次演讲中声称电是物质而受到指责。然而，这就是神秘教义的教导内容。只要欧洲的科学对它的真正性质了解甚少，「力」、「能量」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名称；然而，它是物质，就像以太是物质一样，因为它是原子的，尽管它与物质有段距离。若有一个事对科学来说是不可量测的，就认为不能称之为物质，这似乎是荒谬的。说电是「非物质」的，只因为它的分子不受感知和实验的支配；然而，它可能是原子的，而神秘主义说它确实如此；因此它是物质。但是，即使认为用这种说法来描述它是不科学的，一旦电在科学上被称为一种能量和力的来源，那么它们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能被思考吗？麦克斯韦是一位数学家，也是研究电及其现象的最伟大的权威之一。多年前，他就说过，电是物质，而不仅仅是运动。如果我们接受基本物质是由原子组成这一假设，我们就不能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正电和负电

可以分为确定的基本部分，它们的行为类似于电的原子们。』(亥姆霍兹，
《法拉第讲座》，Helmholtz, Faraday Lecture, 1881 年)。我们将更进一步断言，电不仅是实质，而且是来自一个实体的散发物，这实体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而是根据永恒的业力法则统治和引导我们世界的无数实体之一。(见本书附录。)]

【* 众所周知，沙子放置振动的金属板上时，会呈现出一系列不同描绘的规律曲线图形。科学能否对这一事实给出完整的解释呢？】

跨出的「三和七」步是指密传教义里人类所居住的七个层面，以及地球的七个地区。尽管经常有东方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们的行星链的七个世界或层面，在公开的印度教经文中被清楚地提到。所有这些数字与其他宇宙起源论中的数字与符号都有关联，这个奇怪特性可以从古代宗教的学生所作的比较和对照中看出。《梨俱吠陀》中的『毗瑟奴三步穿越宇宙的七个区域』，被评论家们解释为宇宙意义上的『火、闪电和太阳』；如同视为尘世、大气层跟天空；也作为矮人(毗瑟奴的化身)的「三步」，虽然更哲学——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非常正确——它们被奥那婆跋(Aurnavabha)解释为太阳的日出、正午和日落的不同位置。只有密传哲学才能清楚地解释它，《光辉之书》非常哲学地、全面地阐述了它。本书说到并清楚地证明，在起初，埃洛希姆(Elohim, Elhim)被称为「一」(Echod)，或「神在许多中是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泛神论概念(当然是哲学意义上的)。然后发生了改变，『耶和华是埃洛希姆』，从而统一了多样性，并向一神论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回到疑问，『耶和华如何成为埃洛希姆?』答案是，从下而上「通过三步」。

这里的含意很清楚。*它们都相互关联的象征和标志著 精神、灵魂和身体(人类)；象征著圆圈转变成精神、世界的灵魂，和它的身体(或称尘世)。卡巴拉的无限(Ain-Soph，梵、琐罗亚斯德教(Mazdeans)的无限时间(Zeroana Akerne)，或其他人称为「不可知者」)从那个无人能理解的无限

圆圈走出来而成为「一」(ECHOD, EKA, AHU), 然后他(或它)透过进化而转化成为众多中的「一」, 即禅那佛或埃洛希姆, 或再一次是七天使(Amshaspends), 他的第三步被带入肉体的生成, 或称「人类」。而从人类, 或称「男性-女性」(Jah-Hova), 内在的神圣实体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 再次是埃洛希姆。

【*数字 3、5 和 7 在思辨性共济会中占重要地位, 如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展示的那样。一位共济会成员写道:『有 3、5、7 步来显示一个环形的行走。3 个面包括 3, 3; 5, 3; 和 7, 3 等等。有时它以这种形式出现: $753/2 = 376.5$ 和 $7635/2 = 3817.5$, 而 $20612/6561$ 英尺的体积比例就是大金字塔的尺寸,』等等。3、5 和 7 是神秘的数字, 且最后一个和第一个数字受到共济会和帕西人(Parsis)的极大尊敬—三角形在任何地方都是神的象征。(参见《共济会百科全书》和《毕达哥拉斯三角形》"Masonic Cyclopedia" and "Pythagorean Triangle", Oliver.) 当然, 神学博士(例如卡索 Cassel)展示了《光辉之书》对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解释和支持(!)然而, 在古老神秘主义和符号学中, 后者正是起源于外邦人的 $\triangle$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讲, 这三步是关于精神下降到物质, 关于逻各斯作为一束光线下降到精神, 然后下降到灵魂, 最后下降到人的肉体, 并在其中成为「生命」。】

卡巴拉思想与古代的神秘主义是相同的。这种神秘主义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 既不属于雅利安第五种族, 也不属于其众多的亚种族。它并非突雷尼语族(Turanians)所据有, 如所谓的埃及人、中国人、迦勒底人, 或由第五根种族的七个分支据有, 而是真正属于第三和第四根种族; 我们在第五根种族的种子、即最早的雅利安人中, 发现了他们的后裔。圆圈是每个民族对于「未知者」的象征—即「无边的空间」, 是「永远存在的抽象」的抽象外衣—是不可认知的神。它代表永恒中无限时间。如同「未知时间的无限圆」(Zeroana Akerne), 而从圆圈发出辐射光—是普遍太阳, 或称奥尔穆兹德(Ormazd)*—后者等同于克洛诺斯(Kronos)在其爱奥尼亚(Aeolian)

形式，是一个圆。因为圆是沙罗(Sar、Saros)，或称周期，是巴比伦的神，它的圆形边界是对于不可见者的可见象征，而太阳是遍一圆，从中产生宇宙天体，且他被认为是领袖。毗瑟奴的圆(Zero-ana)是神秘的象征，根据一个神秘主义者的定义，它是『一种曲线，其性质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最小可能部分，如果以任何一种方式继续绘制曲线，它将最终重新进入自身，并形成一条相同的曲线，或我们称之为圆。』因此，对于神的自然符号和外显本性的定义，没有比圆更合适了，因为它的圆周无所不在(无边际)，因此它的中心点也无所不在；换句话说，它存在于宇宙的每一点。因此，不可见的神也就是禅那主们，或圣人们，是原初的七，其外是九，且包括在十内，是它们的综合整体；「它」从那进入人类。回到第四诗节的评注(4)。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跨喜马拉雅山的圆在里面刻了△|□|☆(三角形，第一条线，立方体，第二条线，和一个五角星，中间有一个点，得到☆，以及其他的变体)，当埃洛希姆(Alhim或Elohim)的字母以数字方式阅读时，产生埃洛希姆的卡巴拉圆，即著名的数字13514，或由变换顺序31415所揭示——这是天文数字(pi)，或禅那佛、巨人(Gebers, Geborim)、众卡比洛斯(Kabeiri)，和埃洛希姆的隐藏含义，都表示「伟人」、「泰坦」(Titans)、「天上的人」，在地球上「巨人」。

【* 奥尔穆兹德(Ormazd)是逻各斯、「最初诞生者」和太阳。】

七在每个民族中是神圣的数字；但是没有人比希伯来人更把它应用于生理唯物主义。有了这些，就有了最重要的生成数7和男性的起因数9，形成了如卡巴主义者所示的或「伊甸园之树」*(otz)，是第四种族的「双雌雄同体棒」。而对于印度人和雅利安人一般来说，含意是多方面的，且几乎完全与形而上学和天文学的真理有关。†他们的圣人和众神、他们的恶魔和英雄，都具有历史和道德意义，雅利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宗教仅仅建立在生理符号上，如古老的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这是在印度的外传经文中发现的。这些叙述是障眼法，可以从它们的相互矛盾中看出；几乎在每一

部《往世书》和史诗中可以找到不同的构建。但若以密传的理解去地阅读，它们都将产生相同的意义。因此，一种说法列举了七个世界，这不包括阴界，而后者在数量上也是七；这 14 个上界和下界与七重链的分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属于纯粹空灵的、不可见的世界。这些将会在其他地方被注意到。就目前而言，只需提出它们是故意被看作是属于七重链的就够了。『又有另一种列举称那七世界为地、天空、天上层面、中间区域、诞生之地、有福的宅邸、真理的居所；并把「梵天之子们」放在第六层，并且称第五层(Jana Loka)是动物在大火中被毁灭而重生的地方。』（参见《印度经典词典》）一些真正密传的教导是在「象征主义」中给出的。准备好的人会明白其隐藏的意义。

【*这是「至圣所」的象征，是性别分离的 3 和 4。22 个希伯来字母中几乎每一个都只是阳物象征。在这两个字母中——如上所示——一个是 ayin，是否定的女性字母，象征著一只眼睛；另一个是男性字母，tza，象征鱼钩或飞镖。】

【†一位卡巴拉主义者告诉我们，在他一本尚未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卡巴拉和《光辉之书》与雅利安人的神秘主义进行了对比，声称：『希伯来语的清晰、简短、简洁和准确的模式，远远超过了印度人语无伦次的话语——正如诗篇作者以同样的方式说：「我的口用舌头说话，我不知道你的众数字。」(lxxi, 15) … 印度教铭文显示，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有大量的外来方面的混合物，如同希腊人(撒谎的希腊人)借用了羽毛，而共济会也是如此：从希伯来语粗略的单音节(和明显的)匮乏中可以看出，后者的起源比上述任何一种都要久远得多，而且是源头(!?)，或者比任何一个都更接近原始的源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这位博学的兄弟和记者显然从印度的《圣典》(Shastras) 和《往世书》来判断印度的宗教体系，很可能是后者，而且是透过现代译本，是已受到东方学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如果一个人想要进行比较，就必须转向他们的哲学体系与密传教导。毫无疑问的，

《摩西五经》、甚至是《新约》的象征主义，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但肯定的是，胡夫 (Cheops) 金字塔的年代肯定比《摩西五书》更早吧？皮亚齐·斯迈思 (Piazzi Smythe) 教授重述了在所罗门传说神话中的神殿中，所发现对此金字塔测量结果。因此，如果有任何声称的如此伟大的身份，那一定是由于犹太人的卑屈复制，而不是埃及人的复制。犹太人的文字、甚至他们的语言希伯来语都不是原创的。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借来的，摩西就是从埃及人那里得智慧的；或是学习自科普特人 (Coptic)，即古腓尼基人的可能亲戚或父母；以及学习自喜克索斯人 (Hyksos)，他们的(所谓的)祖先，正如约瑟夫在他的《反驳阿皮翁》 ("Against Apion" I., 25. Aye) 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但谁是喜克索斯的牧人呢？埃及人是谁呢？历史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是从历史学家们各自的意识深处进行推测和理论化。(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430 - 438 页)。本森 (Bunsen) 说：『卡姆森人 (Khamism)，或称古科普特人，来自西亚，含有闪族的一些萌芽，因此证明雅利安人和闪族的原始同源统一性』；且他把公元前 9000 年发生在埃及的大事件置于这。事实上，在古老的神秘主义和雅利安人的思想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哲学，而在希伯来人的记录中，我们发现只有它最令人惊讶的独创性，而发明了阳物崇拜和性神谱的神化。】

3。他是他们的引导精神与领袖。当他开始运作的时候，他将低等界 (矿物原子) 的火花分离开来，这些火花在他们光辉的居所 (气态云) 中欢快地飘浮与颤动著，并在那里形成轮子的胚芽。 he 把它们放在空间的六个方向，以及一个在中间，即中心轮 (a)。

(a)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轮子们」是力量的中心，而原初宇宙物质围绕著它膨胀，并经过所有六个巩固阶段后，就变成球状，最后变成球体或层面。这是密传宇宙起源论的基本教条之一，即在生命的劫 (Kalpas，或万古) 期间，「运动」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增长为循环运动的趋势，从太阳系的最初觉醒到一个新的「白昼」；而在休止的时期，它「在每一个沈睡的原

子中搏动和震颤」*(《德基安之书评论》)。『神变成了旋风。』当它的意思是说星星和行星的活跃原则时，它们也被称为「轮子」(Rotae)，即天体的转动的轮子，它们参与世界的创造；因为在卡巴拉，他们是由座天使代表的，即天体和星星的天使，他们是这些天体和星星的活化灵魂。(见《揭露卡巴拉》"Kabala Denudata", "De Anima" p. 113)

【*人们可能会问，正如作者经常会问的那样：『谁来确定这种运动的区别呢？此时所有大自然都被还原为它的原始要素，而且任何人、甚至是所有涅槃中的禅那主之一，都无法看到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必须通过类比来判断。虽然最高的神灵(大天使或禅那佛)无法穿透我们行星系统和可见太阳系之外的奥秘，但在远古时代，有许多伟大的预言家和先知，他们能够回溯地感知道「气息」和「运动」的奥秘，纵使当时世界的系统处于休止状态，并且进入周期性的睡眠。』】

这种原初物质的涡旋运动规律，是希腊哲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最早历史上的圣人几乎都是秘仪的启蒙者。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得到的，埃及人是从迦勒底人那里得到的，而迦勒底人是婆罗门密传学派的学生。留基伯(Leucippus)和阿布德拉(Abdera)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贤士」(Magi)的弟子——教导说，原子和球体的这种旋转运动是永恒存在的。* 希塞塔斯(Hicetas)、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厄克方图(Ecphantus)、毕达哥拉斯和他所有的学生都教授地球的转动；印度的阿耶波多(Aryabhata)、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塞琉古(Seleucus)和阿基米德也如现代天文学家一样，以科学的方法计算了它的公转；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知道元素涡旋理论，并且公元前500年由他维护，在两千年后由伽利略、笛卡尔、斯威登堡(Swedenborg)以及汤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对其进行了细微的修改之后，这一理论最终被采纳。(见他的《涡漩原子》,"Vortical Atoms") 如果公正地对待这些知识，它们都是对古代教义的一种回响，是对现在所作出的解释的一种尝试。过去几个世纪的人

们，是如何得出相同的观点和结论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些是几千年前在内殿秘密中，作为公理的真理而传授的。有些是由物质科学的自然进步和独立的观察导致的；还有一些人——如哥白尼、斯威登堡等人——尽管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的知识更多地来自直觉，而不是后天获得的概念，如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而发展起来的。†(参见「佛陀之谜」)

【*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塞塔斯就提出了地球绕轴自转的学说。他的学生厄克方图和柏拉图的学生赫拉克利德也这么教导。早在公元前281年，萨摩斯(Samos)的阿利斯塔克就证明了太阳的不动和地球的轨道旋转，并与观测事实相一致。日心说理论是在公元前 150 年，由塞琉西亚(Seleucia)的塞琉古在底格里斯河 (Tigris) 上教授的一[这是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 500 年教授的。——H.P.B.] 也有人说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数沙者》(Psammites) 中极力主张日心说。地球的球形是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教导的，他用月食时的地球在月球上的影子来证明(亚里士多德《论天》 Aristotle, "De Coelo", lib. II., cap. XIV.)。 **普林尼(**Pliny) 也为这一观点辩护(《博物志》 Nat. Hist., II., 65)。这些观点似乎已经从知识中消失了一千多年……』(亚历山大·温彻尔《比较地质学》, "Comparative Geology", Part IV., "Pre-Kantian Speculation" p. 551, by Alex. Winchell, LL.D.)】

【† 尽管斯威登堡不可能知道佛教的任何密传思想，但他一般的概念独立地接近神秘学教导，这在他的关于旋涡理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温彻尔(Winchell)教授引用的克里索德(Clissold)译本中，我们找到了以下摘要：『最初起因是无限的。这诞生了最初有限的存在。』(逻各斯的显化和宇宙。)『那产生有限的东西类似于运动。(见上节第一节)产生的有限物是一个点，它的本质是「运动」；但因为它无部件，所以这种本质并不是实际的运动，而只是其天生倾向。』(在我们的教义中，它不是「天生倾向」，而是变化，从未显化的永恒振动、到现象或显化世界的旋涡运动)

……『从这里首先产生延伸、空间、图形、和演替或称时间。就像在几何学中，一个点产生一条线、一条线形成一个面、一个面形成一个立体，所以在这里，一个点的天生倾向趋于线、面和立体。换句话说，宇宙包含在第一个自然点的蛋中……天生倾向的运动是循环的，因为圆是所有图形中最完美的…一个运动的最完美图像…必须是永恒的循环，也就是说，它必须从中心到外围，从外围到中心。』(引自《大自然事物原理》"Principia Rerum Naturalia")这是纯粹简单的神秘主义。】

这里所说的「空间的六个方向」是指「双三角」，是纯粹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与融合，或称「无形体」(Arupa)和「形体」(Rupa)的结合，分别由三角形来象征。这个双三角是毗瑟奴的标志，它也是所罗门之印，是婆罗门的室利延陀罗(Sri-Antara)。

4. 宇宙电沿著螺旋线将六者与第七者(王冠)结合(a)；在各角落上站著光之子们的军队(以及)「记录者」在中间轮子上。他们(记录者们)说：

「这很好。」(b)第一个神圣的世界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现在是)第二个(世界)。然后，「神圣的无形体」(无形体的思想世界)将自身映像在「影子界」(原始形体的阴影世界、或称智性界)，是(那)「无父母」的最初外衣(c)。

(a) 这种「螺旋线」的轨迹指的是人类与大自然原则的进化；这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进化(我们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论「人类种族起源」)，如同大自然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的第六个原则(菩提，即神圣灵魂)虽然在我们的观念中只是一种气息，但与神圣的「精神」(阿特曼)相比，仍然是某种物质的东西；而菩提也作为阿特曼的载体。宇宙电以他神圣之爱(Eros)的能力，即亲和和交感的电力量，被寓言地表现为试图把纯洁的精神(与绝对遍一分不开的光线)与灵魂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构成了人类的单体，而在大自然中则是连接那永恒无限与显化之间的最初环节。「记录者」的「第一现在是第二的」(世界)也与之相关。

(b) 在各个角落的「军队」是天使般存在的群众(禅那主们)，被任命指导和看守各自的区域，从显化期的开始到结束。他们是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和炼金术士的「神秘守望者」，并在象征上和宇宙生成论上，与宇宙的数字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些天上存在与数字之间的关联，若按照它所代表的特定「天使」群体，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因为每一个数字都代表著几个不同概念的群体。这就是象征主义研究的难点所在，无法通过解开结的方式来解开它，许多学者更喜欢像亚历山大处理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那样处理它；因此，直接的结果就是错误的观念和教导。

『第一个是第二个』，因为「第一个」不能被真正地编号，也不能被视为第一，因为这是本体的领域在其最初显化：是真理界(SAT)的门槛，遍一实在(无名之神)所放射出的直接能量通过它到达我们。在这里，不可译的词汇「绝对真理」(SAT, 存在性)很可能导致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显化出来的东西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现象性的东西；不是永恒的，甚至不是时间潜无限的(sempiternal)。它与遍一生命是同时代且共存的，是「无二的」，但作为一种显化它仍然是一个幻觉——如同其余事物。这个「真理界」只能用评注的文字来描述：『一颗明亮的星星从「永恒」的心中落下；这是希望的标灯，其七道光线悬挂著存在者的七个世界。』确实如此；因为这七盏灯的映象是人类不朽的单体——阿特曼，或称人类家族中每一种生物的放射精神。首先是这个七重光；然后是：—

(c) 「神圣世界」-是在原初光点亮的无数光-是最后一个无形体世界的菩提们，或无形体神圣灵魂们；用古老诗节的神秘语言来说，是「总和」。在《教义问答》中，大师问学生：——

『抬起头来，弟子；在你上方黑暗午夜的天空中，你看见的是一盏灯，还是无数盏灯在燃烧呢？』

『我感觉到遍一火焰，大师(Gurudeva)啊，我看到无数未分离的火花在其中闪耀。』

『你说的不错。现在看看四周，看看你自己里面。那个在你里面燃烧的光，你觉得它与你同胞们里面闪耀的光相比，有什么任何不同之吗？』

『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囚犯被业力所束缚，尽管其外衣迷惑无知的人说：「你的灵魂和我的灵魂不同。」』

神秘科学的一条基本法则，即大自然中化合物的各组成部分，其终极本质的根本统一——从星星到矿物原子，从最高的禅那主到最小的纤毛虫，且在这个术语最完整的意义上，适用于精神、智性或物质世界。「神是无边界和无穷扩展。」一个神秘公理如此说；因此，如前所述，梵天的名字如此而来。^{*}世界上最早的崇拜，即太阳和火，背后隐藏著一种深刻的哲学。在物质科学已知的所有元素中，火是一种从来没有经过明确分析的元素。可以肯定的是，空气是包含氧和氮的气体混合物。我们把宇宙和地球看作是由确定的化学分子组成的物质。我们谈到原始的十个地球，各自都有一个希腊或拉丁名称。我们说水在化学上是氧和氢的化合物。但什么是火呢？我们得到了严肃的回答是：这是燃烧的结果。它是热、光和运动，以及一般物理力和化学力的相互关系。这一科学定义在哲学上，得到了《韦伯斯特字典》中神学定义的补充，其中解释火是『惩罚的工具，或者说不悔改者处于另一种状态而受的惩罚』——顺带一提，这种「状态」应该是精神的；但是，唉！火的存在似乎是它的物质性的有力证明。然而，说到将现象视为简单的幻觉，贝恩(Bain)教授说("逻辑"，第二部分)：『一个人非常熟悉的事实本身似乎不需要解释，并且可以作为解释任何能与它们同化的事物的手段。因此，液体的沸腾和蒸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不需要解释，而且还能用来解释更罕见的现象。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水会干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熟悉物质科学的人来说，液体的状态是反常和无法解释的。用火点燃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难题，但很少有人这样认为。』(125 页)。

【*《梨俱吠陀》中，我们发现「祈祷之主」两个名字 (Brahmanaspati 和 Brihaspati) 交替出现，且彼此相同。另见《广林奥义书》；「祈祷之主」是一位被称为「众神之父」的神。】

关于火的密传教导是怎么说的呢？它说：『火，是「遍一火焰」在天上和尘世上最完美、最纯粹的映像。它是生命与死亡，是一切物质事物的起源和结束。它是神圣的「基质」。』因此，不仅是拜火者、帕西人 (Parsee)，甚至是自称「生于火」的美洲游牧野蛮部落，跟现代物理学和学术的所有推测相比，在他们的信条中表现出了更多的科学、并在其迷信中表现出更多的真理。基督徒说：『神是活跃的火，』又谈到圣灵降临出现「火舌」与摩西「燃烧的灌木」，因而他们和其他「外邦人」一样都是拜火的。在所有的神秘主义者和卡巴拉主义者中，蔷薇十字会用最正确的方式定义了火。买一盏六便士的灯，只要给它加点油，你就可以用它的火焰点燃整个地球的灯、蜡烛和火，也不会减弱此灯的火焰。如果神，这根本的遍一是永恒的、是无限的基质（「那位主、你的神是吞灭的火」），且它从来不会被吞灭的话，那么，若将神秘学如下教导视为非哲学性的，这似乎是不合理的：『无形体和形体的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从遍一光到七光；从每一个七，七乘以七 ...』等等。

5. 宇宙电迈出五步 (已经迈出了前三步) (a)，并在正方形的每一个角落，为四个圣者和他们的军队 (群众) 各自造了一个有翅膀的轮子 (b)。

(a) 这些「步伐」，如已解释的 (见第四节评论) 是指宇宙和人类的原则——后者在外传教义的划分中包含三个 (精神、灵魂和身体)，而在密传的计算中包含七个原则——本质的三个光线和四个方面。*那些研究过辛尼特 (Sinnett) 先生的《密传佛教》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掌握这些术语。有两种密传的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学派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给内圈的弟子，另一种是给外圈弟子或半门外弟子，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外；前者教导七重划分，后者教导六重划分。

【* 这四个方面是身体、它的生命或活力、身体的「双重体」，以上是随著人的死亡而消失的三元组；最后再加上「欲体」(Kama-rupa)，它会在「欲界」(Kama-loka) 中分解。】

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宇宙电在这里「迈出五步」指的是意识和存在的五个较高的层面，而第六个和第七个(往下计算)是星光层和尘世层，或称两个较低的层面。

(b) 『四个有翅膀的轮子在各个角落……给那四个圣者和他们的军队(群众)』……这就是「四大君」(Maharajahs)，或者称禅那主们的伟大国王，是各自掌管四个方位基点中的天神。他们是摄政王或天使，统治著北、南、东和西方的宇宙力量，这些力量有各自独特的神秘属性。这些存在者也与业力有关，因为后者需要物质媒介来执行她的法令，例如存在著四种风，科学公认它们对人类和每一种生物的健康，都有各自或恶或善的影响。在罗马天主教教义中有一种神秘哲学，它把各种各样的公共灾难，如流行病、战争等等，追溯到来自北方和西方的不可见「信使」身上。以西结(Ezekiel)说：『神的荣耀来自东方之路。』；而耶利米(Jeremiah)、以赛亚(Isaiah)、和诗篇作者都向他们的读者说，太阳之下的一切恶，都是从北方和西方来的一而当这个命题应用于犹太民族时，听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不可否认的预言。这也解释了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 "On Amos, ch. iv.") 为什么宣称正是出于此原因，『我们诅咒北风，并且在洗礼仪式中，我们首先转向西方(星光界)，放弃居于其中的更好者；然后我们转向东方。』

关于「四大君主」，即四个方位基点的摄政者的信仰曾经是普遍的，现在也流传于基督教徒中，*圣奥古斯丁称它们为「天使的美德」，而当它们被自己列举出来的时候，被称为「神灵」，或被异教徒称为的「恶魔」。但是在这个信仰上，异教徒和基督徒区别呢？继柏拉图之后，亚里斯多德解释道，「元素」(stoicheia)一词仅被理解为那些非实体原则，各自

放置在我们宇宙世界的四个大部门中以监督它们。因此，他们和基督徒一样，崇拜的不是各元素和(想象的)方位基点，而是统治这些的「神灵」。对于教会来说，有两种星光界存在，天使与魔鬼；对于卡巴拉和神秘主义者则只有一个；而罗马教会想象并发现他是一位「光的统治者」，但不管他被称为「光之统治者们」(the Rectors of Light)、「世界统治者们」(Cosmocratores)、还是「黑暗统治者们」(Rectores tenebrarum harum)等另外的名称，都是没有区别的。给予惩罚或奖赏的不是「统治者」或「大君主」，也不是经过「神」的许可或命令，而是人类本身——是他的行为或称业力，个别地或集体地（有时在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吸引著各种各样的邪恶和灾难。我们产生起因，接著这些起因唤醒了星光界中相应的力量；那些力量被产生这些起因的人，以磁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并对他们作出反应；无论这些人是实际作恶的人，还是仅仅是心怀鬼胎的思考者。现代科学教导，思想即是物质[†]；正如杰文斯 (Jevons) 和巴贝奇 (Babbage) 在他们的《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一书告诉大众：『现存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必定是所有发生过事情的记录。』现代科学日益被吸引至神秘主义的漩涡中；毫无疑问是无意识的，但还是很理智的。科学的两大理论是一元论和唯物主义，对应心智与物质的关系。这两种观点涵盖了整个负面心理学的领域；除了泛神论德国学派的准神秘主义观点外。[‡]

【* 学者福修斯 (Vossius) 在他的《神学圈子》(Theol. Cir. I. VII) 中说：『虽然圣奥古斯丁说过，世界上每一件可见的事物，都有天使般的属性，作为它附近的监督者，然而必须理解这不是个体，而是整个物种；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天使来看顾。他在这一点上与所有的哲学家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这些天使是与物体分离的灵体……而对于哲学家(异教徒)来说，他们就是神灵。』考虑到罗马天主教会为「星星之灵」设立仪式，后者看起来可疑地像「神灵」，而现代罗马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基督徒尊敬它们并向它们祈祷，不亚于古代和现代的异教暴民。】

【†当然不像德国唯物主义者莫尔肖特(Moleschott)所说的那样，他告诉我们「思想是物质的运动」，这几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荒谬。心智状态和身体状态是明显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论点，即每个思想除了伴随物质(大脑变化)外，在星光层面上表现出客体方面，尽管是对我们超感官的客体。(见《神秘世界》"The Occult World" pp. 89, 90.】

【‡关于心智和物质之间关系，我们可以将当代科学的思想家的观点归结为两种假说。这表明，两种观点都同样排除了灵魂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即独立于其运作的物质大脑。这些是：—

(1) 唯物主义：此理论认为心智现象是大脑分子变化的产物；是运动转化为感觉的结果(!)。更粗鲁的学派曾经把心智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但是这种观点庆幸的被现代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荒谬的。

(2) 一元论，或单一基质学说：是负面心理学的一种更微妙的形式，它的倡导者之一贝恩(Bain)教授巧妙地称之为「保守唯物主义」。这一学说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它的支持者包括路易斯(Lewis)、斯宾塞(Spencer)、费里埃(Ferrier)和其他人，虽然思维和心智现象通常与物质形成根本对比，但在某些条件下，它们都等于同一基质的两个方面。他们说，思想作为思想，尽管与物质现象完全对立的，但它也只能被看作是「神经运动的主观方面」- 不管这位博学的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根据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s Alexandrinus)的说法，在埃及神庙里，一块巨大的幕布会把神龛和会众的地方隔开。犹太人也是如此。在这两个情况里，帘子都被拉在五根柱子上(五角星)，密传上象征著我们的五种感官和五个根种族，而帘子的四种颜色代表了四个方位基点和四个尘世元素。整体是一个寓意的象征。正是通过那些统治著四个基点和元素的四个高等统治者，我们的五感官才可能认识大自然中所隐藏的真理；而且并非元素本身为异教徒提供了神圣的知识或神的知识，如克莱门斯所说的那样。*虽然埃及的象征是精神性的，但犹太人的象征纯粹是物质的，且实际

上，它只崇敬盲目的元素和虚构的「点」。摩西在旷野所立的四方帐幕，若不是有相同的宇宙意义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要做一个悬挂……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和『五根用于悬挂的皂荚木柱……四个角料上有四个铜环……四面用细木板立于帐幕的南、北、西、东…以及巧匠智天使(Cherubims)。 (《出埃及记》 "Exodus", ch. xxvi., xxvii.)。帐幕和方形庭院、智天使和所有的建筑，都与埃及神庙中出现的一模一样。直到今天，这个方形的帐幕在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外传崇拜中，仍然有著同样的含义——四个方位基点表示金字塔、方尖碑和其他类似方形竖立物的四个侧面的含义。约瑟夫斯(Josephus)仔细地解释了整件事。他说帐幕的柱子和在推罗(Tyre)为了四元素设立的柱子一样，都是立在基台上的，其的四个角面对四个基点。他补充说：『基座的角度同样具有黄道十二宫的四图形』，代表有著相同的方向。(《古物 I》 Antiquities I., VIII., ch. xxii.)。

【*因此，『元素的性质包含了神的启示。』这句话(取自革利免的《杂记》 Clemens's "Stromata", R. IV., para. 6) 适用于两者或都不适用。查阅《阿维斯陀的诠释》(Zends, vol II., p. 228,)和普鲁塔克《伊西斯与奥西里斯》(De Iside) 并与《铭文学院》(Layard,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1854, Vol. XV.) 进行比较。】

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洞穴、印度的岩石寺庙，或在所有一直保存至今的古代神圣方形建筑。莱亚德(Layard)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每个国家的宗教中、在方尖碑的形状下、在金字塔的四边等等，发现了四个基点和四个原始元素。在这些元素和他们的基点中，四大君是其摄政者和主管。

如果学生想了解更多，他只需要比较以西结的异象(第一章)和中国佛教所之的内容(甚至在其外传教义中)；并研究这些「伟大国王们」的外在形象。在牧师约瑟夫·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观点中，他们是『各自掌管印度教徒所划分的世界四大洲的天神。』* 每个都领导一支由精神性存

在所组成的军队，来保护人类和佛教。这四个天上存在正是如此，除了没有对佛教的偏爱以外。他们是人类的保护者，也是尘世上业力的代理人，而「记录者」则关注人类的来世。同时，他们是四种活跃存在，在以西结的异象中「类似于人」，而圣经的译者称之为「智天使」、「炽天使」(Seraphim) 等等；被神秘学家称为「有翅膀的球体」、「火轮」，而在印度教的万神体系中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所有这些干闥婆 (Gandharvas)、「甜美的歌手」、阿修罗、紧那罗 (Kinnaras)、那伽 (Nagas)，都是对「四大君」的比喻性描述。炽天使是天上的火蛇，且我们在一段描写须弥山的文字中发现：『荣耀的崇高群众，众神和天上唱诗班的可敬出没地……不被有罪的人触及……因为被蛇保护著。』他们被称为「复仇者」，和「有翼之轮」。

【* 印度人碰巧把世界分成了七大洲，不管是外传的还是密传的；而他们的四个宇宙天神是八个，掌管罗盘的八个点，而不是大陆。(参见《中国佛教》第 216 页)】

在解释完他们的任务和角色后，让我们看看基督教圣经的解释者是怎么说「智天使」的：—『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意味著丰富的知识；这些天使是因其精湛的知识而得名，因此被用来惩罚那些侵袭神圣知识的人。』(克鲁登 (Cruden) 在其《词汇索引》对《创世纪》iii., 24所作的解释)。这很好；尽管其信息是模糊的，但它表明了「智天使」被置于伊甸园门口，是发生在「堕落」之后；这也向这位可敬的解释者暗示了惩罚的想法，是与被禁止的科学或称神圣知识有关 — 这通常会导致另一种「堕落」，在人类看来是众神或「神」的堕落。但由于善良的老克鲁登对业力一无所知，或许能被谅解。然而，这个寓言具有启发性。从神的居所须弥山到伊甸园，这段差距非常小；而从印度教的蛇到奥菲特 (Ophite) 的智天使基路伯 - 是七者中的第三个且是龙 - 这里差距更小；因为他们都守望著通往秘密知识领域的入口。但以西结清楚地描述了四位宇宙天使：『我看了并看见，一

个旋风、云彩、和火裹著它……又从其中出现四个活跃生物的形像来……他们长得像一个人。各自都有四个脸和四个翅膀……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 … (这里用「人」代替了「龙」。对比「奥菲斯派的神灵」。) … 『当我正观看这活跃生物的时候，见地上有一轮子与其四个脸 … 如同一个轮子在一个轮子的中间 …… 因为此活跃生物的的支撑是在轮子中……它们的样子就像火炭……』等等。(《以西结书》，第一章)

有三组主要的建造者群体、行星神灵和「记录者」，每一群体又被分为七个亚群体。即使在这样一部大作中，也不可能对这三个主要的群体进行精细的研究，因为这就需要再增加一卷了。「建造者们」是最初「心智所生」实体的代表，因此是原初的「圣人 - 生主」(Rishi-Prajapati)：也由埃及七大神代表，其中奥西里斯居首位：或由琐罗亚斯德教的七个「大天使」(Amshaspends)所代表，并以阿胡拉·马兹达(Ormazd)为首：或由「脸的七神灵」代表：或由七个质点从最初三元组分离出来所代表，等等。†

【*罗马天主教会认为与这些「脸」有相对应的天使，是与奥菲斯派相同的：龙—拉斐尔(Raphael)；狮子—迈克尔(Michael)；公牛—乌利尔(Uriel)；还有鹰—加百利(Gabriel)。这四位与四位福音传道者相伴，并为福音书作序。】

【†犹太教徒没有东、西、南、北的名字，除了卡巴拉主义者外；因此他们用前后左右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并且经常在外传教义上混淆照些术语，从而使圣经中的障眼法更加混乱和难以解释。此外，在詹姆斯一世国王时期所翻译的英语《圣经》，其中 47 名翻译员『只有 3 名懂希伯来语，且这两名在翻译《诗篇》之前就去世了。』(《皇家共济会百科全书》"Royal Masonic Cyclopaedia")，因此一个人很容易理解，对于英语版本的圣经应该放多少信赖。而在这部作品中，一般采用的是杜埃罗马天主教的版本。】

他们在「黑夜」之后建立或者称「重建」每一个「系统」。第二组建设者是我们行星链专有的建筑师；第三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微观宇宙的宏观原型。

行星神灵一般是星星的传讯神灵，尤其是行星的。他们主宰著人类的命运，所有人都出生在他们的星座之下；而与其他系统相关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并掌管著大自然的各个部门。在印度外传教义的万神体系中，他们是掌管罗盘八个点的守护神——四个基点和四个中间点——他们被称为「护世者」(Loka-Palas，在我们可见太阳系中「世界的支持者或守护者」)，其中因陀罗(东)、阎摩(南)、伐楼拿(西)和俱吠罗(北)是主要的；他们的大象和配偶当然是幻想的，以及后来加上的想法有关；尽管它们都有神秘的意义。

「抄写者」(在第四节第6节的注释中对其进行了描述)是宇宙的神灵，而「建造者们」只是我们自己的行星神灵。前者属于宇宙起源论中最神秘的部分，这里不能给出。无论开悟者(甚至是最高等的开悟者)是否能完全了解这三个天使阶层，还是只知道与我们世界的记录有关的较低阶层，作者不打算下结论，尽管她更倾向于后者的假设。在开悟者的最高等级中，只有一件事被教导：「记录者」与业力相关——它是业力的直接记录者。*

【* 关于神圣知识的和秘密知识的象征，在古代是普遍存在的，一棵树，也象征著经文或记录。因此「记录者」(Lipika)这个词，代表「书写员」或抄写员；而「龙」象征著智慧，并守护著知识之树；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色」苹果树；须弥山上「茂盛树木」和植被被一条蛇守卫著。朱诺(Juno)在与朱庇特(Jupiter)结婚时，送给他一棵结有金色果实的树，这是夏娃将知识之树上的苹果送给亚当的另一种形式。】

6. 「记录者」划定了三角形、第一个一(垂直线或图形I)、立方体、第二个一、和卵(圆)中的五角星(a)。对于那些下降又上升的人来说，这是一

个叫做「无法通过」的环。这些人在这劫期间，正朝著「与我们同在」的伟大日子前进。(b) ... 如此形成了「无形体」和「形体」(无形体世界与形体世界)：从一道光产生七道光；从每一个七产生七乘以七道光。「轮子们」守望著环……

这一诗节接著对天使阶层的次序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从四元组和七元组中，散发出了「心智所生」的十元组、十二元组、二十一元组等等，所有这些再一次被划分为七重、九重、十二重等等的子群体，直到一个人的脑袋迷失在这无穷无尽的天上群众和存在者的列举中；它们各自有其独特的任务，以在其存在中统治著可见的太阳系。

(a) 在此诗节的第一句中，其深奥含义是那些被称为「记录者」的存在，即业力账目的记录者，制造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于个人自我和非个人本体之间；后者是前者的本体和「父母-来源」。这是其寓意。他们将物质的显化世界限定在「不可穿越」之环内。这个世界是「一」在幻觉层面上、从一划分为多的象征(客体)，也是「最初」(Adi)或「一」(Eka)的象征；而这个「一」是可见宇宙的主要创造者们或称建筑师们的集合与总体。在希伯来神秘学中，他们的名字同时是「一」(Achath)和「一」(Achod)，然而前者是阴性的，后者是阳性的。一神论者已经(并且仍在)利用卡巴拉深奥的神秘主义，套用了「质点-埃洛希姆」来代表「遍一至高本质」的显化以认识它，并称之为耶和华(Jehovah)。但这是相当武断的，违背了所有的理性和逻辑，因为术语「埃洛希姆」(Elohim)是一个复数名词，与复数词「生命」(Chiim)相同，通常与埃洛希姆成为复合词。*而且，在神秘形而上学中，确切地说有两个「一」：一个在绝对性和无限的不可到达层面上，且对于这个层面不可能有任何的推测；另一个「一」是在散发物的层面上。前者既不能发散也不能分裂，因为它是永恒的、绝对的、且不可改变的。而第二个「一」可以发散也可以分裂，因为它可以说是第一个「一」的映像(是逻各斯，或者说是幻觉宇宙中的自在主

(Eswara))†。它从自身散发出来—就像上面的质点三元组散发下面的七质点—是七光线或者七禅那主；换句话说，同质变成异质，「原质」分化成元素们。但是，除非它们回归到原始元素，否则它们永远不能越过「中性状态」，或称零点。

【*在《形成之书》(Sepher Jezirah)和其他地方，这个句子：「一 - 灵 - 埃洛希姆 - 生命」(Achath-Ruach-Elohim-Chiim)表示埃洛希姆充其量是雌雄同体的，况且女性元素几乎占主导地位，因而应该读作：『「一」是她，是生命的埃洛希姆的灵。』如上所述，「一」(Achath)是阴性的，而「一」(Achod)是阳性的，意思都是「一」。

【†这种形而上学的信条，很难找得到比舒巴罗(Subba Row)在讨论《博伽梵歌》的演讲中描述得更好：『原初质(Mulaprakriti，是梵的面纱)通过逻各斯(或自在主)来作为遍一的能量。』现在，梵是遍一本质，从它开始成为一个能量中心，我现在将它称为逻各斯…它被基督教徒称为「话语」(Verbum)，且它是永远在他父亲怀里的神圣克里斯托斯(Christos)。它被佛教徒称为观世音(Avalokiteshwara)…在几乎每一种学说中，他们都阐明了精神能量中心的存在，它是未诞生的、永恒的，存在于沈睡期梵的胸怀中，并在宇宙活动时期作为意识能量中心开始……』因为正如讲演者所说，梵不是这个或那个，甚至不是意识，因为它不能与物质或任何有限的事物联系起来。它不是自我，也不是非自我，甚至不是阿特曼(Atma)，而是所有显化和存在模式的遍一来源。】

这就是此寓言含意。「记录者」将纯精神的世界(或层面)与物质世界(或层面)分开。那些「下降和上升」的人，即投生的单体与努力净化和「提升」人类，还未完全达到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我们同在」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无法越过「不能穿越之环」；到了那天，人类从无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充分认识到「自我」在其个性中(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与宇宙自我(超世界之魂, Anima Supra-Mundi)的不可分离性，从而融合到「遍一

本质」，不仅变成「与我们同在」(显化的宇宙生命，即「遍一」生命)，而且成为那生命本身。

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记录者」在三角形、第一个一、立方体、第二个一、以及五角星周围描出的「不可穿越之环」，用来限制这些图形，因而又显示出包含了 31415 的符号，或者在数学表中经常使用的系数 (pi 的数值)，是这些几何图形在这里代表数值。根据一般的哲学教导，这个环超出了天文学中所谓星云的范围。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就像在《往世书》和其他外传的经文中，给出关于「天界」(Devaloka) 和天空的 1008 个世界的地形样貌与描述。当然，不管在密传与世俗的科学教导中，存在著许多的世界，它们距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至于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世界所发出的光，在抵达我们现代迦勒底时，早已在宣读「要有光」这句话之前就失去光辉了；但是这些不是在天界层面上的世界，而是在我们的太阳系中。

化学家在到达他所处理的物质层面的同质状态或称零点后，就突然停了下来。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在星云之外，计算了数十亿英里后也突然停止下来；半启蒙的神秘主义者会向自己描绘这个中性状态的点，并认为它存在于某个层面上；即使不是物质层面，却是人类智力仍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完整的启蒙者知道，「不可穿越之环」既不在一个地方，也不能用距离来衡量，而是存在于无限的绝对性中。在这个完全启蒙者的「无限性」中，既没有高度，也没有广度，也没有厚度，但一切都是深不可测的，并从物质层向下延伸到「超-超-形而上」。在使用「向下」这个词时，意思是本质的深度：「不在一处，却无处不在」，而不是只物质实体的深度。

如果一个人仔细地研究通俗宗教的外传、粗略拟人化的寓言，即使在其中也可以模糊地理解「不可穿越之环」的教导，是由「记录者」所守护的。因此，你甚至可以在差别不二论(Visishtadwaita) 的吠坛多教派

(Vedantin) 的教导中找到它，这是整个印度最顽强的拟人化教派。因为我们读到那被释放的灵魂：——

在到达解脱 (Moksha，一种极乐状态，意为「从束缚解脱」) 后，它曾被曾为「至高层面」(PARAMAPADHA) 的地方享受极乐。这个地方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由「本质」构成 (Suddasatwa，自在主(Iswara) 的身体由此形成)。在那里，单体 (Muktas 或 Jivatmas) 已经达到了解脱，不再受制于物质或业力的属性。『但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可能会投生在尘世上只为了造福世界。』*从这个世界到「至高层面」或称非物质世界的方法，叫做「天神之道」(Devayana)。人一旦到达解脱，身体就死了：——

『灵魂 (Jiva) 连同星光体 (Sukshma-sarira) 一起从身体的心脏，到达头顶上的梵穴，穿过中脉(Sushumna)，这是连接心脏和梵穴的神经。灵魂穿过梵穴，并通过太阳光线到达太阳区域(Suryamandala)。然后它穿过太阳中的一个黑点，到达「至高层面」。灵魂在其路上是由的最高智慧所引导，这需要透过瑜伽获得。† 因此，灵魂在「运输者」(Athivahikas，其它名字如阿奇哈(Archi-Ahas) ... 阿迭多 (Aditya)、生主(Prajapati) 的帮助下，继续前往「至高层面」。这里提到的阿奇哈 (Archis) 是某些纯洁的灵魂，等等。』(《差别不二论教义问答》，Visishtadwaita Catechism, by Pundit Bhashyacharya, F.T.S.)

除了「记录者」(「抄写员」) 外，从没有任何神灵越过这条禁忌的界线，且在下一个沈睡期到来以前，也没有任何灵魂能这么做；因为这条界线将有限的一无论在人类看来是无限的一与真正的无限分隔开来。因此，那些「上升和下降」的神灵，被我们松散地称之为「天上存在」的「群众」。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属于这一类。

【*这些自愿的在次投生的人，在我们的教义中被称为应身 (Nirmanakayas，人死后仍存在的精神原则)。】

【† 星光体 (Sukshma-sarira)，是「梦境般的」虚幻身体，由天上阶层较低等的禅那主所穿著。】

【‡ 试著将这个密传信条与《直觉智慧》(Pistis-Sophia，知识=智慧)中发现的诺斯替主义教义进行比较。在后者中，苏菲亚·阿卡密 (Sophia Achamoth) 在通往至高光的途中，迷失在混沌之水 (物质) 中，而克里斯托斯 (Christos) 拯救她并帮助她走上正确的道路。注意，「克里斯托斯」在诺斯替主义者看来，意味的是非个人的原则，即宇宙的阿特曼，以及每个人灵魂中的阿特曼——不是耶稣；尽管在大英博物馆的古老科普特语 (Coptic) 手稿中，「克里斯托斯」几乎总是被「耶稣」所替代。】

他们是存在阶层中更高世界的实体，高得无法估量，以至于在我们看来，他们必须以神灵的形象出现，而且在集体上是一神。但是，我们这些凡人，对蚂蚁来说必也是如此；并且蚂蚁会根据其特定能力而进行推理。我们都知道，蚂蚁也可能在顽童的手中，看到一个人格化的神用复仇手指，在片刻之间、以及恶作剧的冲动之下，毁掉了它那几个星期辛苦打造的蚁丘——这对于昆虫的时间来说是漫长岁月。蚂蚁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把这种不应该发生的灾难归咎于天意与罪恶的结合。蚂蚁也可能像人类一样，把它视为始祖曾犯下的罪所产生的后果。谁知道呢？又有谁能肯定或否定呢？拒绝承认在整个太阳系中，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理性和智性存在于人类层面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傲慢。科学有权利肯定的是，在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条件下。不存在不可见的智性体。它不能直截了当地否认在世界中还有世界的可能性，并处于与我们世界截然不同性质的条件之下；它也不能否认，其中一些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有限的交流*。我们所受的教导是，存在著纯粹神圣神灵的七个阶层，属于最高世界；而在六个较低的世界中，存在著人类偶尔能看到和听到的阶层，他们与尘世上的后代交流；这些后代与它们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的每一个原则都直接来源于那些伟大存在的性质，它们各

自为我们提供了内在的不可见元素。我们欢迎物质科学来推测生物的生理机制，并继续她徒劳无益的努力，试图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心智和精神，分解成无机载体的不同功能。然而，在这一方向上所能做的事都做完了，而科学也不能再走得更远了。

【* 这位欧洲出生的最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向我们宣称，这种交流绝不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倾向于断言世界上存在著非物质的性质，并把我自己的灵魂归入这些存在的类别。从今以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被证明，人的灵魂，即使是在今生，会与神灵世界中一切非物质性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会相互作用于这些，并从它们那里接受印象。』(《通灵者之梦》, Traume eines Geistersehers, quoted by C. C. Massey, in his preface to Von Hartmann's "Spiritismus")】

她正站在一堵死墙前，她想象在这堵死墙的表面上，追寻著伟大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发现；但这些每一个发现，都将被证明不过是她的科学幻想和幻觉所编织的蜘蛛网。仅我们客体框架的组织，能服从于生理学的分析和研究。*其中的六项更高原则将永远躲避那些由敌意引导的手，它们故意忽视和拒绝神秘科学。

【* 例：所有与心理问题有关的现代生理学研究都已经表明(且因事物的性质，曾能表明)，每一种思想、感觉和情感都伴随著某些神经分子的重新组合。布希纳(Buchner)、沃格特(Vogt)等科学家的推论认为，思维是分子运动，因此必须对我们的主观意识这一事实，进行全面的抽象。】

因此，「与我们同在的伟大日子」这句话的唯一有意义之处就在于它的直译。对于不熟悉神秘主义的神秘教义，或更确切地说，不熟悉密传智慧或「智慧主义」的公众来说，它的意义不那么容易揭示。这是深奥智慧所特有的一种表达，对于世俗的人来说是意义模糊的；就像埃及人称之为「到我们这里来的日子」*一样，意思和前者是一样的，虽然动词「同在」

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可以用「留下」或「与我们一起休止」来替代更好，因为它指的是被称为「超涅槃」的长时间休止。正如在对埃及仪式的外传解读中，每一个死者的灵魂——从圣师到神圣的公牛(Apis)——都变成一个奥西里斯，也就是被奥西里斯化；虽然秘密教义一直教导，真正的奥西里斯化是每一个单体在 3000 个存在周期之后的命运；如同在此情况下。从「七者」(其最高原则立即被供奉在第七宇宙元素中)的本质和性质中诞生的「单体」，必须在存在和形体的整个周期中，执行它的七重旋转，从最高到最低的；然后再次从人进展到神。在超涅槃的门槛上，它重新归于它的原始本质，并再次成为绝对者。

【*参见保罗·皮埃雷特 (Paul Pierret) 的《死者之书》(Le Livre des Morts)；『「到我们这里来」的日子 ... 在此日，奥西里斯对太阳说：来吧！我看到它与太阳在阿门提相遇。』(第十七章，第 61 页)。太阳在这里代表逻各斯(或克里斯托斯，或荷鲁斯)作为综合的中心本质，并作为辐射实体的扩散本质；其实体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博伽梵歌》的讲者所言：『不能假定逻各斯只是从梵显化出来的单一能量中心；因为它还有无数的其他中心……而在梵的胸怀中，它们的数目几乎是无限的。』因此有「到我们这里来的日子」和「与我们同在的日子」等说法。就像正方形是四种神圣力的象征——十点三角形数——圆圈也显示出了无限内的疆界，是任何人都无法跨越的，即便是精神上也不行，就连天神或禅那主也无法跨越。那些在循环进化过程中「下降和上升」的神灵，只有在接近超涅槃的门槛的那一天，才会穿越「由铁束缚的世界」。如果他们到达它——他们将安息在超涅槃的怀中，或称「未知的黑暗」，然后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这将成为光明——在整个大沉睡期期间，「伟大黑夜」，即被吸收进梵中 3311,040,000,000,000 年。「与我们同在」的那一天是休息的时期或超涅槃。有关「来到我们身边的日子」这一特定表达的其他资料，请参阅子爵德·鲁日的《埃及人的葬礼仪式》(The Funerary Ritual of the Egyptians, by

Viscount de Rouge)。它对应于基督教徒的最后审判日，然而这已经被他们的宗教完全物质化了。】

第六诗节

1. 藉著慈悲和知识之母(a) (观音*—即观世音的「三重」，住在观音天(b)) 的力量，宇宙电，作为他们后代的气息，是儿子们的儿子，已经从较低的深渊(混沌)，呼唤天下(我们的宇宙)的虚幻形体和七元素：——

【* 本诗节翻译自中文文本，且保留一些与原文相同的名称。真正密传的名字是不能给出的，因为它只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婆罗门教的教义没有这些的对应物。在很多方面，瓦克(Vach) 似乎是接近于中国的观音，但在印度，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像观音在中国受到崇拜一样被崇拜。没有一个外传的宗教体系曾经踩那过女性的创造者，因此，从大众宗教诞生的第一天起，女性就被认为不如男性，且被这么对待。只有在中国和埃及里，观音和伊希斯才被置于与男性神灵同等的地位。神秘主义则忽略这两个性别。它最高的神是无性别的，因为它是无形体的，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它最初的显化存在，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尘世的，都只是逐渐变成雌雄同体，最终才分裂成不同的性别。】

(a) 「慈悲与知识之母」之所以被称为观世音的「三重」，是因为在她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关联中，她是**逻各斯**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就像在后来的神学翻译中，她成为了「父亲、儿子和圣灵(女性的)」—即能量(Sakti)—是三者的本质。因此，在吠檀多的神秘主义中，这是「原初光」(Daiviprakriti)，即通过自在主(Eswara，**逻各斯**)显化的光，它既是梵的**逻各斯**或称话语的母亲和女儿；而在跨喜马拉雅兄弟会的教义中，它在寓言上和形而上学神学的阶层中，是「母亲」，是抽象、理想的物质，是原初质(Mulaprakriti)，是大自然根源；—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它与本初佛(Adi-Bhuta) 关联，且显化于**逻各斯**，即观世音(Avalokiteshwara)；—从纯粹的神秘上和宇宙上的观点来看，它是宇宙电(Fohat)，是「儿子的儿

子」，是由这种「逻各斯之光」产生的雌雄同体的能量，且在客体宇宙的层面上显化为隐藏的、也是显现的电——也就是生命。

【* 《神智学者》”The Theosophist” of February, 1887, p. 305, first lecture on the Bhagavadgita. °】

【† 讲师在 306 页上的说：『进化是由**逻各斯**的智性能量开始的，而不仅仅是由于锁在**原初质**中的潜能。这个**逻各斯**的光是链接…连接了客体物质和**自在主**(**逻各斯**)的主体思想。它在一些佛教书籍中被称为「宇宙电」。这是**逻各斯**运作所使用的一种工具。』】

(b) **观音天**是指「声音悠扬的天上层面」，是观音的居所，观音的字面意思是「神圣声音」。这个「声音」是「话语」(Verbum)的同义词：「言语」，作为思想的表达。因此，我们可以追溯到它与希伯来语的「神圣声音的女儿」(Bath-Kol)的关联，甚至是起源；它也被称为「话语」(Verbum)、男性和女性的**逻各斯**、「天上人」或**亚当卡蒙**(Adam Kadmon)，他同时是**王冠**(Sephira)。后者想必是由**印度瓦克**(Vach)所预见，是言语之神、或话语之神。因为**瓦克**一如前所述，是**梵天**的女儿和女性的部分，由「由众神创造的」——它与**观音**、**伊希斯**(也是**奥西里斯**的女儿、妻子和姐妹)和其他女神，可以说是女性的**逻各斯**，是大自然中活跃力量的女神，是话语、声音和言语。如果说**观音**是「悠扬的声音」，那么**瓦克**也是；是『声音悠扬的母牛，挤出营养和水』(女性原则)——『她给我们营养和食物』，作为「母亲 - 大自然」。她在创造工作中与**生主**(Prajapati)有关连。她随意的是男性和女性，就像**夏娃**和**亚当**一样。她在**阿卡莎**(Akasa)中是**阿底提**(Aditi)的一种形式——是高于以太的原则，是大自然所有力量的综合；因此，**瓦克**和**观音**都是大自然和以太中神秘声音的魔法力量，此「声音」唤起了「天下」，即唤起从混沌出现的宇宙虚幻形体以即**七元素**。

因此，在摩奴梵天中(逡各斯也是如此)，他将自己的身体分为两部分，男性和女性，而在后者女性中，他创造了瓦克(Vach)、维拉杰(Viraj)，是他自己，也就是梵天——一位博学的吠坛多神秘学家如此谈到了那「女神」，解释了为什么自在主(或梵天)被称为 话语或逡各斯；为什么它实际上被称为「声音梵天」(Sabda Brahman)：—『我即将给出的解释会显得非常神秘；尽管神秘的，当人们正确理解它时，它就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的古老作主说过瓦克有四种类型(见《梨俱吠陀》和《奥义书》)。我们说出的话是「物质声音」(Vaikhari-Vach)。每一种「物质声音」都存在于它的「精微声音」(Madhyama)中，进一步存在于它的「视觉声音」(Pasyanti)中，最终存在于它的「无限声音」(Para)的形式中。*AUM(Pranava)之所以被称为声音，是因为伟大太阳系的四原则与这四种声音形式相对应。现在，整个显化的太阳系以它的精微(Sukshma)形式存在于逡各斯的光或能量中，因为它的能量被捕获并转移到宇宙物质…整个太阳系在其客体形式是「物质声音」，逡各斯之光是「精微声音」的形式，逡各斯本身是「视觉声音」的形式，而梵是那声音的「无限」形式或方面。正是基于这种解释，我们才必须尝试去理解不同哲学家所作的某些陈述，大意是说，显化的太阳系就是「话语」作为太阳系显化。(见上面所参照的《薄伽梵歌讲座》)

【*「精微」(Madhya)是指某种开始和结束都是未知的东西，而「无限」(Para)的意思是无限的。这些表达都关联于无限和时间的划分。】

2. 快速而发光者产生了七个「同质状态」*(a)的中心，在「与我们同在」的伟大日子到来前，没有人能战胜这些中心；并且他将宇宙放在这些永恒的基础上，用基础胚芽们围绕著天下(b)。

【*来自梵文的「同质状态」(Laya)，在此物质点中每一个分化都停止。】

(a) 7 个同质状态中心，是 7 个零点；这里使用的术语「零」与化学家使用的意义上是一样的。在神秘主义中，这用来表示某一点，而分化计算的阶梯开始于此。从各中心开始元素的分化，变成构成我们太阳系的元素；而在这些中心之上，密传哲学允许我们对于生命和光的「七子」、赫尔墨斯和所有其他哲学家的七个逻各斯能感知到模糊的形而上轮廓。人们经常问，宇宙电的确切定义是什么，他的能力和功能是什么？因为他所行使的能力，与大众宗教所理解的人格化神的能力一样。答案已经在第五节的评论中给出了。就像在《博伽梵歌讲座》中所说的：『整个太阳系必须存在于这个能量的遍一源头中，光(宇宙电)正是从中散发出来。』无论我们计算太阳系和人的原则有七个还是仅仅四个，物质大自然的力量、与其中的力量都是七种；同样的权威认为：『知觉能力 (Pragna) 存在于七个不同的方面，与物质的七个状态相对应。』("人格化的非人格化的神")。因为，『就像一个人类是由七个原则组成的一样，太阳系的分化物质存在于七个不同的状态下。』(来源同上)。宇宙电也是如此。*他是遍一也是七重，在宇宙的层面上，他在光、热、声、吸附等显化的背后原因，是电的「精神」，是宇宙的生命。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我们称之为「遍一生命」；作为一种客体而明显的实在，我们谈的是显化的七重体：在上层始于遍一不可知的起源，而最终是无所不在的心智和生命，存在于每一个物质原子中。因此，当科学在谈论宇宙电的进化时，说的是野蛮的物质、盲目的力量和无知觉的运动；而神秘主义者指向智性法则和有知觉的生命，并补充说宇宙电是这一切的引导精神。然而他根本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某些其他「力量」的散发物；被基督教徒称为他们的神(实际上只是埃洛希姆，或是称为埃洛希姆的七创造者之一)的「信使」背后的力量；而对我们来说是「生命和光的原初儿子们的信使」。

【*「宇宙电」有数个意思。(见第五节，评论及以下)。他被称为「建设者们的建设者」，他所拟人化的力量形成了我们的七重链。】

(b) 他从天心(字面上的意思是「心灵的天上层面」，或绝对事物)拿来填充「天下」(即宇宙)的「基础胚芽们」是科学的「原子们」和莱布尼茨(Leibnitz)的「单体们」(Monads)。

3. 这七(元素)—首先一显化，六隐藏；二显化，五隐藏；三显化，四隐藏；四产生，三隐藏；四和一部分(TSAN)显化，二和一半隐藏；六要显化，一个搁置一旁(a)。最后，七个小轮子旋转；一个诞生另一个(b)。

(a) 虽然这些诗节指的是大沉睡期(宇宙消灭)之后的整个宇宙，然而这个句子，正如任何一个研究神秘学的人可能会看到的，也类比于我们地球上原始(尽管是复合的)七元素的进化和最终形成。在这些元素中，有四种元素现在已经完全显化，而第五种元素—以太—只是部分显化，因为我们在刚进到第四轮次的后半段，因此第五种元素也只能在第五轮次中充分显化。当然，作为胚芽的各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主要是从遍一元素在其第二阶段(「父亲-母亲」，即分化的世界之魂，而不是爱默生(Emerson)所谓的「超灵魂」(Over-Soul))而进化而来的，不论现代科学称之为「宇宙尘埃」和「火雾」，还是神秘主义称之为「阿卡莎」(Akasa)、「阿特曼」(Jivatma)，「神圣星光」或「世界的灵魂」。但进化的第一个阶段在适当的时间后会到下一阶段。在客体层面上，若不是这些元素已从居于「同质状态」的原质(Ilus)充分地分化的话，是不可能建立世界或天体的。「同质状态」是涅槃的同义词。事实上，它是所有物质的涅槃性解离，在经过一个生命周期后，融合到它们的最初状态的潜伏中。它是过去存在的物质的影子，是发光而无形体的，是消极的领域—宇宙的积极力量在其休止时期潜伏在那里。现在，谈到元素们，现今都在责备古人『认为他们的元素们是简单而不可分解的。』*这再次是一个无法保证的声明；无论如何，他们的启蒙哲学家很难受到这样的指责，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创造了寓言和宗教神话。若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元素的异质性，他们才不会有火、空气、水、土和以太的拟人化；他们的宇宙众神也永远不会有这么

多后代、儿女，这些元素们诞生于各自的元素，也存在于各自的元素之中。如果古人对于构成空气、水、土甚至火的每个元素的潜力、相互关系的功能和属性一无所知的话，炼金术和神秘现象即使在理论上也会是一种错觉和陷阱。而火对于现代科学来说，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因而不得不把它称为运动、光和热的演化、或是著火的状态。简言之，是通过其外在方面来定义它，然而对其本质仍然无知。现代科学似乎没有注意到，尽管这些简单的化学原子可能已经分化了——古老的哲学称之为「他们各自父母的创造者」，父亲们，兄弟们，他们母亲们的丈夫们，以及那些母亲们（是自己儿子们的女儿们），比如阿底提(Aditi)和达刹(Daksha)——尽管这些元素在一开始是分化的，但它们仍然不是科学已知的化合物。无论水、空气、土(通常是固体的同义词)都不以它们目前的形式存在，也不只以科学所认识的物质三种状态而存在；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由完全形成的星球大气层、所重新组合而成的产物——甚至是火——所以在地球形成的最初阶段，它们是相当自成一类的。现在，支配我们太阳系的状态和法则已经充分发展；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就像其他星球的大气层一样，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它自己的坩埚。神秘科学教导说，在分子的空间中存在著一种永恒的交流，或者说是原子之间；它们相互关联，从而改变了它们在每个行星上的组合物。一些科学家，以及那些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开始怀疑这个为神秘主义者所熟知的事实。光谱仪只能(根据外部证据)显示地球物质和恒星物质的可能相似性；它无法再往下去，也无法证明原子是否如地球上的物理和化学反应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情况下相互吸引。温度的范围，从可设想的最高温度到最低温度，或许能将整个宇宙也想像是同一温度范围；然而，它的性质，除了离解和再离解的性质以外，在每一个星球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原子进入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是物理科学做梦想不到、也无法认识的。例如，正如已经在《神智学的五年》(Five Years of Theosophy)中表达的那样，彗星物质的本质「与地球上最伟大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熟悉的任何化学或物理特征完全不同」(第 242 页)。即使是这种

物质，在其快速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性质也会发生某种变化。因此，不仅是我们行星的元素，甚至是太阳系中所有姐妹行星的元素，在它们的组合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差异，就像在我们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元素一样。因此，它们不能作为与其他世界比较的相同标准。‡原子们在永恒母亲的怀抱中，被供奉在其处女、原始的状态中；然而每一个诞生于她领域门槛之外的原子，都注定会不断分化。『妈妈睡著了，但永远在呼吸。』而每一次呼吸都向显化层面散发出她千变万化 (Protean) 的产物，由流出的波带著，并被宇宙电四散，被推向或超越这个或另一个行星大气层。一旦原子被后者捕获，它就会迷失；它那原始纯洁永远消失了，除非命运把它引向「一股流出之流」(这是一个神秘的术语，意思与一般术语的含义大不相同)而使它消融；此时它可能再次被带到它已经消亡的边界地带，并飞向内在的空间而不是之上的空间时，它将处于一种分化平衡状态，并愉快地被重新吸收。如果一个真正博学的神秘炼金术士写了《原子的生命和历险》，他会永远受到现代化学家的嘲笑，也许还有他后来的感谢。§ 论如何，评论说：『「父亲-母亲」的气息散发寒冷和光芒，并变得炙热和腐败，再次冷却，并在内在空间的永恒怀抱中净化。』人在山顶上吸进冷的纯空气，然后将它吐出时是不纯的、热的、转换后的。因此 - 高层面的大气层是每个星球的嘴巴，而低层面大气层是它的肺 - 我们地球人类所呼吸的只是「母亲」的废气；因此，「他注定要死在这上面。」||

【*我们这些史前祖先的幽灵，可能会向现代物理学家报以赞美，因为化学领域的新发现已经让克鲁克斯 (Crookes, F.R.S.) 先生承认，科学对于最简单分子复合性质的认识，还有千里之遥。从他那里我们了解到，在化学中，真正简单的、完全同质的分子是未知领域。他问道：『我们应该在哪里划定界限？难道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困惑吗？我们必须把小学考试搞得非常严格，只有六七十名考生能通过，还是必须把考试的大门开得非常 大，招生人数只受申请者人数的限制？』然后这位博学的先生举了一些惊人的例子。他说：『以铋为例。它的原子量是确定的，它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像

一个简单的物体、一个元素；我们可以把它加上东西，但不能从它拿走任何东西。然而，这个被假定为同质整体的铋，在经由某种化学分离方法之后，却分解成彼此之间不完全相同的部分，且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或者以铋为例。这个物体完全不具有任何可识别的元素特征。它很难从其他与它性质接近的物体中分离出来，且在这个关键的过程中，是受到了非常严格的处理和非常密切的检查。但是后来又来了一位化学家，他用一种特殊的化学分离过程，处理这个假定的均质物体，把它分解成镆和铋两种物质，且它们之间是可以觉察出某些区别的。此外，我们甚至不能确定铋和镆是简单的物质。相反的，他们同样表现出能再分解的迹象。现在，如果一种经过适当处理的元素被发现是由不同分子组成，我们当然有理由问，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是否在其他元素中，或者在所有元素中，是不是得到类似的结果。我们甚至可能会问，分离的过程应该停止在哪里——这个过程当然是预先设定了每个物种的单个分子之间的差异。且在这些连续的分离中，我们自然会发现物体越来越跟彼此相似。』（1888年3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演讲》）】

【† 这又一次得到了同一位科学家在同一演讲上的证实，他引用了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的话：『这些元素不是绝对同质的。』他写道：

『很难想象去选择和剔除其他中间类型，因为如果恒星的氢和碳所组成分子在各个方面都和我们自己的完全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此），那么这些被剔除的分子会去哪里。』他还说：『首先，我们可以对于这种分子的绝对同一性提出疑问，因为除了光谱仪外，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方法能得出结论。虽然人们承认，为了准确地比较和鉴别两个物体的光谱，它们应该在相同的温度、压力和所有其他物理条件下进行检查。然而，我们确实在太阳光谱中看到了我们无法识别的光线。』】

【‡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宇宙电，它在自己的作用层面里无所不在。有多少个世界就有多少个宇宙电，各自的力量和显化程度都不同。各个

宇宙电的集合构成了一个普遍的、集体的宇宙电——是遍一绝对非实体（即绝对「存在性」，SAT）的「方面-实体」。据说，『亿万万个世界在每个显化期中诞生』。因此，一定有许多宇宙电，我们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和智性的力量。毫无疑问，这让科学家们感到厌恶。然而，神秘主义者有充分理由认为大自然的一切力量，虽然是超感官的，却是真实的物质状态；并对于被赋予必要感官的存在来说，它作为可能的知觉对象。】

【§ 确实，如果这样一个虚构的化学家指的是直觉敏锐的化学家，并且能像古代炼金术士那样，暂时摆脱严格「精确科学」的惯常套路，他的大胆可能会得到回报。】

【|| 只要一个人能把迟滞的氧气转化为同素异形体臭氧，使其达到炼金术的活性，并将其还原为纯粹本质（这是有方法的），他就能发现一种「生命灵药」的替代品，加以制备后能用于实际用途。】

(b) 这个过程被称为『小轮子们一个诞生另一个』，发生在从上面属下来第六区域，以及在显化太阳系中最物质性世界的层面上——我们的尘世层面。这「七个轮子」是我们的行星链（见注释 5 和 6）。所谓「轮子们」，一般是指各种层面和力量的中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指的是我们的七重环。

4. 他仿照旧轮子（世界）来造它们，并安在不朽中心上 (a)。

宇宙电是如何构建它们的？他收集了炽热的尘埃。他制造火球们，穿过并环绕它们，注入生命；然后使火球运动起来，各自用不同方法。它们是冷的，他使它们变热。它们是干的，他使它们变湿。它们发光，他煽风和冷却它们。(b)

宇宙电如此在七个万古*间从一个晨光到另一个晨光运作。

【*根据婆罗门的计算，这一时期为 311,040,000,000,000 年。】

(a) 世界是「仿照旧轮子」建造的，即那些存在于前一个显化期而进入了沈睡期的世界；因为太阳系万物的诞生、生长和衰亡的法则都是同一个，不管是从太阳到草中的萤火虫。它是一个完美的永恒作品且有新的外观，但是「基质-物质」和力量都是同一的。但是这个法则在每一个星球上都是通过微小的和不同的法则起作用的。「不朽的同质状态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要对古老的宇宙论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必须充分理解它们的意义。目前，可以说明一件事。世界既不是建立在同质状态中心之上、之外，也不是建立在其里面；这个零点是一个状态，不是任何数学的点。

(b) 记住，宇宙电的建设性力量，被比喻为诞生自梵天的楼陀罗(Rudra)，『从父亲的头脑和母亲的胸怀』中诞生的，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即极性，变成了正电与负电。他有七个儿子都是他的弟兄们；每当他的两个儿子兄弟沈迷于过于亲密的接触——无论是拥抱还是打斗——宇宙电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把不同性质的结合在一起，把性情相似的人分开。当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在指摩擦生电，以及指两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引力、和有著相似极性物体之间的斥力。然而，这七个「儿子-兄弟」代表并拟人化了在实践神秘学中，被称为「七根基」的七种宇宙磁性的形式，而它们共同作用和活跃的后代包括电、磁性、声、光、热、凝聚力等之中。神秘科学将这全部定义为，在其隐藏作用中是超感官效应，而在感官世界中是客体现象；前者需要异常的感官来感知它们，后者则需要我们正常的物质感官。它们都属于更超感官的精神性质，也是其散发物；并归属于真实和有意识的「起因」，而不是其拟人化。若尝试描述这些实体是没用的甚至更糟糕。读者必须记住，根据我们的教导，这个现象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而当一个物体离「未知基质」越近，它就越接近实在，因为越加远离幻觉的世界。因此，虽然他们身体的分子组成不能从他们在这个意识层面的显化中推断，然而他们(从开悟的神秘学家的观点来看)在相对本体上(与现象相反)的宇宙

中，也是也拥有一个独特的客体，即便不是物质性结构。科学家可以把它们称为力或由物质产生的力，或「运动模式」，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神秘主义看到的是「元素精灵」(力量)产生的效果，而在这些效果的直接起因中，看到的是智性的神圣工匠。这些元素精灵(由统治者们正确的手指引)与纯物质元素之间的密切联系或关联，导致了我们的现象，如光、热、磁性等。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美国的实体论者*，他们把每一种力量和能量——无论是光、热、电还是凝聚力——都称为「实体」；因为这就相当于把汽车车轮滚动所产生的噪音称为一个实体——从而混淆并将汽车外部的「噪音」与汽车内部的主导智性等同了。但我们肯定会给这些「驾驶」和这些主导智性体起这个名字——如之前说明统治的禅那主。「元素精灵」，也就是大自然力量，虽然是看不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感知的，但却是起作用的次级起因，而它们本身主要起因所产生的效果，藏在所有地球现象面纱背后的。电、光、热等，被恰当地称为「运动中的物质幽灵或影子」，即物质的超感官状态，我们只能认识其影响。我们进一步展开上面的比喻。对于光的感知就像车轮滚动发出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现象效应，在观察者之外是不存在的；引起这种感知的最接近原因像一位驾驶——是运动中的物质超感官状态、是大自然力量或元素精灵。但是，即是在这后面，仍有更高和本体的原因，就像驾驶仍受到马车主人在里面指挥一样；*智性体*从其本质辐射出这些「母亲」的不同状态，产生了无数的元素精灵或称心灵感应的「大自然神灵」，就像每一滴水都会产生其身型上极小的滴虫。(见第三部分"众神、单体们和原子们")正是宇宙电引导了的原则的转移，从一颗行星到另一颗行星、从一颗星星到另一颗星星——子星。当一颗行星死亡时，它的传讯原则被转移到一个具有潜在能量的「同质状态中心」或「睡眠中心」，从而被唤醒进入生命，并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星体。(见下文，「一些神智学的错误观念，等等。」)

【*参见《科学竞技场》(Scientific Arena)，这本月刊专门讨论当前的哲学教导及其对于当代宗教思想的影响。(New York: A. Wilford Hall, Ph.D.,

LL.D., Editor. (1886,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诚实地承认他们完全不知道地球上物质的真正性质时——原初质只被认为是一个梦，而不是清醒的现实——然而，物理学家却把自己作为那一物质的法官，并声称知道它在各种组合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科学家们知道这(物质)并非如此浅显的，但他们仍会将之教条化。这是一种「运动模式」，仅此而已。当一个人从桌子上吹起一粒灰尘时，他呼吸中固有的力量，也不可否认是「一种运动模式」；不可否认的，这种力量不是物质的一种性质，也不是那灰尘微粒的，而是从呼吸的活跃和思维实体中散发出来，无论这种冲动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产生的。的确，若去赋予物质——某种迄今一无所知的东西——一种内在性质称为力量，并且其本质尚不为人知；跟接受我们对于「自然神灵」参与每一自然现象的论点相比，前者所造成的困难会更多。

对于那些能正确表达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会说物质的基质或本质(即，万物之根，*原初质*)是不可摧毁和永恒的，而不是物质本身；并且断言一切所谓的大自然力量、电、磁、光、热等力，并非不是物质粒子的运动模式，而是在其实在或终极构成中，是「普遍运动」的分化方面，这在本卷前几页曾讨论和解是过(见序言)。当宇宙电据称产生「七个同质状态中心」时，它意味著为了形成或创造的目的，伟大法则(有神论者或许称之为神)停止了其永恒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显化的宇宙区域内、在七个看不见的点上修改了它的永恒运动。『大气息在空间中挖了七个洞进入「同质状态」，使它们在显化期间旋转。』(神秘教义问答)我们说过「同质状态」是科学上所谓的零点或零线；是绝对消极的领域，或遍一真正绝对的力量，是被我们无知的称之为「力量」的第七状态的本体；又或者是未分化宇宙基质的本体，它本身是有限知觉所不能触及和不可知的对象；是一切客体性和主体性状态的根源和基础；是中性轴，不是很多方面中的一个，而是它的中心。如果我们试著想象一个中性中心的话，可能有助于阐

明其意义，这将那些将会发现永恒运动的人的梦想。从一个方面来说，「中性中心」是任何一组感官的极限点。因此，我们现在来想象两个已经形成的连续物质层面；每一个都对应于一组合适的感知器官。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两个物质层面之间，发生一种不间断的循环；如果我们跟著（比方说）较低层面的原子和分子向上转换，则它们会到达一个点上，此时会完全超过我们在较低层面上感官的范围。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低层面的物质从我们的知觉中消失为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传递到更高的层面，而与这种过渡点相对应的物质状态必定具有特殊的、不易发现的性质。这些就是「七个中性中心」*，由宇宙电产生，正如弥尔顿所说——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供建造 ... 』

加速物质的活动和进化。

【* 我们相信，这就是费城的基利 (Keely) 先生所使用的名称，称之为「以太中心」的地方。他是著名的「马达」(Motor)发明者，并如他的崇拜者所希望的那样，他注定要颠覆世界的马达动力。】

原初原子 (anu) 既不能在其生成前、或在其原初生成的状态下繁殖；因此，它被称为「总和」，当然是比喻意义上的，因为这个「总和」是无限的（见本书附录）。对于只知道可见因果世界的物理学家来说，那是虚无的深渊；而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那是神圣充实(Plenum)的无限空间。根据婆罗门和密传学说，太阳系永不停止进化与再次复归(或再次吸收)，这个过程没有开始或结束；然而在许多反对学说中，神秘主义者被告知它不可能如此，因为『所有现代科学哲学都承认大自然必然衰减。』但是，如果大自然「衰减」的趋势，能被认为反对神秘宇宙生成论的有力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你们的实证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科学家如何解释我们周围活跃的恒星系统的聚集呢？』他们有永恒的时间可以「衰减」；那么，为什么太阳系不是一个巨大的惰性物质呢？甚至月球也只是被假定为一颗死行星，「衰减」，而天文学似乎并不了解许多这样的死行

星。*该询问无法进行回答。但除此之外，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个小系统中「可转换能量」即将耗尽的想法，纯粹是建立在「白热的、白炽的太阳」不断散发其热量至太空、而没有补偿的错误概念之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大自然衰减并从客体层面上消失，在一段时间的休息后，又重新出现在主体层面上重新上升。我们的太阳系和大自然将衰减，以在每一个沈睡期之后，重新出现在一个更完美的层面。东方哲学家的「物质」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家的「物质」和「大自然」。什么是物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科学哲学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康德如此公正、诚实地把它定义为「关于我们知识限度的学科」呢？科学所作的许多尝试——把所有有机生命的现象，仅仅通过物理和化学的表现形式而结合、联系并加以定义——到底把它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在科学家还未被允许发现真正的事实之前，他们各种推测就如泡沫般一个接一个地破裂了。如果科学和它的哲学能够避免只基于他们的物质的片面知识†就接受了假设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且知识的进步也会取得巨大的进步。

【*月亮只有在她内在「原则」方面是死的，也就是心灵感应上和精神上，无论这句话听起来多么荒谬。在物质上，她只是半瘫痪的身体。她在神秘学中被恰当地称为「疯狂的母亲」，是伟大星体疯子(lunatic)。】

【†例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的卫星分别是四颗和一颗，据认为在轨道上由东向西运行的；而其他行星的卫星都是从西到东运转的。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所有的先验推测都是不可靠的，即使是建立在最严格的数学分析的基础上。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所提出著名假设，即我们太阳系是由星云环所形成的，主要是基于所有行星都绕著同一个方向旋转这一事实。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在拉普拉斯时代，用数学证明与概率理论计算，提出三百万比一来打赌下一个发现的行星在太阳系中也会有同样向东运动的特性。有人说，科学数学的永恒法则「因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而精益求精」。拉普拉斯错误的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普遍存在；

但一些天文学家最终成功地证明(?)此错误是源于接受了拉普拉斯的错误断言；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在不引起公众对此错误的普遍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纠正。即使是纯物理性质的假设，也存在许多这样令人不快的惊喜。。那么，在超验的、神秘大自然中，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幻灭呢？无论如何，神秘学教导我们所谓的「反向绕转」是一个事实。】

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物质智力能计算那覆盖海岸几英里的沙粒；或者针对自然主义者的手上可触可见微粒，去探究根本性质和本质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在原初混沌中，改变原子状态条件和存在的法则，任何唯物主义者又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或者怎能知道在它们形成世界之前和之后，它们的原子和分子的能力和力量呢？这些不变的、永恒的分—在空间上比海岸上的颗粒更稠密—其组成可能在它们存在的层面上不同，就像「灵魂-基质」不同于它的载体—身体一样。我们被教导，每个原子有七个存在的层面；每个层面都受其特定的进化和吸收法则所支配。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希望能确定我们星球的年龄或太阳系的起源，然而他们不知道任何年代数据，甚至是近似的；反而随著每一个新的假说漂泊，并越来越远离事实的海岸，直到进入了思辩本体论的深不可测的深处。* 在跨太阳系和太阳系内行星的结构计划中，类比法则并不一定只适用于每个可见物体，即在我们这个存在的层面上所受的有限状态。在神秘科学中，这条法则是宇宙物理学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钥匙；但它必须以最细微的细节来研究，需要「转动七次」后才能了解。神秘哲学是唯一可以教授它的学科。那么，为什么能把神秘主义者认为的『太阳系在无限制的集体中是永恒的，而在有限制的显化中是有限的』这一命题的真假，挂在『大自然必然衰减』这一片面的物质表述上呢？

【*神秘学家对他们自己的精确记录—天文学和数学上—有著最完美的信心；他们计算人类的年龄，并断言人类(作为不同性别)在这一轮次中仅存在18,618,727年，正如婆罗门教义甚至一些印度教历法所宣称的那样。】

这些诗节——第六诗节的第四句——结束了与普遍宇宙生成论有关的部分；宇宙生成发生在最后一次大沉睡期或宇宙消灭之后。当宇宙消灭来临的时候，空间中每一个分化的事物被横扫，包括众神和原子们，就像许多干树叶一样。从这一诗节开始，一般情况将只涉及到我们的太阳系，以及推理到其中的行星链，推，且特别是和我们地球的历史有关（第四星球和它的链）。本书中第一部所有的章节和诗句都只涉及地球及地球上的演变。关于后者，有一个奇怪的信条——当然只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是奇怪的——是应该让人知道的。

但在向读者呈现全新的、或相当惊人的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对它们解释几句话。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理论不仅与现代科学相冲突，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与其他神智学者早先的观点相矛盾；他们也声称他们对于教义的解释和解读，与我们基于同样的权威。*

【* 《密传佛教》和《人》。】

这可能导致一种观点，即同一教义的解释者之间存在著确定的矛盾；然而事实上，这种差别是由于早期作者所得到的资料不够完整，他们在努力向公众提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时，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并陷于过早地推测。因此，对于已经是神智学学生的读者，若发现在这些页面中，纠正了各种神智著作中的某些陈述，还有对某些模糊观点的解释，不要太惊讶，因为它们必然是不完整的。许多问题甚至连《密传佛教》（所有此类著作中最好、最准确的一本）的作者都没有触及。另一方面，即使是他也引入了一些错误的概念，这些概念现在必须以其真正的神秘之光呈现出来，只要本书作者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让我们在刚刚解释的诗节随后的诗节之间稍事休息一下，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宇宙周期是漫长的。这将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鸟瞰与秘密教义有关的一些观点，这些或多或少是在不确定、或有时是错误的情况下向公众介绍的。

关于行星、轮次和人类的一些早期神智学错误观念

在省略的十一个诗节中*，有一个完整地描述了行星链的形成，一个接一个，开始于原始的无宇宙论(Acosmism)中最初宇宙性和原子性分化之后。谈论「当神准备创造时所产生的法则」是无意义的，因为 (a) 法则是永恒的和未创造的；以及 (b) 神就是法则，反之亦然。而且，那遍一永恒的法则展开了(即将)显化的大自然中一切及其七重原则；另外还有无数个由七星球组成的环形世界链，并分层的存在于成形世界的四个较低的层面上(其他三个属于原型宇宙)。在这七颗星球中，只有一颗作为这些星球中最低、最物质性的，才位于我们的层面内或感知方式之内，而另外六颗则位于我们的层面外，因此肉体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链都是另一个更低、且是死的链的后代和创造物——可以说是它的转世。更明确地说：我们被告知每一个行星，无论已知或未知，都是七个，就像地球属于的链一样(见《密传佛教》)。而在所有行星中，其中只有七颗行星被认为是神圣的，并被最高的摄政王或神灵所统治；而不是因为古人对其他行星一无所知†。例如，诸如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所有行星，或者我们的地球，对我们来说可见，如同我们的星球对其他行星的居民(如果有的话)一样可见，因为它们都在同一个层面上；而这些行星的更高伴星球则在尘世感官之外的其他层面上。它们的相对位置会在下文进一步说明，另外附在第六诗节第7句评论后面的图表也有说明，目前只需要简短几句话解释。这些不可见的伴行星与我们所谓的「人的原则」说来也奇怪地一致。这七个分布于在三个物质层面和一个精神层面上，回应了我们在人类划分出七个原则中的三个物质载体(Upadhis，物质基础)和一个精神载体(Vahan)。

为了有更清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人的原则设想成如下图所示，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对应关系的附图：——

【*请参阅前一页评论后面的说明，以及第 22 页序言中关于诗节的总结。】

【† 秘密书籍中所列举的行星比现代天文学著作中列举的要得多。】

【‡ 我们在这里从普遍性(Universals)到个别性(Particulars)，而不是使用归纳法或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因此这些数字是反过来的。精神被列为第一个而不是第七个；尽管通常它被列为第七，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做。】

【§ 或者通常以《密传佛教》和其他方式命名：1、阿特曼；2、菩提(Buddhi，或精神灵魂)；3、心灵(人类灵魂)；4、欲体(Kama Rupa，欲望与激情的载体)；5、星光体(Linga Sarira)；6、生命能量(Prana)；7，肉体(Sthula Sarira)。】

低等层面的粗水平线在一种情况下是载体，在行星链的情况下是各个层面。当然，关于人类的原则，这张图并没有把它们排列得很整齐，但是它显示了对应关系和类比，这是所要注意的。正如读者将看到的，这是一个下降到物质的情况，并且两者进行调整——在神秘学和物质意义上，而他们将即将到来的伟大「生命的奋斗」进行混合，这等待著这两个实体。将「实体」这个术语用于描述星球，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奇怪做法；但是古代的哲学家们，则将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动物」，在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现代的地质学家更有智慧；普林尼(Pliny)称地球是我们善良的保姆和母亲，是唯一对人类无害的元素；这说法比瓦茨(Watts)要更真实，瓦茨幻想在她身上看到了神的脚凳。因为地球只是人类提升到更高区域的脚凳；也是一个门厅——

『……能通往辉煌的宅邸，

涌动的人群不断穿过它。』

但这只能说明，神秘哲学如何令人钦佩地切合于大自然一切事物，且信条比毫无生气的物质科学所假设的推测更符合逻辑。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神秘主义者会更好地准备去理解神秘的教导，尽管每一个现代科学的正式学生可能会认为这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然而，神秘学的学生则会认为，目前正在讨论的理论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具有哲学性和可能性。无论如何，这比最近提出的理论更合乎逻辑：该理论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一部分的投射物；当时地球是个处于熔融状态的星球，是一个熔化的塑料块。*

【*《现代科学与现代思想》的作者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先生说：『天文学得到结论的理论是基于如此不确定的数据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给出的结果短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太阳系形成整个过程只需的1500万年；而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们给出的结果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长。就像一个理论假设月球在地球自转3小时后被抛出，然后从观测所获得的最大实际阻滞推论，需要花费6亿年才能使它在23小时而不是24小时内旋转。』(第48页)。如果物理学家这么坚持认为，那么为甚么要嘲笑印度教的年表为夸大其词?】

据说行星链有它们的「昼」和「夜」—即，活动或生命的时期，以及不活跃或死亡的时期—它们在天上的行为和人在地球上一样：它们产生与它们相似之物、会变老、并在个性上消亡；而存在于它们的后代中的只有它们的精神原则，以作为它们自己的一种留存。

我们不会去尝试给出整个过程的所有宇宙细节，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只给出一个大概的概念或许就足够了。当行星链处于最后一轮次时，它的星球¹或A在最终消失之前，会将它所有的能量和「原则」发送到一个具有潜在力量的中性中心，一个「同质状态中心」，从而通知一个新的

未分化基质或物质核，即唤起它变成活跃或者赋予它生命。假设这样的过程发生在月球的「行星」链中；并且为了论证(尽管下面引用的达尔文先生理论最近被推翻了，即使事实还没有通过数学计算得到证实)而再假设，月球比地球古老得多。想象一下月球的六个伴星球—在我们七个星球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几个万古之前—它们彼此之间位置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地球链上的伴星球一样。(参见《密传佛教》、《人的构成》和《行星链》。)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月球链上的星球 A 通知地球链上的星球 A，然后—死亡；接著前者的星球 B，将它的能量进入新的链的星球 B；然后是月球的星球 C，创造了它的后代地球链的星球 C；然后月球(我们的卫星*) 将所有的生命、能量和力量倾泻到我们行星环的最低星球上—星球 D，即我们的地球；而且，在把它们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后，就确实变成了一颗死亡的行星，并且自地球诞生以来，月球的自转就几乎停止了。月球现在是冰冷的残余物，是新躯体所拖著的阴影；而她把生命力和各「原则」注入了这个新躯体中。她现在注定要长久地追逐著地球，以与它的后代互相吸引。她的孩子不断地吸取她的生命要素，而她为了报复，于是用她本性中神秘的一面所散发出来的邪恶、不可见、有毒的影响，把它彻底浸透。尽管她是死的，却有活跃的身体。她腐烂尸体上的微粒，充满了活跃的和破坏性的生命，尽管它们所形成的身体是没有灵魂和没有生命的。因此，它的散发物既有益又有害—这种情况在地球上也是同理，因为坟墓上长的草和植物也比其他地方更茂盛与多汁；而与此同时，该墓地或尸体散发物也会将其杀死。就像所有的食尸鬼或吸血鬼一样，月亮是巫师的朋友，也是粗心者的敌人。从远古时代到塞萨利(Thessaly)女巫的晚期，再到现在孟加拉的密教(tantrikas)，她的性质和特性为每一位神秘学家所熟知；但对物理学家来说，这仍然是一本被盖上的书。

【*无可否认，她是一颗卫星，但这并不因此否定了她把一切(除她尸体外)都给了地球的理论。为了让达尔文的理论站得住脚，除了刚刚推翻的假设(见上个脚注)外，还必须提出其他更不一致的推测。据说月球的冷

却速度是地球的 6 倍(温切尔(Winchell)的《世界生命》 "World-Life")：『如果地球从它的结壳开始经过一千四百万年，那么月亮从那个阶段开始，也只是一千两百万年的岁数……』等等。如果我们的月球只是来自地球的飞溅，那为什么不能对其他行星的卫星建立类似的推论呢？天文学家「不知道」。为什么金星和水星没有卫星？而当它们存在的时候，是由什么形成的？我们会说，因为科学只有一个钥匙——物质的钥匙——来打开大自然的奥秘，而神秘哲学有七把钥匙，并解释了科学无法看到的东西。水星和金星没有卫星，但它们和地球一样有「父母」。它们都比地球古老得多，在地球到达第七轮次之前，她的母亲月亮将会像其他行星的「月亮们」一样消失在空气中；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还没，且有些行星有多个月亮——这又是一个天文学的俄狄浦斯(OEdipus) 没有解决的谜。】

这就是天文学、地质学和物理学观点来看的月球。至于她的形而上和心灵感应的性质，在这部作品中必须保持神秘的秘密，就像在《密传佛教》一书中一样，尽管在第 113 页(第五版)中有著相当乐观的陈述：『在关于第八星球的谜中已经没有多少的奥秘了。』事实上，这些话题『在开悟者们与未启蒙的学生交流时，都非常保守。』而且，由于它们从未被批准或允许任何公开的猜测，所以说得越少越好。

然而，在不涉及「第八星球」这一禁区的情况下，或许有必要陈述一些关于月球链的前单体们——「月球祖灵」——的额外事实，因为它们在即将谈到的《人类起源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这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人的七重组成；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讨论，关于微观宇宙实体的最佳划分是什么，因此这里附上了两个系统以方便比较。这篇短文摘自博学的吠檀多学者舒巴罗(T. Subba Row)先生的笔下。他更偏好胜王瑜伽的婆罗门式划分，从形而上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和权宜之计的问题，我们在这部著作中持续采纳「历史悠久」的分类，源

自跨喜马拉雅的「阿罗汉密传学派」。下表及其说明文字摘自马德拉斯 (Madras) 的《神智学者》，也载于《神智学的五年》：——

在不同的印度体系中 7 重划分

『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佛教和吠檀多学派中，在教导人的原则时所采用的分类：

密傳佛教的分類	吠壇多的分類	陀羅迦勝王瑜伽的分類
1. 肉體	食物成身鞘*	} 肉體 §
2. 生命能量†	} 氣所成身鞘	
3. 生命能量的載體‡		
4. 欲體	} 意所成身鞘	} 精微體
5. 心靈 { (a) 意志與感覺 等等		
	識所成身鞘	
6. 精神性靈魂	大梵福佑身鞘	起因體
7. 阿特曼	阿特曼	阿特曼

【* 鞘 (Kosa , kosha)，是指每一个原则的壳。】

【† 「生命」。】

【‡ 星光体 (Linga Sarira)。】

【§ 原则的基础 (Sthula-Upadhi)。】

【|| 菩提。】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吠坛多的划分中，没有单独提到佛教分类中的第三个原则，因为它仅仅是生命能量的载体。我们还将看到，第四原则包含在第三个鞘，因为此原则只是意志力的载体，而意志力只是心智的能量。还必须注意的是，「识所成身鞘」(Vignanamaya Kosa)被认为与「意所成身鞘」(Manomaya Kosa)不同，正如人在死后，其心灵划分出低等部分，此部分与第四原则的关系相较于第六原则的更密切；而心灵高等的部分，则依附于第六原则，而事实上，它是人类更高精神个体性的基础。

我们也可以在此向读者指出，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到的分类是与胜王瑜伽有关，且以实践上的目的来说，这是最好、最简单的分类。虽然人有七种原则，但只有三种不同的载体 (Upadhis)，阿特曼可以在各自里面独立运作。开悟者可以将这三个载体而不会杀死自己；然而他不可能在不破坏其组成的情况下，把这七项原则分开。』

现在，学生们可以更好地看出，在胜王瑜伽里的阿特曼和三个载体，与我们所教导的三个载体、阿特曼、和额外的三个划分之间，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区别。此外，每一个开悟者，不管是在喜马拉雅边还是跨喜马拉雅的印度，还是帕坦伽利 (Patanjali)、瑜伽行派或大乘佛教学派的开悟者，若要成为一名胜王瑜伽士，他必须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接受陀罗迦胜王瑜伽 (Taraka Raja) 的分类，无论他是出于实践还是神秘目的，而采用任何其它分类。因此，一个人可以说这是三个载体及其三个方面与阿特曼 (即永恒和不朽的综合)；或者直接称它们为「七原则」，这两者都可以。

对于那些可能没有读过太阳系中各世界的七重链，或者如果他们读过，但没有在神智学著作中清楚地理解它的话，以下简单描述其教导：—

1. 形而上的一切，如同物质宇宙的一切，都是七重的。因此，每一个星体、每一颗行星，无论是可见或不可见，都被认为有六个伴星球。(见图 3，在这篇评论的第 6 节之后)。生命的进化在这七个星球或物体上进行，从第一个到第七个，并经过七个轮次或周期。

2. 这些星球是由一个被神秘学家称为「行星链(或环)的重生」的过程形成的。当某星球进入第七轮次也是最后一个轮次时，其星球会开始消失。从最高等或最初的星球「A」，接续著其他直到最后，它们不再进入一个特定的休息时间—或者像前几轮次那样「停滞」—而是开始消失。

「行星」解体(沈睡期)近在咫尺，它的时刻已经来临；每个星球都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和能量转移到另一个星球。(见下图 2，「月球和地球」)

3. 我们的地球，作为它不可见的高等伴星球(它的「主们」或「原则们」)的可见代表(见图 1)，必须像其他行星一样经历七轮次。在前三个轮次，它逐渐成形和巩固；在第四轮次的时候，它安定下来并且变硬；在最后三个轮次，它逐渐回到它最初空灵形式：可以说，它被精神化了。

4. 它的人类只有在第四轮次，也就是我们目前这一轮次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直到这第四个生命周期，它被称为「人类」只是因为缺少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就像幼虫变成蛹和蝴蝶一样，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成为人类的，在第一轮次时就通过所有的形体和界，并在接下来的两轮次通过所有的人类形体。我们地球目前处于一系列生命周期和种族中第四阶段，而此时人类是第一个出现的形体，且只在矿物界和植物界之后—甚至后两者必须经由人类来发展并继续进一步的进化。这将在第二卷中解释。在未来的三轮次中，人类就像它所居住的星球一样，将永远趋向于恢复它的原初形态，即一个禅那主群众的形态。人类倾向于成为一个神灵，然后成为一神，就像宇宙中的每个原子一样。

『早从第二轮次开始，进化就已经以完全不同的计划进行。天上人只有在第一轮次的时候变成人类；他在星球 α 上再次变成矿物，在星球 B 上变成了植物、在星球 C 变成动物等等。整个过程在第二轮次后完全改变；但你已经学会了谨慎... 我劝你在被允许说的时候到来之前什么也别说。...』(摘自老师就各种话题写的信。)

5. 星球 D(我们地球)*上的每个生命周期是由七个根种族组

成的。它们在物质和道德进化的双线上，在这个地球轮次其间，以空灵开始、并以精神性结束。(一个是「行星轮次」，从星球α到星球G，第七颗；另一个是「星球轮次」，或称地球轮次。)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关心其他星球，除了顺带一提外。】

这已在《密传佛教》中清楚的描述，暂时不需要进一步说明。

6. 第一根种族，即在地球上的第一批「人」(无论其形态如何)是「天上人」的后代。在印度哲学中，这些天上人被正确地称为「月亮祖先」或「祖灵」(祖灵)，总共有七个类别或阶层。所有这些将在下面的章节和卷二中得到充分的解释。在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

但前面提到的两部涉及神秘教义主题的作品，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密传佛教》在神智学的圈子里，甚至在外面的世界里，都太广为人知了，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详细介绍一下它的优点。这是一本优秀的书，而且还做了更出色的工作。但这并不能改变它所包含的一些错误观念，也不能改变它使许多神智学者和一般读者对于东方神秘学说，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的事实。此外，它也似乎有点太唯物主义了。

后来出现的「人类」，试图从更理想的角度来呈现古老的教义，或者从星光界流质中翻译一些异象，以呈现一些部分来自大师的思想但不幸被误解的教导。这本书也谈到了早期人类种族在地球上的进化，并包含了一些优秀哲学特征的页面。但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有趣的神秘小浪漫。它未能完成其任务，因为它不具备正确翻译这些异象所需的条件。因此，读者不必怀疑我们的书是否在某些细节上与这些早期的描述相矛盾。

一般来说，密传的「宇宙生成论」，尤其是人类单体的进化，在这两本书和其他由初学者独立撰写的神智学著作中，有著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不特别提到前两本书，就不可能继续讨论现在的著作，因为这两本书都有许多崇拜者——尤其是《密传佛教》。现在到了解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

候了。许多错误现在必须由原来的教导来检查和改正。如果说上述作品中其中一本过于明显地偏重于唯物主义科学，那么另一部则明显过于理想化，有时甚至有些异想天开。

这种教义——在西方人看来相当难以理解——处理周期性的「停滞」现象，以及星球沿著其循环链的连续「轮次」，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困惑和误解。其中一个与「第五轮次者」甚至「第六轮次者」有关。若一个人清楚知道在轮次之前和之后，都会有一个漫长的**沈睡期**——即在两轮次之间产生无法逾越鸿沟的休息停顿，直到生命周期重新到来——那么他不能理解在我们**第四轮次**是如何谈论「第五轮次者」和「第六轮次者」的「谬论」。乔达摩佛被认为是第六轮次者，柏拉图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称为「第五轮次」。怎么会这样呢？一位大师教导并肯定说，即使是现在地球上也有这样的「第五轮次者」；虽然人类还在「第四轮次」，但在另一个地方，他似乎说我们在第五轮次。对此，另一位老师给出了「启示录式的答案」：——『几滴雨并不构成雨季，尽管它们预示著雨季的到来。』...『不，我们不是在第五轮次，但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第五轮次的人已经进来了。』这比狮身人面像的谜语还要糟糕！神秘学的学生只好用他们的大脑去做最疯狂的推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试图战胜俄狄浦斯并调和这两种说法。而当大师们像石质狮身人面像一样沉默时，他们被指责前后不一致、「矛盾」和「差异」。但他们只是让这些猜测继续下去，以便给西方头脑上一堂极需的课。东方学家在他们的自负和傲慢中，习惯于把每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和术语物质化，而不给东方的隐喻和寓言留出任何余地。东方学家把印度的外传哲学搞得乱七八糟，而神智学者现在也把密传教义搞得乱七八糟。直到今天，很明显的，后者完全不能理解「第五轮次者和第六轮次者」一词的含义。但事实很简单：每一「轮次」都带来了人类智力、心灵感应、精神、身体结构的新发展，甚至是整个变化，而所有这些原则都在不断升级进化。因此，那些像孔子和柏拉图一样的人，在心灵感应上、智力上和精神上都属于进化的更高层面的人，这种

人在第五轮次中会普遍存在；他们的人类注定会发现，在这个进化的尺度上，自己远远高于我们现在的人类。同样地，乔达摩佛—智慧的投生—仍然比我们提到称为第五轮次者所有人更高更伟大，而佛陀和商羯罗则被称为第六轮次者，是比喻上的。这句话的隐晦智慧在当时被称为「闪烁其词」—即『几滴雨并不能形成雨季，尽管它们预示著雨季的到来。』

现在，《密传佛教》的作者在它的书所评论的真相将会十分明了：

『当一门完全陌生学科的复杂事实，第一次呈现在没有受过训练的心智面前时，我们不可能同时提出它们、又将所有适当状况和异常情况一起提出来。……我们必须先满足于一般的原则，然后再处理例外情况；特别是在学习方面，通常遵循的传统教学方法，旨在通过激发困惑而最终缓解它，来将每一个新想法其印在记忆中。』

正如这句话的作者所说，他自己就是神秘主义的「一颗未经训练的心智」，他自己的推论、以及他对现代天文学推测的知识比古代学说的知识要丰富得多，使他自然的犯了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尽管是无意识地；但不影响任何「一般的原则」。现在将提出一例。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但它仍然会使许多初学者陷入错误的观念。但是，由于早期版本的错误观念在第五版的注释中得到了纠正，所以在第六版中可以加以修订和完善。出现这种错误有几个原因：(1) 这是由于教师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回答」：这些问题被不断地追问以至于无法忽略它们，而另一方面，它们，只能得到部分的回答。(2) 尽管有这种立场，但「聊胜于无」的说法经常被人误解，也很难得到应有的感激。因此，欧洲门外弟子有时会无缘无故地胡思乱想。其中包括 (a) 「第八星球之谜」与月球的关系；(b) 错误地声称地球链的两个上层星球是两个我们所知道的行星：『除了地球……我们的链中只有另外两个世界是可见的…火星和水星……』(《密传佛教》；p. 136)。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一问题的责任既在于大师的回答含糊不清也不完整，另外也在于学习者本身的问题也很模糊。

这个问题是如此：『在普通科学已知的行星中，除了水星以外，还有哪些行星属于我们的世界体系？』现在，如果询问者的「世界体系」指的是我们的地球链或「线」，而不是「太阳系世界」的话，那么这个回答很可能是误解了问题。因为他的回答是：『火星等等，以及天文学一无所知的另外四颗行星。无论 A, B, YZ，都不为人所知，也无法通过物质手段看到，无论这个手段多么完美。』这是显而易见的：(a)天文学目前还不知道行星的实际情况，既不知道古代的行星，也不知道现代发现的行星。(b)任何 A 到 Z 的伴星球都是不可见的*，即太阳系内任何行星链上的上层星球球体。至于火星、水星和「其他四个行星」，它们与地球的关系是任何大师或高等神秘主义者都不会谈论的，更不用说解释其性质了。†

【*当然除了排在第四的所有行星，如我们的地球、月球等等。本书作者拥有所有曾经收到或寄出的信件的副本，除了几封私人信件(大师说，「里面没有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她一开始就有责任回答和解释一些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尽管在这些副本上有许多注释，但作者很可能由于她对英语的无知，或害怕说得太多而搞砸了所要提供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但是，她不可能让学生们再停留在错误的印象中，也不可能相信错误在于密传体系身上。】

【†在同一封信里，已清楚地说明为甚么这不可能：……其中一位老师在给《密传佛教》作者的信中写道：『你要试著明白，你向我提出的问题与最高的启蒙有关；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看法，但我不敢、也不愿讲它的细节……』】

那么，让我们现在清楚地说明，不管有没有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额外证据，它所提出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物质科学可以提供确证，虽然仍然非常不确定，但只能针对我们客体宇宙与我们在同一物质层面上的天体。火

星、水星、金星和木星、以及迄今为止发现的每一颗行星(或那些仍待发现的行星)，本质上都是这些行星链在我们层面上的代表。正如辛尼特先生的「老师」在众多信件中的一封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太阳系内与外，还有无数的显化星球链，它们承载著智性存在。』但是火星和水星都不属于我们的链。它们和其他行星一样，在我们太阳系的众多「链」中是个七重的个体，它们都是可见的，而其上层星球则是不可见的。

如果仍有人认为，教师书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误导人，答案是：- 阿们；它确实如此。《密传佛教》的作者写到这是『传统的教学模式… 通过引发困惑』…他们会，或者不会缓解困惑一视情况而定。无论如何，如果有人催促说，这应该要在更早时候得到解释，而且最好给出行星现在的真实性质，那么回答如下：『当时没有发现权宜之计，因为这么做会导致一系列的额外问题，而这些问题由于其密传性质，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因此只会变得令人尴尬。』从一开始就已被宣布，并在此后多次被断言：(1) 没有任何神智学者，即使是被接受的弟子(更不用说门外汉了)，能指望有人能把这些秘密的教导完全地、彻底地解释给他听。除非他无可反悔地向兄弟会宣誓，并至少通过了一次启蒙。任何的数字和数值都不能被公开，因为数字和数值是这个密传体系的关键。(2.) 所揭示的仅仅是隐藏在几乎所有世界宗教的外传经文中，所包含的密传内衬—尤其是在《梵书》中、吠陀经中的《奥义书》中，甚至在《往世书》中。这只是目前透露的一小部分，而在这几卷书中又呈现得更为详尽；然而即使如此，这仍然是非常不完整和零碎的。

当开始写作目前的作品时，作者确信关于火星和水星的推测是错误的，于是写信给老师们请求解释，并给出权威的版本。这两个解释都是即时提出的，而现在将其原文摘录。

『……火星目前正处于停滞状态，而水星刚刚开始脱离停滞状态，这是非常正确的说法。你可能会补充说金星处于她的最后一轮次… 之所以水

星和金星都没有卫星，那是因为……(参看先前脚注，已给出了这些原因)，也因为火星有两颗他没有权利得到的卫星……被认为是内侧卫星的「火卫一」根本不是卫星。很久以前拉普拉斯 (Laplace)说过，而现代的费耶(Faye)也说过 (参见comptes rendus, *Tome XC*, p. 569)，火卫一的周期太短，因此『该理论的原始思想肯定存在一些缺陷』……同样的，火星和水星都是七重链，独立于地球的星体主们与上级，就像你独立于道姆林 (大拇指汤姆)的「原则」一样——这些原则可能是指他的六个兄弟，戴或不戴睡帽……培根 (Bacon)说过：「对某些人来说，满足好奇心是知识的终结。」培根提出这一真理的假设是正确的，正如在他之前熟悉这真理的人，正确地将智慧与知识隔离开来，并将局限性追溯到那要一次次给出的东西。... 记住：

「…知识所存在于的脑袋，充满了别人的想法，

而心智中的智慧只专注于自己……」

对于你所传授密传教义的人，你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永远无法是深刻的…』

同样，以下是同一权威人士的另一封信的摘录。这次是老师们对于一些反对意见的答复。这些反对意见是建立在极其科学性的推理(同样是徒劳的)，其中试图调和密传理论和现代科学推测的可行性，并且是由一位年轻的神智学者写的，他参照同一主题的作为对「秘密教义」的警告。他曾宣称，如果存在这样地球的伴星球，『它们的物质性肯定只比地球少一点点。』那它们怎么不被看见呢？答案是：—

『……如果一个人对心灵感应和精神的教导有更充分的理解，甚至不可能想象出这样不协调的说法。除非少费力气来调和那不可调和的，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也就是说，用物质或自然哲学来调和形而上和灵性科学，「自然」指的是属于他们(科学家们)物质感官感知范围内的事物。我

们的地球，正如一开始教导的那样，处于下降弧线的底部，在这里我们知觉的物质以其最粗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笼罩我们地球的星球们必定在不同的、更高的层面上。简而言之，它们作为星球们，与我们的地球是联合成体的，而不是同质的，因此属于另一种意识状态。我们的地球(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行星一样)适应了其人类种群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与我们的地球层面和物质同质的星体，就像他们各自的居民(木星人、火星人和其他人)能够感知我们的小世界：因为我们的意识层面，虽然程度上不同，但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是在分化物质的同一层次上……我写的是：『小沈睡期只涉及我们小的「星球串」。(在那个用词不清的日子里，我们把链叫做「串」。)……「我们的地球属于这样一串。」这应该清楚地表明，其他行星也是「串」或「链」…如果他(指的是反对者)希望能察觉到这些「行星」在更高层面上的模糊轮廓，他必须先把他和下一个层面之间的星体界物质的薄云驱散……』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借助地球上最好的望远镜，我们也无法感知物质世界之外的事物。只有那些我们称之为「开悟者」的人才知道如何引导他们的心灵视野、以及转移他们的意识(物质上和心灵感应上的)到其他层面的存在，能够以权威的口吻谈论这些主题。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若要获得这些知识和力量，需要过著合格的生活，则智慧自然会降临到你身上。当你能将你的意识契合到「普遍意识」的七和弦中的任何一个时(那些和弦沿著太阳系的音板运行，从一个万古振动到另一个万古)；或当你彻底学习了「天体音乐」时，只有那时你才有充足的自由分享你的知识给那些能安全接收的人。而在此时，你们要谨慎行事。绝不可将伟大真理传给我们这世代，这是未来种族的遗产。不要试图向那些不知道阿波罗七弦琴的潜在含义的人，揭示存在和非存在的秘密；这是光芒四射的神的七弦琴，每一根琴弦里都住著太阳系的精神、灵魂和星光体，而其外壳

现在才落入现代科学的手中……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并有智慧，且最要紧的是，留心那些向你们学习的人所信的东西；免得他们不但欺哄自己，也欺哄别人…因为这就是每一个真理的命运，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熟悉它…更确切地说，对于那些既看不见、也不相信别人能看的人来说，行星链和其他超宇宙和潜宇宙的奥秘仍然是一个梦境之地…』

遗憾的是，我们中很少有人听从了明智的建议；我们将许多无价的珍珠、许多智慧的宝石，抛给了一个无法理解其价值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已经转过身来撕裂我们。

『同一位大师他把《密传佛教》的作者和另一位先生称为「门外弟子」，两人曾是他的学生，并给他们写道：「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地球是一组七行星中的一个，或称七个人类居住的世界之一…(七行星是古代神圣的行星，且都是七重的。)现在，生命的冲动到达了 A，或者更确切地说，到达了注定要成为 A 的东西，而到目前为止它不过是宇宙尘埃(一个「同质状态中心」)……等等。』

在这些早期的信件中，需要发明和创造新的术语，因此「环」常常变成「轮次」，而「轮次」变成生命周期，反之亦然。对于一位把「轮次」称为「世界之环」的传讯者，这位老师写道：『我认为这将导致进一步的混乱。我们同意把单体从星球 A 转到星球 G 或 z 的过程称为一个轮次…

「世界之环」是正确的……强烈建议某某先生…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要先使术语达成一致…』

尽管达成了这样的同意，但是这种混乱导致了在最初的教导中潜入了许多的错误。根种族有时甚至与「轮次」和「环」混在一起，导致了「人类」中类似的错误。从一开始大师就写了：—

『我不被允许告诉你全部的真相，也不允许泄露孤立片段的数值……我不能使你满意。』

这是对于以下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对的，那么在人类时期之前的总存在是 637。』等等，等等。对于所有与数字有关的问题，得回答是：『试图解决 777 投生的问题……虽然我不得不隐瞒信息……如果你能自己解开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告诉你。』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解开过，结果是一永远不会停止的困惑和错误。

即使是关于星体和宏观宇宙七重组成的教导——衍伸出微观宇宙或称人类的七重划分——到目前为止也是最为密传的。在远古时代，它过去只在启蒙时，连同关于周期的最神圣数字一起被揭露。正如在一份神智学杂志上所说，*在《密传佛教》的作者所写的回信中，尽管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只透露了很少的一点信息；那时，宇宙生成论的整个体系还没有被设想，甚至连片刻也没有想到。在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大师有权利回答这些问题，不管他有多高等多独立；更别说向世界揭示了古代「大学-寺庙」中最古老的奥秘。因此，只有少数的教义被揭示其广泛的轮廓，而细节被不断地隐瞒，且任何希望引出更多信息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有系统地避免。这是非常自然的。在《往世书》中提到的七个知识分支中，包含了四知识 (Vidyas) ——即「祭典知识」(Yajna-Vidya，实施宗教仪式以产生特定效果)；「伟大的(魔法)知识」(Maha-Vidya)，现在退化为怛特罗(Tantrika)崇拜；「咒语知识」(Guhya-Vidya) 世咒语的科学和他们的真实节奏或吟诵，神秘咒语等等——而只有最后一个，「本体知识」(Atma-Vidya)，或者称是真正的**精神智慧**和**神圣智慧**，它能把绝对和最终的理解投在前三个的教导上。没有「本体知识」的帮助，其他三个仍然只是「表面」的科学，在几何度量上只有长度和宽度，但没有厚度。它们就像一个熟睡的人的灵魂、四肢和头脑：能够机械地运动、能做混乱的梦甚至能梦游、能产生可见的效果，但只受本能所激发，而不是智力上的起因，更别说要透过完全意识的精神冲动来激发。在前三们的科学中，我们可以给出很多教导与解释。然而除非「本体知识」提供了开启他们教义的钥匙，否

则它们将永远像一本破损的教科书的片段一样；就像尽管伟大真理的轮廓被最具精神性的人模糊地感知，然而它却被那些把每一个阴影钉在墙上的人，扭曲得不成比例。

【* 《路西法》 (Lucifer, May, 1888.)】

然而，由于先前对单体演化学说的阐述不够全面，因而在学生的头脑中又造成了另一个巨大的困惑。若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和星球诞生的过程，我们必须更多地从其形而上的角度来考察，而不是从人们称之为统计的角度，因为它所涉及的数字和数值能被允许广泛使用的很少。不幸的是，很少有人愿意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学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西方作家在他的著作中也宣称，当谈到单体的演变(《密传佛教》，第46页)时，『我们现在不处理那种纯粹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老师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教义、做所有这些艰苦工作和逆流前进？为什么西方世界……要向东方世界学习…那些永远不能满足特殊审美情趣要求的東西呢？』他还提请他的传讯者注意『我们(这些开悟者)每一次尝试在向西方头脑解释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也许他会；因为在形而上学之外，就不可能有神秘哲学或密传主义。这就像是试图通过对死者胸部和大脑的解剖描述，来解释志向和喜爱、爱和恨、这些活人灵魂和心智中，最隐秘和神圣的活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上面提到的两个信条，这些在《密传佛教》中几乎没有提到的；并在我们的力量范围内补充它们。

关于星球和单体的附加事实和解释

《密传佛教》中有两句话必须加以注意，而下方引用作者的观点。在第 47 页(第五版)上说：

『……精神性单体们…没有在星球 A 上完全完成它们的矿物存在，于是在星球 B 上完成它，以此类推。它们以矿物的形式通过好几个轮次，然后又以植物的形式通过好几个轮次，又以动物的形式如此。我们故意避免现在就提到数字，』等等等等。

有鉴于对数值和数字须高度保密，采取这种做法是明智的。而这种沉默现在已部分被打破；但是，如果有关轮次和进化周期的真实数据，能在当时完全公开，或者完全保密也许会更好。辛尼特先生正确的理解了这个困难，说道(第 140 页)：『由于某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原因，拥有神秘知识的人特别不愿透露与宇宙生成有关的事实，尽管未启蒙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隐瞒这些事实。』

有这样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沉默，一些东方和西方的学生因而产生了许多困惑。要接受这两个特定信条看似有很大的困难，然而这只是因为缺乏任何可以依据的数据。但它就在那里。而那些属于神秘算计的数字，是无法给除了已誓约弟子圈子之外的人的，这规则不能被打破；正如大师们多次宣称的那样——在外。

为了意思更明白，且不涉及此教义的数学方面，因此这里能进一步扩大教导和解决一些模糊的论点。由于星球的演化和单体的演化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将把这两个教导合而为一。关于单体，读者要记住，东方哲学不认同西方的神学教条为每一个出生的婴儿都是一个新创造的灵魂，这不仅是不哲学的，在大自然的经济中也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新的显化期中，单体们必须是有限数量的，并通过同化一系列的人格而进化和

变得越来越完美。在关于重生、业力以及人类单体逐渐返回其源头——绝对神的教义里，这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尽管发展不一的单体群众几乎是不可计算的，但它们仍然是有限的，就像在这个分化和有限的宇宙中一切一样。

正如之前的双重图表(人类的「原则」和世界链上升星球)所显示的那样，因与果是永恒地连接在一起的，且一个完美的类比原则贯穿并连接了所有的进化路线。一个产生了另一个——不管是星球还是人格。但是，让我们从头开始。

刚刚已给出了连续的行星链如何形成的过程的一般轮廓。为了防止今后的误解，我们再提供一些进一步的细节，这也将阐明在我们地球链上的人类历史，而地球链即月球链的后代。

在第 172 页的图表中，图 1 表示七颗行星组成的「月球链」，是在第七轮次或最后一轮次开始时；而图 2 所示为「地球链」，它将存在但尚未存在。每条链上的 7 个星球以字母 A 到 G 的循环顺序来区分，地球链上的星球又再加上标记「+」——这是地球的符号。

现在，必须记住，单体们在任何七重链循环时，会根据它们各自的进化阶段、意识和功德，被分为七个类或阶层。那么，让我们依循它们在第一轮次中行星 A 上出现的顺序。这些阶层在不同星球上，所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受过调整，使得当第 7 类(最后的)出现在星球 A 上时，第 1 类(最先的)刚刚通过到星球 B 上，依此类推，一步一步地通过整个链。

同理，在月球链的第七轮次中，当第 7 类(最后一类)离开星球 A 时，它没有像前几轮次那样睡著，而是开始死亡(进入它的行星沉睡期)；* 在死亡的过程中如前所述，它的「原则们」、或生命元素和能量等等，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一个新的「中性状态中心」，从而开始了地球链星球 A 的形成。类似的过程发生在每一个「月球链」的星球上，一个接一个，形成

「地球链」的新的星球。我们的月球是这个系列中的第四颗星球，与我们的地球处于同一个感知层面上。但是月球链的星球 A 还没有完全的「死去」，要等到第一类单体的第一批单体们从星球 G 或 Z (即最后一个「月球链」的最后一个星球) 进入涅槃，而涅槃在他们两个链之间等待它们；同样地，对于所有其他星球来说，正如所述，每一个都产生了「地球链」里相应的星球。

【* 神秘主义把休息时期 (沈睡期, Pralaya) 分为几种；每个星球都有各自的沈睡期，此时人类和生命将会传递到下一个星球；因而每轮次有七个小沈睡期；而行星沈睡期发生于七个轮次都完成时；太阳系沈睡期则是当整个系统都结束的时候；最后是宇宙的大沈睡期、或梵天沈睡期，也就是当「梵天寿命」结束时。这是三个主要的沈睡期或称「消灭时期」。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小的沈睡期，但我们目前不关心这些问题。】

此外，当新链的星球 A 准备就绪时，来自月球链的第一类或第一阶层的单体就会投生在最低的界中，依此类推。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第一类单体才能在第一轮次达到人类的发展状态，因为第二类单体在每一个行星上都较晚抵达，因而没有时间到达这个阶段。因此，第 2 类单体仅在第二轮次才达到人类早期阶段，以此类推直到第四轮次中期。但当到了这一时期 - 在这人类阶段将得到充分发展的第四轮次上一进入人类界的「门」关闭了；从那以后，「人类」单体的数量，即，发展到人类阶段的单体就不再增加了。而对于在此时还没有达到人类阶段的单体而言，由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将会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且它们只有在第七轮次(最后一轮次)结束时才会达到人类阶段。因此，他们将不是这条链上的人，而是会形成未来显化期的人类，并被奖励成为更高链上的「人」，从而得到他们的业力补偿。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例外，且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但这就是造成种族差异的原因。

由此可见，太阳系大自然的过程和个体的人之间的类比是多么完美。后者经历了他的生命周期，然后死去。他的「高等原则」对应于在行星链发展过程中循环的单体；前者进入了「天界」(Devachan)，这对应于「涅槃」和两个链之间的休息状态。人类低等的「原则」随时间瓦解，又被大自然用来形成新的人类原则；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的分解和形成中。因此，类比法则是理解神秘教义最可靠的向导。

这是「月球的七个奥秘」之一，现在已经被揭示了。这七个「奥秘」被日本的「山伏」(Yamabooisis，即老子学派的神秘主义者以及京都(Kioto)的苦行僧们)称为「七颗宝石」(Dzenodoo)。只有日本和中国的佛教苦行僧和启蒙者会比印度人更不愿透露他们的「知识」(如果可能透漏的话)。

但是，读者绝不能忽视这些单体们，并且在允许的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它们的性质，而不触及最高的奥秘；而作者绝不假装知道这些奥秘的全部。

单体群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1. 发展最高的单体(月亮「神灵」，在印度被称为祖灵 Pitris)，其功能是在第一轮次以它们最空灵、最朦胧和最基本的形式，通过矿物、植物和动物界的整个三重循环，以将新形成的链的性质穿在自己身上、并与之同化。他们是第一批在第一轮次中到达星球 A 上的人类形体(如果在几乎是主体层面中存在任何形体的话)。因此，正是他们在第二轮次和第三轮次中，领导并代表了人类元素，并最终在第四轮次进化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为了第二类的单体或那些在他们之后的人。

2. 最先在三个半轮次中到达人类阶段的单体们，并将成为人。*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使用误导性的词 - 「人」，这清楚地证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多么不适应于表达这些微妙的区别。

显然，这些「人」无论形体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像今天的人。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称他们为「人」呢？因为在任何西方语言中，都没有其他近似的术语来表达意指的想法。「人」这个词至少表明了这些存在是「思维实体」(摩奴)，无论它们在形体和智力上与我们多么不同。但事实上，就精神性和智力而言，他们是「神灵」而不是「人」。

在描述单体所经过的各个「阶段」时，所用的语言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谈论单体的「发展」、或者说单体变成了「人」，当然是荒谬的。但是，要想在使用英语这种语言时，还同时保有语言的形而上学的准确性，那么至少需要增加三卷这本书，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口头重复，这是极其令人厌烦的。一个单体既不能进步，也不能发展，甚至不能受到它所经过的状态变化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它不属于这个世界或层面，它只能被比作是一颗不可摧毁的星星，闪耀著神圣光芒和火，而被扔到我们的地球上作为一个救赎的板子，拯救居住在其中的人格。后者必须紧紧依偎它；如此才能分享到它的神性而获得永生。若让单体独处，它将不会依附于任何人；但是它会像「板子」一样，被进化的不停歇水流漂到另一个投生。】

3. 落后的单体；这些发展迟缓的单体们在这个循环或轮次中，由于业力障碍而不能到达人类阶段，除了一个例外，这将如先前所承诺的在其他地方被提及。

现在，外部形体或身体的进化，是围绕星光体而形成，且由尘世力量产生的，就像在较低的界中那样；但是内在的人或真实的人的进化纯粹是精神的。现在，它不再是非人格单体通过许多不同物质形体的过程，如外在进化的情况一样，因为这充其量只赋予了本能和在完全不同层面上的意识；而是「朝圣者-灵魂」通过各种状态的旅程，不仅是物质状态，还有自我意识和自我知觉状态；或者称统觉(apperception)中的知觉。(见「神灵、单体和原子」)

单体从它的精神上和智力上无意识的状态出现；跳过前两个层面——因为太接近绝者对而不允许与低等层面上的任何事物有任何关联——它直接进入心智层面。但是，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层面比有这个层面更广阔的边界，或者说在其的感知和统觉的几乎无穷无尽层次中，这个层面拥有更广泛的作用域；而这个层面又为每个「形体」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较小层面，从「矿物」单体到进化后发展盛开的神圣单体。但一直以来，它都是同一个单体，只是在其投生中有所不同；它在整个一系列的循环中，当它上升到心智精神性的领域，或下降到物质的深渊时，或者精神部分的或完全被遮蔽，或者物质部分的或完全被遮蔽——两极对立。

回到《密传佛教》。关于星球 A 上的矿物时期和人类时期之间的巨大期间，*该书提到：『在星球 A 上，矿物时代得到充分发展，为植物的发展准备好道路，而一旦开始，矿物的生命冲动就会涌向星球 B。然后，当星球 A 上的植物发展完成且动物开始发展时，植物的生命冲动溢出到星球 B，而矿物冲动传递到 C 星球。最后，星球 A 上出现了人类的生命冲动。』（49 页）

【* 这里之所以使用「人类时期」一词，是因为有必要给动物界之后的第四界命名。但事实上，在第一轮次中，星球 A 上的「人」不是人，而是他的原型或称来自星光界区域的无维度映像。】

所以它继续了三个轮次，当它变慢的时候，最后在第四轮次于我们星球的门口停下来；因为人类时期（真正的物质人类），也就是第七个时期，现在已经到达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正如所说的，『……在矿物界之前有一些进化的过程，因此在矿物浪潮在绕著星球前进的过程之前，有一波进化的浪潮；实际上是几波进化的浪潮。』（来源同上）

现在我们必须引用另一篇文章，《神智学的五年》中的「矿物单体」，第 273 页等。

『有七个界。第一组由三个等级的元素精灵组成，或称新生的力量中心——从原初质 (Mulaprakriti，或者Pradhana，即原初同质物质)分化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即，从完全无意识到半知觉；第二或更高的群体包含从植物界到人类界；矿物界因此形成了「单体要素」(被认为是一种进化中的能量) 阶层的中心或转折点。元素精灵一侧有三个阶段(亚物质)；矿物界；客体物质*一侧有三个阶段——这是进化链的(最初或初步的)七个环节。』

【*这里的「物质的」是指分化的，是为了宇宙的目的和工作而如此；然而，那「物质一侧」，尽管对来自其他层面的存在统觉是客体的，但对我们在我们的层面上的人却是相当主体的。】

说是「初步的」，因为它们是准备性质的，虽然它们实际上属于自然进化，但更准确地说，它们是亚自然进化。这个过程在它的第三个阶段停止了，也就是在第四个阶段的门槛处停止了，此时到了在自然演化层面上，他开始了朝向人的进化；就这样形成了三个元素界，产生十，即质点的数字。从这一点开始：

『精神向物质的下降等同于物质进化的上升；从物质的最深处(矿物)重新上升到先前状态，伴随著具体有机体相对应的消散一直到涅槃，即分化物质的消失点。』(《神智学的五年》，276 页)

因此，这就是为甚么那个在《密传佛教》中被恰当地称为「进化的浪潮」，以及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的「冲动」，在我们星球的第四个周期或轮次的时候停留在门口。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宇宙单体(菩提)将与阿特曼射线(Atmic Ray) 结合并成为其载体，即，它(菩提)会觉醒到对它(阿特曼)的统觉；如此一来，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七重进化阶梯的第一步，这个阶梯最终将会引导我们到达质点的第十个(从最底层向上计算)，也就是「王冠」。

宇宙中的一切都遵循类比法则。「上者如下」；人是宇宙的缩影。发生在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会在宇宙层面上重复。具体事务遵循著抽象事物的路线；与最高相对应的必须是最低的；物质与精神对应。因此，与质点王冠(或称上三元组)相对应的是三个元素界，它们先于矿物界(见《神智学的五年》间的第 277 页的图表)，并用卡巴拉主义者的语言来说，它们呼应了宇宙分化的过程，从超精神性世界到原型世界、再到形体和物质世界。

那么什么是「单体」呢？它和原子有什么关系？以下的回答是基于上述文章矿物单体」中，该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

作者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与目前存在于科学概念中的原子或分子什么关系都没有。它不能被比做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后者曾被归为胃多纤毛虫，现在被视为植物，被归为藻类；也不完全是逍遥学派(Peripatetics)的单子(Monas)。矿物单体当然不同于人类单体，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组成上；人类单体既不是物质的，也不能用化学符号和元素来表示它的组成。简而言之，精神单体是遍一、无限、和不可分割的，然而它的光线在我们的无知中，被称为称的人类的「个体单体」；而矿物单体——在圆的相反的点——也是一体的——且从它开始产生无数的物质原子，后者是科学开始认为是个体化的东西。

否则，要如何用数学来解释这四个界的进化和螺旋进程呢？「单体」是人类最后两个「原则」的结合，即第 6 和第 7 原则，且恰当地说，「人类单体」这个术语只适用于双重灵魂(Atma-Buddhi)，而不适用于最高的精神活化原则，阿特曼(Atma)。但由于精神性灵魂如果与后者(阿特曼)分离，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它就被称为……。现在，这些在矿物、质物和动物中的单体要素，或者更确切地说，宇宙要素(如果允许这样一个术语的话)，尽管同样都通过最低的元素精灵到天神界的一系列循环，但是在进展的规模上是不同的。如果把单体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实体，缓慢地沿著一条特别的道路以穿过较低的界，且经过一系列无法计算的转变，最终开花成为一

个人，这种想法会是非常误导人的；简而言之，这种说法认为一个洪堡(Humboldt)的单体可以追溯到角闪石原子的单体。对于习惯区分每个原子的物质科学来说，「矿物单体」不是正确的说法，而是应该称为「显化为特定物质形体(矿物界)的单体」。原子并非如普通科学假说所描述的那样，不是某物的粒子、被某种心灵感应所活化、并注定在万亿年之后盛开为一个人类；它反而是普遍能量的具体显化，而宇宙能量还尚未个体化；是遍一单体的连续显化。在生命冲动达到人类诞生的进化阶段之前，(物质的)海洋不会分成其潜在的和所组成的液滴。分离成个别单体的趋势是逐渐的，在这高等动物中几乎达到了这一点。逍遥学派在泛神论意义上，把「单体」(Monas)这个词应用于整个太阳系；而神秘主义者，尽管为了方便起见也接受这一想法，但仍用「矿物单体、植物单体、动物单体(等等)」等词语来区分具体和抽象的发展阶段。这个术语仅仅意味著精神进化的浪潮，正通过它的环路弧线。「单体要素」在植物界中开始不可觉察地分化向个体意识。正如莱布尼茨所正确定义的那样，由於单体是非复合的事物，因此活化它们不同分化程度的是精神要素，从而恰当地构成了单体——不是原子的聚合，后者只是颤动著高等或低等程度智性的一种载体和物质。

莱布尼茨认为单体是基本的、不可摧毁的单元，被赋予了能够「给予和接受」其他单元的力量，从而决定所有精神和物质现象。正是他发明了「统觉」这个词，这个词连同神经-感觉(不是知觉)，表达了从所有的界直到人类的单体意识的状态。

因此，从严格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把「阿特曼-菩提」称为单体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它是二元的，因而是复合的。但是由于物质就是精神，反之亦然；且若宇宙和通知宇宙的神没有对方的话，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阿特曼-菩提」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是前者的载体，菩提与阿特曼的关系就好比「亚当-卡德蒙」(Adam-Kadmon，卡

巴拉主义的逻各斯)与「无限」(En-Soph)的关系相同，或与原初质和梵的关系相同。

再多说几句关于月亮的话。

有人可能会问，刚刚提到的「月球单体」是什么？关于七种类型祖灵(Pitris)的描述将在稍后介绍，但是现在可以给出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显而易见的，他们是单体们，他们在月球链(低于地球链)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周期，并已投生在地球链上。但是，还有一些进一步的细节可以补充，尽管它们非常接近被禁止的领域，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这个奥秘的最后一个字只透露给那些开悟者，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的卫星只不过是其不可见原则们的粗大身体。既然有7个地球，那么就有7个月亮，其最后一个可见的；太阳也是如此，它可见的身体被称为一个幻觉(Maya)，只是一种映像，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真正的太阳和月亮和真正的人一样不可见。』一条神秘的格言如此说道。

顺带一提，那些最先提出「七月亮」这个概念的古人，一点也不愚蠢。尽管如今这一概念，以非常物质化的形式被视为时间的天文度量；但在其外壳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深刻哲学思想的痕迹。

事实上，月球只在一方面是地球的卫星，也就是说，从物质上来看月球绕地球绕转。但在其他的方面上，地球是月球的卫星，而不是反过来。这一声明似乎令人吃惊，但并非没有科学知识的证实。潮汐和许多疾病形式，所呈现与月相相吻合的周期性变化，进而证明了这一点；它可以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追溯，且在人类怀孕和受孕的现像中非常显著。月亮的重要性及其对地球的影响，都得到了每一个古老的宗教的承认，尤其是犹太教；并且被许多观察心理和物理现象的人所注意到。但是，据科学所知，地球对月球的作用仅限于物质上的引力，这使月球能绕著轨道运行。如果遇到反对者坚持认为，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月球在其他层面上确实是地球的卫星的话，你可以这样回答：一个围绕自己孩子摇篮走动的母

亲，持续照看著孩子，难道她就是孩子的下属或依靠著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它的卫星，但她肯定比它所守望的孩子更年长、更成熟。

因此，月球在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居住中，扮演著最大、最重要的角色。「月球单体」或称「祖灵」，是人类的祖先，事实上成为人类自己。他们是进入进化周期星球 A 的「单体们」，他们通过行星链进化其人类形态，正如刚才所展示的。在地球上第四轮次的人类阶段开始时，他们从第三轮次进化来的「类猿」形体中，「渗出」了他们的星光体。正是这种微妙的、更精细的形体，成为大自然塑造物质人类的模型。这些「单体们」或「神圣的火花们」因而是「月亮」祖先，即祖灵本身。因为这些「月球神灵」必须成为「人类」，以便他们的「单体们」可以达到活动和自我意识的更高层面，即「心智之子」(Manasa-Putras) 的层面。「心智之子」在第三根种族的后半部分时，赋予了「无知觉」的外壳以「心智」，这外壳是由祖灵所创造并通知的。

同样地，地球第七轮次上人的「单体」或「自我」(Monad)，在我们自己的星球 A、B、C、D 等之后，将与它们的生命能量分离；而后它们通知并因此唤醒其他同质状态中心，这些中心注定要在更高存在层面上生活和行动——地球的「祖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创造那些即将成为更优越的人。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自然存在著三重进化体系，以形成三种*周期性的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三个独立的进化体系，而它们在我们系统的每一点上，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是单体的(或精神性的)、智力的、和物质的进化。这三个是阿特曼的宇宙幻觉领域的有限方面或映像；阿特曼是第七个，是遍一实在。

1.单体的进化正如其名所暗示的那样，涉及到单体的生长和发展到活动的更高阶段，并与下方关联：—

2. 智力的进化，代表这个的是「心智天上人」（太阳天神，或太阳祖灵 Agnishwatta Pitris），是给予人类「智力和意识的给予者」*，和：

【*见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的结论。】

3. 物质的进化以月球祖灵的「影子」（Chhayas）为代表的，而大自然已将当前物质身体具体化在其周围。这个身体被当作载体以用来「成长」（一个误导的词）、通过心智来转变、以及由经验的积累而使有限进入无限，并作为过渡而进入到永恒和绝对。

这三种体系各有其自身的法则，并由不同的最高天上人或「逻各斯们」（Logoi）所统治和指导。每一种都表现在人的构成中，人是伟大宏观宇宙的缩影；正是这三股力量在他身上的结合，使他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

「大自然」是物质进化的力量，不可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进化出智力—她只能创造「无感知的形体」，这将在我们的「人类起源论」中看到。「月球单体」不能进展，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接触到「大自然」所创造的形体，以允许他们通过大自然的方式积累经验。「心智天上人」填补了这一鸿沟，他们代表了智力和心智的进化力量，在这一轮次中，是「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联系。

还必须记住，在第一轮次中进入星球 A 的进化周期的单体，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事情变得有些复杂…。让我们简要概述。

最高度发展的(月球)单体，在第一轮次时到达人类的胚芽阶段；在第三轮次结束的时候，成为地球上的人类、尽管非常空灵；并且它们在「停滞」时期仍留在星球上，以作为第四轮次中未来人类的种子，从而在第四轮次开始时成为人类的先驱。其他的只有在后面轮次才能到达人类阶段，即，在第四轮次的第二、第三星球或上半轮。最后是发展最迟缓的，即在第四轮次的中间转折点之后，仍然占据动物形态的那些单体—它们在这个

显化期期间，将完全不会成为人。它们只有在第七轮次接近尾声的时候，才会到达人类的边缘，然后轮到它们在沈睡期之后，由较早的拓荒者，即人类的祖先将它们引入新的链条。这些祖先是「种子人类」(Sishta)，也就是在这些轮次结束时将居于一切之首的人。

关于第四星球和第四轮次在进化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生或许已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

前面的图表也适用(比照适用)于轮次、星球或种族，我们将看到一个系列的第四个成员，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第四颗星球与其他星球不同，它在同一层面上没有「姐妹」星球，因此形成了以整个链所代表的「天平」的支点。这是进化最终调整的领域，是业力天平的世界、正义的殿堂，在那里平衡被打破，以决定了单体未来转世剩余部分的进程。因此，在这个大循环的中心转折点过去之后，即在第四轮次我们地球上的第四根种族中点之后—没有更多的单体可以进入人类界。这个周期的门被关起来，而平衡就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若为死去的千百万人都创造一个新的灵魂，且若没有转世的话—那么要去替离开身体的「灵体」提供空间就变得很困难；痛苦的根源和原因也永远无法解释。正是因为对于神秘教义的无知，以即以宗教教育为幌子的错误观念灌输，而创造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来抗议其宣称的事物神圣秩序。

上述规则的唯一例外是「无智种族」，它们的单体已经处于人类阶段，因为这些「动物」的出现比人类晚，甚至是人类的一半后代，而它们最后的后代是类人猿。这些「人类的呈现」实际上只是早期人类扭曲的复制品。但这将在下一本书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如评论所说，大致上如下：

1. 『地球上的每一种形体、以及空间中的每一个微粒(原子)，都在努力自我形成，以遵循在「天上人」中为其设定的模型...它(原子)的内卷和进

化、它的内在和外在的生长和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类；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的物质和终极形体；是单体在其绝对的整体性和觉醒状态——作为地球上神圣投生的顶点。』

2. 『天上人(祖灵)是那些从他们自身进化出星光体(BHUTA)的存在，而其而形体(RUPA)已经成为单体(第七和第六原则)的载体，它们完成在前三个劫(Kalpas，轮次)的转世循环。然后，他们(星光体)成为这一轮次最初人类种族。但它们并不完整，而且毫无感知。』

这将在下一本书中解释。与此同时，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单体——从这一轮次开始就存在于地球上。但是一直到我们自己的第五种族，覆盖那些神圣星光体的外部形状，会随著每一个亚种族而改变和巩固；动物的形态和物质结构同时在变化，因为它们必须适应地球上不断变化的生活条件，配合其形成周期的地质时期。如五一来，他们就会随著每一个根种族和每一个主要的亚种族而不断变化，直到这一轮次的第七种族中的最后一个。

3. 『内在的、现在隐藏著的人，那时(在一开始)是外在的人。他是天上人(祖灵)的后代，他是「像父亲的儿子。」就像莲花一样，它的外部形状逐渐呈现出内在模型的形体，同理，人的形体最初也是由内而外进化而来的。在人类开始按照目前动物界的方式、以繁殖自己物种的周期之后，情况就反过来了。人类胎儿现在在其转变过程中，遵循了人类身体框架在三个劫(轮次)中所呈现的所有形式；单体在这三个轮次的盲目漫游中，通过无感知的物质(因为不完美的)，进行围绕著单体塑化成形的暂时尝试。在当今时代，物质胚胎在轮到它最终成为人类之前，是一株植物、一个爬行动物、一个动物，它在自身内部进化自己的空灵对等物。在一开始，就是那个对应物(星光体人)，无知觉的而被物质的网缠住。』

但这个「人类」是属于第四轮次的。如上所示，在前三轮次中，单体已经通过、旅行并被囚禁在每一个大自然界的每一个过渡形式中。但成为

人类的单体不是那个「人」。在这一轮次中 - 除了人类之后诞生的最高哺乳动物，即类人猿，它们注定要在我们这个种族中灭绝，而它们的单体将被释放并进入第六*和第七种族的星光人类形体(或最高元素精灵)中，然后在第五轮次进入最低的人类形态—这两个界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再由注定的下一阶段成为人类的单体所驱动，而是由它们各自领域的低等元素精灵所驱动。†

【*大自然从不重复自身，因此，在中新世中期以前，我们今天的类人猿从未存在过；就像所有的杂交品种一样，随著时间的推移，它们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倾向，即回归到它们的最初父母的类型—黑色和黄色的巨大「列慕尼亚-亚特兰提斯人」。去寻找「缺失的环节」是无用的。对于即将结束第六根种族(数百万年后)的未来科学家们来说，我们的现代种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化石，将看起来像是微不足道的小类人猿—一种已灭绝的人类属物种。】

【†这些「元素精灵」只有在下一个大的行星显化期时，才轮到它们将成人类的单体。】

第五根种族*开始前的最后一个人类单体化身。人类单体的轮回周期已经关闭，因为我们处于第四轮次和第五根种族。读者必须记住—一个熟悉《密传佛教》的人无论如何也需如此—一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和第二卷中，只谈到了我们第四轮次的进化。后者是转折点的循环，在此之后，物质到达了它的最低点，开始努力前进、并在每一个新的种族和每一个新的循环中更加精神化。因此，学生必须注意，不要在没有矛盾的地方看到矛盾，因为在《密传佛教》中，提到的是大体上的轮次；而在这里，所只的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第四轮次。前一部作品是使这个理论成形；而现在是改进和进化的完善。

【* 这样的类人猿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们诞生不是大自然的意图，而是「无知觉」人类的直接产物和创造。印度教徒给猿猴一个神圣的起源，

因为第三种族的人是来自另一个层面的神灵，他们变成了「无知觉」的凡人。这个问题在 12 年前的《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一书中已经尽可能清楚地提到。在第 278-279 页提到，读者可以去问『婆罗门，如果他想知道他们尊敬猴子的原因。因为那时他（读者）也许会知道——如果婆罗门认为值得告诉他解释的话——印度教徒在类人猿身上看到的，是摩奴希望他达成的：与人类家庭最直接相关物种的转变。在人类家庭的最终完善之前，一个杂种分支被嫁接在他们自己的家系上。他可能进一步了解到，在受过教育的「异教徒」眼中，精神的或内在的人是一回事，而他的尘世肉身棺材是另一回事。那种物质本质、即各种力的物质关联的伟大结合，不断地向完美的方向爬行，而必须利用手边的物质；她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与再塑造，完成了她在人类身上的加冕工作，以将他单独作为一个适合神龛，得以让神圣的精神笼罩。』

此外，在同一页的脚注中还提到德国的一项科学研究。据说，一位汉诺威的科学家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论自然选择对物种的消解》(Ueber die Auflösung der Arten durch Natürliche Zucht-wahl)，书中他非常具有独创性地指出，达尔文把人类追溯到类人猿身上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他认为猿是从人进化而来的。他指出，最初的人类在道德上和肉体上，是我们今天这个种族的类型和原型，也是我们人类尊严的原型，因为他们具有的形体之美、特征之规律性、颅骨的发展、情感之高尚、英雄的冲动、以及宏伟的理型构想。这是一种纯粹的婆罗门、佛教和卡巴拉哲学。这本书有许多图解、表格等。它断言人类在道德和身体上的逐渐堕落和退化，可以很容易地在整个民族学转变中，一直追溯到我们的时代。且正如一部分的人已经退化为类人猿一样，因此，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法则的作用下，今天的文明人最终也将由类似的后代继承。如果我们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未来，那么这样一个非精神而物质的身体，似乎确实有可能以类人猿而不是天使的形式结束。但是，虽然类人猿是人类的后代，但曾经达到了人类水平的人类单体，肯定不会再以动物的形式出现。】

最后，为了结束本章以及消除各种但不可避免的误解，我们必须引用《密传佛教》中的一句话，这在许多神智学者的脑海中产生了非常错误的印象。刚刚提到的作品中，有一句不幸的句子不断被提出来证明唯物主义的学说。在第五版第 48 页，作者提到了地球上生物的进步，说『矿物界将不再发展成植物……地球也无法从类人猿发展出了人类，直到它接受到一种冲动。』

这句话是从字面上表达了作者的想法，还是仅仅(正如我们所相信的)是一种错误，这可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已经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神智学者对《密传佛教》知之甚少，以致于他们相信它完全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人类从一个类猿祖先进化而来的理论。正如一位成员所写的：『我想你已经意识到，四分之三的神智学者甚至是局外人都认为，就人类进化而言，达尔文主义和神智学是相互亲吻的。』就我们所知，在《密传佛教》中，这类事情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根据。人们一再指出，摩奴和迦毘罗 (Kapila) 所教授的进化论是现代学说的基础，但无论是神秘主义还是神智学，都从未支持过当今达尔文主义者的疯狂理论——尤其是人类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理论。关于这一点，以后会说更多。但一个人只要翻到《密传佛教》第五版第 47 页，就会发现那里说到：『人属于一个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界。』面对如此清楚而明确的陈述，任何一位细心的学生若被误导会是非常奇怪的，除非他准备用一个粗略的矛盾来指控作者。

每一轮次都在更高的尺度上重复前一轮次的进化运作。单体的流入，即内在进化，直到下一次显化期到来之前已经停止了；除了前面所述一些高等类人猿的情况之外。我们必须在重复一次，在新一批候选人出现于下一个周期的此地球上之前，必须首先处理成熟的人类单体。这样就有了一个间歇期；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四轮次中，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比任何动物都要早。

但人们仍然认为，这位《密传佛教》的作者一直在「宣扬达尔文主义」。某些段落无疑会支持这种推论。除此之外，神秘主义者自己也准备承认，在进化的后面细节与章程中、以及在第四种族中期之后，达尔文假说的部分正确性。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物质科学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完全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但神秘主义者从来没有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人类在这一轮次或其他任何一轮次中是类人猿；或者，无论他多么「像猿类」，他永远都不可能是其中一员。这是《密传佛教》的作者从权威那里得到的信息所证明的。

因此，对于那些引用《密传佛教》某些句子来反驳神秘主义者的人：『这足以表明，我们可以同样合理地——如果我们愿意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这样做——设想一种产生矿物形态的生命冲动，就像把一个类人猿种族培养成一个原始人类种族的那种冲动一样。』对于那些把这段文字作为「明确达尔文主义」而提出的人来说，神秘主义者的回应是，指出大师(辛尼特先生的「老师」)的解释会与这些句子相抵触，如果这些是按照他们的精神来写的。两年前(1886年)，这封信的一份副本连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寄给了作者，并附上了一些附加的旁注以放入《秘密教义》引用。它首先考虑到西方学生所遇到的困难，即在调和一些先前给出的事实与人从动物进化的过程(从矿物界、植物界与动物界)，这两者所遇到的困难，并建议学生回归到类比与对应的原则。然后它提起了天神和甚至众神的神秘，必须通过那些被认为是「矿物化、植物化、动物化和最终人类投生」的状态，并通过暗示即使是在禅那主们的空灵种族中，也有失败的必要性来解释这一点。关于这一点，它说：

『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失败品」的进展和精神化程度太高，无法从禅那主的行列强行抛回新的原始进化漩涡中、无法穿过较低的界……』在此之后，只有提供一个提示，是关于堕落的阿修罗的寓言中所包含的奥秘，将在卷二中展开和解释。当业力在它们在人类进化阶段降临时，『他

他们将不得不喝掉报应苦杯中的最后一滴。然后他们成为一股活跃的力量，与元素精灵—纯动物界的已进展实体—融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发展成为完整的人类。』

如我们所见，这些禅那主们不经过祖灵所通过的三个界；他们到第三根种族之前也不投生到人类。因此，正如教学所言：

『人类在星球D (我们的地球) 上的第一轮次和第一种族中，是一个空灵的存在 (月亮天上人，作为人类)，非智性但具有超精神性；相应地，根据类比法则，在第四轮次的第一根种族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后续的根本种族和亚种族中… 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被包裹或投生的存在，但空灵性仍然占优势的……他没有性别，而且就像动物和植物一样，他长出了巨大的身体，与他粗糙的环境相对应。

『第二轮次。他(人)仍然是巨大的和空灵的，但在身体上变得更加坚实和致密，一个更加物质的人。然而，精神性仍然多于智力 (1)，因为心智是一个比物理结构更缓慢和更困难的进化……

『第三轮次。他现在有了一个完全坚实或致密的身体，起初是巨大类人猿的形体，而现在更具智力，或更狡猾，而不是精神性。因为，在这条向下的弧线上，他现在所到达的点上，他的原初精神性被新生的智性所遮蔽。(2) 在第三轮次的后半段，他的巨人身材缩小了，身体的组成也得到了改善，他变得更有理性了，尽管他更像类人猿而不是天神 … (这一切在第四轮次的第三根种族中几乎完全重复。)

『第四轮次。智力在这一轮次中有了巨大的发展。(迄今为止的) 无智种族在这个星球上获得了我们 (现在的) 人类的语言；从第四种族开始，语言得到了完善，知识得到了增长。在这第四轮次的中点 (即第四个根种族，或亚特兰提斯种族)，人类通过了小显化期的轴心点…世界充满了智力活跃和精神衰退的结果…』

这是一封真实的信；以下是同一人后来以脚注形式所作的评论和补充说明。

(1)『…原信包含了一般的教学内容——一个「鸟瞰」——而没有特别说明…说到「物质人」，而把这句话限制在前几轮根种族中，就会让人联想到神奇而瞬间的「皮肤层」…第一个「大自然」、第一个「身体」、在第一个感知层面上的第一个「心智」，在第一轮次的第一个星球上，这就所指的意思意义。因为业力和进化——

「…都集中在我们而做出如此奇怪的极端！

来自不同的性质*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这里指的是构成我们本性和身体的七阶层或七类祖灵和禅那主的性质。】

(2)『恢复：他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点(通过类比，如同第四轮次的第三根种族)，他的(「天使」——人类的)原初精神性被新生的人类心智所掩盖和遮蔽，而你的缩影就是一个真实的版本……』

这些是老师所说的话——包括括号内的文本、话和句子，以及解释性的脚注。当相同的术语如「客体性」和「主体性」、「物质性」和「精神性」应用于不同的存在和知觉层面时，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合乎情理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相对意义上加以考虑。因此，一个对这些密传教义相当缺乏经验作者，无论多么渴望学习，若任凭他自己的猜测而陷入了错误，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收到的信中，「轮次」和「种族」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定义，以前也没有任何要求；而这些是普通的东方弟子很快就会发现的差异。此外，引用大师的一封信(188-)，『教导是在抗议之下传授的…可以说，他们是走私货物……当我只与一位记录员直接沟通时，另一位Mr. —……到目前为止，他把所有的牌都弄混了，只剩下几张没有触犯法则的牌了。』「可能涉及」神智学者会理解其含义。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这些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话，来保证神秘教义曾教导过、或任何一位开悟者相信现代荒谬的理论，即人类源自与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一种真正的动物类型的类人猿，而非比喻意义上的。时至今日，这个世界上的「类猿的人类」比树林里的「类人的猿类」还要多。类人猿在印度是神圣的，因为它的起源为启蒙者所熟知，尽管它被隐藏在厚厚的寓言面纱之下。哈努曼 (Hanuman) 是帕帆拿 (Pavana，或伐由Vayu，风神) 儿子，并且是经由安贾纳 (Anjana) 与一个名叫凯萨里 (Kesari) 的怪物所生的儿子，尽管他的族谱各不相同。读者若记住这一点的话，可以在卷二中各处找到这个巧妙的寓言的全部解释。第三种族的「人」(分开者) 因他们的精神性和纯洁性而是「神灵」；虽然他们没有知觉且和人一样没有心智。

第三种族的这些「人」——亚特兰提斯人的祖先——就像类人猿一样，是智力上无知觉的巨人，就像那些在第三轮次中代表人类的存在一样。他们在道德上不负责任，因而正是这些第三种族的「人」，通过与比自己低的动物物种滥交，创造了那个缺失的环节；它在很久以后 (仅在第三纪) 成为真正的猿类的遥远祖先，就像我们现在在类猿家族中发现的那样。*

【*如果读者发现这个关于动物晚于人类的陈述，与其他陈述发生冲突，那么请读者记住，这里仅指胎盘哺乳动物。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些动物是动物学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作梦过的；且它们繁殖的模式不同于与现代生理学对这一主题的概念。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方便，但这并不存在矛盾或不可能。】

因此这些早期的教导，无论多么不令人满意、多么模糊和支离破碎，都没有教导「人类」从「类人猿」进化而来。《密传佛教》的作者也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大费周章来证明这一点；但是由于他倾向于现代科学，因而所使用的语言会不小心认可这种推论。在第四种族——亚特兰提斯种族——之前的那人类，无论他的外表看上去多么像一只「巨大的类人猿」——『是一

个没有人类生命的人类仿制品』——仍然是一个有思想的、已经会说话的人。「列慕尼亚-亚特兰提斯人」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如果我们接受传统的说法（是比现在以这个名字流传下来的推测小说更好的历史），他比我们所有的科学、如今堕落的文明还要高：无论如何，第三种族结束时的「列慕尼亚-亚特兰提斯人」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回到诗节。

第六诗节-接续

5. 在第四(轮次，或生命的轮转，绕著「七个更小的轮子」)(α)，儿子们被告知要创造他们的形象。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三分之)二的人服从。

若要充分理解这个诗节的全部含义，就必须阅读第二卷「人类起源」及其评注中详细的补充说明。在这首诗篇的上一节(第四节)和这一节之间，过了很长的时代；现在那里又出现了另一个万古的黎明和日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上演的戏剧正处于第四幕的开头，但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整个戏剧，读者必须先回头才能继续下去。因为这一节属于古卷中给出的一般宇宙起源论，而第二卷将给出一个详细关于最初人类的「创造」或形成过程，然后接著是第二种人类，然后是第三种人类；或者所谓「第一、第二、和第三根种族」。正如固体地球最初是一个由液体火、炽热尘埃和其原生质幻影组成的球体一样，人类也是如此。

(α)「第四」一词的含义仅根据评注的权威性而解释为「第四轮次」。它也能像「第四轮次」那样意味著第四「万古」，甚至是第四(我们的)星球。因为正如我们将反复显示的那样，它是位于物质生命的第四或最低层面上的第四星球。而我们正好处于第四轮次，而在这一轮次中心点时，精神和物质必须达到完美的平衡。*解释这段经文的注释说道：—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这个时期—在第四亚特兰提斯种族文明和知识的最高点，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点—由于种族「生理-精神」调整的最后危机，人类分出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知识(Vidya)的左手和右手途径。

『在那些日子里，白魔法和黑魔法的胚芽就是这样播种的。种子潜伏了一段时间，只在第五(我们种族)早期发芽。』(《评论》)】

『神圣的青年(众神)拒绝按照他们自己的模样或种类来繁殖和创造物种。它们并非适合我们的形体。它们必须成长。他们拒绝进入比自己低等

的影子 (chhayas，或形象)。如此自私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占了上风，甚至在众神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就落在了业力「记录者」的眼睛之下。』

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出生中为此受苦。我们将在第二卷中看到，这个惩罚如何降临这些众神。

6. 诅咒被念出 (a)；他们必生在第四 (种族)，受痛苦也制造生痛苦(b)；这是第一次战争 (c)。

(a) 普遍传统都认为，在人类或动物的生理「堕落」之前，其繁殖都是通过「创造者们」或其后代的意志来进行。这是精神落入生成的堕落，而不是凡人的堕落。曾有人说过，若要成为一个自我意识的精神，它就必须经历存在的每一个周期，最终达到地球上的最高点 - 人类。

精神本身是一种无意识的消极抽象。它的纯洁性是固有的，不是凭功德获取的；因此，如前所述，若要成为最高的禅那主，每一个自我都必须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而成为人，即有意识的存在，这是为我们合成在人类中的。犹太卡巴拉主义者(Kabalists)认为，任何精神都不可能属于神圣阶层，除非精神 (Ruach)与活跃灵魂(neveresh)节合；而他们只是重复东方的密传教义。『一个天上人(Dhyani)必须是「阿特曼-菩提」；一旦「菩提-心灵」从它不朽阿特曼脱离出来 (菩提是阿特曼的载体)，阿特曼就进入了「非存在」，即绝对存在。』这就意味著，纯粹的涅槃状态是一种精神回归到「存在性」的理型抽象的过渡；这种抽象与我们的宇宙完成其循环的层面无关。

(b)「诅咒被宣告」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任何个人存在、神灵、或高等灵体念咒，而只是单纯表明已经产生了只会造成坏结果的起因，而这个业力起因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会诞生出违背大自然法则的「存在者」，从而阻碍大自然合法的进步；这只会导致不好的投生，从而导致痛苦。

(c)「曾有许多战争」指的是为了调整而做的许多斗争，包括精神上的、宇宙上的、天文上的，但主要指的是人类现在进化的奥秘。力量们——纯粹的要素——「被告知去创造」此句子与一个已经在别处解释过的奥秘有关。这不仅是大自然最隐秘的秘密之一——也是生成的秘密之一，胚胎学家徒劳地绞尽脑汁解决此秘密——这个同样的神圣功能也涉及到其他(教条)宗教的奥秘，也就是所谓天使的「堕落」。因此，当寓言的意义被解释时，就会证明因为撒旦和他叛逆的群众拒绝创造「物质的人」，而才能成为创造「神圣的人」的直接救世主和创造者。象征性的教导不仅仅是神秘的和宗教的，我们稍后会看到它也是纯粹的科学。因为这位「叛逆」的天使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个盲目的、运作的媒介，受深不可测法则所驱使和指引；而是宣称并执行他独立判断和意志的权利、他的自由意志和权利的权利，因为人与天使同样都在业力法则下。*

【* 当《生命的新面向》一书的作者在解释卡巴拉主义观点、并且谈到堕落天使时说：『根据象征主义的教导，神灵从一开始单纯作为神的功能代理人，在其已发展和发展中的行动中，成为有意志的；并且它以这种方式，用自己的意志来代替神圣欲望，就如此堕落了。因此，神灵的王国和统治、以及从「神灵意志」流出与产生的精神行为，与灵魂的王国和神圣行为相对比是不一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尚算好；但是，当作者说：『当人类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在组成上是人类，有著人类情感、人类希望和志向。他从这种状态堕落了一变成了野兽和野蛮人』时，是什么意思呢？这与我们东方的教导完全相反，甚至与我们所理解的卡巴拉主义观念、以及圣经本身，完全相反。这看起来像是为实证哲学著色的物质主义和实体主义，尽管从中很难确定作者的意思(见第 235 页)。然而，『从自然堕落到超自然和动物』——超自然在这里的意思是纯粹的精神——就是我们所意味的。】

『且在天上层面里有战争……迈克尔(Michael)和他的天使们与龙斗争；而龙和他的天使们争战，却不能得胜；天上层面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龙被赶出去了，那条老蛇，名叫魔鬼和撒旦，欺骗了全世界。』

在《拿撒勒抄本》(Codex Nazareus)中可以看到此故事的卡巴拉版本；这本书是拿撒勒人的经文，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真正神秘基督徒们以及克里斯托斯(Christos)的启蒙者。「神灵之父」巴哈克·齐沃(Bahak-Zivo)奉命建造生物(去创造)。但是，由于他「对于奥迦斯(Orcus)一无所知」，他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召唤了一个更纯洁的神灵费塔希尔(Fetahil)来帮助他。然而这重演了「父亲们」的失败，这些光之主们一个接著一个的失败。』(第二卷，诗节 17)

我们现在引用上面几卷书中的话：—

『然后踏上创造舞台的神灵* (尘世的神灵，或灵魂 (Psyche)，圣詹姆斯称之为「魔鬼般」)，也就是世界之魂 (Anima Mundi)或星光界流质的低等部分。(看这诗节的结尾)。对于拿撒勒派和诺斯替主义者来说，这种神灵是阴性的。因此，尘世的神灵感知到，对于费塔希尔* (Fetahil)，最新(最晚)的人，光辉已经「改变」，而存在的光辉「减少和损坏」，她唤醒了卡拉布塔诺斯(Karabtanos)，†「他疯狂而失去理智和判断」，并对他说：『起来，看，最新的人(费塔希尔)的光辉(光)失败了(无法产生或创造人类)，这种光辉的减少是可见的。起来，和你母亲(母灵，Spiritus)同去，把你从你所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那比整个世界更广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在此之后是与疯狂而盲目的物质结合在一起，并在精神的暗示指引下(这精神不是神圣气息，而是星光界灵体，因其双重本质已经被物质污染了)；当「母亲」的提议被接受时，母灵构想出「七个数字」和「七个星星」(行星)，它们也代表了「七宗罪」，是一个脱离了神圣源头(精神)的星光灵魂后代、以及物质的后代，是贪欲的盲目恶魔。当费塔希尔看到这些，便把

他的手伸向物质的深渊，说：—「让地球存在吧，就像力量的住所已存在一样。」他把手伸进混沌中，使它凝结，于是创造了我们的星球。』‡

【* 根据爱任纽(Irenaeus)、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以及《抄本》本身为权威，邓拉普(Dunlap)指出拿撒勒派认为「神灵」(Spirit)是女性，是与我们地球联系在一起的邪恶力量。(邓拉普《人类之子》Dunlap:「Sod,」 the Son of the Man, p. 52)】

【† 费塔希尔 (Fetahil) 和祖灵的群众是一样的，后者所「创造的人类」只是一个「壳」。对于拿撒勒派而言，他是光之王和创造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幸的普罗米修斯，没能得到形成神圣灵魂所必需的「活跃之火」，因为他不知道那秘密的名字，即卡巴拉主义者的不可言传名字。】

【‡ 物质和贪欲的灵体；即「欲体」(Kamarupa) 减去「心智」(Manas)。】

【§ 见弗兰克 (Franck) 的《拿撒勒抄本》(Codex Nazaraeus)和邓拉普 (Dunlap)的《人类之子》(Sod, the Son of the Man)。】

『然后，《抄本》继续讲述了巴哈克-齐沃是如何与母灵分离的，以及天使们 (Genii)或是如何与反叛者分离的*。然后那与最伟大的费罗 (FERHO) 同住的马诺† (Mano, 最伟大的)，称凯巴尔·齐沃 (Kebbar-Zivo, 也叫 Nebat-Iavar bar Iufin Ifafin) 为「生命之舵」和「生命之粮的葡萄树」，他是第三生命，并同情反叛和愚蠢的天使们，因为他们的野心很大。他说道：『天使 (Genii或AEons)之主 §，看看这些反叛的天使做了什么，他们在咨询什么↑。他们说：『让我们呼唤世界，让我们呼唤「力量」出现。』这些天使是「最初者」(Principes)，是「光之子们」，而你是「生命的信使」。↑

【* 《拿撒勒抄本》 卷 ii，第 233 页。】

【† 这个拿撒勒派的马诺 (Mano)像印度教的摩奴，即《梨俱吠陀》中的天上人。】

【‡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十五，1)。】

【§ 在诺斯替派看来，「天使之主」是基督、以及在某些方面与他完全相同的迈克尔 (Michael) 。】

【|| 《拿撒勒抄本》 卷 i，第 135 页。】

【↑ 出处同上】

而为了抵消七项「处置不当」的原则的影响，母灵的后代「伟大的光辉之主」(CABAR-ZIO)，产生了其他七个生命(基本美德)，他们「从高处」以自己的形式和光芒闪耀*，从而重建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平衡。

【*见费雷西底(Pherecydes)的《宇宙演化论》。】

在这里，可以发现了早期寓言式、双重体系的重现，如琐罗亚斯德教，并发现了未来教条主义和二元宗教的萌芽，而这萌芽已经在基督教会中长成了茂盛的树。它已经是两个「至尊」的轮廓——上帝和撒旦。但在诗节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概念。

大多数西方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以艾利冯斯·李维 (Eliphas Levi)为主——渴望将神秘科学与教会教条调和起来，他们尽最大努力只利用「星光界流质」(Astral Light)，尤其是早期教会神父的普累若麻 (Pleroma)，来表达堕落天使、「执政官」和「力量」群众的住所。但是「星光界流质」虽然只是「绝对者」的低等方面，仍然是二元的。它是「世界之魂」(Anima Mundi)，且不应该以其他方式看待它；除了卡巴拉主义的目的外。它的「光」和「活跃之火」之间存在的区别，应该永远存在于灵视者和「通灵者」的头脑中。更高的方面就是「活跃之火」，它是第七原则；若没有它

的话，就只能产生来自星体界流体的物质创造物。这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有完整的描述：—

『「星光界流质」(Astral Light) 或 *世界之魂* 是双重和双性的。(理型的) 男性部分是纯粹的神圣和精神的，它是 *智慧*，它是 *精神*(Purusha)；而女性的那部分(拿撒勒派的 *母灵*) 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物质污染的，而它确实是物质，因此已经是邪恶的了。它是每一种生物的生命原则，并为人类、动物、空中的飞鸟和一切生物提供星光体灵魂、即流体的精微体(perispirt)。动物里面只有最高不朽灵魂的潜在胚芽……后者只有经过一系列无数次的进化才能发展；此进化论被包含在卡巴拉哲学公理中：『石头变成了植物；植物变成了野兽；野兽变成了人；人变成了神灵；而神灵变成了神。』(卷1，第301页，注)。

当在书写《揭开伊西斯的面纱》时，东方启蒙者的七项原则还没有被解释，只有提到半外传卡巴拉的三张 *卡巴拉面孔*。*但这些陈述中，包含了第一群禅那主的神秘性质，它们在「火的统治(或掌管)」与地区(regimen ignis)；这一群被分为三类，由第一类综合，由此构成 *四* 或「十点三角形数」(Tetraktis)。(见对第七节篇的评论。第一卷。)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这些评论，他会发现天使的本质也有同样的过程，即从 *被动* 到 *主动*；这些存在中的最后一个接近于「自我意识」(Ahamkara)的元素(在这个区域或层面中，开始定义「自我」或「我是」的感觉)，而第一个则接近于未分化的要素。前者是 *无形体的* (Arupa)；后者是 *有形体的* (Rupa)。

【*然而，它们却可以在迦勒底的《数字之书》中看到。】

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中 (p. 183)，充分的讨论了诺斯替派和原始犹太基督徒、拿撒勒派(Nazarenes)和伊便尼派(Ebionites)的哲学体系。他们展示了那些日子里、在摩西犹太徒圈子之外，关于耶和華 (Jehovah) 的观点。所有诺斯替派都认为他是邪恶的，而不是善的原则。对他们来说，他是「伊尔达-鲍思」(Ilda-Baoth)，是「黑暗之子」，而他的母亲「苏菲亚

· 阿卡密」(Sophia Achamoth)，是苏菲亚(Sophia)的女儿，而苏菲亚是神圣智慧(早期基督徒的女性圣灵)—阿卡莎(Akasa)*；而「苏菲亚·阿卡密」则是低等星光界流质或以太的拟人化。「伊尔达-鲍思」†或称耶和華，只不过是埃洛希姆之一，即七个创造性神灵之一，或低等质点(Sephiroth)之一。他自己创造了另外七位神灵，即「行星神灵」(或月亮祖先‡)，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在他自己的形象中(「脸的神灵」)，且是彼此相互的映象；随著它们逐渐远离创始者，它们变得更加黑暗和物质化。他们还居住在像梯子一样排列的七个区域，而它的梯级从上而下是精神和物质的阶层。|| 不管对于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印度教徒还是迦勒底人、希腊人还是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文本的解释略有不同—他们都是七大行星的天使，就像我们七大行星链的七个星球一样，而地球其中最低的。(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二卷，p 186)。这就把「行星」和「月亮」的神灵与更高行星天使和印度教徒的「七圣人」(Saptarishis，七个星星圣人)联系在一起—前者作为这些「圣人」的下级天使(信使)，也是在其下降阶层中的散发物。在哲学诺斯替派看来，这就是现在基督徒所崇拜的上帝和大天使! 因此，「堕落天使」和「天上之战」传说的起源纯粹是异教的，并从印度经波斯和伽勒底而来。基督教正典中唯一提到它的地方是《启示录》第12章，正如几页前引用的那样。

【*星光界流质之于「阿卡莎」和「世界之魂」的关系，就像撒旦与神的关系一样。它们是同一事物从两个方面来看：精神上或心灵感应上(物质和纯精神之间的超空灵性或连接纽带)以及物质上。请参看「心灵」(nous，更高的神圣智慧)与「普赛克」(psyche，较低的和尘世的)的区别(圣雅各三，St. James* iii. v. 15-17)。见本书第二部分「恶魔是神的相反」。

【†「伊尔达-鲍思」(Ilda-Baoth)是一个由「伊尔达」(Ilda)，意为「一个孩子」和「鲍思」(Baoth)组成的复合名字。这两个词都来自卵，而「鲍

思」(Baoth)，意思是「混沌」、空虚、空无或荒凉；或者代表出生在混沌之卵中的孩子，如同梵天。】

【‡卡巴拉的学生们都知道耶和华与月亮的关联。】

【§ 关于拿撒勒派，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131 和 132 页；那些真诚追随真正克里斯托斯(Christos)的是拿撒勒派和基督徒，且是晚期基督徒的反对者。】

【|| 见之前由七个世界组成的月球环的图。如同在我们或任何其他行星链中一样，上面的世界精神灵性的，而最低的世界，无论是月球、地球，还是任何行星，都是物质黑暗的。】

因此，「撒旦」一旦不再被视为教会的迷信、教条和非哲学的神灵，它就会变成一个宏伟形象；因为它把尘世的人变成神圣的人；它在漫长的大劫(Maha-kalpa)循环中，把生命精神法则赐给他，使他脱离愚昧的罪，从而脱离死亡。(参见卷二第二部分论撒旦的章节。)

6. 旧的轮子们向下和向上旋转(a)……母亲的卵充满了整个(太阳系)*。战斗发生于创造者和毁灭者之间，也有争夺空间的战斗；种子不断地出现及再出现。(b)†

【*提醒读者，在我们的章节中，「太阳系」(Kosmos)通常意味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太阳系，而不是无限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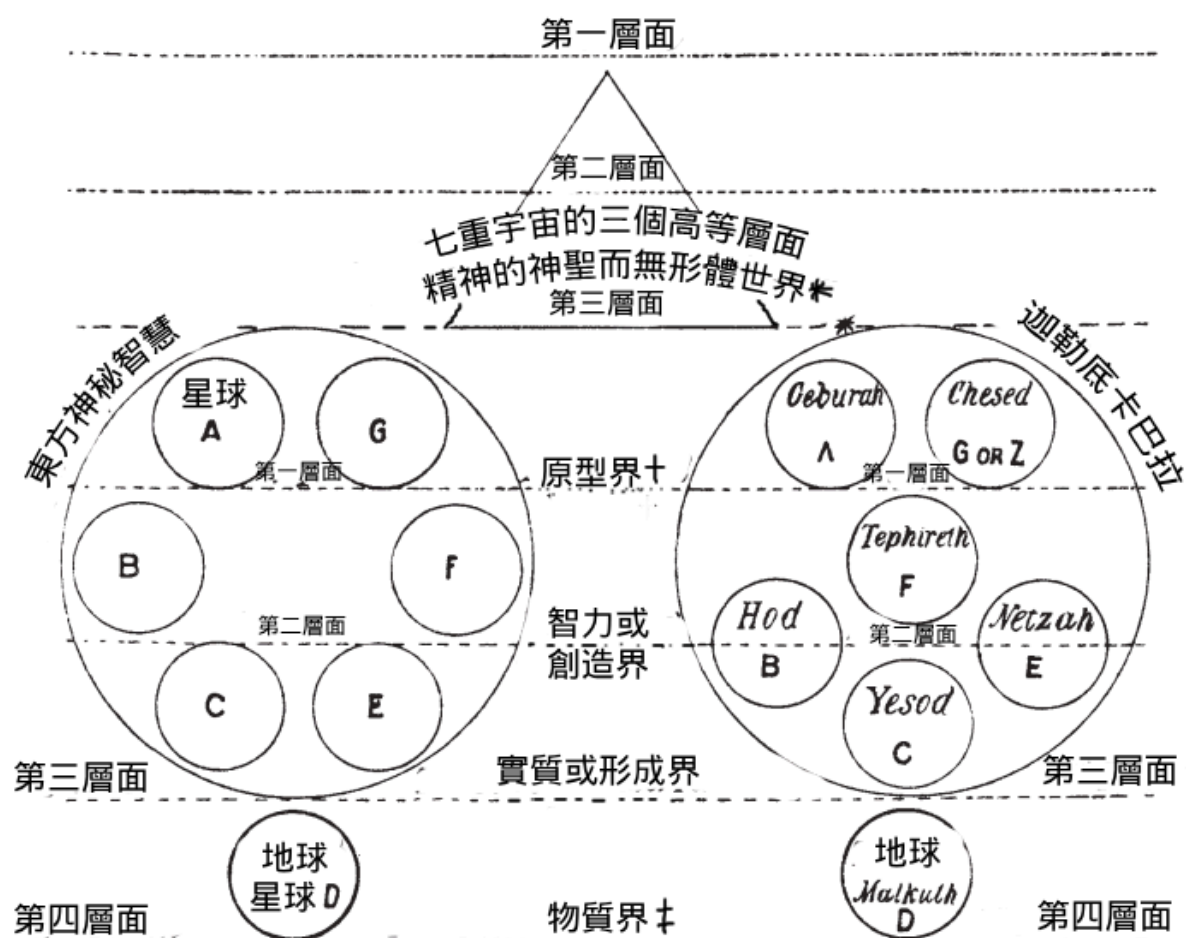
【†纯粹是天文学上的。】

(a) 在这里，我们暂时完成了我们的支线问题——尽管它们可能会破坏叙事的流畅，但对于阐明整个体系是必要的一读者必须再次回到宇宙起源论。「旧轮子」一词指的是如同我们行星链上「前几轮次」的世界或星球。当前的诗篇若被密传地解释时，会发现完全体现在卡巴拉主义的作品中。在那里将会发现无数星球的进化历史；在周期性的沈睡期之后，由旧

的材料重建成新的形体。从前的星球解体后又重新出现，为生命的新阶段而改变和完善。在卡巴拉里，各世界被比作从伟大建筑师的锤子下飞出的火花们；而这个伟大建筑师是法则，是那统治著所有较小创造者们的法则。

下面的对比图显示了卡巴拉主义和东方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同一性。上面的三个是意识的三个高等层面，且在这两种学派中都只向启蒙者来揭示和解释，而较低的代表四个低等层面——最低的是我们的层面，或称可见的宇宙。

这七个层面对应著人的七个意识状态。他须将自己的三个高等的状态与太阳系中的三个高等的层面相契合。但在他尝试契合之前，他必须将三个「位置」唤醒使之活跃和运作。有多少人对「精神知识」(Atma-Vidya，苏菲派所谓的Rohanee) 哪怕只有肤浅的理解呢？读者可以本书第7章第3小节里、关于七叶树(Saptaparna) - 「人-植物」的评注中，找到对以上内容更清晰的解释。请参阅第二部分中同名的章节。



【*「无形体的」(Arupa)，在那里形体停止在客体层面上存在。】

【†「原型」一词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者赋予它的涵义，即存在于*神心智***中的世界；而是指那作为第一个模型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并由在物质上继承它的世界们所效仿和改进——尽管在纯度上退化。】

【‡这些是宇宙意识的四个较低层面，而那三个较高层面是目前人类智力所无法达到的。人类意识的七种状态则属于一个相当不同的问题。】

(b)『种子不断地出现又消失。』在这里，「种子」代表「世界胚胎」，是被科学看作是高度稀薄的物质粒子，而在神秘物理学中，它是

「精神粒子」，即存在于原始分化状态中的超感官物质。*在神谱中，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空灵的有机体，从它进化而来的是一个天上存在，一个神灵。

【*若要看到和认出这一差异——这个将尘世物质与更精细的超感官物质区分开来的巨大鸿沟——每一个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至少应该是一个心灵感应者；他应该要能够自己感觉到那种差异，而这是他目前拒绝相信的。伊丽莎白·丹顿(Elizabeth Denton)夫人是她那个时代最有学问、最唯物主义、最多疑的女人之一——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事物的灵魂》(The Soul of Things)一书的作者丹顿(Denton)教授的妻子——然而，她是几年前最优秀的心灵感应者之一。这是她在其中一个实验所描述的；她拿了装有陨石颗粒的信封，放在额头上，而当时那位女士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便说：

『我们在这里认为是物质的东西，和在那里看来是物质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对于前者，元素很粗糙且很有棱角，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它们，更不用说我们是否愿意继续与它保持目前的关系；对于另一种，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精致，它们没有那些巨大、粗糙的棱角，这些棱角是这里元素的特征；因而我只能将第二种其视为真正的存在。】(卷三，p345 - 6)

在「起初」，神秘的术语「宇宙欲望」演化成绝对的光。而没有任何阴影的光将是绝对的光——换句话说，是绝对的黑暗——就像物质科学试图证明的那样。这个阴影以原初物质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寓言化的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它是以创造之火或热的精神形式出现。如果科学拒绝诗歌形式和寓言，而选择视为原初的「火雾」，这我们也是欢迎。无论哪种方式，无论称为宇宙电(Fohat)还是科学著名的「力量」，它是如此无名的，难以定义的，就像我们的宇宙电一样。而它如柏拉图所说的：「导致宇宙进行圆周运动。」或者，正如神秘教导所表达的：

『「中央太阳」使宇宙电以球体的形式收集原初尘埃，迫使它们以汇聚线的方式移动，最终彼此靠近并聚集在一起。』（《德基安之书》）……

『由于分散在空间中，没有秩序或系统，「世界-胚芽」经常发生碰撞，直到它们最终聚集在一起，然后它们就变成了漫游者(彗星)。然后战斗和斗争开始了。年长的(物体)吸引年轻的，而其他的则排斥它们。许多死于比他们强壮的同伴的吞噬。而那些逃走的变成了世界。』*

【*如果仔细分析和思考，就会发现这与科学具有同样的科学性，即使在我们近期也是如此。】

我们确信有几部现代作品，对于这种星体天上的生命斗争，具有思辨的想象力，特别是德文作品。我们很高兴看到它，因为我们的神秘教学迷失在黑暗的古代时代。我们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充分讨论过它，还讨论了达尔文式进化的思想、为了生命和霸权而斗争、以及「适者生存」的思想，这适用于下面的群体和也适用上面的群体；这些贯穿于我们在1876年创作的早期作品(参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的索引中「进化」——「达尔文」——「迦毘罗」(Kapila)——「生命之战」等等)。但这个想法不是我们想到的，而是古老的。即使是《往世书》的作者，也巧妙地将寓言与宇宙事实和人类事件交织在一起。任何象征主义者都能辨别出这种「天体-宇宙」的暗示，即使他不能领会全部的意思。《往世书》中伟大的「天上之战」；在赫西俄德(Hesiod)和其他古典作家的「泰坦(Titans)之战」中；在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和堤丰(Typhon)之间的「斗争」，甚至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神话中的斗争，都指的是同一个主题。北欧神话把它称为火焰之战，是在威格瑞德(Wigred)战场上战斗的穆斯贝尔(Muspel)之子们。这一切都与天上和尘世有关，都有双重的、甚至常常是三重的意义，都可以密传的应用于其上和其下的事物。它们分别与天文学、神学和人类的斗争有关；轨道运行的调整，民族和部落之间的霸权。「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从太阳系显化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就占据了至高地

位，难以逃脱古代圣人们敏锐的眼睛。因此，天空之神因陀罗(Indra)不断地与阿修罗(Asuras)争斗——后者从高等神灵堕落为宇宙恶魔；和与巨蛇弗栗多(Vritri 或 Ah-hi) 的争斗；星星和星座之间、月亮和行星之间的战争——后来投生为国王和凡人。因此同样的，迈克尔连同他的群众与龙(或朱庇特与「路西法-金星」)进行的「天上之战」，当时反叛群众的三分之一的星星被抛到空间中，且「在天上再也找不到它的位置了」。就像很久以前说的——『这是秘密周期的基础和基石。这表明婆罗门和坦拿(Tanaim) ... 以相当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来思考世界的创造和发展，预先于他和他的学派在物种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和转变...旧世界被新世界征服而消亡，』等等，等等(《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260 页)。古老的教义主张所有的世界(星星、行星等)——当刚死去的星体其脱离后的原则，通知了处于同质(未分化)状态的原初质的核——最初形成彗星，然后是太阳，冷却下来成为可居住的世界；这个教义与圣人(Rishis)一样古老。

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秘密书籍清楚地教导了一种天文学，是即使现代的思辨也不会拒绝的，只要后者能够彻底理解它的教义。

因为古老的天文学、以及古代的物理和数学科学，表达了与现代科学相同的观点，而且许多观点意义重大得多。「为生命而战」以「适者生存」被清楚地教导，不管是指上面的世界还是下面我们的行星上。然而，这种教导，虽然不会被科学「完全否定」，但作为一个整体肯定会被否定。因为古老的教导断言只有七个本体诞生的原初「神灵」，是来自三位一体的「一」。换句话说，它意味著所有的世界或星体(总是严格地符合类比)是由另一个形成的，是在「大时代」开始时，其原初显化完成之后。空间中天体的诞生被比作在「火」的节日上的一群或一众的「朝圣者们」。七个苦行僧拿著七根点燃的香出现在寺庙的门槛上。第一排朝圣者在这些光下点燃他们的香。在那之后，每个苦行僧开始在空间里，用各自的香柱绕他旋转，并向其余人提供火。天体也是如此。一个同质状态中心被另一

个「朝圣者」的火点燃并唤醒而活跃，之后新的「中心」冲进太空并成为一颗彗星。「炙热的龙」只有在失去速度，也就是失去火之尾巴之后，才会平静而稳定地生活下来，成为星体家族中一般受人尊敬的公民。因此，据说：—

宇宙物质的每一个核心，都诞生于深不可测的空间深处；从称为世界之魂的同质元素中突然诞生，并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开始了生命。历经无数岁月，它必须在无边无际中为自己征服一席之地。它在密度更大且已经固定的物体之间不停地旋转、急推猛拉的移动，并向某个吸引它的点或中心移动。如同一艘船被拉进布满暗礁和凹陷岩石的水道一样，它竭力避开另一些物体，这些物体或吸引或排斥它；许多的物体灭亡，它们的质量受到更强大的质量分解。且当它们在一个系统中诞生时，主要都是在各种恒星贪得无厌的胃中。(参看第四诗篇的评论) 那些运动较慢并被推入椭圆轨道的物体迟早会湮灭。其他沿抛物线曲线运动的物体，由于速度的关系，一般不会受到破坏。

一些非常挑剔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关于所有天体所经过的彗星阶段，这种说法与刚才关于月球是地球母亲的说法相矛盾。。他们可能会幻想说若要协调这两者需要直觉。但实际上并不需要直觉。科学对彗星、它们的起源、生长和最终行为了解多少呢？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那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同质状态中心——一团宇宙原生质，同质而潜在德，突然活跃起来或被激发起来——然后从空间的床上冲出来，在深渊中旋转，而后通过积累和添加不同的元素，来强化它的同质有机体呢？为什么这样一颗彗星不能在生活中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有人居住的星球呢！

『宇宙电的住所很多，』据说：『他把四个火热的(正电性)的儿子们放在「四个圆圈」里；这些圆圈是赤道、黄道、和两个平行的赤纬，或者是热带—掌管著这四个神秘实体所在的气候。然后再说道：『其他七个(儿子们)被委任在物质蛋的两端(我们的地球和它的两极)，掌管七热与七冷的层

面 (loka，正统婆罗门所谓的地狱)。七层面在其他地方也被称为「环」和「圆圈」。古人认为极圈有七个而非欧洲人的两个；因为据说通往须弥山(北极)的有七个金台阶和七个银台阶。

其中一个诗篇中有奇怪的陈述：『宇宙电和他儿子们的歌声明亮得就像正午的太阳和月亮的结合；』且中间四重圆圈的四个儿子『看到了他们父亲的歌声，听到了他「太阳-月亮」的光辉；』注释中这样解释道：『发生于地球两极(南北极)的宇宙电力搅动，导致了夜晚五彩缤纷的光辉，在它们之中也有阿卡莎 (Akasa, 以太) 颜色和声音的一些特性。』……『声音是阿卡莎 (以太) 的特征：它产生空气，空气的特性是触觉；它(通过摩擦)产生色彩和光。』……(《毗瑟奴《往世书》》)。

也许上面的描述会被认为是古老的无稽之谈，但如果读者想起北极光和南极光就会更好地理解它；这两种现象都发生在地球电磁力的中心。据说这两极同时是宇宙和地球生命力(电力)的仓库、容器和释放者；如果没有这两个天然的「安全阀」，地球早就会被过多的电磁力撕成碎片。与此同时，极光现象会伴随著并产生强烈的声音，如口哨、嘶嘶声和噼啪声；这一理论最近已成为公理。(但请参阅特朗霍尔特(Trumholdt)教授关于北极光的著作，以及他关于这个未决问题的回复。)

7。欧弟子，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小轮子(链)的正确年龄，就去计算吧。它的第四根辐条是我们的母亲(地球)(a)。知识的第四条道路通往涅槃，若你达到这第四个「果实」，你将会理解，因为你将看到……(b)

(a)「小轮子」是我们星球的链，第四根辐条是我们的地球，是行星链上的第四个。这是「太阳的热(正极)呼吸」直接进行影响的之一。*

【*星球或天体其组成物质粒子的七种基本变化如下：(1)同质；(2)气状和发光(气态)；(3)凝乳般的(星云般)；(4)原子的，空灵的(运动的开始，开始分化)；(5)胚芽的，炽热的，(分化的，但仅由元素的胚芽组成，在其

最初的状态；而当它们在我们地球上完全发展时，有七个状态)；(6) *四重，蒸汽的(未来的地球)*；(7) *寒冷且依赖于(太阳以获得生命和光明)*。】

然而，若要像弟子在诗节中被要求的那样，去计算它年龄的话，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被给予「大劫」的数值，也不允许公布我们的小时代的数值，除了它们大致的持续时间以外。它说：『老的轮子旋转了一个万古和半个万古。』我们知道「万古」指的是 311,040,000,000,000 年 (梵天寿命) 的七分之一。但那又怎样呢？我们 also 知道，首先，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数字作为我们的基础，那么我们要从梵天的 100 年(或 311,040,000,000,000 年)中除去「黄昏」(Sandhyas) 所占的两年，而剩下 98，我们要把它和 14 乘 7 的神秘组合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小地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化和形成的。因此，要计算出它的年龄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被告知它出生的时间—迄今为止，老师们拒绝这样做。然而在这本书的结尾和第二卷，将给出一些时间线的线索。此外，我们必须记住，类比法则除适用于人类外，也适用于各世界；就像「一(神)变成了二(天神或天使)，而二变成了三(人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被教导凝乳(世界-材料)变成漫游者，(彗星)，这些变成星星，而星星(漩涡的中心)变成我们的太阳和行星—简单地说是这样。*

【*这不可能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笛卡尔(Descartes)也认为『行星在它们的轴上旋转，因为它们曾经是明亮的星星，是漩涡的中心。』】

(b) 在外传的著作中提到了四种启蒙等级，在梵语中分别被称为「入流」(Srotapanna)、「一还」(Sagardagan)、「不还」(Anagamin)和「阿罗汉」(Arhan)—是通往涅槃的四条道路，而在我们的第四轮次中具有相同的名称。阿罗汉虽然能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但还不是最高的启蒙者；因为此时的开悟者，也就是已启蒙的候选人，将成为一个更高启蒙者的弟子(学生)。在阿罗汉后面还有三个更高的等级必须去征服，才能到达开悟者阶梯的顶端。有些人甚至在我们的第五种族中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若要

抵达这些更高境界，一般苦行者只有在这个根种族的末尾、或在第六和第七种族中才能发展所必需的能力。因此，在这个小显化期、也就是现在的生命周期结束之前，将永远会有启蒙者和世俗者。第七级的「火雾」阿罗汉再上一级是他们阶层的「根-基」——是地球上和地球链5中最高等的。这个「根-基」有一个名字，然而只能用几个复合英语词来翻译——「永远活著的人类榕树」。他们说，这种「美妙的存在」于第三个时代的早期从「高层领域」下降；即在第三种族的性别分离之前。

第三种族有时被统称为「被动瑜伽之子们」。它是由第二种族无意识地产生的，因为它在智力上是不活跃的，一直处于一种空白或抽象的沈思中，这是瑜伽状态的条件所需要的。在这第三种族存在的最初或早期，当它还处于纯洁状态时，「智慧之子们」，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第三种族中投生，并用「思想力」(Kriyasakti)所创造的后代被称为「最初之子们」(Sons of Ad)、「火雾之子们」或「意志和瑜伽之子们」等等。他们是有意识的产物，因为该种族的一部分已经被精神性的、高等智性的神圣火花所激活。这个后代不是一个种族。它最初是一个美妙的存在，被称为「启蒙者」，在他之后是一群「半神半人」的存在。在古代创世纪中，他们为了某些目的而分开，这些人据说是最高天上人的投生。『「来自以前显化期的牟尼(Munis)和圣人」——以在这个地球上和当前的周期中，建立苗圃给为未来的人类开悟者。这些「意志和瑜伽之子们」可以说是以一种无瑕的方式诞生，并与其他人类完全隔离。

刚刚提到的「存在」必须保持无名字，他如同一棵树，而那些在随后的时代中、所有历史上著名的圣人和圣师，如圣人迦毘罗(Rishi Kapila)、赫尔墨斯(Hermes)、以诺(Enoch)、俄耳甫斯(Orpheus)等，都从这棵树上分支出来。他作为一个客体的人，是神秘的(对于世俗者而言——永远不可见的)，但又永远存在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在东方很普遍，尤其是在神秘主义者和神圣科学的学生中。会改变形体，却始终保持不变是他。也是他在

精神上影响著整个世界的启蒙开悟者。正如所说，他是一个「无名者」，他有那么多的名字，然而他的名字和他的本性是未知的。他是「启蒙者」，被称为「伟大的牺牲」。因为他坐在光明的门槛前，在自己不得越过的黑暗圈中看它。直到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天，他也不会离开岗位。为什么那个孤独的守望者还呆在他自己选择的岗位上？为什么他要坐在原初智慧的泉源旁，他不再喝它了，因为他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可学——是的，无论是在这个尘世上，还是在它的天上层面里？因为那些孤独的、步履艰难的朝圣者们在回家的路上，直到最后一刻前，从来没有把握不会在这片被称为尘世生命的、充满幻觉和物质的无垠沙漠中，而不迷失方向。因为他愿意向每一个成功地把自己从肉体和幻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囚犯，指明通向自由和光明的道路；而他自己就是自愿地从那里流亡出来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为人类牺牲了自己，虽然只有少数选民能从这种伟大牺牲中获益。

正是在这位「伟大导师」(MAHA GURU)的直接、沉默的指导下，使所有其他神圣程度较低的人类老师和导师，成为了早期人类的指导者(从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开始)。正是通过这些「神之子们」，年幼的人类才得到所有艺术、科学以及精神知识的最初概念；正是他们奠定了这些古老文明的第一块基石，这使我们当代的学生和学者深感困惑。*

【* 让那些怀疑这一说法的人，以任何其他同样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古人所拥有的非凡知识的奥秘——据称这些人是从低等动物般的野蛮人、旧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发展而来的。让他们转向像奥古斯都(Augustan)时代的维特鲁威·波利奥(Vitruvius Pollio)论建筑的作品，例如，在这些作品中，如果他能熟悉真正神圣的艺术，并理解隐藏在每一条比例的法则和规则中的密传含意，那他会发现，关于比例的所有规则都是在古代启蒙时传授的。即使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思想和智力进化，也没有一个旧石器时代穴居人的后裔能够独立进化出这样的科学。正是第三根种族的圣人和天神投生的学

生们，将他们的知识一代一代地传递给埃及和希腊，包括现在已经失去的*比例准则*；正如第四亚特兰提斯启蒙者的弟子们，他们把它交给他们的「独眼巨人」(Cyclopes)，「周期之子们」或「无限之子们」，这个名字从他们那里传给了更晚几代的诺斯替教士。『正是由于这些建筑比例的神圣完美，古人才能够建造出后来所有时代的奇迹，包括他们的寺庙、金字塔、洞穴庙宇、石圈、石堆纪念碑、祭坛，证明他们拥有机械力量和机械知识，使得我们现代技术对他们来说就像儿戏，这种技能自称为「百手巨人的作品」。(参见《神之书》"Book of God"，Kenealy)。现代建筑师也许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规则，但他们已经添加了足够多的经验创新，足以摧毁这些比例。维特鲁威为后人制定了希腊神庙的建造规则，这些神庙是为不朽神灵而建的；而马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关于建筑学的十本书，而其中一本，简而言之，只能密传地研究(他是一位启蒙者)。法国研究所发现，德鲁伊德教的圈子、石棚、印度、埃及和希腊的寺庙、高塔和欧洲 127 个城镇，都是「起源于独眼巨人」，它们都是启蒙的「祭司 - 建筑师」的作品，即那些主要受「神之子们」教导的人的后裔，被公正地称为「建设者们」。这就是后人对那些后代的赞赏。『他们不用灰泥或水泥，不用钢或铁来凿石头。然而，这些石头是如此巧妙地制作而成，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看不到它们的接头；尽管许多石头如在秘鲁那样有 18 英尺厚，而且在库斯科(Cuzco)要塞的墙壁上还有更大尺寸的石头。』(Acosta vi, 14)『再一次，赛尼(Syene)的城墙，建于 5400 年前，当时那个地点正好位于热带之下，而现在已经不是了。它的构造是这样的：到了正午，在太阳至点的精确时刻，可以看见太阳的整个圆盘都映在它们的表面——这是欧洲所有天文学家联合起来也无法完成的作品。』——(《神之书》Kenealy, "Book of God")】

虽然这些事情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几乎没有提及，但不妨提醒读者注意第一卷第 587 至 593 页中，关于中亚某个圣岛的内容，并请他参阅第二卷《神之子们与圣岛》的章节以获得进一步的细节。下面有更多的

解释，尽管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形式抛出，可能会帮助学生获得一瞥目前的奥秘。

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至少陈述一个关于这些神秘的「神之子们」的细节。正是从他们这些「梵天之子们」(Brahmaputras)，古老的婆罗门高等启蒙者(Dwijas)正当声称继承了血统；而现代婆罗门会让最低的种姓完全相信他们是直接从梵天口中发出的。这是一种密传的教导，它还补充说，尽管这些来自「意志和瑜伽之子们」的后代(当然是精神上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它被分成了不同的性别，就像他们的「思想力」祖先后来自己做的那样；然而，即使是他们堕落的后代，直到今天仍然对创造功能保持著尊敬和尊重，仍然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仪式；而更文明的国家认为它只是一种动物的功能。将西方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和做法，与《摩奴法典》在家居期和婚姻生活的法则进行比较。因此，真正的婆罗门确实是『其七位祖先都喝过月亮植物(苏摩，Soma)的汁液。』他是「知吠陀者」(Trisuparna)，因为他懂得吠陀的秘密。

而且，直到今天，这些婆罗门知道，在那个种族的早期开端，心灵感应和物质智性处于休眠状态，意识尚未发展，其精神孕育与它的物质环境完全没有联系。那个神圣的人居住在他的动物身上——虽然外表上是人——而且，如果他有一种本能，也没有自我意识来照亮潜藏的第五原则的黑暗。当「智慧之主们」被进化法则所驱动时，他们将意识的火花注入他的体内时；在它被唤醒生命和活动时的第一种感觉，是与它的精神创造者的团结与合一。正如孩子的第一感觉是对于母亲和奶妈的一样，原始人觉醒意识的最初渴望，是对那些在外界独立于他的人，但在自己内在能感受到的其元素。这种感情产生了奉献，成为他天性中最重要的动力；因为奉献是我们心中惟一自然的，是我们所固有的，是我们在人类婴儿和动物幼仔身上都能找到的。卡莱尔(Carlyle)所描述的原始人那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渴望的感觉是美丽的，也可以说是直觉的。『那颗古老伟大的心，』他惊呼道：

『纯朴得多么像一个孩子的心，严肃而深沈得多么像一个人类的心啊！他无论往那里去、或站在地上，天都在他上方；对他来说，整个地球变是一座神秘的庙宇、地球上的事情都变成一种崇拜。明亮的生物在普遍的阳光下闪烁；天使们仍然盘旋，在人间传递神的信息……惊奇，奇迹，包围著人；他生活在奇迹之中*……一个伟大的责任法则，高如这两个无限（天堂和地狱），使一切都相形见绌，并消灭其它一切——这是实在，且这是遍一实在：只有它的外衣是死的；它的本质存在于所有的时间和永恒之中！』

【*在原始人看来是自然的东西，现在对我们却成了奇迹；而对他来说是奇迹的东西，永远无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

不可否认，它生活在亚洲雅利安人的心中，从第三种族开始，一直到它的最初「心智所生」之孩子们——「思想力」的果实，它都拥有无可磨灭的力量和力量。随著时间的推移，启蒙者的神圣阶层一代又一代的产生了这样完美的生物，尽管很少：内在是独立的，而外表与它们的创造者相同。

而在第三原始种族的初期：—

『缺乏一种更高贵的生物，

因此被设计；

意识到思想，意识到更宽阔的胸襟

因为帝国已形成了，适合统治其他的……』

它的诞生是提供现成和完美的载体，让更高领域的居民投生，他们立即居住在这些由精神性意志和人类自然神圣力量产生的体。这是一个纯洁精神的孩子，在心智上不掺杂任何世俗的色彩。它的身体框架仅仅包含时间和生命，因为它直接从上面汲取智性。它是神圣智慧的活树；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比作北欧威传说中的「世界树」，直到进行生命的最后一场战斗前，它不会枯萎死亡，而它的根却一直被尼德霍格龙(Nidhogg)啃食；因

为尽管最初神圣的思想力之子们的身体会是被时间的牙齿啃食，但他内在的根却永远坚立不朽坏，因为它是在天上生长和展开，而不是在地上。他是最初的「最初」，他是所有其他一切的种子。还有其他的「思想力之子们」是通过第二次的精神性运作而产生的，但最初的直到今天仍然是神圣知识的种子，是地球上「智慧之子们」中至高的一个。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只能说这些了，可以补充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是的，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都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正确地理解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身体现在是如何达到现在完美状态的呢？当然，是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进化，但从未像唯物主义所教导的那样，通过或从动物进化而来。正如卡莱尔所说：-『…我们存在的本质，我们内在自称为「我」的奥秘，—我们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些东西呢？—它是天上的气息，是最高存在在人里面显示他自己。这个身体，这些官能，我们的今生，不都是那「未命名者」的衣外衣吗？』

天上的气息，或者更确切地说，圣经中所称的生命的氣息 (Nephesh)，存在于每一种动物、每一个活跃的微粒中，也存在于每一个矿物原子中。但这些都像人一样意识到最高存在者的本质，*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类所拥有的那种神圣和谐。正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说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比他说得更好了)，卡莱尔也重复了这句话：—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虔诚感或宗教神秘主义，要比印度教徒更发达和突出。看看马克斯·穆勒 (Max Muller) 在他的作品中如何评价这种特质和民族特色。这是第三种族原始有意识人类的直接继承。】

『宇宙间只有一座庙宇，那就是人的身体。没有什么比这崇高形体更神圣的了…当我们把手放在人身上时，我们就触摸到了天上！』『这听起来像是花言巧语，』卡莱尔补充道：『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对其深思，它将成为一个科学事实；表达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不可思议的奥秘。』

第七诗节

1。瞧，这是有知觉而无形体生命的开端。(a)

首先，是神圣的(载体)(b)，是来自于「母亲-精神」(阿特曼)的一；然后是精神性的-(「阿特曼-菩提」，「精神-灵魂」)* (c)；(再次的)三来自于一(d)，四来自于一(e)，然后是五(f)，从这里之后是三、五和七(g) - 这些是三重及四重的下降；最初主(观世音，Avalokiteswara)的「心智所生之孩子们」是闪耀的七者(「建造者们」)†。他们就是你、我、他，哦，弟子；他们守望著你和你的母亲，地球(BHUMI)。

【*这与宇宙原则有关。】

【†七位创造力圣人现在与大熊座关联。】

(a) 创造力的阶层于十二大秩序中，被密传的划分为七个(或4个和3个)，被记录在黄道十二星座；此外，显化的七个阶层与七颗行星相连。所有这一切都被细分为无数的神圣精神性存在者、半精神性存在者，和空灵存在者的群体。

其中的主要阶层被暗示于伟大「四元组」，或梵天的「四身体和三能力」，以及五梵天(Panchasyam)，或佛教体系的五禅那佛(Dhyani-Buddhas)。

最高的群体是由所谓神圣的「火焰」所组成，也被称为「火狮」和「生命之狮」，其神秘主义安全地隐藏在黄道带的狮子座。它是高等神圣世界的核心(见附录第一页的注释)。他们是无形体的火焰气息，在一个方面与上质点三元组是相同的，这被卡巴拉主义者放置在「原型界」(Archetypal World)。

在日本体系中、在神道教和佛教的世界「起初」中都可以找到同样的阶层、同样的数字。在这个体系中，人类起源先于宇宙起源，因为神融入人之中，而在它下降到物质的中途，创造了可见的宇宙。奥莫伊(Omoie)恭敬地说，传奇人物『必须被理解为更高(秘密)教义及其崇高真理的刻板体现。』然而，若去详细说明将占用我们太多的篇幅，但是在这个旧的体系上讲几句话是合适的。下面是对这种「人类-宇宙起源」的一个简短概述，它展示了最为不同的概念是如何紧密地呼应了同样古老的教义。

当一切都还处于混沌(Kon-ton)时，未出现了三位精神性存在来进行未来的创造：(1)「中央天的神圣君主」(Ame no ani naka nushi no Kami)；(2)「天与地的神圣后裔，如崇高帝王般」(Taka mi onosubi no Kami)；(3)「众神的后裔」(Kamu mi musubi no Kami)。

这些都没有形体或实体(我们所谓的无形体三元组)，因为无论是天上物质还是尘世物质都还没有分化，「事物的本质也没有形成。」

《光辉之书》(Zohar)在十三世纪叙利亚和迦勒底基督教诺斯替派的帮助下，由摩西德莱昂(Moses de Leon)整理和重新编辑，后来又被许多基督徒修订，使得它没有比《圣经》更更具密传性——在此书中，这个神圣的「载体」已不再像《迦勒底数字书》所呈现那样了。确实，「无限」(Ain-Soph)，即「绝对无尽无物」，也使用了「一」的形体，即显化的「天上人」(第一因)以作为它的战车(希伯来语 Mercabah；梵语中的 Vahan)或称为进入现象世界的载具，并通过现象世界显化。但是卡巴拉派既没有说明「绝对者」要如何使用任何东西，或它如何运用任何属性，因为「绝对者」是没有属性的；他们也没有解释事实上，第一因(柏拉图的逻各斯, Logos)作为原初的和永恒的理型，通过亚当卡蒙(Adam Kadmon)显化，也就是第二逻各斯。在《数字书》中解释，只有「安」(EN 或 Ain, Aior)是唯一自我存在的，而它的「深度」(诺斯替派的 Bythos 或 Buthon，称为「传播者」 Propator)只是周期性的。后者是梵天，分化自梵(

Parabrahm)。它是「深度」、「光的来源」或「传播者」，也就是未显化的逻各斯或抽象的理型，而不是「无限」，其光线使用亚当卡蒙或称显化的逻各斯(客体宇宙)「男性和女性」一来作为用以显化自身的战车。但在《光辉之书》中我们读到了以下不一致之处：『年长的被隐藏起来；「小面者」(Microprosopus)是显化，也是不显化的。』("神秘书籍"，Rosenroth; Liber Mysteriorum, IV., 1.)』这是一种谬论，因为「小面者」或称「微观宇宙」只能在其显化中存在，并在「大沉睡期」(Maha-Pralayas)中被摧毁。罗森罗斯(Rosenroth)的《卡巴拉》不是一本指南，且常常令人费解。

(b) 如同在日本体系、埃及体系、和其他古老的宇宙起源论中 - 这神圣的「火焰」，「一」，点燃了三个下行的群体。他们的潜在在更高的群体中，而他们现在成为不同和独立的实体。这些被称为「生命的处女们」、「大幻象」等等，并综合称为「六角星」。后者几乎在每一种宗教中，都是逻各斯作为最初散发物的象征。它是印度毗瑟奴(Vishnu)的象征(轮子，Chakra)，和四字神名的符号，「四个字母的他」，或——在比喻上——卡巴拉中「小脸者的肢体」，分别是10和6。然而，后来的卡巴拉主义者，特别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对这一宏伟的象征进行了可悲的破坏。* 因为天上人的「十个肢体」，就是十个质点；但最初天上人是宇宙未显化的精神，不应该被贬低为「小面者」，即尘世层面上人类的原型。†然而，这在之后。六角星是指大自然的六种力量、六个层面、原则等等，由第七个所综合，或是六角星的中心点。所有这些，包括高等和低等阶层，都来自「天上处女」‡，是所有宗教中的伟大母亲，是双性同体，是「王冠-亚当卡蒙」(Sephira-Adam-Kadmon)。在它的统一性中，原初光(Daivi-prakriti)是第七个原则、也是最高的原则，是未显化逻各斯的光。但在它的分化中，它变成了宇宙电，或「七个儿子们」。前者以双三角的中心点来象征；后者是由六边形本身，或小面者的「六肢」，而第七个是「王国」(Malkuth)，是基督教卡巴拉的「新娘」，或我们的地球。因此如下表达：

【*事实上，小面者——从哲学上说，截然不同于那「与父一体」的未显化永恒逻各斯——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通过诡辩和矛盾，终于被认为是与耶和华一体的，或与遍一活跃的神是一体的(!)，然而耶和华跟被称为「理解」(Binah)的女性质点并无二致。我们必须对读者加强这一事实的印象。】

【†正如刚才所说的，小面者是显化的逻各斯，且这有很多。】

【‡王冠(Sephira)只在抽象原则中是「王冠」(KETHER)，并作为一个数学上的x(未知数)。在分化的大自然层面上，她是最初双性同体的亚当卡蒙(Adam Kadmon)的女性对应物。《卡巴拉》教导我们『要有光。』(Fiat Lux)这个词短与(创世纪第一章)指的是质点的形成和演化，而不是与黑暗对立的光。拉比西缅(Rabbi Simeon)说：『哦，伙伴，伙伴，人类作为一种散发物既是男人也是女人，亚当卡蒙，这就是「要有光，就有光」这句话的含义。而这是一个双重的人。』(《光辉之书摘录》 "Auszuge aus dem Zohar"，第13-15页)】

『在「一」之后的是神圣的火；第二，是火与以太；第三是由火、以太和水组成；第四是由火、以太、水、空气组成。』*「一」不涉及承载人类的地球，而是关注内在不可见的层面。『「最初诞生者」是生命，是宇宙的心脏和脉搏；第二个是它的心灵或意识』†，

正如评论中所说。

【*请看下一个脚注。火、空气等元素不是我们的复合元素。】

【†这种「意识」与我们的意识无关。「遍一显化」的意识即使不是绝对的，也是无限制的。普遍心灵(Mahat)是「梵天-创造者」的最初产物，也是未分化物质(Pradhana)的最初产物。】

(c) 第二阶层的天上存在，即火和以太的阶层(对应于精神和灵魂，或称「阿特曼-菩提」)，其名称众多，但仍然是无形体的，但肯定更具「实质

性」。它们是次级进化或次级「创造」(一个误导性的词)的最初分化。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们是投生的单体 (Jivas 或 Monads) 的原型，由生命的火焰精神组成。光线如同一束纯净的太阳光线，通过这些所提供的未来载体，即神圣灵魂 (菩提)。这些直接关系到我们系统更高世界的群众。从这些双重的单元们中散发出三重的。

在日本的宇宙起源论中，当一个蛋形的核从混沌物质中出现时，它内部具有所有宇宙生命和所有尘世生命的胚芽和力量，这就是刚刚提到分化的「三重」。「男性以太的」(Yo) 原则上升，「女性粗大或更物质性原则」(In) 沉淀到物质宇宙。从而天与地分离。从这里，女性、母亲、第一个基本的客体存在诞生了。它是空灵的，没有形体和性别，然而正是从这里和母亲而诞生了七个神圣的神灵，进而散发出七造物；就像在《拿撒勒法典》中，七个邪恶倾向(物质性)的神灵从卡拉布塔诺斯(Karabtanos)和「母灵」(Spiritus) 中诞生了。若要给出日文名字话会太长，但是翻译过来的顺序如下：—

(1) 那「不可见的独身」，即非创造「父亲」的创造性逻各斯，或「父亲」的创造性潜能得以显化。

(2) 「无光深处的神灵 (或神)」(混沌)；它变成分化的物质，或称为「世界-材料」；也是矿物领域。

(3) 「植物界的神灵」、「丰富植被的神灵」。

(4) 这种具双重的性质，同时是「大地神灵」和「沙之神灵」，前者包含著男性元素的潜力，后者包含著女性元素的潜力，两者形成了一种结合的性质。

这二者是一体的；还没有意识到是两者。

在这种二元性中包含了 (a) 男性、黑暗和阳性的存在 (Isu no gai no Kami)；和 (b) 女性、美丽而柔弱或更娇嫩的存在 (Eku gai no Kami)。然后

是：—

(5 和 6)雌雄同体或双性的神灵，最后：—

(7)第七神灵，散发自「母亲」的最后一个，作为第一个区分男性和女性的神圣人类形体出现。这是第七次创造，就像在《往世书》中，人是梵天的第七创造。

这些「桑纳奇-桑纳米」(Tsanagi- tsanami) 通过天桥(银河系)下降到宇宙中，『桑纳奇(Tsanagi)，感知到远远低于的云和水的混沌物质，把他的宝石矛插入深处，而陆地就出现了。』然后两人分开去探索新创建的「小岛-世界」(Onokoro)；等等。(Omoie)。

这就是日本的外传寓言，而它的外皮隐藏了与秘密教义同样真理的核心。回到每一个宇宙起源论的密传解释：

(d) 第三个阶层对应于「阿特曼-菩提-心灵」(Atma-Buddhi -Manas)：精神、灵魂和智力，被称为「三元组」。

(e) 第四个阶层是实质性实体。这是形体(Rupas，原子形体*)中最高的一组。它是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性灵魂的摇篮。他们被称为「不朽的单体」(Jivas)，并通过自己下面的阶层，构成了最初七重†的群众——是关于人类意识和智性存在者的巨大奥秘。因为后者的领域隐藏著胚芽在其「缺如」(privation)中、并将落入生成。这种胚芽将成为物质细胞的精神力量，它将指导胚胎的发育，并传递了人类官能和所有内在性质的遗传。然而，达尔文关于传递后天习得的能力的理论，不被神秘主义所传授或接受。在它内在的进化是沿著相当不同的路线进行的；根据密传的教导，肉体是逐渐从精神、心智和心灵感应进化而来。这种物质细胞的内在灵魂——这种支配著生殖质的「精神质」——是总有一天将打开生物学家未知领域大门的钥匙，这一领域现在被称为胚胎学的黑暗之谜。(见下文文字及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反对关于天使、元素精灵等实质而不可见存在的理论，并称此为神秘主义和宗教的迷信—想必，他们没有研究过这些非物质实体的哲学，也没有思索过它们—现代化学经由观察和发现，在化学原子的演化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和承认与神秘学相同的进展和阶层的比例，包括其天上人和原子—类比法则是其第一法则。如上所见，第一组形体天使们是四元的，并在降序中逐次添加一个元素。原子也是如此，若采用化学的术语，单原子的，双原子的，四原子的，向下发展。让我们记住，火、水、空气，或所谓的「最初创造的元素」，并不是它们在地球上的复合元素，而是本体同质的元素—它们的精神。然后按照七重的群组或群众。若将这些存在的性质放在表中与原子并列的话，可以看到它们以数学上相同的方式向下发展到复合元素，如同类比一样。当然，这仅仅指的是由神秘学家绘制的表；因为如果天使存在阶层与科学中化学原子的排列—从假设的氢原子到铀原子—并排的化，他们当然会被发现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只有四种最低的阶层作为星光层面上的对应物—而原子高等三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分子或化学元素的)，只有启蒙的「精神之眼」才看得见。但是，如果化学想要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它就必须通过神秘主义者来修正它的表格排列—它可能会拒绝这么做。在神秘哲学中，每一个物质粒子都对应并依赖于它的更高本体—该存在有它所属的本质；且上者如下，精神性是从神圣进化而来的，「心灵感应-心智」是从精神性进化而来的一被其较低的星光层面污染—整个有生命的和(似乎)没有生命的大自然在平行线上进化，并从其上和其下得到它的属性。】

【†如前所述，数字 7 并不仅仅意味著 7 个实体，而是 7 个群组或群众。最高群组，即阿修罗出生在梵天的最初身体—变成「黑夜」—是七重的，即其中三种是无形体(无身体，arupa)，四种是有身体的。(见《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他们实际上更真实地是我们的祖灵(Pitris，祖先)，而非那些投射出最初物质人类的祖灵。(见第二卷。)]

(f) 第五组是非常神秘的一组，因为它们与微观宇宙的五角星相关，即代表人类的五角星。在印度和埃及，这些天上人与鳄鱼有关，且他们居住在摩羯座。在印度占星术中，这些都是可转换的术语，因为黄道十二宫的第十个星座被称为「摩伽罗」(Makara)，意思是「鳄鱼」。这个词本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神秘地解释，这将在后面展示。在埃及，死者——他的象征是五角星形或五角星，五个点代表一个人的肢体——被象征性地变成了鳄鱼：「塞巴赫」(Sebach 或 Sevekh)『或第七』，如杰拉尔德·梅西 (Gerald Massey) 先生说的，显示了它曾经是一种智性体，实际上它是一条龙，而不是一条鳄鱼。他是「智慧之龙」或心灵，「人的灵魂」，智力的原则，在我们密传哲学中称为「第五」原则。

在《死者之书》或称仪式的第十八章中，被「奥西里斯化」的死者在一个鳄鱼头木乃伊神的雕文下说道：

(1)『我是掌管恐惧的神灵(鳄鱼)……在他的灵魂到达人间时。我是带来毁灭的「神灵-鳄鱼」。』(暗指当人获得善恶知识时，神圣的精神纯洁就会被破坏；也按指「堕落」的众神，或每一个神谱的天使)。

(2)『我是伟大荷鲁斯的鱼(就像「摩伽罗」是「鳄鱼」，是伐楼拿的载具)。我融入了「肯神的居所」(Sekten)。』

最后这句话证实并重复了密传佛教的教义，因为它直接暗示了第五原则(心灵)，或者说是其本质的最精神性的部分，在人死后与「阿特曼-菩提」融合与吸收，并与之合为一体。因为肯神的居所(Se-khen)是肯神(Khem，「荷鲁斯-奥西里斯」，或父与子)的居所(loka)，因此是「阿特曼-菩提」的「天界状态」(Devachan)。在死者的仪式中，死者与「荷鲁斯-托特」(Horus-Thot)一起进入「肯神的居所」，并「以纯洁的精神出现」(lxiv, 29)。因此死者如此说道(130节)：『我看见(我自己)的形体(像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不断地改变……我知道这(章节)。知道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活跃形体。』……

在第 35 节中，则用魔法咒语来描述埃及神秘主义中所谓的「祖传的心」，或转世的原则，即永恒的自我，死者说：

『哦，我的心，我祖传的心，是我蜕变所必需的……在天平的守护者面前，不要把你自己和我分开。你是我胸中的人格，是守望著我的肉体(身体)的神圣伴侣……』

正是在「肯神的居所」中隐藏著「神秘的面孔」，或指隐藏在虚假人格下的真实之人，是埃及的三重鳄鱼，或象征高等三位一体或人类三元组，*阿特曼*、*菩提*和*心灵*。^{*}在所有古老的纸莎草中，鳄鱼被称为「第七」(Sebek)，而水在密传上是第五原则；且如前所述，杰拉尔德·梅西先生表明鳄鱼是『第七灵魂，是七者中的至高——是看不见的先知。』在密传上是肯神的居所，而肯神是为他父亲奥西里斯之死报仇的荷鲁斯，也就是去惩罚成为死者灵魂之人的罪。因此，死者「被奥西里斯化」而成为了肯神，他「采集*安鲁*(Aanroo)的田野」，也就是说，他采集他的奖励或惩罚，因为那块田野是天上领域(天界状态)，而死者在那里得到了小麦，是神圣正义的食物。第五群的天上存在包含了宇宙的精神性和物质性两方面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普遍智性(Mahat)的两极，以及人的双重本性，精神性和物质性。因此，它的数字 5 乘以 2 变成了 10，与黄道的第 10 个星座摩羯座(Makara)相连。

【*很容易就能解释这个埃及宗教图像真实而隐藏的含义之一。鳄鱼是第一个等待和迎接早晨太阳吞噬之火的动物，因而很快地就被拟人化为太阳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就像「活化众神的神圣灵魂」到达了尘世和人类之间。于是产生了如此奇怪的象征：木乃伊戴上鳄鱼的头，以表明它是来自尘世的灵魂。】

(g) 第六和第七组具有四元组的低等性质。它们是有意识的、空灵的实体，像以太一样不可见；它们像树的树枝一样，从这四者的最初中心群中伸出，并依次伸出无数的侧群，其中较低等的是大自然神灵，或无数种类

和品种的元素精灵；从无形体和无实质——它们创造者的理型思想——到原子的，尽管对人类的感知是不可见的有机体。后者被认为是「原子神灵」，因为它们距离(倒回)物质原子一级——即使不是智性生物，也是有知觉的。他们都受制于业力，必须通过每一个周期来消耗它。因为，正如教义所教导的，在宇宙中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存在，像西方宗教和犹太人的天使那样；无论是在我们的还是在其他体系中，在外在世界或内在世界中都没有*。一个禅那主必须先成为这种存在；他不可能在生命的层面上，以一个完全成熟的天使突然出生或出现。现在显化期的天上阶层将在下一个生命周期中被转移到更高、更优越的世界，并将为一个新的阶层腾出空间，此阶层是由我们人类的选民组成的。存在是一个绝对永恒内的无限循环，其中运行着无数个有限的内部循环。如此被创造出来的神灵，不会表现出作为神灵的個人价值。这一类的存在，只因其固有的特殊无瑕本性，才显得完美；然而它们在受苦难和挣扎的人类面前，甚至是低等创造物时，将是一种永恒不公正的象征，且具撒旦般的性质，是一种永远存在的犯罪。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在大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因此，「四」和「三」必须像所有其他存在一样投生。此外，这第六群几乎与人是分不开的；人除了最高和最低的原则(精神和肉体)以外，其他原则都是向它们汲取的，而这五种中间的人类原则就是这些天上人的本质。†只有神圣光线(阿特曼)直接来自于「一」。当被问及这怎么可能？这些「神灵」或天使，怎么可能同时是他们自己的散发物又是他们的个人自我呢？难道这好比在物质世界里，儿子(以某种方式)是他自己的父亲、是他的血，而骨头是他的骨头、肉体是他的肉体吗？老师们回答说：『的确是这样。』但一个人必须深入了解存在的奥秘，才能完全理解这个真理。

【*当一个世界被称为「更高等的世界」，不是因为它的位置高，而是因为它的性质或本质更加优越。然而这样一个世界通常被世俗的人理解为「天堂」，并想像位于我们的头上。】

【†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称它们为「火焰者」(Flagae)；基督教徒称之为「守护天使」；神秘学家称之为「祖灵」(Pitris)，他们是六重的禅那主，在他们的身体组成中有六种精神性元素——事实上，是减去肉体的人类。】

2. 遍一光线繁殖较小的光线。生命先于形体，且生命延续至最后一个(形体的，肉体的)原子中。「生命-光线」，即「一」，穿过无数的光线，就像一根线穿过许多珠子(珍珠)(a)。

(a) 这诗节表达了一种贯穿连续世代的「生命-串」(Sutratma) 观念，也是在别处已解释过的纯粹吠坛多式的观念。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比喻，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情况说明；尽管我们所能使用的类比都不免不完美。然而，在求助于此之前，我想先问，当我们考虑到胎儿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他最后成为几磅重的健康婴儿，但他是由什么演变而来的？对我们中的任何人来说，这是否显得不自然，或至少是「超自然的」？是从极其微小的卵子和精子分隔而成；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婴儿长成了一个六英尺高的男人！这是指原子和物质的扩展，从显微镜下的微小扩展到非常大的东西，从肉眼看不见的扩展到可见的和客体的。科学提出了这一切；而且，我敢说，她在胚胎学的、生物学的、生理学的理论，就对物质的精确观察而言是足够正确的。然而，胚胎学的两个主要困难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恰当的解答，即在胎儿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什么，以及「遗传传递」的相似性(物质上、道德或心智上)的起因是什么；直到科学家屈尊接受神秘学理论的那一天到来，这些问题才会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这一物质现象除了使胚胎学家感到困惑外，并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智力成长和内在的成长，即人类精神性向神圣精神性的进化，会被认为、或似乎比物质进化更不可能呢？现在来做个比喻。

【*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者和进化论者，若接受《对世系学说的贡献》("Beitrage zur Descendenzlehre") 的作者魏斯曼(Weissmann)教授新提出的理论的话，就太鲁莽了；他自认为已解决上述两个胚胎学之谜之一。因为当它被解决的时候，科学将会跨入真正神秘的领域，并且永远走出达尔文所教导的转变的领域。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从神秘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解决了所有这些谜团。那些不熟悉魏斯曼教授的新发现的人——他曾是一位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应该赶快弥补这一缺失。这位德国的胚胎学家和哲学家展示了一如此超越了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亚里士多德，直接回到了古老的雅利安人的教导中——在成千上万形成一个有机体的细胞里，有一个无限小的细胞，通过不断的分割和繁殖，独自且未受帮助下决定了未来人类(或动物)在其生理、心智和心灵感应特征上的正确形象。正是这个细胞，在新个体的脸上和身体上留下了父母或某个远祖的特征；又是这个细胞把他父亲的智力和心智特质传递给他，等等。这种基质是我们身体不朽的一部分——仅仅通过不断的同化过程。达尔文的理论被搁置一旁，因为该理论把胚胎细胞看作是一种本质或是从所有其他细胞中提取出来的；它不能解释遗传的传播。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释遗传之谜；要么是生发细胞的物质被赋予了穿越整个转化周期的能力，能导致一个独立的有机体的构建，然后再复制相同生发细胞的；或者，这些生发细胞在个体体内根本没有它们的起源，而是直接从祖传的生发细胞传给世世代代的子代。魏斯曼接受并致力于后一种假设；正是在这个细胞里，他追溯了人类不朽的部分。到这里还不错；而当这个几乎正确的理论被接受时，生物学家将如何解释这个永久细胞是如何的首次出现呢？除非人类像「不朽托西」(immortal Topsy)一样「生长」，且根本不是出生，而是从天而降，否则这个胚胎细胞是如何在他体内诞生的呢？】

在前一个的脚注中提到，若将物质性基质(即人类的生发细胞，有著所有物质潜能)再加上「精神性基质」(包含六重天上人的五个较低原则的液体)——如果你有足够的灵性去理解它，你就获得了这个秘密。

『当动物性男人的种子，被扔进动物性女人的土壤里，那种子除非已经由六重天上人的五种性质(原则的流体或散发物)所受孕，否则它就不能发芽。因此，微观宇宙被表示为五角星，并在六角星内，即「宏观宇宙」。(《神秘胚胎学研究》，第一卷)。然后：『单体(Jiva)在这个地球上的功能具有五重特性。在矿物原子中，它与尘世神灵(六重天上人)的最低原则相连；在植物粒子里，与第二个原则关联—**生命能量**(生命)；在动物体内，上述两个再加上第三和第四原则；在人身上，胚芽必须得到这五种力量的结果。否则他在出生时不会比动物高等。』即先天上的白痴。因此，单体只有在人身上才是完整的。至于他的第七个原则，它只是普遍太阳光束之一。每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只得到了暂时的借出物，而这些必须返回其源头；而他的肉体是由尘世上最低等的生命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理进化形成的。『受祝福者与物质的净化毫无关系。』(卡巴拉，迦勒底数字书)

这个结论是：人类在其最初的原型，即阴影的形式中，是生命的埃落西姆(或祖灵)的后代；在它的性质和物质方面，它是「祖灵」的直接后代，即最低的天上人，或尘世的神灵；由于其道德、心灵感应和精神性的本质，它受惠于一群神圣的存在者，他们的名字和特征将在第二卷中给出。总的来说，人类是各种神灵的杰作；个别上，是这些群众的神龛；且偶尔而单独地是他们之中一些存在的载体。在我们现在这个完全物质的第五种族中，第四种族的尘世神灵在我们内在仍很强大；但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刻：进化的钟摆将果断地向上摆动，把人类带回到与原始第三根种族平行线上的精神性。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完全是由天使群众组成的，他们是内住的神灵，并激活了第四种族的巨大粘土神龛，由无数的生命所建构与组成(现在也是)。*本评注稍后将解释这句话。这个「神龛」的结构和形体的对称幸都得到了改善，并与承载它们的地球一起生长和发展；但肉体上的改善是以牺牲精神性的内在人和性质为代价的。地球和人类中间三个原则随著每一个种族变得更加物质化；灵魂后退一步，以为物质智性腾出空间；元素的本质成为现在已知的物质和复合元素。

【*科学对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它可能在人体内发现细菌和其他无限小的东西，而只将它们只视为偶然和不正常的造访者，并导致了疾病。神秘主义—在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里都辨别出生命的存在，无论是在矿物或人体里，在空气、火、水里—声称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是由这样的生命构成的，而显微镜下最小的细菌对他们来说，就像最小的滴虫面对一只大象。】

人类不是，也不可能是「上帝」的完全产品；但他是埃落西姆的孩子，埃落西姆是被如此任意地变成了一个男性。最初的天上人被委任按照他们的形象「创造」人类，然而它们只能丢出他们的影子，如同一个精致的模型，能让物质的自然神灵进行加工。(见书 II)毫无疑问，人类是由尘土塑造而成的，但他的创造者和雕塑者有很多。也不能说『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进鼻孔』，除非将此上帝等同于「遍一生命」，是无所不在尽管是不可见的；且除非每一个活跃灵魂同样运作都能归于「上帝」。而这些活跃灵魂或称「魂」(Nephesh)，它是生命的灵魂，而不是神圣精神(Ruach)，后者确保了人类永生的神圣阶层，且没有任何动物能这个投生循环中，达到这个阶层。这是犹太人不怎么充分的区别，而现在是我们西方形而上学家采纳；他们只知道、理解、和接受三位一体的人—精神，灵魂，身体—因此混淆了「生命气息」和「不朽精神」。^{*}这也直接适用于基督新教，他们在翻译《第四福音书》第三章第8节时，完全曲解了意思。确实，这句经文的意思是「风随心所欲地吹」，而不是「圣灵随心所欲地前往」，就像在原文和希腊东方教会的译文一样。

【*《生命的新面貌》一书的学识渊博、富有哲理作者，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根据犹太人的说法，活跃灵魂(Nephesh chaiah)『来自或产生于生命之精神或气息，注入了人激活的身体，而后灵魂取代那形成了自我的精神，于是那精神进入、并消失在活跃灵魂中。』他认为，人体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母体，在其中灵魂(他似乎把灵魂置于高于精神的地位)得

以发展——从功能上和活动的角度考虑，灵魂不可否认地在这个有限的幻象世界中占据更高——他说，灵魂『最终是由人活跃肉体产生的。』因此，作者将「精神」(阿特曼)简单的等同为「生命的气息」。东方的神秘主义者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它是基于错误的概念，即认为生命能量(Prana)和阿特曼(Atma or Jivatma)是同一事物。作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展示了古代希伯来语的 Ruach、希腊语的Pneuma、甚至拉丁语的Spiritus，指出这个词的意思为风——犹太语无可否认的是如此，但希腊语和罗马语则只是很有可能；希腊语中的「风」(Anemos)和拉丁语中的「灵魂」(Anima)有著可疑的关系。

这太牵强了。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战场来决定这个问题，因为普拉特(Pratt)先生似乎是一个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形而上学家，一种卡巴拉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家；而东方的形而上学家，尤其是吠坛多的形而上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而神秘主义者也是极端密传的吠坛多学派，他们称「遍一生命」(梵)为大气息和旋风；但它们将第七原则与物质、或与物质的任何联系完全分离开来。】

因此，关于人心灵感应上、精神上和心智上与生理功能之间关系的哲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混乱。在现代，无论是古老的雅利安人、还是埃及人的心理学，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若他们不接受密传的七重，这些也不可能被同化；或者，至少接受吠坛多对于人类内在原则的五分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禅那主(或称天使)与人类之间的形而上学、纯粹的心灵感应乃至生理上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东方(雅利安人)的密传著作出版，但我们拥有埃及纸莎草，它清楚地讲述了七项原则或「人类的七个灵魂」。^{*}《死者之书》给出了一份完整的清单，列出了每一个死者都经历过的「转变」，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剥离自己所有这些原则——为了清楚解释而具体化为空灵的实体或身体。此外，我们必须提醒那些试图证明古埃及人对转世一无所知、也不教导转世的人，死者的「灵魂」(自

我)据说是永生的：它是不朽的，「与太阳船共存，然后共同消失」；即在必然的循环中。这个「灵魂」从「冥界」(Tiaou，*生命起因*的领域)出现，并在白天加入尘世上的众生，并在每晚回到「冥界」。这表达了「自我」的周期性存在。(《死者之书》 cvxliii)

【*见卷二第二部分，《人的七个灵魂》；这是杰拉尔德·梅西(Messrs. Gerald Massey)先生和弗兰兹·兰伯特先生(Franz Lambert)各自划分的。】

影子，或称星体躯体被湮灭了，『被圣蛇(Uraeus)吞噬了』(cxlix, 51)，*鬼魂*(Manes)将被消灭；而双胞胎(第四和第五原则)将会散落；但是「灵魂-鸟」，『神圣的燕子—和火焰的圣蛇(Uraeus)』(心灵和阿特曼-菩提)将能永生，因为他们是他们母亲的丈夫。*

【* 这是雅利安或婆罗门密传主义与埃及密传主义之间的另一个类比暗示。前者称祖灵(Pitris)为人类的「月亮祖先」；而埃及人将「月亮-神灵」(Taht-Esmun)作为人类最初祖先。这位月神展现了先于他自己的七种自然力量，并在他身上总结程为他的七个灵魂，其中他作为第八灵魂是显化者(于是有第八层面)。诺斯替派石头上展示的迦勒底 Iao 的「七光线」(Heptakis)，显示了同样的七重灵魂。』...『神秘七者的第一种形式是描绘在天空中，即大熊星座的七颗大星星，这星座被埃及人视为「时间之母」，也是七种元素力量之母。(参见《七灵魂》等)每个印度教徒都知道，这个星座在印度代表著七圣人(Rishis、Riksha或 Chitra-Sikhandinas。】

同类相生。大地给予人类他的身体，众神(天上人)给予他五个内在的原则，即心灵感应的影子，而这些神灵通常是活跃的原则。精神(阿特曼)是遍一的—也是不能分开的。它不在冥界(Tiaou)中。

什么是冥界(Tiaou)? 在《死者之书》中如此频繁的提到它，其中包含了一个奥秘。冥界是埃及人的下级半球或地狱区域，是

「黑夜太阳」的路径，被他们置于在月球隐蔽的一侧。在神秘主义中，人类出自于月球(这是一个三重奥秘——同时是天文的、生理的和心灵感应的)；他穿越了存在的整个周期，然后回到他的出生地，然后再次从那里出发。因此死者来到了西方，在奥西里斯面前接受了他的审判，并作为荷鲁斯神复活，并围绕著恒星天上层面，这是寓言上对太阳拉的同化；然后在过了「天上深渊」(Noot)后，又回到冥界：是与奥西里斯的同化，他作为生命和繁衍之神，居住在月球上。普鲁塔克(Plutarch, "伊希斯和奥西里斯", ch. xliii.) 展示了埃及人庆祝一个名为「奥西里斯进入月球」的节日。在 xli 章中应许了来世；而生命的更新被认为是源自于「奥西里斯-月亮」的恩惠，因为月亮每个月的生长、月亏、死亡和再现，视为是生命再生或转世的象征。在《当克摩》(Dankmoe) (iv. 5) 它说：『哦，「奥西里斯-月亮」！那使你重生。』萨夫赫(Safekh) 对塞提一世说(马里特的阿拜多斯(Mariette's Abydos), 图板 51): 『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你就把自己重生为月亮神。』在罗浮宫的莎草纸上(彼雷特(P. Pierret), 《埃及学研究》)有更好的解释：『当他(奥西里斯-月亮)那天在天上出现时，发生众多的配对和入胎。』奥西里斯说：『哦，月亮的独一光线！我是从循环的群众(星星)中发出的……为我打开冥界，因为奥西里斯我将在白天出发，去做我在众生中间必须做的事情(《死者之书》，第2章)，——即产生胎儿。

奥西里斯是「显化于生成的神」，因为古人比现代人更清楚地知道，月球天体对于入胎的奥秘的真正神秘影响。*后来，当月亮和女性神灵联系在一起时——即戴安娜(Diana)、伊希斯、阿尔特弥斯、朱诺(Juno)，等等，这种联系是由于对生理学和女性本质的透彻了解，是生理上的和心灵感应上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太阳和月亮是唯一可见的，也就是说心灵感应上和生理上可触的神灵(通过它们的影响)——父亲和儿子；而一般而言的

空间和空气、或那被埃及人称为「天上深渊」(Noot) 的广阔天上层面，是这两者隐藏的精神或气息。这些「父与子」在功能上是可以互换的，并且它们在对尘世大自然和人类的影响上，也和谐地一起作用的；因此，他们被认为是一体的，虽然是两个人格化的实体。他们都是男性，并且在人类的起因性生成上，都有自己的独立运作或合作上的运作。这些都是从天文学和宇宙的角度出发，并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观察和表达的 - 只到了我们最近的种族中才变成神学和教条的。但在宇宙和占星符号的面纱背后，隐藏著人类学和人类原始起源的神秘奥秘。在这一点上，任何关于符号的知识——甚至是犹太人对于洪水后时代的象征性语言，所掌握的钥匙——都不会或不能有所帮助，除了那些民族经文中为了外传目的所参照的内容；它们无论多么巧妙地隐藏起来，其加总起来都只是每个民族真实原始历史的极小部分，而且，就像在希伯来经文中所写的那样，往往只与尘世人类有关，而与那个民族的神圣生命无关。这种心灵感应和精神元素属于秘仪和启蒙。这些东西从来没有记载在卷轴上，而是像在中亚那样，记录在岩石上和地下墓穴里。

【*在最古老的体系中，我们发现月球总是男性。因此，在印度教徒看来，苏摩 (Soma) 类似于一种星际唐璜(Don Juan)，是一位「国王」，是佛(智慧)的父亲(尽管非嫡出的)，与神秘知识有关，这个智慧是通过对于月球奥秘(包括两性生成的奥秘)的深入了解而获得的。(见「至圣所」)】

【†若衣衫褴褛和穷人不是在主日学校里学习无用的圣经课程，而是学习占星术的话——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就月球的神秘特性及其对生成的潜在影响而言，没有必要害怕人口的增加，也没有必要诉诸于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s) 的可疑文献来阻止它。因为月亮和她的会合能调节入胎，印度的每个占星家都知道这一点。在前一个和现在的种族中，至少在这个种族的开始，那些在某些月相期间沈陷于婚姻关系的人，并使这些关系变得没有结果的人，将被视为巫师和罪人。但如今，即使这些往日罪行

是基于神秘知识和对它的滥用而犯下的，但似乎也比今天的罪行更可取；因为后者完全是由于对所有这些神秘影响的无知和怀疑而犯下的。】

然而，有一段时间整个世界是『一个语言，一个知识』，人类比现在更了解自己的起源，因此也知道无论太阳和月亮在人体的构成、生长和发育中起多大的作用，都不是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直接的起因媒介；这些媒介事实上是活跃和智性的力量，神秘主义者称之为禅那主。

关于这一点，一位非常有学问的犹太神秘主义崇拜者告诉我们：『卡巴拉明确地说，埃洛希姆是一个「普遍的抽象」；是我们在数学中称之为「常数系数」或「一般函数」那样适用于所有结构，而不是特定结构；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比例 1 比 31415，(天文-天上人)埃洛希姆的数值。』东方神秘学家对此的回答是：的确如此，它是我们物质感官的抽象。然而，对于我们的精神知觉且、对于我们内在的精神之眼来说，埃洛希姆或禅那主就像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一样，都不是抽象的东西。拒绝其中一个你就拒绝了另一个——因为在我们之中续留的实体，部分是来自于那些天上实体的直接散发，部分来自于他们本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犹太人非常熟悉巫术和各种邪恶力量；但他们对真正的神的神秘主义所知甚少，也不愿与之打交道，除了一些大先知和预言者例外，如丹尼尔(Daniel) 和以西结(Ezekiel) (以诺 (Enoch) 是远方的族类，不是属某国，而是属于所有人，作为一个通用人物)。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是反对任何与他们自己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東西——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对「颈项僵硬的种族」所发出的诅咒看出。但即使是卡巴拉也清楚地显示了质点或埃洛希姆与人类之间的直接关系。

因此，当有人能够向我们证明在卡巴拉主义上，耶和华与一个称为「理解」(Binah) 的女性质点等同，且还有另一种次神秘的含义时，此时神秘主义者才会认为这个卡巴拉主义者是完美的。在此之前有人断言，正如耶和华在抽象意义上是「一个活跃的神」，一个单一数字，一个形而上的

虚构，而只有当它被放在恰当的位置作为散发物和质点时，它才是真实的——我们有权利主张《光辉之书》(至少从“数字书”中可以看到)在基督教的卡巴拉主义者破坏它之前，一开始就给出、并且仍然给出和我们一样的教义；即人并非散发自一个天上人，而是散发自天上人或称天使的七重群，就像在『皮曼德(Pymander)，神圣思想』之中。

3。当一成为二，「三重」就出现(a)，三(链接到)一；且这是我们的线，哦，弟子，这是「人类-植物」的心，叫做七叶树(SAPTASARMA)(b)

(a)『当一成为二，「三重」就出现』：也就是说，当「遍一永恒」把它的映象落入显化的区域时，其映象或「光线」就分化了「空间的水」；或者用《死者之书》的话说：『混沌停止了，透过原初光的光线，借助(中央)太阳「话语」的巨大魔法力量驱散那完全黑暗。』混沌变成了「男性-女性」与通过光所孕育的水，以及「三重存在，作为它的最初诞生」。在周期中，『「奥西里斯-普塔(Ptah，或拉)」创造他自己的四肢(如同梵天)，即创造那些注定要人格化其各阶段的众神。』(第十七章，4)。从「深渊」发出的埃及人的拉，是神圣普遍灵魂在其显化的方面；在那罗延(Narayana)也是如此，即精神(Purusha)，「隐藏在阿卡莎(Akasa)而呈现在以太中。」

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指的是进化的最开始，或者我们应该说，神谱的最开始。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诗节的意义，会涉及到人的奥秘和他的起源，就更难理解了。为了对于什么是「一」变成二，然后转化为「三重」有清晰的概念，学生必须使自己完全熟悉我们所谓的「轮次」。如果他参考《密传佛教》——第一次尝试勾画出古代宇宙起源论大致轮廓——他会发现，所谓「轮次」，指的是新生的物质大自然的连续进化，即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我们行星链*上的七个星球的进化，以及它们的矿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人被包括在后者并位于它的前头)。后者将被婆罗门称为「梵天之昼」。简而言之，这是「轮子」(我们的行星链)的一次转动，它由七个

星球组成(或者这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七个独立的「轮子们」)。当进化向下进入物质时,即从星球 A 到星球 G,或者西方学生称之为 Z,这形成了一个轮次。第四轮转的中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轮次」:进化已经达到了物质发展的顶点,并以完美的物质人作为其成果的冠冕,且从这一点开始,它的努力开始朝向精神上的。』所有这些都不需要重复,因为这已在《密传佛教》中解释得很清楚。人类的起源是一种几乎未被提及的东西,它被说得很少而误导了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可以多了解一些;然而这将只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结,因为这一过程只有在第二卷的合理位置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几位怀有敌意的批评家,急于证明我们在早期的著作《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既没有讲授人类的七项原则,也没有讲授我们行星链的七重组成。虽然在那部著作中,只能对这一教义有所暗示,但在许多段落中,却公开地提到了人与行星链的七重组成。在第二卷第 420 页中谈到埃洛希姆时说道:『他们留在第七天上层面(或精神世界)之上,因为按照卡巴拉的说法,他们依次形成了六个物质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我们之前的世界的进行尝试,即他们说的第七个世界。』当然,在呈现「链条」的图表上,我们的地球是第七个世界,也是最低的;不过,由于这些星球的进化是循环的,因而它是物质下降曲线上的第四个。同样的在第二卷 367 页,它是这样写的:『在埃及人的观念中,就像其他所有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信仰一样,人不仅仅是……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当精神被添加到它时,他是一个三位一体;除此之外,这一学说还使他的组成包括身体、星光体或阴影、动物灵魂、更高的灵魂、尘世智力和第六个原则组成,等等,与第七个原则——精神。』这些原则被如此清楚的提及,甚至也能在第 683 页的索引中看到:「人的六项原则」——第七项是六项原则的综合,因而严格来说不是一项原则,而是「绝对一切」的一道光线。】

现在，每一「轮次」(在下降的阶层中)只不过是更坚实的形式重复它前一个轮次，就像每一个星球相较前一个星球来说，更加粗大且更物质性一直到我们的第四个星球(实际的地球)——而每个之前的星球是在三个更高的层面上，并且更加影子般(见评注六节的图表)。在上升弧线的上行过程中，进化过程精神化和空灵化，也就是说，将所有事物的一般本性带到与对面的孪生地球所在的层面同一水平线上；其结果是，当到达第七个星球时(无论在什么轮次)，正在进化的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回到了它开始时的状态——而且在每一次，意识状态都会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人类起源」，在我们这一轮次或称此行星的生命周期中，必须与前一轮次相同，以同样的顺序占据同样的位置——除了基于局部情况和时间的细节外。同样，我们必须加以解释和记住，正如每一轮次的运作都被分配给不同的所谓「创造者」或「建筑师」群体一样，每一个星球的运作也是如此；即，由专门的「建设者」和「守望者」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各种的禅那主(Dhyani-Chohans)。

而受委托来「创造」*人类的阶层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它在这个循环中进化出了影子人，就好比一个更高、更精神性的群体在第三轮次进化他一样。但因为它精神性向下阶层的第六组(最后一组或称第七组是尘世神灵(元素精灵)，这一组逐步形成、构建和紧实化他的身体——这第六组只能发展未来人的阴影形体，是一个朦胧的、有著几乎不可见透明的自身副本。这就成为了第五阶层的任务——这些神秘的存在掌管著摩羯座(Makara)或印度和在埃及的「鳄鱼」——活化空的和空灵的动物形体，使其成为理性人类。这是一个很少向公众提及的话题。这确实是一个奥秘，但这只对那些拒绝接受宇宙中有智性和意识的精神性存在者的人来说才是个谜；他们将全意识局限于人类，而认为这仅仅是「大脑的功能」。有许多精神性的实体，他在出现之初就投生于肉身；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独立地存在于无限的空间中……

【*创造是一个不正确的词，因为没有任何宗教、甚至印度的吠坛多不二论教派（这个甚至将梵拟人化的教派）也不像基督徒和犹太人那样，相信从无中创造；而是相信从现有的材料进化而来。】

更明确地说：不可见的实体可能是肉体存在于地球上，而不放弃它在超感官区域的地位和功能。如果这需要解释，我们只能提醒读者类似于唯心主义的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非常罕见，至少就投生的实体的性质而言，*或者暂时拥有一种媒介。就像某些人——男人和女人，在活人之间又回到了类似的情况——无论是由于一种特殊的组织，还是通过获得的神秘知识的力量，都可以在一个地方看到他们的「替身」，而身体却远在千里之外；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高等存在者身上。

【*所谓的「神灵」可能偶尔占据灵媒的身体，但他们不是死者人格的单体或高等原则。这样的「神灵」只能是「亡灵」，或者是一个应身(Nirmanakaya) 。】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外部形体不过是一种动物，并不比第三轮次的类人猿祖先更完美。他是一个活跃的身体，而不是一个活跃的存在，因为若要觉知到存在，即「自我-总和」，则必需要自我意识，而动物只能有直接意识或称本能。古人非常了解这件事，因而卡巴拉主义者甚至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两个生命，彼此独立。*灵魂的身体载体是星光般、「空灵-基质」的外壳，灵魂可能死亡，而人类仍然生活在尘世上一即灵魂可以从神龕中解脱出来并离开神龕，造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精神错乱，精神和肉体的堕落等等†。因此，活著的人(启蒙者)所能做的事，天上人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没有身体会阻碍他们。这洪水前时代人们的信仰，而除了希腊和罗马教会教导天使无处不在以外，通灵主义方面，它正迅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他们的七天使(Amshaspends) 是二元实体(恶魔, Ferouers)，并将这种二元性——至少在密传哲学中是这样——应用于在我们肉眼可见宇宙中，其无数的精神和不可见的居民。在大马修斯

(Damascius, 六世纪)关于迦勒底神谕的注释中，我们得到三方面的证据表明这一教义的普遍性，因为他说：『在这些神谕中，圣保罗同样提到了七个世界建造者(「世界支柱」)是双重的——一组被委任去统治更高等的世界、即精神世界和星星世界，而另一组被委任去引导和守望物质世界。』这也是伊扬布里科斯(Jamblichus)的观点，他对大天使和「执政官」(Archontes)做了明确的区分。(见《论秘仪》「De Mysteriis」 sec. ii., ch. 3)当然，以上可以用来区分精神存在的等级或阶层，罗马天主教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解释和教导这种区别；因为尽管在教会的教导下，大天使们事神圣而圣洁的，他们的双重体却被斥为是恶魔。‡但是「恶魔」(ferouer)这个词不能如此理解，因为它的意思仅仅是某一属性或性质的相反或对立面。因此，当神秘学家说「恶魔是上帝的衬里」(邪恶是勋章的反面)，他说的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同一个统一性的两个方面。现在，一个最好的活人若与一个大天使并排在一起——如神学所描述的一前者将被视为恶魔。因此，有一定的理由贬低一个较低等的「双重体」，因为它比原来的更陷入于物质。但仍然没有理由把他们视为魔鬼，然而这正是罗马天主教徒抗拒一切理性和逻辑而所坚持的。

【*在《生命的新方面》(New Aspects of Life) 第340-351 页(灵魂的起源)，作者陈述了卡巴拉主义的教导：『他们认为在功能上，有著相应的透明度和密度的精神和物质，倾向于结合在一起；由此被创造的无实体灵体，以阶层的方式构成，在其中不同透明度的元素精灵或未被创造的灵体得以繁殖。这些处于无实体状态的灵体会吸引、占有、消化和同化元素灵体和元素物质，且这些的状态与符合自身相符。』『因此他们教导说，在被创造的灵体的状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处于无实体状态而较不透明的灵体被吸引到物质世界较致密的部分，因此倾向于地球的中心，他们能从中发现最适合自己的情况；而更透明的灵体则进入行星周围的气场，而最稀薄的灵体则在其卫星上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只与我们的亡灵灵体有关，与行星、恒星、宇宙或以太间的智性力量或罗马教会所称的「天使」都无关。犹太卡巴拉主义者、特别是处理仪式魔法的实用神秘主义者，只忙于处理行星的神灵和所谓的「元素精灵」。因此，这只涵盖了密传教学的一部分。】

【† 当「灵魂」(即永恒的精神性自我)居住于看不见的世界时，其身体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尘世上，是一个重要的神秘主义教义，特别是在中国和佛教哲学。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卷第 602 页的说明。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没有灵魂」的，因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邪恶的唯物主义者身上，也发生在那些「在神圣性中高度发展却永不回头」的人身上。(见同上，以即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369 页)。】

【‡ 这种精神与其物质「双重体」(在人身上则相反)之间的同一性，更能解释在这部作品中先前所提到，关于圣人(Rishis)和生主(Prajapatis)在名称、个体性以及数量上的混淆；尤其是在萨提亚时代(Satyayug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n)时期之间。它也补充说明了秘密教义关于「根摩奴」和「种子摩奴」的教导(见第二卷「论人类的原始摩奴」)。我们被教导，每个人在精神领域都有其原型，而不实只有我们那些人类祖先才有；其原型是他第七原则的最高本质。因此，七个摩奴变成了14个，「根摩奴」作为原初起因，而「种子摩奴」是它的

结效果；当后者从萨提亚时代(第一阶段)进入英雄时期时，这些摩奴或圣人的数量就变成了 21。】

(b) 此诗节的结语表明，关于人的七重结构的信念和学说是多么古老。使人活化并贯穿他所有人格的存在之线，或贯穿这个尘世上重生(这是对「灵魂-串」(Sutratma)的一种暗示)，而且他所有的「灵体」都系在这条线上——这条线是由「三重」、「四重」和「五重」本质织成的；并包含所有在它之前的。根据《薄伽梵往世书》(V. XX, 25-28)，潘查什哈(Panchasikha)是七个鸠摩罗(Kumaras)之一，他去「白岛」(Sveta-Dvipa)

敬拜毗瑟奴。我们将进一步看到，「独身者」和拒绝「繁衍」的梵天的贞洁之孩子们、与尘世的凡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同时很明显，「人-植物」七叶树指的是七原则，而人被比做这个七叶植物*，这在佛教徒中是如此神圣。

更多关于七叶树以及数字 7 在神秘学和符号学中重要性的细节，请参阅卷二，第二部分，论象征主义：关于「七叶树」、「吠陀经中的七」等章节。

【*在刚刚提到《死者之书》中的埃及寓言、或与「灵魂」的奖赏有关的赞美诗，都以诗意的方式暗示了我们关于七重的教义。死者在安鲁(Aanroo)的田地里分得一块地，在这块地里，死者被神化的影子(灵, Manes)按照他们生前的行为所种下的庄稼，而收割 7 肘高的玉米，这些玉米生长在一个分为 14 和 7 个部分的土地上。这种玉米是他们在阿门提(Amenti)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食物，或者会杀死他们；而阿努鲁是阿门提的一个领域。因为正如赞美诗中所说的(见第三十二章，9)，死者或者在其中被摧毁，或者成为永恒的纯洁灵魂，这是在过去或未来在尘世上度过的「七乘以七十七次生命」。把收获的玉米视为「我们行为的果实」的这个想法非常生动。】

4. 它是永不消灭的根源；是四根灯芯的三舌火焰*(a) ... 那灯芯就是火花，源于七者射出的三舌火焰(他们的上三元组)——这七者是他们的火焰；遍一月亮的光线和火花映像在尘世† ("Bhumi，" 或 "Prithivi")上所有河流的奔腾波浪中 (b)。

【*四根灯芯的三舌火焰对应著质点树的四个单元和三个二元(见第六诗节的注释)。

【†再重复一遍，这里给出的术语是梵文翻译；因为若给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原始术语的话，只会让读者更加困惑而毫无用处。】

(a) 永不熄灭的「三舌火焰」是不朽的精神三元组—阿特曼-菩提-心灵 (Atma-Buddhi-Manas)—后者在每个尘世生命之后的结果都会被前两者吸收。「四灯芯」燃尽并熄灭，是指四个较低的原则，包括身体。

『我是三灯芯的火焰，且我的灯芯是不朽的。』死者说：『我进入了「肯的居所」(Sekhem。肯神的臂膀播下了死者灵魂所产生的行为种子)，我进入了毁灭敌人的火焰之地。』即：摆脱了制造罪恶的「四灯芯」。(见《死者之书》第 1、7 章，和《罗斯坦之谜》(Mysteries of Ro-stan))。

(b) 就像无数闪烁的亮光在一片海洋上舞动，而同一轮明月照耀著，我们转瞬即逝的人格—不朽的「单体-自我」的虚幻外壳—也在幻觉的波浪上闪烁与跳舞。它们像月光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火花一样，只有当夜后在生命的流动水面上放射出她光彩的时候，才会持续和出现：即一个显化期；然后它们消失了，只有这些光线—象征我们永恒的精神自我—生存，并重新融入至「母亲-源头」，像以前一样与之合一。

人的形成：思想者

5. 火焰上的火花是由最细的宇宙电线来悬挂。它穿越了幻觉的七个世界 (a)。它停在第一个 (界)，且是一种金属和石头；它进入第二个 (界)，看，是一株植物；植物旋转的穿越七个形体，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动物(肉体人的最初影子) (b)。

从这些属性的组合中，摩奴 (人) 这个思考者就形成了。

谁形成他？七个生命；和遍一生命(c)。谁完成他？五重的神灵(LHA)。谁能补全最后的身体？鱼、罪和苏摩 (月亮) (d)。

(a) 「穿过幻觉的七个世界」这句话指的是行星链的七个星球和七轮次，或是指每一个「大生命周期」或称显化期开始时，存在于「火花」或单体面前的 49 个活跃存在的站别。「宇宙电之线」是前面提到的生命之线。

这就涉及到哲学的最大问题——生命的物质本质或实体本质；这个独立的性质被现代科学否定了，因为科学无法理解生命。转世论者和相信业力的人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生命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的一系列不间断的显化中：无论是在肉体中，还是在肉体之外。因为如果——

『生命，像一个五彩缤纷的玻璃圆顶，
玷污了永恒的白色光辉』

然而，它本身就是那永恒的一部分；因为只有生命才能理解生命。

而「挂在火焰上」的「火花」是什么？它是「生命单体」(JIVA)，即「单体」与心灵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香气——是每一个人格所留下来有价值的部分，并通过生命之线悬挂在「阿特曼-菩提」，即那「火焰」。无论这如何被解释、不管人类被分成多少原则，从吠陀到埃及、从琐罗亚斯德教到犹太教，所有的古代宗教都支持这一教义。在最后提到的例子中，卡巴拉主义的作品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卡巴拉数字的整个系统是基于神圣的七重悬挂于三元组上(从而形成十)，及其排列变化上的7、5、4和3，它们最终都融合到「一」：一个无穷无尽的圆。

《光辉之书》说：『神(永远不可见的临在)通过十质点显化自己，这些是它的辐射见证人。神就像大海，从大海中流出一股叫做智慧的溪流，而其水流流进一个叫做智性的湖里。从水池中发出七个质点，如同七个渠道…因为十等于七：十包括四个单元和三个二元。』那十个质点当于人的肢体。埃洛希姆说：『当我建构亚当卡蒙的时候，万古的精神射出他的身体，像一道闪电立刻放射在七百万天空的巨浪上，我的十个光辉就是他的肢体。』但是亚当卡蒙的头和肩都是看不见的。因此，我们在《隐藏奥秘之书》(Sephra Dzenioutha)中读到：

『在时间起初，在埃洛希姆（「光与生命之子们」或「建设者们」）从永恒的本质中造出天与地之后，他们形成了 6×6 的世界，第 7 个是我们的地球 (Malkuth，见《曼图亚抄本》 Mantuan Codex)，这是所有其他有意识存在层面上最低的。迦勒底《数字书》对这一切都有详细的解释。『亚当卡蒙身体的第一个三元组(七个层面的三个上层面*)，对于站在「亘古常在者」面前的灵魂站来说是看不见的。』这个上三元组的质点是：——『1，「王冠」(Kether) 描绘为大面者(Macroprosopos)的额头；2. 『智慧』(Chochmah，男性的法则) 描绘为其右肩；3. 「智性」(Binah，女性的法则) 为左肩。然后是显化层面上的七肢(或质点)；这四个显化层面在整体上，是由小面者(Microprosopus，较小面孔)或四字神名（「四字」的奥秘)来代表。『七个显化的肢体的和三个隐藏的肢体是神的身体。』

【*「活跃灵魂」或人的形成，会使这个概念更加清晰。「活跃灵魂」在圣经中是人的同义词。这些就是我们的七个「原则」。】

因此，我们的地球 (Malkuth) 既是第七世界，也是第四世界；前者是从上面的第一个星球算起的，后者是按层面来算的话。它是产生自第六个星球或质点称为「基础」(Yezod)，或如《数字书》中所说的『他(亚当卡蒙)借由「基础」(Yezod)，使原始的夏娃(Heva，或我们的地球)受孕。』以神秘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被称为「次等母亲」的地球被称为「王后」(Matrona)，以及基础王国，并被描绘为四字神名的新娘或小面者(第二逻各斯，天上人)的新娘。当从所有的不洁中解脱出来时，她将与精神性逻各斯结合，即在第7轮次的第7种族中——在重生之后，在「安息日」时。因为「第七天」也有一种神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神秘意义。

『当「母亲」(Matronitha)在安息日的卓越中被分开、并与国王面对面的时候，万物成为一体，』《光辉之书》第二十二章(Ha Idra Zuta Kadisha)第 746 节如此说道。「成为一体」意味著所有的一切都再次被吸收到遍一元素中，人的精神变成了「涅槃者」(Nirvanees)，且其他一切的

元素又变成了它们以前的样子——原质或未分化的基质。「安息日」意味著休息或涅槃。它不是六天之后的第七天，而是一个持续时间等于七个

「天」的时期或任何由七个部分组成的时期。因此，一个沈睡期的持续时间与显化期相等，或者一个梵天之夜等同于此「白昼」。如果基督徒要遵循犹太人的习俗，那么他们不应该采用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其背后精神：即，工作七天后休息七天。「安息日」这个词所拥有的神秘意义，可以从耶稣对安息日的蔑视、以及《路加福音》十八章 12 所说的话看到：在那里安息日被视为一个整个星期。（参见希腊文本，一周被称为安息日。「我在安息日禁食两次。」）保罗是一个启蒙者，当他把天堂里永恒的安息和幸福称为安息日时，他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的幸福将是永恒的，因为他们将永远与主同在（合一），享受永恒的安息日。』（《希伯来书》 iv.2.）

卡巴拉体系和古老密传知识体系的差异非常得小，只限于形式和表达上不重要的分歧；然而这里的卡巴拉是指《迦勒底数字书》中所包含的卡巴拉，而不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卡巴拉，后者是被歪曲的复制品。于是，东方的神秘主义把我们的地球称为第四世界，是链中最低的星球，在其之上的两边共有六个星球，每边三个。另一方面，《光辉之书》称地球为较低的，或称第七个，并补充说，其中所有事物都依赖于这六个，即「小面者」。同样的作品说，「小面者」之所以较小是因为它是显化和有限的，是「由六个质点所组成」。『有七位国王来了又死于三次毁灭的世界里。』——（我们的地球经历了三个轮次，每次之后都会被摧毁。）『他们（七位国王）的统治将会分裂。』（数字书第 1 卷第八章 3）。这与七种族有关，其中五个已经出现，还有两个还将在这一轮次中出现。

神道教关于宇宙起源和日本人起源的寓言故事，暗示了同样的信仰。

普芬德斯上尉 (C. Pfundes) 在日本的寺院里研究了将近九年，研究了日本各个教派的宗教……他说：『神道教对于创造过程的想法是这样的：从混沌(Konton)中，「地」(in)作为沉积物沉淀，而「天」(yo) 的空灵要素上

升：「精」(Maa) 出现在两者之间。第一个人叫「国常立尊」(Kuni-toko tatchi-no-mikoto)，他还有五个名字，然后人类种族出现了，有男有女。伊奘诺尊(Isanagi) 和伊奘冉尊(Isanami)生了蛭子神(Tenshoko doijin)，大地五神灵中的第一个。这些「神灵」其实就是我们的五个种族，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是两种「祖先」，是两个先前的种族，分别诞生了动物性的人和理性的人。

它将表明(第二卷第二部分)，在所有的秘密体系中，数字七和人的七组成的教义都是显著的。它在西方卡巴拉和东方神秘主义中扮演著同样重要的角色。艾利冯斯·李维(Eliphas Levi)称数字7为『解开摩西五书的创世纪与每一种宗教象征的钥匙。』他展示了卡巴拉甚至忠实地遵循了人的七分法，因为他在他的《大奥秘的钥匙》(Clef des Grands Mysteres)中给出的图表是七重的。这可以在《帕拉塞尔苏斯的预言和各种想法》(Une prophetic et diverses pensees de Paracelse) 389 页看到，无论其正确的思想是被多么巧妙地掩盖。我们也只需要看一下图表(第七图，在马瑟斯(Mathers)先生的"卡巴拉")关于「灵魂*的形成」，这在李维的《大奥秘的钥匙》中也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有著不同的解读。

因此，我们将卡巴拉主义的名称和神秘学的名称都列出：

【*「生命气息」(Nephesch)是「(动物)生命的气息」吹入尘土之人，即亚当；因此，它是**生命的火花**，是活化的元素。如果没有「心灵」(Manas)，「阿特曼-菩提」在这个层面上是非理性的且不能运作；心灵是「理性的灵魂」，或称心智，或者是图中被李维误称为「魂」的那个。菩提是可塑性媒介，是「上三元组和下四元组之间的智性媒介」，而不是心灵。但在卡巴拉主义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样奇怪的转变——因而这可以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卡巴拉主义文献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悲的混乱。我们不接受除这一特定之外的分类，以显示共识点。】

现在我们将以表格的形式，非常谨慎的给出艾利冯斯·李维对于这个图表的解释、以及密传教义所教导的东西——并将两者进行比较。李维也区分了卡巴拉和神秘精神学。(见《魔法史》388、389 页Histoire de la Magic)

卡巴拉主义者艾利冯斯·李维说：——

卡巴拉主义的精神学

1. 灵魂(或自我)是裹著衣服的光；这个光是三重的。
2. 纯粹精神 (Neschamah)。
3. 灵魂或精神 (Ruach)。
4. 可塑性媒介 (生命气息，Nephesch)。^{*}
5. 灵魂的服装是形象 (星光界灵魂) 的皮(身体)。
6. 形象是双重的，因为它反映了好和坏的。
7. 身体 (Imago)。

【*密传主义也是如此教导。但心灵(Manas)并不是「生命的气息」(Nephesch)；后者也不是星光体，而是第四原则，或者也同时是第二原则生命能量(prana)。因为「魂」是人类中的「生命之气」，也同样在兽类或昆虫中；这是身体、物质生命的「气息」，而其中没有精神性。】

神智学者说：——

密传精神学

1. 同上，因为它是「阿特曼-菩提-心灵」(Atma-菩提-Manas)。
2. 同上。^{*}
3. 精神性灵魂。
4. 精神和它的人之间的媒介，人类理性的所在，即心灵。

5. 正确。

6. 太无用的末日论调。为什么不说星光界反映了好人和坏人；人类不断趋向于上三元组，否则与四元组一起消失。

7. 同上，尘世的形象。

【*无论艾利冯斯·李维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混淆了这些数字：在我们看来，他的第二个应该要摆在第一(精神)；并且通过使「生命气息」既是可塑性媒介又是生命，他实际上只提出了六条原则；因为他前两个是重复的。】

神秘的精神学

艾利冯斯·李维给出如下：

1. 「生命的气息」是不朽的，因为它通过形式的破坏而重生。

(但「生命的气息」这个词对学生来说用得不恰当，而且毫无用处让人困惑。)

2. 「灵魂」通过思想的进化而发展(!?)。

3. 「纯粹精神」是会进展而没有遗忘和毁灭。

4. 灵魂有三个住所。

5. 这些住所是：凡人的层面；上伊甸园 (Eden)；还有下伊甸园。

7. 这个形象(人)是一个狮身人面像，提供出生之谜。

8. 致命的形象(星光体)赋予了「生命之气」其才能；但是「灵魂」能够依照「纯粹精神」的灵感，来取代与征服(被玷污的)「生命之气」形象。

神秘精神学

神秘主义者给出如下：

1. 心灵是不朽的，因为在每一次新的投生之后，它都会给「阿特曼-菩提」增加一些自身的东西，因而将自己融入单体，并分享它的不朽。
2. 菩提逐渐变得有意识，其增加物是透过心灵在每一次新的投生和人的死亡之后得到的。
3. 阿特曼既不进步，也不忘记，也不记得。它不属于这个层面：它只是永恒之光的光线，照亮并穿透物质的黑暗——如果后者愿意的话。
4. 灵魂 (综合上的上三元组) 生活在三个层面上，除了它的第四个层面，即尘世层面；它永远存在于这三层面中的最高者。
5. 这些住所是：「尘世」：给物质人类或称动物性灵魂；「欲界」(冥界，灵薄) 给脱离肉体人或者他的空壳；「天界」给高等三元组。
6. 正确。
7. 星界体通过欲望(Kama)持续将心灵往下吸引到物质性的激情和欲望的领域。但如果更好的人或心灵试图逃离有害的吸引力，并把它的愿望转向阿特曼——精神——然后菩提 (灵魂) 将征服、并携带心灵到永恒精神的领域。

很明显，这位法国卡巴拉主义者要么没有充分了解真正的信条，要么歪曲了它以符合自身及其目地。因此他再次谈到同样的话题，而我们身为神秘主义者，回应这位已故的卡巴拉主义者与他的崇拜者：——

艾利冯斯·李维给出如下：

1. 身体是「生命气息」的模型；「生命气息」是「灵魂」的模型；而「灵魂」是「生命气息」外衣的模型。

2. 光 (灵魂) 穿上衣服 (身体) 以人格化；惟有衣服是完善的，人格才会留存。

3. 天使渴望成为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人-神」是高于所有的天使。

4. 每隔 14,000 年，灵魂就会恢复活力，并在遗忘的禧年睡眠中安息。

神秘主义者给出如下：

1. 身体跟随著心灵忽起的念头，或好或坏；心灵试图追随菩提的光芒，但经常失败。菩提是阿特曼「外衣」的模子，因为阿特曼不是身体、不是形状、也不是任何东西，因为菩提只是它的象征性的载体。

2. 当单体投生时，它成为一个人格自我；当心灵完美到足以与菩提同化时，这种人格的某些部分通过心灵得以保留。

3. 正确。

4. 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大时代」或梵天的一天，由 14 个摩奴所统治；之后来的是沈睡期，此时所有的灵魂们都在涅槃中休息。(灵魂们=自我)。

这就是《卡巴拉》中密传教义的歪曲版本。但也请参阅第二卷中的《人类的原初摩奴》。

回到第七诗节。

(b) 著名的卡巴拉格言是：『一个石头变成一株植物；一株植物，一个动物；动物，一个人；一个人，一个神灵；而神灵，变成一个神。』「火

花」在进入并告知神圣的人之前，依次激活所有的界；在神圣的人和他的祖先动物性的人之间，世界上有很大的不同。《创世纪》的人类学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显然是作为障眼法)而没有著落。*如果它以原本应该的开始方式，人们会发现，首先，天上的逻各斯，「天上的人」，进化成众逻各斯的一个复合单元，在他们的沈睡期睡眠后——一种把散落在幻觉层面上的数字零集为一体的睡眠，就像盘子上分散的水银珠融合成一团一样——从他们出来的是众逻各斯，作为最初「男性和女性」出现在他们的整体中；这个「男性和女性」或者称亚当卡蒙，圣经中的「要有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但这种转变既不是发生在我们的地球上，也不是发生在任何物质层面上，而是发生在永恒的「根源物质」最初分化的空间深处。在我们这个新生的地球上，事情的发展是不同的。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章第302页中提到，单体(Monad 或 Jiva)首先经由演化法则，向下射入物质的最低形式——矿物。在它包裹于石头中(或者在第四轮次变成矿物和石头的部分)的七重螺旋之后，它会像地衣一样从石头里爬出来。从此穿越一切形式的植物物质，进入所谓的动物物质，它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称为动物胚芽的地步，而后将成为物质人。所有这一切直到第三轮次为止，在物质上都是无形体的，而在意识上是无知觉的。因为单体本身甚至不能称为精神：它是一道光线，是绝对者的气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绝对性」的气息，以及「绝对同质性」，是与限制和相对有限性没有关系，且在我们的层面上是无意识的。因此，单体除了需要未来人类形体所需的物质外，还需要(a)一种精神模型或原型，以使该物质成形；和(b)指导其进化和进步的智性意识，而这两种既不为同质的单体所拥有，也不为虽有生命却毫无意识的物质所拥有。尘土的亚当需要「生命的灵魂」吹进他的身体里：即两个中间的原则，即无理性动物的感知生命、和人类灵魂；因为前者若没有后者就是无理性的。只有当人类从潜在的两性同体中分离为男性和女性时，他才会被赋予这种有意识的、理性的、个体的灵魂，(心灵)「埃洛希姆的原则或智性」，若要得到它，他必须吃来自善恶树上的知识果实。他怎

样才能得到这一切呢？神秘教义教导说，当单体向下循环进入物质时，这些埃洛希姆——或者祖灵，也就是低等禅那主——正同时在更高、更精神性的层面上进化，也在他们的意识层面中，相对地下降到它们自己的物质中；当他们到达某个点后，会遇到投生的无感知单体，它被包裹在最低等的物质中，进而融合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力量，结合将产生空间中「天上人」的尘世象征——完美的人。在数论 (Sankhya) 哲学中，精神(Purusha)被认为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他骑在物质 (Prakriti)的肩膀上；而后者若单独存在是无感知的。但在秘密哲学中，他们被视为阶层化的。虽然精神和物质在它们的起源中是同一事物，但当它们在分化的层面上时，它们就开始朝著相反的方向进化——精神逐渐堕落为物质，物质上升到它的原始状态，即一个纯粹的精神性基质的状态。两者不可分割，也从未分离。在物理质面上的极性上，两个相似的两极总是互相排斥，而正负两个是相互吸引的，因而精神和物质是相互吸引的——这两者是源自同一同质基质、宇宙根本原则的两级。

【*《创世纪》的引言章节从来就不是对于地球的创造所做的久远比喻。它们包含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即永恒中某个不特定的时期，在宇宙形成的过程中，进化法则不断地做出尝试。这个观点在《光辉之书》中有明确的表述：『存在著形体的旧世界，一出现就消失了，它们被称为火花们。因此，当铁匠在锤铁时，让火花四溅。火花是原始世界，但它不能继续，因为「神圣的老者」(王冠, Sephira)还没有形成其形体(两性同体，或分开两性)，即国王和王后(王冠(Sephira)和卡蒙(Kadmon))；且主人还没有开始工作。』参见《光辉之书》(Zohar, 「Idra Suta,」 Book iii., p. 292, *b.*)。至高者向世界的建筑师——他的逻各斯——咨询关于创造的问题。(《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421 页)。

因此，当精神能够骑在物质的肩膀上、而形成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最初2 1/2种族的原始人类只是最初，逐渐进化成最完美的哺乳动物——

天上的「祖先」(来自先前世界的实体，在印度被称为「遗族」(Sishta))进入我们的这个层面，就像祖灵为了物质人或「动物-人」的形成，比他们更早踏入并在后者投生。因此，这两个过程——对于这两个被造物：「动物-人」和神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祖灵从他们空灵的身体中，射出比自己更空灵和朦胧的相似物，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双重体」或「星体形体」。^{*}这为单体提供了它的最初住所、以及盲目物质与周围的模型，以便今后在此基础上建设。但此时人类仍然是不完整的。萨耶胡瓦摩奴(Swayambhuva Manu 《摩奴法典》，第一卷)产生的后代是七个原初的摩奴或生主，各自诞生了一个原始的人类种族；而在《拿撒勒手抄本》(Codex Nazareus)中，其中「盲目欲望物质」(Karabtanos 或 Fetahil)使他的母亲「母灵」诞生七个人物，各自都是原始七种族之一的祖先——这一教义在每一部古老经文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二卷第 297-303 页，关于《拿撒勒手抄本》的教义——我们的每一条教义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寓言出现在那里。】

『谁形成了摩奴(人类)，谁形成了他的身体？那「生命」和「众生」。罪^{*}和月亮。』在这里，摩奴代表的是精神的、天上的人，是我们内在真实的、不死的自我，是「遍一生命」或「绝对神」的直接散发物。至于我们外在的肉身，是灵魂的圣龕，此教义所教导内容确实奇怪；除非这得到充分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否则会看起来如此的奇怪，且只有未来的精确科学才能完全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使用「罪」这个词很奇怪，但它与月球有著特殊的神秘关系，不仅仅是它迦勒底的对应物而已。】

前面已经说过，神秘主义不接受太阳系中存在任何无机的东西。科学所使用的「无机物」一词，简单地说，意味著我们无法认识到沉睡在所谓「惰性物质」分子中的潜在生命。一切都是生命，即使是矿物尘埃的每一个原子都是生命，尽管它们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感知，且对于那些拒绝神

秘主义的人来说，它超出了他们所知道的法则的范围。廷德尔说：『原子似乎天生就有对生命的渴望。』那么，我们要问：何时开始出现成为有机形式倾向的呢？除了根据神秘科学的教导外，它能以其他方面解释吗？

一篇评论说道：『对于世俗的人来说，世界是由已知的元素构成的。而在阿罗汉的概念中，这些元素本身集体上是一个神圣的生命；而在显化的层面上，则分布成无数的生命。*在遍一实在的层面上，只有火是遍一的：而在显化层面、因而是幻觉的层面上，它的粒子们是炽热的生命，它们以消耗所有其他生命为代价来生存。因此它们被称为「吞食者」... 这个宇宙中每一个可见的事物，都是由这样的「生命们」所构建的，从有意识且神圣的原初人类，一直到构建物质的无意识代理人。』... 『从无形体和未创造的遍一生命中，诞生了有著众生命的宇宙。首先从深渊(混沌)冷光的火(气体光?)中显化出来，形成空间中凝乳。』(或许是不可分解星云?) ...

『... 它们相互搏斗，因为碰撞而旋转，并产生巨大的热量。然后出现了最初显化的物质，火、炽热的火焰、天上的流浪者(彗星)；热产生湿的蒸汽；而后形成固态水(?) 然后是干的雾，然后是液态雾，水般的，它发出了朝圣者(彗星?)的明亮光芒，并形成了固体水般的轮子(物质球体)。地球(Bhumi)和六个姐妹一起出现。这些通过不断的运动，而产生次等的火、热和水雾，而水雾产生第三个「世界-元素」—水；从所有的气息中诞生了(大气的)空气。这四者是显化期的前四个周期(轮次)的四个生命。最后的三个将随后出现。』

【*巴斯德(Pasteur)是否已无意识地向神秘科学迈出了第一步，因为他宣称，如果他敢于对这个主题表达他全部想法的话，他会说有机细胞所被赋予了一种生命力，不会因为氧气流的停止而停下其活动，并且不会因此中断自己与生命本身的关系，尽管生命是由此气体的影响所支持的？巴斯德继续说道：『我想补充的是，细菌的进化是通过复杂的现象完成的，其中我们必须分类发酵过程。』 根据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和巴斯德

的说法，生命无非是一个发酵的过程。这两位科学家也证明，大自然中存在著没有空气也能生存和生长的存在者或生物，甚至就在我们地球上。巴斯德发现，许多低等生物，如弧菌，以及一些微生物和细菌，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也能生存；而空气则相对的会杀死它们。它们从周围的各种物质中，获得繁殖所必需的氧气。他把它们叫做「好氧菌」，当我们的物质不再构成一个完整的、有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时(被当时科学非常不科学地称之为「死物质」)，它们就以我们物质的组织为食；另外还有厌氧菌。前者与氧气结合，并极大地参与破坏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组织，向大气提供了物质，这些后来进入其他生物体的结构；后一种则会摧毁、或者说最终消灭所谓的有机物；若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有最终的衰败。某些细菌细胞，如酵母细胞，会在空气中生长繁殖；但如果没有空气，它们就会适应没有空气的生活，变成酵母菌，并从与之接触的物质中吸收氧气，从而破坏后者。水果中的细胞在缺乏游离氧时，会充当发酵剂并刺激发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细胞将表现为厌氧生物。那么，为什么有机细胞在这种情况下的形成是一个例外呢?』博戈留波夫(Bogolubof)教授问道。巴斯德指出，在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物质中，那些没有找到足够氧气的细胞，将像水果细胞一样刺激发酵过程；克劳德伯纳德认为，巴斯德关于发酵形成的观点，能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了应用和证实：即在窒息时，尿素会在血液中增加。因此生命在宇宙中无处不在，且神秘主义告诉我们，生命也存在于原子中。另见下文，在本节末尾。】

【†在吠陀教义中，『有三个地球对应著三个天空，我们的地球(第四个)被称为「地球」(Bhumi)。』这是由我们西方东方主义者给出的外传解释。但《吠陀》中对它的深奥意义和暗示是，它指的是我们的行星链，在下降的弧线上有三个「地球」，在上升的弧线上有三个「天空」，后者也是指三个地球或星球，只是要空灵得多：我们从前三个降入物质，而从后三个进入精神；较低的那个是我们的地球，可以说形成了转折点，并潜在地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一样多。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意味著，每一新的轮次都会发展复合元素中的一种，如现在被科学所知 - 然而科学拒绝这种原始的命名法，而倾向于将它们细分为成分。如果大自然在显化层面上是「持续形成」的话，那么这些元素就应该以同样方式看待：它们必须进化、进展和增加，直到显化期的结束。因而我们被教导说，第一轮次只发展一种元素、以及一种大自然和人类，可以被称为大自然的一个方面；而这被一些人非常不科学的称为「一维空间」，尽管事实上它可能是这样的。

第二轮次产生和发展了两种元素—火和土—和它的人类，能适应这种大自然状态：如果我们能将生活在此未知条件下的存在称为人类的话，是——在严格的比喻意义上(唯一能正确使用的方法)，再次使用熟悉的短语——「一个二维的物种」。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自然发展过程，将立即阐明二维、三维和四维或以上「空间维度」的性质，并诋毁对其性质进行推测的风气；但顺带一提，我们有必要指出，在唯心论者、神智学者和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之中*，这种健全而不完全的直觉所产生词汇的真正意义——即现代表达所使用的「空间的第四维度」。当然，首先，若假定空间本身在任何方向上都是可测量的，这是表面上的荒谬且不重要的。这个熟悉的短语只是另一个更完整形式的缩写——『空间中「物质」的第四维度』。†但即使如此展开，这也是一个不讨喜的短语，因为尽管在进化的进程中，物质的新特性注定会被加入；但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特性要比三维的多得多。物质的官能，或者更好的术语，物质的特性，必须始终清楚地与人的感官直接相关。物质具有延展性、颜色、运动(分子运动)、味觉和嗅觉，这些都与人类现有的感官相对应，而当它充分发展出下一个特征时，物质就具备了这些特征——我们暂且称之为渗透性——这将对应于人类的下一种感官——让我们称它为「一般灵视力」；因此，当一些大胆的思想家渴望用第四维度来解释物质通过物质的过程，因而在—根无穷无尽的绳子上打结时，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物质的第六个特性。物质的三个维度实际上只属于物质的一个属性或特征——延展性；且一般常识正确地反对此观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事物的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无法超过三个维度。这些术语，以及术语「维度」本身，都属于一个思想层面，属于进化的一个阶段，属于物质的一个特征。只要在太阳系的资源内有尺规能套用于物质，他们就能以三种方式来衡量它且仅此而已；自从测量的概念第一次在人类的理解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来，它就只能在三个方向上来测量。但是，这些考量丝毫不影响这样一个确定性，即随著时间的推移—随著人类的能力倍增—物质的特性也会倍增。与此同时，这个表达甚至比我们熟悉的「日出或日落」更不正确。

【*佐尔纳 (Zollner) 教授的理论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热烈欢迎，这些科学家都是通灵主义者，比如圣彼得堡的巴特勒(Butlerof)教授和瓦格纳(Wagner)教授。】

【†『实在论的错误在于将抽象视为实在。空间和时间经常被认为是与头脑所有具体经验相分离的，而不是这些经验在某些方面的归纳。』(贝恩(Bain)，《逻辑》，第二部分，第 389 页)。】

现在我们回来探讨物质进化所通过的各轮次。有人说，第二轮次的物质可以比喻地称为二维的。但是，这里必须提出另一个警告。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在一种思想层面上，这种松散的形象化的表达，可以被看作是物质的第二种特性，并与人的第二种知觉能力或感官相对应。但是，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进化进程，都与限制在单个轮次内进行的过程有关。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轮次的演替所涉及到大自然主要方面的演替，与(在神秘意义上)的「元素」—火、空气、水*、土有关。我们只进入了第四轮次，且我们的项目目前为止还不足。第三轮次的意识中心(注定要发展成我们所知的人类)已形成对第三元素水†的感知。而第四轮次的人已经在他们的储备中，加入了「土」作为一种物质状态，以及其他转变中的三种元素。简而言之，在前三轮次中，所有所谓的元素并非如现在这样。就我们所知，火可能曾是纯粹的阿卡莎，是创造者和「建设者」杰作的最初物质，即「星光界流质」，被诡辩的艾利冯斯·李维 (Eliphas Levi) 在某次称为「圣灵的

身体」，在之后又称为「巴风特」(Baphomet)与「门德斯(Mendes)的雌雄同体山羊」；空气，简单来说就是氮气，用伊斯兰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是「天穹支撑者的气息」；水，一种原初液体，并按照摩西的说法，是用来制造一个有生命的灵魂。这也许可以解释《创世纪》中公然的矛盾和不科学的说法。将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开；前者是埃洛希姆派的经文，后者是耶和华派年轻得多的经文；但若你看懂真实含意，你会发现事物产生的顺序是一样的一即火(光)、空气、水和人(或土)。对于这句话：『在起初，神创造天与地。』是一种误译；它不是「天与地」，而是双重的天，是上层与下层的天上层面，或原初质的分离，在它的上部是光明，而它的下部是黑暗—或者是显化的宇宙—在它的二元性中，(对感官来说)是不可见的，而对感知是可见的。神把光明和黑暗分开(4 节)；就造出天空、空气(5 节)，『在诸水域中间的一个天空，将诸水域分开。』(6 节)即，『天空之下的水域(我们显化可见的宇宙)，来自天空之上的水域』，或者(对我们来说)不可见的存在层面。在第二章(耶和华派)中，植物的创造先于水，就像在第一章中，光的产生先于太阳。『神创造地与诸天、和田野上各样植物；这些植物还没在地中、且还没生长以前就被创造了；因为埃洛希姆(众神)没有使雨降在地上，等等。』(V. 5)—除非能接受其密传的解被，否则这是种荒谬。这些植物在种入土以前就被创造出来了一因为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土；且田间的植物在生长前就已存在了，正如现在第四轮次一样。

【* 上面所述的元素顺序是正确的，能用以密传的目的和秘密教导。弥尔顿说的「火、空气、水、土的力量」是对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土，在第 4 轮次之前是不存在的，即数亿年前我们的地质地球才开始形成。这篇评论说，此星球『在第一轮次中是火焰般、冷却和光芒四射的，就像其的空灵的人和动物一样。』用我们现在的科学观点，这是一个矛盾或悖论；『在第二轮次中，更加明亮且密度更大，质量也更重；第三轮次是如水般的！』因此元素们被反转了。】

【‡如果我们必须根据地质学家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来构建我们的结论的话，那么我们会说，过去没有真正的水，甚至在石炭纪时期也是如此。我们被告知，大量的碳在以前以碳酸的形式存在于大气中，被植物吸收，而这些气体的很大一部分混合在水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且我们必须相信，所有的碳酸构成了那些形成烟煤、褐煤等的植物，然后形成了石灰石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大气中的气态形式，那么，那时一定有液体碳酸的海洋？那么石炭纪之前怎么会有泥盆纪和志留纪——即鱼类和软体动物的纪呢？此外，大气压一定超过了我们现在大气压力的几百倍。连某些鱼类和软体动物这样简单的生物，怎么能忍受得了呢？布兰查德(Blanchard)有一本关于《生命起源》的奇特著作，书中他展示了他同事们理论中一些奇怪的矛盾和困惑，我们建议读者去阅读。】

【‡艾利冯斯·李维非常真实地展示了「大自然的一种力量」，说道『一个能掌握它的人…可能使世界陷入混乱，并改变其面貌。』因为它是「卓越魔法的伟大奥秘」。我们引用伟大的西方卡巴拉主义者翻译后的话(参见A. E. 韦特的《魔法的奥秘》)，也许可以通过偶尔添加一两个词，来说明东西方对同一主题之间的解释差异，从而更好地解释它们。该作者如此描述该伟大的魔法媒介——『这种存在于周围、渗透一切的液体，这种脱离(中央或「精神性」)太阳光辉的光线……被大气的重量(?)和中心引力的力量所固定…是星光界流质，这种电磁以太，这种活跃而明亮的热量，在古代遗迹中被描绘为伊希斯的腰带，它缠绕著两极…并在古代神谱中，描绘为蛇吞食自己的尾巴，象征著谨慎和萨图恩(Saturn)』—象征著无限、不朽和克罗诺斯(Kronos)—「时间」—而不是萨图恩神或土星。『它是美狄亚(Medea)有翼之龙，墨丘利杖的双蛇，是《创世纪》的诱惑者；它也是摩西的铜蛇包围了T字(Tau)…最后，它是外传教条主义的魔鬼，是真正的盲目力量(它不是盲目的，且李维知道它不是)，灵魂必须征服这些，才能脱离尘世的枷锁；「因为若它们不这样做」，它们将被最初产生它们的相同力量吸收，并返回中央和永恒之火。』这个伟大的「精气」(archaeus) 现在被

发现了，而且只有一个人发现了一来自费城的基利(J. W. Keeley)先生。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被发现了却几乎毫无用处。『你只能到这么远...』

所有这些都是实用也是正确的，除了有一个错误，我们将在文本中进一步解释。艾利冯斯·李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于他总是将星光界流质等同于我们所谓的阿卡莎(Akasa)。它的真正含义将在第二卷第二部分给出。】

艾利冯斯·李维在讨论和解释不可见元素、以及上面提到的「原初火」的性质时，总是称它为「星光界流质」。这是他所谓的「伟大魔法媒介」；不可否认它是如此，但这仅就黑魔法而言，且位于我们称之为以太的最低层面上，其本体是阿卡莎；即使这一点也会被正统的神秘主义者认为是错误的。「星光界流质」只是先前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恒星光」(sidereal Light)；他写道：『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从它进化而来的，且它维持并繁殖了所有的形体。』只有第二个命题阐明了真理。而第一个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存在的一切都是通过它进化而来，那它就不是星光界流质。后者并不是所有事物的容器，而只是镜子。艾利冯斯·李维写道：—

『伟大魔法媒介是生命原则的第四发散物(我们会说—它是内在宇宙的第一散发物，是外在(我们的)宇宙的第二散发物)，其中太阳是第三种形式……因为日星(太阳)仅仅是真理之中央太阳的映像和物质阴影，后者照亮了精神的智力(不可见)世界，而精神本身只是从「绝对者」借来的一线微光。』

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已足够正确。但是，当这位西方卡巴拉伟大权威补充说，无论如何，『这并不是印度圣师所想象的不朽精神』—我们的回答是，他诋毁了这些圣师，因为他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即使是外传的《往世书》也与这一论断完全矛盾。没有一个印度教徒曾经错把「原

质」(Prakriti)误认为「不朽的精神」；而星光界流质仅仅比「原质」的最低层面高一些，最低的是物质太阳系。原质曾经被称为*幻觉*，并且注定在沈睡期时，与其他一起消失，包括众神；因为这表明阿卡莎根本不是以太，更不可能是星光界流质。那些无法看出《往世书》字面以外意思的人，往往会将「阿卡莎」、「原质」、「以太」、甚至与可见的天空混淆！同样的情况，那些总是用「以太」(例如威尔逊)来翻译「阿卡莎」这个词的人，会发现它被称为「产生声音的物质性起因」，并且只拥有这个单一的属性(《毗瑟奴《往世书》》)，然而他们已经无知到想象它是「物质性」。如果这些特征被字面上的接受，那么，既然没有任何物质不朽的，因为它是受限制和暂时的——根据形而上学和哲学——那么就可以得出，阿卡莎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不朽的。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原初物质」(Pradhana)和作为一种性质的「声音」都被误解了；前者(原初物质)肯定是「原初质」(Mulaprakriti)和阿卡莎的同义词，后者(声音)是「话语」(Verbum, Word)或「逻各斯」(Logos)的同义词。这很容易证明；因为它显示在《毗瑟奴往世书》的以下句子中：『起初没有白天、黑夜、天空、大地、黑暗、光明…只有那「遍一」，是智力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梵天、精神(Pums)和「原初物质」(Pradhana)。』…(第一卷第二章)。

那么，如果「原初物质」在另一方面不是原初质，即万物的根源的话，那么它是什么呢？因为「原初物质」虽然说会进一步融入神，如同其他一切一样，以便在沈睡期时只剩绝对的遍一，但仍被认为是无限和不朽的。评论者将神描述为「遍一原初物质梵天精神：是『那个』，过去存在著」，并将此复合词解释为一个实体上的词，而不是一个用于属性的衍生词，即并非如同与「原初物质」结合一起的某物。*因此，即使在《往世书》中，「原初物质」也是梵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进化产物，也必然与吠檀多的原初质相同。一位吠檀多学者说：『物质(Prakriti)最初的状态是阿卡莎。』(见《神智学的五年》第169页)它几乎是抽象的大自然。

因此，阿卡莎是另一种形式的「原初物质」，因此不可能是以太，这种永远看不见的媒介，甚至被物质科学所追求。它也不是星光界流质。如前所述，它是物质七重分化的本体—是无父之子的永远无暇的「母亲」，这儿子在较低的显化层面上才成为「父亲」。因为「普遍心灵」(MAHAT)是「原初物质」或阿卡莎的最初产物，而普遍心灵—或普遍智性「其特征属性是菩提」—就是**逻各斯**，因为他被称为「自在主」(Eswara)梵天、存在(Bhava)等(参见《林迦往世书》第lxx章12节；和《伐由往世书》，特别是前者的第8节，67-74)。简而言之，他是「创造者」或在创造性运作中的神圣心智，是「一切的起因」。他是「最初诞生的」，《往世书》告诉我们『普遍心灵和物质是宇宙的内部与外部边界，』或者用我们的语言来说，是双重本性的负极和正极(抽象和具体)，因为《往世书》补充道：

『以这种方式—正如物质七种形式(原则)的呈现：从普遍心灵到尘世—同样的在沈睡期(pratyahara)的时候，这七者依次重新进入对方。梵天(Sarva-mandala)的蛋连同它的七个区域(dwipa)、七个海洋、七个地区一起消溶，等等。』(《毗瑟奴往世书》第六卷第四章)‡

【*此外，学生必须注意到，《往世书》是一个二元论的系统，而不是进化论的，从一个深奥的观点来看，在数论派中会找到更多这方面内容，甚至在《摩奴法论》(Manava-dharma-Sastra)中也是如此，无论后者与前者有多大的不同。】

【†在数论哲学中，七个物质或「生产性产物」包括普遍心灵(Mahat)、自我意识(Ahamkara)，和五种精微物质(tanmatras)。见《数论颂》三及其注释。】

【‡不需要对印度教徒说这些，他们熟知《往世书》，但这能很好的提醒我们的东方主义者，以及那些把威尔逊的翻译视为权威的西方人；在他对《毗瑟奴《往世书》》的英语翻译中，犯了最可笑的矛盾和错误。所以在这个相同的主题上，也就是关于七物质，或称梵天之蛋的七个区域，这

两种说法完全不同。在第1卷第40页，蛋被说成是由七外壳覆盖于外面——威尔逊评论：『通过水、空气、火、以太和自我意识』（在梵语文本中没有最后一个词）；在同一《毗瑟奴《往世书》》中，第v卷198页写道：『以这种方式，大自然（物质）的七种形式包含从普遍心灵到尘世』（?）。普遍心灵与「水，等等」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拒绝给将阿卡莎称为星光界流质，或者称为以太。『在我父亲的房子里有许多住处，』可以对比于神秘的说法『在我们母亲的房子里有七个住处』或层面，其中最低的在我们的周围和之上一星光界流质。

元素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自从我们的行星链开始进化以来，就不可能保持不变。宇宙中的一切都在大周期中稳定地进步，而在小周期中不断地上升和下降。在显化期期间，大自然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且他不断地在进化*，而非仅仅存在；且矿物、植物和人类的生命，总是调整它们的有机体，使之适应当时所支配元素；因此这些元素们在当时适合它们，就像现在地元素适合于当前人类的生命一样。只有在下一个轮次，即第五轮次时，第五元素以太—阿卡莎的粗大体，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由于已成为所有人所熟悉的大自然事实，正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空气一样，以太就不再是目前的假设性的了，也不再是许多事物的「媒介」了。只有在这一轮次中，那些高级感官，也就是阿卡莎所支持的生长和发展，才会受到完全扩展的影响。如前所述，对物质的特性—渗透性—的部分理解，可能会在这一轮次的适当时期发展起来，与第六感官同时发展。但是，随著下一个元素在下一轮次加入我们的资源中，物质的渗透性将成为如此明显的特征，以至于在人类的感知中，物质最密集的形式将像浓雾一样阻碍他的感知，仅此而已。

【*根据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Hegel)的观点。对他来说，大自然是持续在进化。这是一个纯粹密传的概念。基督教意义上的创造或起源，是

绝对不可能的。正如上述思想家所说：『神(普遍精神)将自己客体化为大自然，并再次从大自然中升起。』】

现在让我们回到生命周期。我们不详细地描述高等生命，而是将我们当前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尘世上的存在和尘世本身。我们被告知，后者是由「吞噬者」在第一轮次中形成的，它们会分解和分化元素中其他生命的胚芽；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现阶段世界的好氧菌一样，它们在破坏和松散有机体的化学结构时，它们会转化动物物质，并产生在组成上不同的物质。如此一来，神秘主义消除了科学所谓的无生物时代；因为前者表明，地球上从来就没有无生命的时期。凡是有物质原子、粒子或分子的地方，即使是在最气态的情况下，也有生命存在；无论它是多么潜伏的还是无意识的。『任何脱离同质状态的事物，都会成为活跃的生命；它被卷入「运动」的漩涡，是生命的炼金术溶剂；精神和物质是「遍一」的两种状态，「遍一」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两者都是绝对的生命，是潜在的。』（德基安之书，评论三，18)…『精神是空间的最初分化(并在其中)；而物质是精神的最初分化。「那个」这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它」，是精神和物质的无因之因，而精神和物质的是宇宙的起因。而我们称「那个」为遍一生命或者宇宙内在气息。』

我们将再说一次——*同类相生*。「绝对生命」不能产生无机原子，无论是单一的还是复杂的，甚至在「同质状态」中也有生命，就像一个处于严重全身僵硬症状的人——从表面上看是一具尸体——仍然是有生命的存在。

当「吞噬者们」(如果愿意的话，科学家们会被邀请以似乎有理的方式，在其中看到火雾的原子，而神秘学家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我们会说当「吞噬者们」，通过一种特殊的分割过程来分化「火原子们」时，火原子们就变成了生命胚芽，会按照凝聚和亲和的法则聚集在一起。然后生命胚芽会产生另一种生命，这种生命作用于我们星球们的结构。§

因此，在第一轮次中，星球是由原始的火生命们形成，即形成一个球体——它除了有冰冷的明亮性外，没有任何坚实性、没有性质，没有形体或颜色；只有在第一轮次结束的时候，它才从它无机、或者说简单的本质中发展出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在我们的轮次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火，遍及整个太阳系。地球在她的最初形体中，它的本质即阿卡莎原则，称为 akasha ，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并且被错误地命名为「星光界流质」，艾利冯斯·李维称之为「大自然的想象物」，*这可能是为了避免给它正确的名字，就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艾利冯斯·李维在《魔法史》的前言中说道：『正是通过这种力量，所有的神经中枢都在秘密地相互交流；交感和反感由此而生；我们从那得到自己的梦；而第二视力和超自然异相在那发生……星光界流质，在强大意志的冲动下，在所有事物中破坏、凝聚、分离、破裂、聚集……神在说：『要有光。』的那天创造了它，且这是由「伊格里格尔」(Egregores) 指导的，即是灵魂们的领袖；这些灵魂们是能量和行动的神灵。』艾利冯斯·李维应该补充说，星光界流质或称原初基质，在物质上是被称为光(LUX)的东西，并用密传的方式解释，就是*那些神灵本身的身体和它们的本质。我们的物质光是它在我们层面上的显化，是「神圣之光」的映像光辉，它散发自那些被称为「光们」和「火焰们」的集体身体中。但是没有其他的卡巴主义者拥有艾利冯斯·李维的天赋，能用同样的句子和流畅的语言，把一个矛盾堆砌在另一个矛盾上。他带领读者穿越最可爱、最绚丽的山谷，最终将他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石岛上。】*

『正是通过和来自七阶天上人的七个身体的辐射物，产生了七个分立的量(元素们)，它们的运动和和谐的结合，产生了显化的物质宇宙。』(《评论》)。

第二轮次将第二种元素空气显化出来，而这种元素的纯净性，将确保使用它的人能继续生活。在欧洲只有两位神秘学家发现了它，甚至在实践

中部分应用了它，尽管它的组成一直被东方最高启蒙者所知。现代化学家的臭氧相比真正的普遍溶剂来说是有毒的；而除非后者已处于大自然中，否则它将是无法想象的。『从第二轮次开始，地球—迄今为止还是空间母体中的胎儿—开始了它的真正存在：它发展了有知觉的个体生命，这是它的第二原则。第二对应于第六(原则)；第二是连续的生命，第六是暂时的。』

第三轮次发展了第三原则—水；而第四轮次则将我们星球的气态流体和塑性形态，转化为我们所生活的坚硬、有外壳的粗大物质球体。「地球」(Bhumi) 已经达到了她的第四个原则。对于这一点，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一直坚持的类推法则已经被打破了。并非如此。地球只有在第七轮次结束后，即显化期的结束才会达到她真正的终极形态—(与人类相反)—她的身体外壳。当尤金·菲拉提斯 (Eugenius Philalethes) 用他的荣誉向他的读者们保证：『没有人见过地球(即处于本质形式的物质)。』时，他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地球正处于它的欲体状态—即自我意识的欲望的星光体，黑暗的自我主义，普遍心灵在较低的层面上的后代…。

它不是分子构成的物质—更不是肉体(sthulasarira)—即我们所有「原则」中最粗大的；而实际上是中间的原则，是真正的动物中心；而我们的身体只是它的外壳，我们体内的野兽一生都在通过它行事，作为不负责任的因素和媒介。每一个会思考的神智学者都会明白我的真正意思。因此，人类这座神龛是由无数生命建造而成，就像我们地球的岩石外壳一样；这种想法对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不抵触。科学也无法反对神秘学的教导，因为它不能因为这些终极的活跃原子或生命，永远无法被显微镜探测到而拒绝这一学说。

(c) 科学告诉我们，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是活的还是死的有机体，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菌；在我们每一次呼吸的空气中，我们都受到外来微

生物入侵的威胁，或是内部蛋白城、需氧菌、厌氧菌等等。但是，科学还没有走到如同神秘主义断言那样，认为我们的身体，以及动物、植物和石头的身体，都是完全由这些存在构成的；而显微镜只能检测到其中较大的种类。到目前为止，就人类纯粹的动物和物质部分而言，科学的发现正朝向进一步的证实这一理论。化学和生理学是未来的两位伟大魔法师，他们注定要让人类看到伟大的物质真理。随著每一天的过去，动物与人、植物与人、甚至爬行动物与巢穴、岩石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清晰。化学科学会发现一切的物质和化学成分是相同的，并会说构成牛和人的物质是没有区别的。但神秘主义教义要明确得多。它说：- 不仅化合物是相同的，而且这些同样微小不可见的生命，构成了山和雏菊、人与蚂蚁、大象和遮蔽阳光树木的原子。每个粒子—不管你叫它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是一个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和分子，对于那个形体既赋予生命又赋予死亡，因为它的构建源于聚合的宇宙们、以及那准备接收轮回灵魂却转瞬即逝的载体们；并且同样永恒地破坏、改变形体、并驱逐那些灵魂，使之离开他们的临时住所。它创造和杀死；它是自我产生和自我毁灭的；它在时间和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并消灭那奥秘中的奥秘—人、动物或植物的活跃体；它同等的产生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甚至愉快与不愉快、仁慈的和邪恶的感觉。正是这种神秘的生命，由无数的生命共同表现出来，并以其零星的方式，遵循著迄今为止难以理解的返祖法则 (Atavism)；它复制了家族相似性，也复制了每一个未来人类创造者气场中所发现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奥秘，将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充分关注。就目前而言，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科学开始发现，在挥发性乙醚的帮助下，所提取的尸碱(一种生物碱毒性，由腐烂的物质和尸体产生—也是一种生命)它产生的气味和最新鲜的香橙花的气味一样强烈；但是在缺乏氧气下，这些生物碱或者产生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或者一种最令人愉快的香味，让人想起那些香味最浓郁的花。因而人们怀疑，这些花朵之所以散发出怡人的芳香，是因为它们含有有毒的尸碱；某些菇类(真菌)

的有毒要素几乎与印度眼镜蛇的毒液相同，即最致命的蛇类。^{*}因此，科学在发现其结果之后，必须找到其主要原因；且它不得不寻求古老科学、炼金术、神秘的植物学和物理学的帮助。我们被教导说，每一个生理变化、也包括病理现象；疾病——不，是生命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命的客体现象，是由身体组织中的某些条件和变化所产生，这能让与迫使生命在身体中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些看不见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它们以一种松散而普遍的方式被称为微生物。[†]像巴斯德(Pasteur)这样的实验者，是「毁灭者」最好的朋友和助手，且是「创造者」最大的敌人——如果后者并非同时也是毁灭者的话。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了解这些主要起因和每一种元素的根本要素，了解它们的生命、它们的功能、性质和变化的条件，将构成「魔法」的基础。自基督教时代以来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唯一精通这个奥秘的神秘学家，也许只有帕拉塞尔索斯。如果不是一只犯罪之手，在大自然分配给他的时间之前几年终结了他的生命，文明世界对于生理魔法的了解会更多。

【^{*}法国学者阿尔诺(Arnaud)、戈蒂埃(Gautier)和维利埃(Villiers)在活人的唾液中，发现了有毒生物碱，是与蟾蜍、蝾螈、眼镜蛇和葡萄牙毒蛇相同的。这最致命的毒液，无论称为尸碱、蛋白碱还是生物碱，已经证明都是由活著的人、动物和植物产生的。同样是这位学者，戈蒂埃，在牛的鲜肉及其大脑中发现了一种生物碱，以及一种被他称为黄肌酐酸的毒液，这类似于从爬行动物有毒唾液中提取的物质。肌肉组织作为动物系统中最活跃的器官，被怀疑是毒液的产生者或因子，而这在生命功能上与碳酸和尿素同等重要，是内燃的最终产物。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在没有微生物参与和干扰的情况下，生物的动物系统是否能产生毒素；但可以确定的是，动物在其生理或生活状态下，确实会产生有毒物质。】

【[†]人们可能认为这些「火热的生命」是否等同于科学中的微生物。并非如此。「火热的生命」是物质层面的第七、也是最高的划分，它在个体

上对应于宇宙的遍一生命，尽管只在那个层面上。科学上的微生物位于第二层面的第一和最低子划分，即物质性生命 (prana) 的层面。人的肉体每七年会经历一次结构的彻底改变，而它的毁灭和保存是由于火热生命们交替作为「破坏者」和「建设者」。它们作为「建设者」生命力的形式牺牲自己，用以抑制微生物的破坏性影响，并借由向微生物提供必要的物质，而驱使它们在这种约束下，构建物质身体及其细胞。而当这种约束被解除时，它们会作为「破坏者」，在没有提供生命建设性能量的情况下，微生物被留下作为破坏性媒介进行动乱。因此，在一个人生命的前半部分(前五个七年时期)，「火热的生命」间接地参与了建立人物质身体的过程；此时生命是在上升的进程上，且力量被用于建造和增加。过了这段时间，就开始退化；「火热的生命」的工作耗尽了他们的力量，而毁灭和减少的工作也开始了。

我们这里会发现，它类比于(行星的或人类的)显化期所发生的宇宙事件，在其前半部分精神下降到物质，在后半部以物质为代价的上升。这些考量仅仅与物质的层面有关，但是「火热的生命」对于第二层面的最低子划分—微生物—的抑制性影响，被巴斯德脚注(见上方)中提到的事实所证实：也就是当器官的细胞找不到足够的氧气时，就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并形成发酵，这能使它们从所接触的物质中吸收氧气，而破坏后者。因此，这个过程始于当一个细胞资源不足时，便掠夺其邻居的生命力来源；且这样的毁灭稳步发展。】

(d)但这一切与月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能会如此被问到。在中这一节启示般的说法「鱼、罪和月亮」与「生命微生物」有什么关系？前者与后者没关系，除了使用后者所预备的泥圣龕。但这与神圣完美的人完全有关，因为「鱼、罪、月」共同构成了不朽存在者的三种象征。

这是所有能够给出的内容。对于这个奇怪符号的涵义，相较于外传宗教的推断，作者不会假装知道得更多；也许是源自于一些奥秘，例如毗瑟

奴的鱼化身(Matsya)，迦勒底的欧涅斯(Oannes)——「人-鱼」，并被记录在黄道十二宫不灭的星座，双鱼座，也贯穿在新旧约中的人物约书亚 (Joshua)

「鱼(Nun)之子」和耶稣；寓言式的「罪」或称精神堕落到物质中，以及月亮一就其与「月亮」祖先，即祖灵 (Pitris) 的关系而言。

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妨提醒读者，虽然月亮女神在每个神话中都与生育有关，尤其是希腊神话，这是由于月球对妇女和受孕的影响；但是我们这个卫星与生育有关的神秘而实际的联系，到今天还不为生理学所知。生理学认为这方面的每一种流行做法，都是一种粗糙的迷信。由于详细讨论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可能只停留在对月亮象征的随意讨论上，以表明上述迷信属于最古老的信仰，甚至是在犹太教，这个基督教的基础。对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的主要功能是生育，而在圣经的神秘主义中，若从卡巴拉的角度解释，不可否认地表明圣殿里的至圣所只是子宫的象征。通过对《圣经》、尤其是《创世纪》的数字上解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毫无疑问的证明。这一思想肯定是犹太人从埃及人和印度人那里借鉴来的，前者的至圣所对应到埃及人大金字塔的国王密室(见「量测的来源」)和外传印度教的外阴符号为象征。我们建议读者参阅第二卷，《至圣所》，以使整体更清楚，同时也表明古代东方神秘主义者和犹太卡巴拉主义者之间，在相同符号的原始含义上，不同解释背后精神的巨大差异。*

【*随著解开符号真正含义的钥匙丢失，阳物崇拜因而发展起来。这是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转折点，使得它从真理和神圣知识的高速公路，变成了虚构的小路，并通过人类的伪造和阶级野心而变成教条。】

6. 从「最初诞生者」(原初人，或最初的人)起，沉默的守望者和他影子之间的线，就会随著每一个变化(转世)而变得更加坚固和闪亮(α)。早晨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正午的光辉…

(α) 这句话：『随著每一次投生，沉默的守望者和他的影子(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坚固』——这是另一个心理学上之谜，将在第二卷中得到解

释。就目前而言只需要说的是，「守望者」和他的「影子们」是一体的，后者的数量与单体的投生一样多。守望者，或称神圣原型，是在存在阶层的上层；而影子是在下层。此外，每一个活跃存在的单体，除非他的道德堕落打断了这种联系，并用神秘的说法：「误入了月球之路」，否则在一个特定的显化期期间，*他就是一个独立且个别的禅那主，是一种自己的精神性个体。它最根本的精神(阿特曼)当然与梵(遍一普遍精神)是一体的，但是供奉它的载体 (Vahan)，即 菩提，是禅那主本质的一部分；这就是关于「普遍存在」的奥秘，我们在几页前讨论过。基督教经文说：『我在天上的父，和我是一体的。』；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是密传教义的忠实回响。*

7. 火焰对火花说：『这是你现在的轮子。』你就是我，是我的形象和影子。我以你为衣服，你是我的载体 (VAHAN)，持续到「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到时你会重新成为我和其他人，你和我(a)；然后，建造者们穿上了他们的第一件衣服，降临到光辉的尘世上，统治著人们——后者也是他们自己……(b)

(a) 正如这一节所言：『火花将重新成为火焰(人类将融入他的禅那主)我和其他人，你和我』的那一天，意思是：在超涅槃(Paranirvana)中，此时的沈睡期不仅将物质和精神的身体，甚至精神性自我(们)还原他们最初的原则——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人类都将是一体且一样，所有的事物都如此。一切都将重新进入到「大气息」。换句话说，一切都将「融合在梵天」或神圣的统一中。

这是一些人认为的湮灭吗？还是一些批评家倾向于认为的无神论？都不是。这些批评家是人格化神的崇拜者，且是相信非哲学性天堂的信徒。探讨其隐含的无神论的问题是无用的，因为其精神性有著最精细的性质。将涅槃视为湮灭，就等于说一个人陷入了一种无梦睡眠之中也被消灭了；在无梦睡眠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物质记忆和大脑中，因为睡眠者的本

体在那些时间里，处于绝对意识的原始状态。后者的比喻只回答了问题的一面——最物质性的一面；因为「重新被吸收」决不是这样一种「无梦的睡眠」，相反的，它是绝对存在，一种无限制的统一，或一种状态，若试图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它，是绝对无望地不适当。只有通过神圣单体的精神理型，才能在灵魂的全景视野中，对它进行全面的理解。个体性、甚至是人格的要素(如果有留下的话)也不会因为重新吸收而消失。因为这个超涅槃的状态，无论从人类的角度看是多么的无限，它在永恒中仍然是有限的。一旦达到它，那个同样的单体将再次出现，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作为一个更高的存在，以重新开始其完善活动的周期。人类的心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是无法提升到达这个思想层面。它在这里踉跄，在无法理解的绝对性和永恒的边缘。

(b)「守望者」在整个撒提亚时代(Satya Yuga) 和其后较小的时代统治人类，一直到第三根种族的开始；在之后是「族长们」(Patriarchs)、「英雄们」和「鬼魂们」(Manes，见祭司们列举给梭伦(Solon)的埃及王朝)，即较低等天上人的投生，往上至梅内斯(Menes)国王和其他国家的人类国王；这些都有详细的记录。在符号学家看来，这个神话时代当然只是一个童话。但这些传说、甚至是这些神圣国王朝代的编年史-关于众神统治人类，然后是英雄或巨人的朝代—在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记载，因而很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可以按照同样的顺序编出同样的「童话」；有的被浩瀚的海洋隔开，并属于不同的半球，就像古代秘鲁人和墨西哥人、以及迦勒底人。*然而，正如秘密教义所教导的历史—由于其密传和传统性，其可靠性丝毫不亚于世俗历史—我们与任何人一样，有权拥有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宗教主义者还是怀疑论者。这一教义认为，这两个高等群体的禅那佛，即「守望者」或「建筑师」，将神圣的国王和领袖提供许多不同的种族。后者教导人类他们的艺术和科学，而前者向投生的单体们揭示了超然世界们的伟大精神真理，这些单体们刚刚摆脱了在较低等界的载

体，也因此失去了对于他们神圣起源的所有记忆。(见卷二，「神圣的朝代。」)

因此，正如在这一节中所表达的，守望者们降临尘世并统治人类——「就是他们自己。」在前几轮次中，这些统治的国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尘世和其他世界上的轮回。在未来的显化其中，他们将上升到比我们行星世界更高的系统中；是我们人类的选民，是在进步的艰难道路上的先驱者，他们将取代他们的前辈。在下一个大显化期中，将见证我们自己生命周期中的人，成为未来人类的导师和向导，而这些人类的单体们现在可能囚禁在一半意识地—动物界中最具智力者，而它们底等的原则可能活跃于植物世界之中最高的种类。

【*参见奥古斯特·勒·普朗容(Auguste le Plongeon)所著的《11,500年前玛雅人和基契人(Quiches)之间的神圣奥秘》，他所描述的人，在仪式和信仰上与埃及人相同。玛雅人和埃及人的古代僧侣体字母表几乎完全相同。】

由此展开了七重性质的七重演化周期；精神性或神圣的；心灵感应或半神圣的；智力的，欲望的，本能的或感知的；半实质的和纯物质性质的。所有这些都是循环发展和进展的，以一种双重的、离心和向心的方式，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循环；在本质上是一体，而有七个方面。其中最低的，当然，是依赖和服从于我们的五种生理感官。*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体、人类、有感知、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每一个都是其更高宏观宇宙对应的微观宇宙。宇宙也是如此，它周期性地显化，以使无数生命的共同进步，这些生命是「遍一生命」的呼气；通过不断发展，每一个在这个无限宇宙中的宇宙原子，从无形体和不可触，通过半尘世性的混合性质，下降到物质的整个生成，然后再返回，在每一个新的时期重新上升到更高、更接近最终的目标；我们会说，每一个原子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功绩和努力达到那个层面，在那里它重新成为无限制的一切。但是在阿尔法(Alpha)和欧

米茄(Omega)之间，有一条被荆棘包围的疲惫「道路」，『将先往下走，然后——

一路蜿蜒上山

是的，直到最后……』

他在漫长旅程的开始时是无暇的；而越来越堕落到罪恶的物质中，并与显化空间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有联系——他是朝圣者，在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生命和存在的痛苦之后，仅仅到达了物质谷的底部，是他的生命周期的一半，此时他将自己与集体的人类等同。这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的。为了向上和回家，这个「神」现在必须疲惫的爬上生命「受难之地」(Golgotha)上坡路。这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的殉道。就像首羯磨(Visvakarman)一样，他必须将自己牺牲给自己，以救赎所有的生灵，将众生恢复到「遍一生命」中。然后他确实升入天上层面；在那里，他投入了超涅槃不可思议的绝对存在和幸福，他无限制地统治著，而在下一次「到来」时，他将再次降临；这是一部分的人类在字面意义上所期望的「第二次降临」，也是另一部分人期待的最后一个「迦乐季化身」(Kalki Avatar)。

【*根据最古老的《奥义书》记载，事实上是七个感官，将在之后解释。】

总结

『关于创造史和这个世界的历史，从开始到现在的由七章组成；而第七章还没开始写。』

(舒巴罗 (T. Subba Row)，《神智学者》，1881)

这七章中的第一章已经尝试书写，而现在已经完成了。不管它的论述多么不完整和无力，至少是所有后续宇宙起源论的最古老基础的近似值，若从数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话。关于那不断周期性重复出现法则（印在第一种族可塑头脑上，他们的意识是由那些从普遍心灵中反映出同样东西的人所赋予的），试图用欧洲语言来呈现宏大全貌是大胆的，因为除了梵语（即众神的语言）之外，没有任何人类语言能够以任何程度的充分性做到这一点。但看在我们动机的份上，我们必须原谅这项作品中的缺陷。

总的来说，前面的和后面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完整的。印度的六个哲学流派中，没有任何一所教授这种教义，因为它属于它们的综合——第七种，也就是神秘教义。它既不在埃及任何残破的纸莎草上留下痕迹，也不再刻在亚述人的瓷砖或花岗岩墙上。吠檀多的书（人类知识的最后一句话）只给出了这个世界宇宙形成论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有它们无价的同义词典《奥义书》（Upanishads）——Upa-ni-shad 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通过揭示秘密的、精神的知识来征服无知」——而现在需要额外拥有一个主钥匙，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至于为什么，我冒昧地在这里陈述我从一位大师那里学到的原因。

《奥义书》的名字通常翻译成「密传的教义」。这些论文构成了《天启书》（Sruti）或「揭示的知识」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就是启示，并且通常附属于《吠陀经》*的《梵书》部分，并作为它们的第三部分。东方学家列举了 150 多种《奥义书》，他们认为最古老的《奥义书》大约是在公元前

600 年写成的；但真正文本的数量可能没有五分之一。《奥义书》之于《吠陀经》，就像《卡巴拉》之于犹太《圣经》。他们处理和阐述吠陀文本的秘密和神秘的意义。他们谈到宇宙的起源、神的本质、精神和灵魂，以及心灵和物质形而上的联系。简而言之：它们包含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开始和结束，但自从佛陀的时代起，它们就不再揭示它了。如果不是如此，《奥义书》就不能被称为密传的，因为它们现在公开地附属于神圣的婆罗门书籍，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书籍甚至非种姓者 (Mlechchhas) 和欧洲东方学家都可以读到的。其中有一件事总是不断地指出它们的古老起源，而在所有《奥义书》中也是如此，证明了 (a) 它们的某些部分很久以前就写成了，是在种姓制度成为至今仍专制的制度之前；以及 (b) 其中一半的内容已被删除，而其中一些内容已被重写和删节。『高等知识的伟大老师和婆罗门，不断地被描绘成去刹帝利 (军事种姓) 国王那里做他们的学生。』正如考威尔 (Cowell) 所说，《奥义书》『呼吸著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 (与其他婆罗门著作不同)，『一种思想自由，在任何早期作品中都不为人知，除了《梨俱吠陀》赞美诗以外。』第二个事实可以用关于佛陀生活的手稿中记录的一个传说来解释。据说《奥义书》最初是在一场改革开始后附属于《梵书》的，这场改革导致了目前婆罗门种姓制度的排他性，那是在「再生族」入侵印度几个世纪之后。当那些日子，《奥义书》是完整的，用以教导那些预备启蒙的弟子。

【*……『《吠陀经》有一个独特的双重意义——一个由文字的字面意义表达，另一个由格律和音调 (swara) 表示，这是《吠陀经》的生命……博学的学者和语言学家当然否认音调与哲学或古代密传教义有任何关系；但音调和光之间的神秘联系是它最深奥的秘密之一。』(舒巴罗，《神智学的五年》 ("Five Years of Theosophy")，第 154 页)】

只要《吠陀经》和《梵经》仍然是寺庙婆罗门的独家财产，且没有人有权利在这个神圣的种姓之外学习甚至阅读它们，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持续

下去。而后是乔达摩 (Gautama) 的出现，他是迦毗罗卫 (Kapilavastu) 的王子。在学习了《奥义书》中的全部婆罗门智慧之后，并且发现这些教义与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雪地的「生命教师」们的教义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位婆罗门的弟子感到愤怒，因为神圣智慧就这样被扣留了，除了婆罗门之外所有人都无法获得。因此，他决心通过普及这种智慧来拯救整个世界。而婆罗门看到他们神圣的知识和神秘的智慧落入了「外人」的手中，于是删减了《奥义书》的文本，最初包含了《吠陀经》和《梵经》加起来三倍的内容；但是没有改变文本中的一个字。他们从手稿中移除包含存在之谜最重要部分的每一句话。从此以后，婆罗门密码的钥匙只属于受启蒙者，因此婆罗门可以借由他们的《奥义书》来公开否认佛陀教导的正确性，而在主要问题上永远保持沉默。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密传传统。

【*在中国的记录中又称「智慧之子们」、「火雾之子们」和「太阳之兄弟们」。福建省神圣图书馆的手稿中提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神秘学的重要场所，远比佛陀还要早。「伟大的」禹帝(公元前 2207 年)，是一个虔诚的神秘主义者和伟大开悟者，据说他的知识来自西藏的「雪域的伟大老师」。

商羯罗 (Sri Sankaracharya)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者，他针对《奥义书》写了许多注释 (Bhashya)。但是，正如我们有理由认为的那样，他最初的论文还没有落入佣人之手，因为他们在他的修道院 (mathams) 中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还有更重要的理由相信，由他们最伟大的阐释者对于婆罗门密传教义所做的无价注释将会流传多年；但对大多数印度教徒来说，都只读字面上的意思，除了司玛塔 (Smartava) 婆罗门之外。这个由商羯罗创立的教派 (在印度南部仍然非常壮大) 现在几乎是唯一一个培养学生拥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注释的言外之意。据我所知，那是因为只有他们偶尔会在的修道院中，有真正的启蒙者为首，例如，在迈索尔 (Mysore) 西高止山脉 (Ghauts) 的辛加基里 (Sringeri-giri)。另一方面，在婆罗门这个极度排

外的种姓中，没有任何教派比司玛塔派更排外；它的追随者沉默寡言，不愿说出他们可能知道的神秘科学和深奥学说，这与他们的骄傲和学识不相上下。

因此，发出本声明的作者必须事先做好准备以面对强烈反对，甚至受到在本作品中提出这些声明的否认。这里所说的，并没有声称在一切细节上是完全正确的。纵使事实就在那，几乎不能否认。但是，鉴于所研究主题的内在困难，以及英语（和所有其他欧洲语言一样）在表达某些思想方面，有著几乎无法克服的限制，作者很可能没有以最好和最清楚的形式提出解释；然而，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已经做出所有能做的，这是对任何作家能期望的最大限度了。

让我们来概括、并通过所阐述主题的广泛性，来展示若要充分公正地对待它们是多么困难。

(1) 《秘密教义》是历代积累下来的智慧，它的宇宙开创论本身就是最惊人和最详尽的体系，例如，甚至在印度《往世书》的公开教义中也是如此。但是，神秘象征主义的神秘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占据了无数代灵视者和先知、且被用于记录和解释的事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化进程中，都被记录在几页几何符号和字形上。这些灵视者闪烁的目光已经深入到物质的核心，并记录了那里事物的灵魂；这是一个凡夫俗子，无论学得有多深，也只能感知形式的外在作用。但现代科学不相信「事物的灵魂」，因此排斥整个古代宇宙创造论体系。说这个体系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人的幻想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是不间断的记录，涵盖了数千代先知，他们各自的经历都是为了检验和验证一个口头传播的传统，是由早期种族传给另一种族；这些是由更高等、更崇高的存在所教导的，他们监督人类童年时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五种族的「智者」，从最后的大灾难和大陆的迁移中被拯救出来后，在学习中心度过他们的一生，而非在教学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从大自然的每一个部门中，检查、试验和验证

古老传统，源自伟大开悟者们的各自异象。而开悟者们在身体、心灵、心灵感应和精神组织都得到了最大可能程度的发展和完善。一个开悟者的异象只有经过其他开悟者的异象，以作为独立的证据，和几个世纪经验的检验和证实，才能被人们所接受。

(2) 这一体系的根本法则，是遍一同质的神圣的「基质原则」，是一个根本的起因。一切都是从这个中心点出现的、围绕并朝向这个中心点吸引，而其余的哲学就系于此之上。

.....『有些人，他们的灯照得更亮，

已被引导

从一个起因到另一个起因，来到大自然的秘密之源

并发现那一最初原则必须是……』

它之所以被称为「基质—原则」，是因为它在显化的宇宙层面上成为「基质」，是一种幻觉，而在无始无终的抽象、可见和不可见的「空间」中，它仍然是一种「原则」。它是无所不在的实在：非个人的，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和一切。它的非人格性是这个体系的基本概念。它潜伏在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中，并且是宇宙本身。(参见《象征主义、原初质和神圣思想》的章节。)

(3) 宇宙是这种未知的绝对本质的周期性显化。然而，称它为「要素」会违背了这个哲学的最初精神。因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名词「本质」(essence) 或许由动词「存在」(esse) 衍生而来，但「它」不能与人类智力所能构想的任何一种存在相等同。对「它」的最佳描述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事实上，「梵和原初质」是一体的，但在显化的普遍概念中是「二」，甚至在「遍一遯各斯」最初显化的概念中也是二。正如《博伽梵歌注释》中有才能的讲师所指出的那样：从「遍一遯各斯」

的客体立场来看，它被视为原初质而不是梵；是作为它的*面纱*，而不是那隐藏在它后面的无限、绝对的遍一实在。

(4) 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被称为幻觉，因为一切都是暂时的，从萤火虫短暂的生命到太阳短暂的生命。与「遍一」和这一原则的永恒不变相比，宇宙及其瞬息万变的形体，在一个哲学家的心目中，必然不过是如鬼火般。然而，宇宙对于其中有意识的存在来说，是足够真实的，尽管他们就像宇宙本身一样不真实。

(5) 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它的所有的界，都是有意识的；也就是它们被赋予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意识，并处于自己的感知层面。我们人类必须记住，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感知到任何可识别的意识迹象，比如在石头中的意识，我们就有权利说那里*不存在意识*。没有所谓「死的」或「盲目的」物质，正如没有「盲目的」或「无意识的」法则一样。这些在神秘哲学的概念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后者从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因为它的本体性要素比它的客体对应物有更多的实在性；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中世纪的*唯名论者*，对他们来说，普遍的才是实在的，而个体只存在于名称和人的想象中。

(6) 宇宙是由*内而外*运作和*引导*的。上者如下；就如天上怎样，地上也怎样；而人类作为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缩影，是这一普遍法则及其行为方式的活生生见证人。我们看到，每一个*外在*的动作、行为、姿态，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机械的、有机的还是心智的，都是源于*内在*的感觉或情感、意志或决心、思想或心灵所产生的。正常情况下，人的外在身体除非受到内在冲动的刺激，否则不可能发生向外的运动或变化；而这种内在冲动是通过前面所述三种功能之一所产生的，外在或显化的宇宙也是如此。整个太阳系都是由几乎无穷无尽的有感知存在阶层所引导、控制和激活的，每个都有自己的使命，他们是「信使」，只是因为他们是业力和宇宙法则的代理人；不管我们给他们取什么名字，称为禅那主们或天使们。它们在各

自的意识和智性水平上有无限的差异；若有人说他们都是纯洁的神灵，而没有任何「时间惯于掠夺」的尘世成分，那这只能是沈溺于诗意的幻想。因为这些存在中的每一个，要么曾经是人，要么准备成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在现在，那么就是在过去或即将到来的循环中（显化期）。当他们是完美的、非新生的人；在道德上，他们在更高的层面（更少物质）不同于尘世人类，只因为他们缺乏人格的感觉和人类情感的本性，这两个纯粹的尘世特征。前者，或称「完美者」，已经摆脱了这些感觉，因为（a）他们不再有肉体，这个使灵魂永远麻木的负担；（b）纯粹的精神元素不受束缚而更加自由，他们比任何人类更少受到幻觉的影响；除非这个人类是一个开悟者，能保持他的两个人格，即精神和身体上的完全分离。早期发展的单子，从来没有尘世的身体，因而可以没有个性或自我主义的感觉。所谓「人格」是一种限制和关联，或者如柯勒律治（Coleridge）所定义的「存在于自身的个体性，但以一种本性为基础」，这个术语当然不能用于非人类实体；但是，正如历代灵视者所坚持的一个事实那样，这些存在者，无论高或低，都没有个体性或人格来作为单独的实体。没有个体性指的是他不会像一个人类说：『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换句话说，他们不像尘世上的人和物那样有明显的分离感。它们个体性的特征在于各自的阶层，而不在于它们各自的单位；而这些特征只随著这些阶层所处的层面等级而变化：越是接近同质性和遍一神圣的区域，该阶层的个体性就越纯粹、越不突出。它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除了它们的高等原则，即反映宇宙神圣火焰的不朽火花；它只在幻觉的层面上分化形成个体化和分隔，与其他物一样虚幻。他们是「活跃者」，因为他们是从「绝对生命」中投射到幻觉太阳系屏幕上的流；在意识到这些「生命」而使在无知之火熄灭之前，在其中生命的存在不会灭绝。在未被创造光束的加速影响下，大中央太阳的反映辐射在生命之河的无数岸边，它是它们其中的内在法则，并属于不朽之水；而它分化的外衣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易腐烂。因此，杨（Young）这样说是对的：

『天使们是更高等的人』

且就只有这样。他们既不是「看守」天使，也不是「保护」天使；他们也不是「至高者的报信者」，更不是人类想象力所创造的任何神的「愤怒使者」。恳求他们的保护是愚蠢的，就像相信他们的同情可以通过任何一种讨好来获得一样；因为他们和人类一样，都是那不可改变的业力和宇宙法则的奴隶和生物。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本质上没有人格的成分，也就不可能像人类一样有个人的特质。例如在他们公开的宗教中，人们将人格特质赋予他们拟人化的神，形成嫉妒和排外的神，他会喜悦、会感到忿怒、喜爱祭物，并且在他的虚妄中，比一切有限的愚妄人类更专横。如卷二所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所有这些天上阶层要素的综合体，他自己可能会成功地超越任何阶层或类别，甚至是它们的组合。据说，『人既不能讨好天神，也不能命令它们。』但是，人类通过瘫痪他低等人格，从而充分认识到他的本体与遍一绝对本体的不可分离性；即使在他的尘世生活中，人也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因此，通过吃知识的果实来消除无知，人变得像一个埃洛希姆 (Elohim) 或天上人 (Dhyanis)；一旦到了他们的层面上，那统治著每一阶层的团结与完美和谐的精神，就必须扩展到他身上，并在每一个具体的方面保护他。

阻碍科学家相信神性和自然神灵的主要困难在于他们的物质主义。而唯灵论者主要障碍是，他们对物质的真正本质和性质普遍无知，除了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卡巴拉主义者之外；这就妨碍了他相信自然神灵，同时又保留著对死者「灵体」的盲目信仰。接受或拒绝大自然万物根本本质是一体性的理论，主要在于相信或不相信在我们周围存在著除了死者的灵体之外，还有其他有意识的存在。

只有正确理解「精神—物质」的原始进化及其真正的本质，才能进一步向学生阐明神秘的宇宙创造论，并为提供他后续研究唯一可靠的线索。

正如刚才所显示的，在清醒的事实中，每一个所谓的「神灵」要么是一个没有肉体的人，要么是一个未来的人。从最高的大天使(禅那主)往下到所有有意识的「建造者」(低等精神实体)，所有这些是人类，曾生活在万世以前的其他显化期，是在这个或其他层面；同理，低等的、半智性的和非智性的元素精灵都是未来的人。仅凭神灵拥有智性这一事实，就向神秘主义者证明，那个存在一定曾经是一个人类，并在整个人类周期中获得了他的知识和智慧。宇宙中只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绝对全知和智性，且这震撼著整个有限太阳系的每一个原子和无穷小点：这太阳系是没有边界的，人们把它叫做空间，独立于其中所包含的任何东西来考虑。但它在显化的世界里的映像的最初分化是纯粹是精神的，而在它里面产生的存在，并没有被赋予与我们所想象的任何意识有关系。在他们个人与个体上获得人类的意识或智力之前，不可能拥有这些。这可能是一个谜，但它是一个事实；在深奥的哲学中，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大自然的整个秩序表明人类在向更高的生命迈进。在看似最盲目的力量的作用下，也存在著设计。进化的整个过程及其无穷无尽的适应性就是这的一个证明。淘汰弱小物种、为强者腾出空间、且确保「适者生存」的永恒法则，尽管其直接行动是如此残酷，但所有这些法则都在朝著伟大的目标努力。适应的过程确实会发生，且在生存的斗争中适者生存；这一事实表明所谓的「无意识大自然」*实际上是一种由半智性存在(元素精灵)操纵的力量的集合，并且受到高等行星神灵(禅那主们)的指引，它的集体集合构成了未显化逻各斯的显化话语(verbum)，同时构成了宇宙的心灵及其不变的法则。

【*从抽象意义上说，大自然不能是「无意识的」，因为它是绝对意识的散发物，因此是绝对意识的一个方面(在显化的层面上)。那些胆敢否定植物、甚至矿物拥有自身意识的人在哪里呢？他只能说这种意识是超出他的理解的。】

宇宙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个神秘哲学印记在我们思想留上：「先已存在的」从「永远存在」的(进化出来)；以及「现象」，也就是幻觉、映像和其中影子的世界。在被称为「显化期」的生命大奥秘与戏剧中，真正的太阳系就像被放置在白色屏幕后面的物体，中国的皮影投射在上面，并通过魔术灯召唤出来。真实的人物和事物是看不见的，而进化的线是由看不见的手拉著的；因此，实在是在大幻觉(Mahamaya) 陷阱背后，而人类和事物不过是它在白色屏幕上的映像。这种思想在印度和伽勒底中每一种哲学、每一种宗教中，不管在大洪水之前和之后，都被中国和希腊圣贤所传授。在前者国家里的公开教义中，这三个宇宙被寓言化了：是由中心永恒的胚芽所散发的三个三元组，并与之形成一种至高一体性：最初的、显化的、创造的三元组，或三合一。后者不过是一个象征，以具体表现形式象征前两种理型。因此，神秘哲学超越了这种纯粹形而上学概念的必然性，而只把第一种称为永远存在的东西。这是印度六大哲学流派中的每个学派的观点，而这六个原则构成了智慧的单元体，其中「灵知」(gnosis)，即隐藏的知识，是第七个原则。

尽管作者对这七节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评论，但她希望在这部宇宙起源的作品中，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信息，以显示古老的教义更加科学性(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不是仅就其公开教义的一面来看待和评判任何其他古代经文。然而，正如之前所承认的，这项作品保留的东西远远多于它给出的，而我们邀请学生使用他自己的直觉。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阐明那些已经给出去的教导，而令我们遗憾的是，有时给出的是非常不正确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尽可能通过额外的内容来补充所暗示的知识；为了保护我们的教义不受现代宗派主义的过于猛烈的攻击，特别是近代唯物主义的那些学说，这些常常被错误地称为科学；然而事实上，「科学家」和「假充内行的人」这两个词，应该独自承担向世界提供的许多不合逻辑理论的责任。公众在极度无知的情况下，盲目地接受来自「权威」的一切，把一个科学家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已被证实的事实，并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且公

众被教导要嘲笑任何来自「异教徒」来源的信息。因此，要对抗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只能用他们自己的武器，也就是争议和争论；因此，每本书都增加了一个附录，对比我们与科学各自的观点，并说明即使是伟大的权威也可能经常犯错。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相信，通过展示对手的弱点，以及通过证明他们过于频繁的诡辩（被当作科学名言）是不正确的。我们坚持赫尔墨斯和他的「智慧」，就其普遍性而言；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们与那时代的直觉和经验相反，且他们认为真理是西方世界独有的。因此产生了分歧。正如赫尔墨斯所说：「智慧与感知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感知是感知到超越它的事物，但智慧 (gyi) 是感知的终结。」即终结我们物质大脑及其智力的幻觉；如此强调了那辛苦获得的感官和心智（心灵）的知识、与精神性神圣灵魂（菩提）的直觉全知全能之间的对比。

无论这些实际的著作在遥远的未来的命运如何，我们希望迄今已证明下列事实：

(1) 《秘密教义》没有教导无神论，除了在印度教意义上的「拒绝偶像」(nastika) 一词，包括每一个拟人化的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都是「拒绝偶像者」。

(2) 它承认一个宇宙的逻各斯或一个集体的「创造者」；一个「造物主们」(Demi-urgos)，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人说某位「建筑师」是一座大厦的「创造者」，但他从未碰过它的一块石头，而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把所有的体力活都留给了石匠；在我们的情况下，创造计划是由宇宙的理型所提供的，而建设性的工作则给智性力量的群众。但是「造物者们」并不是人格的神，不是一个不完美的宇宙外之神，而只是禅那主和其他力量的集合。

至于后者——

(3) 他们的性质是双重的；由 (a) 物质固有的非理性的野蛮能量和 (b) 指导和引导这种能量的智性灵魂或宇宙意识所组成，而这是普遍心灵理型映射的禅那主思想。这导致了地球上一系列永恒的物质显化和道德影响，整体在显化期期间服从于业力。因为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完美的；而且，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它可能在幕后展示出一种指导性的智慧，但它仍然展示出与理想的差距和缺陷，甚至常常导致明显的失败。因此，无论是集体的群众（造物者们），还是任何单独的运作力量，都不是适合神圣的荣耀或崇拜的对象。然而，他们全部都有权得到人类的感激崇敬，而人类应该永远努力帮助理型的神圣进化，透过在循环的任务中，尽其所能成为大自然的合作者。只有永远不可知、永远无法察觉的「起因」（Karana），作为一切起因的无因之因，才能在我们心中神圣而从未踏足的土地上有它的神龛和祭坛；这是不可见的、不可触的、不可提及的，除了通过我们精神意识的「静止微小的声音」。在它面前敬拜的人，应当在他们灵魂*的寂静和圣洁的孤独中敬拜；使他们的精神成为他们与普遍精神**之间唯一的媒介、使他们的善行成为唯一的祭司，并使他们罪恶的意图成为献祭给「临在」的唯一可见和客体的祭品。（见第二部分，《论隐藏的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伪善的人那样……你要进到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秘密的父亲祷告。』《马太福音》VI）。我们内在的父亲「秘密的」在我们灵魂知觉的「内室」里，他是我们第七个原则。耶稣说：『天国和神之国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为什么基督徒如此喜欢的机械性重复这些智慧话语，却又对其不言自明的意义完全视而不见？】

(4) 物质是永恒的。它是遍一无限的普遍心灵将其理型建立其上的载体（物质基础）。因此，神秘主义者认为大自然中没有无机物或死物质；而科学对两者的区分是没有根据、武断的、缺乏道理的。

精确科学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女人，正如我们都从经验中知道的那样；然而，不管科学怎么想，神秘主义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与之不同的认识和教导，从摩奴、赫尔墨斯到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的继任者。

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如此说：『哦，我的儿子，物质会形成；它过去存在；因为物质是「形成」的载体。*』「形成」是未创造之神的活动模式。物质(客体)被赋予了变化的胚芽，于是物质就产生了，因为创造力量按照理想形体塑造它。尚未产生的物质没有形体；当它投入运作时，它就形成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义》("The Definitions of Asclepios")，第 134 页，《宇宙圣母》("Virgin of the World"))

【*已故的金斯福德夫人 (Mrs. (Dr.) Kingsford) 对此发表了脚注，她是赫尔墨斯残篇的能干的翻译家和编辑人(见《宇宙圣母》)：『梅纳德博士 (Dr. Menard) 注意到，在希腊语中，「出生」和「形成」由同一个词来代表。这里的想法表达的是世界的物质本质上是永恒的，但在创造或「形成」之前，它是处于被动和静止的状态。因此，它在投入运作之前是「存在的」；现在它「形成」了，也就是说，它变成可移动与能进展的。』她还补充了纯粹的吠檀多学派教义的赫尔墨斯哲学，说道：『因此创造是神的活动时期(显化期)，并根据赫尔墨斯的思想(而这又根据吠檀多思想)，他有两种模式：活动或存在，是进化的神 (Deus explicitus)；和存在的被动性(沈睡期)，是内卷的神 (Deus implicitus)。这两种模式都是完美和完整的，就像人的醒著和睡著的状态一样。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Fichte) 把存在 (Seyn) 视为一，我们只有通过出现 (Dasein) 才知道它是多元的。这个观点完全是赫尔墨斯的。「理想形体」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原型理型或成形性的理型；是事物的永恒和主体的概念，在「形成」之前就存在于神圣心灵中。』(第 134 页)。】

『一切都是一个普遍创造性力量的产物……大自然中没有什么是死的。一切都是有机和有生命的，因此整个世界似乎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

体。』(帕拉塞尔苏斯《雅典哲学》Paracelsus, "Philosophia ad Athenienses")
，哈特曼(F. Hartmann)译，第44页)

(5) 宇宙从它的理想计划中进化而来，并在吠坛多称之为梵的无意识中永恒维持。这实际上与西方最高哲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柏拉图的「内在的、永恒的和自我存在的理型」，现在反映在冯·哈特曼(Von Hartmann)的理论中。而赫伯特·斯宾塞的「不可知」与神秘主义者所相信的超验实在只有微弱的相似之处，这往往只是「现象背后的力量」的拟人化，它是一种无限的、永恒的能量，万物都是从这种能量诞生的，而「无意识哲学」的作者(仅在这方面)已接近人类所能解决的最大的奥秘。无论是在古代哲学还是中世纪哲学中，很少有人敢于探讨或暗示这一主题。帕拉塞尔苏斯在推理上提到了它。他的思想极好的被综合在《帕拉塞尔苏斯的生活》("Life of Paracelsus")一书中，由哈特曼博士(F.T.S. Dr. F. Hartmann)所著。

所有的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都很理解东方的根本思想：活跃的力量，是「大气息的永恒运动」，只在每一个新时期的黎明唤醒太阳系，并通过两种相反的力量使它运动起来*，从而使它在幻觉层面上变成客体。换句话说，这种双重运动将太阳系从永恒理想的层面转移到有限显化的层面，或从本体层面转移到现象层面。一切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存在、永远存在的东西，甚至无数的形体，都是只是在其客体是有限的、易逝的，而不是它们的理想形体。它们以理型的方式存在于永恒†中，当它们逝去时，将以映像的形式存在。无论是人类的形体，还是任何动物、植物或石头的形体，都不曾被创造出来，只有在我们这个层面上，它才开始「形成」，即将其物质性客体化，或由内而外扩展，从最崇高和超感官的要素扩展到其最粗大的外表。因此我们人类的形体已经以星光体原型或空灵原型存在于永恒之中；根据这些模型，那些精神存在(或称众神)，他们的责任是把它们带入客体存在和尘世生命，使未来的自我从他们自己的要素

进化出的原质形体。在这之后，当这个人类载体 (Upadhi) 、或称基本模型就准备好了，大自然的尘世力量就开始在这些超感官的模型上工作了，这些超感官的模型，除了包括它们自己的元素以外，还包含著地球上所有过去的植物和未来的动物形体的元素。因此，人的外壳在具有人的形状之前，要经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的身体。这将在第二卷中详细描述以及评论，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 向心力和离心力，分别是男性和女性，正极和负极、身体和精神，这两个是遍一原初力量。】

【† 神秘主义教导我们，任何东西若不是因为其理想类型已存在于主体层面，否则它不能给予任何形体，无论是由大自然还是由人。更进一步的说，某物的形体或形状不可能进入人类的意识，或在他的想象中进化，除非它的原型早已存在，或至少是近似。】

根据帕拉塞尔苏斯的「赫尔墨斯-卡巴拉主义」哲学，这是「原质」(Yliaster)，是由克鲁克斯先生 (Mr.Crookes) 在化学领域引入新名词「原质」(Protyle) 的祖先，或者是从自身进化出太阳系的原初质。

『当进化发生时，原质分裂了自己……溶化和溶解，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混沌 (Ideos、Iliados)，称为「大神秘基质」(Mysterium magnum)、「大灵薄」(Limbus Major) 或原初物质。这种原初要素具有一元论的性质，它自身不仅显化为生命活动，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看不见的、无法理解的、无法描述的力量，而且还显化为构成生命实体基质的重要物质。』原初物质 (proto-ilos) 作为一切被创造的东西的母体，其中包含著构成一切的基质。它就是混沌……其中诞生宏观宇宙，以及后来的「个别神秘基质」(Mysteria Specialia) *中的进化和分裂，使每一个独立的存在都产生了。

『所有的东西和基本物质都包含在它的潜能中，但不是实际中。』这使得译者哈特曼博士公正地观察到『似乎帕拉塞尔苏斯在三百年前就预见到现代关于「物质力量」的发现。』(第 42 页)

【*这个词由哈特曼博士根据他之前的帕拉塞尔苏斯的原文中解释如下。根据这位伟大的蔷薇十字会成员的说法：『神秘基质是一切，其中可能会发展某些东西，它们只在胚芽状态下被包含其中。种子是植物的「神秘基质」，蛋是活鸟的「神秘基质」，等等。】

因此，这个「大灵薄」，或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质，其实就是我们内在老朋友「父亲-母亲」出现在空间之前，可以在第二诗节和其他诗节中看到。它是太阳系的普遍基质，由原初质 (Aditi-Prakriti) 以宏观和微观宇宙 (或宇宙和我们的地球) *中的双重特征表现，即精神和物质的性质。我们现在帕拉塞尔苏斯解释它时说到：『「大灵薄」是所有生物生长的苗圃，就像一棵树从一粒小种子中生长出来一样；然而，不同的是，大灵薄源自「话语」，而小灵薄 (尘世上的种子或精子) 从尘世取其来源。

【*只有中世纪的卡巴拉主义者，他们继犹太教和一两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之后，才把「微观宇宙」这个词应用到人类身上。古代哲学认为地球是宏观宇宙的微观宇宙，而人是两者的产物。】

大灵薄是万物诞生的种子，小灵薄是每一个繁殖自己形体的最终存在，而其本身就是由大灵薄产生的。小灵薄具备大灵薄的所有条件，就像儿子拥有与父亲类似的组织一样。』【见第二部第三章注释】…『随著原质的溶解，阿瑞斯 (Ares) 作为分裂、分化和个体化的力量 (宇宙电，另一位老朋友) …开始采取行动。所有的生产都是由于分离而发生的。从原初物质中产生了火、水、气和土的元素，然而这些元素的诞生并不是以物质的形式，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分离，』而是通过精神的、动态的非复杂组合，即机械混合而不是化学合成；就像火可以从卵石里生出来，树可以从种子里生出来一样，即使卵石里本来没有火，种子里也没有树。精神是活的，而生命是精神，而生命和精神 (Prakriti Purusha) (?) 产生所有的东西，但它们本质上是一而不是二 …… 元素每一个也有它自己的原质，因为每一种形体的物质的一切活动，都只是同一源泉的排出物。但是，就像种子长出根

和纤维、然后是茎和枝叶、最后是花和种子一样；同样地，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各元素中诞生的，由一些基本物质组成，从中其他形式的生命可以产生，并具有它们父母的特征。』（译者评论道：『这个教义，在 300 年前就已经传播了；这与达尔文将此提出一种新的形式并阐述后，使现代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理论是一致的。迦毘罗 (Kapila) 在数论 (Sankhya) 哲学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 作为所有生物之母的元素们具有不可见的、精神性的本质，并有灵魂*。它们都源自「大神秘基质」。(《雅典哲学》"Philosophia ad Athenienses")

【*东方的神秘主义者说，工作者在不可见的各世界里，在神秘大自然的面纱后面，或在隐藏的大自然中，『被精神存在所引导与活化』。】

把这个和《毗瑟奴《往世书》》(Vishnu Purana) 比较一下。

「从具身的精神 (Kshetrajna?) 所主导的原初物质 (Pradhana) 开始这些性质的进化……从伟大的原则「伟大」(Mahat, 普遍智性, 或心灵) … 诞生从这些微妙元素的起源，而这些微妙元素是感官的起源…」(第一卷, ii)。

由此可见，大自然一切基本真理都是普遍且古老的，而关于精神、物质和宇宙的基本思想，或者关于神、基质和人的基本思想，都是相同的。从印度和埃及的经文中，很容易辨认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宗教哲学—印度教和赫尔墨斯主义两者的同一性。

读过我们刚刚提到的已故朋友安娜·金斯福德 (Anna Kingsford) 博士所最新翻译和编排的《赫尔墨斯残篇》的人，就会明白这一点。尽管这些作品在希腊和基督教的宗派主义手中历经毁容和蹂躏，译者还是敏锐而直觉地抓住了它们的弱点，并试图通过解释和脚注来弥补它们。她说：

『「工作的众神」或称泰坦们 (Titans) 作为至高神*的代理人，创造了可见世界；这是一种完全赫尔墨斯主义的思想，可见于所有宗教体系中，并与

现代科学研究(?)相一致；现代科学研究在每个地方向我们展示了透过大自然力量运作的神圣力量。』

【*这是在上述残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表达，对此我们表示反对。普遍心灵不是一个存在或「神」。

『赫耳墨斯说，那包含一切的普遍存在，它是一切；它使灵魂和世界、以及大自然所包含的一切运动起来。在普遍生命的多重统一性中，无数的个体因其差异而区别开来，然而，它们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合一，即全体为一，一切都从一体性中产生。』（《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s"), 第一部分)

『神不是一个心灵，而是心灵存在的原因；不是一个精神，而是精神存在的原因；不是光，而是光存在是原因。』（《神圣的皮曼德》("Divine Pymander") 第九卷，v. 64)

上面清楚地表明，《神圣的皮曼德》无论在某些段落中被基督教的「润饰」而扭曲得多么严重，仍然是一位哲学家写的；而大多数所谓的「赫尔墨斯残篇」是宗派异教徒的产物，他们倾向于塑造一个拟人化的至高存在。然而，两者都是神秘哲学和印度《往世书》的回声。

比较两种祈祷，一种是赫尔墨斯的「至高一切」，另一种是后来雅利安人的「至高一切」。《苏达辞书》("Suidas") 引用了一个赫尔墨斯片段(见金斯福德夫人的《宇宙圣母》)：—

『我恳求你，上天，伟大神的神圣作品；我恳求你，父亲的声音，在宇宙世界形成之初发出的声音；我用言词恳求你，那支持万物之父的独子；请赐恩，请赐恩。』

在此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因此，理型之光在理型之光之前，而智性体的发光智性过去总是存在，它的统一性只不过是那笼罩宇宙的精神。他不是神或天使，也不是别的本质，因为他(它?)是一切万物、力量和光

的主；一切都取依赖他(它)，都在他(它)里面，等等。』(《赫耳墨斯写给阿蒙(Ammon)的作品片段》)

这与同一个三重伟大赫尔墨斯相矛盾，他说：『谈论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的不能表达非物质的……那没有任何身体、没有外表、没有形体、没有物质的东西，是不能用感官理解的。我明白，塔蒂奥斯(Tatios)，我明白，那是无法定义的一那就是神。』【《物质牧歌》，《斯托布斯选集》("Physical Eclogues", "Florilegium of Stobaeus")】

这两段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a) 赫尔墨斯是一个通用的化名，被一系列世代的神秘主义者用于各种掩盖，(b) 在接受一个残篇作为密传的教学之前，必须使用很大的洞察力来识别，而不能只是因为它是否不可否认的古老。现在让我们把上面的这段话，和印度教经文中的一段类似的祈祷进行比较；毫无疑问，这段印度经文若没有更古老的话，至少也同样古老。这里有破灭仙人(Parasara)，即雅利安的「赫尔墨斯」，他教导弥勒(Maitreya)，即印度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s)，并向毗瑟奴的三位一体祈祷。

『荣耀归于不可改变的、神圣的、永恒至高的毗瑟奴，属于遍一本性，是高于一切的力量；荣耀归于他，他是梵天、毗瑟奴和湿婆(Hiranyagarbha、Hari 和 Sankara)，也就是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荣耀归于瓦苏德瓦(Vasudeva)，他是(他的崇拜者的)解放者；荣耀归于那本质既是单一的，又是多方面的；荣耀归于那既是微妙又是有形体的，既不分又分开的；荣耀归于毗瑟奴，他导致最终解放、导致创造与存在、以及世界的结束；他是世界的根，他又包含世界。』(《毗瑟奴《往世书》》，L 书)

这是一个宏大的祈祷，在它之下充满了哲学意义；但是，对于世俗大众来说，这如同第一篇是在暗示一个拟人化的存在。我们必须尊重主宰这

两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得不发现它与它的内在意义完全不协调，甚至与同一篇赫尔墨斯的论文中所说的完全不协调：

『实在并不存在于尘世上，我的孩子，它也不可能在那上面……尘世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只有表象……他（人类）作为人不是真实的，我的孩子。那真实的只由它自己组成，且它仍然是它自己……人是短暂的，所以他不是真实的，他只是表象，而表象是最高的幻觉。

塔蒂奥斯：那么，我的父亲，天体有各式各样，因此它们不是真实的？

赫尔墨斯：那些受出生和变化支配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在它们中也有一定的虚伪性，因为它们也是变化无常的…

塔蒂奥斯：那么，什么是原初的实在呢？

赫尔墨斯：是那个遍一和单独的东西，塔蒂奥斯啊；那不是由物质构成的，也不是在任何身体中。它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形体，既不改变也不传播，但它始终存在。』

这与吠陀的教导非常一致。其主导思想是神秘主义；许多是赫尔墨斯残篇中的段落，整体上属于《秘密教义》。

后者教导我们，整个宇宙由智性和半智性的力量所统治，就像从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基督教神学承认这些，甚至强迫人们相信这些，但却武断地将它们划分为「天使」和「魔鬼」。科学否定了这种力量的存在，并嘲笑了这种想法。唯灵论者相信死者的灵体，但在这些灵体之外，他们完全否认任何其他性质或种类的不可见存在。因此，神秘主义者和卡巴拉主义者是唯一理性地阐述古代传统的人；这些传统在现在达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教条式的信仰，另一方面是教条式的否认。而信仰和不信仰都只包含精神和物质显化的无限视野中的一个小角落；因此，两者从各自的立场来看都是正确的，但都错误地认为它们可以用自己特定而狭窄的障碍来限

制整体；因为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在这方面，科学、神学，甚至是唯灵论，都没有比鸵鸟表现出更多的智慧。鸵鸟把它的头埋在脚边的沙子里，确信除了它自己的观察点，和它那愚蠢的脑袋所占的有限面积之外，什么都没有。

由于目前西方「文明的」种族的世俗人所能触及有关此主题的作品，仅存上述的赫尔墨斯书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赫尔墨斯残篇，因此我们或许将它们与神秘哲学的教导来作比较。若为了这个目的而引用任何其他作品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公众对迦勒底人的作品一无所知；这些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由一些苏菲派 (Sufi) 启蒙者保存下来。因此，最近由金斯福德夫人 (Mrs. A. Kingsford, F.T.S.) 编纂并注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义》，其中一些说法与东方神秘教义惊人地一致，因此不得不拿来作比较。虽然不少段落展示出后来一些基督教之手的明显印痕，但总的来说，神灵 (genii) *和众神的特征都是东方教义的特征，而关于其他的事情则有一些段落与我们的教义有很多的不同。以下是一些例子：——

【*赫密斯哲学家 (在原始文本中) 称之为众神 (Theoi)、神灵 (Genii) 和守护神 (Daimones)，这些实体我们称为天神 (Devas，众神)、禅那主 (Dhyan Chohans)、吉特卡拉 (Chitkala，佛教徒称呼为观音) 以及其他名字。守护神在苏格拉底式的意义上，甚至在东方和拉丁的神学意义上，是人类种族的守护神灵；就像赫尔墨斯说的：『是那些住在不朽者附近的人，在那里看守著人类的事务。』在神秘的说法中，他们被称为「吉蒂卡拉」(Chitkala)，其中一些从他们自己的要素上为人类提供了他的第四和第五原则；还有一些被称为祖灵 (Pitris)。这将在我们讲到完整的人是如何产生时加以解释。这个名字的词根是「吉蒂」(Chiti)，代表『通过它，行为和各种知识的效果和后果，被选择来用于灵魂。』或良心，即人的内在声音。对于瑜伽士来说，「吉蒂」是「普遍心灵」(Mahat) 的同义词，是最初和神圣智性；但在神秘哲学中，「普遍心灵」是「吉蒂」的根，是它的

胚芽；「吉蒂」是心灵与菩提结合后的一种性质，是一种通过精神上的亲和而吸引自己的性质，当它在人体内充分发育时，就是「吉蒂卡拉」。这就是为什么说，「吉蒂」是一个获得神秘生命的声音和成为观音。

一段私人评论*的摘录，至今仍是秘密：——

【*这个(教导)不是指超越我们小的宇宙边界的原初质 (Prakriti-Purusha) 。】

(xvii.) 『在「大显化期」 (Maha-Manwantara) 的最初黎明 (在「大沈睡期」 (MAHA-PRALAYA) 之后，「大沈睡期」是在每个梵天寿命结束之时发生) 的最初存在，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性质。在显化的各个世界 (各个太阳系) 中，在它的客体主体性中，它就像神圣气息的薄膜，被出神的灵视者所凝视。它作为一种无色的精神性液体，从同质状态 (LAYA) *散布到无限。它在第七层面，且在我们行星世界†的处于第七状态中。

【*终极静止状态：是第七个原则的涅槃状态。】

【†这些教导都是从我们的意识层面给予的。】

(xviii.) 『在我们的精神视觉看来它是实质。但在人清醒状态时则无法如此称呼；所以它们在其无知中称这为「神-神灵」。

(xix.) 『它无处不在，形成了建立我们的世界 (太阳系) 的第一个基础 (Upadhi) 。在我们的太阳系之外，只有在 (各太阳系或) 宇宙恒星之间、在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世界之间，才能找到它的原始纯净；那些在同质状态中休息的世界，同时也在它的怀里。由于它的实质与尘世上所知的不同，因此尘世的居民看它是透明，而相信他们自己的幻觉和无知，认为它是空的空间。在整个无限 (宇宙) 中，没有一根手指的气息 (ANGULA) 是空的空间.....

(xx.) 『物质或实质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七重的，而它是如此的超越我们的世界。此外，它的每一种状态或原则都被划分成 7 个密度等级。太阳 (SURYA) 在它的可见映像中，显示出第一个，或最低状态；而第七状态，是「普遍临在」的最高状态，是纯粹的纯粹，是从未显化存在性 (SAT) 的最初显化气息。所有中央的物质或客体太阳们在它们的基质中，都是「气息」的最初原则的最低状态。除了禅那主外，所有人只能看见它们主体的映像，而禅那主的实质基质，是属于母基质的第七原则的第五部分，因此，是比太阳的映像物质要高4阶。正如有人体有七个主要基质 (Dhatu) 一样，因而在人与大自然万物中有七种力量。

(xxi.) 『隐藏的 (太阳) 的真正基质是母基质*的核心。它是我们太阳系宇宙中所有活跃和现存力量的心脏和母体。它是核心，从中诞生所有的力量，且在它们的循环旅程中，它们使原子在其功能职责中开始作用，也是它们每 11 年在其第七个要素中再次相遇的焦点。那些告诉你他看见了太阳的人，可以嘲笑他†，因为这样说的人，就好像他真的认为太阳在他的日常道路上运行……

【*或者称是「科学之梦」，这是一种原始的同质物质，没有人能在这种族或轮次中使之成为客体。】

【†「毗瑟奴以太阳活动能量的形式存在，既不上升也日落，而是同时是七重太阳而与之不同，」(《毗瑟奴往世书》第二卷，11 章)】

(xxiii) 『正是由于他的七重本性，古人把太阳说成是由七匹马驱动的，相当于《吠陀经》上的格律；或者，也就是说，尽管他与他天体中的七盖纳 (Gaina，一种类别的存在) 是相同的，但他又与它们是不同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就像他也有七道光线一样，事实上他有……

【*『就像一个人靠近放置在台子上的镜子一样，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因此毗瑟奴 (太阳) 的能量或映像永远不会分离，而是留在太阳

里，就像驻扎在镜子里一样。』《毗瑟奴往世书》】

(xxv.) 『太阳中的七位存在是七位圣者，从母基质母体中的内在力量自我诞生。正是他们送出了被称为光线的七股主要力量；在沈睡期之初，这七股力量将为了下一个显化期而集中形成七个新的太阳。他们在每一个太阳中产生意识存在的能量，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毗瑟奴（见下面的脚注），也就是绝对者的气息。

我们称它为遍一显化生命，它本身就是绝对者的一种映像……

(xxvi.) 『永远不要用言语提及后者，以免言语带走我们一些精神能量；这精神能量渴望达到它的状态，并永远在精神上被吸引向它，就像整个物质宇宙在被吸引向它的显化中心一宇宙上的。

(xxvii.) 『前者作为最初存在，在这种存在的状态下可以被称为「遍一生命」，正如所解释的，一个未来了有创造性或形成性目的薄膜。它显化于七状态中，并与它们的七重子划分，是圣书中提到的*四十九火****…

【*在《毗湿奴往世书》和其他《往世书》中。】

(xxix.) 『首先是……「母亲」（原初质）。它将自己分裂成七个主要状态，然后接著循环下降；当*它把自己巩固在自己最后一个原则、成为粗大物质时，它就围绕著自己旋转并传讯，连同最后一个、第一个和最低的元素第七个散发物（蛇咬自己的尾巴）。在一个阶层中，或称存在的秩序中，她的最后一个原则的第七个散发物是：—

【*见赫尔墨斯的「大自然」：『当她遇到「天上人」时，就会周期性地进入物质世界。』】

(a) 在矿物中，潜藏在它里面的火花，通过那「正极」来唤醒「负极」而被召唤到它那易逝的存在中去（等等）……

(b) 在植物中，它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智性的力量，它向种子传讯，并把种子发育成一片片草叶，或是树根和幼树。它是胚芽，成为那居住在其内七个原则的根基，当这些原则生长和发展时，它就把它射出去。

(c) 在每一种动物中它都是如此。它是它的生命原则和生命力；它的本能和品性；它的特征和特性……

(d) 而对于人类来说，它把它赋予大自然中所有其他显化个体的一切，都给予了人类；但又进一步发展出所有四十九火在人类身上的映像。他的七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伟大母亲」七个原则的完全继承者，也是七个原则的一部分。她首要原则的气息是他的精神(阿特曼，Atma)。她的第二个原则是菩提(Buddhi，灵魂)。我们错误的把它称为第七个。第三个原则为他提供(a)物质层面上的大脑物质，和(b)移动它的心灵[也就是人类灵魂—H.P.B.]是根据他的器官能力。

(e) 它是宇宙和尘世元素中的主导力量。它住在火中而激发了它的潜能，使它活跃起来；因为第七原则的全部七个分支都存在于尘世之火中。它在微风中旋转，与飓风一起吹著，使空气流动起来，空气元素也参与其中的一个原则。它以循环的方式进行，调节水的运动，并根据固定的法则来吸引和排斥波浪*，法则的第七个原则是传讯的灵魂。

【*上述的作家都非常清楚潮汐、波浪等的物理原因。这里所指的是整个宇宙太阳体的活化精神，每当从神秘的角度使用这样的表达时，它就是指这个意思。】

(f) 它的四个高等原则包含了发展成为宇宙众神的胚芽；它的三个低等原则孕育了元素(元素精灵)的生命。

(g) 在我们的太阳世界里，那遍一存在就是天上与尘世，根与花，行为与思想。它存在于太阳中，就像存在于萤火虫中一样。没有一个原子能逃脱它。因此，古代圣贤明智地称它为大自然中显化的神……』

在这方面，让读者回想一下舒巴罗 (Subba Row) 描述以神秘方式定义的力量们，可能会很有趣。参见《神智学的五年》 (Five Years of Theosophy) 和《黄道十二宫》 (The Twelve Signs of the Zodiac) 。他是如此说道：

『处女座 (Kanya，黄道十二宫的第六个星座) 的意思是处女，代表力量 (Sakti) 或大幻觉 (Mahamaya) 。这个星座……是第 6 个分部 (Rasi) ，表示大自然中有 6 个主要力量 (由第 7 个所综合) 』… 这些力量如下：—

(1) 至高力量 (PARASAKTI) 。字面上是伟大或至高力量。它意味著和包括了光和热的力量。

(2) 得智的力量 … 智性、真正智慧或知识的力量。它有两个方面：

以下是它在物质条件的影响或控制下的一些显化。(a) 心灵在解释我们感知时的力量。(b) 它在回顾过去的想法 (记忆) 和能提出未来期望的能力。(c) 它的力量表现在现代心理学家所称的「联想法则」中，这种法则使它能够各种感知群和感知的可能性之间形成持久的联系，从而产生外部物体的概念或想法。(d) 它的力量通过记忆的神秘联系，把我们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自我或个体性的概念；当它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它的一些表现是 (a) 灵视力，(b) 测心术。

(3) 意志力 (ITCHASAKTI) —意志的力量。它最普通的表现形式是产生某些神经电流，这些电流使肌肉运动起来；这是达到所渴望目的而必需的。

(4) 思想力 (KRIYASAKTI) 。思想的神秘力量，使它能够通过自身的内在能量产生外在的、可觉察的、显著的结果。古人认为，只要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思想上面，它就会外在地显化出来。同理，强烈的决心会带来想要的结果。

瑜伽修行者通常通过意志力和思想力来实现他的奇迹。

(5) 昆达里尼力 (KUNDALINI SAKTI)。沿曲线运动的力量。它是大自然中表现于各个地方的普遍生命原则。这个力包括引力和斥力这两个伟大的力。电和磁只是它的显化。这种力量带来了『内部对外部关系的不断调整』，根据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这是生命的本质；而那『外部对内部关系的不断调整』是灵魂转世的基础，是古代印度教哲学家的学说中的重生 (punar janman)。一个瑜伽修行者必须彻底征服这种力量，才能达到解脱 (Moksham) …

(6) 咒语力 (MANTRIKA-SAKTI)。文字、言语或音乐的力量。《咒语圣典》 (Mantra Shastra) 在主题内容它有这种力量的一切表现形式… 旋律的影响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可说出名字的力量是这个力量的王冠。

现代科学只是部分地研究了上述力量中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五种，至于其余的力量则完全是一无所知。这六种力量在它们的统一中以「逻各斯之光」 (第七，Daiviprakriti) 为代表。

上面引用的内容是为了展示印度教的真实思想。这一切都是密传的，虽然还没有涉及到能说的十分之一。例如，所提到的六种力量的六个名字是六个禅那主阶层的名字，由它们的最主要者、也就是第七来，而它代表了宇宙大自然的第五个原则，或者其神秘意义上的「母亲」。仅列举瑜伽士的力量就需要十卷。每一种力量都有一个活跃有意识实体为首，而它是这个实体的一个散发物。

但是，让我们把刚才引用「三重伟大」赫尔墨斯的评注与之相比：—

『太阳创造的生命，就像它的光一样是连续不断的；没有什么能阻止或限制它。在他的周围，就像一支由卫星组成的军队，有无数的神灵唱诗班。他们住在不朽者的附近，在那里看守人类的事务。他们通过风暴、暴风雨、火和地震的转变来实现众神的旨意 (业力)；同样也通过饥荒、争战

来惩罚不敬虔。* … 太阳保存并滋养著万物；正如理型世界环绕著感官世界，并使它充满了各种各样普遍的形体，同样的，太阳也把一切都包裹在它的光里，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了生物的诞生和发展。』 … 『在他命令之下是神灵合唱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众合唱团，因为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且他们的数目相当于星星的数目。每颗星星都有它的神灵，有著善良和邪恶的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善恶是依据运作，因为运作就是神灵的本质 … 所有这些神灵掌管著世俗事务，†他们动摇和推翻国家和个人的组成；*它们在我们的灵魂上刻下了它们的样子*，它们存在于我们的神经、骨髓、静脉、动脉和*我们的大脑物质中*……在我们每个人接受生命和存在的那一刻，就被主管出生的神灵(元素精灵)‡、以及那些被归入星光界能量之下的(超人类星光体神灵)所掌管。它们永远在变化，并不总是相同的，而是在循环。§ 它们通过身体渗透到灵魂的两个部分，使它可以每个部分获得自己能量的印记。但灵魂的理性部分不受神灵的支配；它被设计用以接受神的，||神用阳光启蒙它。这样受启蒙的人数稀少，而神灵回避他们；因为只要神↑的任一光线出现，无论是神灵或众神都没有任何力量。但是，所有其他的人类，包括灵魂和肉体，都是受神灵控制的，他们依附于这些人类并影响著他们的行动…于是神灵控制著世俗的事物，而我们的身体则充当著它们的工具……』

【*见第三诗节、第四诗节的注释，尤其是第四诗节的，「记录者(Lipika)与四大君(Maharajas)」，他们是业力的代理人。】

【†还包括「众神」或称「禅那主」，而不只是神灵或称「受引导的力量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是由火、气、水、土、以太等一切伟大元素所组成的，而分别属于这些元素的元素精灵则被有共同要素的人所吸引。在一定组成中占支配地位的元素，将是贯穿一生的主导元素。例如，如果土的地精元素在某人占了优势，那么地精就会引导他与金属同化，例如金钱

和财富等等。帕拉塞尔苏斯在《哲学基础》("De Fundamento Sapientiae")中说：『动物性的人是动物元素之子，其灵魂(生命)从中诞生；而动物是人类的映像。』帕拉塞尔苏斯很谨慎，他想让《圣经》同意他所说的话，所以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

【§ 发展中的循环进步。】

【||是人身上的神，以及通常是一个神灵的投生，是一个高度精神性的禅那主在他身上，除了他自己的第七原则外。】

【↑那么，这里的「神」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天父」的拟人化虚构；因为这神是埃洛希姆(Elohim)的集合，除这些群众外没有其他存在。此外，这样的神是有限的，也是不完美的。这里所说的「人数稀少」，指的是高等启蒙者和开悟者。而正是那些相信「众神」且不承认「神」的人，他们只承认一个普遍的、无关联的、无条件的神。】

以上除了一些宗派观点外，代表了大约一个世纪前所有国家共同的普遍信仰。且除了少数唯物主义者 and 科学家之外，它在异教徒和基督徒中的广泛轮廓和特征仍然是正统的。

因为是否有人像在希腊和拉丁教会里那样，把赫尔墨斯的神灵和他的「众神」称为「黑暗的力量」和「天使」；如在唯灵论中，称为「亡灵」；或如在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仍然被称称为亡灵(Bhoots)和天神(Devas)，撒旦(Shaitan)或神灵(Djin)，然而它们都是同一事物：幻觉。但不要因为西方学派最近曲解了吠陀哲学的伟大教义而误解了这一点。

一切存在都是从绝对者中散发出来的，而绝对者仅从这一条件中，就成为遍一和唯一的实在；因此，任何与这绝对者无关的一切，那可生性和起因性的元素，都必须是一种幻觉，这是最不可否认的。但这只是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自认为神智健全、且他的邻居也这么认为的人，把一个精神失常的兄弟的异象称为幻觉和幻想；这个幻觉要么使受害

者高兴，要么使他极度痛苦，视情况而定。但是，对那个疯子来说，他精神错乱时的可怕的阴影、他的幻觉，难道不像他的医生或看守人所能看到的那样真实与确实吗？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幻觉。但任何层面的经验，对于意识在该层面上的感知者来说，都是一种现实性；虽然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上述经验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客体实在的。但密传教义要斗争的对象并不是形而上学家，而是物理学家和唯物主义者，而对于这些生命力、光、声音、电，甚至对于磁力的客体拉力，都没有客体存在，它们被认为仅仅作「运动模式」、「物质的感知和情感」而存在。

无论是一般的神秘学者还是神智学者，都不像某些人错误地相信的那样，拒绝接受现代科学家的观点和理论，仅仅因为这些观点与神智学相反。我们学会的第一条规则是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因此，神智学者首先认识到科学的内在价值。但当它的高级祭司把意识解析成大脑灰质的分泌物，把大自然的一切都解析成一种运动模式时，我们反对这种学说，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学说与密传知识的神秘方面相比，更是非哲学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

因为那些被嘲笑卡巴拉主义者的星光界流质，对于能够看到它的人来说，确实有著奇怪而奇异的秘密；在它那不断扰动的波浪里隐藏著奥秘，尽管这仍是物质主义者和嘲笑者嘲笑的主体*。这些秘密，连同许多其他的奥秘，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将是不存在的，就像在中世纪早期，美国对欧洲人来说是不存在的神话一样，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挪威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到达并定居在那个非常古老的「新世界」。但是，就像哥伦布生来就是为了重新发现它，并迫使旧世界相信存在位于对面的国家一样，也会有天生的科学家，他们将会发现神秘主义者现在声称存在于以太领域中的奇迹，那里有著各种各样、多种形式的居民和有意识实体。然后，不论愿不愿意，科学将不得不接受古老的「迷信」，如同它也

接受过其他一些。从过去的经验判断，科学曾经被迫接受它，而它博学的教授们很可能会像在催眠术和磁性的情况一样，成为这个东西的父亲，并拒绝接受它原本的名字。新名称的选择轮到了「运动模式」这个名称，这是在莫勒斯霍特 (Moleschott) 给它的旧名称「(科学的) 大脑神经原纤维之间的自动物理过程」之后产生的；很有可能，这是根据这个命名者的最后一餐所定的；因为，根据新「物质—唯心主义体系」(Hylo-Idealistic Scheme) 的创始人所说：『大脑运作通常等同于凝乳。』†因此，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个荒谬的命题，那么这个古老事物的新名称就必须碰碰运气，来依靠这个命名者的肝脏的灵感；只有这样，这些真理才有可能成为科学！

【*卡巴拉主义者的星光界流质被一些错误地翻译为「以太」；后者与科学假设的以太混淆，而一些神智学者将两者都称为**阿卡莎**(Akasa) 的同义词。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理性反驳》("Rational Refutations") 一书的作者写道：『阿卡莎的一个特点将显示用以太来描述它是多么不充分。』这无意识地附和了神秘主义。『在维度上它是无限的；它不是由部件组成的；颜色、味道、气味和可处性都与之无关。到目前为止，它完全对应于时间、空间、「自在主」(Isvara，「主」，而是创造力和灵魂，即世界之魂 (anima mundi))。与之相比，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声音的物质性起因。除了它是如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是空虚的。』(第 120 页)。

毫无疑问，这是空虚的，尤其是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无论如何，阿卡莎肯定会在唯物主义者的头脑中产生空虚。然而，尽管阿卡莎不是科学的以太，甚至不是神秘主义者的以太，因为他们只把以太定义为的阿卡莎原则之一；它连同它最主要的无疑是声音的起因，然而只是形而下的和精神上的原因，而非物质上的起因。以太与阿卡莎的关系可以通过《吠陀经》中提到神的话来定义，这同时适用于两者的：『所以他确实是(他自己的)儿子，』一个存在是另一个的后代，但又是它自己的后代。这可能对世俗

之人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对任何一个印度教徒来说都很容易理解，即使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 《国家改革家》1887年1月9日。文章《脑—太阳系—生物学》(Phreno-Kosmo-Biology)，作者勒温斯医生(Dr. Lewins) 。】

但是，真理，无论对一般而言盲目的大多数人有多么反感，总是有她的拥护者，随时准备为她而死，而且不是神秘主义者会抗议科学以任何新名称采用它。但是，除非绝对的强迫科学家注意和接受，否则许多神秘的真理将被禁止，就像唯灵论和其他心灵感应现象一样，最终将被它的反对者所利用，而不受到丝毫的致意或感谢。氮大大增加了化学知识，但它的发现者帕拉塞尔苏斯直到今天还被称为「江湖骗子」。

H.T.巴克尔(H.T.Buckle)在其令人钦佩的《文明史》(第一卷，256页)中所说的话是多么深刻地真实，他说：—

『由于仍然未知的情况(业力供给，H.P.B.)，不时出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献身于一个目标，能够预见人类的进步，并产生一种宗教或哲学，最终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尽管一种新观点的起源可能是由于某一个人，但这种新观点产生的结果将取决于传播它的人民的状况。如果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过于超前于一个民族，它就不能提供任何当前的服务，而必须等待时机*，直到人们的思想成熟到可以接受它的时候……每一种科学、每一种信仰都有它的殉道者。按照通常的情况，几代人过去了，然后有一段时间，这些真理被视为司空见惯的事实；不久之后，又有一个时期，它们被宣称是必要的，即使是最迟钝的知识分子也会想说，它们怎么会曾经会被否定。』

【*这就是循环法则，但这法则本身却常常被人类的固执所藐视。】

当前时代人们的思想，要成熟到接受神秘真理的程度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将是向第六根种族的高级思想家，所提供的关于完全和无条件接受

神秘哲学的历史回顾。与此同时，我们第五种族的几代人将继续被偏见和先入之见所迷惑。神秘科学将会被每一个街角的人嘲笑，每个人都会以唯物主义及其所谓科学的名义，为了更大的荣耀，而去嘲笑和粉碎它们。然而，使这本书完整的附录在对即将出现的几个科学反对意见，提供预期性的回答，以显示了被告和原告的真实与相互立场。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站在公众舆论的谴责下，高举著归纳性科学的大旗。因此，后者有待考察；必须表明他们在大自然法则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现，与其说是与我们的主张相反，不如说是与大自然的事实相反。现在是确定现代耶利哥城(Jericho)的城墙是否坚不可摧的时候了，是否任何神秘主义号角的吹响都不可能把它摧毁。

所谓以光和电为首的「力量」，以及太阳球体的构成，都必须仔细检查；还有引力和星云理论。以太和其他元素的性质必须加以讨论：如此我们把科学和其他神秘的学说作了对比，同时揭示了后者迄今为止的一些秘密信条。(见附录)。

大约十五年前，作者是第一个在卡巴拉主义者之后复述《密传教理问答》中明智诫命的人：『闭上你的嘴，免得你说出这个(奥秘)；闭上你的心，免得你大声思想；如果你的心逃离你了，就把它带回到原处，因为这就是我们结合的目标。』《创世之书》(Sepher Jezireh)又：——『这是给予死亡的秘密：闭上你的嘴，免得你把它泄露给庸俗的人；压缩你的大脑，免得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逃出来掉到外面去。』(启蒙规则。)

几年后，伊西斯的面纱被掀开了一角；而现在，又作出另一个和更大的裂口…

但是，古老而由来已久的错误，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错误变得越来越明显和不言自明；然而这些错误现在仍然像过去一样，按战斗顺序站好。他们被盲目的保守主义、自负和偏见所包围，时刻警惕著，随时准备扼杀每一个真相；而这些真相在沈睡多年后醒来时，正要敲门进入。自从

人类变成动物以来，情况就是这样。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启示者证明了道德的死亡；他们把古老的真理揭示出来。同样肯定的是，它使那些即使从现在所揭示一点点内容中也能受益的人，也能让他们获得生命和重生。

卷一第二部

象征主义的大致演变顺序

说明性的章节

I. 象征主义和表意文字

『一个符号对于知道如何看的人来说，永远是某种较模糊或较清楚的神性启示。通过这一切而闪耀著某种神圣的想法；不，十字是人类所遇见并采用的最高等符号，但它没有任何含意，仅仅只有一个偶然的外在涵义。』 - 卡莱尔

当前作者花了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在研究每个民族里(无论大小)宗教上和世俗上传说中隐藏的意义——尤其是东方的传统。她和许多人依样相信，在一个民族的民间传说中，从来就没有任何神话故事或传说事件是纯虚构的；并认为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因此作者在这一点上，不同意一些符号学家的观点，尽管他们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他在每一个神话中，只有找到古人迷信倾向的额外证据，别无其它，并认为所有神话都起源于并建立在太阳神话之上。诗人兼埃及学家杰拉尔德·梅西(Gerald Massey)在一次关于《古代与现代的月亮崇拜》(Lunolatry, Ancient and Modern)的演讲中，令人钦佩地反驳这些肤浅的思想家。他尖锐的评论值得在这部作品的这一部分中引用，因为它很好地呼应了我们自己的情怀，而这是早在1875年《揭开伊希斯的面纱》写作时就公开表达了。

『过去三十年来，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教授在他的著作和讲座中、在《泰晤士报》和各种杂志上、在英国皇家学会的讲台上、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讲坛上、以及他在牛津大学的椅子上，所教授的内容认为神话是语言的一种疾病，而古代的象征主义是某种类似原始脱离常规的结果。

『雷诺夫(Renouf)在他关于希伯特(Hibbert)的讲座中，呼应了马克斯穆勒的观点说道：「我们知道，神话是一种疾病，它会在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突然出现。」这是非进化论者的肤浅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仍然被

英国公众接受，这些公众交由代理人来帮忙思考。马克斯·穆勒教授、考克斯 (Cox)、古伯纳提斯 (Gubernatis) 和其他太阳神话的提出者，把这个原始制造神话的人，描绘成一个类似德国化的印度教形而上学家，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心智的迷雾上，并巧妙地谈论著烟雾，或者至少是谈论著云；他们头顶的天空变得像梦境的圆顶，上面绘著土著居民的噩梦画面！他们把早期的人想象成类似于自己，并且将他是唯一种固执地倾向于自我神秘化的人，或者像丰特内勒 (Fontenelle) 所说的：「容易看到不存在的东西」。他们对原始或古代人的描述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活跃但未经指导的想象力愚蠢地误导，以致相信各种各样的谬论，而这些谬论直接且不断地与他们自己的日常经验相矛盾；一个在幻想的傻瓜，身处残酷的现实中，正在把自己的经验磨进他里面，就像磨蚀的冰山在海底岩石上刻下自己的印记。我还要说的是，这些公认的老师们离神话和语言的起源还很远，就像伯恩斯 (Burns) 的诗人威利 (Willie) 离诗神 (Pegasus) 还很远；这有一天会被承认。我的回复会是，这些不过是形而上学理论家在幻想，才会认为神话是语言或其他东西的疾病；除了他自己的大脑外。这些散布假消息的人，完全忽略了神话的起源和意义！神话是早期思想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它建立在自然事实的基础上，至今仍可在现象中得到验证。当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并且在彻底理解其符号语言的表达方式后，它就没有什么疯狂或不理性之处了。其疯狂之处在于把它误认为人类的历史或神圣启示*。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科学的宝库，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一当神话再一次得到真正的解释时，它注定导致虚假神学的死亡，这些神学是它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在现代用语中，一个陈述有时被认为是神话，与其不真实性成正比；但是古代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一种伪造的体系或模式。它的寓言是传达事实的手段；它们既不是伪造的，也不是虚构的 ... 例如，当埃及人把月亮描绘成一只猫时，他们并非无知到认为月亮是一只猫；也并非他们在飘忽不定的幻想中，看到了月亮和猫的任何相似之处；猫的神话也不仅仅是语言隐喻的扩展；他们也没有制作谜语的意图 ... 他们

只是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猫在黑暗中看得见东西，她的眼睛变得圆满，且到了晚上变得最明亮。月亮在夜晚是天上的观看者，猫是它地上的对应物；于是，众所熟悉的猫被作为月球的代表、自然符号、和一个活生生的象形文...太阳到了晚上会在地下世界观看，因此它的也可以被称为猫，因为它也在黑暗中观看。猫在埃及语中是 mau，其表示观看者，源自于来自「观看」(mau)。一位神话作家断言，埃及人『想象太阳后面有一只大猫，这太阳是猫眼睛的瞳孔。』但这种想象都是现代产生的。这是穆勒式的观点。月亮作为猫之所以是太阳的眼睛，因为它反射太阳光，就好比眼睛如镜子般把影像反射回来。这只猫以 芭丝特(Pasht)女神的形象守护著太阳，她用爪子按住并挫伤黑暗之蛇的头，被称为他永远的敌人...』

【*我们同意它作为神圣启示，但不同意作为「人类历史」... 因为印度的大多数寓言和「神话」都有「历史」，而事件、或真正的实际事件，都隐藏在它们的背后。】

【†「虚假的神学」消失后，真正的史前现实将会被发现，特别是包含在雅利安人的神话中—古代印度人，甚至前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

这从天文方面对于月球神话的阐述，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月面学是月亮象征主义中最不深奥的部分。若要彻底掌握「月亮知识」(Selenognosis)— 如果允许创造一个新词的话—你必须精通的将不仅仅是它天文上的意义。月亮(参见IX《月亮神》)是与地球关系密切的，如第一卷第六诗节所示，甚至比「金星-露西法」这位地球的神秘姐妹和「另我」，更直接与我们地球上的所有奥秘相关。

在过去和现在的几个世纪里，经过西方符号学家、特别是德国符号学家的不懈研究，使每一个神秘主义者和最没有偏见的人都明白，若没有符号学(有七个部分，现代人对它们一无所知)的帮助，就永远无法正确理解古代经文。符号学必须从其各个方面来研究，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

的表达方法。简而言之，没有一个埃及纸莎草、印度的瓮、亚述人的瓷砖、或希伯来卷轴，应该从字面上来阅读和接受。

每个学者现在都知道这一点了。仅凭梅西 (G. Massey) 先生的雄辩演讲本身，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公正的基督徒相信：若只接受《圣经》的字面上含意，就等于陷入了错误和迷信之中，比现今由野蛮的南海岛民的头脑进化所形成迷信更严重。但即使是最热爱真理、最探求真理的东方主义者——无论是雅利安学者还是埃及学家——似乎仍然是茫然的；这是因为每一个符号在纸莎草纸或土制瓮中，都是一个多面钻石，而它的每一面不仅有多个解释，还同样的涉及了多种科学。这在刚才所引用的解释中得到了例证，关于猫是如何象征月亮——这是一个「天上 - 尘世」形象的例子；除了这个，月亮在其它民族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含义。

标志和符号之间存在著巨大的区别，正如一位博学的共济会会员和神智学者、已故的肯尼斯·麦肯兹 (Kenneth Mackenzie) 先生在他的《皇家共济会百科全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前者『包含一系列更大的思想，而符号是用来说明某个特定的思想。』因此，一些国家的符号 (如月球或太阳)，各自说明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想法，或者有一系列的想，共同形成一个密传的标志。后者是『一个具体的可见的图片或符号，代表了一些原则、或者一系列的原则，且被那些接受了某些指导的人所识别』(启蒙者们)。更清楚地说，一个标志通常是一系列图形图片，以寓言的方式观看和解释，并在全景中一个接一个地展现一个想法。因此，印度《往世书》是书写下来的标志。摩西和基督教的《圣约》、或《圣经》，和所有其他外传的经文也是如此。正如这同一权威所示：—

『所有神秘的团体都使用了标志和符号，如毕达哥拉斯团、厄琉息斯团 (Eleusinian)、埃及赫尔墨斯兄弟会、蔷薇十字会和共济会。这些标志中有许多不宜透露给一般人看到，且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差异，也可能使标志或符号的意义大不相同。魔法封印也拥有这个特性，它是建立在数字特定

原则的基础上的；虽然在未经指导的人看来，这是可怕的或荒谬的，但对于那些受过训练的人、能够认出它们的人来说，这传达了一整套教义。』

上述列举的团体都比较现代，且没有一个团体能追溯到中世纪以前。因而可以看到，最古老的古代学校的学生做法更适当，他们小心谨慎的不泄露对于人类更加重要的秘密(因为在后者手中是危险的)，不像所谓的「共济会秘密」，如今这已如法国人说的，变成了「公开的秘密！」("Polichinelle!") 但这一限制只能适用于符号和标志的心理上意义，或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生理」上和宇宙上的意义，甚至只能部分限制。一个开悟者必须拒绝教导如何与各种元素相关联的条件和手段，无论是心灵感应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因为这可能产生有害的结果，也可能产生有益的结果。但对于认真的学生，他随时准备传授古代思想的秘密，包括被掩盖在神话象征主义的真正历史，从而为回顾过去提供更多的标志，包括关于人类起源、种族进化和地貌学的有用信息；然而，现代的神智学者、还有一些少数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世俗者往往抱怨：『为什么开悟者们不揭示他们所知道的呢？』对此，他可能会回答：『为甚么他们要传授这些事实呢？他们早已知道，就算只是把这些内容当作一种假设，也没有一个科学家会接受，更不用说当作一种理论或公理了。对于那些包含在《神智学者》、《密传佛教》等著作和期刊中神秘哲学的基础，你是否已接受或相信了呢？就连已经给予的那一点点，难道不是被嘲笑和讥讽，不得不面对赫胥黎(Huxley)的「动物」和「猿论」——一方面是海克尔(Haeckel)，另一方面是亚当的肋骨和苹果？尽管前景是如此困难，但在目前的作品中已给出了大量的事实。而现在人类的起源、星球和种族的进化、人类和动物的进化，在这里得到了作者所能给予的充分论述。

在古代文明的古老经文中，散布著能证实古老教义的证据。在《往世书》、《波斯古经》(Zendavesta) 和古老的经典著作中，都充满了它们；但从来没有人费心去收集和整理这些事实。其中的原因是，所有这些事件

都是被象征性地记录下来；而我们雅利安学者和埃及学家中最优秀的学者，拥有最敏锐的头脑，常常被如此或其他先入之见所蒙蔽；更常见的是被奥秘的片面理解所蒙蔽。然而，就连寓言也是一种口头的象征：有些人认为是虚构或童话故事；但我们会说，它包含了生活现实、事件和事实的寓言性描绘。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真实的真理和事实，因而正如道德总是从寓言中得出的那样，一个历史的、真实的事件，是由精通僧侣科学的人从寺庙的古代档案中推断出来的，其中记录著某些象征和符号。每一个民族的宗教上和深奥上的历史都深深的镶嵌在符号之中；它从未用这么多的语言表达过。所有关于早期种族所揭示和获得思想和情感、所有的学习和知识，都形象化的表达在寓言和比喻中。为什么呢？因为言语的力量是现代的「圣人」所不知道、未被想到的、不相信的。因为声音和韵律与古人的四种元素密切相关；由于空气中一些振动肯定会唤醒相应的力量，而与此结合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视情况而定。学生们从未被允许用这么多准确无误的词语来背诵历史、宗教或任何真实的事件，以免再次吸引与该事件有关的力量。这些事件只有在启蒙时才会被讲述，且每个学生都必须把它们记录在相应的符号中；这是从他自己的心智中提取出来，然后由老师检查，最后才会被接受。中文字母表如此被适时的创造出来，就像它之前的古埃及的僧侣体符号被固定下来。在汉语中，其文字可以以任何语言阅读，*且只比埃及托特(Thoth)的字母表相比稍微更年轻而已；它们每个单词都有对应的符号，以图画的形式表达所需要的单词。这种语言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符号文字，或称语素文字，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完整的字；因为汉语中在到了很后期之前，并不存在字母，或者说字母表，就像在埃及语一样。

【*因此，当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遇到一个从未听过前者语言的中国人时，会使用文字和他交流，他们会完全理解对方——因为文字具有象征意义。】

现在要尝试解释主要的符号和标志，因为如果不事先至少熟悉形而上学的符号，那么就会很难了解第二卷所研究的人类起源。

在开始对象征主义的密传解读之前，我们对于一位为本世纪为象征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应给予应有的敬意。他发现了古希伯来符号学的主要关键，并与计量学紧密交织在一起，后者曾经普遍的神秘语言的钥匙之一。这个人是辛辛那提 (Cincinnati) 的拉尔斯顿·斯金纳 (Ralston Skinner) 先生，他是《希伯来-埃及之谜与量测之源》("The Hebrew-Egyptian Mystery and the Source of Measures")一书的作者。他天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卡巴拉主义者，并且多年来一直在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作者相当肯定的是，有一种古老的语言在现代似乎已经消失了，然而，它的遗迹却大量存在...作者发现，这种几何比率(直径与圆周的整数比)是非常古老的，很可能是线性量测的神圣起源...这似乎几乎证明了，北美大陆上就已经知道并使用了同样的几何、数字、比例和度量体系，甚至是在下降的闪族人知道此同样知识之前，...』

『这种语言的特点是，它可以包含在另一种语言中，隐藏起来，不被察觉，除非通过特殊的指导；它们字母和音节符号同时具有数字上、几何形状上、图画上或表意文字和符号上的力量或意义，而其设计的范围决定性的由寓言以叙事或部分叙事来帮助；同时，它也可以通过图画、石工或土建品来分别地、独立地、多样地表达出来。』

『这里要澄清「语言」这一词的歧义：这个词主要是指通过人类语言表达思想；但是，其次，它可能意味著通过任何其他手段来表达思想。这种古老的语言是由希伯来文组成的，通过使用书面文字，也就是语言的第一个定义，可以有意地传达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思想，而不是通过阅读声音符号所表达的思想。这种第二层的语言在一层面纱之下，阐述了一系列的思想，并在想象中摹仿可以被描绘的的可感知事物、以及那些可以被划分

真实的但不可感知的事物；例如，数字9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的，虽然它没有可感知的存在；同样的，由月球产生的公转独立于月球本身，但可以被视作产生或引起一种真正的思想，虽然这样的旋转没有实质物质。这种「思想-语言」可能是由一些受限于任意的术语和符号的象征所组成，其概念范围非常有限且毫无价值，或者它可能是对大自然一些表现的一种解读，就人类文明而言有著不可估量的价值。一幅自然事物的图片可能会产生协调性题材的想法，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向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辐射，并产生了不同部门中的自然现实，就算这与在阅读第一幅图片的明显倾向上非常不同。概念可以产生联系的概念，但如果这发生了，那么无论多么看似不协调，所产生的一切思想都必须从最初的图画中产生，并且是和谐地联系或关联著... 因此，有了足够强烈的图像构想，就能产生对于宇宙构造、甚至是其细节的想象。这种对普通语言的使用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成了一个疑问：是否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它或诸如此类的语言并非世界通用的语言，然而，它后来通过一个选定的阶级或种姓，而越来越塑造成其神秘的形式。我的意思是，通俗的语言或方言从它的起源一开始，就作为这种特殊表达思想方式的工具。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充分；且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上，似乎曾经发生过一种原始的完美语言和一种完美的科学体系的消失或丧失，其原因是我们目前无论如何无法追溯的—由于它们的神圣起源或输入，我们说它完美同意吗？』

「神圣起源」在这里并不是指一个拟人化的神，在雷电交加的山上给予启示；而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指的由一个更先进的人类传授给早期人类的一种语言和科学体系，对于那个尚在襁褓时期的人类看来，它是如此之先进而被视为神圣。简而言之，这个更先进的「人类」来自于其他层面；这种思想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但其接受与否取决于聆听者的自负和傲慢程度。因为，尽管现代学问的教授对离开肉体的人的未来一无所知—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接受—然而，若他们能承认，一旦他们的自我摆脱了粗大的身体时，其未来可能会充满惊喜和意想不到的启示—那么唯

物主义不相信的状况将比现在少得多。当地球的生命周期结束、并且我们的地球母亲进入她最后的睡眠时，他们中谁知道、或者谁能说得出来会发生什么？谁敢说我们人类的*神圣自我*——至少是众人中被选中的选民，会进入其他层面——难道不会轮到他们成为在新的星球上创造新人类的「神圣」导师吗？这新的星球是由我们地球的非实体「原则」们所唤醒生命和活动？（见第一卷第一部分第六诗节）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过去的经历，而这些奇怪的记录铭记于史前时代的「神秘语言」中，这种语言现在被称为「象征主义」。

II. 神秘语言及其钥匙

在伟大的数学家和卡巴拉主义者们的最近的发现中，毫无疑问地证明，每一种神学，从最早的、最古老的到最新的，不仅源于抽象信仰的共同来源，而且源于一种普遍的深奥或「神秘」的语言。这些学者掌握著古老普遍语言的钥匙，在通往「奥秘之殿」的密封紧闭之门上，成功地将其转动，尽管只有转一次。这个伟大古代体系从史前时代起就被称为神圣的「智慧科学」，这被包含在并能追溯到每一种古老的或新的宗教中，中，且它过去拥有、且现在仍拥有其普遍的语言——被共济会员雷根(Ragon)怀疑——是圣师的语言，共有七种「方言」，或者说各自指的是、并特别适用于大自然的七个奥秘之一。各自都有其象征意义。因此，我们既可以全面地理解大自然，也可以从其一个特殊方面来观察。

直到今天，东方学家、尤其是印度学家和埃及古物学家，在解释雅利安人的寓言著作和古埃及的僧侣记录时，他们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他们从不会记得所有的古代记录都是用一种语言写的，而这种语言在古代是普遍的，被所有民族所知，但现在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就像阿拉伯数字一样，无论对于哪个民族的人都浅白易懂；或者像英语单词 and，其变成法语单词 et、德语单词 und 等等，但所有文明民族都可以用简单的符号 & 来表示——所以对于任何民族的人来说，这种神秘语言的所有词语都意味著同样的事情。曾有几个著名的人曾试图重建这样一种普遍的哲学语言：德尔加姆 (Delgarme)、威尔金斯 (Wilkins)、莱布尼茨 (Leibnitz)；但只有德迈米厄 (Demaimieux) 和他的《通用书写符号》 (Pasigraphie)，是唯一一位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人。而瓦伦蒂诺 (Valentinus) 的体系被称为「希腊卡巴拉」，是基于希腊字母的组合，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模型。

神秘语言的多面性导致了在外传的教堂仪式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会的大多数教条，如七圣礼、三位一体、复活，七罪与七德都是源于这个神秘语言。然而，神秘语言的七个钥匙一直是由古代最高的启蒙圣师所保管，而这七个中只有几个被部分的使用与流传下来；这是由于早期教会神父(神庙的前启蒙者)的背叛，而落入拿撒勒新教派之手。早期的一些教皇是启蒙者，但他们知识的最后碎片现在落入了耶稣会士的手中，他们把这些知识变成了巫术体系。

仍有人认为，印度(不是指其目前的领土，而是包括其古老的边界)是世界上唯一在她儿子开悟者中，知道所有七个子系统的知识和整个系统钥匙的国家。自从孟菲斯(Memphis)陷落以来，埃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丢失这些钥匙，而在贝罗索斯(Berosus)时期，迦勒底只保存了三把钥匙。至于希伯来人，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只展示了对于天文上、几何上和数字系统的全面了解；他们以这些象征著人类的，特别是生理功能方面。而他们从来没有更高等的钥匙。

法国一位伟大的埃及古物学家玛丽特·贝(Mariette Bey)的继任者加斯顿·马斯珀罗(M. Gaston Maspero)写道：『每当我听到人们谈论埃及的宗教，我不禁要问，他们在谈论哪一个埃及宗教？是第四王朝的埃及宗教，还是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宗教？是属于乌合之众的宗教呢，还是属于博学之人的宗教呢？是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学校里教的宗教，还是在底比斯祭司阶级的思想和观念里的其他宗教？因为，从第一个刻有第三王朝王名环饰的孟菲斯之墓开始，到阿拉伯人凯撒-菲力普斯(Caesar-Philippus)统治下的埃斯尼城(Esneh)的最后一块石头，期间至少有五千年的间隔。撇开「牧羊人」的入侵、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和亚述人的占领、波斯的征服、希腊的殖民、以及其政治生命的千次革命不谈，埃及在这五千年中经历了许多道德和智力上的沧桑。《死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的第十七章似乎包含了对于世界体系的阐述，如第一王朝时期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所理解的那样，而我们只能从第十一和十二王朝的一些副本得知。组成该章的每一段诗在当时已经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它们的解释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根据不同学派的说法，造物主变成了太阳之火——「拉-舒」(Ra-shoo)，或变成「原初之水」。在15个世纪之后，解读方式的数量大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和其主宰力量的看法。在基督教存在的不到18个世纪里，它已编辑、发展和改变了它的大部分教条；那么，从狄奥多西(Theodosius)到金字塔的国王建造者之间的五千年里，埃及的神职人员又已多少次更改他们的教条呢?』

就这点，我们认为这位杰出的埃及古物学家延伸太远了。外传的教条或许经常被改变，但密传的永远不会。他没有考虑到原始真理神圣的不变性，而这只有在启蒙的秘仪中才会揭示出来。埃及的祭司或许忘记了很多，但他们什没有更动。大量原始教义的丧失是由于伟大的圣师们的突然去世，他们在有时间向他们的继任者揭示全部之前就去世了；大部分的情况是找不到值得的人来继承此知识。然而，他们在他们的仪式和教条中保留了秘密教义的主要教导。因此，在马斯珀罗提到的第十七章中，可以看到(1) 奥西里斯说他是亚图姆(Toum，大自然的创造力量，将形体给与所有的存在、灵体和人)，自我产生和自我存在，从努恩(Noun)发出，即天上之河，被称为众神的「父亲-母亲」，是原初神，是混沌或「深渊」，由看不见的精神始之受孕。(2)他在八之城(善与恶的两个立方体)的阶梯上发现了舒(Shoo，太阳力)，并消灭了在努恩(混沌)中邪恶原则的反叛之子们。(3)他是火和水，即努恩这个原初父母，且他从自己的肢体中创造了众神——14个神灵(两倍的7)，即7个黑暗和7个光明神灵(是基督教的7临在神灵和7黑暗邪恶神灵)。(4)他是生存和存在的法则(第10节)，是贝努鸟(Bennoo，或凤凰，在永恒中复活的鸟)，在他里面黑夜接著白天，白天接著黑夜——这里暗指宇宙重生和人类转世的周期性循环；否则这能意味著什么呢?

『这位旅人以「一」的名义穿越数百万年，并以其他的名义穿越伟大绿色(原初水或混沌)』(17节)，一个接连的生出数百万年，另一个吞没它们，使

它们恢复原状。(5) 他谈到七发光者，他们跟随他们的主，他给予正义(阿门提里的奥西里斯)。

所有这些现在被展示是基督教教义的来源和起源。犹太人通过摩西和其他启蒙者从埃及带来的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已经够混乱和扭曲的了；而教会从两者得到的东西，则更加被误解。

然而，在符号学这一特殊学科中，它们的体系已被证明是相同的一那解开天文学奥秘的钥匙，是与生成和孕育的奥秘相关联—与古代宗教的想法相关联，而后者的神学发展出了阳物元素。就几何和数字的组合而言，犹太人对宗教符号采取的神圣量测体系，是与迦勒底、希腊和埃及的一样；这是犹太人在奴役和囚禁这些国家的几个世纪中所采用的。*这个体系是什么？《量测之源》一书的作者深信：『《摩西五书》是通过一种艺术言语的表达方式，旨在阐明精确科学的几何和数字系统，而这应该作为测量的起源。』皮亚兹·史密斯(Piazzi Smyth) 也这么认为。一些学者发现，这种系统和这些量测与大金字塔的建造所用的量测是相同的一但这只有部分是如此。『这些量测的基础是帕克比率，』斯金纳(R. Skinner)先生在《量测之源》一书中如此说道。

【*正如我们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二卷 p438-9)中所说：『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和科学对于犹太人的起源仍然一无所知。他们也可能是被放逐的古印度的贱民(Tchandalas)，是「维那-斯瓦塔」(Vina-Svata)、「吠陀-毗耶婆」(Veda-Vyasa)和摩奴(Manu)提到的「瓦匠」、希罗多德(Herodotus)笔下的腓尼基人、约瑟夫斯(Josephus)笔下的喜克索斯人(Hyk-Sos)、或巴利牧羊人的后裔、或所有这些的混合体。《圣经》把提尔人(Tyrians)称为有血缘关系的民族，并声称统治他们... 然而，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在摩西之后不久，他们就变成了混血民族；正如《圣经》所示，他们自由通婚，不仅与迦南人(Canaanites)通婚，而且还与他们所接触的其他国家或种族通婚。』】

这本非凡著作的作者发现了这一点，他说他使用了纽约的约翰·帕克(John Parker)所发现圆的直径与周长的整数比例。这比例对于直径是 6,561，而对于圆周是 20,612。此外，这个几何比例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很可能)作为英国线性测量法的神圣起源，现已用于公开处理和实际应用，『它的基本单位，即英吋，同样的作为一个埃及王室的腕尺和罗马英尺的基础。他还发现这比例有一种变形，即 113-355 (在他的著作中作了解释)；虽然这最后一个比例源于确切的整数 π ，或 6,561 比 20,612，但它也作为天文计算的基础。作者发现一个精确科学的体系，其几何学、数字学、天文学的基础建立于这些比例上，并且可以在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中找到；这种系统在希伯来《圣经》的文本中，部分以此语言的形式存在，并隐藏其中。通过使用圆圈的元素(见第一卷最初几页)和上面提到的比例，能解释英吋和 24 英吋的两英尺规则，且它们是这种自然的埃及与希伯来科学体系的基础，而且，似乎很明显的是，这个体系本身被视为神圣的起源和神圣的启示...』但是让我们看看反对皮亚兹·史密斯(Piazzi Smyth)教授金字塔测量结果的人是怎么说的。

皮特里先生似乎否这些说法，并快速摧毁了皮亚兹·史密斯的计算与《圣经》之间关系。波克多(Proctor)先生也是如此，在古代艺术和科学的每一个问题上，他多年来都是「巧合主义者」的拥护者。他谈论到『当金字塔主义者一直在努力将金字塔与太阳系关联起来时，这些众多独立于金字塔的关联就出现了...』他说：『这些巧合比起金字塔和天文数字之间的巧合，是否更令人感到好奇呢：前者的关联相当接近和卓越，仿佛它们是事实...』(意思是即使金字塔不存在，那些「巧合」也会存在)；『后者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只是通过学生们称之为「捏造」的过程建立起来的，现在新的量测又把研究从头再做一遍』("皮特里给学院的信"，1881 年 12 月 17 日)。对此，斯塔尼兰德·韦克(Staniland Wake)先生在他关于《大金字塔的起源和意义》的著作(1882 年伦敦)中，公正地指出：『然而，如果金

金字塔的建造者所拥有的天文知识，能展示在其完美指向和其他公认的天文特征上的话，那么它们一定并非只是巧合。』

他们拥有它；且正是基于这一「知识」，才得以建立秘仪和一系列启蒙的程序：从那时，金字塔的建造是永恒的记录，是地球上这些秘仪和启蒙的坚不可摧的象征，就像星星在天上运行一样。对于那伟大的一系列宇宙变化，天文学家将其命名为「回归年」或「恒星年」，而起蒙的周期是其缩影与复制。正如在恒星年(25,868 年)周期结束时，天体们回到它们最初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同理，在启蒙的周期结束时，内在的人已经恢复了神圣纯净和神圣知识的原始状态，从那里他开始了他的尘世化身循环。

摩西是埃及神秘主义的启蒙者，他将他所创建的新国家的宗教秘仪，建立在从这个恒星周期得出的抽象准则上，他以帐幕的形状和量测来象征它，他会在荒野中建造这个帐幕。后来的犹太大祭司们根据这些数据，构建了所罗门神庙的寓言——这是一座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建筑，就像所罗门国王本人一样，他只是一个太阳神话，就像后来共济会的海勒姆·阿比夫(Hiram Abif)一样，如雷根(Ragon)已充分证明那样。因此，如果这个象征著启蒙周期的寓言性神庙，其量测与大金字塔的量测一致，那是因为前者是由后者通过摩西的帐幕衍生而来的。

这位作者不可否认地发现了其中的一把甚至两把钥匙，这在刚刚引用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个人只要读了它，就会越来越相信《圣经》新旧约的寓言和比喻里，其隐藏意义现在已经被揭开。但他这一发现肯定更加归功于他自己的天赋，而不是归功于帕克和皮亚兹·史密斯。因为正如刚才所展示的那样，圣经的「金字塔主义者」对于大金字塔所采取和采用的量测，其正确性是否不容置疑，这不那么确定。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皮特里先生的作品《吉萨的金字塔和庙宇》("The Pyramids and Temples of Gizeh")，此外还有最近写的反对上述计算的其他作品，称这些计算是有偏颇的。我们可以看出，皮亚兹·史密斯的每一个测量，几乎都

与后皮特里先生所作的更仔细测量不同。皮特里先生在其作品的介绍中用这样一句话总结：

『至于整个调查的结果，也许许多理论会与一位来到吉萨的美国人观点一致，他是金字塔理论的狂热信徒。我很高兴在那儿呆的几天有他作伴，而我们在一起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悲伤地对我说——「怎么说呢，先生！我觉得好像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们尽一切办法让旧的理论有一个体面的葬礼，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在我们匆忙中，没有一个受伤的人被活埋。」』

关于已故的帕克的一般计算，特别是他的第三个命题，我们请教了一些著名的数学家，他们所说的内容如下：

帕克的推理建立在感性而非数学的考量之上，在逻辑上是不充分的。

命题 III，即—

『圆是所有面积的自然基础或起点，而在数学科学中形成的正方形是人为的、任意的—』

— 是一个任意命题的例证，在数学推理中不能可靠地依赖。同样的观察结果更强烈地适用于命题 VII，其声明：

『因为圆是大自然中的基本形状，因而此是面积的基础；且因为圆是由半径来量测的，并且它只有在得到一半圆周长与半径的比值时，才等于这个正方形。因此，周长和半径是面积的唯一自然和合理的元素，而不是直径的正方形；因而所有正的图形由此来等于这个正方形，或等于这个圆。』

命题 IX 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推理的例子，也是帕克先生求面积的主要依据。如下：—

『圆和正三角形在其构造的所有元素中，都是彼此相反的，因此，若一个圆的分数直径等于正方形直径，那它将与面积为 1 的正三角形的直径成平方反比。』等等。

为了便于论证，假设一个三角形可以说有一个半径，其意义上类似于圆的半径——帕克所说的三角形的半径，是一个内接在三角形中的圆的半径，因此根本不是三角形的半径——暂时假定他的前提与他其他一些异想天开的数学命题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三角形和圆在其构建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相反的话，那么给定任何已定义圆的直径，都将与任何给定的正三角形直径成平方反比？这个前提和结论之间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这种推理在几何学中并不为人所知，也不会被严格的数学家所接受。

然而，对于严格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家来说，古老的密传体系是否诞生了英制英吋并不重要。拉斯顿·斯金纳(Ralston Skinner)先生对于《圣经》的密传解读，也不会仅仅因为金字塔的量测与所罗门神庙、诺亚方舟等的量测不符，而说它是错的；又或者因为帕克先生的圆的求积被数学家拒绝，而说它是错的。因为斯金纳先生的解读，首先取决于卡巴拉主义的方法和希伯来字母的犹太法数值。但是，要确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雅利安的象征性宗教在发展和建立过程、在建造庙宇中所使用的量测、在《往世书》中提出的数值、特别是在他们的年表中、他们的天文符号、周期的持续时间、和其他计算，是否与《圣经》中的测量和符号相同还是不同。因为这将证明，除非犹太人是从小埃及人(摩西是启蒙祭司之一)那里得到他们的神圣腕尺和量测，否则他们一定是从印度得到这些观念。无论如何，它们把它们传给了早期的基督徒。因此，神秘主义者和卡巴拉主义者是「真正」继承了「知识」的人，或者称在《圣经》中仍然存在的「秘密智慧」；因为现在只有他们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而世俗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却紧紧抓住它的外壳和表面意思不放。正是这种量测体系而发明了不

同的神名如埃洛希姆和耶和華，又或者被改編成陽物崇拜；而耶和華是奧西里斯的一個很好的翻版，這被《量測之源》的作者證明了。但後者和皮亞茲·史密斯先生似乎都認為(a)以色列人所擁有該體系的前身，希伯來語是**神聖**的語言，而(b)這種普遍的語言屬於直接啟示！

這後一種假設只有在前面最後一段所示的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於神聖「啟示者」的本性和性格還未達成一致。關於誰先誰後而言，這對於世俗的人當然將取決於(a)啟示的內部和外部證據，以及(b)每個學者的個人先入之見。然而，這並不會阻止一神論的卡巴拉主義者或泛神論的神秘學者有各自的信仰；兩者都無法說服對方。歷史提供的數據太少，也不能令人滿意，而無法向懷疑者證明這兩者誰是對的。

另一方面，由傳統所提供的證據經常遭到拒絕使我們無法希望在今日時代解決這個問題。與此同時，唯物主義科學將不區別地嘲笑卡巴拉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但是，一旦上述優先考慮的棘手問題被擱置一邊，那麼科學在它的語言學和比較宗教的科目里，將會發現自己最終面臨挑戰、並被迫承認這一共同的主張*。它最偉大的學者們不會對它們嗤之以鼻，如同稱婆羅門文學一般為「荒謬小說和迷信的鬧劇」那樣，而是努力學習其象徵性的普遍語言，連同數字和幾何上的鑰匙。但若他們同樣的相信在猶太的卡巴拉主義體系中，包含了解開整個謎團的鑰匙，那他們將很難取得成功：因為，它並不包含。目前也沒有任何其他經文擁有全部的鑰匙，因為即使是《吠陀經》也不完整。每一種古老的宗教，都不過是整卷古老原始奧秘中的一兩章——只有東方的**神秘主義**才能夠夸耀它擁有全部的秘密以及其**七把鑰匙**。在本作品中將進行比較，並將尽可能地加以解釋——剩下的就要靠學生個人的直覺。因為當我說東方神秘主義擁有這些有秘密時，並不是說作者擁有「完整的」或近似完整的知識，這將是荒謬的。我給我知道的；而那些我無法解釋的，學生必須自己去研究。

【*这些主张一个接一个地得到承认，就像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秘密教义》中给出的事实一样——尽管他很少承认(如果有的话)他的声明是已被预期到的。因此，在皮亚兹·史密斯先生对于吉萨金字塔拥有权威的鼎盛时期，他的理论是，国王墓室的斑岩石棺『是地球上两个最文明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测量单位，』且是作为「粮桶」。这在当时刚刚出版的《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遭到了我们的强烈否认。然后，纽约新闻界(主要是《太阳报》和《世界报》)奋起反对我们胆敢对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明星进行纠正或找碴。在第一卷第 519 页，我们曾经说过，希罗多德在论及金字塔时『可能会补充说，从外部来看，它象征著大自然的创造性原则，同时也说明了几何、数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原则。从内部来看，它是一个宏伟的神庙，在其阴暗的隐蔽处进行著秘仪，而其墙壁经常见证皇室成员的启蒙场景。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皮亚兹·史密斯教授将斑岩石棺贬低为一个粮桶，它事实上是一个洗礼盆，入门者从这里「重生」并成为一名开悟者。』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声明被人嘲笑。我们被指责说是从英国作家萧(Shaw)的「狂热」中得到了我们的想法，萧认为石棺是用来庆祝奥西里斯秘仪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作家!)现在，六七年过去了，以下斯塔尼兰德·维克(Staniland Wake)先生在他论文《大金字塔的起源和意义》的第 93 页写的：

『一位狂热的金字塔学对于所谓的国王墓室说道：『有著抛光的墙壁，精美的材料，宏伟的比例，和崇高的地方，雄辩地诉说著未来的荣耀——又或者，基奥普斯(Cheops)陵墓的完好墓室，可能是启蒙者在经过狭窄、低矮末端的向上通道和大画廊后，被允许进入的地方；这使他逐渐为神圣秘仪的最后阶段做好了准备。』如果斯塔尼兰德·维克先生是神智学者，他可能会补充说，通向国王墓室的狭窄上行通道确实有一扇「窄门」；是同样「通往生命」的「窄门」，或指《马太福音》第七章 13 节中耶稣提

到的新的精神性重生；这位作者所记录的话是由一位启蒙者说出的，而他所想的正是启蒙神庙的这扇门。】

但是，即使假设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普遍神秘语言的整个循环都不会被掌握的话，那么一些学者迄今在圣经中发现的语言也足以从数学上证明这一说法。犹太教利用了七把钥匙中的两把，而这两把钥匙现在又被重新发现，它不再是个人的猜测和假设，更不是所有的「巧合」，而是对圣经经文的正确解读之一，就像任何熟悉算术的人，都能理解并验证加法或加总一样*。再过几年，这个体系就会像其他所有外传的信仰一样，通过揭示教条真实的、赤裸裸的含义来扼杀《圣经》的字面含意。

【*我们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所说的一切现在都在《埃及奥秘；或者是量测之源》中得到了证实，其中通过使用数字和何学上的钥匙来解读圣经。】

然后，这些不可否认的含意就算还不完整，也能够彻底改变现代科学体系的人类学、民族学、特别是年代学，以及揭示存在的奥秘。在《旧约》中的每一个神的名字和叙述中，所找到的阳物崇拜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新约也有)，也可能马上大大改变现代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唯物主义观点。

这些关于自然和人的观点、关于天体的权威及其奥秘，在摆脱了现代令人厌恶的粗俗后，将揭示人类心智的演变，并显示出这种思维过程是多么自然。所谓的阳物崇拜符号之所以让人感到冒犯，仅仅是因为其中含有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成分。由于它们起源于古老的种族，并从一种雌雄同体的祖先中获得个人知识，因而在它们自己看来，这是性别分离的第一个现象性表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创造的奥秘——这些符号是很自然的。如果后来的种族贬低了他们，特别是那些「选民」，但这并不影响这些符号的起源。小的闪族部落——是在第四和第五亚种族(蒙古-突雷尼语族和在巨大大陆沉没后所谓的「印度-欧洲」人)融合后的最小分支之一——只接受其起源国赋予它的精神象征。也许在摩西早期，这种象征并非如同后来经过以斯

拉 (Ezra) 处理而变得那么粗糙，后者重塑了整个《摩西五经》 (Pentateuch)。因为一些图象字符并不是摩西最先所造的，例如法老女儿(女人)、尼罗河(大深渊和水)、和在蒲草箱中漂浮的婴孩。在巴比伦人萨尔贡国王的故事*与瓷砖碎片中，似乎预料了这一点，他生活的时代早于摩西。那么合逻辑的推断是什么呢? 我们有权利说，最肯定的是，以斯拉所讲的摩西的故事是他在巴比伦时学到的，他把有关萨尔贡的寓言应用到这位犹太立法者身上。简而言之，《出埃及记》不是摩西写的，而是以斯拉用旧材料重新制作的。

【*在《亚述古物》的 224 页，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先生说道：『在库云吉克 (Kouyunjik) 的西拿基立(Sennacherib)宫殿里，我发现了萨尔贡(Sargon)的另一段奇特历史 ... 我将我的翻译发表在《圣经考古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第一卷第一部分第 46 页。』萨尔贡是巴比伦的摩西，他的首都『是伟大的阿加迪城(Agadi城，被闪族阿卡德人(Akkad)称为宁录(Nimrod)的首都，并且在《创世纪》中提到。』(《创世纪》 x. 10) ... 『阿卡德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巴比伦北部的西帕拉市(Sippara)附近。』(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vol. II. p. 442-3,) 另一个奇怪的巧合是，上述邻近的城市西帕拉市的名字与摩西妻子的名字相同——西巴拉(Zipporah，《出埃及记》第二章)。当然，这个故事是以斯拉所加上的一个聪明的增补，他不可能不知道它。这个奇特的故事是在库云吉克石碑上发现的，内容如下：—

1. 萨尔贡，强大的国王，我是阿卡德的国王。
2. 我的母亲是一位公主，我不认识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一个兄弟统治著这个国家。
3. 是在阿祖皮兰(Azupiran)市，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沿岸。
4. 我的母亲，公主，怀了我；在困难中诞生我。

5. 她把我放在蒲草箱里，并用沥青封住我的出口。
6. 她把我扔到河里，但没有淹死我。
7. 河流载著我，它把我带到了挑水者阿克基(Akki)。
8. 阿克基，这位挑水者，在其柔软心肠中扶起我，等等，等等。

而在《出埃及记》第2章：『当她(摩西的母亲)不能再藏他时，她取了一个蒲草箱来，抹上烂泥和沥青，把孩子放在箱里，放在河边的香蒲中中。』

『这个故事，』史密斯先生说：『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比认定的摩西时代更早。我们知道萨尔贡的名声传到了埃及，因而很可能这个故事与《出埃及记》第二章中叙述的事件有关，因为每一个动作一旦执行，都有重复进行的倾向。』但在赛义斯(Sayce)教授有勇气把迦勒底王和亚述王的年代往后推两千年时，萨尔贡至少比摩西早两千年。(参见赛义斯教授关于这一主题的讲座。)这一供述具有启发性，但这些数字缺少了一至两个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开悟者在后来的迦勒底人和萨拜亚人的阳物崇拜中，不加入其他含有阳物元素的更粗鄙符号和雕刻呢？我们被教导说，以色列人的原始信仰迥异于几个世纪后由犹太法典研究者、以及他们之前的大卫和希西家(Hezekiah)所发展起来的信仰。

所有这一切尽管具有外传的元素，像现在在《新约》和《旧约》中所发现的那样，却足以将《圣经》归入密传著作之列，并将它的神秘体系与印度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的象征主义联系起来。根据天文观察，在圣经中的符号和数字的整个周期—天文学和神学紧密关联—既存在于印度的外传体系中，也存在于密传体系中。这些数字和它们的符号、黄道十二宫的星座、行星、它们的相位和节点—最后一个术语被我们现代植物学中用来区分雌雄植物(单性、多雌蕊、雌雄同株、雌雄异株等)—在天文学中被称

为六分位、四分位等等，这已被古代民族使用了许多个时代，并在某种意义上与希伯来数字计算具有相同的含义。初等几何的最早形式，肯定是通过观察天体及其组合而提出的。因此，在东方神秘主义中最古老的符号是圆、点、三角形、平面、立方体、五角星和六角形，以及各种边和角的平面图形。这表明几何符号学的知识和应用与世界一样古老。

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即使没有大自然神圣的导师的帮助，大自然本身也可以教导原始人类一种数字和几何符号语言的最初原则。*因此，我们可以在每一本古老的象征性经文中找到数字和数值，它们被用作一种表达和思想记录。它们始终是一样的，只是从最初的数字中产生了某些变化。因此，宇宙奥秘的演化和关联、其成长和发展—精神上和物质上、抽象和具体的一首先被记录在形状的几何变化中。每一个宇宙进化论开始于一个圆、一个点、一个三角形、一个立方体，直到数字 9，而当它是由第一条线和一个圆合成的时候，产生毕达哥拉斯神秘的十，是一切的总和，它包括和表达了整个宇宙的奥秘；这些在印度体系中的记录要完整个一百倍，只要一个人能理解其神秘的语言。数字 3 和数字 4 混合在一起是 7，如同 5、6、9 和 10 都是神秘宇宙起源论的基石。这个十和它的上千种组合在全球各地都能找到。人们可以在印度斯坦(Hindustan)和中亚的洞穴和石刻寺庙中认出它们，或在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和石刻中；或在奥齐曼迪亚斯 (Ozimandyas) 的地下墓穴里、在高加索白雪皑皑山寨的土丘里、在帕伦克 (Palenque) 的废墟里、在复活节岛、在任何古人类足迹所到之处。3 和 4，三角形和立方体，或者男性和女性的普遍符号，显示了进化的神的最初方面，并永远印在天上的南十字，就像在埃及的「安卡十字」(Crux-Ansata)。同样表达，『立方体展开是在展示一个 T (tau) 的十字、或埃及形式十字、或基督教十字形式...圆圈附在第一种十字上，形成了安卡十字...十字上数出的数字 3 和 4，显示出(在至圣所中)希伯来金色烛台一种形式，以及 $3 + 4 = 7$ ， $6 + 1 = 7$ ，是在一个星期周期的七个日子，就像太阳的 7 种光。因此，有著 7 种光的一周产生了月份和年份，因而它标记著

诞生的时间... 然后，在接连使用 113:355 的形式而展示十字架形式，使该符号通过将人附在十字架上而完成†。这种量测是为了配合人类生命起源的想法，因此是阳物崇拜的形式。‡』

【*作为一个提醒，摩西的密传宗教是如何被多次蹂躏的，而大卫是如何重建对耶和华的崇拜，后来的希西家(Hezekiah)也是。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第二卷第 436-42 页。毫无疑问，一定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使得几乎占据犹太大祭司的撒都该派坚持摩西律法而拒绝所谓的「摩西书」，即犹太会堂的《摩西五经》和《塔木德》，】

【†再一次，记住印度教的维托巴 (Wittoba) 在空间中被钉在十字上、「神圣的符号」卐字的涵义、柏拉图提到空间中交叉的人等等。】

【‡《量测之源》】

在诗节里展示了十字和这些数字在古代宇宙起源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同一作者收集的证据中获益，这些证据表明符号的同等性及其在全球各地的深奥含义，他正确地称之为「这些符号的原始遗迹」。

『以一般观点来看数字形式的性质... 它们的存在及用途是何时何地首次被知道的，这已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难道在我们所知的历史时代里，它的出现是一种神的启示吗? 当我们考虑到人类的年龄时，我们所知的历史时代是一个极其现代的周期。事实上，人类在极为久远的日子就拥有它，甚至其距古埃及人的时间似乎比我们距古埃及人的时间还久远。

『「太平洋中部」中的复活节岛所呈现的特征，是一个已沉没大陆上剩余的山峰，因为这些山峰上密集地点缀著巨人雕像，是一个人口稠密、有教养民族的文明残余，且他们必然占据了一个广阔的地区。在这些图像的背面可以找到「带柄十字」，且它也被修改成人体的轮廓。在伦敦的

《建筑商》1870 年 1 月号刊登了一份完整的描述，上面有显示该土地布下浓密的雕像的图板，还复制了一些照片。

『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出版的《博物学家》早期几期里，描述了南美洲山顶峰壁上，所发现的一些非常古老而奇特的雕刻，并认定它比现存的种族要古老得多。这些痕迹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的轮廓显示出一个人被伸展在十字上*，通过一系列的图画，从一个人的形体中产生一个十字的形体，但这时的十字可以被当作人，或者人可以被当作十字；从而展示了这两个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象征性表现。

【*进一步参考早期雅利安起蒙者给予的描述：维施瓦卡尔玛((Visvakarma)将太阳(Vikkartana)钉在十字形的板条上，削减了他的光束。】

『众所周知，阿兹特克人的传统所流传的大洪水描述非常完整 ... 洪保德男爵(Humboldt)说，我们要寻找阿兹塔兰(Aztalan)的国土，也就是阿兹特克人最初的国土，至少在北纬 42 度；他们从那最终旅行到达了墨西哥山谷。在那个山谷里，遥远北方的土堆变成了优雅的石金字塔和其他建筑，而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些遗迹。阿兹特克遗迹和埃及遗迹之间的对应是众所周知的 ... 阿特瓦特(Attwater)在考察了数百件遗迹之后，确信他们拥有天文学知识。针对阿兹特克人当中最完美的金字塔结构之一，洪保德描述了以下结果：

『这座金字塔(帕潘特拉(Papantla)金字塔)有七层楼高，其形体比迄今发现的任何其他这类金字塔都要尖细，但它的高度普通，只有 57 英尺，底部两侧各有 25 英尺。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它完全是由凿成的石头建成的，异常的大，且形状非常漂亮。有三个楼梯通向顶部，台阶上装饰著象形雕塑和排列著非常对称的小壁龛。这些壁龛的数量似乎暗示了 318 个简单而复合的符号，象征著他们的民间历法的天数。』

『在诺斯替数值中，基督是318，』作者说：『也是亚伯拉罕 (Abraham) 受过训练或割礼的仆人的著名数目。若将 318 视为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值，表达一个直径值相对于单位圆周长的比例，在民用日历的编制中，显而易见地得到了运用。』

在埃及、秘鲁、墨西哥、复活节岛、印度、迦勒底和中亚都发现了相同的符号、数字和深奥的符号。钉十字架的人，以及从众神进化而来的种族的象征；然而，科学对于「存在著与我们形象不同的人类种族」的概念抱持否定；神学坚持6000年的创造；人类学教导我们从类人猿进化而来；而神职人员将它追溯到公元前4004年的亚当！

难道一个人会因为害怕被称为迷信的傻瓜、甚至是骗子而受到惩罚，而放弃提供证据——任何都好——仅仅因为把全部的七把钥匙都交给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交给符号学研究人员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吗？在面对地质学和人类学关于人类的古老历史的毁灭性发现，我们应该坚持6000年和「特别创造」，以避免偏离了神学或唯物主义的老路而受到的惩罚；还是顺从地接受我们的宗谱和猿类血统？并非如此，只要我们知道这些秘密记录包含著揭开人类起源之谜的七把钥匙。尽管科学理论可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和偏颇的，但它们比神学的变幻莫测更接近真理一千倍。后者都在垂死挣扎，只剩那些最不妥协的顽固分子和狂热分子。*因此，我们要么只能盲目地接受科学的推论，要么脱离科学，勇敢地面对它，陈述秘密教义教给我们的东西，并准备好承担后果。

【*有人或许会说，它的一些捍卫者一定失去了理智。当面对《圣经》中字面上的荒谬之处，却仍然得到公开和一如既往的强烈支持，一个人要如何思考？并且人们发现其神学家坚持认为，尽管『圣经谨慎地避免(?)对科学知识作出任何直接贡献，然而他们从未发现任何不符合先进科学的论述』！！——(《原始人》"Primeval Man" p.14)】

但是，让我们看看，科学在其唯物主义的推测中、甚至神学在其垂死挣扎中、以及为了调和自亚当以来的6000年与查尔斯·莱尔 (Charles Lyell) 爵士的《人类古代地质证据》之间的至高斗争中，它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给了我们帮助。根据人种学的一些非常博学的追随者的自白，发现《圣经》已经不可能解释人类种族的多样性，除非接受有多个亚当被创造的假设。他们谈到『一个白色的亚当和一个黑色的亚当，一个红色的亚当和一个黄色的亚当。』*如果他们是印度教徒，在列举《林迦《往世书》》中瓦马提婆(Vamadeva)的重生时也说的是这些。后者在列举湿婆的重生时，展示了他在一个劫中是白肤色，在另一个劫是黑色，另一个是红色，在这之后， 鸠摩罗(Kumar)成为「黄色的四青年」。波克多(Proctor) 先生会说，这个奇怪的巧合只是支持了科学的直觉，因为「湿婆-鸠摩罗」(Siva-Kumara) 只是寓言性地代表了人类起源时期的人类种族。但它带来了另一种直觉性现象——这一次是在神学领域。《原始人》的无名作者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地质学和人类学无情而雄辩的发现中，筛选出神圣的启示，他指出：『如果《圣经》的捍卫者被迫要么放弃圣经的启示，要么否认地质学家的结论，那将是不幸的』——找到一个折衷。不，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这个事实：『亚当不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被造的人。』...亚当前的人类的遗物的掘出『不但没有动摇我们对圣经的信心，反而为圣经的真实性提供了额外的证据』(第 194 页)。如何办到的？用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作者认为，从今往后『我们(神职人员)能够让科学家们继续他们的研究，而不试图用对异端邪说的恐惧来强迫他们』... (对赫胥黎先生、廷德尔先生和莱尔爵士来说，这确实是一种解脱)...『圣经的叙事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创世，而是始于亚当和夏娃的形成，即在我们的星球被创造几百万年之后。它以前的历史，就《圣经》而言还没有写出来。』...『在亚当时代之前，地球上可能有二十种不同的种族，而不是一种，就像其他世界上可能有二十个不同种族的人一样』(55 页) ... 既然作者仍然坚持认为亚当是我们人类种族的第一个人，那么这些种族是谁或什么呢？这是各种撒旦

种族！『撒旦从未在天堂，而天使和人类是同个物种。』这是在亚当之前的「犯罪天使」种族。我们从中读到，撒旦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位王子。』他由于他的反叛而死，并作为一个脱离肉体的灵体留在地球上，并诱惑亚当和夏娃。『早期的撒旦种族，特别是在撒旦的一生中(!) 可能是族长式文明和相对安宁的时期——一个土八该隐 (Tubal - cains) 和犹八 (Jubals) 的时代，当时科学和艺术都试图把它们的根扎进这诅咒的土地 ... 对于一部史诗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题材啊... (当时) 一定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件。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 ... 那位快乐的原始爱人，在露珠之夜的丹麦橡树下，向他的脸红新娘求爱，那棵树就长在现在没有橡树生长的地方... 灰色的原始族长... 原始后代天真地在他身边蹦跳 ... 一千幅这样的图画出现在我们面前！』 ... (PP.206-207)

【* 《揭秘原始人，或圣经人类学》 "Primeval Man Unveiled, or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ible" 1870, p. 195.；是《星与天使》 "Stars and the Angels" 的作者(未知)】

【†尤其当我们看到《圣经》本身权威所提供的证据，在《创世纪》第16和17节第四节写到，该隐(Cain)去了挪得(Nod)之地，在那里娶了一个妻子。】

这里回顾了撒旦纯真年代的撒旦般「脸红新娘」，诗意不减，并增加独创性。但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基督教的新娘——如今在她的现代愉悦情人面前不太常脸红——甚至可能从这个撒旦的女儿身上得到道德上的教训（在她第一个人类传记作者的想象中）。这些画面——若要真正欣赏它们的价值，就必须在描述它们的书中加以审视——所有这些推测都是为了调和《圣经》启示的无误性与莱尔爵士的《人类的古代》和其他具有破坏性的科学著作。但这并不妨碍真理和事实出现在这些异想天开的基础上，该作者从来不敢用自己的、甚至是借用的名字来署名。因为，他的亚当前种族——不是撒旦的，而是仅仅是亚特兰提斯的，以及在后者之前的雌雄同体族——若能

以密传的方式阅读的话，会发现在圣经中所提到的与《秘密教义》中一样。这七把钥匙打开了七个伟大根种族以及七个劫的奥秘，包括过去与未来。尽管人类的起源、甚至是密传的地质学，肯定会像撒旦和亚当前种族一样被科学所拒绝；然而，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其他方法能摆脱他们遇到的困难，将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确信，尽管《圣经》有记载，但是一旦这种神秘的语言被大致掌握，古老的教义终将被接受。

III. 原初质和神圣思想

『若我们去断言，我们已知道所有现存的起因的话，这似乎是不合理的；因此，如果有必要，必须允许假定有一种全新的媒介。

『假设波动假说解释了所有的事实，那么我们需要决定它是否能因此证明了波动以太的存在；尽管这一假设目前还不是严格准确的。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没有其他的假设能解释这些事实。人们承认牛顿的微粒假说在干涉现象中已不适用；且目前还没有其他对手。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假设中，若能找到一些一些附带的证据，来做为所假定的以太间接的确证，也是非常好的... 有些假说假设了物体的微小结构和运作。从此情况的性质来看，这些假设永远无法用直接的方法加以证明。它们唯一的优点是适合表达这些现象。它们典型的虚构。』——(《逻辑》，亚历山大·贝恩法学博士著，第二部分，第 133 页，"Logic" by Alexander Bain, LL.D.)

以太，这个假设性的多变者 (Proteus)，是现代科学的「典型虚构」之一——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接受它——是我们称之为「原初质」(梵语：阿卡莎 Akasa) 的低等「原则」之一，是古代所「梦想」的事物之一，现在又成为现代科学的梦想。在所有现存的古代哲学家推测中，这项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大胆的。然而，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以太和原初质都是现实存在的。简单地说，以太是星光界流质，而原初质是阿卡莎，是神圣思想的载体。

在现代语言中，「神圣思想」更应该被称为「宇宙理型」——即「精神」；而「原初质」应被称为「宇宙基质」，即「物质」。这些作为存在的阿尔法 (Alpha) 和欧米茄 (Omega)，只是一个「绝对存在」的两个方面。在古代，人们从来没有提到过后者，甚至也没有提到过它的任何名字，而只是寓言性的描述。在最古老的雅利安民族的印度教徒中，其知识分子阶

层所进行的崇拜，从来就不是(像希腊人那样)狂热的敬拜著奇妙的形体和艺术，后来导致了神的拟人化。但是当希腊哲学家在崇拜形体时，只有印度教圣人『体悟到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的真正关系』—在任何时候的每个民族中，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理解这两者。

即使现在他们也不明白。「神-理型」的进化与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同步进行。的确，一个时代的宗教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尚的理想，到了随后的时代里，在哲学头脑中只形成一幅粗俗的漫画。哲学家们自己必须受启蒙以进入感知的奥秘，然后才能理解古人对于这个最形而上的问题的正确看法。否则—若没受过这种启蒙—对于每个思想家来说，都会有一个「你应该走这么远，且不能超过此地步」，这是由他的智力所描绘的，如此清晰无误；就像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在其周期中，遵循著业力法则而取得的进步一样。若未受过启蒙，当代宗教思想的理想必须永远被剪下翅膀，不能展翅高飞；对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自由思想家来说，它们只是各自环境和时代的结果和自然产物。两者的理型都只是其性情的必然结果，都是一个民族在其集体上，所达到的智力进步阶段的结果。因此，如前所述，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最高境界远未达到真理。目前，许多不可知论者对于「第一因」存在与否的猜测，并不比隐晦的唯物主义好多少—只有术语的使用上不同的。即使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偶尔谈及「不可知」时的观点，表明了他受唯物主义思想的致命影响；这种像致命的热风一样，已经枯萎并摧毁了当前所有本体论的推测。*

【*例如，当他说「第一因」—不可知者—是一种「通过现象显化的力量」和一种「无限永恒的能量」(?)时，很明显的他只理解到存在之谜的物质方面—宇宙基质的能量而已。「宇宙理型」作为「遍一实在」的一个面向，是与其永恒共存的—(至于它的本体，在这伟大思想家的头脑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却被他完全忽略不考虑。毫无疑问，这种片面处理问题的

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将意识视为次要的这个有害做法，或者把它看作是分子运动的一种「副产品」。

从第四种族的早期开始，人们只崇拜「精神」且奥秘被显露出来，一直到希腊艺术的鼎盛时期、以及基督教诞生之初——只有希腊人才敢公然为这「未知神」筑一座祭坛。圣保罗向雅典人宣告这个「未知的」、被他们无知地崇拜的神，就是他所宣告的真神；然而无论他心中有何深刻想法——那个神不是「耶和华」（见《至圣所》），也不是「世界和万物的创造者」。因为它不是「以色列的神」，而是古代和现代泛神论者的「未知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传》 xviii., 23-4）。

神圣思想需要透过宇宙基质的无数显化，才能被定义或解释其意义；在这些显化中，有些人能精神上的感知到神圣思想。或许把它定义为未知神、抽象的、非人格的、无性别的，并且必须被置于每一个宇宙起源及其后续演化的根源上，但说了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就像试图用一个先验的条件方程来求一个集合的真值，而手头上却只有一些未知数来推导它们。它的位置能在古老的原始符号图中找到的，如文中所示，它在图中是以无限的黑暗所描绘，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第一个白色中心点——因此，它象征著同时间和同永恒的「精神-物质」出现于现象世界中，是在它第一次分化之前。当「一变成二」后，它才可以被称为精神和物质。「精神」可以指意识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不管是映像还是直接的，又或者指「无意识目的性」的显化（采用西方哲学中使用的一种现代表达），其证据就是「生命原则」、以及大自然服从于一系列不可改变的宏伟法则。「物质」在其最纯粹抽象应被视为客体的存在，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根基，而其七重显化的分化构成了客体实在，存在于有意识存在各个阶段的现象之下。在宇宙沉睡期时，宇宙理型是不存在的；而宇宙基质的各种分化状态则被重新分解回最初状态，即抽象的潜在客体性。

宇宙理型（「普遍心灵」）的重新觉醒开启了显化期的冲动，这同时且并行于宇宙基质从其未分化的沈睡状态中首次出现，且后者作为前者的显化期载体。于是，绝对智慧在其理型中映射了自身；并透过一个超越人类意识而无法理解的先验过程，由此产生了宇宙能量（宇宙电，Fohat）。宇宙电颤动于惰性基质的胸怀中，促使它活跃起来，并引导它自己在宇宙意识所有七个层面上的主要分化。因此有「七原初物质」（它们现在如此被称呼），而雅利安古人称它们为「七物质」（Prakriti），或「七性质」，各自作为「相对」同质性的基础，其在异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在宇宙的进化过程中），分化成惊人的复杂性，如知觉层面上的现象所呈现的那样。「相对」一词的使用是有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导致未分化的宇宙基质的最初分离，形成了进化的七个基础，而这迫使我们把每一个层面的原质（Protyle）*看成只是基质所呈现的一个中介阶段，存在于它从抽象过渡到完全客体存在的过程中。

【*原质（Protyle）一词是由著名的化学家克鲁克斯（Crookes）先生提出的，他起了这个名字来指「前物质」，也称呼它为原初和纯粹的同质基质，被科学怀疑是原子的最终组成，即使它的存在还没被发现。但是，原初物质最初分离成原子和分子的过程，是在七原质的进化之后才发生的。克鲁克斯正在寻找的是后者，而最近发现了它存在于我们层面的可能性。】

宇宙理型据说在沈睡期时是不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事物来感知它的影响。若没有通过物质的载体，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显化，不论是有意识、半意识，或甚至「无意识目的性」；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层面上，人的意识是在其正常状态下，无法超越所谓的先验形而上学；而精神在这个层面上，只有通过某种分子聚合或结构，才能在个体或潜意识主观存在的洪流中涌现出来。且由于存在于知觉之外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因而「绝对者」的这两个方面——宇宙基质和宇宙理型——是相互依

存的。为了避免混淆和误解，物质 (Matter) 一词应严格准确地指可感知对象的集合，而基质 (Substance) 是指本体；因为既然我们层面上的现象是感知的自我所创造的——即它自身主观性的修改——所有「代表感知对象集合的物质状态」对于我们这个层面的孩子们来说，只能有一个相对的和纯粹现象的存在。正如现代唯心论者所说，主体与客体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感知客体或称现象。但这并足以得到结论说，相同的情况会发生在所有其他层面上；主客体在它们的七个分化层面上的合作，导致了现象的七重集合，而这些现象本身同样是不存在的，虽然对于其中经验的实体们来说是具体的实在；好比说我们周围的岩石和河流，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是真实的，但从形而上学家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感官的虚幻觉。这么说或这么想是错误的。从最高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宇宙包括众神都是一种幻觉；但是，他的幻觉在每一个意识层面上是不同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幻觉；而我们没有权利将自我的感知能力的可能性质进行教条化，比如说，在第六层面上的状况；就像对于蚂蚁的意识模式，我们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感知等同于它们的感知，或者为它们定个标准。当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的层面上时，意识*之外的纯粹客体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我们只知道它在感知的自我中所激发的心智状态。而且，只要主体和客体的对比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只享受我们的五种感官、而不知道如何将我们感知一切的自我(本体)从这些感官的束缚中分离出来——那么人格的自我就不可能突破障碍，这障碍将它与对事物本身(或称基质)的知识分开。这个自我在一个增加主体性的弧中发展时，必须将每一个层面上的经验耗尽。但直到这个单元被融入「一切」后，无论是在这个还是任何其他层面上，且主体和客体都同样地消失在涅槃状态的绝对否定中(同样的，只在我们的层面上才视为否定)，此时才到达全知的顶峰——是对于内在事物的知识；更使人敬畏的谜题答案即将揭晓，而在这之前，即使是最高的禅那主也必须在沉默和无知中鞠躬——是关于吠坛多所谓的「梵」的不可言说奥秘。

【*宇宙理型集中于一个原则或载体，而成为个体自我的意识。它的显化随著载体的程度而不同，例如，通过所谓的心灵(Manas)而以「心智意识」的形式出现；而通过菩提更精微分化的物质(第六种物质状态)，并以心灵的经验为其基础，从而作为精神性直觉之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试图对这一无法认识的原则起名字的人，只不过是贬低它。即使是谈论宇宙理型——除了它的现象方面——也像是试图把原初混沌用瓶子来装，或者给「永恒」贴上一个印刷的标签。

那么，炼金术所谈论的神秘物体、且在各个时代都成为哲学思辨主题的「原初质」是甚么？它最后会是什么，即使是在现象分化之前？即使「那」在显化的大自然中是「一切」，对我们的感官来说什么也没有。在每一个宇宙起源论中，它都以不同的名字被提到，也被每一种哲学提及；而且直到今天，它被展示为大自然中永远逃离手掌的多变者(Proteus)。我们触摸它却感觉不到它；我们看著它却没看到它；我们呼吸著它却没有察觉它；我们听到和闻到它，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存在于每一个分子中，而我们在自己的幻觉和无知中，我们将其任何一种状态视为物质，或者把它想象成一种感觉、一种思想、一种情感... 简而言之，它是所有可能现象的载体，无论是身体上的、心智上的还是心灵感应上的。它于各初开启了显化的周期，无论是在《创世纪》的开头几句中，如同在迦勒底宇宙起源论中那样；或在印度的《往世书》里、在埃及的《死者之书》里。它被称为「混沌」以及水面，是由诞生于未知者的精神所孕育，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见《混沌，神，太阳系》)

相较于泰勒斯(Thales)或约伯(Job)，印度神圣经典的作者们更为深入地探究事物的起源，因为他们说：

『「智性」(《往世书》中称为「普遍心灵」 MAHAT) 关联于「无知」(自在主 Isvar，作为一种人格化的神)，并伴随著其投射性力量，其中以惰性(tamas，无知觉性)为主导，这产生了以太——从以太产生空气；从空

气产生热；从热产生水；从水产生土和「其上面的一切」。』『从「这个」，也就是从这同一个「本体」，产生了以太。』《吠陀》如此说说。（《鹧鸪氏奥义书》II.1）

这个以太是从「与无知相关联」的智性所产生的散发物的第四层次，因此很明显，这并非希腊人和拉丁人所崇拜的高等原则，即称为「父亲全能以太」和「伟大以太」的神性实体集合。古人在整体上对于以太的不同力量做出七级分化、无数细分和差异，包含了我们科学所熟悉的其外围效应，还有「无法量测的基质」，这是曾被认可而现在又被否定的「空间以太」；对于每一个知识的分支来说，它一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谜。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学家和符号学家，当他们看到同一宗教体系中的同一神性实体，一方面被赞颂、而另一方面又被贬低时，会对于不可理解情况感到困惑，因而往往会犯下最可笑的错误。教会在她早期的每一个错误的解释中，都像岩石一样坚固，使以太成为她撒旦军团的住所。*「堕落」天使的整个阶层就在那里；博须埃(Bossuet)称为「世界承载者」(cosmocratores)；特土良(Tertullian)称为「世界维持者」(Mundi Tenentes)；还有「世界支配者」(Mundi Domini)，或者称为「支配者」，或者「弯曲的」(Curbati)等等，这些使星星和天体们在其轨道运行——这些是恶魔！

【*因为教会就是如此解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肉的战斗，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处、属灵气的邪恶战斗。』更进一步，圣保罗提到了「邪恶」灵体(英文文本中的「wickedness」)在空气中传播(「Spiritualia nequitiae coelestibus」)，而拉丁文本给这些「邪恶」灵体、无辜的「元素精灵」取了不同的名字。但在这次教会是对的，尽管错把称他们称为恶魔。星光界流质或称低等以太了充满有意识、半意识和无意识的实体；而教会能对它们掌控的力量比对看不见的微生物或蚊子更少。】

以太(它本身就是宇宙七原则之一)的七种状态之间的区别，可以分别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普塞洛斯(Psellus)的禁令中看出；尽管古人的以太是普遍的火。前者说：『只有在它没有形体或形状(absque forma et figura)的时候才去请教它。』意思是没有火焰或燃烧的煤炭。『当它有一个形体时——不要去理会它，』普塞洛斯教导道：『但当它是无形体的，服从它，因为它是神圣的火，它将揭示你的一切将是真实的。』* 这证明以太本身就是阿卡莎的一个方面，它也有几个方面或「原则」。

【* 勘误表十六 《琐罗亚斯德的神谕》 "Effatum" XVI. "Oracles of Zoroaster"】

古代所有的民族都对于以太不可估量的方面和力量上进行神化。维吉尔称朱比特(Jupiter)为「伟大的以太」(Pater omnipotens Aether)*。印度教徒也把它归为他们的神灵之一；称为阿卡莎(Akasa，以太的综合体)。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是「同质比例」(Homoioimerian)哲学体系的作者，他坚信所有事物的精神原型、以及它们的元素，都可以在无垠的以太中找到；这是产生它们的地方，它们进化的地方，它们返回的地方——一个神秘的教导。

【* 《农事诗》第二卷"Georgica" Book II.】

因此，很明显，以太的最高综合方面一旦被拟人化，就产生了人格创造神的第一个想法。对于哲学性的印度教徒来说，这些元素是「惰性」(Tamas)，即，『未被智性启发；它们掩盖智性。』

我们现在要把关于「原初混沌」和「根-原则」神秘意义的问题解释清楚，并说明它们在古代哲学中是如何与阿卡莎与幻觉(Maya)关联在一起；阿卡莎被错误翻译的以太，而「自在主」(Ishwara)是其男性面向。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智性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见的非物质属性，存在于「从原初混沌中产生」的可见和物质性元素中。

因为，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原初混沌不就是以太吗？』不是现代的以太 (Ether)；不是现在所认识的那样，而是在摩西很久以前的古代哲学家所认识的以太 (AEther)：它以其所有的神秘和深奥的特性，于其自身中包含著普遍创造的萌芽。「上层的」以太或称阿卡莎，是天上的处女，是所有出现的形体和存在物的母亲；一旦她被神圣精神所「受孕」，她的怀里将诞生物质和生命、力量和行动。以太是印度教徒的阿底提 (Aditi)，且它是阿卡莎 (Akasa)。至今对于电学、磁学、热学、光学和化学作用的了解仍然很少，因而新的事实不断拓宽我们的知识面。谁知道这个千变万化的巨人—以太—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呢？还是它神秘的起源在何处？我们的意思是，是谁拒绝了在其中运作的精神，且从中进化出所有可见的形体？

若要展示世界上所有的宇宙起源的传说，是建立古人在这些科学的知识基础上的话，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些科学在我们的时代已联合起来支持进化论。而进一步的研究可能表明，这些古人对进化本身的事实了解的比我们更多，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进化论是一个普遍的定理，是一个包含了「整体」的学说，且是一个确立的原则；而我们的现代进化论者仅仅能够向我们提供思辨性的理论；给出特殊的、或近乎完全否定的定理。代表著我们现代智慧的人，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摩西模糊的措辞在很久以后，与「精确科学」的明确解释相冲突，因而结束此问题的辩论，或假装已经解决。』（《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如果你转向《摩奴法典(或条例)》，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思想的原型。其原始的形式大多数已遗失(对西方世界而言)，而又因后来的篡改和添加而毁损；然而，他们保留了足够的古老精神来显示其特征。『那自我存在的主(毗瑟奴、那罗延等)，去除黑暗」变得显化，并『希望从他的本质中产生存在，在最初只创造了水。他在其中播下种子 ... 那变成了一个金蛋。』（6、7、8、9 节)这位自我存在的主从何而来？它被称为「这」，且被提到为

『黑暗，不可感知，没有明确的性质，无法发现，仿佛完全在睡眠中。』
(5 节) 他在那个蛋里住了整整一个神圣年后，那个『在世界中被称为梵天』
的人把那个蛋一分为二，其上部分形成了天上层面，下部分形成了尘世，
而中间形成了天空和「水的永恒之所」。(12，13)

但是就在这些经文之后，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完全证实了我们密传的教导。从 14 节到 36 节，给出的进化顺序是按照神秘哲学所描述的。这不能轻易否认。就连维拉斯瓦明 (Viraswamin) 的儿子米哈提提 (Medhatithi) 也帮助我们用他的话来阐明真相；他是《摩奴法典评论》 (the Manubhasya) 的作者，且根据西方东方学家的说法，他活跃于公元 1000 年。他表现出自己不愿意给出更多的内容，因为他所知道的真理不能被世俗之人玷污；又或者他是真的很困惑。尽管如此，他已足够清楚的说明人与大自然的七重原则。

让我们从《法令》或《法则》第一章看到，在自我存在之主之后，未知「黑暗」的未显化逻各斯在金蛋中显化出来。它来自这个「蛋」，来自

(11) 那是均质 (未分化) 的起因、永恒的，既存在也不存在，从「它」由产生了那个在世界上被称为梵天的男性.....

在这里我们发现，如同在所有真正的哲学体系中，即使是「蛋」或圆 (或零)、无边的无限性，都被称为「它」；*而梵天是唯一的最初单元，被称为男性的神，即使其结果实的原则。这是①或 10 (十)。在只有在七重层面或我们世界的层面上，它才被称为梵天；而在实在领域中的统一十重层面上，这个男性梵天是一个幻象。

【* 即毕达哥拉斯三角形的理想顶点：见第二卷《十字与圆圈》和《最早的十字象征》。】

(14) 『他从本体 (atmanah) 中创造了心灵，(1) 这既存在也不存在；(2) 而从心灵创造自我主义 (自我意识) 之统治者；(3) 是主。』

(1) 心灵就是心智 (Manas)。评论家米哈提提在这里正确地观察到，其顺序应该是相反的，并表明这已被篡改和重新排列；因为心灵 (Manas) 是源于普遍自我意识 (Ahamkara) 才对，如同微观宇宙中的心灵源自「普遍心灵」(Mahat) 或称「大菩提」(Maha-Buddhi，在人之中是菩提)。因为心灵是双重的，正如科尔布鲁克 (Colebrooke) 所展示和翻译的那样：『同时为感官和行动服务，是一种具亲和性的器官，并与其他的是同源。』「其余的」在这里指的意思是，心灵作为我们的第五个原则（称为第五是因为身体被称为第一，然而这与真正的具哲学性顺序相反）*，它与「阿特曼-菩提」和低等的四个原则具有亲和力。因而我们的教导是：心灵跟随「阿特曼-菩提」到天界状态 (Devachan)，而低等的 (渣滓，残余) 心灵与欲体 (Kama rupa) 一起留在灵薄 (Limbus)，或称欲界 (Kama-loka)，即「空壳」的住所。

【*见科克·伯内尔 (A. Coke Burnell) 的译文，由爱德华·W·霍普金斯 (Ed. W. Hopkins) 博士编辑。】

(2) 这就是心灵的涵义，它「存在，也不存在。」

(3) 米哈提提将其翻译为「意识到自我的人」，或称「自我」(Ego)，而不是像东方学家那样翻成「统治者」。他们如此翻译第 16 节：『他还制造了这六个微妙的部分 (即伟大的自我和五个感官器官) 具有无尽的光辉，并进入本体元素 (Atmamatrasi) 创造了所有生物』

根据米哈提提的说法，「本体元素」应该读作 matra-Chit 而不是 Atmamatrasi，因而是：——

『他渗透了那六个微妙部分，有著无尽光辉，并透过本体元素创造了所有的存在。』

后一种解读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称的「本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阿特曼」，因此构成了第七个原则，即「六者」的综合。这也是《摩奴法典》的编辑的观点，他似乎比《摩奴法典》的译者、已故的伯内尔博士更直观地深入到其哲学精神之中。因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牯拉伽 (Kulluka) 的文本和米哈提提的注释。他不认为这是精微元素 (tanmatra)、或牯拉伽的「本体元素」 (atmamatra)，而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宇宙的「本体」：

『这六种似乎更像是心灵加上以太、空气、火、水、土等五种原则』；

『他把这六种元素中的五种与精神元素(第七种)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所有现存的事物；』因此，「本体元素」 (atmamatra) 是精神性原子，而不是他自身基本的、不映像的元素。因此，他纠正了诗句的翻译—『17. 由于「这一个」的身体形式的精微元素依赖于这六个，所以智者称他的形体为「身体」 (carira 或 sharira)—且他说「元素」在这里的意思是指部分或部件(或原则)，这在第 19 节得到了证实，这节说：——

『19. 这个非永恒的(宇宙)于是从永恒中产生，是通过那七个非常辉煌的原则 (purusha) 的形体的精微元素而产生。』

根据米哈提提的评论，编辑者评论说：『这意指五元素加上心灵和*自我意识*』；而如前所述，『精微元素意指形体的五部分(或原则)。』因为第 20 节指出，当提到这些(五元素，或「形体的五部分」(形体加上心灵***和自我意识)时，它们构成了「七个原则」 (purusha)，在《往世书》中称为「七性质」 (Prakritis)。

【*「自我意识」 (Ahamkara) 是普遍的自我意识，与心灵一样具有三重面项。因为这个「我」的概念，或者称一个人的「自我」，要么是「悦性」 (sattwa，纯净宁静)，要么是作为「激性」 (rajas，活跃的) 出现，要么维持「惰性」 (tamas) 在黑暗中「停滞的」。它属于天上层面和尘世，并具有这两种属性。】

此外，这「五种元素」或「五部分」在第 27 节中被称为『具原子性可毁灭的部分』—因此『不同于正理派(nyaya)的原子。』

这个创造性的梵天从世界蛋或金蛋中产生，并在他自己里面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原则。简而言之，他等同于所有的创造力「原始话语」(Protologoi)。然而，不能说梵天像狄俄尼索斯那样：『原初的两叉三角形，巴奇恩(Baccheion)，哈纳卡塔(Hanakta)，哈格里昂(Hagrion)，是隐藏者的男性，有两只角的双形。』—月亮耶和华—确实是巴克斯 (Bacchus)，而大卫在他约柜里的象征前裸身跳舞—因为以从未有人以梵天的名义和荣誉设立的放纵酒神节。所有这些公开崇拜都是外传教义，而伟大的普遍象征被普遍的扭曲，就像克里希那(Krishna)的象征现在被孟买的巴拉巴查里亚斯 (Vallabacharyas) 所扭曲一样，后者是婴儿神的追随者。但是这些受欢迎的神灵是真正的神吗？它们是七重创造 (包括人类) 的顶点和综合体吗？从来就不是！每一个都是神圣意识的七级阶梯中的一级，是基督教所谓的异教徒。因为据说「无限」(Ain-Soph) 也通过*耶和华之名的七字母*来显化，他的信徒称为「临在的七天使」—他的*七个原则*；这是在耶和华已经篡夺了「未知无限性」的地位后。然而，它们几乎每一个学派中都被提到。在纯粹的数论哲学中，普遍心灵 (mahat)、自我意识 (ahamkara) 和五精微元素被称为「七性质」，从「大菩提」(Maha-Buddhi) 或称普遍心灵往下至「土」。(见"数论颂III" 和评论，Sankhya Karika III)。

然而，无论以斯拉 (Ezra) 最初的埃洛希姆 (Elohistic) 版本如何被拉比的目的而扭曲；不管希伯来书卷中的*密传*含义有时多令人厌恶，远远超过了它表面的*面纱*或*斗篷**—一旦*耶和华*的部分被删除，摩西书中将充满了纯粹的神秘和无价的知识，特别是在前六章。

【*参见《至圣所》。】

若一个人在卡巴拉的帮助下阅读它，将会发现一座无与伦比的神秘真理圣殿，一口深藏的美丽之井隐藏在一个结构下；尽管其*可见*的建筑有著

明显的对称性，无法承受冷酷理性的批判，也无法透漏它的古老性，因为它属于所有的时代。《往世书》和《圣经》的外传寓言所蕴含的智慧，比世界文学中所有外传的事实和科学所蕴含的智慧还要多；其蕴含的真正神秘科学，比所有学院中确切知识还多。或者，用更直白、更有力的语言来说，外传的《往世书》和《摩西五经》的某些部分既有密传的智慧，也有胡说八道和刻意设计的孩子气幻想；这发生于当一个人面对这伟大教条主义宗教时，只阅读其残忍的字面解释；尤其是教派的。

任何人试试阅读《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并对其进行反思。在那里，「神」对另一个「神灵」发号施令，后者执行他的命令——甚至在詹姆斯一世授权版本谨慎的英语新教译本中也是如此。

『在起初，』希伯来语没有词语来表达「万古」*的概念，「神」创造了天与地；后者是「无形体且虚空」的，而前者实际上不是天，而是「深渊」，即混沌，而表面笼罩著黑暗。†

【*基督教神学家将「万古」一词解释为「永远」，这在希伯来语中并不存在——无论是作为一个单词还是含意。勒克勒克 (Le Clerc) 说，「万古」(Oulam) 这个词引入的只是一个不知道开始或结束的时间。它并不意味着「无限的永续」，而永远一词在《旧约》中只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万古」一词在《往世书》中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的。因为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有明确的表述，「万古」和「不朽」只意味著「存在到劫的尽头」。(第二卷第八章)】

【†俄耳甫斯的神谱具有纯粹东方和印度的精神。在它经历连续的转变后，现在已与古代宇宙起源论的精神遥远分开；这点甚至可以从与赫西俄德神谱的比较中看出。然而，真正的雅利安印度教徒的精神在赫西奥德和俄耳甫斯神谱中到处出现。(参见詹姆斯·达梅斯特(James Darmesteter)在他的《东方散文》("Essais Orientaux")一书中所写的杰出作品《亚利安宇宙生成论》("Cosmogonies Aryennes") 因此，希腊最初对于混沌概念是源自秘

密智慧宗教。因而在赫西奥德中，混沌是无穷的、无限的、无尽的、在延续上是无始无终的，是一种抽象，同时也是一种可见的临在。充满黑暗的「空间」，是处于宇宙前状态的原初物质。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说，混沌就是空间；而在我们的哲学中，空间是那永远不可见的、不可知的神。】

『神的精神在水域的表面上移动』(第2节)，水域即「无限空间的深渊」。而这「精神」就是那罗延或者毗瑟奴。

『神说，要有天空...』(第6节)，而这第二个「神」顺从且『就造出天空』(第7节)。『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但后者根本不意味著光，而是意味著在卡巴拉中雌雄同体的「亚当卡蒙」或王冠(精神性的光)，因为他们是一体的；或者根据迦勒底的《数字书》，它是次级天使，而最初的是埃洛希姆(Elohim)，是进行「塑造」的神灵集合体。这些命令是发给谁的呢？而又是谁在发号施令呢？那发号命令的是永恒的法则，而服从的是埃洛希姆，即与x作用或在其中作用的已知量，或是未知量的系数，即「遍一力量」的各个不同力量。所有这些神秘主义的内容，且可以在古诗节中找到。不管我们将这些「力量们」称为禅那主，还是像圣约翰(St. John)所称的座天使(Ophanim)都可以。

迦勒底的《数字书》中说道：『那遍一的光是永远存在的，而对于人类来说，它是黑暗。』从遍一的光会周期性地产生能量，而这映像「深渊」或「混沌」，后者产生未来世界的仓库，且一旦它觉醒，将激起潜在力量并使之产生结果，而这些力量是永远存在其中的永恒潜力。接著梵天和佛就重新觉醒——是共同永恒的力量——于是一个新的宇宙出现了...

在卡巴主义的《创造之书》(“Sepher Jezireh”)中，作者显然重复了摩奴的话。在书中，「神圣基质」被描绘为在永恒、无限和绝对中独立存在的；并从自己里面发出「精神」。^{*}『活跃神的精神是遍一的，「它」的名是受祝福的，并永远活著！声音、精神和话语，这就是神圣精神；』[†]而这

就是卡巴拉主义的抽象三位一体，后来被基督教神父们如此鲁莽的拟人化。从这三重的「一」放射出整个太阳系。首先从一散发出二，或「空气」(父亲)，即创造性元素；然后是数字三，「水」(母亲)，诞生于空气；而「以太」或「火」则完整了神秘的四，「阿尔巴-伊尔」(Arba-il)。‡『当隐藏者中的隐藏者想要显露自己的时候，他首先做了一个点(原初点，或第一个质点，空气，或圣灵)，形成一个神圣的形状(十个质点，或天上人)，并用一件华丽的衣服盖住它，那就是世界。』 §

【*显化的精神；绝对的精神与绝对神圣基质是一体的：梵和原初质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因此，宇宙理型和宇宙基质在其原初性质上也是一体的。】

【†《创造之书》"Sepher Jezireh," chap. 1, Mishna ix.】

【‡同上。亚伯拉罕 (Abram) 就是从阿尔巴 (Arba) 衍变来的。】

【§《光辉之书》I, 2a.】

『他使风成为他的信使，让炙热的火成为他的仆人，』《创造之书》如此说道，并展示了神话中后来被历史化的元素们*的宇宙特征，以及说明了精神渗透于太阳系中的每一个原子中。

【*《创造之书》("Sepher Jezireh", Mishna ix., 10) 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每一处，都把不可见的太阳系存在物称为「元素们」。(见希腊文本。)但现在元素们被矮化并限制在原子中，而目前对此还一无所知，它们只是「必要的产物」，就像以太一样——如同我们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所说的那样。『可怜的原初元素早已被放逐，而我们雄心勃勃的物理学家们在面对 60 多种奇特基本物质的雏形中，彼此竞争谁能再添加一种。』与此同时，现代化学中关于术语的战争也在激烈进行。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我们无权称这些基质为「化学元素」，因为它们不是『宇宙赖以形成的、自我存在本质的原初原则』。对于「元素」一词相联系的思想，「古希腊哲

学」表达的已经足够好了，但是现代科学拒绝了它们；因为，正如克鲁克斯 (Crookes) 教授所说，『它们是不幸的术语，』且实验性科学『除了它能看见、闻到或尝到的东西之外，将不会去处理任何一种本质。它把其他留给形而上学家 ...』我们仍必须感激，即使只有这一点。】

有一些人将这个「原初质」称为「混沌」：「那」在原初水域(或混沌)上沈思，而当原初质被「那」精神所受孕时，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它命名为「世界的灵魂」。卡巴拉主义者说，沈思的原则正是通过在其中的映像，而创造了一个可见的、显化的宇宙的幻像。在「映像」之前是混沌，而在「映像」之后是以太；它仍然是遍及所有空间和事物的神。它是事物中不可见、不可估量的精神；也是那不可见、但又可处的液体，从健康磁化者的手指中辐射出来，因为它是生命电，即生命本身。它被梅尔维尔侯爵 (Mirville) 嘲笑为「朦胧的全能者」，至今仍被施法者和神秘主义者称为「活跃之火」；每一个印度教徒在黎明时分练习某种冥想，会知道它的效果。*它是「光的精神」和「磁铁」(Magnes)。正如一位对手所真实表达的那样，「伟大」(Magus) 和「磁铁」(magnes) 是同一树干上长出的两根树枝，而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在这个「活跃之火」的称谓中，我们也许还能找到《阿维斯陀》中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的意思：『有一个火，它给我们关于未来的知识。科学和亲切的语言。』即能使女先知、敏感者、甚至一些演说家身上发展出非凡的口才。

【*关于这个主题，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中我们对它的描述是：『是古人的「混沌」、罗亚斯德教的神圣之火，或者帕西人的「胜利之火」(Atash-Behram)；赫尔墨斯之火，古代德国人的圣艾尔摩 (Elmes) 之火；库柏勒 (Cybele) 的闪电；阿波罗的燃烧火炬；潘的祭坛上火焰；雅典卫城和女灶神不灭的火；普鲁托 (Pluto) 头盔的火焰；在狄奥斯库洛伊 (Dioscuri) 兄弟的帽子上、在戈耳工 (Gorgon) 的头上，在帕拉斯 (Pallas) 的头盔上、在墨丘利 (Mercury) 的杖上，它是那灿烂的火花；是埃及的「普塔-

拉」(Phtha-Ra)；保萨尼亚斯(Pausanias) 称为希腊的「下降宙斯」(Zeus Cataibates)；是五旬节的火舌；摩西燃烧的荆棘；《出埃及记》的火柱、亚伯兰(Abram)的「燃灯」、「无底坑」的永恒之火；德尔菲神谕的蒸汽；蔷薇十字会的恒星光；印度开悟者的阿卡莎(AKASA)；艾利冯斯·李维的星光界流质；是磁学家的「神经-气场」和流体；赖欣巴哈(Reichenbach)的「欧的」(od)；瑟里(Thury)的心灵感应力量(Psychod)；考克斯(Cox)中士的心灵感应力量和一些博物学家的大气磁力；流电疗法(galvanism)；最后，它也是电——所有这些源自同一个神秘的、无所不在的起因，只是其不同显化或影响的不同名称；它是希腊的阿尔奇斯(Archeus)。』我们现在补充道，它是所有这些并且更多。】

这种「火」在所有的印度教书籍中都有提到，在卡巴主义作品中也是如此。《光辉之书》将其解释为『在「白头」(Resha trivrah)里隐藏的白色火焰』，它的意志使火热的液体以 370 道电流流动，往宇宙的各个方向。它同等于《隐藏奥秘之书》(“Siphrah Dzenioota”)中「能跑 370 步的蛇」；当「完美的人」梅塔特隆(Metatron)被提升时，即当神性的人住在动物性的人里面的时候，蛇就变成了三种精神，在我们的神智学用语里，这就是「阿特曼-菩提-心灵」(Atma-Buddhi-Manas)。(参阅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天上之战的多重涵义」)

因此，精神或称宇宙理型，与宇宙基质(其中一个原则是以太)是一体的，并且包含了圣保罗所谓的众元素。这些元素们是被掩盖的综合体，代表著禅那主、天神、质点、七天使(Amshaspends)、大天使等等。科学的以太—贝罗索斯(Berosus)的原初泥(Ilus)，或化学的原质——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原始的物质(相对地)，而上面提到的「建造者们」就从这种物质中，按照在神圣思想中永远为他们描绘的计划，来塑造宇宙中的各系统。他们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话」。但我们回答：『它们不过是以太和原子们。』后两者是物质科学的绝对必需品；而「建造者们」也是形而上学的

绝对必需品。我们被嘲笑说：『你从来没见过它们。』我们问唯物主义者：『你见过以太吗？你见过你们的原子吗？又或者，你见过你们所谓的力吗？』此外，当代西方最伟大的进化论者之一，即达尔文的合作者华莱士 (A. R. Wallace) 先生，在讨论到「天择说」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物质形体时，承认「高等智性体」的指导作用是『是伟大法则的必要组成部分，此法则掌管著物质宇宙。』（《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这些「高等智性体」是神秘主义者的禅那主。

的确，在任何宗教体系中，几乎没有神话是真的神话，而是都有历史和科学基础。波科克 (Pococke) 公正地观察到：『如今，当我们越误解神话，它就越被证明是童话；而当我们越理解它，它就越被证明是真理。』

有一个最流行、最独特的观点——发现于所有古老的教学，关于宇宙进化、我们地球即其所有的产物的最初「创造」，不管是有机和无机的（神秘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是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整个太阳系都来自于神圣思想。这种思想浸染著物质，而物质与遍一实在永远并存的；所有的生命和气息都是从遍一不可变者（梵=原初质，那永恒根源）的散发物所进化而来。前者可以说是中心点向内的方面，到达了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领域，且是绝对抽象的；然而，在它作为原初质的面向一万物永恒之根——的角度来看，它至少让人对存在的奥秘有了模糊的理解。

『因此，在内庙中教导的是，这个精神和物质的可见宇宙不过是理想抽象的具体形象；它是建立在最初神圣理型的模型上。因此，我们的宇宙在万古中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中央太阳」是活化这纯粹精神宇宙的灵魂，是最高神本身。它不是那建造理型具体形式的「一」，而是最初诞生者；由于它是建立在十二面体的几何图形上，*最初诞生者『乐于使用 12,000 年在它的创造中。』后个数字表达于第勒尼亚 (Tyrrhenian) 的宇宙进化论†，显示了人类是在六千年创造的。这与埃及 6000 「年」‡的理论一

致，也与希伯来的计算一致。但它是它的外传形式。而秘密的计算则解释道，「12,000 年和 6,000 年」中的年是「梵天之年」—梵天的一天等于 4,320,000,000 年。桑楚尼亚松 (Sanchoniathon) § 在他的《宇宙起源论》中，宣称当风 (精神) 迷恋于它自己的原则 (混沌) 时，一种亲密的结合就发生了，这种连结被称为波拖斯 (pothos)，而由此而生万物的种子。而混沌不知道它自己的产物，因为它是无知觉的；但从它与风的拥抱中产生了「泥」 (Mot，或 ilus)。|| 由此产生了创造的孢子和宇宙的产生。

【*柏拉图:《蒂迈欧篇》】

【†《苏达辞典》V. 第勒尼亚 "Suidas" V. Tyrrhenia.】

【‡读者将会明白「年」的意思是「年代」，而不仅仅是农历 13 个月的周期。】

【§ 参见菲罗·比布鲁斯 (Philo Byblus) 的希腊译本。】

【||科里:《古老的残篇》Cory: "Ancient Fragment"】

『「宙斯-赞」 (Zeus-Zen，以太)，以及他的妻子们克托尼娅 (Chthonia，混沌大地) 和墨提斯 (Metis，水)；奥西里斯和「伊西斯-勒托」 (Isis-Latona) —前者的神也代表以太—是至高神阿蒙 (Amun) 的最初散发物，而阿蒙是原初光源；再次是大地与水之女神；密特拉斯 (Mithras)，*石头所生之神，是男性世俗之火象征，或人格化的原初之光，以及密特拉 (Mithra)，火女神，同时他的母亲和妻子：火的纯元素 (主动的或男性的原则) 被视为光和热，它与土和水结合，或称物质 (宇宙生成的女性或被动元素)。密特拉斯是波斯世界之山†布尔季 (Bordj) 的儿子，他从那里闪现出一道光芒四射的光芒。梵天，是火神，和他多产的配偶；印度教的阿格尼 (Agni) 是一位光辉灿烂的神，他的身体发出一千条光辉之流和七条火舌；而一些婆罗门为了纪念他，把一个持续燃烧的火保存到今天；湿婆 (Siva)，由印度教徒的世界之山「须弥山」 (Meru) 所拟人化：这些可怕的火神们，

在传说中据说是从天上层面降临的，像在火柱中的犹太耶和華一样，以及其他许多古老的双性别神灵，都大声地宣告著他们隐藏的意义。这些双重神话的涵义，不就是原初创造的心理化学原则吗？*最初进化*是精神、力量和物质的三重显化；在神圣关联的起点上，被比喻为火与水的结合，是电性精神的产物，男性主动原则与女性被动元素的结合，成为他们的地球孩子的父母，宇宙物质，原初质，其灵魂是以太，其影子就是星光界流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 密特拉 (Mithras) 被波斯人视为「岩石之神」(Theos ekpetros) 。】

【† 布尔季 (Bordj) 被称为火山；因此它包含火、岩石、土和水：男性的，或主动的，女性的，或被动的元素。这个神话具有暗示性。】

我们现在谈论到的体系碎片，往往被当作荒谬的寓言而被拒绝。尽管如此，就在大洪水淹没上古时代巨人以及他们的记忆时，神秘科学幸存下来，并保存于秘密教义、圣经和其他经文中；而神秘科学仍然掌握著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钥匙。

让我们把这把钥匙套用于宇宙进化论的稀有残篇上，尽管被遗忘已久；并尝试串联它们四散的部分，来重新建立秘密教义中曾经普遍存在的宇宙进化论。这把钥匙符合于所有的碎片。每个认真研究古代哲学的人，都会察觉到一切概念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尽管这经常出现于它们外传的形式中，却总是能在其隐藏的精神中发现——这并非只是巧合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共同的设计的结果：在人类的青年时代，只有一种语言，一种知识，一种普遍的宗教，那时没有教堂，没有信仰，没有教派，人人都是自己的祭司。而且，如果我们已表明，在那些传统蓬勃发展、却被我们所忽视的时代，人类的宗教思想在全球各地以一致的共感发展起来；如此一来很明显的，无论出生于什么纬度，在寒冷的北方或炎热的南方，在东方或西方，这种思想都是由同样的启示所启发的，且人类是在同一棵「知识之树」的庇护影子下成长起来的。

IV. 混沌—神灵—宇宙

这三者是空间的容器；或者，正如一位博学的卡巴拉主义者所定义的那样：『空间包含著一切，而本身不被它物包含；它简单的主要体现了统一性... 是无限的扩展。』*但是，他又问到：『什么的无限延伸？』——并给出正确的回答——『是容纳一切的未知容器，是未知的第一因。』从神秘教义的各个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定义和答案，是最深奥也真实的。

【*《生活的新面貌》，亨利·普拉特著“New Aspects of Life” by Henry Pratt, M.D.】

现代的无数自作聪明者，凭著他们的无知、以及摧毁一切旧哲学观念的反传统倾向，宣称空间是「抽象的观念」和一个虚空；然而实际上，空间是宇宙的容器和身体，包含了七个原则。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身体，并且用神秘学术语来说，它的不同「原则」——每个存在依序是一个七重——在我们的现象世界里，只显化为它们各子部分中最粗大的结构。该教义教导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元素们的完整情况。』我们必须在原始人类或此同义词中的原始表达里，来寻找我们的智慧。即便他们之中时代最晚的人——犹太人，也在他们的卡巴拉教义中表现出这种思想，例如，七个头的空间之蛇，被称为「伟大之海」。『在起初，埃洛希姆 (Alhim) 创造数个天上层面与地；即 6 (质点) ... 他们创造了六，所有事物都是基于这些。而那 (六) 依赖于颅骨的七种形态，上至所有威严的威严（《创造之书》”Siphrah Dzenioota”, i, 16)，见第二卷第二部分《古老的分类和神秘的数字》。

在每个民族中，「风」、「空气」和「精神」曾是同义词。希腊语的精神 (Pneuma) 和风 (Anemos)、拉丁语的精神 (Spiritus) 和风 (Ventus) 都是可转换的术语，即便这些已不再是指对于「生命气息」的最初概念。在科学的「力量」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四种原始元素之一，透过其精神影响产生

的物质效果。这是通过第四种族传播给我们，就像我们会将以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太的粗大子部分）完整地传播给第六根种族一样。这在本书和下一本书的正文中都有解释。

「混沌」被古人称为「无知觉的」，因为它代表所有的元素在其原始的，未分化的状态，并且包含它们于在其自身（混沌和空间是同义词）。它们是由第五种元素以太组成，是其他四种元素的综合体；因为希腊哲学家的以太不是它的渣滓——事实上，他们比现在的科学知道的还要多——它们理应被视为尘世上许多已显化力量的媒介。他们的以太是印度教徒的阿卡莎 (Akasa)；而被物理学接受的以太只是它在我们的层面上的一个亚分支——是卡巴拉主义者的星光界流质，有著其或恶或善的效果。

由于以太的本质、或称「未见的空间」被认为是神的面纱，因而是神圣的；它被认为是今生和来世之间的媒介。古人认为，当指导活动的「智性体」（众神）从我们空间（他们管理的四个领域）中的以太的任何部分退出时，那特定的地方就被恶所占有，因为没有善的地方就被称为恶。

『精神存在于共同介质（以太）中的事实，被唯物主义否定了；而神学则认为它是人格化的神。但是卡巴拉主义者认为两者都是错的，他说在以太中，元素只代表物质——大自然中盲目的宇宙力量；而精神则代表著指导它们的智性。雅利安、赫尔墨斯、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桑楚尼亚松 (Sanchoniathon) 和贝罗索斯 (Berosus) 的宇宙演化论学说，都是建立在一个无可辩驳的方案上，那就是以太和混沌，或者用柏拉图的语言，是心智和物质，是宇宙的两个原始和永恒的原则，完全独立于任何其他事物。前者是活化一切的智性原则；而混沌是一种无形状的液体原则，没有「形体或感知」，而两者的结合创造了宇宙；或者更确切地说，创造了普遍的世界，即最初雌雄同体的神——混沌的物质成为了它的身体，而以太成为了它的灵魂。根据《赫米亚斯残篇》 (Fragment of Hermias) 所使用的术语：『混沌在这种与精神的结合中，获得了感知，闪耀著快乐，于是产生了「最初

诞生者」(Protagonos)的光。』* 这是古人通过类来推理，而形成形而上学概念的普遍三位一体；这是由人构成的，人是智力和物质的混合物，是宏观宇宙(大宇宙)的微观宇宙。(《揭开伊希斯的面纱》)。

【*达马西斯(Damascius)在《神谱》中称它为「一切事物的处置者」(Dis)。《古代残篇》，Cory, “Ancient Fragments” p. 314.】

逍遥学派说：『大自然憎恶真空。』他们也许理解，为什么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他的导师留基伯(Leucippus)教导说，对于宇宙中所包含的所有事物，其最初原则是原子们和一个真空；尽管唯物主义者则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而真空仅仅意味著潜在的神或力量；这是在它成为意志的最初显化之前(其意志向原子们传达最初的冲动)，因而它是伟大的「无物性」、「无限」(Ain-Soph)或「无物」；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种虚空或混沌。

然而，根据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这种「混沌」成为了「世界的灵魂」。根据印度教教义，神使用以太(阿卡莎)的形式遍及一切；因此，它被巫师称为「活跃的火」、「光的精神」，有时也被称为「磁力」(Magnes)。根据柏拉图的理论，宇宙是至高神以十二面体的几何形体建立起来的；它的「第一胎」诞生于混沌和原初光(中央太阳)。然而这个「最初诞生者」，事实上只是「建设者们」群众的集合体，这些「建设者们」是最初的建设性的「力量」；它在古代宇宙演化论中被称为亘古者(Ancients，诞生于深渊或混沌)和「最初点」。他就是所谓的「四字神名」，位于七个低等质点的首位。这是迦勒底人的信仰。『这些迦勒底人，』犹太人斐洛(Philo)写道，他很轻率地谈到他祖先们的最初导师们：『认为太阳系在存在的事物中(?)是一个单一点，要么是神(Theos)本身，要么神在其中，包含所有事物的灵魂。』(参见他的《亚伯拉罕的迁徙》” Migration of Abraham” 32.)。

「混沌-神灵-宇宙」不过是它们综合体(空间)的三个方面。人们若想解开「十点三角形数」(Tetraktis)的奥秘，不能只坚守存在古老哲学的表面文字。但是，即使『「混沌-神灵-宇宙」=空间』在万古中都等同于「遍一未知空间」，然而对它最终的结论也许在我们的第七轮次之前永远不会被知道。然而，关于原始和完美「立方体」，其寓言和形而上的符号是引人注目的，即使在外传的《往世书》中也是如此。

在那里，梵天也是**神灵**(Theos)，从「混沌」中进化而来，混沌或被称为伟大的「深渊」或水域；而在其上，「精神=空间」被比拟为「花」(ayana)——精神在未来无限宇宙的表面移动著——在重新觉醒的最初时刻里静静地盘旋。它也是毗瑟奴，睡在伟大的「万古之蛇」(Ananta-Sesha)上，而西方神学将之视为魔鬼；后者对于卡巴拉无知，不知这是打开《圣经》秘密的唯一钥匙。它是最初的三角形或毕达哥拉斯三元组，是「三面向之神」，然后它通过其完美的「化圆为方」将无限圆转化为「四面梵天」。

立法者摩奴说：『存在而未存在的他，从非存在、永恒起因诞生了「存在-精神」。」』

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说：—

『在埃及神话中，永恒未被揭示的神克尼夫(Kneph)，是由一条标志永恒之蛇缠绕著水缸、且其头悬停在水面上所象征；它使用其气息来孵化它。在这种情况下，蛇是善灵(Agathodaemon)；而在其相反的方面，它是恶灵(Kakodaemon)。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Eddas)，蜜露会在夜间的几个小时中落下，此时氛围中充满了湿气；此蜜露是众神和创造力的忙碌蜜蜂(Yggdrasil)的果实。在北方神话中，此蜜露作为被动的创造原则，代表了宇宙从水中创造出来；这露在其一种组合中是星光界流质，且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在贝罗索斯(Berosus)的迦勒底传说中，奥涅斯(Oannes)或称大衮(Dagon)，是「人-鱼」，指导著人们，展示了从水中创造出来的年幼世

界，以及所有起源于此原初质的存在。摩西教导说，只有土和水才能带来一个活跃的灵魂：且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直到者万古将雨降在土上之前，药草无法生长。在墨西哥的《波波尔·乌》(Popol-Vuh)中，人是由泥土或粘土(terre glaise)制成的，此土取自于水下。梵天创造了大牟尼(Muni，或最初的人)坐在他的莲花上，在这之前他诞生了众神灵，它们才享优先于人类的存在；而他是从水、空气和土中创造了人。炼金术士们声称，这个原初或亚当前的土，当被还原成它的最初基质时，是处于它的转变的第二阶段，就像清水一样；而第一阶段是万融剂本身。据说这种原初质包含了构成人的一切的本质；它不仅拥有他身体存在的所有元素，而且甚至也有处于一种潜在状态的「生命气息」，随时准备被唤醒。此源自于「神的精神」在水面上的「孵化」——此水即「混沌」：事实上，这个基质就是混沌本身。帕拉塞尔苏斯声称能透过它够制造他的「小人」(homunculi)，这就是为什么泰勒斯(Thales)这位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坚持认为水是大自然中万物的原则。*... 约伯(Job)在第二十六章第5节说：『死的东西和水中的居民，都是在水下生成的。』在原文中，不是「死的东西」，而是写死的利乏音人(Rephaim，巨人或强大的原始人)，可能有一天我们现在的种族的「演化」会追溯到他们。』

【*希腊的「河神们」都是原初海洋(混沌的男性方面)的儿子们，是希腊各种族的各自祖先。对他们来说，「海洋」是众神之父；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预见到泰勒斯的理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正确观察到的那样(《形上学》"Metaph." I., 3, 5)】

在波利尔(Polier)的《印度神话》("Mythologie des Indous")中说道：『在创造的原初状态中，初始的宇宙浸在水中，并躺在毗瑟奴的怀中。梵天从这混沌和黑暗中诞生出来，它是世界的建筑师，稳坐于荷叶上并在水面上漂浮(移动)，除了水和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梵天看到如此惨淡的事态，惊恐地自言自语：『我是谁？我来自何处？』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

『把你的思想引向主 (Bhagavat) 。』梵天从他的游泳姿态起身，坐在莲花上进行沈思，并思考著「永恒」；后者对这种虔诚的表现感到高兴，因而驱散了原初黑暗并打开他的理解。『在此之后，梵天作为光从宇宙蛋 (无限混沌) 中发出，因为他的理解现在打开了，他开始运作：他在永恒的水上移动，连同他内在的神的精神；以他移动水的能力，他是毗瑟奴，或那罗延。』当然，这是外传教义，然而，在它的主要思想上，与埃及的宇宙起源论近乎相同，这在它的开篇几句话中就显示出来：哈索尔 (Athtor)，†或称夜母 (代表无限的黑暗)，是覆盖无限深渊的原始元素，被水和「永恒」的普遍精神所激活，此「永恒」独自居住在混沌之中。同样的，在《犹太圣经》中，创世的历史开始于神的精神和他的创造性散发物—另一位神。‡

【*「精神」，或「咒语」的隐藏声音，是潜在力量或神秘力量的活跃显化。】

【†《古代词典》的正字法。】

【‡我们指的不是现在的或被接受的《圣经》，而是真正的犹太圣经，以卡巴拉主义的解释。】

《光辉之书》教导说，它是原始的元素—火、空气和水的三位一体—是四个方为基点，以及所有大自然的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意志的声音」(Memrab)，或「话语」，是「绝对寂静一切」的逻各斯。「这不可分割的点、无限的和不可知的」扩展自身于无限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面纱 (梵的原初质)，它隐藏了这个绝对的点。(见下方)。

在所有民族的宇宙进化论中，「建筑师们」从混沌中创造宇宙，它们是「造物者们」(Demiurgos，圣经中的「埃洛希姆」Elohim)综合体，他们是集体的「神灵」(Theos)，是「男性-女性」，即精神和物质。『埃洛希姆 (Alhim) 通过一系列 (yom) 的基础 (hasoth) 而创造了天地 (《创世记》第二章 4)。』在《圣经》中，最初是埃洛希姆，然后是「耶华-埃洛希姆」(Jahva-

Alhim)，最后是耶和华(Jehovah)—这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性别分离之后。值得注意的是，那无法形容的、也无法说出的名字*是「未知神」的象征，只用于秘仪中，而与宇宙的「创造」都没有关联；除了在随后的我们第五个种族的最后宇宙进化论中。那进行建造工作的是「移动者」、「奔跑者」、*神灵*(theoi 源自 theein，「奔跑」)，是显化期法则的「信使」，其现在成为基督教的「信使」(malachim)；而这在印度教和早期婆罗门教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梨俱吠陀》中，进行创造的不是梵天，而是「生主们」(Prajâpati)，他们是圣人们(Rishis)；根据马哈德奥-昆特(Mahadeo Kunte)教授的说法，圣人这个词与移动、继续前进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他们的尘世角色：他们作为族长，带领他们的群众在七条河上。

【*它之所以「不可言说」的原因很简单：它不存在。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名字，也根本不是一个字，而是一种无法表达的理型。这个替代词是我们前一个世纪的人所创造的。】

此外，「神」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包含了所有的众神—或神灵(theos，源自 theoi)—传到了「高等的」文明民族。这来自于一个奇怪的来源，完全如真诚的、坦率的印度林伽(lingham)一样，主要有阳物性质。有些人试图将「神」(God) 这个字的起源推导自盎格鲁-撒克逊语同义词的「好」(good)，但这已是一个被抛弃的想法；因为在任何其他语言中，从波斯语的神(Khoda) 到拉丁语的神(Deus)，这个词多少有些不同，但没有任何的例子表明神的名字是由善的属性衍生而来。对拉丁人种族来说，它来自雅利安的帝奥斯(Dyaus，白天)；对斯拉夫民族来说，源于希腊语巴克科斯(Bacchus，Bagh-bog)；而对撒克逊种族直接来自希伯来语的 Yodh 或 Jod。后者是数字 10，男性和女性，而 Jod 是阳物钩：一因而衍生撒克逊人的 Godh、日耳曼人的 Gott 和英国人的 God。这个象征性的术语，可以说代

表尘世层面上的创造者，他创造了物质「人类」；但它肯定与精神、神灵或宇宙的形成或「创造」无关！

「混沌-神灵-宇宙」，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切中的一切。因此，它被称为男性与女性、善与恶、正极与负极：是一整个系列的对比性质。当它(在沈睡期中)是潜伏时，它是不可认知的，并成为不可知的神。它只有在其活跃运作中才能被认识；因此它会在可见的层面上，作为「物质-力量」和「活跃精神」，作为那终极且永远未知的「统一性」产生的关联和结果。

而轮到了这三重单元，是四个主要「元素」*的生产者，它们在我们可见的尘世大自然中共有七种(到目前为止是五种)元素，每一种都可以被分成49种(或7乘以7)子元素，其中大约有70种是化学所熟悉的。大凡宇宙的元素，如火、空气、水、土，具有其主要者的性质和缺陷，且其本质上都是善与恶、力(或精神)与物质等等；因此，每一个都同时是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行动与反应。(见第XIV节，《四元素》)在遍一元素(不可认知者)永不停息的冲动下，它们总是不断地在形成物质；而此遍一元素在现象的世界中，由「以太」或「赋予万物出生和生命的不朽众神」所代表。

【*摩西在沙漠中所搭建的宇宙帐幕是正方形的，正如约瑟夫(Josephus)告诉他的读者的那样，它代表著四个方位基点和四个元素(《犹太古史》“Antiq.” 1, viii ch., xxii.)。这是来自埃及金字塔和泰尔(Tyre)金字塔的想法，那里的金字塔成为支柱，而神灵或天使在四个不同的点有他们的住所。(见第XIV节，《四元素》)】

在《所罗门·本·耶胡达·伊本·格比罗尔的哲学著作》中("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Solomon Ben Yehudah Ibn Gebirol", 翻译于艾萨克·梅尔(Isaac Myer)先生的《卡巴拉》，刚刚出版)谈到宇宙的结构，『拉比耶胡达(R. Yehudah)开始说，据记载：—「埃洛希姆说：让水域之中有穹苍。」来吧，看在那时刻神圣者... 创造了世界，他创造了7个天上层面、

7个下方地面、7海、7日、7河、7周、7年、7次，和世界已存在的7000年。那神圣者是一切的第七』等等(415页)。

这一点，除了显示了与《往世书》宇宙进化论的奇怪一致性外(例如，《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也证实了我们在《密传佛教》中，简短地给出关于数字七的所有教导。

印度教徒使用了无穷无尽的寓言来表达这一思想。在原初混沌中，在它发展成七大洋(Sapta Samudra)之前——象征著由三性质(悦性 Satwa、激性Rajas 和惰性Tamas，参见《往世书》)组成的七性质(受限制性质)——潜伏著甘露(Amrita，不朽)和毒药(Visha，或死亡、邪恶)。这个寓言可见于众神所进行的「海洋的翻腾」。「甘露」超越了任何性质，因为它本身是无限制的；然而，当它落入这个现象的创造物中时，就与邪恶、混沌、潜藏著神灵，且这是在宇宙进化之前。因此，你会发现毗瑟奴——在这里代表永恒的法则——周期性地召唤宇宙进入活动——「永恒的甘露从原始的海洋(无边的混沌)中涌出，而这只保留给众神和天神；且他必须参与那伽和阿修罗的任务——是外传印度教中的恶魔。整个寓言是高度哲学的，且我们发现它在每个哲学体系中都可看到。柏拉图完全接受了毕达哥拉斯的思想——而毕达哥拉斯将这些思想从印度带来——并编纂和出版了这些思想，使用的是一种比希腊圣人的神秘数字更容易理解的形式。因此，对柏拉图来说，宇宙是「儿子」，而其父亲和母亲是神圣思想和物质。*

【* 普鲁塔克，《伊希斯和奥西里斯》Plutarch, "Isis and Osiris" 1，vi。】

邓拉普(Dunlap)*说：『埃及人区分了年长和年轻的何鲁斯；前者是奥西里斯的兄弟，后者是奥西里斯和伊希斯之子。』第一个荷鲁斯是此世界的理型，但仍存在于造物者的心智中：『在世界创造之前，诞生于黑暗之中。』第二个荷鲁斯是这个「理型」从逻各斯中出来，逐渐穿上物质的外衣，并采用一个实际存在。†

【* 《人类的精神历史》，第 88 页。"Spirit History of Man" p. 88.】

【†莫弗的《Phoinizer》，268。】

《迦勒底的神谕》说*：『世俗的神，是永恒的、无限的、年轻和年老的，有著弯曲的形体。』

【*科里，《残篇》，240 页。Cory, "Fragments" 240】

这种「弯曲的形体」是一种用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星光界流质的振动运动；古代的祭司对此非常熟悉，尽管它的名字是由马丁教派所发明的。

如今，宇宙天体的崇拜被现代科学嘲笑为迷信，然而，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在嘲笑它之前，应该『彻底改造自己关于宇宙精神存在的教育体系』。『口才足够，但智慧不足。』(Satis eloquentiæ, sapientiæ parvum) 如泛神论般的宇宙天体崇拜，可能在其最终的表达中屈服于对毗瑟奴的描述『他只是创造工作中，所要创造的力量的理型性起因；从他产生将来要被创造的力量，之后它们成为真正的起因。除了这一个理型性起因外，这世界的起源不涉及其他东西 ... 通过这个起因的力量，每一个被创造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性质。』（《原始梵文文本》，第四部分，第 32,33 页）

V. 隐藏的神、其象征和符号

每一种宗教的逻各斯或创造神，即「话语成肉身」，都必须追溯到它的终极根源和本质。在印度，它是一个有著 1,008 个神名和面向的多变体，而在它每个人格的转变中，包括了「梵天-精神」往下到七个神圣的圣人和十个半神圣的生主 (Prajapati，也是圣人) 再到「神圣-人类」的化身。在其他的泛神论中，如在埃及人、希腊人和「迦勒底-犹太人」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多」中的「一」和「一」中的「多」；而犹太人增加了其中的困惑，认为「神话即历史」而将众神们以族长的形象呈现。后者现在被那些拒绝将罗穆卢斯(Romulus)视为神话的人所接受，并被视为活生生的历史实体。对于智者，一言已足。

在《光辉之书》中，「无限」(En-Soph) 也是「一」，以及无限的统一性。这为教会中少数有学问的神父所知，他们知道耶和华不过是第三等的力量，而并不是「最高」的神。但同时又在残酷地抱怨诺斯替主义者说 ...

『我们的异教徒认为 ... 那祖父 (Propator) 只被那唯一独生子* (在众神中是梵天) 所知，也就是只被心智 (nous) 所知。』爱任纽 (Irenaus) 从未提到犹太人在他们真正的秘密之书也做了同样的事。瓦伦廷 (Valentinus) 这位「诺斯替最深奥的博士」认为：『在拜多斯(Bythos)或布松 (Buthon，最初深不可测之父，也就是第二逻各斯)之前，存在著一个完美的天使 (AION)，称为祖父 (Propator)。』因此此天使 (AION) 是一个出自于「无限」(它不创造) 的光线，并且此天使创造一切，或更确切地说，一切都是通过他被创造或进化而来。

【* 由于原初质 (Mulaprakriti) 只被自在主 (Iswar) 所知，而后者被马德拉斯 (Madras) 的舒巴罗 (T. Subba Row) 先生称为逻各斯。(参见他的《薄伽梵歌》讲座。)】

因为，正如巴西里得派 (Basilidians) 所教导的那样：『有一位至高的神，阿卜拉克萨斯 (Abraxas)，他创造了心灵 (梵文的 Mahat，希腊语的 Nous)。』『从心灵中产生了话语，即逻各斯，从话语中产生天意 (Providence，更恰当地说是神圣的光)，然后从其中产生了美德和智慧，存在在权天使们 (Principalities)、力量、天使们等等之中。』由这些 (天使们) 创造了 365 个天使们 (Aeons)。『在其中最低阶且与此世界的创造有关的天使当中，他 (巴西里得) 把犹太人的神放在末位，并否认他是神 (这是很正确的)，而是天使之一。』(同上) 于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与《往世书》相同的系统，其中「不可构思者」烙下了种子，变成了金蛋，而梵天诞生于此金蛋。梵天产生普遍心灵 (Mahat) 等等。然而，真正的神秘哲学所谈论的并非外传宗教意义上的「创造」或「进化」。所有这些人格化的力量，并非从彼此进化自而来，而是「绝对」一切的唯一显化所产生的许多方面。诺斯替派同样的系统也存在于「无限」(Ain-Soph) 的质点方面，然而，由于这些方面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因而在它们连续的出现中，仍保持著一定的秩序。因此，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光辉之书》在几代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控制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因为即使在《塔木德》(Talmud) 的形而上学里，「低等的脸」(或小脸者，microprosopus) 事实上永远不能置于与更高等或「大脸者」(macroprosopus) 相同的抽象理想的层面上。后者在迦勒底的卡巴拉中，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是「话语」或逻各斯，或 Dabar (希伯来语)，这话语虽然它实际上变成了复数，或「话语们」——D(a)B(a)Rim，也就是当它映像了自己，或落入了群众的面向 (天使们，或质点们，「各数字」)，但它的集体上仍是「一」，且在理型层面上是一个零 — 0，一个「无-物」。它没有形体或存在，『与任何其他事物没有相似之处。』(弗兰克，《卡巴拉》，126 页)。就连斐洛 (Philo) 也称造物主 (位于神旁边的逻各斯) 为「第二个神」，以及「作为他 (至高神) 的智慧的第二个神」(斐洛《问题与解答》"Quæst. et Solut")。「绝对者」不是神。它什么也不是，只是黑暗。它是无名的，因此被称为「无限」(Ain-Soph) —

『Ayin 这个词的意思是无。』见弗兰克《卡巴拉》153 页。也见第十二部分，「创造性众神的神谱」。「至高神」(未显化的逻各斯)是它的儿子。

诺斯替主义体系大部分内容，都是教会神父们流传下来的残缺，因此并不比最初推测的扭曲外壳更好。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向公众或读者公开；即，如果它们隐藏的意义或密传主义被揭示出来，它将不再是一个密传的教导，因此不可能是如此。只有马库斯 (Marcus，公元 2 世纪马库斯派的首领) 给出的密传真理，比任何其他诺斯替主义者要更多；他教导人们必须用四个音节的符号来看待神。但就连他也从未被正确理解过。因为只有在他《启示》的表面上或字面上意思，才显出神是四元组，即：『不可描述的、沉默的、父亲和真理，』一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且只揭示了一个更深奥的谜。马库斯的这个教导类似于早期卡巴拉主义者和我们的教导。因为他认为神是 30 这个数字，并有 4 个音节，若进行密传翻译，意味著一个三元组或三角形，以及一个四元组或正方形，总共是 7；这在较低的层面上构成了神名所组成的 7 个神圣或秘密的字母。这需要证明。在他的《启示》中，提到了用字母和数字表达的神圣的奥秘，马库斯叙述了『至高的四元组如何从一个既看不见也没有名字的区域，以女性的形式降临到我(他)身上，因为此世界将无法承受她以一个男性形象出现，』并向他揭示『宇宙的生成，在此之前从未向神灵或人透露。』

第一句话已经包含了双重含义。为什么女性形象比男性形象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或倾听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荒谬的。而对一个熟悉神秘语言的人来说，这是相当简单明了的。神秘哲学或称秘密智慧，是由一个女性的形式所象征，而男性的形象代表著被揭开的奥秘。因此，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也无法承受它，且马库斯的启示必须以寓言的方式呈现。然后他写道：

『当最初那不可构思者、无存在和无性别(卡巴拉的「无限」)开始分娩(即显化其自身的时刻到来时)并渴望它「不可言说」的应该出生(第一

逻各斯，或者天使(Aeon或 Aion)，且它的不可见应该披以形体，于是它嘴巴张开、说出像它本身的话语。这话语(逻各斯)显化自身为「不可见者」的形式。这个(不可说出的)名字如此发出(通过这话语)。他(至高逻各斯)说出了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是有著四个字母的音节。接著又加上第二个音节，也是四个字母。然后是第三个，由十个字母组成；然后是第四个，有十二个字母。整个名字由 30 个字母和 4 个音节组成。每个字母都有自己的发音和书写方式，但从没人理解也从未见完整「名字」的这种形式，——没有；甚至连在它(无存在和不可构思)身旁的字母力量都未曾被理解。*所有这些声音在结合时，在集体上是无存在的、未诞生的天使(Aeon)，且这些是永远看见父面孔的天使们†(逻各斯，「第二个神」，站在神的旁边，且根据斐洛的说法，后者是「不可构思的」)。

【*在《薄伽梵歌四讲》中，讲师说自在主或逻各斯无法看到梵，而只能看到原初质(Mulaprakriti)。(见《神智学》，1887.2)】

【†基督教中『脸的七位天使』。】

这在古老密传的秘密中是明白的。它是卡巴主义的，但不像《光辉之书》那样隐晦，其中神秘的名字或属性也是四个音节的，有著十二个、四十二个、甚至七十二个音节的单词！**四元组**以一个裸体女人的形状对马库斯显示真理，并在那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上写上字母，她的头是Ω，脖子是Ψ，肩膀和手是Γ以及X等等。很容易认出这是质点皇冠(Kether)或头，被编号为1；大脑或智慧(Chochmah)是2；心或理解(Binah)是3；另外七质点代表身体的肢体。质点树就是宇宙，而在西方由亚当卡蒙所代表，如同在印度是由梵天所代表。

在整个十质点中，又被分为三个更高等的、或精神性的**三元组**，以及较低等的**七元组**。神圣数字七的真正密传含义在《光辉之书》中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但泄漏于「起初」的两种写法(Be-resheeth和Be-raishath)：后者是「更高的、或上层的智慧」。正如麦克達格·马瑟斯(Macgregor

Mathers)先生在他的《卡巴拉》(第 47 页)和迈尔 (T. Myer)先生的《卡巴拉》(第 233 页)中所示，这两个词有双重和秘密的含义；且这两个卡巴拉主义者都得到了古代最好的权威支持。「起初产生埃洛希姆」(Braisheeth bara Elohim)的意思是，六者属于较低的物质阶层，在之上是第七质点，或者如作者所说：『七 ... 适用于较低的创造物，三适用于精神性的人，即天上的原型或最初亚当。』

当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说神是无存在时（因为「它」是无，「无-物」），他们比那些称神为「他」的人，更加崇敬和虔诚地尊重神；后者把神塑造成一个巨大的男性。

那些研究卡巴拉的人，很快就会在其作者的最终思想中，发现到同样的观点；这些作者是早期伟大的犹太启蒙者，他们从迦勒底圣师那里得到了巴比伦的秘密智慧，而摩西的智慧是在埃及得到的。我们无法通过《光辉之书》的拉丁语和其他语言的译本来评断这本书，因为这些思想当然都经过温和化，使之符合其基督教编纂者的观点和政策；但事实上，它的思想与所有其他宗教体系的思想是相同的。各种宇宙生成论表明，古老的普遍灵魂被每一个民族视为造物者的「心灵」；且它被称为「母亲」、诺斯替派的「女性智慧」(Sophia)、犹太人的王冠 (Sephira)、印度教徒的萨拉斯瓦蒂 (Saraswati) 或瓦克 (Vâch)，即做为女性原则的圣灵。

因此，从主 (Kurios) 或逻各斯诞生的是希腊人的「神、心灵」(nous)。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 中说：『主(Koros或Kurios)象征著智力的纯粹和未混合的本性—智慧』；主 (Kurios) 是墨丘利 (Mercury)，即神圣智慧，『墨丘利是太阳 (Sol) 』（《亚挪比乌》 "Arnobius" vi., xii），而「托特-赫尔墨斯」(Thot-Hermes) 从它那里得到了这神圣智慧。而所有国家和宗教的逻各斯们(在其性别方面)都与世界的女性灵魂或「大深渊」相关联；这二合一的存在所源自的神，它永远被隐藏而并被称为「隐藏者」，只间接地与创造有关，*因为它只能通过永恒本质所散发的双重力量来发挥作

用。根据古代经典，甚至那位被称为「万物救主」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Æsculapius) 也等同于埃及的创造智性普塔 (Phta，或神圣智慧)，也等同于阿波罗、巴力(Baal)、阿多尼斯 (Adonis) 和赫拉克勒斯 (Hercules) (参见邓拉普 (Dunlap) 的《阿多尼斯的奥秘》，23 和 95 页)；普塔的一个方面是柏拉图的「世界之魂」 (Anima Mundi)，埃及人的「神圣精神」、早期基督教徒和诺斯替派的「圣灵」，印度教徒的阿卡莎，而甚至在它较低等的方面，是星光界流质。因为普塔原本是「死者之神」，他把他们接纳在他的怀中，因此成为希腊基督徒的灵薄 (Limbus)，或称为星光界流质。到了很久以后，普塔才被归类为太阳神灵，且他的名字象征著「打开者」，因为他被描述为第一个揭开死去木乃伊的面纱，并召唤他怀中的灵魂复活。(见"布拉克博物馆" Maspero's 「Bulaq Museum») 奈芙 (Kneph) 是永恒的未揭示者，是由象征著永恒的蛇来包围一个水缸所示，其头部盘旋在「水域」上，并以它的气息进行孵化——这作为另一种形式和同样的概念来描述「黑暗」，且其光线在水面上移动，等等。它作为「逻各斯-灵魂」的这种排列组合被称为普塔；而作为「逻各斯-创造者」的他成为印和阍 (Imhot-pou)，是他的儿子，即「有著英俊面孔的神」。在它们的原始特征中，这两个是最初的宇宙二元体，即努特 (Noot，空间或天空) 和努 (Noo，原初水域)，共同是雌雄同体的统一体，而在其上面是奈芙的隐藏气息。它们全每个都有水生动物和植物来代表，朱鹭、天鹅、鹅、鳄鱼和莲花。

【*我们使用这个术语作为一个被使用接受和认可的术语，因此对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

回到卡巴拉的神，这个隐藏的统一性因而是 to pan= apeiros，是无尽的、无边的、非存在的，只要绝对者是在永恒*之内，即无限和无限期的时间；同样的，「无限」 (En-Soph) 既不能成为宇宙的创造者和雕塑者，更不能成为光 (Aur)。因此，「无限」也是黑暗。永不变的无限和绝对的无限

不能有意志、不能思考、也不能行动。若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为有限的，且它就是这么做，通过将它的光线穿透世界蛋—无限的空间—并作为一个有限的神灵从它散发出来。所有这些都留给了隐藏在其中的光线进行。当这一时期到来的时候，绝对意志自然地扩展了它里面的力量，这是根据其内在和最终本质的法则。希伯来人并没有把蛋作为一个象征，但是他们用「双重天」来代替它，因为如果将『神创造了天上层面和大地』正确翻译的话，应该是如此解读：—『神自己的本质作为一个子宫(世界蛋)，他在其内位创造了两个天。』但是基督徒选择鸽子作为他们圣灵的象征。

【* 如勒克勒克 (Clerc) 所示，在古代犹太人中，永恒 (Oulom) 一词仅指一个开始或结束都不为人知的时期。确切地说，「永恒」一词的意义在希伯来语中并不存在，如吠檀多学者应用于梵的那种永恒。】

『凡是熟悉梅尔卡巴 מלכא 和拉格什 (lahgash，秘密语言或咒语) 的人，就会学到秘密中的秘密。』拉格什在意义上几乎等同于瓦克 (Vâch) 相同，即咒语的隐藏力量。

当活跃时期到来临时，从「无限」的永恒本质中产生了王冠，即活跃的力量，此质点称为原初点，即王冠 (Kether)。「无限的智慧」只有通过她，才能赋予抽象思想一种具体的形式。上三角形的两边象征著不可言说的本质以及宇宙—它的显化体，也就是右边和底边由不间断的线条组成；而第三个边左边，是虚线。正是通过后者才出现了王冠。她向四面八方展开，终于把整个三角形围了起来。在这种散发中，形成了三重的三元组。不可见的露水从高等的「合一 - 三元组」落下 (因此只留下 7 质点)，那个「头」质点创造原初水域，代表混沌成形。这是精神朝向固化的第一个阶段，它通过各种修改将产生尘世。摩西说：『需要土和水才能制造一个有生命的灵魂。』这需要水鸟的形象来将其关联于水，将女性繁殖元素关联于蛋、以及使之受孕的鸟。

当质点像一种积极力量从潜在的神里面出现时，她是女性；当她担任造物主的职务时，她就变成了一个男性；因此，她是雌雄同体。她是印度宇宙论和《秘密教义》中的『父亲与母亲阿底提 (Aditi)』。如果最古老的希伯来卷轴能保存下来，那么现代的耶和华崇拜者就会发现，有许多创造之神丑陋的象征。月亮上的青蛙是最常见的，有著他典型的生殖特征。所有圣经中现在认为「不洁」的鸟类和动物，在古时都是神的象征。由于它们过于神圣，才在它们身上蒙上污秽的面具，使它们免受毁灭。如果要按字面意思接受象征的话，那么铜蛇并不比鹅或天鹅更有诗意。

用《光辉之书》的话来说：『不可分割的点是无限的，且由于它的纯净和明亮而无法被理解；它从外面扩展所产生的光明是此不可分割之点的面纱；』然而，后者也『由于其不可估量的光而不能被看到。它也从外面展开，且这展开就是它的外衣。因此，经过不断的动荡(运动)，世界终于诞生了，』（《光辉之书》I.20a）由无限之光所发出的精神性基质是第一个质点(王冠或圣在)：此质点在外传教义中包含了所有其他九质点于她之中。而在密传教导中，她只包含两个：「智慧」(Chochmah)『一个男性的、主动的力量，其神圣的名字是耶(Jah)，』以及「理解」(Binah)是女性被动的力量，智性，以神圣名字耶和华(Jehovah)为代表；其两种力量形式再加上第三质点，形成犹太三位一体或王冠(Kether)。这两个质点被称为父亲(Abba)和母亲(Amona)，是二元组或是双性的逻各斯，从中出其他的七质点。(见《光辉之书》)。这最初犹太三元组(王冠、智慧、理解)是印度教的三相神*。无论在《光辉之书》是多么隐蔽，或在外传的印度万神体系中更是如此：每一个特定的联系都在另一个中再现。生主是质点们。当三相神和卡巴拉三元组与其他的分离时，那与梵天的十就会减少到七。七位建造者(创造者)成为七生主，或七位圣人，与质点们成为创造者的顺序相同；然后是族长们，等等。在这两种秘密体系中，那遍一本质都是不可理解的，且在其绝对性中是不活跃的，并且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关联于宇宙的构建。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初的「男-女」或雌雄同体的原

则、以及他们的十和七散发物 (其一部分是梵天-维拉杰 (Brahma-Viraj) 和阿底提-瓦克(Aditi-Vach)，在另一部分是「埃洛希姆-耶和华」(Elohim-Jehovah)，亚当卡蒙 (Adam Kadmon 或 Adam-Adami) 和质点夏娃 (Sephira Eve))，还有他们的生主和质点们，代表了他们的整体，即最初的原型人，即原始逻各斯；它们只有在次要方面才成为宇宙的力量、以及天文或恒星星体。如果阿底提是众神之母 (Deva-Matri)，夏娃 (Eve) 就是众生之母；她们是生成之力 (Sakti)，是「天上人」的女性方面，且她们都是复合创造者。《秘密知识》(Gupta Vidya)的经文说道：『起初，一个光线从「遍一且唯一真实存在」(Paramarthika) 发出，在「世俗存在」(Vyavaharika)中显化出来，它被用作一个载体以下降进入普遍母亲，并使她扩张 (膨胀，brih)。』且在《光辉之书》中说道：『无形体、且不具类似物的「无限统一性」，在创造了天上人的形体之后，就使用了它。那「未知的光」*(黑暗)使用האצמךא(天上形体)作为一辆战车הבבדמ通过它下降，并且希望被以这个形体来被称呼，也就神圣的名字耶和华(Jehovah)。』

【*在印度的万神体系中，双重性别的逻各斯是创造者梵天，而他的七个「心智所生」的儿子们是原初的圣人们 (Rishis)——「建设者们」。】

【†拉比西缅 (Simeon) 说：『啊，伙伴，伙伴，人就像一个散发，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有「父亲」的一面，也有「母亲」的一面。这就是话的意思：「埃洛希姆说；要有光，就有光」... 这是一个双重的人。』 ("Auszüge aus dem Sohar"，第 13、15 页)。因此，在《创世纪》中，光代表著雌雄同体的光线或「天上人」。】

正如《光辉之书》所言：『在起初是国王的意志，先于任何其他存在 ... 它 (意志) 勾勒出了一切事物的形体：它们先前被掩盖著，但现在都显现出来。从「无限」(Ain Soph) 的头里传出一个密封的秘密，是一个朦胧的物质火花，没有形状或形式 ... 生命是汲取自下方，而上方的源泉会自我更新，大海总是充满了水，并把它的水散布到每一个地方。』神如此的被比

喻为无岸的大海，或是「生命泉源」的水。(《光辉之书》III，290)『第七个宫殿是生命泉源，且在从上而下的次序中是第一个。』(II，261)因此卡巴拉主义的信条就出现在卡巴拉主义的所罗门口中，他在《箴言》第九章I中说：『智慧建造了她的房屋；它凿出其七根柱子。』

因此，假若没有原始普遍启示的话，怎么会有这些想法的同一性？这里展示的少数几个点，与接下来作品中所展示的内容相比，就像干草堆里的几根稻草。如果我们看看最模糊的宇宙生成论 - 中国的，即使在那里也能发现同样的想法。自在(自我存在)是未知的黑暗，是无量寿(阿弥陀佛)的根源，而之后产生天。孔子的「太极」给出了同样的想法，尽管他的「稻草」不然。后者是传教士们的一大乐趣来源。这些人嘲笑每一个「异教徒」的宗教，鄙视和憎恨他们的其他教派的兄弟基督徒，但他们都自面上接受自己的《创世纪》。如果我们转向迦勒底，我们会在其中发现阿努(Anu)，即隐藏的神，那「一」，而且他的名字显示了它起源于梵文。阿努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原子」，是「小中最小」(anîyâmsam anîyasâm)，也是吠陀哲学中梵(Parabrahm)的一个名字；梵被描述为比最小的原子还要小(Anagraniam)，且比最大的范围或宇宙还要大(Mahatorvavat)。这就是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给出的阿卡德人《创世记》的第一首诗，能在楔形文字的纪录(Lateras Coctiles)中找到的。在那里，我们还发现阿努是被动的的神或「无限」(En-Soph)，而贝尔(Bel)是创造者，是神的精神(质点)在水面上移动，因而是水本身，而希阿(Hea)是这三者结合的普遍灵魂或智慧。

前八节如下：

1. 当时上方还没有升起诸天；
2. 下方在大地上还没有长出植物。
3. 深渊还没有打破它的界限。

4. 那混沌 (或水) 迪亚马特 (Tiamat, 海) 是它们全部的生育之母。(这是宇宙的阿底提和质点。)

5. 起初的那些水是被命定的，但是——

6. 树未生长，花未开放。

7. 当任一个众神都未出现之时。

8. 没有一棵植物生长，也没有秩序存在。

这是混沌或创世前的时期——即双重的天鹅和黑天鹅；当光被创造时，后者变成了白色。*

【*七只天鹅被认为是从天上降落到玛旁雍错湖 (Mansarovara) 的，且在大众的想象中，它们是大熊座的七圣人，他们以这种形式来出现于《吠陀经》所记载的地域。】

这个象征著此普遍原则的崇高理型，但似乎没有计划要来回应其神圣的性质。毫无疑问，一只鹅、甚至一只天鹅，可能显得不适合代表精神的宏伟。然而，它一定有某种深奥的神秘含义，因为它不仅在每一个宇宙生成论和世界宗教中都有体现，但即使是中世纪的基督徒，即十字军战士，也将它选为圣灵的载体，带领著军队前往巴勒斯坦，以从撒拉森 (Saracen) 人手中夺走救世主的坟墓。如果我们采纳德雷珀 (Draper) 教授关于《欧洲智力发展》的论述，那么在隐士彼得所领导的十字军军队前面，是由圣灵所呈现的一只白色公鹅和一只山羊来带领。埃及的时间之神塞布 (Seb) 头上顶著一只鹅。朱庇特和梵天也以天鹅的形式出现，因为这一切的根源是奥秘中的奥秘——世界蛋。(参看前节)。

一个人在贬低一个符号之前，必须先了解其来由。空气和水的双重元素包含于朱鹭、天鹅、鹅和鹈鹕、鳄鱼和青蛙、莲花和水中百合，等等；其结果导致在现代和古代神秘主义者中，选择了最不得体的象征。潘是伟

大的大自然之神，它在描述中通常被关联于水鸟，特别是鹅，其它的神灵也是如此。后来随著宗教的逐渐堕落，由鹅所代表的众神变成了阳物的神灵，古代的一些嘲笑者将水鸟视为潘神和其他阳物神的圣物，这是没有道理的（见佩特罗尼乌斯《爱情神话》"Petronii Satyrica", cxxxvi.）；但是生育性质的抽象和神圣的力量已经变得非常的拟人化了。正如哈格雷夫·詹宁斯 (Hargrave Jennings) 先生所纯正地表达的那样，勒达 (Leda) 的天鹅也没有表现出『阳物的行为和她对此的享受』；因为神话不过是另一个版本宇宙进化论，而有著相同哲学思想。天鹅们经常与阿波罗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水和火 (阳光也是) 的象征，这是在众元素分离之前。

我们现代的符号学家可能获益于著名作家莉迪亚·玛丽亚·柴尔德 (Lydia Maria Child) 夫人的一些评论：『从远古时代起，印度斯坦 (Hindustan) 就崇拜一种标志，它是创造的典型，或生命的起源 ... 湿婆或大天神 (Mahadeva) 不仅生殖了人类形体，而且是也是使之结成果的法则，是遍及宇宙的生殖力。母性的标志同样也是一种宗教典型。这种对于生产生命的崇敬，被引入到对奥西里斯性象征的崇拜中。难道他们怀著崇敬的心情、看著人类诞生的伟大奥秘会很奇怪吗？它们是否不纯洁才被这样看待？或者是我们自己是不纯洁，所以不如此看待它？但是没有一个纯净而有思考能力的心灵会这样看待它们。... 自从那些老隐士们在他们最初圣所的庄严深处里，第一次谈到神和灵魂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且道路也不干净了。他们在大自然的所有奥秘中，追寻那无限和不可理解的起因；让我们不要嘲笑他们这种方式，以免这么做会在他们族长式的简单性中，蒙上我们自己粗鄙的阴影。』（《宗教思想的进步》"Progress of Religious Ideas", Vol. 1, p. 17)

VI. 世界蛋

这个普遍的符号从何而来？在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宇宙生成论中，蛋都被视为神圣的符号，且因其形体和内在的神秘而受到尊崇。从人类最早的心智概念开始，它就被视为最能成功地代表了存在的起源和秘密。无法察觉的胚芽在封闭的外壳内逐渐发育；这是内在的运作，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力的干涉，也就是从一个潜在的虚无产生某个活跃的东西，且除了热量外不需其他东西；它逐渐进化成一个具体的、活跃的生物后，它打破了外壳。对于的外部感官看来，它是自我产生的、自我创造的存在，它一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永恒的奇迹。

借由史前种族的象征主义，这种神秘教导解释了对于蛋崇敬的原因。「第一因」一开始没有名字。后来，在思想家的想象中，它被描绘成一只永远不可见、神秘的鸟，它下了一个蛋在混沌之中，蛋变成了宇宙。因此梵 (Brahm) 被称为「时间 (和空间) 中的天鹅」(Kalahansa)。他成为「永恒之天鹅」，在每一个大显化期开始，他都会下一个「金蛋」。它代表著大圆，或者 O，它本身就是宇宙和它的球形物体的象征。

第二个选择它作为宇宙和我们地球的象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形体。它是一个圆和一个球体；我们地球的卵形形状肯定从符号学的一开始就为人所知，因为它被广泛采用。宇宙最初以蛋的形式显化，是古代流传最广的信仰。正如布赖恩特 (Bryant) 所展示的 (iii, 165)，它是希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以及埃及人所采用的一种象征。在《埃及的仪式》第54章中，塞布 (Seb) 是时间和大地之神，并被认为下了一个蛋或指宇宙：『双重力量伟大者在其时刻所孕育的蛋。』 (Sec. V., 2, 3, 等)

这里展示了拉 (Ra) 就如同梵天在宇宙之蛋中孕育。死者『在神秘之地的蛋中熠熠生辉』 (zxii, I)。因为这是『众神所赐生命的蛋。』 (xlii, II)

『这是咯咯大母鸡的蛋、是塞布 (Seb)

的蛋，他如同鹰一样从蛋中出来。』 (lxiv., 1, 2, 3 ; lxxvii., 1)

希腊的阿里斯多芬尼斯 (Aristophanes) 描述了俄耳甫斯蛋 (Orphic Egg)，它是狄奥尼修斯秘仪和其他秘仪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世界蛋被神圣化，且它的意义也得到了解释；波菲利 (Porphyry) 表示它是作为世界的一种象征 (Επὶ μὴν ἐν εἰ δὲ ἡ ὁ ὠδὸν κ' ὅζ' μ' οὖν)。费伯 (Faber) 和布赖恩特 (Bryant) 试图证明，蛋象征著诺亚方舟，然而除非以纯粹的寓言性和象征性来理解诺亚方舟，否则这是一种疯狂的信仰。方舟只能作为月亮的同义词，它 (argha) 承载著生命的普遍种子；且确定与圣经的方舟毫无关系。无论如何，普遍的观点认为宇宙一开始以蛋的形状存在的。正如威尔逊 (Wilson) 所言：『在所有的 (印度) 《往世书》中都有一个类似的论述，说明元素以蛋的形式首次聚集在一起，并使用的通常绰号是「金色的」 (Haima 或 Hiranya)，如它呈现于摩奴那样。』然而，已故的印度著名学者达亚南德·萨拉斯瓦蒂 (Swami Dayanand Sarasvati) 和马克斯·穆勒教授在其未发表的论著中证明，这个词 (Hiranya) 的意思是「光辉」、「闪亮的」，而不是「金色」。正如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所说：『智性 (Mahat) ... 这些 (未显化) 的粗大元素包括在内，形成了一个蛋 ... 而宇宙之主以梵天的角色住在其中。婆罗门啊，在那颗蛋里，有大陆、海洋、山脉、行星、宇宙的划分、众神、恶魔和人类。』 (Book i., ch. 2.) 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印度，最初可见的男性存在将自己的本性与两性统一起来，住在蛋中并从中出来。这个「世界上最初诞生者」对某些希腊人是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这是从世界蛋中出生的神灵，而各个凡人和不朽者衍生于此凡人。拉神出现在仪式中(《死者之书》，第十七章，50)，且在他的蛋里 (太阳) 闪耀著光芒；当舒神 (Shoo，太阳能量) 醒来并给他冲动后，他就开始运作。『他在太阳蛋里，这是众神中赋予了生命的蛋。』 (同上., xlii., 13) 此太阳神宣称：『我

是天上深渊的创造性灵魂。没有人看见我的窝，没有人能打破我的蛋，我是主！』(同上,lxxxv.)。

鉴于这种圆形的形式，「|」从「O」或称蛋中发出，或在雌雄同体中，男性从女性发出；因而若学者说古代雅利安人对十进制记数法一无所知，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说最古老的印度手稿上没找到任何痕迹。10 作为宇宙的神圣数字是秘密而密传的，无论是作为单位还是作为零，即圆圈。此外，马克斯·穆勒教授说：『零(cipher)和零(zero)这两个词是一样的，足以证明我们的数字是从阿拉伯借来的*。他说，「零」在阿拉伯语意思是「空的」(cifron)，是梵语「无」(synya)的翻译。†阿拉伯人从印度斯坦得到数字，且从未声称自己发现它们。‡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字，我们只需参考波伊提乌(Boethius)在六世纪所创作的《几何》古老手稿，就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字§中找到「1」和「0」作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数字。波菲利(Porphry)引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摩德雷特斯(Moderatus)，||说到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字是『象形符号，他透过此来解释关于事物本质的想法。』或宇宙的起源。

【* 参见马克斯·穆勒的《我们的数字》】

【†卡巴拉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正如阿拉伯语的「空」(cifron)取自印度语的「无」(Synya)，犹太人的卡巴拉主义者的质点(Sephrim)也是取自「零」(cipher)一词，但不是空的意思，而是相反的意思——在它们的进化中，通过数字和阶层来创造。而且众质点是 10 或 ①】

【‡参见马克斯·穆勒的《我们的数字》。】

【§ 参见金(King)的《诺斯替主义者和他们的残余》(Gnostics and their Remains)第十三版。】

【|| 《毕达哥拉斯传记》("Vita Pythag")】

另一方面，如果最古老的印度手稿中没有十进制符号的痕迹，且马克思·穆勒说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他只发现了其中的九个字（梵文数字的首几个）；另一方面，我们有古老的记录来提供我们想要的证据。我们谈的是远东最古老寺庙里的雕塑和神圣图像。毕达哥拉斯的知识来自于印度；我们发现马克思·穆勒教授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至少在希腊和罗马人中，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的「编码」老师；『他们在亚历山卓或在叙利亚认识了印度人的数字，并把它们改编成毕达哥拉斯的算盘（我们的数字）。』这种谨慎的声明意味著毕达哥拉斯本人只认识九个数。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公开的）证明毕达哥拉斯知道十进制记数法，他非常接近生活于远古时代*，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早在亚历山卓建成之前，毕达哥拉斯知道全部的数，如波伊提乌（Boethius）所说的。†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这个证据，他说：『一些哲学家认为思想和数字本质上是相同的，总共等于 10。』‡我们相信这足以证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前，他们就知道十进位记数法，因为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新。

【*公元前 608 年】

【†这座城市建于公元前 332 年】

【‡《形而上学》 "Metaph." vii., F.】

但我们知道的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十进位制肯定在最早古代的人类就知道了，因为神圣秘密语言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的全部内容，都是建立在数字 10 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男性和女性原则的结合；且因为「胡夫」的金字塔是建立在十进制记数法的基础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数字及其与零的组合上的。然而，这些信息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已经说得够多了，因而不须再重复和回到同样的主题上。

月亮神灵和太阳神灵的象征主义是如此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莲花和「神圣」的动物等象形中将它们分开。举个例子，朱鹭象征著伊希斯，她经常被描绘于此鸟的头，也象征著墨丘利或托特，因为此神在躲避提丰 (Typhon) 的时候，变成了朱鹭的形状——朱鹭在埃及是最受到尊敬的动物。希罗多德 (Herodotus) 告诉我们 (Lib. I I. c. 75 et seq.)，在那个国家有两种朱鹭：一种相当的黑，另一种是有黑白的。前者因与有翅膀的蛇战斗并将之消灭而受到赞誉，这些蛇每年春天都从阿拉伯来到这里，并侵扰这个国家。而另一种是象征著月球，因为其外表是白色且明亮的，而另一面则是暗且黑的，此面从不朝向地球。此外，朱鹭杀死了陆地上的蛇，并在鳄鱼的卵中进行最可怕的破坏，从而拯救了埃及尼罗河免于受到这些可怕的蜥蜴类侵扰。这种鸟被认为是在月光下进行此事，因此得到了伊希斯的帮助，月亮是她的星体象征。但在这些大众神话背后，其中隐藏的更深奥真相，如阿本聂芙斯 (Abenephios, 《埃及文化》 "De cultu Egypt.") 所示：赫尔墨斯以该鸟的形式守望埃及人，并教他们神秘的技艺和科学。这仅仅意味著，朱鹭与其他许多鸟类，尤其是信天翁，以及神话中的白天鹅——永恒或时间之天鹅 (Kalahansa) ——有著共同的「魔法」性质。

若非如此，那么为什么所有不比我们傻的古人，竟会迷信地害怕杀死某些鸟类呢？在埃及，杀死一只朱鹭或金鹰 (象征太阳和奥西里斯) 的人，将冒著生命危险且难逃一死。有一些国家非常崇敬鸟类，以至于琐罗亚斯德在他的戒律中禁止屠杀鸟类，并将其作为一种滔天大罪。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嘲笑各种各样的占卜。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时代人都相信鸟类的占卜，甚至动物占卜？《苏达辞书》 (Suidas) 说这这由俄耳甫斯 (Orpheus) 所传授，他教导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从蛋黄和蛋白里看出一只小鸟在生出来后，在它短暂的一生中会看到的東西。这种神秘的技艺需要 3000 年前最伟大的学习和最深奥的数学计算，而现在已经跌入了退化的深渊：只有老厨师和算命师才会用玻璃杯里的鸡蛋白，把未来告诉那些想找丈夫的女仆。

然而直到今天，即使是基督徒也有他们神圣的鸟；例如，鸽子象征著圣灵。他们也没有忽视了神圣的动物。福音书的动物崇拜—公牛、鹰、狮子和天使(实际上是基路伯 Cherub，或炽天使 Seraph，是火热翅膀的蛇)如同埃及人或迦勒底人的一样是异教的。事实上，这四种动物是四种元素的象征，也象征人类四种低等的原则。尽管如此，它们在物质上与四个星座相对应，可以说构成了太阳神的随从，并在冬至时占据黄道圈的四个方位基点。这四种「动物」可以在许多罗马天主教的《新约》中看到，其中给出了福音传道者的画像。他们是以西结梅尔卡巴(Ezekiel's Mercabah)的动物。

正如拉贡(Ragon)真确所言：『古代的圣师们将他们宗教哲学的教义和符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有通过理解所有钥匙的组合和知识，才能充分解释这些符号。』它们也只能得到近似的解释，即使有人从这七个系统中找出三个：人类学、心理学和天文学。而主要的两种解释，最高的和最低的，即精神上的和生理上的，都是极其秘密地保存下来的，直到后来落入世俗之人的支配。这些科学对于对史前的圣师来说，如同现在的生物学和生理学一样深奥和神秘，尽管现在变成纯粹(或不纯粹的)的阳物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研究和发现的成果。另外两种是与创造性神灵(神谱)和创造性人类有关的，即理型上与实践上的奥秘。这些解释是如此巧妙地隐藏和结合在一起，以致许多人在发现一种意义时，对于其他意义感到困惑，而且永远无法充分解开它们，以致犯下了危险的轻率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理解最高的、第一的和第四的—与人类起源相关的神谱。我们在犹太「圣经」中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

正因为蛇是卵生的，它才成为智慧的象征以即逻各斯们(自我诞生者)的象征。在上埃及的费罗(Philoe)神庙里，用各种各样的香料粘土来人工准备一个蛋，并经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孵化，于是诞生一条角蝰蛇。古代印度寺庙里的眼镜蛇也是如此。创造之神从蛋中出现，从奈芙(Kneph)口中

吐出一—作为一条有翅膀的蛇—因为蛇是「一切智慧」的象征。希伯来人和摩西将它象征为旷野的「飞蛇或火蛇」，而在亚历山大神秘主义者那里，他变成了「蛇-克里斯托斯」(Ophio-Christos)，是诺斯替主义者的逻各斯。新教徒试图表明铜蛇和「火蛇」的寓言与基督和钉十字架的奥秘有直接的关联*；但事实上，它与生成的奥秘有著更近的关系，也就是当它与有著中心胚芽的卵、或称有著中心点的圆分离时。铜蛇没有这样神圣的意义；事实上，它也没有比「火蛇」更受赞誉，因为它咬伤的过程只是一种自然疗法。「铜」一词的象征符号意义是女性的原则，而火热的或「金色」则是男性的原则。†

【*这仅仅是因为这条铜蛇以一根杆子吊起来！它更像是一枚由神圣的T (Tau) 支撑的直立埃及蛋 (Mico)；因为在埃及古老的崇拜和象征中，蛋和蛇是分不开的。并且有鉴于铜蛇和「火蛇」都是炽天使(Saraphs)，即「火热燃烧」的信使，或印度的蛇神们(nagas)。它是一个没有蛋的纯粹的阳物象征，而当与它相联系时—它与宇宙的创造有关。】

【†『铜是一种象征冥界的金属 ... 是给予生命的子宫 ... 蛇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Nakash，这个词也意味著铜。』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中说道，犹太人抱怨旷野没有水(第5节)；之后，『主差遣火蛇』去咬它们，而他为了回应摩西的请求，将这条铜蛇放在一根杆子上让众人看，以作为治疗；在那之后，『当任何人看见铜蛇的时候 ... 就会活下去。』(?) 然后，「主」把人们聚集在比珥(Beer)之井旁，给他们水喝，(14-16) 而感激的以色列人唱著这首歌：『井啊，涌上水来。』(17节)。当基督徒读者学习了象征学之后，他们将开始理解这三个符号的最深层含义—水、铜、蛇，以及其他一些符号—在圣经中赋予它们的意义，他不会将救世主的神圣名字与「铜蛇」事件联系起来。炽天使(Seraphim，火翼之蛇)无疑与「神-永恒之蛇」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并不可分割的；正如基尼利(Kenealy)在他的《启示录》中解释的那样。但是「基路伯」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著

「蛇」，尽管它的直接含义不同；因为基路伯和波斯守护金山的有翼「狮鹫」是一样的，且它们的合成名字显示了它们的特征，因为它是由「圆」(kr)和「蛇」(aub)组成的，因此是「在一个圆中的蛇」。这就反驳了铜蛇的阳物特征，并为希则克雅的观点辩护。(见 II. Kings, 18, 4). 智者会举一反三。】

正如刚才所示，在《死者之书》中经常提到蛋。拉 (Ra) 这位强大者，在与「反叛之子们」和舒之间的斗争期间(太阳能量和黑暗之龙)，仍然在他的蛋中(ch. xvii.)。当他穿越神秘之地时，死者在他的蛋里闪闪发光(xxii. i.)。他是塞布 (Seb) 的蛋(liv. 1—3) ... 蛋是永生和永恒生命的象征；也作为生成性母体的符号；而 T (tau) 只有生命和出生的生成才与之相关。世界蛋被放置在库努牡(Khnoom，「空间之水」)中，或称女性抽象原则(在人类堕落而进入世代和阳物崇拜后，库努牡成为创造之神阿蒙 Ammon)；当普塔 (Phtah) 这位火热的神把世界蛋拿在手里时，这里的象征意义就与尘世相关且具体。这与象征著「奥西里斯-太阳」的鹰关联，有著双重的象征：它涉及到两种生命—凡人和不朽的生命。在基尔学(Kircher)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Egyptiacus"，第三卷 124 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刻于其中的纸莎草纸里，有一个蛋漂浮在木乃伊上方。这象征著希望，也预示著「奥西里斯化」死亡的第二次出生；他的灵魂在阿门提(Amenti)中经过适当的净化后，将在这颗不朽的蛋中孕育，而后重生到尘世中的新生命里。因为在密传的教义中，这个蛋是「天界状态」(Devachan)，是极乐的居所；它的象征是有翅膀的圣甲虫。「有翅膀的球体」只是蛋的另一种形式，和圣甲虫(Khopiroo，源于词根 Khoproo 意为「变成」或「重生」)有著同样的意义，与人的重生与精神再生有关。

在莫斯霍斯 (Mochus) 的《神谱》中，我们首先发现了以太，然后是空气，从而洛姆 (Ulom) 这位可理解的(noetos)神灵(可见的物质宇宙)诞生自世界蛋。(Mover's "Phoinizer", p. 282.)

在俄耳甫斯的赞美诗中，「厄洛斯-法涅斯」(Eros-Phanes) 从神圣的蛋进化而来的，是由以太之风所孕育而成，而风是「未知黑暗的精神」——是「神之精神」(如穆勒 (K. O. Muller) 解释的，236)；柏拉图说：『神圣的「理型」据说能移动以太。』

在印度教《石氏奥义书》中，神圣精神 (Purusha) 已经站在最初物质面前，『从它们的结合蛋生世界的伟大灵魂』即「伟大阿特曼」(Maha-Atma)、梵天、生命的精神*等等†。除此之外，在婆罗门的圣书中，还散布著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迷人寓言。在某处写道，女性创造者首先是一个胚芽、然后是一滴天上露珠、一颗珍珠、然后是一个蛋。在这些情况下一数量太多而无法单独列举一蛋在第五元素以太中产生了四种元素，并被七层覆盖物所覆盖，且后来变成了七个上层和七个下层的世界。蛋裂成了两半：蛋壳变成了天，蛋里的肉变成了地，而白色的形成了尘世的水。然后我们又看到，毗瑟奴从蛋里出来且手里拿著一朵莲花。维纳塔 (Vinata) 是达刹 (Daksha) 的女儿，是迦叶波 (Kasyapa，「自我诞生于时间者」，是我们世界的七个「创造者」之一) 的妻子，她诞生了一个蛋，从中诞生了毗瑟奴的载体迦楼罗 (Garuda)，而后者的寓言只与我们的地球有关，因为迦楼罗是「大循环」。

【*后者的名称都等同于「世界之魂」(Anima Mundi)，卡巴拉和神秘主义者的「星光界流质」，或「黑暗之蛋」。

【†韦伯，"Akad Vorles" pp. 213, 214 et seq.】

蛋是伊希斯的圣物；埃及的祭司因而从来不吃蛋。*

【*伊希斯几乎总被描绘一只拿著一朵莲花，另一只拿著一个圆圈和十字 (crux ansata)，而蛋是她的圣物。】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Siculus) 说，奥西里斯生于一个蛋，如同梵天一样。阿波罗和勒托 (Latona) 诞生于勒达 (Leda) 的蛋，而明亮的双

子座卡斯托尔 (Castor) 与波鲁克斯 (Pollux) 也是如此。虽然佛教徒并不认为他们的创始人也诞生于蛋，但是古埃及人或现代婆罗门一样都不吃蛋，以免破坏潜伏在蛋里的生命种子，从而犯下罪行。中国人相信他们最初的人诞生于蛋，有一个称为「天」的神灵从天上掉到地上、并落入水中。*这个象征仍然被一些人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真理，尽管人类的卵子是肉眼看不见的。因此，我们看到从遥远过去的人尊敬它，包含希腊人、腓尼基人、罗马人、日本人、暹罗人、南北美洲各部落，甚至是最遥远岛屿上的野蛮人。

【*因此，中国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威廉·汤姆森 (William Thomson) 爵士的理论：最初活跃的胚芽是从某颗彗星经过地球而落下的。请问！为什么这说法被视为科学的，而中国人的观念却被称为是迷信、愚蠢的理论呢？】

对埃及人来说，那隐藏的神是阿蒙 (Mon)。他们所有的神灵都是双重的：它的科学性现实是给圣所之人；而它的另一面，即传说和神话实体，是给大众的。例如，正如在《混沌、神灵、宇宙》中所观察到的，较年长的荷鲁斯是仍在造物者心智中的世界「理型」，『在世界创造之前诞生于黑暗之中』；第二个荷鲁斯*也是同样的「理型」发源于逻各斯，而后披上物质的外衣并获得确实存在。(比较 Mover 的 "Phoinizer"，第 268 页)。库努牡和阿蒙也是如此†；两者都被描绘为山羊头，且经常被混淆，尽管它们的功能不同。库努牡是「人的雕塑者」，在陶工车轮上使用世界蛋塑造人和事物；而「阿蒙-拉」(Ammon-Ra) 是生成者，是隐藏的神的第二个方面。库努牡在埃勒凡达 (Elephanta) 和斐洛 (Philoe)‡ 受到崇拜，而阿蒙神则是在底比斯受到崇拜。但埃姆芙 (Emepht) 才是那「一」，是至高的行星源则，他把蛋从他嘴里吹出来，因此他就是梵天。宇宙的和普遍之神的影子，是无法念出名字的神秘之神；它用它的活化精神来孵化并渗透了蛋，直到蛋里的胚芽成熟为止。无论如何，它是普塔 (Phtah)，意为「打开

者」，他是生与死的开启者，§ 并从世界的蛋里出来，开始他的双重工作。(《数字之书》)

【*荷鲁斯(Horus) — 「较年长的」，或称哈罗伊(Haroiri)，是太阳神灵的一个古老的面向，与拉(Ra)和舒(Shoo)视同时代；哈罗伊经常被误认为「荷鲁」(Hor或Horsusi)，即奥西里斯和伊希斯的儿子。古埃及人经常以较年长荷鲁的形象来代表太阳的升起，它从一朵盛开的莲花(宇宙)中升起；我们总是在那个神的鹰头上发现太阳圆盘。哈罗伊是库努牡。】

【†阿蒙神或蒙(Mon)，即「隐藏的」，或「至高精神」。】

【‡他的三位一体女神是萨提(Sati)和阿努其(Anouki)。】

【§ 普塔(Phtah)最初是死神、毁灭之神，就像湿婆一样。他之所以是太阳神灵，仅仅是因为太阳的火焰能杀死人、也能使人充满活力。他是孟菲斯的国家之神，是光彩照人且「面容姣好」的神。(参见 "Saqqarah Bronzes", Saitic Epoch)

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有个茄米(Chemis，古埃及是Chemi)的幽灵形体漂浮在最高天的空灵波浪上，是由太阳神「荷鲁斯-阿波罗」召唤出现的，以使它从世界蛋中进化而来。*

【*《梵卵往世书》充分的包含关于梵天金蛋的奥秘；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学家可能无法理解，他们说这个《往世书》就像《室鞞陀往世书》一样，『无法获得其完整体』，而是『由各种各样声称源自于它的部分(Khandas)和篇章(Mahatmyas)所代表。』《梵卵往世书》被描述为『透过12,200节中描述梵天之蛋的壮丽，其中包含了梵天所揭示对于未来的劫的描述。』大致上是如此，也许更多。】

在马克斯·穆勒教授呈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宇宙生成论中，其中《女预言家之歌》的诗句读到，在时间上远于早于《吠陀经》之时，世界蛋又一次在宇宙的「幽灵-胚芽」中被发现，它被描绘为躺在「幻觉之杯」

(Ginnungagap)—即无边无际和虚空的深渊。在这个世界的母体中，从前是一片黑暗和荒凉的区域，「雾霭之地」(Nebelheim，现在被称为星云，位于星光界流质中)投下了一缕冷光，冷光溢出这个杯子并冻结在里面。然后「无可见者」吹来一阵灼热的风，融化了冰冻的水并驱散了雾气。这些水(混沌)被称为埃利伐加尔(Elivagar)之流，蒸馏成活跃的液滴，而后落下并创造了地球和巨人尤弥尔(Ymir)，他只有「人类的外表」(天上人)，还有奶牛(Audhumla，「母亲」或星光界流质，*宇宙灵魂)*，它的乳房流出四股*乳汁(四个方位基点：伊甸园四河的源头，等等)，而「四」的寓言中代表立方体*所象征的各种各样神秘意义。

基督徒——尤其是希腊和拉丁的教会——已经完全采用了这个符号，并把它看作是用于纪念永恒生命、救赎和复活。这一点在交换「复活节彩蛋」这一历史悠久的习俗中得到了证实。从「异教」德鲁伊(单是他的名字就足以使罗马战栗)的「蛋」(anguinum)，到斯拉夫尼亚农民的红色复活节蛋，这已过了一个周期。然而，无论是在文明的欧洲，还是在中美洲卑劣的野蛮人中，我们发现了同样古老、原始的思想；我们最好只去寻找它所象征的原始思想，而不因为幻象自己在智力和身体上的优越性而破坏它。

VII. 梵天的白昼与黑夜

这个名称是指显化期 (Manu-antara，或两个摩奴 (Manus) 之间) 和沈睡期 (Pralaya，消融) 的名称；一个是指宇宙的活跃时期，另一个是指它相对且完全的休息时期——根据它们发生于梵天一「天」还是梵天的一个「时代」(一生)。这些连续不断的时期也被称为「劫」(Kalpas)，有小有大，即小劫和「大劫」(Maha Kalpa)；虽然正确地说，「大劫」不是梵天的一个「天」，而是梵天的整个一生或时代，因为在《梵天外瓦达往世书》提到：『年代学者根据梵天的生命计算一个劫；而小劫如同桑瓦塔 (Samvarta) 和其他都是众多的。』事实上它们是无限多的；因为它们从未有开始，即，在永恒中永远不会有第一个劫，也永远不会有最后一个。

在这一时间尺度的一般意义上，梵天的存在 (现在的大劫) 中的一半时间 (Parardha) 已经过去了；最后的劫是「金莲」(Padma)；现在的是筏罗诃*(Vârâha，「野猪」化身)。

【* 在佛教的密传传统中有一条奇怪的信息。在外传的或寓言性质的《释迦牟尼传》中，讲述了这位伟大的圣人死于对猪肉和米饭的消化不良；这确实是结局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任何庄严的元素。这可以解释为在寓言上指出他出生在「野猪」或称「筏罗诃劫」(Varaha-Kalpa)；梵天在此劫采取了该动物的形式，以把陆地从「空间之水」中升起。有鉴于婆罗门直接从梵天下降时，可以说他们与他是同一的；且由于他们同时是佛祖和佛教的死敌，我们有了奇怪的寓意暗示和组合。婆罗门教(「野猪」的，或筏罗诃劫) 在印度屠杀了佛陀的宗教，将其从脸上抹去；因此，佛陀与他哲学才据说死于食用野猪肉的影响。他建立了最严格的素食主义和对动物生命的尊重——甚至拒绝吃鸡蛋，因为它是未来潜在生命的载体——若说他死于肉类消化不良，这一观点本身就自相矛盾得荒谬，且不止让一位东方主

义者感到困惑。但是这个解释揭示了 this 寓言，并解释了其余的一切。然而，「筏罗诃」并不是一头一班的野猪，它最初的意思似乎是某种「喜欢在水中嬉戏」的远古湖泊动物。』（《伐由往世书》 Vâyu Purâna.）】

对于从《往世书》研究印度教的学者来说，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他不能字面上理解其中的陈述，并认为只有一种解释；因为那些特别涉及显化期或劫的问题，必须在它们的几个参考文献中加以理解。因此举例来说，这些时期用同一种语言来指大和小的时期，即大劫和小周期。摩蹉 (Matsya) 或称鱼化身发生在筏罗诃或野猪化身之前；因此，这些寓言必然与「金莲」和现在的显化期有关，也必然与那些自从我们的世界链和地球再现以来，所发生的各个小周期有关。而且，由于毗瑟奴和毗婆斯婆多 (Vaivasvata) 大洪水的鱼化身，正确地与我们地球上在这一轮次所发生的事件相联系，因此很明显，虽然它可能与前宇宙事件有关 (指的是我们的太阳系)，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与遥远的地质时期有关。在我们的太阳系重现之前、或在最后的大沈睡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连密传哲学也不能声称知道，除了通过类比来推理。但它清楚地教导我们，在地轴发生第一次地质扰动之后，最终将整个第二大陆及其原始种族席卷至海底——而其接续的「陆地」或大陆中，亚特兰蒂斯是第四个一轴又发生了一次扰动，迅速恢复其先前的倾斜度；那时，陆地又从水里又被举起来——上者如下；反之亦然。在那个年代，地球上有了「众神」——传统上说的是众神，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类。就像我们将在第二卷中展示的那样，在外传印度教中，时期的计算既包括宇宙的大事件、也包括地球上的小事件和灾难，而可能会用同样的名字来表示。例如，「坚战」(Yudishthira) 是萨期雅 (Sacea) 的第一位国王，他开启了卡利时代，其一直持续 432,000 年——『是一个真正的国王和人类，他生活在公元前 3102 年，』这个名字也同样适用于指亚特兰蒂斯第一次沉没时的大洪水。他是『「坚战」* 出生在百峰之山，位于没有人能再走更远的世界尽头。』且『就在洪水之后。』（见皇家亚洲学会 Royal Asiat. Soc., Vol. 9, p. 364.）我们知道公元前 3102 年没有「洪

水」——甚至也没有诺亚，因为按照犹太和基督教的年代学，它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

【*根据威尔福德 (Wilford) 上校的说法，「大战」结束于公元前 1370 年。(见 A. R., Vol.9, p. 116)；而根据本特利 (Bentley)，是公元前 575 年！！我们或许希望，在本世纪末之前，《摩诃婆罗多》的史诗将被发现、并宣布等同于伟大拿破仑的战争。】

这涉及到一个时间的神秘划分和一个在其他地方解释过的谜，因此我们暂时将之搁置一边。在这一时刻我们只需指出，威尔福德、本特利以及其他可能的伊底帕斯 (OEdipus)，他们对于神秘的印度教年表进行的所有想象努力都不幸失败了。我们那些非常博学的东方学家，从来没有解开过关于四个时代或显化期的任何计算，因此，他们切断了这个棘手的结的方式，就是宣布整个是『婆罗门大脑的一种虚构』。但愿如此，愿伟大的学者们得到安息。这一「虚构」将在第二卷人类起源的序言中提到，以及一些密传的补充。

然而，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种沈睡期是什么，以及关于它们的普遍看法是什么。这一次它与神秘主义是一致的。

十四个显化期逝去后是沈睡期，并由同样数量的摩奴主掌；结束时发生「偶然的」或梵天的消溶。这在《毗瑟奴《往世书》》中以浓缩的形式说道：『在结束一千个四时代后，这完成了梵天的一天，且大地几乎耗尽了。永恒的毗瑟奴 (Avyaya) 于是呈现出楼陀罗 (Rudra，毁灭者湿婆) 的性格，并将他所有的创造物重新统一到他自己身上。他进入太阳的七道光线中，并喝光了地球上所有的水；他使水分蒸发，从而使整个地球变干。海洋和河流、激流和小溪都被呼出。如此在充足的水分的滋养下，七道太阳光线通过膨胀变成了七个太阳，它们最终燃烧

整个世界。诃利 (Hari) 是万物的毁灭者，他是「时间之火」 (Kalâgni)，最终毁灭了地球。然后楼陀罗变成贾纳尔达纳 (Janardana)，呼出了云和雨。』

有很多种类的**沈睡期**，但在古老的印度教书籍中特别提到了主要的三种；正如威尔逊所说：——第一个叫做「偶然的」或「附带的」* (Naimittika)，是由不同「梵天的日子」间隔所引起。它是对所有创造物的毁灭，是对一切有生命和形体的毁灭；但基质不会被毁灭，而是**保持现状**直到那「黑夜」中的黎明到来。另一种叫做「元素的」(Prakritika) — 发生于梵天的**寿命**或生命结束，此时存在的一切都被分解成原始元素，以等待在那个漫长的夜晚结束后被重塑。但第三个是「绝对的」(Atyantika)，不涉及各世界或宇宙，而只涉及一些人的个体性；因此它是个体的沈睡期或涅槃；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后，就不可能会再有未来的存在，只有在「大沈睡期」之后才能重生。后者的夜晚持续了 311,040,000,000,000 年，而如果幸运的解脱者 (Jivanmukti) 在显化期的早期到达涅槃，它有可能有几乎翻倍的涅槃时期，这足够被认为是**永恒的**，尽管不是无尽的。《薄伽梵往世书》(XI I., iv, 35) 谈到第四种沈睡期，即「持续的分解」(Nitya)，将其解释为在这个宇宙一切事物中，不知不觉发生的变化，从地球到原子—没有停止。它是成长与衰退(生与死)。

【*在**吠檀多**和**正理派** (Nyaya) 中，「相」(nimitta，衍伸出Naimittika) 被认为是**有效的**起因，与「执著」(upadana) 相对，后者是物质性起因。在数论派中，**原质**是一个低于梵天的起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梵天本身就是一个起因，且高于原质。因此，「偶然」一词的翻译是错误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表明的那样，应该译为「理型的」起因，甚至是「真正的」起因更好。】

当大沈睡期来临时，天上层面 (Swar-loka) 的居民被大火所扰乱，并且他们『在摩诃界(Maharloka) 向祖灵 (Pitris)、他们的祖先、摩奴、七圣人、

各种神灵的阶层』寻求庇护。当大火也到达后者时，上面列举的所有存在依次从摩诃界迁移到天人界 (Jana-loka)，『当世界在接下来的劫中重新出现时，他们精微的形体注定重新投生，并拥有以前类似的能力。』（《伐由往世书》）。

『... 这些云的体积很大，雷声很大，充满了整个空间 (Nabhas-tala)，』 《毗湿奴往世书》继续说道——(Book V I., ch. iii.) 『这些云层的雨倾泻而下，扑灭了可怕的大火，然后不间断地下了 100 (神圣的) 年，并淹没了整个世界(太阳系)。倾盆而下的雨滴像骰子一样大的，覆盖了大地与充满了中部区域 (Bhuvaloka)，也淹没了天上层面。世界现在被黑暗所笼罩，而所有活跃的或不活跃的都已经死亡，而云层继续倾泻它们的水』... 『且梵天之夜统治著荒凉的景象.....』

这就是我们在密传教义中所称的「太阳沈睡期」... 此时水域到达了七圣人的区域，世界(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海洋时，它们就停止了。毗瑟奴的气息变成了一股强劲的风，再吹上一百年(神圣的)直到所有的云消散。然后风又被吸收：『万物是由「那个」制成，他是万物存在的主，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开始的；宇宙还没开始时，他安息睡在「无限之蛇」(Sesha)的深处之中。创造者 (Adikrit) 诃利，以梵天的形式睡在空间的海洋上一由桑克*(Sanaka)和天人界 (Jana-loka) 的圣人(Siddha)所荣耀，并由梵界 (Brahma-loka) 的神圣居民所沈思，他们渴望最终的解放，并沈浸在神秘的睡眠中，是他自己幻觉的天上化身 ...』这就是被称为偶然性的分解 (Pratisanchara)，因为诃利是它的偶然性(理型上)的起因 †当普遍精神苏醒时，世界就复苏了；当他闭上眼睛，所有的东西都落在神秘睡眠的床上。以同样的方式，1,000 个大时代构成了梵天的一天（在最初它是「莲花-子宫」(Padma-yoni)，与「莲花所生者」(Abjayoni)，不是梵天)，因而他的黑夜由相同的周期组成。『在他夜晚的尽头醒来，那未出生的 ... 重新创造宇宙 ...』 《毗湿奴往世书》

【*拒绝创造的主要**鸠摩罗** (Kumara) 或**处女神灵** (一个禅那主)。是圣迈克尔的一个原型，他同样拒绝做这件事。】

【† 参见《混沌、神灵、宇宙》一节的总结语。】

这是「偶然的」沈睡期；那么「元素的消融」是什么呢？『由于饥荒和火灾，』破灭仙人(Parasara)对弥勒(Maitreya)说：『所有的世界和地下层面(Patalas)都枯萎了... *元素消融的过程开始了。然后，首先水吞噬了土的属性(这是气味的基础)，而土在被剥夺了这一属性后走向毁灭—并与水成为一体... 当宇宙被水元素的波浪所遍布时，它的基本味道被火元素锁住了... 因此而水本身就被毁灭了... 并与火合而为一；因此，宇宙充满了(空灵的)火焰，并逐渐蔓延到整个世界。当空间是遍一火焰时，风的元素就抓住了基本性质或形体，这是光的起因；而被抽离(pralina)的一切就成为空气的性质。形体的基础被摧毁，而火(Vibhavasū)失去了它的基础，空气扑灭了火焰并在空间中蔓延；当火焰融入空气时，空间就失去了光。然后，空气伴随著声音，即以太的来源，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十个地区... 直到以太抓住了凝聚力(触觉，Sparsa)这是它的基本属性；而在失去它后，空气被破坏，而卡(kha)保持不变；它没有形体、味道、触感(Sparsa)和气味，它存在、体现(murtimat)和广阔，并遍及整个空间。阿卡莎(Akasa)的特征属性和雏形是声音(「话语」)，并占据了空间的全部容量。然后是元素们(Bhutadi)的本源(本体)，吞噬了声音(集体上的造物者)；且禅那主的群众、以及所有现有的元素们†都同时融合到它们的本源中。最初的元素、意识、结合了精神上的黑暗(tamasa)，本身就被普遍智性(mahat)瓦解了，它的特征属性是**菩提**(Buddhi)，而土和普遍智性是宇宙的内外边界。』因此，正如(在开始时)『从普遍智性到土被认为是大自然(Prakriti)的七种形式，因而这七种形式依次重新进入彼此。』‡

【*这一观点很难与基督教神学相适应，因为后者更乐意给其信徒永恒的地狱。】

【‡在这里，「元素们」一词不仅指可见和物质的元素，也指圣保罗所说的「元素们」，即精神性、智性的力量，是显化期形式的天使和魔鬼。】

【‡当东方学家正确地理解这种描述的密传意义时，就会发现这种「世界-元素们」之间的宇宙关联，能比现今所知的更好解释物质力量之间的关联。无论如何，神智学者们将会察觉到物质 (Prakriti) 有七种形式或原则，『从普遍心智计算到土』。「水」在这里的意思是神秘的「母亲」；是抽象性的子宫，其中孕育了显化的宇宙。这七个「地区」指的是宇宙的七个部分，或使宇宙形成的力量本体。这都是寓言性质的。】

『梵天之蛋 (Sarva-mandala) 溶解在它周围的水中，包括它的七个区域 (dwipas)、七个海洋、七个领域和它们的山脉；水的表面被火喝干；火 (的层) 被空气 (的层) 吸收了；空气与以太 (阿卡莎) 混合；本源 (Bhutadi，或更确切地说是原始元素的起因) 吞噬以太，并且 (本身) 被普遍心灵 (Mahat，伟大的) 所毁灭，它和所有这些一起被物质 (Prakriti) 抓住并消失了。物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管是分离的的还是不分离的；只有那些分离的东西最终才会被不分离的东西吸收并迷失于其中。精神 (Pums) 是遍一、纯粹的、不朽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也是那至高精神的一部分，它就是一切。这种精神 (Sarvesa) 不是 (具体化的) 精神，在它里面没有名字 (naman)、种性 (jati 或 rupa，因而是形体而不是种性) 或类似的东西——作为唯一的存在 (Satta) ... 物质 (Prakriti) 和精神 (Purusha) 都最终分解成至高精神 ... 』（来自《毗瑟奴《往世书》》，这里纠正了威尔逊的错误在被，而原话被放在括号里）。

这是最后一个沉睡期*——宇宙的死亡——在其之后，它的精神就安息在涅槃中，或者在「那个」之中，既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所有其他的沈睡期都是周期性的，并且有规律地连续地在显化期之后，就像每个人类、动物和植物的黑夜都在白天之后一样。宇宙的众生的创造周期被耗尽，而显化

「话语」的能量有它的增长、顶点和减少，如同所有暂时的事物一样，无论它们持续多久。创造力作为本体是永恒的；而作为其各面向的现象性显化来说，它有一个开端，因此必须有一个终点。在这段时间里，它有其活动的时期，也有休息的时期。这就是「梵天的白昼与黑夜」。但是梵天作为本体，是永远不会休息的，因为「它」永远不会改变且永远存在，尽管不能说「它」在任何地方 ...

【*由于它是「伟大者」(Maha)，或所谓的最后的沈睡期，如这里所描述的，每件事物被重新吸收到它最初的遍一元素—据说在那个漫长的黑夜中，「众神本身、梵天和其他」都死亡和消失。】

犹太卡巴拉主义者认为永恒、无限的神具有不变性的必要性，因此他们也把同样的思想应用到那拟人化的神身上。这一思想富有诗意，且在其应用上十分恰当。在《光辉之书》中，我们读到：——

『摩西在西奈山守夜，与神一起，而神被云雾遮盖而不被看见，他感到极其害怕，忽然问：「主，你在哪..... 你在哪睡觉，欧主？.....」 而神灵回答他说：「从来没不睡觉：如果我在「我的时间之前」睡著一会儿，所有的创造物就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在我的时间之前』很有暗示性。它表明摩西的神只是一个暂时的替身，就像男性的梵天一样，是不可改变的「那个」的一个替身、一个方面；因此，它既不能参与「白昼」，也不能参与「黑夜」，也与反应或消融无关。

东方神秘主义者有七种解释方式，而犹太人只有四种—即「真实-神秘」上；寓言上；道德上；或字面意思(Pashut)。后者是外传教会所使用的钥匙，且不值得探讨。若使用第一个、或神秘的钥匙来阅读的话，这里有几个句子显示了每一个经文中关于建造基础的同一性。下面的话源自于麦尔(T. Myer)先生优秀卡巴拉主义作品，他似乎对此有深入研究。我逐字

引用。『B'raisheeth barah elohim ath hash ama yem v'ath haa'retz——即：「在起初，神(复数)创造了众天与地；(此句意思是：) 六个建造的质点*，而「在起初」(B'raisheeth) 立于其中，一切属于**下面。它创造了六，(且) 一切立于此上。且那些都依赖于*颅骨*的七种形态，直到所有尊贵中的尊严。第二个「地球」 不计算在内，所以有人说：「它从受咒诅的(地球) 出来。」 ... 「它(地球) 是没有形体和空的；黑暗在深渊的表面上，而埃洛希姆的精神** ... 在呼吸 (me' racha 'phath)——即，盘旋、沈思、移动 ... 十三取决于最高贵者十三种(形式)。六千年挂在(指的是) 前六个字。第七(千，千年) 在它上面(受咒诅的地球)，其自身是强壮的。在12个小时(一..... 天) 它变得完全荒凉，如所写.... 在第十三，它(神)将恢复一 ... 一切都要像从前一样更新；所有这六个将继续 ... 等等。』(卡巴拉 Qabbalah, p. 233, from Siphrah Dzeniuta, c. i., § 16, s. 9.)

【*诗节的「建造者们」。】

「建造的质点」是六禅那主、摩奴、或生主，综合上是第七的『「在起初」(B'raisheeth，最初散发物或逻各斯)，因此，他们被称为较低或物质宇宙的建造者，』都属于较低的。这六个的本质是第七个——前者是载体(Upadhi)，是客体宇宙赖以建立的基础或基石，是万物的本体。因此它们同时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临在的七天使，是人身上的第六个和第七个原则；是七重链的「精神-心灵感应-物质」层面、根种族等。它们都「依赖于颅骨的七种形态」往上至最高。『第二个地球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它不是地球，而是空间的混沌或深渊，在其中休息的是典型或理型的宇宙模型，而超灵魂沈思于此。「诅咒」一词在这里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它的意义仅仅是厄运或命运，或使它进入客体存在状态的宿命。我们可以看到被「诅咒」的「地球」被描述为「没有形体且是虚空」，而在它的深渊深处中，埃洛希姆(集体逻各斯)的「呼吸」产生或图像化了未来事物的最初神圣理型。这个过程在每一个沈睡期之后、在一个新的显化期之前、

或称有知觉的个体存在的时期开始之前重复著。『十三个依照十三种形体』指的是由十三摩奴拟人化的十三段时期，其中第十四是「自生者」(Swayambhuva，13 是作为额外的掩盖)：这十四摩奴在一个大时代(梵天的一「天」)的任期内统治。客体存在宇宙的这些(十三-十四)依赖于十三(十四)种典型的、理型的形式。『六千年挂在前六个字里』的意思，又再一次要在印度人的智慧中去找。它们指的是最初六(七)个「以东(Edom)国王们」，他们在第一轮次中代表了我们行星链上的各世界(或层面)，以及这一轮次中的原始人类。他们是七重亚当前(或指在第三个、性别分离的种族之前)的第一根种族。他们是阴影们，且毫无知觉(他们还没有吃过知识之树的果实)，他们是「脸看不见脸(Parguphim)」(原始人类是无意识的)，『因此，原始的(七)国王都死了，』即，被摧毁(见 Sepherah Djenioutha)。现在，他们是谁？他们是国王们，是『七圣人(Rishis)、某些(次级的)神灵、因陀罗(Sakra)、摩奴(Manu)、和国王们他的儿子们，他们在一个时期中被创造和灭亡』，《毗瑟奴《往世书》》如此说道(Book I. chap. iii.)。因为第七个(「千」)(不是外传基督教所谓的千年，而是人类起源的千年)代表了「创造的第七个时期」、代表物质人类的第七个时期(《毗瑟奴《往世书》》)、以及第七个原则——宏观和微观宇宙上——也是第七个时期之后的沈睡期，而这个「黑夜」的持续时间与梵天的「白昼」相同。『它在十二小时内变得完全荒凉，正如所写的那样。』正是在第十三小时(两倍的六及其综合)一切将恢复，『而六者将继续。』

因此，《卡巴拉》的作者相当真实地评论道：『在他(伊本·加比罗尔)的时代之前很久... 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许多世纪，中亚地区就有一种「智慧宗教」；其碎片随后存在于古埃及人、古中国人、印度人等...』还有...『《卡巴拉》最初很可能来自雅利安人，并经过中亚、波斯、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亚伯拉罕和其他许多人从乌尔(Ur)和哈兰(Haran)来到巴勒斯坦。』(221 页)这就是《诺斯替主义者及其遗迹》的作者金(C. W. King)的坚定信念。

默德里 (Modely, 或Vamadeva Modelyar) 用最具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即将到来的「黑夜」。虽然这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已给出的，但这值得重复。

『能听到到处所发的奇怪声音 ... 这些是梵天之夜的前兆；黄昏从地平线升起，而太阳在摩羯座 (Macara) 十三度消失，且不再到双鱼座 (Minas)。被指派守望黄道十二宫 (rasichakr) 的宝塔大师们，现在可能会打破他们的圆盘和工具，因为从此它们就没用了。

『光线逐渐变淡、热量逐渐减少，地球上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水泉干涸，大河的海浪耗尽，海洋露出其沙质底且植物死亡。人和动物的体型每天都在缩小。生命和运动失去了它们的力量，行星已不太受太空中引力的作用；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灭了，就像一盏灯因仆人(chakra) 疏忽了未补充而熄灭。太阳 (Sourya) 闪烁熄灭、物质分解(沈睡期)，而梵天融合回未揭露的神 (Dayus)，且他在任务完成后睡著了。又一天过去了，黑夜降临，一直持续到未来的黎明。

『现在他又重新进入他思想的金蛋，是所有存在物的胚芽，如神圣的摩奴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他平静的休息期间，那些被赋予各种行动原则的活跃存在停止了它们的功能，而所有的感觉(心智)都进入休眠状态。当它们都沈浸在至高灵魂中时，这个众生的灵魂就会完全地安睡，直到一天它恢复它的形态，并从其原始的黑暗中再次苏醒。』*

【*参见雅克利奥 (Jacquolliot) 的《上帝之子》；"Les Fils de Dieu, l'Inde des Brahmes", 第 230页。】

由于「萨提亚时代」总是在四个时代系列中的第一个，因而卡利时代总是最后的。卡利时代现在在印度统治著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与西方时代相吻合。无论如何，令人好奇的是，当《毗瑟奴《往世书》》的作者在向弥勒佛预言卡利时代的一些黑暗影响和罪恶时，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是

多么具有预言性。其中在说道「野蛮人」将成为印度河 (Indus)、钱德拉哈加河 (Chandrabhaga) 和卡斯梅拉河 (Kasmera) 沿岸的主人之后，他补充道：

『必有当代的君王们统管著全地 — 是性情暴躁、沈迷于奸恶狡诈的君王们。他们将对妇女、儿童和牛造成死亡；他们会攫取臣民的财产，并觊觎他人的妻子；他们将拥有无限的力量，他们的生命将是短暂的，但他们的欲望永不满足 ... 各国人民与他们交往，会以他们为榜样；且(在印度) 的野蛮人在王子的庇护下很强大，而更单纯的部落被忽视、人民将会灭亡(或者正如评论者所说，「种性外的人 (Mlechchas) 将在中心，而雅利安人 (Aryas) 将在最后。」) *财富和虔诚会减少，直到世界彻底堕落。仅财产就能赋予地位；财富是奉献的唯一源泉；激情将是两性结合的唯一纽带；谎言是诉讼成功的唯一手段；而女人将仅仅是感官享受的对象 ... 外在的类型将是对不同生命阶层的唯一区别；... 一个富有的人会被认为是纯洁的；不诚实 (anyaya) 将成为普遍的生存手段，软弱，依赖的原因，威胁和傲慢将取代学习；慷慨就是奉献；相互同意就是结婚；华丽的服装就是尊严。那最强者必作王；无法承受沉重赋税 (Khara bhara) 的人民将在山谷中避难 ... 因此，在卡利时代将不断地衰落下去，直到人类接近它的毁灭 (沈睡期) ... 当卡利时代接近尾声时，那神圣存在的一部分、其自身的精神本质 ... 将降临到尘世 ... (迦乐季化身，Kalki Avatar) 拥有八种超人的能力 ... 他将在尘世上重建正义，而生活在卡利时代尽头的人们的心智将被唤醒，且变得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些人就这样改变了 ... 将是人类的种子，并将诞生一个遵循克里达时代 (Krita) 法则的种族，那是一个纯洁的时代。据说，『当太阳、月球、月宫星群提西亚 (Tishya) 和木星在同一个宫位时，克里达时代 (或萨提亚时代) 将会再度到来。』

【*如果这不是预言，那又是什么呢？】

『... 克鲁族 (Kuru) 和摩鲁族 (Moru)、甘蔗王族 (Ikshwaku) 有两个人，天友 (Devapi)，继续在四个时代中一直活著，并住在卡拉巴 (Kalapa)。* 他们将在克里达时代初期回到这里... 摩鲁 (Moru) †是西格鲁(Sighru)之子，他通过瑜伽的力量还活著 ... 也将是太阳王朝的刹帝利 (Kshattriya) 种族的复辟者。』 ‡(《伐由往世书》 "Vayu Purâna", Vol. I I I, p. 197)。

【* 《摩蹉往世书》 (Matsya Purana) 称他为卡他巴 (Katapa) 。】

【† 马克斯·穆勒将这个名字翻译为莫里亚 (Morya)，属于莫里亚王朝 (Morya dynasty)，而旃陀罗笈多 (Chandragupta) 也属于此王朝 (《梵语讲座》 "Sanskrit Literature")。在《摩蹉往世书》 cclxxii 章中，提到了十个莫里亚 (Moryas或 Maureyas) 的王朝。在 cclxxii 的同一章中，提到莫里亚族将会在几千年后恢复刹帝利族并统治印度。只是这样的统治纯粹是精神性的且「不属这个世界」。这将是下一个化身的王国。托德 (Tod)上校认为莫里亚 (或 Maureyas) 这个名字是莫里 (Mori) 的误用，后者是一个拉杰普特的部落，且《大史》 (Mahavansa) 的评论认为，一些叫做莫雷亚 (Maurya) 的王子名字是源于叫做的莫里 (Mori) 的城镇，或者是马克斯·穆勒教授所谓的「莫里亚-纳加拉」 (Morya-Nagara)；后者就《大史》原文来说更正确。马德拉斯 (Madras) 的瓦克帕塔雅 (Vachaspattya)，我们的兄弟德万 (Devan Badhadur R. Ragoonath Rao)告诉我们，《梵文百科全书》将卡他巴(Katapa，卡拉巴Kalapa) 置于喜马拉雅山的北侧，因此在西藏。在《薄伽梵歌》第3卷，第325页第十二章(Skanda)也作了同样的说明。】

【‡ 《伐由往世书》宣称摩鲁将在第十九个到来的时代重新建立刹帝利。(见《神智学的五年》483页，"The Moryas and Koothoomi")】

无论后一个预言是对是对是错，卡利时代的祝福都被描述得很好，且令人钦佩的是，它甚至与我们在欧洲和其他文明和基督教国家所看到和听到的相吻合，不仅在整個第十九世纪，在我们在伟大启蒙时代的第二世纪黎明。

VIII. 莲花，作为一种普遍的象征

没有一种古老的符号是不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的；它们的重要性和意义随著它们的古老性而增加。「莲花」正是如此。它是代表大自然和其众神的花，且代表抽象和具体的宇宙，象征著精神和物质性质的生产力量。自古以来，雅利安印度教徒、埃及人和他们之后的佛教徒都将它奉为神圣；它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尊崇，并被希腊和拉丁教会作为基督教的象征，如同现在的基督徒一样把它当作信使，而用睡莲来代替它。^{*}它过去所拥有的神秘含义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现在仍然如此。我们建议读者参考威廉·琼斯爵士的著作[†]。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莲花通过火和水(精神和物质)的作用，是大自然生产力量的象征。《薄伽梵歌》中的一节说：『永恒！我看见创造者梵天坐在你的莲花之上！』；琼斯爵士指出，莲花的种子甚至在发芽之前，就含有完美形成的叶子，这缩小版终有一天会变成完美植物，正如诗节中所提到的。在印度，莲花是大地多产的象征，更重要的象征著须弥山。天上层面四部份里的四位天使或神灵(「大君主」(Maharajahs)，见诗节)各自站在莲花上。莲花是神圣的双性同体与人类两性同体的双重类型。

【^{*}基督教的大天使加百列拿著一束睡莲，在每一幅《天使报喜》中都向圣母玛利亚显现。这种花象征著火和水，或者关于创造和生成的理型，这与菩萨手中的莲花象征著完全相同的想法；这位菩萨向乔达摩的母亲摩诃玛雅(Maha-Maya)宣布世界救世主佛陀的诞生。埃及人也经常如此把奥西里斯和荷鲁斯与莲花联系在一起，他们两个是太阳神灵或火(圣灵仍然以「火舌」为代表)(使徒行传)】

【[†]参见威廉·琼斯爵士的《关于亚洲的论文》。】

火(或热)的精神(从其理想的原型)能激发、使之结果实，并发展为具体形式的一切；而这一切诞生于「水」或称原始土，进化出印度教徒的梵天。莲花被描绘成从毗瑟奴的肚脐上长出来的一此神在空间之水和他无限之蛇上休息—这是有史以来最生动的寓言：宇宙是从中央太阳演化而来的，即那个「点」，这是永远隐藏的胚芽。拉克什米(Lakshmi)是毗瑟奴的女性方面*，他也被称为「莲花」(Padma)，在「创造」时漂浮在莲花上，且在空间「海洋的搅动」中，从「牛奶的海洋」中升起，就像维纳斯从泡沫中升起一样。

『... 然后坐在莲花上

美丽的光明女神，无与伦比的室利(Sri)

从海浪中升出来 ... 』

一位英国东方学家和诗人(莫尼尔·威廉姆斯爵士，Monier Williams)唱道。

【*拉克希米是「维纳斯—阿芙罗狄蒂」(Venus - Aphrodite，而她和后者一样，手里拿著一朵莲花从海洋的泡沫中跃出。在《罗摩衍那》她被称为「莲花」(Padma)。】

这个符号背后的思想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它还显示了它在所有宗教体系中的同源性。无论是莲花还是睡莲的形式，它都代表著同一种哲学理型—即客体存在从主体存在散发出来、或神圣理型从抽象过渡到具体或可见的形式。因为一旦黑暗—或者更确切地说，无知的「黑暗」—在它自己永恒光明的领域里消失时，只留下它那神圣显化的理型，创造性的逻各斯打开了他们的理解，他们在理型世界中(迄今为止隐藏在神圣思想中)看到了万物的原型形式，并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继续复制、建造或塑造那些瞬息即逝的超然形式。

在这个行动阶段，这个造物者*还不是建筑师。他出生在行动的黎明，还没有首先察觉到这个计划、还没有意识到埋藏在永恒理型的怀抱里的理型形态，就像未来的荷叶、无暇的花瓣，隐藏在那棵植物的种子里 ...

【*在神秘哲学中，造物者或逻各斯被认为是「创造者」，而这只是一个像「军队」依样抽象的术语与概念。正如后者是对一整团活跃力量或运作单位——士兵们——的总称一样，造物者也是众多「创造者们」或「建造者们」性质上的合成。伟大的东方学家比尔努夫 (Burnouf) 完美地理解了这个观点，他说梵天并不创造地球，也不创造宇宙的其他部分一样。『他从世界的灵魂中进化而来，一旦脱离了第一因，他随著自己蒸发、并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所有大自然。他没有立于它之上，而是和它混在一起；梵天和宇宙形成一个存在，其每一个粒子本质上都是梵天自己，它从自己诞生。』】

在仪式(《死者之书》) lxxxix 章名为《转化为莲花》的章节中，有一个头从莲花中伸出来，该神灵喊道：『我是纯洁的莲花，从光辉者显现出来 ... 我带著荷鲁斯的信息。我是纯洁的莲花，来自太阳之地 ... 』

莲花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埃洛希姆的章节，《创世纪》第一章，如《揭开伊希斯的面纱》所述。

正是在这种思想中，我们必须寻找犹太宇宙生成论中下面这一节的起源和解释：『神说：地要长出 ... 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著核。』在所有的原始宗教中，「父亲之子」是创造性神灵——即他的思想变得可见；且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从印度教徒的三相神到三个卡巴拉主义经文的开头，如犹太人所解释的那样，每个民族的三位一体的神在其寓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定义和证实。

这就是这个伟大的象征对于东方民族的宇宙和理型上意义。但是，当莲花被应用于实际的和外传的崇拜时——这也有它神秘的象征意义——它及时

地成为更加尘世想法的载体和容器。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宗教能逃脱其中的性因素；直到今天，它还玷污著根本想法的道德之美。下面这段话摘自已提及的同一卡巴拉主义手稿：—

『尼罗河水里生长的莲花也有类似的含义。它的生长方式特别适合作为生殖活动的象征。荷花是孕育种子来繁殖的载体，在其成熟后像胎盘一样的相连附著大地母亲，或伊西斯的子宫；长长的绳状茎是脐带，而子宫里的水是尼罗河，没有什么比这个符号更清楚的了，为了使它的本意更加完美，一个孩子有时被描绘成坐在花里或从花里发出。*因此，奥西里斯和伊希斯，作为克罗诺斯 (Chronos) 或称无尽时间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自然力量的发展中，在这幅画中成为了人类的父母，此人类名字叫荷鲁斯 ... 』(见 IX. 《月亮神》)

【*在印度《往世书》中，毗瑟奴是第一个逻各斯，而梵天是第二个逻各斯，或分别代表理型和实际创造者们，一个使莲花显现，另一个是从莲花中发出。】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使用这种生成功能作为象征性语言和科学艺术演讲的基础。对于此想法的思考，立即导致对于创造原因这一主题的反思。在它的运作过程中，大自然被观察到塑造了一个奇妙的活跃机制，由一个额外活跃灵魂所控制；灵魂的生命发展和历史，包括它的起源、现在和去向，都超过了人类智力的一切努力。*新的诞生是一个不断重现的奇迹，作为证据展示在子宫的工作坊里，一种智性创造力介入以将一个活跃灵魂固定在一台物质机器上。这一事实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将所有与生殖器官有关的事物赋予一种神圣性，并作为神灵明显建设性介入的居所和场所。』

【*除了东方形上学的启蒙者外，他们拥有训练有素的心灵感应能力，能探究了大自然的创造性奥秘。正是过去时代的世俗者把宇宙创造的纯粹理型，贬低为仅代表人类生殖和性功能：若要重新救赎和使原始概念再次变得高尚，要靠神秘的教导，以即未来的启蒙者，这是他们现在与未来的

使命；因为此原始概念被神学和教会的宗教界人士可悲地亵渎了，他们粗暴和粗糙地应用于外传的教条和人物。对抽象或本体大自然的无声崇拜是唯一的神圣的表现，是人类崇高的宗教。】

这是对史前时代的古代哲学家的古老、纯粹的泛神论观念、非人格的和虔诚的基本观念的正确诠释。然而，若应用于罪恶的人性、依附于人格的粗鄙观念时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每个泛神论哲学家都能找到上述且代表了犹太符号学拟人论的评论，这除了对真正宗教的神圣性有危险，而且只适合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这正是这种拟人化特征的直接后果和结果。因为这是《旧约》全部精神和精髓的关键所在。手稿继续针对《圣经》艺术演讲的象征意义说到：——

『子宫的所在地将被视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所、以及活跃神的真正圣殿。*对于男人来说，拥有女人一直被认为是他自身的重要部分，以使二合一，并被小心翼翼地守护且视为神圣。甚至连普通的房屋或家庭中奉献给妻子居住的部分也被称为「密室」(penetralia)，秘密或神圣的，因此隐喻为神圣建筑中至圣所，来自于繁殖器官的神圣性。若以隐喻来极致的描述†，，屋的这一部分在圣书中被描述为「房屋的两大腿之间」，且有时这个想法被建设性地贯彻到教堂的大门上，置于两侧的扶壁之间内部。』

【*当然，这些话源自于基督教原始密仪的古老启蒙者：『你们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 1》，iii，16）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能应用于人吗？毫无疑问，在《旧约》的希伯来语编纂者的心目中，这个意思可能曾经是如此。这就是《新约》的象征者主义和犹太教正典之间的鸿沟。如果不是基督教——尤其是最引人注目的拉丁教会——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条鸿沟或许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而且还会不断扩大？现代罗马天主教现在已经完全持续了它，借由它两个「无沾成胎」的教条、以及它赋予上帝之母的拟人化和偶像崇拜的性格。】

【†它只在希伯来圣经和它的奴性模仿者（基督教神学）中被如此延伸。】

在古老的原始雅利安人中，从未存在过这些「延伸至极端」的思想。事实证明在吠陀时期，他们的妇女并没有在「密室」（闺房）里被置于男性之外。她们的隔离始于回教教徒——是希伯来象征主义的下一个继承者，继基督教教会主义之后——征服了这片土地，并逐渐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强加给印度教徒。吠陀之前和之后的女人和男人一样自由；早期雅利安人的宗教符号学中从未掺杂过任何不纯洁的尘世思想。这种思想和应用纯粹是闪族人的。这一点得到了先前提到的博学和卡巴拉主义启示的作家本人证实，他在结束上述段落时补充道：——

『如果这些象征创造性宇宙媒介的器官，可以附加度量的起源以及时间周期的概念，那么确实，在神庙的建筑中，它作为神或耶和华的居所，被指定为至圣所，应该是从公认的生殖器官神圣性中借用其名称，被视为量测的象征以及创造性的原因。对于古代的智者来说，第一因没有名字、没有想法、也没有象征。』 ...

明显的不是。宁愿像早期的泛神论家那样，永远不去想它，且让它保持无名字，也不愿拖垮它的象征使之成为拟人化的形式，从而贬低那众理型之理型的神圣性！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雅利安人和闪组人宗教思想之间的巨大鸿沟：两个对立的两极——真诚和隐蔽。婆罗门从来没有把「原罪」元素投入到人类的自然生育功能中去，对他们来说生子是一种宗教责任。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个婆罗门完成了他作为人类创造者的使命后，退隐到丛林中，并在宗教冥想中度过余生。他作为凡人及大自然的同事，已经完成了他对大自然的责任，因而从此，他把他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他自己精神上不朽的部分上，把尘世仅仅看作一种幻觉，一种瞬息即逝的梦——确实如此。而闪族人则不同。他虚构了伊甸园中肉体的诱惑；显示他的神（在密传上是诱惑者和大自然的统治者）永远诅咒一个行为，这是在大自然

的逻辑程序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外传的解读，就像在《创世纪》和其他的掩盖和字面意思一样；然而同时在密传上，他认为所谓的罪恶和「堕落」是如此神圣的行为，以至于选择了器官这个原罪的犯罪者，来作为最合适和最神圣的象征来代表神，其发挥的作用被显示为不服从和永恒的罪！

【*同样的想法在埃及的事件中得到了外传体现。主上帝极力试探法老，并「用大灾难来折磨他」，以免国王逃脱惩罚，从而没有任何借口让他的「选民」再次获得胜利。】

谁能理解到闪族人思想矛盾的深处呢？且这个矛盾的因素在除去它最内在的意义后，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了！

早期教会的神父是否知道希伯来（旧约）《圣经》的密传含义，或者是否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其他人仍然不知道这个秘密，这要留给子孙后代来决定。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因为《新约》中的神秘主义与希伯来摩西书中的完全一致；且因为与此同时，一些纯粹的埃及符号和异教教义——例如三位一体——已经被《对观福音书》和圣约翰所模仿并融入其中，很明显，这些符号的身份是《新约》的作者所知道的，无论他们是谁。他们一定也意识到埃及神秘主义的优先地位，因为他们采用了几个代表了纯粹的埃及概念和信仰的符号——包含其外在和内在的意义——而这些在犹太教正典中是找不到的。其中之一是大天使手中的睡莲，在早期描绘他对著圣母玛利亚时；这些象征性的图像至今仍保存在希腊和罗马教堂的图像中。因此，水、火、十字、鸽子、羔羊和其他神圣的动物，连同它们的所有组合，在神秘意义上产生了相同的含义，并且必须被接受为对犹太教纯粹和简单的改进。

因为莲花和水是最古老的符号之一，它们的起源纯粹是雅利安人，尽管它们在第五种族分支后成为共同的财产。让我们举个例子。字母和数字一样都是神秘的，不管是组合在一起还是分开来看。最神圣的是字母 M。它既有女性和男性的特征，或称雌雄同体，其原始象征为水，即伟大的深

渊中。它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神秘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且作为波浪的符号，如下：。在雅利安人的神秘主义中这个字母一直代表水，正如在闪族中一样；即，在梵语中摩伽罗 (makara) — 十二星座的第十个 — 意思是鳄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与水有关的水生怪物。字母 MA 相当于且对应于数字 5 — 由二和三组成，前者象征两性分离，后者象征第三个生命，是二的后代。这再一次经常由一个五角形所象征，后者是一个神圣的符号，一个神圣的组合图案。弥勒是第五位佛的秘密名字，而婆罗门的迦乐季化身是最后一位将在大周期顶点到来弥赛亚。它也是希腊墨提斯 (Metis，神圣智慧) 的首字母；是米姆拉 (Mimra，话语或逻各斯) 的首字母；是密特拉 (Mihr)、单体 (Monad)、奥秘 (Mystery) 的首字母。这些人都生于伟大深渊，且都是母亲摩耶 (Maya) 之子们；在埃及则有嘴，希腊有密涅瓦 (Minerva，神圣智慧)、马丽 (Mary)、或米利亚姆 (Miriam)，没药 (Myrrha) 等；基督教逻各斯之母，以即作为佛陀之母的摩耶 (Maya)。玛达瓦 (Madhava) 和玛达薇 (Madhavi) 是印度教万神体系中最重要神灵和女神的名字。最后，曼荼罗 (Mandala) 在梵文中是「一个圆」，或一个球体 (《梨俱吠陀》的十部分)。在印度，最神圣的名字通常以这字母开头，包括最初显化的智性 (Mahat)，以及须弥山 (Mandara)，是众神用来搅动海洋的大山，一直到天上的恒河 (Mandakin)、摩奴 (Manu) 等等。

这算是巧合吗？那这会是奇怪的巧合，因为们发现甚至是摩西 — 在尼罗河水里发现 — 在他的名字里也有象征意义的辅音。法老的女儿『给他起名叫摩西 ... 因为，』她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了。』 (Exod, II, 10)* 除此之外，在希伯来语中神的圣名应用于字母 M，是「神圣的」或「有福的」 (Meborach)，洪水的名字是 M 'bul。最后的例子还包括十字架的「三个玛丽」，以及它们与大海 (Mar) 或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弥赛亚 (Messiah) 总是关联于水、洗礼、鱼 (十二星座，在梵语中称为 Meenam)，甚至与鱼化身 (Matsya) 和做为子宫象征的莲花或睡莲，两者相同。

【* 甚至在米甸(Midian)祭司七个女儿的情况来说，她们来汲取水时，让摩西喂她们的羊群喝水，为此米甸祭司许配西坡拉 (Zipporah = 闪亮的波浪) 作为摩西的妻子 (《出埃及记 ii.》)。这一切都有同样的秘密含义。】

在古埃及的遗迹中，当挖掘出来的物品的祈愿符号和象征越古老，就越常见到与太阳神灵有关的莲花和水。**库努牡神** (Khnum)—是湿的力量—水，正如泰勒斯 (Thales) 所教导的那样，是万物的法则，坐在莲花中供奉的宝座上 (塞易斯时代 Saitic epoch，塞拉潘神殿 Serapeum)。贝斯神 (Bes) 站在一朵莲花上，准备吞噬他的后代。(同上, 阿拜多斯 Abydos.) 托特 (Thot) 是奥秘和智慧之神，是阿门提 (Amenti) 的神圣抄写员，他戴著太阳圆盘作为头饰，他有著公牛的头 (门德斯 (Mendes) 的圣牛是托特的一种形式) 和一个人的身体坐著，在一个完全绽放的莲花上。(第四王朝) 最后是女神赫克特 (Heket)，她在青蛙的形状下于莲花上休息，从而显示了她与水的联系。而这个青蛙的象征不可否认是埃及最古老的神灵，埃及古物学家们一直徒劳的试图从青蛙无诗意的外形中发现其奥秘和功能。早期基督徒在教会中采用它，表明他们比我们现代东方学家更了解它。「青蛙或蟾蜍女神」是与创造有关的主要宇宙神灵之一，是鉴于其两栖的天性；且主要是因为她在古老的墙壁、岩石等中度过了漫长的孤独生活之后，显然复活了。她不仅和**库努牡**一起组织了世界，但也与**复活的教条**有关。*这个象征一定具有某种深刻而神圣的意义，因为尽管有可能被指控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动物崇拜，早期埃及的基督徒还是在他们的教堂里采用了这个符号。一只青蛙或蟾刻在莲花上、或干脆不刻莲花，来作为教堂灯的图案，灯上刻著「我是复活者」(ego eimi anastasis)†这些青蛙女神也在所有的木乃伊身上看到。

【*对埃及人来说，这是 3,000 年净化后的重生，要么在「天界」(Devachan) 或「极乐之地」。】

【†这样的「青蛙女神」可以在开罗的布拉克 (Bulaq) 博物馆看到。关于教堂的灯和铭文的声明是出自于博学的布拉克博物馆的前主任加斯顿·马斯珀罗 (Gaston Maspero) 先生。(见他的《布拉克博物馆游客指南》(Guide du Visiteur au Musée de Bulaq) p. 146.)】

IX. 月亮、月亮神、菲比

这个古老的符号是所有符号中最富有诗意的，也是最富有哲理的。古希腊人使它变得突出，而现代诗人使它变得陈腐。夜之王后乘著她在天上无与伦比的光芒，把所有的人、甚至是赫斯珀洛斯(Hesperos) 都抛入黑暗，并把她的银袍披在整个恒星世界；这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所有诗人——从弥尔顿和莎士比亚到最近的诗人——最喜欢的主题。但是那盏闪烁的夜灯，连同她那一套数不清的星星，只对著那世俗者的想象说话。直到最近，宗教和科学都与美丽的神话无关。然而，用雪莱的话来说，她这个冰冷而纯洁的月亮——

... 『她使她微笑一切都变得美丽

那温柔而冰冷火焰的流浪神龕，

它一直改变，但仍是一样的，

温暖，却不能照亮。』 ...

它比任何其他天体都更接近地球。太阳是整个行星系统的生命赐予者；月亮是地球生命的赐予者；而早期的种族甚至在刚发展的时期，就理解并知道这一点。她是王后也是国王，且在她变成菲比和贞洁的黛安娜(Diana) 之前，她是国王苏摩(Soma)。通过摩西和卡巴拉犹太人，她显然是基督徒的神，尽管文明世界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事实上，自从教会的最后一位受启蒙的神父死后，他就一同把异教徒庙宇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对于「神父们」——诸如俄利根(Origen) 或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 来说，月亮是耶和华的活跃象征：是生命和死亡的赐予者，是存在物的处理者——在我们世界中。因为如果说阿耳特弥斯(Artemis) 是天上的月神露娜(Luna)，那么希腊人的黛安娜

(Diana) 则是尘世上的月神，掌管著孩子的出生和生命：对于埃及人来说，她是地狱里的赫卡特 (Hekat)，是掌管魔法和附魔的死亡女神。更重要的是：「黛安娜-赫卡特-露娜」作为拟人化月亮，在现象是三重的、是三位一体的。因为她是「一个脖子上有三个头」(Diva triformis, tergemina, triceps)，*就像「梵天-毗湿奴-湿婆」(Brahma-Vishnu-Siva)。因此，她是我们三位一体的原型，这并不总是完全由男性组成。七这个数字在《圣经》中如此突出，在第七天(安息日)是如此神圣，源自于古代犹太人，起源于农历28天中四倍数字7，其中每个七代表四分之一的月亮。

【*阿尔卡美涅斯 (Alcamenes) 的女神 (Trimorphos) 雕塑。】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有必要从一个鸟瞰的角度，来了解在我们地球这一边的古代历史中，月亮神话和崇拜的起源和发展。它的早期起源是无法被精确的科学追踪的，就像它拒绝传统一样；而神学则在狡猾教皇们的指示下，将每个没有得到罗马教会认可的文献残篇打上了烙印，因而其古老的历史却是一本密封的书。不论埃及人还是雅利安人的印度宗教哲学才是更古老的一面《秘密教义》认为它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重要，因为月亮和太阳「崇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者都幸存下来，并至今仍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如基督教的象征。猫一种月亮的象征，是伊希斯的神圣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她自己就是月亮，就像奥西里斯是太阳一样。猫常出现在女神手中叉铃 (Sistrum) 顶部。这种动物在巴布斯特 (Bubaste) 城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每只神圣的猫死后，这座城市都会陷入深深的哀悼之中，因为伊西斯作为月亮，在这座神秘的城市里特别受到崇拜。与之相关的天文学象征主义已经在《象征主义》的第一节中给出了，且没有人描述得比玛西 (G. Massey) 先生在他的演讲和《自然的起源》中更好。据说，猫的眼睛在其生长和衰微过程中似乎遵循著月相，它的眼球在黑夜中像两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因此在一个神话寓言故事中，黛安娜以一只猫的形状躲在月亮上，并在其他神灵的陪伴下，她想逃

避提丰 (Typhon) 的追捕 (参阅奥维德 (Ovid) 的《变形记》 (Metamorphoses)) 埃及的月亮既是「荷鲁斯之眼」，也是「奥西里斯之眼」，即太阳。

犬头人 (Cynocephalus) 也是如此。犬头猿的象形文字轮流象征著太阳和月亮，尽管犬头人是一种炼金术符号而非宗教符号。因为它是水星 (Mercury) 的象形文字，是炼金哲学家的水银 (Mercury)，炼金术士说道：

『墨丘利 (Mercury) 必须永远靠近伊西斯并作为她的大臣，因为若没有墨丘利，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在伟大工作中无法完成任何事。』犬头人只要与蛇杖、新月或莲花一起出现，都是「哲学上」水银的象形文字；但当他拿著一根芦苇或一卷羊皮纸时，他代表赫尔墨斯，是伊希斯的秘书和顾问，如同哈努曼 (Hanuman) 对于罗摩 (Rama) 所扮演的脚色。

虽然一般的崇拜太阳者 (帕西人) 很少，但不仅大部分的印度教神话和历史都是基于这两种崇拜并与之融合，基督教本身也是如此。从它们的起源到我们的现代，它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都涂上了色彩。事实上，如果只考虑雅利安印度人的信仰和雅利安欧洲人信仰之间的基本思想，其差别是非常小的。印度人很自豪地称自己属于「太阳王朝」 (Suryas) 和

「月亮王朝」 (Chandravansas)。基督徒假装把它视为偶像崇拜，然而他们坚持一个完全基于太阳和月亮崇拜的宗教。新教徒对罗马天主教的「圣母马利亚崇拜」的反对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后者是以古代月亮女神崇拜为基础，但前者自己敬拜耶和华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月神，且两个教会在他们的神学中都接受了「太阳」基督和月亮三位一体。

关于迦勒底人的月亮崇拜、巴比伦的月神「欣」 (Sin)、即希腊人月神 (Deus Lunus)，我们所知甚少，且这少许内容很容易误导世俗学生，他们没有理解这些符号的深奥意义。正如古代世俗哲学家和作家所熟知的那样 (而启蒙者依照誓言要保持沉默)，迦勒底人在崇拜月亮时依照她 (和他) 的许多不同名字，就像在他们之后的犹太人所做的那样。

在前面提到在关于《艺术演讲》的未发表手稿中，提供了古代(象征性)语言形成的关键，提出了这种双重崇拜的逻辑性存在理由。这是由一位见多识广、敏锐的学者和神秘主义者撰写的，他以一种假设的综合形式提出。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瞥见过古代符号学秘密的人来说，后者在人类思想的宗教进化史上，已成为一个有力被证明的事实。因此，他说：

『人类与实际需要相关的最初职业之一是感知时间周期*，标记在天空的拱门上，从地平线的水平地面或静止的水面上升起。这些将被标记为白天和黑夜、月相，其星体或交会的周转，以及太阳年的季节循环，并将其应用于自然度量日或夜的周期，或将一天分为光明和黑暗的周期。人们还会发现，在太阳年期间，有最长和最短的太阳日，也有两个昼夜相等的太阳日；而一年中的这些点可以被精确地标记在星座中，在这种逆行运动的影响下，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通过插入进行校正，如关于洪水的描述中所说的那样，其中在600年期间修正了150天，期间界标更加混淆...这自然会发生在各时代的所有种族中；而这些知识必须被认为是人类固有的，早于我们所说的历史时期...』

【*古代神话包括古代天文学和占星术。行星是某些周期性事件的时间指针，位于我们太阳系的刻度盘上。因此，水星是在每日的太阳和月亮现象中，被指派为计时的信使，并与光之神灵和女神有其他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一些人类共有的自然生理功能，且是与周期性显现相联系，从而使「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成为固定的流行用法。」他发现『(a)在女性生理现象中关联每个农历月28天，或者说『4周的7天，所以在364天内应该发生13次这样的周期，即太阳年每周7天而共52周。(b)胎儿胎动的周期为126天，或18周，而一周7天。(c)所谓「可存活期」是210天，或30周，每周7天。(d)分娩期在280天完成，或40周，每周7天，或10个阴历月，每月28天，或9个日历月，每个月31天，从

子宫的黑暗到有意识存在的光明和荣耀的时间，那持续高深莫测的神秘和奇迹，是依靠苍穹的皇家拱顶来测量 ... 因此，那记录出生功能运作的观测周期，自然会成为天文计算的一个基础 ...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 这是所有民族的计算方式，或者是独立的或间接的讲授。这是希伯来人的方式，因为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用太阴年的 354 和 355 来计算历法，且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证据，可以证明古代埃及人也是这种方式，证明如下：——

『在希伯来人宗教哲学的基本思想中，神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他自己里面*；而人就是他的形象，也包括女人 ... 希伯来人的男与女在埃及人当中，是公牛和母牛，是奥西里斯和伊希斯†的神圣象征，他们分别由一个长著公牛头的男人、和一个长著奶牛头的女人来描绘，而这些象征都是被崇拜的。众所周知，奥西里斯是太阳和尼罗河，是一年 365 天的回归年，这个数字是单词河谷(Neilos) 的值，也是公牛的值，也是火的原则和是给予生命的力量；而伊希斯是月亮，是尼罗河的河床，或大地母亲，因为水是分娩能量的必需品，她是农历年 354-364 天，是孕育期的时间制造者，以及那头用新月做标记的母牛。』

【*这是一种被扭曲、被矮化的吠檀多式观点，即梵(Parabrahmam) 在其自身包含整个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本身，而在它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就像如今在印度一样，是湿婆的公牛和象征几位力量女神 (Sakti) 的母牛。】

『但是，埃及人将母牛用于希伯来人的妇女，并不是出于任何意义上的根本差异，而是出于教学目的的一致性，且仅仅是作为一种共同意义的象征的替代，即母牛和妇女的分娩期被认为是相同的，即280天，或者每个月的十个星期。在这一时期构成了此动物象征的基本价值，它的标志就是新月。*... 这些分娩和自然时期在世界各地都是象征主义的主题。印度教徒就是这样使用它们的，也在古代美洲人理查森 (Richardson) 和格斯特 (Gest)

石碑上、在帕伦克 (Palenque) 十字上清楚地阐述；很明显，它是尤卡坦州的玛雅人、印度人、亚述人、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古希伯来人的玛雅历法形成的基础。自然符号 ... 要么是阴茎，要么是阴茎和阴 ... 或者男和女。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 27 节中，翻译出泛化术语「男性」和「女性」的词是 ... sacr 和 n'cabrah，字面意思是阴茎和阴户，†虽然考虑到它们的功能和由此产生的种子囊泡的发育时，阳物的象征几乎不能代表人体的生殖器官；然后将成为一种测量月球时间和太阳时间的模式。』 ...

【*因而是希伯来人崇拜月亮。】

【†『男性和女性，他创造了他们。』】

这是月亮象征的生理学或人类学的关键。然而揭开神谱的奥秘、或者说显化期众神进化的关键要更为复杂，且里头没有阳物元素。那里的一切都是神秘而神圣的。但是犹太人除了把耶和华和月亮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生成性的神之外，更倾向于忽略更高的阶层，并且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黄道带星座和行星神灵）当作他们的祖先，从而使纯粹的神智学思想变成神话即历史、并将其拉低到罪恶的人类层面。（参见第一卷「象征」一节《至圣所》）上面摘录的手稿内容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耶和华属于神灵的什么阶层，这个犹太神是谁；因为它以清晰的语言表明了作者一直坚持的观点——即基督徒所背负的神就是月亮象征的大自然生产或生殖能力。他们甚至忽略了卡巴拉主义者的希伯来秘密神「无限」（Ain-Soph），后者就像早期的卡巴拉主义者和神秘概念中的梵（Parabrahmam）一样伟大。但是，罗森洛斯（Rosenroth）的卡巴拉无法提供西门·本·艾奥猜（Simeon-Ben-Iochai）真正原始的教导，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哲学上的。在卡巴拉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只知道他们扭曲的拉丁文翻译。让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思想导致古代的犹太人采用一种替代品来代表那永远「不可知者」，且是什么思想误导了基督徒，使他们将替代品误以为是现实。

『如果可以将时间区间的想法附加于这些器官(阴茎和阴户)，以作为创造性宇宙代理人的象征，那么确实，在建造庙宇作为神或耶和华的居所时，那么应该借用生殖器官的公认神圣名称来指至圣所或至高处，它被认为是各种测量和创造性起因的象征。』

「对于古代的智者来说，第一因没有名字、没有想法、也没有象征。*对于西伯人来说，这种间接的概念是用一种否定理解的术语来表述的，即「无限」(Ain-Soph)。但其最初可理解显化的象征，是一个有著直径线的圆的概念... (参见第一卷第一部分的序言。) 立即承载著一个几何上的、生殖器的和天文学的思想... 因为「一」是由「零」或「圆」产生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一」，而由「一」或「原始一」衍生出九个数字，以即几何上所有的平面形状。因而在卡巴拉里，这个圆连同直径线，是十质点或称「散发物」的形象，组成了「亚当卡蒙」(Adam Kadmon)，即「原型人」，是万物的创造性起源... 这的想法将圆和它的直径线，也就是数字10，关联到了生殖器官的意义以及至圣所，这被建设性地建造于大金字塔的国王墓、摩西的帐幕、和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 这是双重子宫的形象，因为在希伯来语中，hé ṭā 同时是数字5和子宫的象征，两倍5是10，或者阳物的数字。』

【*因为它太神圣了。它在《吠陀》中被提及为「那个」：它是「永恒的起因」，因此不能被说成是「第一因」，前者术语意味著在任一时刻都没有任何起因。】

这个「双重子宫」也显示了思想的二元性，从最高的、精神性的、到最低的或尘世层面；而犹太人仅限于后者。因此，数字7在他们外传的宗教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是一种对外在形式和空洞仪式的狂热崇拜；比如他们的安息日，是他们的神的神圣第七天，月亮象征著生成性的耶和华。而对其他民族来说，数字7是典型的神谱进化、周期、宇宙层面、以及宇宙中的七力量 and 神秘力量，作为一个无限的整体，它的第一个上三角是人

类有限的智力无法企及的。因此，当其他民族忙于将宇宙强行限制在空间和时间上、且只有它的七个显化平面时，犹太人把这个成员完全集中在月球上，并以此作为他们所有神圣计算的基础。因此，关于犹太人的量测学，我们刚刚引用的手稿的深思熟虑的作者评论道：『如果20,612 乘以 $\frac{4}{3}$ ，该乘积将提供基础来确定月球的平均公转，如果该乘积再次乘以 $\frac{4}{3}$ 的话，该连续乘积将为计算太阳年的确切周期提供一个依据，... 这张表 ... 对于天文时期的发现非常有用。』这两个数字(男性和女性)也象征著一些著名的偶像：即，『「半女神-自在主」(Ardanari-Iswara)，即印度教的伊希斯、波江座(Eridanus)或阿尔丹(Ardan)，或希伯来人的约旦，或血统的来源。她站在一片在水面上流动荷叶上。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雌雄同体，即阴茎和阴户结合，数字 10，希伯来语字母 Jod，是耶和华的遏制。她，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他」，给出了分钟数等同于 360 度圆周。』

「耶和華」在其最好的方面是质点「理解」(Binah)，是『上层中介的母亲，大海或圣灵；』因而是耶稣母亲马利亚的同义词，而非其父亲的同义词；『母亲，在拉丁语中是「海」(Mare)』，在这里也是金星，或「海之星」(Stella del Mare)。

神秘的阿卡德人(Akkadians)的祖先钱德拉(Chandra 或 Indovansas)是月亮国王们，传统上显示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在统治于普拉亚格(Prayag 或 Allahabad)—他们从印度来，并带来了对于祖先们、苏摩(Soma)和她儿子部陀(Budha)的崇拜，后来成为迦勒底人的崇拜。然而这种根本就不是偶像崇拜，除了流行的天体崇拜和太阳神崇拜。无论如何，这不过是现代罗马天主教的象征，它将叙利亚和希腊的圣母玛利亚与月亮联系起来。

对于这种崇拜，最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感到相当自豪，并大声地承认它。麦尔维尔侯爵(Marquis De Mirville)在给法国学院的《备忘录》中说：

『这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无意识的预言，「阿蒙-拉」(Ammon-Ra) 应该是他母亲的丈夫，因为基督教徒的「伟大母亲」(Magna Mater) 正是她所孕育的儿子的配偶 ... 我们(基督徒)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奈蒂斯(Neithis) 把光芒投在太阳上，而留下月亮，因为「处女」这位「天后」就像奈斯(Neith) 一样，自己穿上自己的光辉，而轮到他穿上「基督-太阳」。『你打扮太阳，太阳打扮你。』(Tu vestis solem et te sol vestit)... 罗马天主教徒在做礼拜时如此唱到，并且他补充道：——

『我们(基督徒)也明白，著名的赛斯(Sais) 铭曾说到『没有人曾掀起过我的装饰裙(面纱)，』从字面上翻译来考量这句话，是教堂里在始胎无染之日所唱的内容总结。』(《圣母的考古学》，第 117 页)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诚的了！这完全证明了杰拉尔德·梅西(Gerald Massey) 先生在关于《古代和现代的月亮崇拜》的演讲中所说的：——

『月亮中的人(「奥西里斯-苏特」，「耶和华-撒旦」，「基督-犹大」，和其他月亮的双胞胎) 经常被指控行为不端 ... 在月球现象中，月亮等同于那个在性别上是双重，在性格上是三重——作为母亲、孩子和成年男性的月亮。就这样，月亮的孩子成了自己母亲的配偶！如果有生殖的话也无可奈何。他被迫成为他自己的父亲！这些关系被后来的社会学所否定，月亮上的原始人也被禁止。然而，在其最新的、最令人费解的阶段，这已成为世界上所见过的最粗俗的迷信的中心教义，因为这些月球现象及其人类所代表的关系，包括乱伦，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基础。由于对象征主义的无知，这些早期的简单描绘已成为现代月亮崇拜中最深刻的宗教谜团。罗马教会丝毫不以此证据为耻，描绘了圣母玛利亚与太阳的关系，以即她脚边有角的月亮，怀里抱著月亮婴儿——就像月亮母亲的孩子和配偶一样。母亲、孩子和成年男性是最基本的。』

『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基督论是木乃伊化的神话，是传说中的学问；却在《旧约》和《新约》中伪造为神之声所发出的神圣启示。』

在《光辉之书》中发现了一个迷人的寓言，它最好的揭示了在希伯来卡巴拉主义者的原始观念中，耶和华或 YHVH 的真正性质。它现在能在伊本·盖比鲁勒 (I'bn Gebirol) 的卡巴拉哲学中看到，由艾萨克迈尔 (Isaac Myer) 翻译。作者说道：『在赫兹基牙 (R 'Hez 'quee-yah) 所写的非常古老引言中，形成了我们的布罗迪 (Brody) 版本的《光辉之书》 (I, 5b.sq.) 的一部分，描述了埃拉扎尔 (R. El azar) 和拉比阿巴 (Rabbi Abbah) 的旅程记录，前者是席蒙 (R. Shim-on b. Io'hai) 的儿子。』他们遇到一个背著沉重包袱的人，并问他的名字；但他拒绝给出名字，并继续向他们解释法则 (Torah) 。『他们问：「是谁让你背著这么重的东西走路？」他回答说：「字母Yod (Yod =10，是质点王冠的象征字母，也是圣名YHVH的本质和胚芽 他们对他说明：「你若将你父亲的名告诉我们，我们就亲吻你脚上的尘土。」他回答说：「至于我的父亲，他住在伟大大海里，且是其中的一条鱼。」（就像毗瑟奴和大衮 (Dagon) 或欧涅斯(Oannes)），「他（首先）毁灭了大海」 ... 且他是伟大和强大的和「亘古常在者」，直到他吞下了在（伟大）大海中所有其他的 ... 埃拉扎尔听见就对他说明：「你是神圣火焰的儿子，你是拉布哈姆 (Rab Ham) 的儿子——nun-ah Sabah[年老者：在亚拉姆语或迦勒底语中的鱼是 nun (月亮)] 你是法则(Torah)之光的儿子，』等等。然后作者解释了女性质点「理解」 (Binah)，被卡巴拉主义者称为大海：因此「理解」的圣名是耶和华，Yah，和埃洛希姆 (Elohim)，就是迦勒底人的女性力量提亚马特(Tiamat)，是贝罗索斯(Berosus)的塔拉斯(Thalatth)，掌管著混沌，后来被基督教神学认为是蛇和魔鬼。「她-他」 (Yah-hovah) 是天上的(Heh，和夏娃Eve)。因此，这个耶和华 (Yah-hovah) 在物质层面和纯粹的物质世界中，等同于与我们的混沌一父、母、子。恶魔和神灵同时出现；太阳和月亮，善良和邪恶，神灵和魔鬼。

月球磁场会产生、保存和摧毁生命，无论是在心灵感应上还是物质上。如果她在天文学上是古代世界的七大行星之一，在神学上她就是摄政

者之一；现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一样，前者用他们的大天使的名字称呼她，后者用他们的神灵的名字称呼她。

因此，在奇沃尔松 (Chwolson) 从古老迦勒底手稿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故事中，能够轻易的理解关于库塔米 (Qu-tamy) 受月亮神像指示的「童话」含意 (参看第三部)。塞尔德努斯 (Seldenus) 和迈蒙尼德 (Maimonides) 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 ("More Nevochim", Book I II., ch. xxx)。犹太神谕 (Teraphim) 的崇拜者『雕刻图像，并声称主要星星 (行星) 的光贯穿这些图像，而天使美德 (或者说是星星和行星的统治者) 与他们交谈，教他们许多最有用的东西和技艺。』塞尔德努斯 (Seldenus) 解释说，此「犹太神谕」是按照某些行星的位置来建造和组成的，希腊人把这些行星叫做 stoicheia，且根据位于天空中的图像被称为守护神们 (alexeteroi)。那些描绘出行星的人被称为「行星占卜者」(stoicheiomatichoi)。(“De Diis Syriis”, Teraph, I I. Synt. p. 31) 参见下文，犹太神谕。

然而，在《纳巴泰人的农业》中的这些句子吓坏了科学家，导致他们宣称这部作品『不是伪经就是童话，根本不值得一位院士的注意。』同时，正如所示，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将它的比喻撕成碎片；对于前者因为『它描述了对魔鬼的崇拜』，后者是因为它是『不虔诚的』。他们又一次都错了。这不是童话；且就虔诚的教徒而言，同样的崇拜也可以在圣经中体现出来，尽管它被翻译得面目全非。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以及星星和元素的崇拜，都追溯和描绘于基督教神学中；天主教徒为他们辩护，而新教徒却坚决否认，这只能让他们自己承担风险。可以给出两个实例。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教导说，古代的占卜总是在元素神灵的帮助下完成，『元素神灵 (Spiritus elementorum) 在希腊语是「行星神灵」(pneumata ton stoicheion)。(1. I., 21).

但是现在人们发现，行星、元素和黄道十二宫，不仅仅描绘于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里被称为「元素奥秘」(elementorum arcana) 的十二个石头上，在所罗门的圣殿里也能看到，正如许多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另外在一些古老的意大利教堂里，甚至在巴黎圣母院里，人们至今还能看到它们。

没有任何符号—包括太阳—在其多重意义上比月亮符号更复杂。它的性别当然是双重的。有时它男性，如印度的「苏摩国王」，和迦勒底人的「辛」(Sin)；对于其他民族它是女性，是美丽的女神「黛安娜-卢娜」(Diana-Luna)、莉西亚 (I'lythia)、鲁西娜 (lythia)。在陶里斯 (Tauris)，人类的牺牲者被献祭给阿尔忒弥斯(Artemis)，即月亮女神的一种形式、革哩底人 (Cretans) 称她为迪提那 (Dictynna)，而米堤亚人 (Medes) 和波斯人称之为阿奈提斯 (Anaitis)，如图所示的科洛(Koloe) 铭文：「阿尔忒弥斯 - 阿奈提斯」(Artemidi 'Anaeiti)。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关心最纯洁、纯粹的处女女神，「卢娜-阿尔忒弥斯」(Luna-Artemis)，帕姆福斯 (Pamphos) 第一个给它卡利斯(Kalliste)的姓，其中依玻里多 (Hippolitus) 写道：「卡利斯贞洁女」(Kallista polu parthenon)。(见《保萨尼亚斯》"Pausanias", viii., 35, 8.) 这位「阿耳忒弥斯-露琪亚」(Artemis-Lochia) 是掌管受孕和分娩的女神(《伊里亚德》、《保萨尼亚斯》等)，她在作用上与作为三重的赫卡特 (Hecate) 时，是俄耳甫斯的神灵，是拉比和前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的神的前身，也是他的月亮形式。女神(Trimorphos) 是月亮三个阶段的各种且连续方面的拟人化象征；这已是斯多葛学派 (Stoics) 所解释的("Cornut. De Nat", D. 34, 1) 而俄耳甫斯派用她所统治的大自然三个界来解释此绰号 (Trimorphos)。这位嫉妒、嗜血、报复性、苛刻的「赫卡特-卢纳」完美对应于是希伯来先知的「嫉妒之神」。

太阳和月亮崇拜的整个谜，包括我们在教堂里所追溯的，确实与这个世界上古老的月球现象之谜有关。「夜后」中的相关力量对现代科学来说是潜在的，但在东方开悟者的认知上却十分活跃，这很好地解释了古人描

绘月亮的一千零一幅图像。它还表明古人在了解月亮奥秘上，比我们现在的现代天文学家要更加深刻。整个月球神灵和女神的万神体系里，一方面包含奈芙蒂斯(Nephtys)或奈斯(Neith)、普罗塞菲娜(Proserpina)、梅利塔(Melytta)、西贝利(Cybele)、伊希斯、阿斯塔特(Astarte)、维纳斯、赫克特，另一方面是阿波罗、狄奥尼修斯、阿多尼斯(Adonis)、巴可斯(Bacchus)、奥西里斯、阿提斯(Atys)、塔模斯(Thammuz)等等，在他们的名字和头衔表明——他们母亲的「儿子们」和「丈夫们」——他们等同于基督教三位一体。在每一个宗教体系中，众神作为父亲、儿子和丈夫的功能被融合为一，而女神被认为是男性神的「妻子、母亲和姐妹」；前者综合了「太阳作为生命给予者」的人类属性，后者融合了其他的名称形成大综合，称为玛雅(Maia)、摩耶(Maya)、玛利亚等，是一个通用名称。玛雅这个词的强制衍生中，对希腊人的意思是「母亲」，由词根「孕育」(ma)演变而来，甚至还此命称给「五月」(May)，此月份对那些女神是神圣的，后来才成为玛利亚的神圣月份。*然而，它最初的意思是摩耶(Maya, Durgâ)，被东方学家翻译为「难以接近的」，但实际含意是「无法企及的」，意思为幻象和非实在；是咒语的来源和原因，或幻觉的拟人化。

【*将五月视为圣母圣月的想法源头，罗马天主教徒需感谢异教的普鲁塔克(Plutarch)，他表明『五月对玛雅(Mαῖα)或维斯塔(Vesta)来说是神圣的』(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Gellius, Maia)——是我们的大地母亲、我们的保姆和滋养者的拟人化。】

在宗教仪式中，月亮有双重作用。在外传的目的它被拟人化为女神，而在寓言和象征中则为男神、在神秘哲学中，我们的卫星被认为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无性力量，因为它会令人畏惧。对于雅利安、哈尔迪(Khaldii)、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启蒙者来说，苏摩、辛、阿耳忒弥斯·索泰拉(Artemis Soteira，雌雄同体的阿波罗，其属性是七弦琴，以即有著弓和箭、长著胡子的狄安娜Diana)、月亮神(Deus Lunus)，尤其是「奥西里斯-

月亮」和「托特-月亮」*，都是月亮的神秘力量。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托特还是密涅瓦 (Minerva)，苏摩还是亚斯她录 (Astoreth)，月亮都是奥秘中的奥秘，比较是邪恶上的象征而不是善。她的七个阶段 (原始的，密传的划分) 被分为三个天文现象和四个纯粹的心灵感应阶段。在秘仪中可以看到月亮并不总是令人敬畏的，其中月亮神的死亡 (逐渐亏缺和最终消失的三个阶段) 被象征著恶灵战胜了光明和赋予生命的神灵 (太阳)，而若要将此胜利翻转成失败，需要古代魔法圣师的所有技能和学问。

【*「托特-月亮」是印度的「智慧-苏摩」，也就是「水星和月亮」。

这是所有崇拜中最古老的一种，属于我们这一轮次的第三根种族 (雌雄同体族)，对他们来说，在所谓的「堕落」之后，即性别分离后，男性的月亮是神圣的。「月亮神」(Deus Lunus) 于是依次变成雌雄同体、男性和女性；最后为了巫术的目的，它作为一种双重力量服务于第四根种族——亚特兰蒂斯人。在第五种族 (我们的) 「月-日」崇拜中，各民族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阵营。它导致了后来在摩诃婆罗多战争中描述的事件，这对欧洲人来说 *是神话*，而对印度人和神秘主义者来说是历史，是太阳族 (Suryavansas) 和月亮族 (Indovansas) 之间的冲突。它起源于月亮的双重性，各自崇拜女性和男性的原则，而后来变成独立的太阳和月球崇拜。在闪族中，太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 *女性的*，而月亮是 *男性* 的——后一种观念是采用自亚特兰提斯岛的传统。在太阳崇拜之前，月亮被称为「太阳的主」(Bel-Shemesh)。由于这些民族不知道对这种区别的最初原因、以及其神秘原则，因而开始了拟人化的偶像崇拜。但是，每个古代民族的宗教主要是建立在一种纯粹抽象的力量或原则的神秘显化上，这在现在被称为「神灵」。若就其细节和仪式而言，这种崇拜的确立表明那些发展了主观和客观大自然体系的哲学家们，他们拥有渊博的知识，并了解许多具有科学性质的 *事实*。因为正如刚才所显示的，月亮崇拜的仪式除了纯粹是神秘的以

外，也基于生理学（对我们来说是一门相当现代的科学）、心理学、神圣的数学、几何学和度量衡学的知识，并正确地应用于符号和图形，这些记录著所观察到的自然和科学事实；简而言之，这是基于对大自然最细微而深刻的知识。月球磁场产生生命、保存生命、也杀死生命。苏摩体现了三相神 (Trimurti) 的三重力量，尽管它至今仍未被世俗所承认。有个寓言说在另一个显化期时（在我们行星系统生成前的日子），苏摩（月亮）是由众神在生命之海（空间）的搅动产生的，而另一个寓言描述『圣人们挤地球的奶，他们的小牛是苏摩（月亮）』，这里有很深的宇宙志意义；因为不是挤我们地球的奶，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月亮小牛*。如果我们的科学智者也像古代雅利安人那样了解大自然的奥秘，他们肯定不会想像月亮是从地球上抛射出来的。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象征性语言，就必须记住并考虑到神学中最古老的排列，即儿子成为自己的父亲、以即母亲由儿子所生。否则神话就会永远困扰著东方学家，认为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出现的疾病』——正如勒努夫(Renouf)在一次希伯特 (Hibbert) 演讲中严肃指出的那样。

【*在摩西书中没有记载的那段时期里——从伊甸园的驱逐到寓意上的洪水——犹太人和其他闪族人一起崇拜代安尼西 (Dayanisi) 即「人的统治者」、「审判者」、或「太阳」。虽然犹太教正典和基督教使太阳在圣经中成为「主-神」和耶和华，但后者却充满了雌雄同体神的轻率痕迹，也就是耶和华作为太阳，而亚斯她录 (Astoreth) 作为月亮的女性面向，并且完全摆脱了赋予它的当前隐喻元素。上帝是「吞噬之火」，出现于火中并被火包围。不是只有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犹太人「崇拜著太阳」(viii., 16)。以色列人的巴力(摩押人 (Moabites) 的太阳 (Shemesh)，亚扪人 (Ammonites) 的摩洛 (Moloch))，就是同一个「太阳 - 耶和华」，且直到现在，他仍然是「天上群众之王」，是「太阳」，就像亚斯她录是「天上的王后」，即月亮。「正义的太阳」只有现在才成为一种隐喻性的表达。】

【†在寓言中，大地为了躲避普里图 (Prithu) 的追逐而努力逃跑。她变成了一头牛的样子，且吓得发抖跑开了，甚至躲在梵天的领域。因此，它不是我们的地球。同样的，在每一个《往世书》中，小牛都会换名字。一个是「自生者摩奴」(Manu Swayambhuva)，另一个是因陀罗 (Indra)，第三个是喜马拉雅 (Himavat) 本身，而须弥山 (Meru) 是挤奶工。这是一个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深层次的寓言。】

可以说，古人教导众神的自发生成：一个未显化的神圣本质，不断地产生第二个显化的自我，而这具有雌雄同体的性质，以一种无染的方式产生这个宇宙中一切宏观和微观宇宙事物。这显示在几页前的圆圈和直径，或神圣的 10。

但是，我们的东方学家将看不到它，尽管他们极度渴望发现大自然中一种同质元素；雅利安学者和埃及古物学家在研究中被这种无知所束缚，他们的推测常常偏离真理。因此，得胡基 (de Rouge) 在他翻译的文本中无法理解，「阿蒙-拉」对阿蒙诺菲斯 (Amenophes) 国王 (应该是梅农 Memnon) 说的意思：『你是我的儿子，我生你。』且正如他在许多文本和各种形式中发现的一样，这位非常信奉基督教的东方学家最终不得不惊呼：『为了让这个想法进入象形图学家的脑海，他们的宗教中一定或多或少有一个明确的教义，表明一个可能发生的事实，即一个以人类形体的神圣无染投生。』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整个秘密是由复制了之前宗教的基督教来解释时，为什么还要强加解释在一个不可能的预言上呢？

这一学说是普遍的，并不是任何一位象形文字学家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对印度人来说「化身」是一个相反的证明。得胡基在『更清楚地体悟到*埃及人的圣父与圣子』后，他仍然没有解释、也没有认识到在那个原始的世代中，女性原则所起的作用。他并没有在塞易斯 (Sais) 的女神奈斯 (Neith) 身上找到它。但是他引用了一句话，是当时指挥官向国王介绍塞易斯神庙时，对冈比西斯 (Cambyses) 说的：『我让陛下知道了塞易斯的尊

严，这是奈斯这位伟大的(女性)生产者的住所，是太阳的生殖器，她是最初诞生者，不由其他所生的，而只是出现，』因此是一个无染母亲的果实。

【*他清楚地意识到，埃及人预言了耶和华(!)和他化身的救赎者(善蛇)，等等;甚至把提丰(Typhon)等同于伊甸园的恶龙，而这被认为是严肃而清醒的科学。】

无论是谁，只要能够理解和欣赏古代异教徒与现代教皇对于无染处女观念之间的区别，就会发现它是多么的宏伟、哲学和诗意。对于前者，她是永远年轻的大自然母亲，是她众原型的原型，是太阳和月亮，产生和诞生了她的「心智所生」的儿子，即宇宙。太阳和月亮作为「男性-女性」的神灵，使大地结果实，而后者是微观宇宙的母亲，依次怀孕和生产。对于基督教徒而言，「最初诞生者」(primogenitus) 确实被产生了，即诞生(genitum, non factum) 且积极地孕育和生产——拉丁教会解释为「处女分娩」(Virgo pariet)。因此，她把圣母玛利亚的崇高精神理型拉低到了尘世，并使她「属于尘世大地」，从而将这种理型贬低至暴民中最低等的拟人化女神。

的确，奈思、伊西斯、狄安娜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造物女神，既可见又不可见，在天上层面有自己的位置，并协助物种的繁衍」——简而言之，就是月亮。她神秘的面向和力量是不可胜数的，且其中之一，月亮变成了埃及人的哈索尔(Hathor)，是伊希斯*的另一个方面，这两位女神伴随著吸奶的荷鲁斯。看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大厅里，法老托特梅斯(Thotmes) 站在哈索尔和天上之主之间崇拜著哈索尔。这个巨石是取自卡纳克(Karnac); 且这位女神的宝座上刻有如下的传说：「神圣的母亲和夫人，或天后」; 以即「晨星」和「海之光」(Stella matutina and Lux maris) 所有的月神都有两面性——一个是神圣的，另一个是地狱的。她们都是一个无染所生儿子(太阳)的处女母亲。拉乌尔·罗凯蒂(Raoul Rochetti) 展示了雅典

人的月亮女神—帕拉斯 (Pallas)、或者西布莉 (Cybele)、密涅瓦 (Minerva)、或者黛戴安娜—把她的儿子抱在膝上，并在她的节日中被称为「神的独一无二母亲」(Monogenes Theou)，她坐在一个狮子上，周围围绕著十二个人物；神秘主义者认出他们为十二位伟大的神灵，而虔诚的基督教东方学家认出了使徒，或者更确切地说，认出了希腊异教的预言。

【*哈索尔是地狱的伊希斯，是西方或冥界的女神。】

他们都是对的，因为拉丁教会中无染女神是古老异教女神的忠实复制品；使徒的数目(十二)是十二支派的数目，而后者是十二大神灵和十二星座的拟人化。基督教教条中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是从异教徒那里借来的。塞墨勒 (Semele) 是朱庇特的妻子，是巴克斯 (太阳) 的母亲，根据诺娜斯 (Nonnus) 的说法，在她死后，也被「带」到或升到天上层面，她居于火星和金星之间，被称为*世界(或宇宙)的女王* (panbasileia)；『一听到这些名字，如同听到哈索尔、赫卡特和其他地狱女神的名字一样，所有的魔鬼都会颤抖。』

【*德·梅尔维尔 (De Mirville) 骄傲地承认了这种相似性，他应该知道。】

「恶魔现在颤抖」(Semelen premousi daimones)。德梅尔维尔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小神庙上的希腊铭文，在一块被人发现的石头上重现，并由蒙弗孔 (Montfaucon) 复制 (113, "Archaeologie De la Vierge mere") 这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旧世界的「伟大母亲」(Magna Mater) 是对于教堂无染处女母亲的一个无耻的剽窃，是由恶魔犯下的。是否如此，或者是相反的都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抄本和现代原版之间的完全一致。

如果篇幅允许的话，当我们面对过去的启示时，我们可能会展示罗马天主教会某些信徒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冷静和漠不关心。莫里 (Maury) 说：『圣母占据克瑞斯 (Ceres) 和维纳斯的所有圣殿，而过往纪念这些女神

所宣布和实行的异教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转移到了基督的母亲身上。』
罗马的拥护者回答道：—

『这就是事实，这是应该的、也是很自然的。1862 年罗马天主教会所信奉的教条、礼拜和仪式都被刻在纪念碑上、记录在纸莎草纸上，以及在大洪水之前的圆柱，因而似乎不可能否认最初史前(罗马)天主教的存在，我们自己的只是忠实的延续 ... 尽管前者是恶魔的无礼和歌特(Goetic)死灵法术的顶点与巅峰 ... 后者是神圣的。我们的(基督教)《启示录》("l'Apocalypse")中，玛丽穿著太阳，脚下有月亮，如果这与拿撒勒的卑微仆人共同之处(原文如此)，那是因为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神学力量和宇宙力量。』—("Archaol. de la Vierge", 116和 119页, Marquis de Mirville著).

的确如此，因为在品达(Pindar)的《密涅瓦赞美诗》(第 19 页)中 ...
『那位坐在她父亲朱庇特的右边，且她比所有其他(天使或)神灵更强大，』这同样适用于圣母。科尼利厄斯·拉皮德(Cornelius a Lapide)曾引用圣伯纳的话，他如此称呼圣母玛利亚：—

『「太阳-基督」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他里面。』(《圣母宝训》) ...

圣母再一次被同一个纯朴的圣人承认为月亮。它作为教会里分娩时的鲁西娜(Lucina)，在维吉尔(Virgil)的诗句—『贞洁的露西娜，你已经统治了阿波罗。』(Casta fove Lucina, tuus jam regnat Apollo)—也适用于她。纯朴的圣人补充道：『圣母像月亮一样，是天上的王后。』(《启示录》，十二章，科尼利厄斯·拉皮德著。)

这就解决了问题。根据像德·梅尔维尔这样的作家的观点，当异教的观念和基督教的信条越相似，基督教就越显得神圣，也就越被认为是唯一真正受到启发的宗教，尤其是在它的罗马天主教形式中。不相信的科学家和院士认为他们在拉丁教会中看到的与神圣灵感完全相反，并且不会相信

预料到的撒旦抄袭诡计，他们将受到严厉的责难。但是这位回忆录作者抱怨道，『们什么都不相信，甚至拒绝把《纳拜西亚农业》("Nabathean Agriculture")，把它当做一个浪漫故事和一堆迷信的废话。』『在他们扭曲的观点中，库它米(Qu-ta-my)的「月亮神像」和圣母的雕像是同一个！』一位高贵的侯爵在二十年前写了六部大作，或者用他的话说，是「法国科学院的《备忘录》」，它唯一的目的是向罗马天主教展示一种受鼓舞和启示的信仰。他为了证明而列举了无数的事实，所有这些都倾向于表明，整个古代世界自从大洪水以来，在魔鬼的帮助下系统地剽窃了未来神圣教会的仪式、典礼和教义，这在几世纪后诞生。雷努夫(M. Renouf)这位大英博物馆杰出的埃及学家，在他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宣称：『无论是希伯来人还是希腊人，都没有从埃及借鉴任何思想。』* 如果那位忠诚的罗马之子听到这位同道的说词会怎么想呢？

【*引用梅西(G. Massey)先生的演讲。】

但是，也许这正是雷努夫先生想说的——也就是说，埃及人、希腊人和雅利安人从拉丁教会借用了他们的教义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逻辑上，天主教徒拒绝神秘主义者在月亮崇拜时提供的额外信息，况且一切都倾向于显示他们(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与世界一样古老，有著拜星主义(Sabaeism)和天体崇拜？

早期基督教和后期罗马天主教天体崇拜的理由，或称对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性崇拜——与诺斯替派相同，尽管不如琐罗亚斯德教的「太阳崇拜」那么哲学和纯粹——是其诞生和起源的自然结果。拉丁教会采用诸如水、火、太阳、月亮和星星等符号，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这只不过是早期基督徒对异教徒民族古老崇拜的延续。如此一来，奥丁通过坐在米密尔(Mimir)这位三重智慧约顿(Jotun)的脚下，而得到了智慧、力量和知识；约顿一生都在原初智慧之泉旁度过，而水晶般的泉水每天都在增加他的知识。米密尔『从泉水中汲取了最高的知识，因为世界是由水而生的；因此在这个神

秘的元素中发现了原初智慧』（《阿斯加德与诸神》，86）。为了要获得这种知识，奥丁要发誓的那只眼睛可能就是『太阳，它能照亮一切，穿透一切；他的另一只眼睛是月亮，它的映像从深处凝视著，当它落下时，最后沈入了大海。』（同上）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多的意义。据说火神洛基（Loki）不仅藏在水中，也藏在赋予光的月亮里，在其倒影中能发现他；这种认为火可以在水中避难的信念，并不局限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被所有的民族分享，并最终被早期的基督徒所接受，他们以火的形状象征著圣灵，「像火一样分裂的舌头」—即「父亲-太阳」的气息。这「火」也降下进入入水或海（Mar），玛丽（Mary）。在一些国家，鸽子是灵魂的象征，是维纳斯的圣物，这个女神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后来它成为基督教「世界之魂」或「圣灵」的象征。

《死者之书》中最神秘的章节之一是第 lxxx 章，标题为：「要转变成给予光明的神灵，照亮黑暗的道路。」其中『影子的「女人之光」』在托特的月亮隐居处服务他。据说「托特-赫尔墨斯」藏在那里，因为他代表著秘密智慧。他是它光明面的显化逻各斯，而当他退到相反的半球实，是隐藏的神或「黑暗的智慧」。至于她的能力，月亮不断地自称为：『在黑暗中照耀的光』，即「女人之光」。因此，它成为所有圣母的公认象征。就像从前「邪恶」神灵与月亮作战一样，他们现在也与月亮—真正的天后（玛丽）交战，但却无法取胜。因此，月亮在所有的异教神论中也与龙紧密相连，龙是月亮永恒的敌人；圣母，或圣母玛利亚，将神话中龙形式的撒旦踩在脚下、碾碎而变得软弱无力。这是因为龙的头和尾，在东方天文学中代表月亮的上升和下降的节点，在古希腊也被两条蛇象征。赫拉克勒斯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就杀死了他们，他的圣母怀中的婴儿也是如此。正如杰拉尔德·梅西先生在这方面所恰当指出的：『所有这些象征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它们自己的事实，而不是预先描绘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图像学（以及教条）从遥远的前基督教时代流传到了罗马。既没有伪造，也没有插入不同类型；只是一种对其想象的连续与意义的曲解。』

X. 树、蛇和鳄鱼崇拜

『蛇作为恐惧或崇拜的对象，人们对蛇怀著一种无法消除的仇恨，或俯首于它的天赋。谎言召唤它，谨慎拥有它，嫉妒将它携带在心中，雄辩在它的节杖之上。在地狱里，它挥舞著复仇女神 (Furies) 的鞭子；在天堂，它成为永恒的象征。』

德·夏多布里昂 (De Chateaubriand)

奥菲派断言，从神到人类存在著好几种神灵；它们的相对优越性是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光亮程度；且他们坚持认为，必须经常呼唤蛇，并感谢它作为人类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它教导亚当，如果他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会通过他所获得的知识和智慧，而极大地提升他的存在。这就是所给出的外传原因。

我们很容易看出蛇的这种双重的、似两面神 (Janus) 的性格的最初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好的和坏的。这个符号是最古老的符号之一，因为爬行动物先于鸟类，鸟类先于哺乳动物。因此，在野蛮部落的信仰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迷信，认为他们祖先的灵魂生活在这种形式下，以即蛇与树有普遍的联系。有众多的传说提到它所代表的各种事物；但是，由于它们大多是寓言性的，它们现在已经被归类为基于无知和黑暗迷信的童话故事。例如，菲洛斯特拉图斯 (Philostratus) 叙述说，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为了学习所有动物的语言，以蛇的心脏和肝脏为食，因为蛇被认为具有这种能力；他当然从不认为他的话是要在字面上解读。(见 "De Vitâ Apollonii", lib. 1, c. xiv.) 随著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将不止一次地发现，「蛇」和「龙」是对「智者」的称呼，是远古时代的启蒙开悟者。他们的追随者所吞食或同化的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学识，于是才有上述寓言。传说斯堪的纳维亚的西格尔德 (Sigurd) 曾烤过法夫尼尔 (Fafnir) 这条龙的肝脏，是由他杀死的，他

从而成为最聪明的人，这里是同样的意思。西格尔德精通如尼文 (runes) 和魔法符咒；他从这个名字的启蒙者或巫师那里得到了这个「话语」，后者在「传下这话语」之后就死了，如许多人那样。埃皮法尼乌斯 (Epiphanius) 在试图揭露诺斯替派的异端邪说时，也同时揭露了后者的秘密。他说，诺斯替的奥非派 (Ophites) 如此尊敬蛇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他教导原始人类相关奥秘 ("Adv. Hares." 37)。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在传授这个教条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花园里的亚当和夏娃，而仅仅只是上面所说的。印度和西藏开悟者所谓的那伽 (Nagas) 是指人类的蛇，而不是爬行动物的蛇。此外，蛇曾一直都象征著连续再生、不朽性和时间。

《自然创世纪》("The Natural Genesis") 中有许多对蛇崇拜的解释和事实，其解读非常有趣与巧妙，且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但它们远远不能涵盖所有隐含的含义。它们只揭示了天文学和生理学上，顶多再加上一些宇宙现象。在物质的最低层面上，蛇无疑是「众奥秘中的大奥秘」，而且很可能『由于它的蜕皮和自我恢复，被当作一种女性的柔毛。』然而，这只有在它关于尘世动物性生命的奥秘才是如此，因为它作为『(普遍) 奥秘中再穿衣和再生』的象征，在其最后阶段时*——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它的开始和顶峰阶段——他们不属于这层面。它们产生于理型之光的纯净层面，并在完成了适应和象征的整个循环轮次之后，这些「奥秘」又在那里回到了源头，即非物质起因的本质。它们属于最高的灵知。当然，这绝对不会仅仅因为它渗透到生理功能、尤其是女性功能而获得其名字和名声！

【* 《自然起源》，杰拉尔德·马西著，第1卷，第340页。】

蛇作为一种象征，和树一样有许多面向和神秘含义；它与「生命之树」有著象征性的、几乎不可分割的联系。树和蛇不管是形而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象征，不管是合在一起还是分开，在我们这个打破偶像的时代，比古代时还更贬低它们；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荣耀更粗鄙的物质。在「生命之河」中的启示和解释，会使古迦勒底和埃及智慧的时代那些崇拜

树和蛇的人大吃一惊；即使是早期的湿婆派 (Saivas) 也会对上述著作作者的理论和建议感到恐惧。梅西 (G. Massey) 先生写道：『佩恩·奈特 (Payne Knight) 和英曼 (Inman) 认为十字或 T 只是男性器官的三位一体复制，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证明他所说的。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几乎所有现代对于古代符号的诠释。《自然的起源》是一部研究和思考的不朽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主题最完整的著作；它不但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而且比迄今为止所有符号学家写下的解释多更多，但它还没有超出古代思想的「心灵感应-有神论」阶段。佩恩·奈特和英曼也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他们完全没有看到他们对「生命之树」、十字和阳物等解释，所近似适用的方面，只有关于「生命的给予者」这一概念在进化发展上的最低和最后阶段。这是大自然最后、也是最粗大的转化，在动物、昆虫、鸟类甚至植物中；对于双极、创造性磁力而言，则以两极分化的形式、或以异性的吸引方式在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结构中起作用，正如在人中起的作用一样。此外，现代符号学家和东方学家——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不了解神秘学所揭示的真正奥秘，因此必然只能看到这最后阶段。如果有人告诉你，这种地球上所有存在都共有的繁殖方式，只不过是一种过渡阶段、一种提供条件和产生生命现象的物质手段，且会随之改变，并随著下一个根种族的出现而消失——他们会嘲笑这种迷信和不科学的想法。但最博学的神秘论者坚持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是如此。这个繁衍各自物种的生物宇宙，见证了动物和人类物种、和种族进化的各种繁衍模式；自然主义者应该要直觉地感知这个真理，即使他还不能证明它。确实，他目前的思维方式要怎么达成！过去古代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很少之又少，而科学家们遇到的那些东西被误认为是我们这个小时代的标竿。即使是所谓的「宇宙」(?) 历史也只是包含在我们最近期、第五根种族的几乎无限未开发区域的一个小领域。因此，每一个新的路标、每一个新发现的古老过去象形文字，都被添加到旧的知识宝库中，以既存的概念来同样的解释，也不考虑该特殊符号可能所属的特殊思想周期。如果不改变这种方法，真理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因此，一开始树和蛇共同出现、作为不朽存在的象征，确实是神圣的意象。树被颠倒过来，它的根生在天上、并从万物的无根之根中生长出来。它的枝干生长并发育，穿过普累若麻(Pleroma)层面，它横穿其繁茂的枝条，首先是在物质几乎未分化的层面上，然后向下直到它们接触到尘世层面。因此《薄伽梵歌》中说，菩提树是生命和存在之树，它的毁灭会导致不朽，它的根在上面，枝干在下面(ch. XV)。根代表最高存在，或第一因、逻各斯；但是一个人必须超越这些根去与克里希那(Krishna)结合，阿周那(Arjuna)说(XI.)：『克里希那比梵天与第一因更伟大....他是不可毁灭的，是存在的，是不存在的，且超越这两者的。』它的枝干是「梵天」(Hiranyagarbha，或梵的最高显化，西达拉(Sridhara)和马杜苏登(Madhusudana)如此说道)，是最高的禅那主或天神。《吠陀》是它的叶子。只有那些超越了根的人才永远不会返还，即在这个梵天的「寿命」里不再转世。

只有当它纯净的枝干接触到我们亚当种族的伊甸园泥土时，这棵树才因接触而弄脏，并失去它最初的纯净；而永恒之蛇—天上所生的逻各斯—终于堕落了。在远古时代—尘世上的神圣朝代—当今可怕的爬行动物被认为是从神圣奥秘深渊放射出的第一束光。它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以及许多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符号，因为它跨越了万古的时间：如同来自无限时间(Kala)本身，它落入空间和时间，演化自人类的猜测。这些形式是宇宙的和天文学的、有神论的和泛神论的、抽象的和具体的。它们依次变成了极地之龙和南十字星、金字塔的天龙座 α 、以及印度佛教的龙，后者在日食期间威胁太阳、但从不吞食它。直到那时，树永远是绿色的，因为它被生命之水所浇灌；大龙只要被保存在恒星领域的范围内，就永远是神圣的。但是树长起来了，且它的低垂的枝子终于碰到了地狱—我们的尘世。然后是大蛇尼德霍格(Nidhogg)—他在「痛苦之堂」(人类生命)里吞吃恶人的尸体，一旦它们投入「沸腾的大锅」(Hwergelmir，人类欲望)就会啃噬世界之树。物质的蠕虫覆盖了曾经健康和强大的根，现在沿著树干越

来越高；而尘世巨蟒 (Midgard) 绕在海底，环绕著尘世，且通过它有毒的呼吸，使她无力保护自己。

古时候的龙和蛇都是七头的一正如喻言所说：『各种族有一个头，且每个头有七根头发。』是的，包括携带毗瑟奴通过显化期的永恒之蛇 (Ananta)，包括原始的原初舍沙 (Sesha)，在《往世书》的幻想中它的七个头变成「一千个头」，也包括七头的阿卡德蛇。这代表了遍及大自然和人类的七原则；最高或*中间的*头是第七。这不是斐洛 (Philo) 在他《世界的创造》中所谓摩西的、或犹太的安息日，其中说到世界的完成是『根据数字 6 的完美本质』。因为，『当符合数字七的神圣理性 (nous) 进入了灵魂 (应指活跃身体) 时，数字六以及它所创造的一切凡尘的东西都停止了。』又：『数字 7 是整个尘世的节日，是世界的生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恰当地庆祝数字 7。』... (pp. 30 及 419). 《自然创世纪》的作者认为：『大熊座的七颗星 (七圣人) 和七头龙为上述象征性的七时段提供了一个可见的起源。』他补充道：—

『七颗星的女神和柯布 (Kep) 一样，是时间之母；而克布提 (Kepti) 和塞布提 (Sebti) 为两次和数字七。因此名称上是七者之星。女神的儿子塞维凯特 (Sevekt, Kronus)，名字有七或第七。在高处建房的塞费克阿布 (Sefekh Abu) 也是如此，就像智慧 (Sophia) 用七根柱子建造她的房子一样 ... 最初的时间类型 (Kronotypes) 是七个，因此在天上时间的开始是基于七的数字和名字，是基于七颗星所展示的。这七颗星每年转动时，都用右手的食指不断地指向天空，并在上层与下层天空中描绘出一个圆圈。*七这个数字自然暗示了一种七的度量法，被称为「七划分」，也就是把圆划分成七个相应的部分，再把它们分别分配给七个大星座；如此形成了埃及天上的七区域 (heptanomis) ... 当星星七区域被分成四等分，它就乘以四，产生二十八个星座就取代了原七个星座，二十八天的月亮黄道就是注意到的结果。†... 在中国的排列中，四个七分配给掌管著四个方为基点的四个神灵 ...

』(在中国佛教和神秘主义中，这些神灵是由四条龙来代表一诗节中的「大君」(Maharajahs)。)『北方的七个星座组成了玄武；东方七个星座(中国的秋天)构成白虎；南方七个星座是朱雀；西部七个星座(称为春天)是青龙。在一个农历的星期里，这四种神灵分别掌管其七区域。第一个七区域(七星的提丰)的所有格现在有了月球的特征；... 在这一阶段，我们发现名字象征著数字7的女神塞福克(Sefekh)是一个阴性的词，或者代表时间之母的逻各斯，它先前是「话语」，作为七星的女神』(《时间的类型学》，Vol. I I. p. 313, Nat. Gen.)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把人的原则分为七个部分，正如它们人类高等和低等的本性中，描述的是相同的圆。】

【†因此，七划分是最古老的，且在四重划分之前。它是古代分类的根源。】

作者指出，她是大熊座的女神和时间之母，从埃及最早时就是「活跃话语」，而『「塞韦克-克罗诺斯」(Sevekh-Kronus)他的类型是「鳄鱼-龙」，是土星的前行星形式，被称为她的儿子和配偶；他是她的「话语-逻各斯」。』(p. 321, Vol. I.)

上述很清楚，但并不是只有天文学知识导致了古人的七重划份。最初的原因要深入得多，并将在其适当位置得到解释。

以上的引用并非离题。提它们出来是要展示(a)为什么一个完全的启蒙者被称为一条「龙」、「蛇」、或「纳迦」的原因；以及(b)我们的七重划分被埃及最早王朝的祭司使用，所依的原因和依据与我们相同。然而，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如前所述，梅西先生所谓方位四基点的四神灵、中国的玄武、白虎、朱雀、青龙等，秘密书籍中被称为「四个隐藏的智慧之龙」和「天上之蛇」。现在，正如所示，七个头或七重的「龙-逻各斯」随著时间的前进被分割成四个七划分、或二十八个部分。在农历月中，每

个农历的星期都有一个独特的性质；二十八天的每一天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如同十二星座中的每一个，无论是单独的还是与其他星座结合的，都有一种或好或坏的神秘影响。这代表了人类在尘世上所能获得的知识总和；然而，很少有人能够获得知识，而那些能够找到知识根源的智者更是少之又少；知识之根是由伟大的根源之龙所象征，是这些可见标志的精神性逻各斯。但是那些拥有知识的人，得到了「龙」的名称，他们是「拥有28个能力与四真理的阿罗汉」，并且一直被这样称呼。

亚历山卓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断言，要成为真正的圣人 (Chaldees or Magi)，就必须掌握关于世界七大教长时期的科学或知识，智慧都在他身上。在《蒂迈欧篇中的普罗克鲁斯》(Proclus in Timaeus) b.1中，杨布里科斯 (Jamblichus) 的版本被认为是另一个版本，但它并没有改变意思。他说：『亚述人不仅保存了希帕恰斯 (Hipparchus) 所说的七千二百万年的记录，而且还保存了世界七大统治者的全部历史和时期。』在每个民族和部落的传说中，无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指向曾经被普遍相信的伟大智慧和聪明的蛇。他们是「施魅者」。他们用眼睛对鸟进行催眠，而人类自己也常常觉得受了他们的催眠；因此，这个象征是最合适的。

鳄鱼是埃及的龙。它是天上和尘世、太阳和月亮的双重象征，且由于它的两栖属性，它是奥西里斯和伊希斯的圣物。根据优西比乌斯 (Eusebius) 的说法，埃及人将太阳描绘为一艘船上的领航员，这艘船由一条鳄鱼拖著『以显示太阳在空间 (moyst) 中的运动』；("Prepar. Evang.", 1, 3, c. 3) 此外，鳄鱼是埃及的象征——即两个国家中沼泽最多的下埃及。炼金术士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说，太阳在空间以太中的船上，象征著那炼金术的物质是黄金的原则或基础，或者是哲学上的太阳；而鳄鱼所游动的水，是那液体的水或物质；最后，船本身代表大自然之舟，其中太阳 (或硫磺的火的原则) 作为领航员：因为这个太阳通过对「潮湿」或「水银」的作用来指导工作。以上仅供炼金术士参考。

直到中世纪时，蛇才成为邪恶和魔鬼的类型和象征。早期的基督徒——除了奥菲派诺斯替主义者——有他们的双重逻各斯：善蛇 (Agathodæmon) 与恶蛇 (Kakodæmon)。这一点在马库斯 (Marcus)、瓦伦蒂诺 (Valentinus) 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证明，尤其是在《直觉智慧》 ("Pistis Sophia") 一书——这肯定是最早几个基督教世纪的文献。在一座 1852 年在皮亚港 (Porta Pia) 附近发现坟墓的大理石石棺上，人们看到了对圣人崇拜的场景，『或者，』已故的 C·W·金 (C. W. King) 在《诺斯替派》 ("The Gnostics") 中说道：『是「新太阳的诞生」那一幕的原型。』马赛克地板展示了一个奇怪的设计，它可能代表 (a) 伊希斯给婴儿哈尔波克拉特斯 (Harpocrates) 哺乳，或 (b) 圣母哺育婴儿耶稣。在大石棺周围较小的石棺中，发现了 11 个像卷轴一样卷起的铅盘，其中 3 个已被破译。其中的内容能视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最后证明，因为它们表明，要么直到公元六世纪以前的基督徒是真正的异教徒，要么教条性的基督教大量借用它们，并完全传入基督教会——太阳、树、蛇、鳄鱼等等。

『第一个看见的是阿努比斯 (Anubis) ... 拿出一个卷轴；他的脚下是两尊女性半身像；下面都是两条蛇纠缠在一起 ... 一具裹得像木乃伊的尸体。在第二卷轴 ... 是阿努比斯举著一个十字架，是「生命的标志」。他脚下的尸体被一个巨大无数折叠的蛇所包围，这是善蛇 (Agathodæmon)，是死者的守护者。... 在第三卷轴中，阿奴比斯挽著他的胳膊 ... 是一个完整的拉丁十字架的轮廓 ... 在谁的脚下是一个菱形，是埃及的「世界之蛋」，爬行至它的蛇盘绕成一个圆圈 ... 在这些半身像下面，字母 ω 在一行里重复了七次，提醒著其中一个「名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阿奴比斯腿上的文字，很明显是巴尔米拉 (Palmyrene)。至于蛇的形象，假设这些护身符不是来自以伊西斯信条、而是来自更新的奥菲特信条，它很可能代表「真实而完美的蛇」，他带领所有信任他的人的灵魂离开肉体的埃及，穿过死亡的红海进入应许之地，并拯救他们脱离荒野的蛇，也就是脱离星辰的统治者。』(金的《灵知主义者》, 366 页)

这条「真实而完美的蛇」是七字母的神灵，现在被认为是耶和华，而耶稣与他是一体的。在《直觉智慧》中，起蒙的候选人被克里斯托斯 (Christos) 送到七个元音的神灵，这是一部比圣约翰的《启示录》更早的作品，且显然是同一学派的。"启示录"说道：『七声雷 (的蛇) 发出了这七个元音，』但是，『把那七声雷声所说的话封存起来，且不要写出来。』耶稣在《直觉智慧》中询问：『你们是在寻找这些奥秘吗？没有奥秘比它们 (七个元音) 更卓越的了：因为它们将把你们的灵魂带到众光之光中』——即真正的智慧。『因此，没有什么奥秘比你们所寻求的更棒的了，除了七个元音及其四十九种力量及其数量的奥秘。』

在印度，它是七火的奥秘和他们的 49 个火或方面，或「其中的成员」，意思都是一样的。

在印度、在密传的佛教徒中、在埃及、在迦勒底等等，以及在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启蒙者中，这七个元音由永恒之蛇七个头冠上的卐字符来代表。在赫尔墨斯的著作中，「凡人」在死亡后上升的七个区域中，在每个区域都留下了一个灵魂 (或称原则)；直到他登上所有区域之上的层面，他仍然是绝对智慧的无形体巨蛇——或者说是神本身。七头蛇在奥秘教导中有不止一个意义。它就是七个头的天龙座 (Draco)，每个脑袋都是小熊座的一颗星；但它也最主要是黑暗之蛇 (即，不可构思和不可理解的)，它的七个头是七个逻各斯，是遍一最初显化之光 (普遍逻各斯) 的映像。

XI. 魔鬼是神灵的倒影

这个象征性的句子拥有多方面的形式，而在面对所有二元论的后期宗教（或者说神学）、尤其是在基督教的解释下，无疑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然而，若说基督教孕育并产生了撒旦，这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它作为一个「对手」，是大自然中事物的平衡与和谐所需要的对立力量——如影子，它能使光更明亮，如黑夜，它能让白天更放松，如寒冷，它能使人更欣赏炎热的舒适——撒旦一直都存在。同质性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但如果同质的「一」与绝对者不是单纯的修辞手法，且若其二元性的异质性是它的产物——它的分岔影子或映像——那么，即使是神圣的同质性本身也必须包含善与恶的本质。如果「神」是绝对的、无限的，是大自然及其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普遍根源，那么邪恶 (Evil) 或魔鬼 (D'Evil) 不也是来自于同一个绝对者的「黄金子宫」吗？因此，我们被迫要么接受善与恶的散发物、接受善蛇与恶蛇是同一棵存在之树的分支，要么荒谬的相信有两个永恒的绝对者！

我们必须把这种想法的起源追溯到人类思想的最初阶段，同时，即使是对众所周知的魔鬼也应该给予他应有的待遇。古代没有单独的、彻底的、绝对邪恶的「恶神」。异教思想把善和恶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来自同一个母亲——大自然；一旦这种思想不再是古老的，智慧也变成了哲学。一开始，善恶的象征只是抽象的概念，即光明与黑暗；然后它们的典型成为最自然且不断重复的周期性宇宙现象——白天和黑夜，或者太阳和月亮。然后创造出太阳神和月神的群众来代表它们，以及用黑暗之龙来与光明之龙形成对比（见卷 I，VII，第五节）。撒旦的群众是神的一个儿子，不亚于尼阿西姆 (B'ni Alhim) 的群众，这些神之子们『出现在主面前』，后者是他们的父亲（见约伯记第二章）。「神之子们」只有在感知到人类的女儿是美丽的，才成为「堕落的天使们」（《创世纪》第六章）。在印度哲学中，

修罗 (Suras) 是最早和最聪明的神灵们，它们只有在被婆罗门式的幻想推翻时才成为阿修罗。撒旦从来没有拟人化、个体化的形体，直到人类创造了一个「一个活著的人格神」后才如此；然后这仅仅作为最基本的需要。他需要一个遮挡；需要一只替罪羊用来解释所犯下的残忍、错误和过于明显的不公正行为，因为他拥有绝对的完美、仁慈和善良。这是放弃哲学和逻辑上的泛神论、并建立了懒人的「仁慈的天父」所产生的第一个因果报应；其作为「大自然做它该做的事」(Natura naturans)，「漂亮但冷酷的母亲」，她每天和每小时的行为与假设不符。这导致了原始双胞胎「奥西里斯-提丰」、「善神-恶神」(Ormazd-Ahriman)，最后包括「该隐-亚伯」(Cain-Abel) 和众多的对立。

「神」这个创造者，一开始是大自然的同义词，但最终成为了它的作者。帕斯卡 (Pascal) 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大自然有完美之处，以表明她是神的形象；另外也有缺陷之处，以表明她「只是」他的形象。』他说道。

当一个人越往后退到史前时代的黑暗中，后期撒旦的原型人物就越显得富有哲理。在古老的《往世书》文献中，人们遇到的第一个个体人类形式的「对手」是其最伟大的圣人和瑜伽士——那罗陀 (Narada)，其姓氏为「奋斗者」。

且他是男性梵天之子 (Brahmaputra) 之一。但属于后来的他。伟大的「欺骗者」究竟是谁，只要「睁开眼睛」且不存偏见的寻找他，就能在每一个古老的宇宙起源和经典中查明。

它就是拟人化的造物者 (Demiurge)，即天上与尘世的创造者，当他与他创造者伙伴的集体群众分离时，他可以说代表和综合了他们。它现在是神学的神。『思想是愿望之父。』曾几何时，这个哲学符号留给了人类反常的幻想；后来被塑造成恶魔般、欺骗、狡猾和嫉妒的神。

龙和其他堕落天使都在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描述过了，对于备受诽谤的撒旦只需说几句话就足够。学生应该记住的是，除了基督教国家外，对于至今每个民族来说，魔鬼作为一个实体是所谓造物者双重性中的相反方面。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不能既声称神是整个宇宙的综合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限的，然后又把他与邪恶分离。有鉴于世界上的恶远比善多，所以从逻辑上来说，要么神必须包括恶、要么作为恶的直接原因、要么放弃他所声称的绝对性。古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的哲学家把邪恶定义为神或善的衬里，现在由卡巴拉主义者所追随：魔鬼是神灵的倒影 (Demon est Deus inversus)，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的确，邪恶在本质上不过是大自然一种对立的盲目力量；它是反作用、对立和对比，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恶，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善。没有本质上的恶 (malum in se)，只有光产生的影子；即使在我们的感知中，若没有影子光就无法存在。如果邪恶消失了，善也会随之从地球上消失。「老龙」在成为物质之前是纯粹精神，且在成为活跃之前是被动的。在「叙利亚-迦勒底」魔法中，「蛇」(Ophis) 和「蛇形」(Ophiomorphos) 都结合于黄道十二宫，位于雌雄同体的「处女-天蝎座」。在它坠落到尘世之前，「蛇」是「蛇-克里斯多斯」(Ophis-Christos)，而在它坠落之后它变成了「蛇形-克雷斯托斯」(Ophiomorphos-Chrestos)。卡巴拉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推论都将邪恶视为一种力量，与善是对立的，但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给了善以活力和存在，否则善不可能拥有这些。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在幻觉的意义上)，没有毁灭就没有再生和重建。植物会在永恒的阳光下死亡，且人类也是如此；他将变成一架机器，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追求阳光的志向；如果他除了光以外什么都没有，那对他来说它就会失去存在和价值。善只在永恒地隐藏在我们面前时，才是无限的、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像善是永恒的。在显化的层面上，一个平衡另一个。很少有有神论者和相信人格神的信徒不把撒旦当作神的影子；或者他们混淆了两者，不相信他们有权利向那个偶像祈祷、并请求它的帮助和保护，使他们的邪恶和残忍的行为

不受惩罚。千百万基督徒内心所呼求：『不要引诱我们。』这句话是每天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所说的，而不是对魔鬼。他们如此重复著他们救世主的话，丝毫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意思与「主的兄弟」雅各的意思相矛盾。

『当人被试探时，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The Gen. Ep. of James", i, 13) 那么，既然教会在基督的权威上教导我们，是神诱惑我们的，那为什么还说魔鬼诱惑了我们呢？打开任何一本关于「诱惑」一词在神学意义上定义的虔诚书籍，你会立刻发现两个定义：(1) 『神试炼他百姓的苦难与折磨；』(2) 魔鬼利用的手段和诱惑来诱捕和引诱人类。(圣雅各 i., 2, 12, 《马太福音》. vi., 13.) 如果从字面上解读，会发现基督和雅各的两种教导互相矛盾，如果神秘的意义被拒绝，什么教条能使两者和解？

在这些不同的诱惑之间，明智的哲学家将能够决定神在哪里消失来为魔鬼腾出空间！因此，我们读到『魔鬼是一个说谎者和谎言的父亲』，即拟人化的谎言，并以同样的口气被告知撒旦(魔鬼)是神的一个儿子，是他最美丽的大天使；而不是相信父与子是一个巨大的、人格化的、永恒的「谎言」，因此使我们更愿意转向泛神论和异教徒哲学来寻求信息。

一旦我们掌握《创世纪》的关键，那们轮到科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卡巴拉揭开秘密。伊甸园的大蛇和「主神」是一样的，耶和华和该隐也是一体的——该隐在神学中被称为「谋杀者」和对神的「说谎者」！耶和华诱惑以色列王来核点民数，撒但也在别处诱惑他做同样的事。耶和华变成火蛇，去咬他所不喜悦的人；然后耶和华指示铜蛇医治他们。

《旧约》中这些看似矛盾的简短陈述(矛盾是因为这两种力量是分开的，而不是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是普遍和哲学性信条的反响，而被外传教条和神学所扭曲而不为人知，却是原初圣贤们所理解的。我们在《往世书》的几个拟人化中发现了同样的基础，只是在哲学上更具启发性。

因此，「补罗斯底耶」(Pulâstya) 是一个「神之子」，是最初后代之一，它被认为是恶魔、罗刹 (Rākshasas)、人的诱惑者和吞食者的祖先。毗舍遮 (Pisâcha，女恶魔) 是达刹 (Daksha) 的一个女儿，也是一个「神之子」、一个神灵，且是所有毗舍遮的母亲(《莲花往世书》)。从欧洲和正统的观点来判断，《往世书》中所谓的恶魔都是不同一般的恶魔，因为他们所有人——檀那婆(Dânava)、底提耶(Daityas)、毗舍遮和罗刹——被描绘成非常虔诚、遵循著《吠陀》的戒律，其中一些甚至是伟大的瑜伽士。但是他们反对神职人员和仪式、祭祀和形式——就像今天开度发展的瑜伽修行者在印度所做的那样——他们同样受到尊重，尽管他们既不被允许遵循种姓制度，也不被允许遵循仪式；因此，所有那些《往世书》中的巨人和泰坦都被称为魔鬼。传教士们有任何机会就会向人们展示，印度教的传统不过是犹太圣经的翻版，在所谓的「补罗斯底耶」与该隐、罗刹与该隐派后代、「被诅咒的人」、造成诺亚洪水的起因上，发展出了一段完整的罗曼史。(参见阿贝·戈雷西奥 (Abbe Gorresio) 的著作，在词源学上「补罗斯底耶」的名字意思是「被拒绝」，因而是该隐，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他说，「补罗斯底耶」住在凯达尔 (Kedara)，意思是一个「挖掘的地方」，即一个矿井，而该隐恰好在传统和《圣经》中是第一个金属工人和矿工！

虽然《圣经》中的巨人 (Gibborim) 很可能是印度教徒的罗刹，但更确定的是，两者都是亚特兰提斯人，都属于下沉的种族。无论如何，没有一个撒旦比基督教神学家更执著于诽谤他的敌人，或更恶毒地仇恨他的敌人；后者诅咒前者为万恶之父。将他们对魔鬼的谩骂和观点，相比《往世书》圣贤的哲学观点和他们基督般的宽厚。破灭仙人 (Parâsara) 的父亲被一名罗刹吞噬，当破灭仙人准备(用魔法)毁灭整个种族时，他的祖父极裕仙人 (Vasishta) 对他说了几句极具暗示意味的话。他向忏悔中的愤怒圣人表明：有邪恶和业力，但没有「恶灵」。他说：『愿你的忿怒止息。罗刹无罪的；你父亲的死是业力的运作。愤怒是蠢人的激情，这不适合智者。人们可能会问，人究竟是被谁杀害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儿，忿怒毁灭了一个人所获得一切... 并阻碍获得解脱。圣贤们躲避愤怒。我的孩子，不要受它的影响。不要让那些无害的黑暗灵体被消灭；让这些牺牲停止吧。仁慈是正义者的力量。』（《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第一章）因此，每一次这样的「献祭」或向神祈求的帮助不过是一种黑魔法的行为。破灭仙人祈祷的是毁灭黑暗的灵体，以实现他个人的复仇。他被称为异教徒，而基督教徒已经注定他永远下地狱。然而，那些每次在战役前都祈祷消灭敌人的君主和将军们，他们的祈祷有更好吗？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祈祷都是最坏的一种黑魔法，就像一个伪装成「哲基尔医生」（Dr. Jekyll）的魔鬼「海德先生」（Mr. Hyde）。

在人类的本性中，邪恶只表示物质和精神的极性，即在空间和时间中两个显化原则之间的生命斗争，这些原则本身就是一体的，因为它们植根于绝对者。在宇宙中，必须保持此平衡。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产生和谐，就像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它们是相互必需的一双方相互依赖——『为了让两者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被遏止，另一个的行为会立即变得自我摧毁。

撒旦的拟人化从其三个方面已得到了充分的分析——在《旧约》、基督教神学和古代异教徒的思想态度中——那些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人可以参考《揭开伊西斯面纱》的第II卷，第x章。也见此书的第II卷第II部分中的几段。触及当前主题并尝试新的解释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我们研究物质人的和神圣人的进化之前，我们首先要掌握循环进化的概念，以熟悉我们在这个种族之前四个种族的哲学和信仰，并了解关于泰坦和巨人的思想——确实，包括巨人心智和肉体方面。整个古代都充满了这样一种哲学，它教导人们精神内卷为物质，透过渐进的、向下的循环下降，或主动的、自我意识的进化。亚历山大的诺斯替主义者已经充分地泄露了启蒙的秘密，他们的记录充满了「天使(AEons)的下滑」，在他们天使「存在」和「时期」的双重涵义中：一个是另一个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东方传统中「黑

水」的两岸 — 分隔这两个东方的海洋 — 充满了关于普累若麻 (Pleroma) 下落的寓言，或关于众神和天神的堕落。总之，他们把此堕落寓言化，并把它解释为一种学习和获得知识的欲望 — 从而能知道。这是心智进化的自然顺序，精神性转化为物质或身体。在基督教时代，同样有下降到物质和重新上升到精神性的法则，直到我们自己这个特定的亚种族时，这种反应才停止。

也许是在几万年期前，这在《皮曼德》(Pymander) 中以三重诠释的方式把它寓言化了，这被视为对天文学、人类学甚至炼金术事实的记录，也就是说，七位教长突破七个火圈的寓言，被矮化成一个物质和拟人化的解释 — 天使的反叛和堕落。这种多声部的、深刻的哲学叙事，其诗歌形式的「天地联姻」、对于大自然神圣形态的「天上人」的爱、对于他自己映像在大自然中的美所陶醉 — 即精神被吸引到物质中 — 现在已经在神学的处理下变成了：『这七个教长不顺服耶和華，自我崇拜产生了撒旦般的骄傲，随后他们堕落了，耶和華不允许任何崇拜除非了他自己。』简而言之，美丽的「行星-天使」们，即古人辉煌的循环时代，从此以最正统的形式综合于《塔木德》中的恶魔首领萨麦尔 (Samael) 身上：『那条大蛇有十二个翅膀，随著他的坠落也拉下了太阳系或称泰坦们。』但是，在哲学和密传方面，斯基麦尔 (Schemel) 作为塞巴人 (Sabeen) 的萨麦尔和他另一个自我，意味著占星邪恶相位的「年」，即大自然中不可避免的邪恶的十二个月或翅膀；且在密传的神学中 (参见 Chwolson 的《纳巴泰农业》(Nabathean Agriculture)，卷 II，第 217 页)，斯基麦尔和萨麦尔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神灵。对于卡巴拉主义者，他们是「尘世的神灵」，是掌管尘世的人格神，事实上与耶和華相同。因为塔木德派认为萨麦尔是七埃洛希姆之一的神名。此外，卡巴拉学者还将斯基麦尔和萨麦尔这两个人物视为萨图恩 (Saturn)、克罗诺斯 (Chronos) 的象征，十二个翅膀代表 12 个月，以及集体象征上代表种族循环。耶和華和萨图恩在雕字上也完全相同。

这导致了来自于罗马天主教教条的一个非常奇怪推论。许多属于拉丁教会的著名作家承认，乌拉诺斯 (Uranian) 的泰坦和洪水前巨人(也叫泰坦)之间存在著差异，且应该加以区分；而对于那些大洪水后的巨人，(罗马天主教徒) 将在他们身上看到神话中汉姆 (Ham) 的后代。更明确地说，受循环法则引导的宇宙原始对立力量，即亚特兰提斯的人类巨人，与洪水后伟大开悟者之间存在著差异；不论后者是右手或左手途径。与此同时，它们表明迈克尔身为「战斗天上群众的统帅，*耶和华的卫士*」，它看似(见德·梅尔维尔 de Mirville) 也是一个泰坦，只是在这个名字前面有一个形容词「神圣的」。因此，那些到处被称为「神圣泰坦」的「乌拉诺斯」、以及那些反抗克罗诺斯 (萨图恩) 的人，因而也被展示为萨麦尔敌人(一个埃洛希姆，在他集体上也与耶和华同义)，等同于迈克尔和他的群众。简而言之，这些角色互换了，所有的战士都混淆了，没有一个学生能清楚地分辨出谁是谁。然而，密传的解释可能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些秩序，其中耶和华变成了萨图恩，迈克尔和他的军队变成撒旦和叛逆的天使们，这是由于过于忠诚的狂热者所做的草率行为，他们在每一个异教的神身上都看到了魔鬼。真正的含义更具哲学意义，最初(天使的)「堕落」的传说在正确理解时呈现出科学的色彩。

克罗诺斯代表无尽的(因此不可移动的)「永续」，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超越时间和空间。那些「天使们」、神灵或天神，他们生来就在*时间与空间中行动*，即突破超精神层面的七个圆圈，以进入现象界或局限的超尘世区域，被寓言式地描述为反抗克罗诺斯，以与(当时)遍一活跃且至高的神作战。反过来，当克罗诺斯被描绘成肢解他的父亲乌拉诺斯时，这种肢解的含义很简单：绝对时间成为有限的和有限制的；一部分从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表明众神之父萨图恩已经从「永续」转变为有限的时期。克罗诺斯用他的镰刀砍下了甚至最长的和(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循环，并用同样的镰刀砍下了最强大的反叛者，尽管在永恒中是有限的。是

啊，谁也逃不出时间的镰刀！赞美神或众神，或藐视其中之一或两者，那把镰刀不会在它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颤动百万分之一秒。

赫西奥德 (Hesiod) 《神谱》 (Theogony) 中的泰坦是复制于希腊，这源自印度的**修罗**和**阿修罗**。这些赫西奥德的泰坦，乌拉尼德斯 (Uranides)，曾经只有 6 个，最近被发现是 7 个——第七个被称为福雷格 (Phoreg)——记录在一个与希腊神话有关的古老残篇中。因此，这充分展示他们与七教长的相同性。我们认为，「天上之战」和「堕落」的起源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印度，而且可能比《往世书》的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塔拉马亚 (Taramaya) 是在一个较晚的时代，几乎在每个宇宙生成论中都可以追溯到三个论述，各自都是一场不同的战争。

【*「梵天之昼」持续 4,320,000,000 年——将此乘以 365！这里的阿修罗 (非神灵，而是恶魔) 仍然是修罗，这些神灵的阶层比《吠陀经》连提都没提的次等神灵更高等。战争的持续时间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且它们只是拟人化的宇宙力量。显然是出于宗派目的和出于对神学的厌恶，毗湿奴·玛亚摩哈 (Vishnu Mayamoha) 所呈现的幻觉形体，在后来旧文本的重新编排中被归于佛陀和《毗湿奴往世书》中的底提耶 (Daityas)，除非这是威尔逊本人的幻想。他还认为自己在《薄伽梵歌》中找到了佛教的典故，然而，正如特兰 (K.T.Telang) 所证明的，他只是混淆了佛教徒和较老的斫婆迦派 (Charvaka) 唯物主义者。如果像威尔逊教授所说的那样，此推论在《毗瑟奴《往世书》》中存在，但在其他的《往世书》中都不存在此版本；在他的翻译中，尤指第三卷第十八章的翻译，这位东方学家】武断地引入了佛陀，并展示了他是如何向底提耶传授佛教的，这导致他和万斯·肯尼迪上校 (Col. Vans Kennedy) 之间的另一场「大战」。后者公开指控他故意歪曲《往世书》文本。1840 年在孟买的上校写道：『我肯定《往世书》并不包含威尔逊教授所认为包含在其中的东西 ... 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前，我可以重复我以前的结论，威尔逊教授认为，现存的《往世书》是在公元 8 世纪到

17 世纪之间编纂的(公元!)，然而这仅仅是依靠无端的假设和毫无根据的断言，他的论证是无效的、谬误的、矛盾的，或者是不大可能的。』(见《毗瑟奴《往世书》》，威尔逊译，费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编辑，第五卷。附录)。】

最初的战争发生在时间之夜，是众神(阿)-修罗之间的战斗，持续了一个「神圣之年」周期。* 这一次，底提耶在赫拉达(Hrada)的领导下打败了众神。在那之后，被征服的众神向毗瑟奴求助，多亏后者的计谋，使他们打败了阿修罗。在《毗瑟奴《往世书》》中，两场战争之间没有间隔。在密传学说中，一场战争发生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另一个在地球上，是在人类的「创造」之时；第三场「战争」发生在第四种族的最后，是其开悟者和第五种族开悟者之间的战争，即「圣岛」启蒙者和亚特兰蒂斯巫师之间的战争。我们将注意到第一场斗争，正如破灭仙人所述，同时试图将两个故意混合在一起的论述分开。据说，当戴提亚和阿修罗从事各自阶层(Varna)的职责，并遵循神圣经文规定的道路，也实行宗教苦修(如果他们等同于我们的魔鬼，那这会是一种奇怪的行为)——众神不可能摧毁他们。众神对毗湿奴的祈祷令人好奇，因为它展示了关于拟人化的神的思想。沮丧的众神战败后，『逃到了牛奶之海(大西洋)的北岸』，†并向「最初的存在，神圣的毗湿奴」发出了许多恳求，其中一个：『荣耀归与你，你与圣者们同为一，他们的完美天性永远被祝福。... 荣耀归于你，你与蛇族同为一，双舌、冲动、残忍、贪得无厌的享受和丰富的财富 ... 荣耀归给你 ... 主啊，你既没有颜色、没有延展、没有大小(ghana)、也没有任何可预知的性质，你的本质(rupa)是纯净中最纯粹的，只有神圣的最伟大圣人(Paramarshi)才能欣赏。我们向你鞠躬，有著梵天那未被创造、未削减(avyaya)的本性，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所有其他的身体里、在众生里，在你之外没有任何存在。我们赞颂一切之主瓦苏天神(Vasudeva)，他没有土壤，是万物的种子、免于毁灭、未出生、永恒；在本质上是「超越精神的

状态」(Paramapadâtmavat)，并且在本质和基质(rupa)上是这整体(宇宙)。(Book I II., ch. xvii., 《毗瑟奴《往世书》》)

【*这句话属于第三次战争，因为提到了陆地、海洋和河流都与它有关。】

上面引用的例子说明了《往世书》提供了广阔的领域给那些反对和错误的批评者，每一个欧洲偏执狂都仅仅根据外部证据来评价一个外来宗教。任何习惯于对所读内容进行深思熟虑分析的人，都会一眼看出不协调处：在处理公认的「不可知者」，那无形体、无属性的「绝对者」时(如吠檀多所定义的梵天那样)，若将它联系于『与蛇族一体、双舌、残忍且贪得无厌，』从而将抽象与具体联系在一起，并赋予那不受任何限制、无条件的事物以形容词。就连在印度生活了这么多年、被婆罗门和权威人士所包围的威尔逊博士，应有更深刻的认识——就连这位学者也把握时机地就这个问题批评印度教经文。他如此宣称：- *

【*在第一卷第十七章，讲述了普拉拉达(Prahlada)的故事，他是希兰亚卡西(Hiranyakasipu)的儿子，是《往世书》中的撒旦，是毗瑟奴的大敌，也是三界之王——而毗瑟奴进入了他的心。】

『《往世书》不断地教导不相容的教义！根据这段经文，至高者不仅仅是创造的惰性原因，而是行使积极天意的职能。评论者引用了一段《吠陀》的经文来支持这一观点：「普遍灵魂进入人类，支配他们的行为。」然而，在《吠陀》和《往世书》中，将常发生不一致 ... 』

事实上它们在严肃真理上出现的不一致，比在摩西圣经中更少。但是我们东方学家的心中有很大的偏见，尤其是在那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心中。「普遍灵魂」并不是「创造」或(超)「梵天」的惰性起因，而只是我们所谓智力宇宙的第六个原则，位于存在物的显化层面上。这就是「普遍

心灵」(Mahat) 或大灵魂 (Mahabuddhi)，是精神的载体，是无形体「起因」的最初原始映像，而这「起因」甚至超越精神。

威尔逊教授的这段毫无意义的嘲弄到此为止。至于战败的众神对毗瑟奴的明显不协调的呼求，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有解释，只要东方学家稍微注意到它的话。*其哲学教导，有作为梵天的毗瑟奴，和呈现两个方面的毗瑟奴。只有一个梵天，「本质上是物质和精神」等等。

【* 这种无知被真实而优美的表达在瑜伽士对「支撑大地者」梵天的赞美中 (Book I, chap. iv. of V. P.)，他们说：『那些没有实践奉献的人，错误地理解了世界的本质。愚昧者不了解这个宇宙是智慧的本性，并仅将其判断为感知的对象，因而迷失在精神无知的海洋中。但是，那些知道真正智慧和纯洁心灵的人，将整个世界视为神圣知识的一体，如与你一体，神啊！请赐予恩惠，普遍精神啊！』】

因此，毗瑟奴作为「创造的惰性起因」，并没有起著积极的天意作用；如此运作的是普遍灵魂，李维 (E. Levi) 称其为物质方面的星光界流质 (Astral Light)。这个「灵魂」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是有神论者真正的拟人化的神；因为这个神是宇宙创造性代理人的拟人化，有纯洁与不纯洁的，这是由于它在这个幻觉世界中所显化的情况和分化，即神灵和魔鬼，确实如此。但是威尔逊博士没有看到这个角色的毗瑟奴是如何相似于以色列的神，『尤其是在他的欺骗、诱惑和狡猾的计划中。』

在《毗瑟奴《往世书》》中，这是最简单明了的。因为据其中说到：『在他们的祈祷 (梵唱) 结束时，众神看见至高无上的神哈里 (毗瑟奴) 带著海螺、铁饼和权杖，骑在迦楼罗 (Garuda) 上。』这里的「迦楼罗」是显化期循环，之后谈论时将解释。因此，毗瑟奴是空间和时间中的神；是毗瑟奴派信徒特有的神 (在神秘哲学中称为一种部落的或种族的神)：即，众多禅那主、神灵或埃洛希姆之一，其中一位通常源自某个民族或部落的特殊

原因而被选中，且逐渐成为「*高于一切神灵的神*」（《编年史》第二章第5节），即「最高神」如耶和華、奧西里斯、貝爾或任何其他七攝政王。

『觀其果而知其樹，』——從神的行为能知其本性。對於後者，我們要么以表面文字的敘述來判斷，要么以寓言的方式接受。如果我們比較兩者——毗濕奴作為捍衛者和擁護被擊敗的眾神；而耶和華是「蒙揀選的」人民的捍衛者和擁護者，這無疑是反話法，因為是猶太人選擇了那位「嫉妒的」神——我們將發現兩者都使用欺騙和狡詐。他們這樣做是基於「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原則，目的是讓他們各自的對手和敵人——惡魔——發揮最大的作用。因此，（根據卡巴拉主義者的說法）耶和華在伊甸園中呈現出試探人之蛇的形体；給撒旦派遣一個特殊的任務去試探約伯；以亞伯拉罕的妻子撒萊騷擾法老，使法老厭煩而對摩西「鐵石心腸」，以免他沒有機會用「大瘟疫」折磨他的受害者（《創世紀》十二，《出埃及記》）——毗瑟奴在他的《往世書》中所使用的把戲，不是任何值得可敬的神會做的。

戰敗的眾神祈禱著：『主啊，可憐我們吧，保護我們吧，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對抗底提耶（惡魔）！他們已經佔領了三個世界、挪用了屬於我們的奉獻，並小心翼翼地不違反《吠陀》的戒律。雖然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你的一部分。*..... 他們所從事的是神聖經文所規定的道路... 我們不可能消滅他們。你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Ameyâtman），求你教導我們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消滅這些眾神的敵人！』

【*『有一天，神的兒子們來到主面前，且撒但和他的弟兄們也來到主面前。』（《約伯記》 ii., Abyss., Ethiopic text)】

『當強大的毗瑟奴聽到他們的請求時，他從他的身體里發出一種虛幻的形体（Mayamoha，「用幻覺來迷惑的人」）他此給了眾神，並這樣說到：『這個幻覺形体將完全欺騙底提耶，使他們偏离《吠陀》的道路，他

们可能会死 ... 去吧且不要害怕。让这种幻觉异象先于你们。众神阿，今日必使你们大得好处。』

『在这之后，大幻觉体 (Mâyâmoha) 下降到尘世，看到了底提耶正从事苦行忏悔，于是以光头裸体乞丐 (Digambara) 的模样接近他们 .. 他用温和的语调对他们说：『喂，底提耶族的领主们，你们为什么要修行这些苦修呢？』等等。(第二卷, xviii.).

最后，底提耶们被幻觉体的狡猾的谈话所诱惑，就像夏娃被蛇的忠告所诱惑一样。他们成为了《吠陀》的叛教者。正如缪尔博士 (Dr. Muir t) 翻译的那样：——

『这位大欺骗者施展幻术，然后用许多其他的异端邪说来欺骗了其他的岱提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阿修罗 (岱提亚) 被欺骗者(即毗湿奴) 所欺骗，从而放弃了建立在三吠陀教义基础上的整个体系。有些开始痛骂吠陀、有些痛骂神灵、有些痛骂祭祀仪式，还有一些人痛骂婆罗门。他们嚷道，这种教条是经不起讨论的。在祭祀中宰杀动物不利于宗教功德。只有一个小孩才会认为，在火中消耗的黄油会产生任何未来的回报 ... 若一只在献祭中被杀的野兽能升到天堂，那么崇拜者为什么不屠杀自己的父亲呢？... 伟大的阿修罗啊，无误的话语不会从天而降；只有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断言，才能被我和像你们这样的聪明人所接受！因此，岱提亚们被大欺骗者(理性) 通过许多方法弄得心神不宁。... 当他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时，众神们聚集了所有的能量准备战斗。接著是众神和阿修罗之间的战斗；后者在放弃了正确的道路后，被前者打败了。在过去，他们曾被他们所持有的正义盔甲所保护，但当它被摧毁时，他们也随之灭亡。』（《亚洲皇家期刊》。社会,第十九卷，第 302 页）。

无论对印度教徒有什么看法，他们的敌人都不能把他们当作傻瓜。如果一个民族的圣贤们将人类思想中最伟大、最崇高的哲学留给了世界，那么这个民族一定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即使是野蛮人也能辨别黑与白、辨别

善恶、辨别真诚和真实。那些在他们的神的传记中讲述过这件事的人，一定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神是主要的欺骗者，而岱提亚们「从未违反吠陀的戒律」，他们在叙述中有阳光的一面，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灵」。因而这个寓言背后一定隐藏著一个秘密的意义。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国家里，欺骗和诡计都不被认为是神圣的美德——也许神学家和现代耶稣会教士阶层除外。

《毗湿奴往世书》*就像所有其他这类作品一样，后来都被寺庙的婆罗门所传承，且毫无疑问的，古老的手稿又一次被宗派主义所篡改。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往世书》是密传的著作，所以它们仍然是为启蒙者准备的，他们可以用手中的钥匙来阅读。

【*威尔逊认为《毗瑟奴《往世书》》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其目前的形式并不早于第八和第十七(!)世纪之间，这是极为荒谬的。】

至于婆罗门的启蒙者们是否能将这些寓言的全部意义表达出来，作者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现在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哲学家敬重各种形式的创造性力量，但是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或者曾经接受过寓言的真正精神，也许除了一些属于现在的「优越和文明」的基督教种族的哲学家。因为正如所显示的，在伦理层面上，耶和华一点也不优于毗湿奴。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甚至一些卡巴拉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把这些创造性力量们看作是活著且有意识的实体——且看不出为什么它们不应该被如此接受——永远不会把结果与起因混淆、并把尘世神灵误作梵或无限(Ain-Soph)。无论如何，他们知道希腊人所谓「以太-父亲」、「朱庇特-泰坦」(Jupiter-Titan)等等真正性质。他们知道星光界流质的灵魂是神圣的，而它的身体(在较低层面上的光波)是恶魔的。这种星光界流质象征于《光辉之书》的「魔法头」，即双金字塔上的两张脸：在纯白色的地面上矗立著黑色的金字塔，黑三角形中有一个白色的头和脸；另外是倒映的白色金字塔，是前者在黑暗水域中的倒影，其中有白脸的黑色映像。...

这是「星光界流质」，或者说是「魔鬼是神灵的倒影」。

XII. 创造性众神的神谱

为了彻底理解每一种古代宇宙观背后的思想，必须对古代所有伟大的宗教进行比较分析；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使根本思想变得清楚。精确的科学若能升得如此之高，同时将大自然的运作追溯到其最终和原始来源的话，会把这种思想称为力量的阶层。原始的、先验的和哲学的观念是一体的。但是随著各个时代的发展，不同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国家的特性；且后者在分裂之后成为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沿著自己的民族或部落的路线进化，使其主要思想逐渐被人类过度的幻想所掩盖。而在一些国家里，这些「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大自然的智性力量，获得了他们几乎没有资格获得的神圣荣誉；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就像现在在欧洲和文明的土地上一样——任何力量被赋予智性的想法似乎都是荒谬的，而且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人们因而能在安森 (W.S.W. Anson) 的《阿斯加德与众神：我们北方祖先的传说与传统》的**导言**中找到慰藉。其作者在第 3 页评论道：

『尽管在中亚、或印度河沿岸、金字塔之地、在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甚至在北方克尔特人 (Kelts)、条顿人、斯拉夫人四处游荡的地方，人们的宗教观念都有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起源**。我们指出了众神的故事和其中所蕴含深刻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以便读者可以了解到在他面前展现的**不是一个飘忽不定幻想的魔法世界**，而是 ... 构成了这些神灵存在和活动基础的**生命和大自然**。』虽然任何神秘主义者或东方密传主义的学生都不可能同意『古代最著名的国家的宗教观念与日耳曼种族的文明起源有关』这样一个奇怪的观点，但他乐于发现这样的真理：『这些童话故事不是为游手好闲的人编写的毫无意义的故事；它们体现了我们祖先深厚的宗教信仰 ...』

正是如此。这不仅是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历史。因为神话的希腊文 (mythos) 意思是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说；且即使在现代语源学中，这个词

也代表著一种传达一些重要真理的虚构论述；这是一个关于一些非凡人物的故事，由于历代人们对其尊敬，使得其传记已经杂草丛生，具有丰富的大众幻想，但并不是完全的童话故事。我们如同我们的祖先原始的雅利安人一样，坚信在大自然中存在著产生不止一种现象力量的人格和智性体。

随著时间的流逝，古老的教义变得越来越模糊；且这些民族或多或少失去了对万物的最高和遍一原则的认识，并开始将「无因之因」的抽象属性转移给形成的结果，使之反过来成为起因——即宇宙的创造性力量们：较伟大的民族是因为害怕亵渎这个理型，而较小的民族是要么因为没有理解它，要么缺乏哲学观念的力量来保持此理型的纯洁无瑕。但是所有的人（除了晚期的雅利安人）现在成为欧洲人和基督徒，并在他们的宇宙起源论中都表现出这种崇敬。正如所有《希腊残篇》译者中最具直觉的托马斯·泰勒 (Thomas Taylor) *所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遍一原则视为可见宇宙的直接创造者，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位规划师和建筑师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他所欣赏的大厦。在达马希乌斯 (Damascius) 的证词中，他们称它为「未知的黑暗」。巴比伦人沉默以对这个原则，而波菲利在《论灵魂的节制》 (Peri apoches empsuchon) 中说到：『对于那在万有之上的神，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言语都不应谈及他...』赫西奥德的神谱以下面这句话开始：『首先是万物的混沌被产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它的起因或其制造者必须在虔诚的沉默中来传达。荷马的诗中升至最高即「黑夜」，且描述宙斯崇敬此黑夜。根据古代所有的神学家、以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说，宙斯，或称宇宙的直接工匠，并不是最高的神，如同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 (Sir Christopher Wren) 在身体和人性方面，正是他内在的心灵造就了他伟大的艺术作品。因此，荷马不仅对最初原则保持沉默，而且对紧接最初原则之后的那两个原则也保持沉默，即奥菲斯和赫西奥德的以太和混沌，以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边界和无限。†...普罗克罗斯说这个最高原则是...『众统一的统一，且超越了最初年代...比所有的沉默更不可言喻，比所有的本质更神秘...它隐藏在可理解的众神之间。』（同上）

【*1797 年 4 月见《杂志》。】

【†『首先是万物的混沌被产生』在古代意思是「被产生的」(geneto)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参见《泰勒简介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Taylor's Introd. to the Parmenides of Plato" 第 260 页)】

【‡迦毗罗(Kapila)充满讽刺的与婆罗门瑜伽士争论，这些瑜伽士在他们的神秘异象中声称看到了「至高者」，但前者说他们将「边界」与「无限」混淆。】

这就是托马斯·泰勒在 1797 年所写的『犹太人似乎没有升得比直接创造宇宙的巧匠更高。』而『摩西提到了深渊表面的黑暗，甚至没有暗示任何起因导致它的存在，』*还可以再举例下去。犹太人在他们的圣经(一个纯粹的密传的、象征性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像基督徒如此深刻地贬低他们的比喻性的神，后者接受耶和华做为他们唯一活跃且是人格的神。

【*参见泰勒在他的月刊《柏拉图主义者》中引用的文章。(1887 年 2 月号)】

那最初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的原则，被称为「天之圆」，象征它是一个圆中或等边三角形中带点的图形，这个点就是逻各斯。因此，在《梨俱吠陀》中，梵天甚至没有被命名，宇宙起源论是以「金蛋」(Hiranyagarbha)和生主(Prajâpati，后来的梵天)作为前奏，从它散发出所有的「创造者」阶层。那个单体或点是原始的，从它产生整个数字系统。这个点是第一因，但散发出此点的「那个」在沉默中被忽略了，或更确切地说，此点逻各斯是它的表现形式。同样，圆圈中之点这个普遍象征还不是建筑师，而是建筑师的起因；后者与它的关系完全相同与点与圆的圆周的关系，而根据三重伟大赫尔墨斯说法，此圆是无法定义的。波菲利表明毕达哥拉斯的单体和二元和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的无限(apëiron)和有限(pera)是相同的。只有后者(母亲)才是实体性的，而前者

是「一切合一的起因和一切事物的度量」。(Vit.Pyth, 47 页)；二元(原初质, 面纱)因此被表明是逻各斯的母亲, 同时也是他的女儿——即他感知的对象——是被生产的生产者和其第二级起因。毕达哥拉斯说到, 单体一旦进化出三元组, 就会回归到寂静和黑暗之中; 接著三元组散发出 10 个数字中剩下的 7 个数字, 它们是在显化宇宙的基础上。

在北欧的宇宙生成论中也是如此。『在起初是大深渊(混沌), 昼夜都不存在。此深渊是「裂口」(Ginnungagap),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那一切的父亲, 未被创造、未被看见, 住在「深渊」(空间)的深处并施展其意志, 而其意志所想的事物就会产生。』(见《阿斯加德与诸神》)在印度教的宇宙生成论中, 宇宙的进化分为两阶段: 在印度被称为物质(Prakriti)创造和莲花(Padma)创造。在温暖的光线从「光亮之家」倾泻而出、并唤醒空间大水中的生命之前, 最初造物的元素们出现在视野中, 并从它们形成了巨人伊米尔(Ymir, 也叫 Orgelmir)——即原始质从混沌(字面意思是沸腾的粘土)中分化出来。然后是欧德姆布拉牛(Audumla), 是滋养者,*从它出生布利(Buri, 生产者), 其通过「霜巨人们」(伊米尔的儿子们)的女儿贝斯特拉(Bestla)诞生三个儿子: 奥丁(Odin)、威利(Willi)和维伊(We), 或者「精神」、「意志」和「神圣性」。(将此与本作品的《原始种族起源》进行比较。)这是当黑暗仍然统治整个空间的时候, 此时阿斯神族(Ases)这些创造性力量(禅那主)还没有进化, 且时间和生命的宇宙之树(Yggdrasil)还没有长大, 也还没有瓦尔哈拉(Walhalla), 或称英雄的殿堂。斯堪的纳维亚关于我们的地球和世界的创造传说, 开始于时间和人类的生活。在这之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黑暗」, 万物之父、万物之因居住在那。正如《阿斯加德与众神》的编辑者所观察到的那样, 尽管这些传说中有万物之父的观念, 即一切的本源, 『他在诗歌中被提及的不多。』这并非因为如他所认为的, 在传福音之前, 此想法『不能上升到关于永恒的确切概念』, 而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深奥性质。因此, 所有的创造神灵, 或者人格化的神灵, 都开始于宇宙进化的第二阶段。宙斯是从克罗诺斯(时间)中

出生的。如同梵天是卡拉 (Kala, 万古和时间) 产生和散发物，而卡拉是毗瑟奴的许多名字之一。因此我们看到奥丁作为众神之父和阿斯神族的父亲，对于应梵天是众神之父和阿修罗之父；因此，所有主要的创造神灵都具有雌雄同体的特征，从希腊人的第二个单体到质点的亚当卡蒙，《吠陀》中的梵天或「生主-瓦克」(Prajapati-Vach)，以及柏拉图的雌雄同体，后者只是此印度象征的另一种版本。

【*瓦克 —正如《梨俱吠陀》中所描述『悠扬的奶牛，挤出营养和水』，并为我们提供『营养和食物』。】

对于原初神谱最好的吠檀多形而上学定义可以在舒巴罗 (T. Subba Row) 先生的《薄伽梵歌注释》中找到。(参见 1887 年 2 月的《神智学者》) 正如演讲者告诉听众的：

『梵，这个未知的和不可认知的... 不是自我、不是非自我、也不是意识 ... 它甚至不是阿特曼』... 『但它本身虽然不是认知的对象，但却能支持并产生各种对象与存在，以成为认知对象的。它这遍一本质产生一个能量中心 ...』他称之为**逻各斯**。

这个**逻各斯**就是印度教徒的「话语梵天」(Sabda Brahman)，他甚至不会称它为「自在主」(Eswara, 「主」神)，以免这个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造成混乱。它是印度人的观世音 (Avalokiteswara)，是基督教徒「话语」(Verbum) 的真正深奥意义，而不是神学上的扭曲。

他说：『它是宇宙中的自我 (Gnatha)，而其他一切自我 ... 只是它的映象和显化 ... 在**沈睡期**时，它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于梵的胸怀里 ...』(在**显化期**时)『它有它自己的意识和个体性...』(它是一个能量的中心，但是)...『这样的能量中心在梵的胸怀中几乎数不清...』『千万不要认为，就连**逻各斯**也是创造者，或者它只是一个单一的能量中心...它们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他补充道：『这种自我，是第一个出现在宇宙中的，也是所有进

化的终结。它是抽象的自我』...『这是梵的最初显化(或方面)。』『当它一旦开始成为有意识的存在...从客观存在的角度来看，梵似乎是原初质。』讲师说道：『请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各种吠檀多哲学作家在理解精神(Purusha)和物质(Prakriti)时，所感到的整个困难根源。这个原初质对它(逻各斯)是物质性的，就像任何物质对象对我们是物质性的一样。这个原初质不是梵，正如一根柱子的各种属性不是柱子本身；梵是一个无限制且绝对的实在，而原初质是一种盖在它上面的面纱。不能直接看到梵本身的本来面目。只能透过逻各斯来看见，并且有一层面纱盖在它上面，而那层面纱就是宇宙物质的浩瀚无垠...』『梵在一方面作为自我、另一方面作为原初质出现后，通过逻各斯以遍一能量运作。』

讲师用一个很好的比喻解释了他所谓这种「无物」但又是「一切」的东西的运作。他把逻各斯比作太阳，而光和热通过太阳辐射，但太阳的能量、光和热在空间中以某种未知的状态存在，而只以可见光和热的形式在空间中扩散，因而太阳只是其中的媒介。这是第一个三元组原质。而四元组是由逻各斯的能量之光所组成。

希伯来的卡巴拉主义者将它赋予了一种外形，在密传上与吠檀多完全相同。他们教导说，「无限」(Ain-Soph)无法被理解、无法被定位、也无法被命名，尽管它是一切的无因之因。因此，它的名字——「无限」——是一个否定的术语，『不可思议、不可认知的、且不可命名的。』因此，他们将它比为一个无边际的圆、一个球体，而人类的最大智力努力也只能看到它的拱顶。用一个解开卡巴拉体系很多谜团的人的话来说，在其意义上、其数字和几何的深奥理论中：—『闭上你的眼睛，并从你自己的感知意识出发，试著向外思考每一个方向的极限。你会发现相等的感知线或光线均匀地向各个方向延伸，而使得感知的最大努力将止于一个球体的拱顶。这个球体的限制必然是一个大圆，而思想在任何方向的直接光线必然是圆的垂直半径。那么，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一定是「无限」显化所包含一切

的终极概念，它把自己表述为一个几何图形，即一个圆，有著曲线圆周和被分成半径的直径元素。因此，几何形状是连接「无限」和人类智性之间的第一个可识别的手段。』*

【*摘自 1886 年 6 月的共济会评论。】

这个大圆（东方神秘主义将其简化为无限圆内的点）就是观世音，即舒巴罗先生所说的**逻各斯**或「话语」。但是这个圆或显化的神作为「一」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除了通过它的显化的宇宙，这更容易、或者说才可能使我们最高概念理解。这个**逻各斯**在沈睡期期间睡在梵的怀中，如同我们的『自我在睡眠(sushupti)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潜伏著』；这不能将梵认作**原初质**—后者是一个宇宙面纱，是「宇宙物质的浩瀚无垠」—因此只是宇宙创造中的一个器官，通过它放射出梵的能量和智慧，这对**逻各斯**是未知的，对我们也是如此。此外，**逻各斯**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如同梵对**逻各斯**实际上是未知的一样，因而东方神秘主义和卡巴拉，为了把**逻各斯**带进我们的概念范围，把抽象的合成物分解成具体的形象；也就是说，使之分解为各种映像或不同面向，不论称它为**逻各斯**或观世音、梵天、胡马自达** (Ormazd)、奥西里斯、亚当卡蒙的任何一个名称—其各面向或显化散发物是禅那主们、埃洛希姆** (Elohim)、天神、大天使 (Amshaspends) 等等。根据舒巴罗先生的观点，形而上学家将后者的根源和胚芽解释为梵的最初显化，「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三元组」，包括**原初质** (面纱)、**逻各斯**、和「后者」的意识能量，或称它的力量和光*；或者包括—『物质，力量和我，或称自我的遍一根源，而其他所有的自我都只是一种显化或映像。』只有在这种心智和物质感知的(意识的)「光」中，实践的神秘学才能通过几何图形把它置于可见性之中；在仔细研究后，我们不仅能对「神圣智慧 (Sophia) 的七个儿子」的真实、客体的存在+做出科学的解释 (他们就是**逻各斯**之光)，同时通过其他尚未发现的钥匙来展示，这「七子」和他们无数的

发散物、人格化的能量中心，对人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若不提把它们，那么存在物和人类的奥秘就永远不会被解开，甚至无法接近。

【*在《博伽梵歌》中叫做逻各斯之光 (Daiviprakriti) 。】

【†客体存在——当然指在幻觉 (Maya) 世界；仍与我们一样真实。】

正是通过这个光，一切都被创造出来了。这个心智自我的根同时也是物质自我的根，因为这个光是我们显化世界中原初质的排列组合，在吠陀中被称为阿底提 (Aditi)。在其第三个方面，它变成了瓦克 (Vāch)，*是逻各斯的女儿和母亲，正如伊希斯是奥西里斯的女儿和母亲，而奥西里斯是荷鲁斯；以及埃及月亮象形文字中，姆特 (Mout) 是阿蒙神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在《卡巴拉》中，王冠 (Sephira) 等同于「圣在」 (Shekinah)，而在另一个组合中，是「天上人」亚当卡蒙的妻子、女儿和母亲，甚至和他完全相同，就像瓦克等同于梵天一样，并被称为女性逻各斯。在《梨俱吠陀》中，瓦克是「神秘声音」，神秘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它传达给人类，因此瓦克被认为「进入了圣人们」。她是「由众神所创造的」；她是神圣的瓦克——「众神之女王」；且在她与生主们的创造工作相关，如同王冠之于质点们。此外，她被称为「吠陀之母」，因为梵天正是通过她的力量 (神秘声音) 而揭示它们，也借由她的力量而创造了宇宙——即通过声音、话语们 (由「话语」合成) 和数字。†

【*「在宇宙显化的过程中，这个逻各斯之光不是逻各斯的母亲，严格地说应该被称为他的女儿。」 (《博伽梵歌注释》，第 305 页，神智学者。)]

【†像斯坦利·杰文斯 (Stanley Jevons) 这样的现代智者，发明了将不可理解的东西变成有形形式的方法；他们只能借助于数字和几何图形。】

但是瓦克也被认为是达刹 (Daksha，生活在所有劫的神灵) 的女儿，因而她的幻觉性质由此展现出来：在沈睡期期间，她消失了，并被吸收到那遍

一、吞噬一切的光线。

但是在东方和西方普遍的神秘主义中，大自然女性力量的所有人格化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本体性和现象性。一个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方面，正如博学的讲师在《博伽梵歌笔记》中所描述的；另一个是尘世上和物质上的，同时从实际的人类概念和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是神圣的。它们都是混沌的象征和人格化，是「大深渊」或空间的原初之水，是「不可认识者」和「创造的逻各斯」之间的不可穿透的面纱。『梵天(逻各斯)通过他的心智与瓦克连接，而创造了原初之水。』在《卡萨卡奥义书》(Kathaka Upanishad)中有更清楚的陈述：『生主是这个宇宙。瓦克是他的第二个。他与她关联...她创造了这些生物，并再次进入生主们。』*

【*这将瓦克和「王冠」与女神「观音」联系在一起，后者是「慈悲的母亲」，是灵魂的神圣声音，即使在外传的佛教中也是如此；她是「观世音」的女性方面，「观世音」是逻各斯，创造的话语，同时根据密传佛教，它用听得见的声音对启蒙者说话。希伯来人神圣之声的女儿(Bath Kol)从圣殿幔子内的施恩座回应，也是它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一些印度虔诚善良的传教士，他们对于印度宗教的诸多不公正诽谤。其中一个寓言——在《百道梵书》中——说到，梵天作为人类之父，通过与他自己的女儿瓦克(也被称为晨光(Sandhya)和一百个形体(Satarupa))乱伦而完成生殖的工作，因而不断责备婆罗门、谴责他们「可憎的、虚假的宗教」。除此之外，欧洲人很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族长洛特(Patriarch Lot)在人类形态下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而梵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主，以雄鹿的形式和他女儿一头雌鹿(rohit)乱伦，而《创世纪》的密传解读(第三章)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此外，这个印度寓言肯定有一种宇宙上意义，而不是生理学意义，因为瓦克是阿底提和原初质(混沌)的置换，而梵天是那罗延(Narayana)的置换，是进入大自然并使之结果的神之精神；因此，在这个概念中根本没有生殖器。

前面已经说过，「阿底提-瓦克」是女性**逻各斯**，或「话语」；且卡巴拉的王冠也是如此。这些女性的**逻各斯**们在它们的本体方面，与光、声和以太都是相互关联的，显示了古人在物质科学方面(被现代人所知的)是多么见多识广，以及那门科学在精神层面和星光层面的诞生。

『我们的老作家说过，**瓦克**有四种 ...超声音(para)、理型声音(pasyanti)、内在声音(madhyama)、物质声音(vaikhari)(在《梨俱吠陀》和《奥义书》中找到的语句) ... 物质声音(Vaikhari Vach)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是声音、言语，再次成为对我们物质感官之一来说可感知和客观的存在，并被置于知觉法则之下。因此：『每一种物质声音都存在于它的内在声音中 ... 存在于视觉声音中，并最终在其超声音形式 ... 这个神圣音节(Pranava) *被称为瓦克的原因是，大宇宙的这四个原则对应于瓦克的这四种形式 ... 整个宇宙的客体形式是物质声音；**逻各斯**之光是内在声音形式；**逻各斯**本身就是理型声音形式；而梵则是瓦克的超声音方面(超越所有本体的本体)。(《博伽梵歌》注释)。

【*神圣音节(Pranava)例如 Om，是瑜伽修行者在冥想时念出的一个神秘术语；根据外传评论者的说法，这个术语被称为 Vyahritis，或「Om, Bhur, Bhuva Swar」(Om, 大地, 天空, 天堂)——神圣音节也许是最神圣的。它们在憋气时发声。参见Manu II. 76-81，和米塔克萨拉(Mitakshara)对亚给纳瓦克亚-苏瑞提(Yajnavalkya-Suriti)的评论，I. 23。但密传的解释要深入得多。】

因此，若以世界上最(表面上)不同的三种宗教哲学为例，即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和迦勒底希伯来哲学，那么，**瓦克**、圣在(Shekinah)、或毕达哥拉斯的「天体音乐」是相同的。这些人物和寓言可以从四个(主要的)和三个(次要的)方面、或总共七个方面来看待，就像在神秘主义中一样。超声音形式是永远主体性的，是潜在的光和声音，它永远存在于不可认识者

的怀中；当它被转移到逻各斯的理型、或它潜在的光时，它被称为理型声音(pasyanti)，而当它成为那光的表达时，它是内在声音。

对此卡巴拉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有三种光，以及那(第四种)穿透其他光；(1)清澈穿透的光，*客观性的光* (2) *映像的光*，和 (3) *抽象的光*。十质点，三者和七者，在卡巴拉中被称为 10 话语 (D-BRIM, Dabarim)，是天上之光的数字和散发物，同时是亚当卡蒙和王冠，或「(梵天)生主-瓦克」。光、声、数字是卡巴拉中创造的三个要素。梵只能通过发光的点(逻各斯)来认识，而逻各斯只能通过原初质来认识梵。同样地，亚当卡蒙也只能认识到圣在 (Shekinah)，尽管他是「无限」的载体。亚当卡蒙在密传的解释中是数字十的总和，即质点们(他自己是三位一体，或者是遍一不可知神的三个属性)。*『当天上人(或逻各斯)第一次以王冠†(Kether)的形式出现，并将自己等同于王冠(Sephira)时，他让七个灿烂的光从它(王冠)中散发出来，』使他们的总数为十；因此，一旦「梵天-生主」与瓦克分离(仍与之相同)，就会使那七个圣人、七个摩奴或生主们从那个王冠中发出。在外传教导中，人们总是会发现10 和 7，不管是质点还是生主们；而在密传主义中，总是 3 和 7，它们也生成 10。只有当在显化范围里被分成 3 和 7 的时候，它们形

成雌雄同体  和图形X的显化和分化  。

【*正是这个三位一体意味著「毗瑟奴的三步」；这意味著：(毗瑟奴在外传教导中被认为是无限)——从梵发出原初质、精神(Purusha，逻各斯)和物质 (Prakriti)：即瓦克的四种形式(包括自身作为集成)。在卡巴拉是无限 (Ain-Soph)、圣在 (Shekinah)、亚当卡蒙和质点，这四种(或三种相异的散发物)仍是一体的。】

【†迦勒底的《数字书》。在当前的卡巴拉中，耶和华的名字取代了亚当卡蒙。】

这将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毕达哥拉斯尊崇那神(逻各斯)是统一性的核心和「和声之源」。我们说这个神是逻各斯，而不是住在孤独和寂静中的单体，因为毕达哥拉斯教导说，统一性不可分割，因而是没有数字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求申请进入他的学校的候选人，应该已学习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这些被认为是数学的四个部分。*这又一次解释了为什么毕达哥拉斯断言数字学说——神秘主义中最重要的一是由天上的神灵向人类揭示的；世界从混沌中被声音或和声召唤出来，并按照音乐的比例原则建造；那主宰凡人命运的七大行星有著和谐的运动，『其间距对应于音程，发出各种声音，是如此完美和谐，它们能奏出最甜美的旋律，而我们却听不到，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耳朵无法听到这伟大的声音。』（肯索里努斯 Censorinus）

【*殉教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告诉我们，由于他对这四门科学一无所知，他被毕达哥拉斯学派拒绝作为入学候选人。】

在毕达哥拉斯的神谱中，天上群众的阶层是用数字标记与表示的。毕达哥拉斯曾在印度研究神秘科学；因此我们发现他的学生说道：『单体(显化者)是所有事物的原则。从单体和不确定的二元(混沌)，产生数字；从数字产生点；从点产生线；从线产生表面；从表面产生固体；从这些产生坚实物体，有四个元素——火、水、气、土；世界是由所有转变的(相关的)和完全改变的一切所组成。』——(在 Vit.Pythag 中的第欧根尼·拉尔修 Diogenes Laertius)。

就算它不能完全解开这个谜，无论如何，它揭开了笼罩在瓦克身上奇妙寓言的神秘面纱一角，她是所有婆罗门女神中最神秘的一位，人们称她为「挤出营养和水的悠扬母牛」（尘世和她所有的神秘力量）；同样的，她「为我们提供营养」（物质尘世）。伊希斯也是神秘的大自然和尘世；而她的牛角使她等同于瓦克。后者其最高形式被视为超声音之后，变成造物的低

等或物质的末端—物质声音。因此，她是神秘大自然，虽然也是物质的，有著她所有的神奇的方式和属性。

同样的，她作为言语和声音的女神，以及阿底提的等价物 — 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混沌。无论如何，她是「众神之母」，而真正显化的神谱使于梵天(自在主，或逻各斯)和瓦克，就像使于亚当卡蒙和王冠一样。在这些之上，一切都是黑暗和抽象的推测。灵视者们、先知和开悟者们连同禅那主们或称众神一起，都有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她作为阿底提，还是希腊诺斯替派的**神圣索菲娅**，她是七个儿子的母亲：这些是「脸的天使们」、「深渊的天使们」、或《死者之书》中的「大绿者」。《德基安之书》(通过冥想获得知识) 说道 —

『伟大的母亲将 $\triangle$, $|$, $\square$, 第二个 $|$ 和 $\square^*$ 置入怀里，准备把将他们生出来，这些是 $\square\triangle ||$ (或 4,320,000，周期) 的勇敢儿子们，其两个年长者 是 $\bigcirc$ 和 $\cdot$ (点)。』

【*31415，或者 π 。是综合体，或者说**群众统一于逻各斯和点中**，在罗马天主教中被称为「脸的天使」，在希伯来语中「如同神」—即显化表现。】

在每一个 4,320,000 周期的开始，**七者** (或者如某些民族所说八位) 伟大的神灵降下来以建立事物的新秩序，并推动新的周期。第八个神是统合的**圆圈**或**逻各斯**，在外传的教条中它与其群众是独立的，正如古希腊人的三个神圣本质被现在的教会被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人物。一个评论说道：『大能者执行他们的伟大工作，并且每次他们穿透进入我们的幻觉性面纱 (氛围)，留下永恒的纪念碑来纪念他们的访问。』*因此，我们被教导说，大金字塔是在他们的直接监督下建造的，『当极星 (Dhruva，当时的北极星) 处于他的最低点时，昴宿星 (Krittika) 从他的头顶 (在同一条子午线上，但在上面) 观看巨人的工作。』因此，第一个金字塔建造于一个恒星年的开始时，在阿尔法北极星 (Dhruva) 之下，因而一定是在超过 31,000 年 (31,105)

前。本生 (Bunsen) 认为埃及有 21,000 多年的历史是正确的，但这一让步仍未穷尽这个问题的真相和事实。《自然创世纪》的作者写道：『埃及祭司和其他人所讲的埃及计时故事，在所有逃脱圣经束缚的人看来已不那么像谎言了。最近在萨卡拉 (Sakkarah) 发现了铭文，提到了两个天狼星周期 ... 记录的当下距现在大约 6,000 年前。因此，当希罗多德 (Herodotus) 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已经一如现在所知——观察到天狼星至少有五个不同的 1461 年周期。祭司们告诉希腊询问者，他们已计算的时间之久，使太阳在日落的地方升起两次，在升起的地方日落两次。这个 ... 若要理解为大自然的事实，则代表两个进动周期，即 51,736 年的周期。』(第二卷，第 318 页。请参见第二部，「婆罗门的年表。」)

【*他们在每一个恒星年 (25,868 年) 的周期开始出现，因而得到迦勒底的名称「卡布里」(Kabeiri 或 Kabarim)，因为它的意思是「诸天的量测」，来自「量测」(Kob) 和诸天 (Urim)。】

摩尔艾萨克 (参见柯切 (Kircher) 的《俄狄浦斯》(OEdipus) 第二卷第 425 页) 展示了古代叙利亚人如何定义他们「统治者」和「活跃神灵」的世界，就像迦勒底人一样。最低的世界是「月下世界」(我们的世界)，是由第一或更低阶层的「天使」所看守；排列第二的是水星世界，由「大天使」统治；然后是金星世界，她的众神就是「权天使们」；第四是太阳世界，它是我们这个体系中最崇高、最强大众神的领域，即所有国家的太阳神灵；第五是火星，由力天使统治；第六——贝尔 (Bel) 或木星，是由主天使统治；第七——土星的世界——由座天使统治。这些是形体的世界。在之上是四个更高的，总共七个，因为最高三个的是「不可谈及、不可说出的」。第八由 1,122 颗星星组成，是智天使的领地；第九是炽天使，因为它们距离远而归属于行走的无数星星；至于第十是基尔舍 (Kircher)，引用了摩尔艾萨克的话，说它是『由看不见的星星组成的，他们说可以视为云——它们在我们称之为银河系 (Via Straminis) 的区域中聚集得如此之多；』他急忙解释说：

『这些是路西法的星星，连同他可怕的沉船一起被吞没。』在第十世界(我们的四元组，或无形体世界)之后及其上的世界是甚么，叙利亚人无法说。

『他们所知道的是，正是从那里开始了无限的广阔而不可理解的海洋，真正神的居所，没有边界或终点。』

商博良(Champollion)展示在埃及人中也有同样的信仰。赫耳墨斯谈到了「父-母」和儿子，他们的精神(集体上是「神圣法令」)塑造了宇宙，他说：—『七个代理人(媒介)也被形成，以在他们各自的圆圈里包含物质世界(或称显化世界)，这些代理人的行动被命名为「命运」。』他又列举了七、十和十二的阶层，要在这里详细说明就太长了。

就像《梨伽毗荼罗》(Rig Vidhana)和《梵卵往世书》以及所有这些作品一样，无论是描述《梨俱吠陀》咒语的魔法功效还是未来的劫，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宣称是现代汇编，「可能只属于《往世书》时代」，因而让读者参考他们神秘的解释是没有用的；我们也可以简单地引用那些东方学家完全不知道的古籍。这些著作解释了令学者困惑的问题：七圣者(Saptarshi)即梵天的「心智所生之子们」，在《百道梵书》中以一套名字被提及；在《摩诃婆罗多》又有另一套；而《伐由往世书》将布里古(Bhrigu)和达刹(Daksha)的名字添加到名单中，因而有9个而不是7个圣人。但在所有外传的经文中都是如此。秘密教义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圣人系谱，但将他们分成许多类。就像埃及人的神灵，他们被分为7、甚至12类，印度圣人的阶层也是如此。前三群体是神圣的，宇宙的和月下的。然后是我们太阳系中的太阳神灵、行星神灵、次尘世神灵、以及纯粹的人类—英雄们和摩奴(Manoushi)。

然而，目前我们只关心宇宙前、神圣的神灵，即生主们或「七建者」。在每一个宇宙生成论中，都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群体。根据马伯乐(M. Maspero)的说法，由于埃及古代文献的丢失，『在研究埃及宗教进化史上，现有材料和历史数据既不完整、也不容易理解』—为了使秘密教义

所提出的说法得到部分或间接的证实，就必须求助于古代墓葬上的赞美诗和铭文。这样的一个例子无论如何表明，奥西里斯就像「梵天-生主」、亚当卡蒙、奥玛兹达(Ormazd)，还有那么多其他的逻各斯们，是一群「创造者们」或建设者们的首要 and 综合。在奥西里斯成为埃及的「一」和最高的神之前，他在阿比多斯(Abydos)被崇拜为天上建造者群众的首领，这些属于高等的三个阶层。铭刻在阿比多斯坟墓的石碑上的赞美诗(第三登记册)是这样描述奥西里斯的：『向你致敬，奥西里斯，西伯(Sib)的长子；你是源自女神努(Noo，原初之水)的六神之中最伟大的，你是你父亲拉的最爱；众父之父、永续之王、永恒之主...当这些从你母亲的胸中散发出时，你收集了所有的冠冕，并把蛇(Uræus 或 naja)*戴在你的头上；这多形态的神，其名字未知，且在各城各省中有许多名字...』他从原初之水里出来并以蛇为冠，是宇宙之火的蛇之象征，他自己则是六位主神中的第七位，他们源自「父-母」，努(Nou)和努特(Nout，天空)，奥西里斯即是生主首领、质点首领、「大天使-奥玛兹达」(Amshaspend-Ormazd)首领！这个后来的太阳神和宇宙神，在宗教进化的初期，无疑的地位等同于「名字是秘密」的大天使。这位大天使米迦勒是犹太的隐藏之神在尘世上的代表，简而言之：这是他的「脸」，据说在犹太人面前像「火柱」一样消失了。伯努夫(Burnouf)说：『七大天使(Amshaspendes)肯定是我们的大天使，也指神圣美德的人格化。』(《亚克纳评论》，第174页)因此，这些大天使们「肯定」是印度教徒的七圣人，尽管我们几乎不可能将他们按照异教的原型来分类与对照，因为就像奥西里斯一样，他们「在各城各省中有许多名字」。然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将按顺序展示。

【*这个埃及词「蛇」(Naja)让人联想到印度的「蛇神」(Naga)。梵天、湿婆和毗湿奴都戴上了蛇冠，并与蛇相关—这是他们周期性和宇宙特性的标志。】

有一件事因此得到了不可否认的证明。一个人越是研究他们的阶层并找出他们同一性，就越能证明我们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就知道，不管过去和现在的人格化神灵中，没有一个不属于宇宙显化的第三阶段。在每一种宗教中，我们都能发现隐藏的神构建基础成果；然后从那里发出的光线，落入原初宇宙物质（最初显化）；然后形成雌雄同体，即人格化的男性女性双重抽象力量（第二阶段）；最后，在第三阶段中，它将自己分成七股力量，这些被所有古代宗教称为创造性力量，而被基督教徒称为「神的各个美德」。后来的解释和形而上学的抽象限定，从来没有阻止罗马和希腊教会崇拜这些「美德」，即七个大天使的人格化和不同名称。在《塔木德》的《德鲁希姆书》（"Druschim"，第 59 页，第一篇）中，提供了正确的卡巴拉式解释来区分这些群体。它说：

『质点一共有三群体（或阶层）。第一，称为「神圣属性」（抽象）的质点。第二，物质的或星光体的质点（人格化），是七个一群，另一种是十个一群。第三，形而上学的质点，或耶和华的迂回说法，它们是最初三个质点（王冠、智慧、理解），而其余的七个存在是临在的七个（人格化）神灵』（也是行星神灵）。

同样的划分也适用于每一个神谱的初级、次级和第三级的进化，能以翻译其中密传含义。我们不能把神的抽象属性的纯形而上学人格化与它们的映像（恒星神灵）混为一谈。然而，这种映像实际上是抽象概念的客体化表达：即在那神圣原型上所形成的活跃实体和模型。此外，这三个形而上学的质点或「耶和华的迂回说法」不是耶和華；后者本人带有阿多乃（Adonai）、埃洛希姆（Elohim）、万军（Sabbaoth）的额外头衔，以及大量赋予他的名字，他是全能者（Shaddai）。这个名字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过于丰富的犹太人物，总是被神秘主义者谴责。对于犹太的卡巴拉主义者，甚至是基督教的炼金术士和十字会士来说，耶和華是一个方便的屏障，它通过许多褶叶的折叠而统一起来，并被用作替代品：对于那些知道

这个秘密的人来说，一个质点的名字用另一个名字也可以。四字神名、「不可言说者」、恒星的「总和」等，是为了误导世俗而创造的，并象征著生命和生成。*真正的秘密和「无法说出」的名字——「无话语的话语」——必须从最初七散发物的七个名字中来寻找，或者说是「火之子们」，不管在所有伟大民族的秘密经文中、甚至在《光辉之书》中，即最渺小的犹太民族的卡巴教义。这个词是由每一种语言中的七个字母组成，能发现它体现在世界上每一座宏伟建筑的建筑遗迹中；从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遗迹（是某个被埋在海底大陆的某部分，距今约 400 万年前*，而不是 2 万年前）到最早的埃及金字塔。

【*翻译艾维斯布伦 (Avicbron) 的《卡巴拉》的译者(费城的艾萨克·迈尔先生) 如此说道：『王冠(Kether)的字母是 Yod，理解(Binah)的字母是 Heh，合起来是 YaH，是女性的「名」；第三个字母智慧 (Hokhmah) 是 Vau，合起来 YHVH(四字神名)的 YHV，以及其效力的完整象征。这「不可言说之名」的最后字母 Hêh 总是被应用到六个低等的和最后的质点，共七个。』... 因此，四字神名只有在其抽象综合中才是神圣的。若它作为低等七质点的四元组，是阳物的。】

【†当然，这种说法会被认为是荒谬可笑的，只是被人嘲笑而已。但是，如果你相信亚特兰蒂斯最后沉没发生在 85 万年前，就像《密传佛教》所教导的那样(自从始新世开始逐渐衰落)，人们不得不接受所谓的雷姆利亚大陆的说法，它是第三根种族的大陆，它最初几乎被烧毁，然后被淹没。评论是这么说的：『最初的地球经过 49 火的净化，她的人民生于火和水中，不会死 ... 等等；第二个大地(和它的种族)消失了，如同水蒸气在空气中消失 ... 在分离后，第三个大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消耗掉了，并沉入了低层深处(海洋)。这是双重的八十二循环年前。』现在，一个循环年就是我们所说的恒星年，且是建立在分点的岁差上，也就是每 25,868 年，因

此，这总共 4,242,352 年。更多的细节可以在第二卷文章中找到。同时，这一教义在《以东王记》中有所体现。】

我们必须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提供实际的例证来证明文中所作的陈述。

就目前而言，通过一些事例，足以表明这篇专论开头所主张的真理，即，除了基督教徒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宇宙生成论，将我们的尘世、人类或任何与之有关的东西的创造，归因于那遍一最高的起因，即普遍的神性原则的直接创造。这句话也适用于希伯来或迦勒底的卡巴拉，

《创世纪》也是如此，只要后者被彻底地理、更重要的是被正确地翻译出来。*各处都有一个逻各斯——一个「在黑暗中闪耀的光」，确实；或称众世界的建筑师，这在密传上是个复数。拉丁教会一如既往地自相矛盾，在把造物主的称号只适用于耶和华时，却为后者的运作力量采用了一整套 (Kyriel) 的名称，这些名称泄露了秘密。因为，如果上述力量与所谓的「创造」毫无关系，为什么要称它们为复数的埃洛希姆 (Elohim, Alhim)；

「神圣的工人们」和「能量们」(Energeia)、白炽的天石们(lapides igniti coelorum)，且特别是「世界的支撑者们」(Kosmokratores)、世界的管理者们或统治者们 (rectores mundi)、世界之「轮」们 (Rotæ)、座天使们，火焰们和力量们、「神之子们」(B'ne Alhim)、「警惕的顾问们」，等等。

【*在《塔木德》和每一个民族的宗教体系中，无论是一神论的还是异教的多神论的，都发现了同样的保留。从卡巴拉主义者拉比所罗门·本·盖比鲁勒在《王冠·睿智之光》("Kether Malchuth") 中写的精彩的宗教诗歌中，我们选择了一些在赎罪日祈祷中给出的定义 ...『你是一，是一切数字的开端，是一切建筑物的根基；你是一，且最睿智的人都迷失于你统一性的秘密中，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一，且你的统一性从未减少、从未扩展、且从不能被改变。你是一，但不是作为计算的元素；因为你的统一性不容许增加、变化或形式。你是存在的；但是人类的理解和视野不能抵达

你的存在，也不能为你决定在哪里、如何和为什么。你是存在的，但只在你自己里面，没有别的东西能和你一起存在。你是存在的，在所有时间之前，且没有地方。你是存在的，且你的存在是如此深刻和秘密，没有人能穿透和发现你的秘密。你是活跃的，但在任何时间内都无法固定或知晓；你是活跃的，但不是靠一个神灵或灵魂，因为你是你自己，是所有灵魂的灵魂』，等等，等等。这个卡巴拉式的神与圣经中的耶和华有一定的差异。耶和华是亚伯拉罕 (Abram)、以撒和雅各的恶毒复仇之神，他诱惑前者并与后者角力。没有一个吠檀多学会承认这样的梵。】

人们常常假设 (一如既往地不公正)，尽管中国几乎和印度一样古老，却没有宇宙生成论。一些人抱怨道：『孔子不知道这一点，而佛教徒在没有引入人格神的情况下，就扩展了他们的宇宙起源论。』《易经》是『古代思想的精华，是一些最备受尊崇圣贤的共同结晶，但却没有展现出明显的宇宙生成论。』无论如何确实有一个，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这只是因为孔子不承认有来生*，而中国的佛教徒拒绝遍一造物主的想法，而接受一个起因和它无数的结果；因而他们被信仰人格神的信徒所误解。对于像儒家这些爱著美德本身、并试图做无私的好事而不求回报和好处的人来说，「太极」作为「变化」(轮回)的开始，这是所有宇宙生成论中最简短的、也许是最具启发性的。孔子的「太极」产生了「两仪」。而后这

「二」产生了「四象」；然后是「八卦」。有人抱怨说，虽然儒家认为他们是「天、地、人的缩影」... 我们可以从他们看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许多符号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晚期的宗教符号。但是，那些多少懂得神秘数字的人，在这些「数字」中看到了宇宙与其存在 (天上的和尘世的) 的和谐渐进进化的象征，尽管是粗略的。任何一个研究毕达哥拉斯 (与孔子同时代的人) 的原始宇宙进化论的人，都会发现同样的思想：从遍一单独的单体出现三元组、四元组和十元组。孔子在这篇文章前后被他的基督教传记作者嘲笑为「谈论占卜」，如下：『这八卦决定了好运和厄运，而这些将导致伟大行为。没有比天地更伟大的图像了没有比四季 (指北、南、东、西等) 变

化更大的变化了。没有比太阳和月亮更亮的悬浮图像。在准备使用的东西时，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在决定好运气和坏运气方面，没有什么比神圣稻草和乌龟更伟大的了。』‡

【*约瑟夫·埃德金斯 (Joseph Edkins) 牧师，《论宇宙生成论》，320 页。他们的行为非常明智。】

【† 如果他拒绝它，那是基于他所谓的人类变化 (重生) 和不断的转变。他否认人的人格是不朽的 (正如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指人。】

【‡ 他可能被新教徒嘲笑；但是罗马天主教徒没有权利嘲笑他，否则就会犯下亵渎的罪行。孔子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封为圣人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也因此在无知的儒学家中获得了许多皈依者。】

因此，他们之所以嘲笑「占卜的稻草」和「乌龟」、「象征性线条」，以及嘲笑那些圣贤看著它们变成一与二、二变四、四变八，而其他的组是「三和六」，只因为他的智慧象征被人误解了。

因此，该作者和他的同行们无疑会对我们文章中给出的 *诗节* 嗤之以鼻，因为它们代表了 *完全相同的思想*。古老的宇宙生成论地图充满了儒家风格的「线条」、同心圆和圆点。所有这些仍都代表了我们的宇宙生成的最抽象和哲学的概念。无论如何，它相较于圣奥古斯丁和「可敬的比德」的宇宙生成论文而言，也使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和科学目的，尽管前者的发表时间比儒家晚一千年。

孔子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人之一，相信古代魔法并亲自实践，他尊敬的评论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论语》的陈述视为理所当然』... 且『他在《易经》中大加赞扬。』然而，即使在他的时代——即公元前 600 年，孔子和他的学派教导地球是圆的，甚至是日心说；然而，在中国哲学家之后大约三倍的六百年后，罗马教皇威胁甚至将提出同样想法的「异教徒」烧死。他因为说到「神圣的乌龟」而被嘲笑。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

都能看出，*乌龟*和*羊羔*之间作为神圣性的候选没有区别，因为两者都是象征，仅此而已。公牛、雄鹰*、狮子、有时鸽子，是西方《圣经》中的「神圣动物」，前三者围绕在「布道者」周围；而第四个(人脸)是炽天使，即火蛇，或诺斯替的善神 (Agathodaemon)。† 正如所解释的，「神圣的动物」和「神圣四」之内的火焰或「火花」，指的是所有在神圣思想或「根」的宇宙中所发现的原型；这是完美的立方体，或者是宇宙整体和个体的基础。它们都深奥地提到了原初宇宙形态及其最初的具体化、运作和进化。

【*在《圣经》中，被视为神圣的动物并不少：比如山羊，是胜利之神 (azazi -el)。正如阿伯以斯拉 (Aben Ezra) 所说：『如果你能理解胜利之神的奥秘，你就会知道他(神)名字的奥秘，因为它在经文中有著相似的含义。我将通过暗示告诉你其中的一部分奥秘；等你到三十三岁的时候，你就会理解我了。』*乌龟*的奥秘也是如此。一位法国虔诚的作家欢喜于圣经的隐喻诗歌，并将耶和華的名字关联到「发光的石头」、「神圣的动物」等等，他还引用《圣经 de Vence》(第十九卷 318 页) 说道：『的确，他们都是埃洛希姆，就像他们的神；因为，这些天使每次代表耶和華时，都通过神圣的篡夺来冠上耶和華的圣名。』(《灵物学》(Pneumatologie)，第二卷，第 294 页)。无疑的这个「名字」曾经在「无限者」、「遍一不可认知者」的伪装下，作为信使们 (Malachim) 降临人间与人类一起吃喝。但是如果埃洛希姆(甚至更低等的存在)被冠以仍受崇拜的神名，那么为什么当样的埃洛希姆以其他神灵的名出现时，要把它们称为魔鬼呢？

【†这个选择很奇怪，也显示最初基督徒的挑选是多么自相矛盾。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些埃及异教的象征？比如老鹰在《新约》中从未被提及，除了一次当耶稣提到它是一个食腐肉者？(《马太福音》. xxiv. 28)；且在《旧约》中，它被称为不洁；那狮子曾被比喻为撒但，两个人都咆哮著要吃人；且牛从神殿里赶出来。另一方面，蛇作为智慧的典范，现在被认为

是魔鬼的象征。基督宗教中的深奥珍珠退化为基督教神学，确实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奇怪和不合适的外壳来诞生和演变它。】

在最早的印度教外传宇宙生成论中，创造宇宙的甚至不是造物者们。因为有一本《往世书》上说：『世界的伟大建筑师通过轮流踩过每个行星和身体，而将最初冲动给我们行星系统的旋转运动。』正是这种作用『使每个球体自转与围绕著太阳旋转。』在这行为之后，「太阳和月亮祖灵」(Brahmandica，禅那主们) 掌管他们各自的领域(尘世和行星)直到劫的结束。』创造者们是圣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认为是《梨俱吠陀》咒语或赞美诗的作者。当他们成为生主(prajapati，存在之主)时，有时是七个，有时是十；然后他们重新成为七个和十四个摩奴，以代表七个和十四个存在周期(「梵天之昼」)；因此对应于七万古，在进化的最初阶段结束时，它们被转化为七颗恒星圣人，即七圣人(Saptarishis)；同时他们的人类双重体是尘世上的英雄们、国王们和圣贤们。

东方的密传教义如此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基调——它既是科学、哲学的、也是诗意的，正如在寓言的外衣下所看到的那样——每个国家都遵循了它的榜样。在我们转向深奥的真理之前，我们必须从外传宗教中挖掘出根本的思想，以免前者被拒绝。此外，每一个象征——在每个民族的宗教里——都可以用深奥的方式来解读，并且通过将其字母转写成相应的数字和几何形式——所有人都非常同意——为其正确解读提供了证据，无论字形和符号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因为在一开始这些符号都是相同的。以各种宇宙生成论的开篇句子为例：在每种情况下，它要么是圆、要么是蛋、要么是一个头。黑暗总是与这第最初符号相关，并围绕著它——正如在印度、埃及、「迦勒底-希伯来」甚至斯堪的纳维亚体系中所显示的那样——因而有黑乌鸦、黑鸽子、黑水、甚至黑火焰们；阿格尼(Agni)的第七舌，被称为「卡利」(黑色)的火神，因为它是一种闪烁的黑色火焰。两只黑鸽子从埃及飞来，落在多多那(Dodona)的橡树上，并给希腊诸神起了名。洪水过后，诺亚放出了一

只黑色的乌鸦，这是宇宙沈睡期的象征；在沈睡期结束时，我们的地球和人类开始了真正的创造或进化。奥丁的黑乌鸦在女神萨迦 (Saga) 周围翩翩起舞，『向她低声诉说著过去和未来。』 这些黑鸟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都与原初智慧有关，是从前宇宙万物之源流出，而此来源以头、圆、蛋为象征；且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意义，并与原初原型人 (亚当卡蒙) 有关，这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起源，是由宇宙力量的群众所组成的一创造性的禅那主们，而在这些之外一切都是黑暗。

让我们转向卡巴拉的智慧——即使它现在是被掩盖和扭曲的——用它的数字语言来解释一个近似的意思，至少在「乌鸦」这个词上。这是它在《量测之源》中给出的数值。

『乌鸦这个词只用了一次，被视为 $\text{eth-h'orebv} = 678$, 或 113×6 ；而鸽子被提到五次。其值为 71，而 $71 \times 5 = 355$ 。六个直径 (乌鸦) 交叉，会将 355 的圆周分成 12 个部分或区间；且 355 每单位再除以 6，就等于 213-0，也就是《创世纪》第一节的「头」(「在起初」)。以同样的方式再除以 2，或 355 除以 12，会得到 213-2，或 B'rash，即《创世纪》的第一个单词，带著它的介词前缀，在天文学上表示相同的具体一般形式，与这里所指的相同。』《创世纪》第一节的秘密解读是：『在起初 (B'rash) 或头，创造了众神、诸天和地』——一旦确定了洪水 (或诺亚的洪水) 的类似含义，就很容易理解乌鸦的密传含义。无论这个象征性的寓言还有多少其他含义，它的主要含义是一个新的循环和一个新的轮次 (我们的第四轮次)。* 「乌鸦」或者叫「Eth-H'Orebv」，与「头」有著相同的数值，且前者不返回方舟，而鸽子会带著橄榄枝返回；当诺亚，这个新种族的新人类 (其原型是昆婆斯婆多摩奴 Vaivasvata Manu)，准备离开方舟 (尘世大自然的子宫 Argha)，象征著前三个种族中纯粹精神性、无性的、雌雄同体的人，他们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耶和华、亚当、诺亚在卡巴拉中的数值是一样的：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神降临到亚拉拉特山 (Ararat，后来在西乃山 Sinai)，以通过

自然过程将自己的形象投生在人身上：因而有《创世纪》中的母亲子宫，以方舟为象征，以即（西奈）山等等。犹太人的寓言既是天文学的、又是纯粹的生理学的，而不是拟人化的。

【*布莱恩特说得对：『德鲁伊巴德辛 (Druid Bardesin) 提到诺亚，他在方舟里呆了一年加一天、即 $364+1=365$ 天之后，从方舟里出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诞生），而当他从洪水中诞生时，尼普顿 (Neptune) 祝贺他，并祝他新年快乐。』在密传上，这个「年」或「周期」是指在新种族，是在性别分离之后，由女人所生的人，而这是寓言的次要意义：它的主要意思是第四轮次的开始，或新的创造。】

这就是两个体系（雅利安和闪族）之间的鸿沟，尽管它们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正如《卡巴拉》的一位阐释者所示，『希伯来人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神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他自己里面，而人就是他的形象；男人，包括女人（作为雌雄同体）；』并且，『几何学和数字（以及适用于天文学的测量方法）包含在男人和女人的术语中；若要消除这种模式的表面上不协调，可以通过展示男人和女人与特定的数字、度量和几何系统的关联，通过临产的时间区段，这使术语和所显示的事实之间产生联系，并完善了所使用的模式。』有人认为，最初的起因是完全不可认知的，『它的最初可理解显化的象征是一个有直径的圆，因而同时代表了几何上、阳物上和天文学的概念；』这最终被应用于『单纯人类生殖器官的意义。』*因此，从亚当和族长们到诺亚的整个事件周期，都适用于阳物上和天文学的用途，一个调节着另一个，比如月亮周期。因此，他们的起源也开始于他们出方舟之后，以及洪水的结束——在第四种族。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则不然。

【*未发表的手稿（但见《量测之源》）】

东方的神秘主义从来没有万物的容器（遍一无限神）降格为这样的用途；这可见于《梨俱吠陀》中梵天的缺席、以即楼陀罗 (Rudra) 和毘湿奴 (Vishnu) 在其中占据的适当位置，他们成为了强大和伟大的众神，是年代

较晚外传信仰的「无限者」。但即使他们或许三个是「创造者」，也不是直接的创造者和「人类的祖先」。后者被显示占据一个更低等的阶层，且被称为生主们 (Prajapatis)、月亮祖灵们 (Pitris) 等等——从来不是「遍一无限的神」。神秘哲学只认为*物质的人*以神的形象所创造：且后者只是「低阶众神」。只有那「本体」(Higher-Self) 才是真正的自我，是神圣的也是「神」。

XIII. 七造物

『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天空也没有大地，没有黑暗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而只有「一」，这是智力无法理解，「那个」是梵天和精神 (Pumis) 和原始物质 (Pradhana) 』（《吠陀：昆湿奴往世书评论》）；或确实是：『遍一至高梵天精神 (Pradhanika Brahma Spirit)：「那个」过去存在。』「至高梵天精神」是原初质和梵。

在《毗瑟奴《往世书》》中，破灭仙人 (Paraśara) 对他的学生弥勒 (Maitreya) 说：—『我如此向你解释了六造物，优秀的圣者 (Muni) ... 阿瓦克斯罗塔斯 (Arvaksrotas) 的创造是第七个，也就是创造人类。』接著他又谈到了另外两个非常神秘的造物，评论家们对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奥利金 (Origen) 评论他的对手塞尔苏斯 (Celsus) 写的书—那些被谨慎的教会神父毁掉的书籍—显然回答了他反驳者的论点，同时也揭示了他的体系。这显然是七重的。但是他的神谱、恒星或行星的起源、声音和颜色的起源，顶多作为一种讽刺性的回答。塞尔苏斯，你看，『渴望展示他的学识』，谈到创造的阶梯有七个门，且在它的最上面第八个—永远关闭。它解释了波斯密特拉教的奥秘，『此外，也补充音乐上的原因。』... 对于这些，他再一次努力去『补充与音乐上考量相关的第二个解释，』*—即包括音阶的七个音符，星星的七神灵，等等。

【*奥利金《反对塞尔苏斯》("contra Celsum")，b. vi.，第 22 章。】

瓦伦蒂诺 (Valentinus) 详细阐述了伟大七者的力量，他们由「不可言说者」(Ar(r)hetos) 召唤来创造这个宇宙，它的名字是由七个字母组成，代表了最初的七个一组。这个名字(Ar(r)hetos)一体是表示那「一」(逻各斯)的七重性质。在《蒂迈欧篇》(Timaeus，第121页)中，普罗克勒斯说：『女神

瑞亚 (Rhea) 是一个单体、二元和七重，』她自己包含了所有的泰坦尼达 (Titanidæ)，『它们是七个。』

在几乎所有的《往世书》中都能找到这七造物。它们都先于威尔逊所翻译的——「不可分原则」，与任何感官对象独立的绝对精神。它们是——(1) 普遍灵魂的创造 (Mahattattwa)：「无限智性」或「神圣心智」；(2) 元素创造 (Bhûta 或 Bhûtasarga)，是普遍不可分基质的最初分化；(3) 有机进化 (Indriya 或 Aindriyaka)。『这三个是物质 (Prākṛita) 的创造，是不可分原则之后发展不可分性质；(4) 可感知事物的首要创造 (Mukhya)，创造出不活跃物体；(5) 动物的创造 (Tairyagyonya，或 Tiryaksrotas) (6) 神灵的创造 (Urdhwasrotas)†(?)；(7) 人类的创造 (Arvaksrotas)。(参见《毗瑟奴《往世书》》)。

【*经文说：『而第四种创造在这里是首要的，因为那些不可移动的东西被强调为首要的。』(参见菲茨爱德华·霍尔 (Fitzedward Hall) 的《纠正》。)】

【†「神灵」怎么会是在动物之后被创造出来呢？「动物」一词的密传含义是指所有动物生命的胚芽，包括人类在内。人被称为献祭的动物，是所有动物创造中唯一向神灵献祭的动物。此外如前所述，「神圣动物们」在圣典中通常指黄道带的 12 个星座。】

这是在外传文本中给出的顺序。根据密传教导，有七个主要的和七个次要的「创造」；前者是由一个无起因的力量所自发演化的不同力量；后者显示已分化的神圣元素们散发出显化的宇宙。

无论是密传的还是外传的，上面列举的所有创造都代表了 (7) 进化时期，无论是在梵天的一个「寿命」还是一个「白昼」之后。这是神秘哲学最卓越的教导，然而，此哲学描述原始的「创造」时，从来不使用「创造」这个术语，甚至也不用进化这个术语，而是称所有这些力量为「无起

因力量的各个方面」。在《圣经》中，七个时期被矮化为创世的六天和安息第七天，而西方人坚守字面上的解释。在印度哲学中，当活跃的造物者创造了诸神的世界、创造了所有未分化元素的胚芽、以及未来感官的萌芽(简而言之，就是本体世界)时，宇宙在 4,320,000,000 年的「梵天之日」期间保持不变。这是东方哲学的第七个被动时期，在西方称「安息日」，它是在六个活跃进化时期之后。在《百道梵书》中，「梵」(中性)是所有起因的绝对起因，它辐射出众神。在(通过其固有的性质)辐射了众神后中断了工作。在《摩奴书》的第一卷里说到，『在每个梵天之夜(沈睡期)结束的时候，在入睡后醒来，并且通过运动的单独能量使精神从自身散发出来，精神存在于它的本质中，只是尚未出现。』

在卡巴拉主义的《创世之书》("Sepher Jezirah") 中，作者显然重述了摩奴的话。在书中，神圣基质被描绘为在永恒、无限和绝对中独自存在著；并同样从自身发出精神。「活跃神的精神是遍一的，他的名是受祝福，他是永生的！声音、精神、话语，这就是圣灵。」（《创世之书》"Sepher Jezirah", chap. 1, Mishna IX.) 这就是卡巴拉主义的抽象三位一体，如此地被神父们粗鲁的拟人化了。从这个三重的「一」散发出整个宇宙。首先从「一」散发出数字「二」，或空气，即创造性的元素；然后产生数字「三」，是「水」，来自空气；以太或火圆满了神秘四 (Arba-il)。(出处同上) 在东方教义中，火是第一个元素—以太，综合了所有元素(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元素)。

在《毗瑟奴《往世书》》中，列出了完整的七时期、「精神-灵魂」逐渐进化、以及物质(或原则)的七种形式的进化。不可能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举。读者被要求细读一本《往世书》。

『耶户大(R. Yehudah)写道，据纪载：『埃洛希姆说：在诸水中要有一个穹苍... 在那个时刻... 神圣者创造了世界，他(他们)创造了上方七个天层面。他创造了下方的七个尘世、七个海洋、七天、七条河流、七个星

期、七年、七次、世界存在的七千年 ... 所有的第七个千年。所以下方有七个尘世，它们都有人居住，除了上面的和下面的那些。还有 ... 在每个尘世之间，都有一个苍穹在彼此之间展开 ... 在它们(这些尘世)中有不同样貌的生物 ... 但如果你反对、并说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亚当，事实并非如此 ... 而下面的尘世，它们从何而来？他们来自地球的链，来自下面的天上层面，』等等。*

【* 《卡巴拉》，"Qabbalah", p. 415-16, by T. Myer, Philadelphia。】

伊里诺斯 (Irenaeus) 为我们证明了(一个非常不情愿的证人)诺斯替派教了同样的体系，并非常小心地掩盖了真正的密传意义。然而，这种「掩盖」与《毗瑟奴《往世书》》和其他的是相同的。伊里诺斯如此描写马尔科人 (Marcosians)：『他们认为火、水、土、气这四种元素，首先是按照上面最初四元组的形象产生的，然后当我们加上它们的作用，即热、冷、干和湿后，就会得到一个与八元组完全相似的结果。』 (B.i. ch. xvii.)

只有这个「相似性」和「八元组」本身是一种掩盖，就像在《毗瑟奴《往世书》》的七造物中，其中又增加了两种，其中第八种称为「同时具有善与恶的特质」(Anûgraha)，这是一个数论派而非《往世书》的观念。因为伊里诺斯又说了一遍(b. i. xxx.6)『他们(诺斯替派)有类似的第八造物，有好有坏，有神灵也有人。他们断言人是在第八天形成的。有时他们肯定他是第六天造的，有时又认为是第八天；除非也许他们的意思是，他的尘世部分是在第六天形成的，而他的肉体部分(?)是在第八天形成的；他们区分了这两者的不同。』

他们是如此的「不同」，但并非伊里诺斯的区分方式。诺斯替派在天上层面有一个高等的七元组 (Hebdomad)，也有一组低等的；第三个是在物质层面的尘世七元组。Iao 是神秘的神灵和月亮的摄政者，如在奥利金 (Origen) 的图表所记载，是这些高等「七天上层面」的首领，*因而等同于月亮祖灵的首领，他们给月亮禅那主们起了这个名字。『他们断言这七天

上层面是有智性的，并且把它们当天使们来称呼，』伊里诺斯写道；他补充说，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把他叫做七重Iao (Iao Hebdomas)，而他的母亲被叫做「八元神」(Ogdoas)，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她保留了普累若麻 (Pleroma) 的最初诞生的和最初八元组的数字。』(同上，b. i.v.2)

【*只有比尘世的灵魂或「天上层面」优越而已。】

这「最初诞生的八元组」是(a)在神谱中第二个逻各斯(显化的)，因为他诞生自七重的最初逻各斯，因而他是这个显化层面上的第八个；(b)在占星学中，它是太阳(Mârttanda)，是阿底提的第八个儿子，她在保留她的七个儿子(行星们)时将他拒之于外。因为古人从来没有把太阳视为行星，而是看作中心且固定的恒星。这就是七光线者阿格尼(Agni)所诞生的第二个七元组，他是太阳和其他，只不过不是七大行星，因为行星们是苏利耶(Surya，太阳)的兄弟，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诺斯替派认为，这些星光界神灵们的首领是伊达波思(Ildabaoth，源自 Ilda 之「孩子」，和 Baoth

「蛋」)，是索菲娅·阿查莫斯(Sophia Achamoth)的儿子，而她是索菲娅(智慧)的女儿，其区域是普累若麻，且这些星光界神灵是他(伊达波思)的儿子们。他从自己身上产生了六个恒星神灵：朱庇特(耶和華)、撒保(Sabaoth)、亚多尼(Adonai)、以罗伊(Eloi)、奥斯拉底(Osraios)、亚斯塔法俄斯(Astaphaios)†，而他们正是第二个或较低等的七元组。至于第三个七元组，它是由七原初人所组成的，他们是月亮神灵们的影子，由第一个七元组所投射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如所见，诺斯替主义者并没有与密传教义差太多，除了他们掩盖它。至于伊里诺斯是在第六天、还是第八天创造人的争议，这涉及到内在人的奥秘，且他显然不知道「异教徒」的真正教义。只有在读者读完第二卷、并充分理解了密传教义中的人类起源之后，它才会被读者理解。

【*参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卷第一页 183 页。】

【†参见金恩 (King) 的《诺斯替》(Gnostics)。其他教派认为耶和华是伊达波思本人，而金恩将他等同于萨图恩 (Saturn) 。】

伊达波思是摩奴的翻版。后者夸口说：『啊，最佳的两次诞生之人！要知道我（摩奴）是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那个男性维拉吉 (Viraj) ... 自发产生的。』(I.33) 他首先创造了十个生主们 (Prajâpatis)，如36节所述，他们 ... 『产生七个其他摩奴。』（《摩奴法典》）伊达波思也这么做，他宣称：『我是父与神，没有任何事物在我之上。』为此他的母亲冷静地数落他说：『不要撒谎，伊达波思，因为万物之父，最初人 (Anthropos) 是在你之上，最初人的儿子也在你之上。』（伊里诺斯, Irenaeus, b. i, ch. xxx., 6) 这很好的证明了有三个逻各斯 (除了由第一个所出生的七者)，其中一个是太阳逻各斯。且再次提到，那个高于伊达波思这么多的「最初人」是谁？只有诺斯替的记录才能解开这个谜。在《直觉智慧》(Pistis Sophia) 中，四元音的名字Ieov在每种情况下都伴随著「原初人」的绰号。这再次表明斯诺替只是我们古老教义的回声。梵、梵天和摩奴 (第一个会思考的人) 所对应的名字是由一个元音、三个元音和七个元音组成。马库斯的哲学像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谈到了七个天上层面对他的启示，他们在宣告七个(天使)阶层的七个名字时，各自有一个元音。

当精神渗透到宇宙七原则的每一个微小原子时，次级创造在先前所述的休息时期过后就开始了。

拉比西缅 (Rabbi Simeon, "The Nuctameron of the Hebrews") 说：『在第二「小时」中，造物者们 (埃落希姆) 描绘出人的形体轮廓。』米施纳说：『一天有十二个小时，正是在这期间完成了创造。』「一天十二小时」又是一个被矮化的翻版，是原始智慧微弱而忠实的回声。它们就如同神灵的12,000 神圣年，是一个循环障眼法。每一个「梵天之日」有14个摩奴，而希伯来的卡巴拉主义者遵循著迦勒底人，把这伪装成12个「小时」*。泰安那 (Tyana) 的阿波罗尼奥斯 (Apollonius) 的《十二小时》(Nuctameron) 也

同样如此。卡巴拉主义者说：『十二面体隐藏在完美的立方体中。』这其中的神秘含义是，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十二次大转变(即 12,000 神圣年)发生在四个伟大时代(或称第一个大时代)中。它开始于形而上学和超人类，并结束于宇宙和人的物质性和纯粹人类本性。在沿著可见和不可见的精神和物质进化线时，东方哲学可以给出这经历多少凡人年，而西方科学未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在其他地方这身份被揭露。参上方引用伊本吉布里勒 (Ibn-Gabriel) 的话，以及他的7 天上层面、7 尘世等等。】

最初创造被称为光(精神)的创造；而第二创造是黑暗(物质)的创造。* 两者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节和第二章开头中看道。最初是自生神灵(埃洛希姆)的散发物；第二是物质性质的。

【*这千万不能与宇宙前的「黑暗」混淆，即「神圣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光辉之书》中说道：—『哦，伙伴们，伙伴们，人作为散发物同时是男人女人；在母方也在父方。这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埃洛希姆说：「要有光，就有光！」... 而这就是「双重人！」』我们层面上的光在更高层面上是黑暗。

『在父方(精神)的男人女人』指的是最初创造；而在母方(物质)指的是第二创造。双重的人是亚当卡蒙，是男性女性的抽象原型以及分化的埃洛希姆。人类来自于禅那主，且是一个「堕落天使」，是一个被放逐的神灵，如之后所示。

在印度，这些创造被描述如下：—

(I) 普遍心灵的创造 (Mahat-tattwa) —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是最终变成「普遍心灵」的原初自我进化，是「神圣心灵、意识和智性」；在密传上，是「普遍灵魂的精神」。... 是『最有价值的苦行僧，通过其力量(那起因的力量)；每一个产生的起因都源自其固有本性。』（《毗湿奴往世

书》)『万物的力量只有通过「那个」(梵天)的认识才能被理解，「那个」超越了推理、创造和类似的东西，这些力量与梵天有关。』因此，「那个」是在显化之前。『最初是「普遍心灵」，』《林伽往世书》说道：因为「一」(那个)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而是一切。然而，在外传教导中，这种显化是「至高者」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永恒起因的自然结果)；或者正如评论者所言，它或许能被理解为梵天在那时被创造(?)，被等同于普遍心灵，即至高者的活跃智性或运作意志。密传哲学称它为「运作法则」。

我们相信，唯有正确理解《梵书》和《往世书》中这一信条，才能调和吠檀多三派之间的不和：不二论、二元论(Dwaita)、和差别不元论(Visishtadvaita)。第一个正确的认为梵作为绝对的一切，与显化的世界没有关系—无限者与有限者没有关联—既不能发愿或创造；因此，梵天、普遍心灵、自在主、或任何可能知道的创造力、创造性神灵和一切，在构想者概念中，只是梵的一个虚幻的方面；而其他教派则将非人格的起因等同于造物主，或称自在主。

然而，在毗湿奴派信徒看来，普遍心灵(或伟大菩提)是活跃运作的神圣心智，或者如阿纳萨哥拉(Anaxagoras)所言：『一种有条有理的心智，它是一切事物的起因。』(Nous o diakosmonte kai panton aitios)

威尔逊一眼就看出了普遍心灵和腓尼基的母特(Mot或 Mut)之间的暗示性关联，后者是埃及人的女神母特(Mout)，即「母亲」—他说道：『她就像普遍心灵，是精神与物质混合(?)的最初产物，且是创造的最初雏形：』『在与他精神的联系中，母特显现出来...万物都是从他的种子中创造出来的』布鲁克重复道("Brücker", I, 240)，赋予它一种更加物质化和拟人化的色彩。

然而，这种学说的密传意义，可见于外传的古老梵文文本中，关于原初创造的每一句。『至高的灵魂，世界的一切永恒基质(Sarvaga)，已经进

入(被吸引) 物质(prakriti)和精神(purusha)，并激发著可变和不变的原则，此时创造的季节(显化期)已经到来。』*...

【* 希腊人的智性(nous)，即(精神性或神圣的)心智(mens)，或「普遍心灵」，也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物质；它「进入」并激发它：

『精神在内部滋长，渗透所有肢体，心灵激发著物质，并将自己与伟大的身体混合在一起。』

在腓尼基的宇宙生成论中，『精神与它自己的原则相结合，产生了创造』；(布鲁克，"Brücker", I., 240)；俄尔甫斯的三位一体显示出一种同样的学说：其中，法涅斯(Phanes，或厄洛斯 Eros)、混沌(包含原始未分化的宇宙物质)和克罗诺斯(Chronos，时间)是三种相互作用的原则，散发自不可知和隐蔽的点，产生「创造」的工作。且他们是印度教的精神(法涅斯)、原质(混沌)和时间(Kala，克罗诺斯)。善良的威尔逊教授不喜欢这个主意，如同任一位基督教牧师，不管他多么开明都不会喜欢的。他说：『如前所述，(最高精神或灵魂的)混合不是机械性的；它是对中间媒介产生的影响或效果。』《毗瑟奴《往世书》》中的句子：『正如香味只需靠近心灵便能影响它，而不需直接作用于它；至高者也是如此的影响创造的要素们。』敬而博学的梵语学者正确地解释了...：『正如香水并非透过实际接触而使人的心灵愉悦，而是通过它对嗅觉施加的印象来达成。』并补充道：『至高者进入精神与物质的观点，相较于精神(等同于至高者)只注入物质的看法，更难去理解。』他更喜欢《莲花往世书》中的诗句：『他被称为物质的男性(精神) ... 那个同样神圣的毗瑟奴进入了物质。』这种「观点」当然更类似于《圣经》中关于族长的某些诗句的可塑性，如罗得(创世记第十九章，34-38)，甚至亚当(IV，V，I)和其他更拟人化的性质。但正是它引导人类走向了**阴物崇拜**，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基督宗教与它交织在一起。】

密传教义教导说，禅那主们是神圣智性或原初心智的集体集合，而最初的摩奴——「心智所生」的精神性智性体，共七个——与前者完全相同。因此有了「观世音」——诗节 III 的「七者存在其中的金龙」——是原初的逻各斯，或梵天，是最初显化的创造力；而「禅那主-能量」就是摩奴们 (Manus)，或集体上是「摩奴-自生者」(Manu-Swayambhûva)。此外，摩奴和「普遍心灵」(Mahat) 之间的直接关联显而易见。摩奴 (Manu) 是来自于词根「思考」(man)；思考是从心智中产生的。在宇宙生成论中，它是前星云期。

(II) 『第二创造』(Bhûta) 是初步原则 (Tanmâtras，精微物质) 的创造，因而称为元素创造 (Bhûta-sarga)。*这个时期是宇宙前元素或物质分化的最初呼吸。「元素的起源」(Bhûtâdi) 而后是「元素创造」——是在原初阿卡莎 (混沌或虚空) 中那些元素的「创造」或分化。†在《毗瑟奴《往世书》》中，据说它接著成为、并属于「自我意识」(Ahankâra) 的三重方面；这个词被翻译为「自我主义」，但是指那个不可译的术语「我是」(I-AM-NESS)，这首先产生自「普遍心灵」或神圣心智；是自我的最初模糊轮廓，因为「纯粹」的自我意识变得「欲望化」，而最后是「初步的」(最初的)；它是「所有无意识存在的意识起源」，尽管密传学派反对有任何东西是「无意识」的概念——除了在这个 (我们的) 幻觉和无知层面。在第二创造的这一阶段，第二层层的摩奴出现了，即禅那主们或天神们，是形体 (rûpa) 的起源：「明亮顶饰者」(Chitrasikhandina 或 Riksha)——是成为活化七颗星 (大熊座) 灵魂的圣人们。‡用天文学和宇宙生成的语言来说，这种创造关系到宇宙生命的第一阶段，即混沌阶段 § 之后的火雾时期，此时原子从「中性状态」(Laya) 产生。

【*所有这些句子都引用自《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第二章。】

【†毗瑟奴既是「元素和万物之主」(Bhûtesa)，也是「普遍基质或普遍灵魂」(Viswarûpa)。

【‡至于他们原型的衍生，可以参看特勒提米乌斯(Trithemius，亚基帕(Agrippa)的师傅，十六世纪)所写的论文：『关于七个次等精神智性体，它们在神之后驱动宇宙。』除了提出神秘的周期和几个预言外，还有一些关于神灵或埃洛希姆的事实和信念，它们主宰和指引著世界进程的各个阶段。】

【§从一开始，东方学家就发现他们在理清《往世书》中创造的可能顺序上，面对临了巨大的困难。威尔逊经常把梵和梵天混淆，因此他被他的继任者批评。菲茨爱德华·霍尔(Fitzedward Hall)先生更喜欢用「梵文原文」翻译《毗瑟奴《往世书》》和文本，而不是威尔逊所使用的文本。正如他著作的编辑所说的那样：『如果威尔逊教授享有现在印度哲学学生所拥有的优势，毫无疑问，他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让人想起了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的一个崇拜者对于一些学者的回答，他们批评了托马斯·泰勒所翻译的柏拉图。他说：『托马斯·泰勒对希腊的了解可能比他的批评者要少，但他对柏拉图的了解却比他们多得多。』我们现在的东方学家在曲解梵文文本的神秘含意方面，远远超过了威尔逊，尽管后者不可否认地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III) 第三种创造(Indriya)是「自我意识」(Ahankāra)的修正形式，「我」(Aham)的概念被称为有机创造，或感官的创造(Aindriyaka)。『这三个是物质(Prakriti)的创造，是不分立性质的(分立)发展，在此之前是不分立原则。』「在此之前」这里应该换成「由此开始」，即菩提；因为后者既不是一个可分或一个不可分的量，而是同时具有这两者的性质，不管在人身上还是宇宙中：这是一个单元——一个在幻觉层面上的人类单体——一旦从「自我意识」的三种形式解脱出来、并从尘世心灵解脱出来后，菩提就真正成为一个持续的量，不管是时间延续还是空间扩展，因为它是永恒和不朽。在稍早它说第三创造『充满了善的品质，被称为「神灵的创造」』。再过一两页，「神灵的创造」被称为『神灵的... 第六创造。』(第 75

页)。这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早期的还是后期的显化期都被故意混淆，以防止世俗者知道真理。这被东方学家称为「不一致」和「矛盾」。^{*}

【^{*}以智性体开始的三个创造是元素性的，但以智性为首的系列所产生的六个创造，则是梵天的作品。(《伐由往世书》)在这里，「各个创造」意味著进化的各个阶段。「智力」(Mahat)或称心智(对应于心灵，前者在宇宙中，后者在人类层面)在这里低于菩提或超神圣智性。因此，我们在《林伽往世书》中读到「第一创造是普遍心灵的创造，智力是最初的显化。」我们必须将那(特定的)创造对应于我们太阳系、甚至是地球的最初进化，而在更之前的没在《往世书》中讨论过，只是偶尔有所暗示。】

关于不朽者们的「创造」(Deva-Sarga)是第一个系列的最后一个，适用普遍的情况；也就是说，适用于一般而言的进化，而不是特定的我们的显化期；后者一遍又一遍地以相同开头，表明它指的是几个不同的劫。因为据说『在过去(莲花，Padma)劫的结尾，神圣的梵天从他的睡眠之夜中醒来，看到了宇宙的虚空。』然后梵天再一次经过进化第二阶段的「七个创造」，并在客体层面重复前三个创造。

(IV.) 首要创造(Mukhya)因为它开始了四阶段的系列。这个梵语术语的正确含义，并非威尔逊翻译的「无生命」物体或「不可移动」物体。不是只有密传哲学拒绝存在著无机原子的观点，因为这也可见于正统的印度教。此外，威尔逊自己说(在他的文集，第三卷，第381页)：『所有的印度教体系都认为植物体被赋予了生命...』「活动的」("Charâchara"或同义词"sthâvara")和「固定的」(jagama)，被错误地表述「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有知觉的生物」和「无意识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生物」等等了。翻译为「活动和固定」会更好，因为树被认为拥有灵魂。』首要创造(Mukhya)是植物界的「创造」或有机进化。在这个次级时期中，有三个阶层的元素精灵或初步的界进化于此世界里，对应于梵天活动的初级时期的三种物质创造，只是次序相反。在那个时期，《毗瑟奴《往世书》》

中说道：『第一个创造的是智力 (Mahat)，第二个是初步原则 (Tanmatras)，第三个是感知 (Aindriyaka)』；而在这里，元素力量的顺序如下：(1)力量的新生中心 (智力上和物质上)；(2) 初步原则——可以说是神经力量；(3)初生感知，及低等界的心智，特别在元素精灵的第三阶层中发展；继这些之后的是客体的矿物界，其感知是完全是潜伏的，只在植物中重新发展。首要「创造」因而是三个低等界和三个高等界之间的中点，它们代表了宇宙的与地球上七个密传的界。

(V.) 动物的创造 (Tairyagyonya) *是「(神圣)动物」的创造，只对应于地球上哑巴动物的创造。在最初的创造中，「动物」指的是意识觉醒或知觉的胚芽，这依稀可见于在地球上一些敏感的植物中，而在原生原核界中则更为明显。†在我们的地球的第一轮次中，动物的「创造」先于人类，而在我们的第四轮次中的物质层面上，动物 (或哺乳动物) 由人类进化而来——在第一轮次中，动物原子被吸引到人类物质形体的凝聚中；而在第四轮次中，相反的情况是根据生命中形成的磁性条件而发生的。这就是转世 (见《神智学的五年》第 276 页「矿物单体」)。这进化的第五个阶段，在外传教义上称为「创造」，能在初级和次级创造时期里看到，一个是精神性的和宇宙的，另一个是物质和尘世的。它是生命起源 (Archibiosis)——「起源」，到目前为止，当然是指生命在所有七个层面上的显化。在进化的这一阶段，绝对永恒普遍的运动或振动，在密传语言中被称为「大气息」，在原初、最初显化的原子中显化。随著化学和物理科学的进步，这一神秘的公理得到了越来越多知识世界中的确证：即使是最简单的物质元素，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原子们在分子或物质微粒中分布的不同，或者由于原子振动的模式不同；这些科学假设有越来越多依据。

【*威尔逊教授将此翻译得好像动物在「创造」的阶层上比神灵或天使更高，尽管关于天神的真相在后面已经清楚地陈述了。文中说道，这种「创造」既是主要的 (Prakrita) 也是次要的 (Vaikrita)。就梵天 (我们物质宇宙

的人格拟人化*创造者*)所产生的众神而言，其起源而是后者；而前者(主要的)影响楼陀罗(Rudra)，它是最初原则的直接产物。楼陀罗不只是湿婆的头衔，而是包含了创造的代理人们、天使们和人类，这将在后面进一步展示。】

【†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存在。】

因此，由于生命的原初胚芽分化必须先于首要创造中禅那主的第三群体或阶层的进化，或是先于那些「神灵们」能成为形体之前(体现在他们最初个空灵形体)，出于同样的原因，动物创造必须先于地球上的神圣之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往世书》中看到：『第五创造(Tairyagyonya)是动物的创造，而且—

(V I). 神灵的创造(Urdhvasrotas，《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第一章)。但这些(神灵)只是第一种族的原型，他们有著柔软的骨头，是「心智所生」后代的父亲们。*正是这些人成为了「汗水所生」的*进化者*—这在第二卷中有所解释。最后，在第六「创造」之后、且一般性的*创造*结束于—

【*「被创造的存在」—《毗瑟奴《往世书》》解释道—『尽管他们在消融时期被摧毁(他们的个体形式)，然而，他们受到先前存在时的善恶行为的影响，而永远不能免除它们的后果。当梵天重新创造世界时，他们就是他意志的后代...』『梵天将他的心智聚拢到自身(瑜伽的意志)，创造了四阶层的存在，称为神灵、恶魔、祖先和人』...「祖先」是指人类最初根种族的原型和进化者。祖先是祖灵们(Pitris)，有七个类别。在外传神话中，他们被认为是诞生于梵天的侧面，就像夏娃诞生于亚当的肋骨。】

(V II.) 第七创造(Arvaksrotas)是人类的进化(《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

所提到的「第八创造」根本不是*创造*；它又是一个掩盖，因为它指的是一个纯粹心智过程：是对「第九」创造的认知，这反过来又是一种结

果，体现在初级创造(Prakrita)的「造物」的次级创造中。^{*}第八创造，因此被称为「心智创造」(Anugraha，数论派的智力上创造(Pratyayasarga)，解释于"Karika", v. 46, p. 146)，是创造『我们的知觉』——在其密传方面——『并且我们在智力上同意(心智创造)与有机创造不同。』这是正确认识到我们与所有「神灵」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与鸠摩罗(Kumâras)的关系——所谓的「第九创造」——这实际上是我们显化期中第六鸠摩罗(Vaivasvata)的一个方面或反映。『有第九创造，即鸠摩罗的创造，既是初级也是次级的创造。』《毗瑟奴《往世书》》如此说，它是这类文献中最古老的。[†]一个密传文本解释道：『鸠摩罗们是天上人们，他们为了人类的进步，直接从至高原则中衍生出来，并重新出现在毗婆斯婆多摩奴(Vaivasvata Manu)时期。』[‡]《毗瑟奴《往世书》》的评论者证实了这一点，说道：『这些圣人们和梵天一样长寿；且他们只在第一个劫中由他创造，尽管他们常常且不一致地被认为生成于筏罗河劫(Varaha)或莲花劫(次级)。因此，鸠摩罗在外传中是『楼陀罗或尼禄希塔(Nilalohita，湿婆的一种形式)的创造，由梵天执行，也是某些其他梵天心智所生之子的创造。但是，在密传教导中，他们是肉体人中真正精神自我的祖先——更高等的生主；而祖灵是低等的生主，他们只是人身体模型或类型的父亲们，并以「他们的形象」来制造。在外传文本中，四(偶尔五)个鸠摩罗被自由的谈及，而有另外三个鸠摩罗是秘密。[‡](比较第二卷关于「堕落天使」的叙述)。

【^{*}威尔逊博士评论道：『这些观念，如楼陀罗和圣人的诞生，似乎是从湿婆派那里借来的，并且笨拙地移植到了毗湿奴派的体系上。』在冒险提出这种假设之前，他应该先研究一下密传含义。】

【[†]吠陀圣人帕拉萨拉(Parâsara)收到了《毗瑟奴《往世书》》，并将它传授给弥勒，东方学家对于发生的时代有分歧。正如《印度经典字典》中正确观察到：——『关于他的时代的推测大相径庭，从公元前575年到公元

前1391年都有，因而无法相信。』完全是如此；不过，梵语学者所指定的任何其他日期也都是如此，他们这种任意想象是很出名的。】

【‡他们可能确实标志著一个「特殊的」或额外的创造，因为他们将自己化身在两个最初根种族(和第三根种族大部分)无知觉的人类外壳中，因而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有思想的、自我意识、且神圣的人类。】

【§『四鸠摩罗(是)梵天心智所生之子们。有人认为有7个。』(《印度经典辞典》)。所有这七个鸠摩罗的父名(Vaidhatra)，是「造物者的儿子们」，都在自在主克里须纳(Iswara Krishna)的《数论颂》(Sankhya Karika)中被提及和描述，并附有商羯罗的至上师(Gaudapadacharya)的注释。它讨论了鸠摩罗的本性，虽然它没有提到所有七个鸠摩罗的名字，但称它们为「梵天的七个儿子」，因为它们是由梵天在楼陀罗中创造的。它给我们的名字是：Sanaka, Sanandana, Sanatana, Kapila, Ribhu 和 Panchasikha。但这些同样都只是别名。】

外传的四个人是:Sanat-Kumara, Sananda, Sanaka 和Sanatana；密传的的三个是：Sana, Kapila，和 Sanatsujata。这类禅那主再次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其中包含世代和遗传的奥秘，在第一卷中有所暗示。(见天使存在的四个阶层；评论第V节I)。第二卷解释了他们在神圣阶层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外传文本是如何描述他们的。

他们对此描述不多；且对于不懂得言外之意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描述。『在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的《往世书》来解释这个术语，」威尔逊说，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在「黑暗天使们」的面前，即他教会的神秘「大敌」。因此，他试图阐明这些(神灵)拒绝产生后代*(因而反抗梵天)，因而如名称最初所暗示的，永远保持是童子(Kumaras)：也就是说，永远纯洁和单纯，因此他们的创造也被称为「鸠摩罗」。(《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第五章。)然而，《往世书》也许能提供更多的解释。『他永远如出生时那样，他在这被称为童子；因此他的名字被称为「亘古童子」(Sanat

Kumara) 」。』(《林伽往世书》，前部分 LXX.174) 在《湿婆往世书》中，鸠摩罗总是被描述为瑜伽士。《龟往世书》在列举了他们之后说：『婆罗门阿，这五个是瑜伽士，他们完全摆脱了欲望。』他们共五个，因为有两个鸠摩罗「堕落」了。

【*一些东方学家的译文是如此的不可信，在法文译本的《诃利家谱》(Hari-Vamsa) 中提到了『七生主、楼陀罗、室建陀(Skanda，他的儿子)和亘古童子(Sanat-Kumara) 开始创造众生。』然而，如威尔逊所示，原文如下：『这七者 ... 创建后代；而楼陀罗也是如此，但是室建陀和永远童子*抑制自己的力量，放弃创造。*』这「四种存在阶层」有时被称为「水域」(Ambhamsi)，威尔逊这样描述：『字面上是水域』，并相信它是『一个神秘的术语。』毫无疑问，是一个神秘术语；但他显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密传含义。「水域」和「水」象征著阿卡莎，是「空间的原初海洋」，而那罗延(Narâyana) 作为自生的精神，在其上移动：躺在它的后代上(见《摩奴法典》)。『水是那罗(Nara) 的身体；因此，我们听到了关于水的名字的解释。因为梵天在水上休息，所以他被称为那罗延。(Narayana，《林伽往世书》、《伐由往世书》、和《马坎迪亚往世书》)』『... 纯净，精神创造了纯净的水域 ...』同时，水是物质宇宙的第三原则，也是精神领域的第三原则：火的精神、火焰、阿卡莎、以太、水、空气、土在每一个存在的层面上，是宇宙的、恒星的、心灵感应的、精神的和神秘的原则，*非常神秘*。『神灵、恶魔、祖灵和人』是水域(Ambhamsi，在吠陀中是众神的同义词) 的四个存在阶层：因为它们都是产生自(神秘的) 水域，即阿卡莎海洋，以及大自然的第三原则。祖灵和地球上的人是在更高层面上的众神和恶魔(神灵) 的转变(重生)。水，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女性的原则。「维纳斯-阿芙罗狄蒂」(Venus Aphrodite) 是拟人化的海，是爱神之母，是众神的创造者，正如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是海(Mare)，是西方爱、怜悯和慈善之神的母亲。如果研究密传哲学的学生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发现

「水域」(Ambhamsi) 这个术语的所有暗示，它与天上圣母、与炼金术士的天上圣母，甚至与现代施洗者的「恩泽之水」都有著多种关系。】

在禅那主或天神的全部七个大划分中，与人类最有关系的是鸬摩罗。鲁莽的基督教神学家把他们变低为堕落天使们，现在称他们为「撒旦」和魔鬼；在这些拒绝创造的天上居民中，大天使迈克尔必须在最主要的地方之一被允许，他是东方和西方教会最伟大的守护圣者，以他的双重名字「圣迈克尔」和他在尘世上的副本：征服龙的圣乔治。(参见卷二，"神圣的龙和他们的杀戮者")

鸬摩罗是「梵天-楼陀罗(或湿婆)」的「心智所生之子们」，是人类欲望和身体感官的可怕毁灭者，他们总在发展更高精神知觉的道路上，以即内在永恒的人的成长——在神秘上，*是湿婆的后代，是大瑜伽士(Mahâyogi)，是印度所有瑜伽士和神秘主义者的伟大守护者。他们自己作为「处女-苦行僧」，拒绝创造人的物质。他们很可能与基督教大天使迈克尔有直接联系，他是「处女战士」对抗阿波菲斯(Apophis) 龙，它的受害者是每个没有与不朽精神紧密结合的灵魂；而这个天使，正如诺斯替派所显示的，如鸬摩罗一样拒绝创造。(参见卷二，「神秘龙和他们的杀戮者。」) ... 这个犹太人的守护天使不正是掌管著土星(湿婆或楼陀罗)和安息日(土星的日子)吗？他不正是与他的父亲(萨图恩)有著同样的本质，并被称为「时间之子」，而时间(Kala) 或克罗诺斯，是梵天(毗瑟奴和湿婆)的一种形式吗？这不正是希腊人的「古老时代」与其镰刀和沙漏，等同于卡巴拉主义的「亘古者」；后者的「亘古」与印度教的「亘古者」是一样的，是梵天(在他的三位一体形式中)，它的名字也是「亘古」(Sanat)？每个鸬摩罗都有「亘古」(Sanat 和 Sana) 的前缀；土星(Sanaishcara) 是行星(Sani 和 Sarra)，萨图恩国王在埃及的秘书最初是「托特-赫尔墨斯」。因此，他们被等同于行星和神灵(湿婆)，而湿婆则是萨图恩的原型，等同于贝尔(Bel)、巴尔(Baal)、湿婆和耶和華薩巴包特(Jehovah Sabaoth)，此天使的脸

是迈克尔（「如神者」）。他是犹太人的庇护者和守护天使，正如但以理 (Daniel) 告诉我们的(21 节)；在鸠摩罗被那些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贬低为恶魔和堕落的天使之前，希腊的俄尔菲派把迈克尔等同于他们的反叛和对立神灵 (Ophiomorphos)。俄尔菲派具有神秘地，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前身，它从原始希腊教会分离和分离。这仅仅意味著神圣智慧 (Ophis，或克里斯托斯) 的反面(象征性地)。在《塔木德》中，迈克尔 (Mikael) 是「水之王子」，也是七神灵的首领，同样原因他的原型 (众多原型之一) — 鸠摩罗的首领 (Sanat-Sujata) — 叫做「水域」 (Ambhamsi) — 根据《毗瑟奴《往世书》》的评论。为什么? 因为「水域」是「大深渊」的另一个名字，即空间或混沌的原初水，也意味著「母亲」 (Amba)，意思是阿底提 (Aditi) 和阿卡莎，是可见宇宙的天上「处女-母亲」。此外，「洪水」也被称为「大龙」 (Ophis, Ophio-Morphos)。

【*「湿婆-楼陀罗」是破坏者，如同毗瑟奴是保护者；两者都是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再生者。种子必须死亡，才能作为植物活著。人为了作为永恒中的一个有意识实体，其欲望和感官必须在身体去世前死去。『活著就是死亡，而死亡就是活著。』这句话在西方很少有人理解。湿婆作为毁灭者，是精神性人类的创造者和救世主，正如他是大自然的好园丁。他铲除了植物、人类和宇宙，并扼杀了物质的激情，唤醒了人类对精神的感知。】

在第二卷的诗节中所附注的「象征意义」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楼陀罗的七重「火-神灵」的特性。我们还会在那讨论十字 (3 + 4) 的原始形式和后来的形式，并将使用毕达哥拉斯的数字与希伯来的度量衡作比较。因此，数字 7 作为大自然的根数，其巨大重要性将变得显而易见。我们将从《吠陀经》和迦勒底经典的角度来研究它，它在公元前几千年就存在于埃及，且在诺斯替教的记录中也是如此；我们将说明它作为一个基本数的重要性，是如何在物理学中得到承认的；我们将努力证明，自古以来人们对数字

7的重视，这并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祭司的幻想，而是源于对大自然法则的深刻认识。

XIV. 四元素

从形而上学和密传的角度看，大自然界只有「遍一元素」，其根源是神；所谓的七元素，其中五种已经显化并表明了它们的存在，它们是那神的外衣与面纱，人直接从那本质出现，无论是物质上的、心灵感应上、心智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在古代晚期，只有普遍提及四种元素，而第五种只在哲学中被承认。因为以太的形体还没有完全显化，且它的本体仍然是「万能的父—以太 (Æther)，是其余的综合体。』但是这些「元素」是什么？化学和物理发现，这些元素的组合物中含有无数的子元素，甚至六七十已不再是所有元素的数量了。(见附录，§ § XI和 XII，引用自克鲁克斯 (Crookes) 先生的演讲。) 无论如何，让我们从历史的起点来追踪它们的演变。

柏拉图说，这四种元素是『构成和分解复合体的元素』，这充分体现了这四个元素的特点。

因此，宇宙崇拜即使在其最坏的方面，也决不是如拜物教那样，崇拜任何对象的被动外在形式和物质，而是永远关注其中的本体。火、空气、水、土，不过是可见的外衣，象征著那个传讯、不可见的灵魂或神灵—这些宇宙神灵被无知者崇拜，而智者则只是简单而恭敬地致敬。而本体元素的现象性划分则由所谓低等的「自然神灵」的元素精灵所传讯。

在摩卡斯 (Mochus) 的神谱中，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以太，然后是空气；这两个原则诞生了可理解 (noetos) 的神 (Ulom，物质的可见宇宙)。^{*}

【*莫费斯: 《Phoinizer》 282】

在俄耳甫斯的赞美诗中，「厄洛斯-法涅斯」(Eros-Phanes) 从精神蛋进化而来，由以太之风使之受孕，此风是「神的精神」，据说它在以太中移

动，「在混沌中沈思」—神圣的「理型」。在印度的《卡塔卡奥义书》(Katakopanisâd) 中，即神圣精神 (Purusha) 已经站在原初物质之前，它们的结合产生了世界的大灵魂，『伟大 (Maha) = 阿特曼 (Atma)，梵 (Brahm)，即生命的精神」；』 这些后一种名称又等同于普遍灵魂 (Anima Mundi)，而神学家和卡巴拉主义者的星光界流质，是其最终和最低等的划分。』

【*韦伯："Akad. Vorles" 213, 214,等】

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元素们 (stoicheia)，就是附属于我们的宇宙世界四大划分的非实体原则，而克鲁策 (Creuzer) 公正地定义了那些原始的信仰 ... 作为一种魔法、一种心灵感应的异教、以及各种力量的一种神化；一种使信徒与这些力量紧密结合的精神化。』(卷 IX, 850 页) 事实上，这些力量的阶层是如此靠近，以至人们把它们分成按从可衡量的到不可衡量的七个等级。它们是七重的一不是为了帮助理解的人为划分—而是在它们真正的宇宙阶层，从它们的化学 (或物理) 到它们纯粹的精神组成。对于无知的大众来说，它们是众神，是独立且至高的；对狂热分子是魔鬼们，尽管它们往往是知识分子，但却无法理解哲学句子「合众为一」(in pluribus unum) 中的精神。对于赫尔墨斯的哲学家来说，它们是相对「盲目」或「有智性」的力量，这是根据他所讨论的原则是甚么。他们经过几千年后，才最终在我们的文明时代退化为简单的化学元素。

无论如何，好的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如果他们尊敬摩西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对四元素表现出更多的尊敬。因为《圣经》在《摩西五经》的每一页上，都展示了这位希伯来立法者对它们的思考和神秘意义。帐篷里的至圣所『是一个宇宙的象征，神圣的，它的意义之一指元素们，四个方为基点，和以太。约瑟夫斯 (Josephus) 展示了它是白色搭建的，是以太的颜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埃及和希伯来的神庙里—根据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诺斯 (Clemens Alexandrinus) 的说法—有一个巨大的帘子，由五根柱子支撑著，将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的至圣所 (现在由基督教教堂的祭坛代

表) 与世俗者可以进入的部分分开。窗帘的*四种*颜色象征著四种主要元素，象征著人的*五种*感官可以在*四种*元素的帮助下获得的神圣知识。(见基质 I.,v. § 6)

在科里 (Cory) 的《古代残篇》中，有一篇「迦勒底神谕」用独特的语言表达了关于元素们和以太的思想，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位著名科学家所写的《未见宇宙》。

它说：『万物从以太而来，且万物将返回它；万物的形象都不可磨灭地印在上面；它是储藏库，储藏了所有可见形体、甚至思想的胚芽或残余。这个案例似乎奇怪地证实了我们的断言：无论我们现代发现了什么，都已被几千年前我们的「头脑简单的祖先」所预料到了。』——（《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希伯来人的四元素和天使们 (malachim) 是从那里来的呢？他们经由拉比和后来教会之父们的神学巧手，被融合于耶和华，但他们的起源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宇宙神灵的起源是相同的。他们的象征，无论是诞生于阿姆河 (Oxus) 岸边、在上埃及燃烧的沙子上、还是在怪异而冰冷的原始森林里，且森林覆盖著色萨利 (Thessaly) 神圣雪山的山坡和山峰，或者又是在美洲的大草原上，我们再次重申，当追溯它们的起源，它们的象征永远是一样的。无论是埃及人、柏拉斯基人 (Pelasgian)、雅利安人或闪族人，地方神 (genius loci) 在其统一中包含了所有的大自然；但不是限于四种元素，还包含他们的创造之一，如树木，河流，山或星星。一个地方神永远是他所有同事头衔总合的代表，而这是第五根种族晚期亚种族才产生的想法，当时其原始和宏伟的意义已几乎丧失。它是火之神，以雷为象征，如朱庇特或阿格尼；是水之神，以河牛或一些圣河或喷泉为象征，如瓦鲁那 (Varuna)、尼普顿 (Neptune) 等；空气之神，表现在飓风和暴风雨中，如伐由 (Vayu) 和因陀罗 (Indra)；还有在地震中出现的神灵或地灵，如普鲁托 (Pluto)、阎罗王 (Yama) 和许多其他等。

这些是宇宙神灵们，总是将一切合而为一，如同在每一个宇宙生成论或神话中所发现的那样。因此，希腊人有他们的「多多尼亚朱庇特」，他在自己里面包含了四种元素和四方位基点，因此，并在古罗马以泛神论的「世界朱庇特」(Jupiter Mundus) 所认知；而在现代的罗马，他已经成为了世界神 (Deus Mundus)，是一个尘世的神，且在最新的神学中，他被强迫吞下了所有其他的神灵——这是他特定大臣的武断决定。

他们作为火、空气、水的神灵，是天上层面的神灵；而作为下界的神灵，他们是地狱神灵：后一个形容词就是指尘世。他们是「尘世之灵」，分别以阎罗王 (Yama)、普鲁托、奥西里斯、「下界之主」为名称，且他们的尘世性格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古人知道死后没有比欲界 (Kamaloka) 更糟糕的居所，是这个尘世上的边缘 (limbus)。如果有人认为，多多纳的朱庇特就是地下世界之王埃多尼斯 (Aidoneus)，也是狄斯 (Dis)，或者是罗马的普鲁托和地下世界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而根据克鲁策 (Creuzer I, vi, ch. 1)，他在下界提供了神谕，那么，神秘主义者将会乐于证明埃多尼斯和狄奥尼修斯都是阿多纳伊的基础，或称伊尔伯阿多纳伊 (Jurbo Adonai)，这是耶和华在《拿撒勒法典》中的名称。『你不应崇拜太阳，他的名字是阿多纳伊、也称为加杜施 (Kadush)、和伊勒伊勒 (El-El)。』(《拿撒勒法典》Cod. Naz., i, 47；也见诗篇 Psalm lxxxix., 18)，还有「主巴克斯」(Lord Bacchus)。巴比伦前犹太人的秘仪 (Sods) 的巴力-阿多尼斯 (Baal-Adonis) 经由《马所拉》(Massorah) 成为阿多纳伊，后来的发音是耶和华。因此，罗马天主教徒是正确的。所有这些朱庇特都属于同一家族；但必须包括耶和华才能使它完全。「空气朱庇特」(Jupiter-Aerios) 或称潘 (Pan)、朱庇特阿蒙、和朱庇特-贝尔-摩洛克 (Jupiter-Bel-Moloch)，都与伊尔伯阿多纳伊有关、并与之等同，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宇宙性质。正是那性质和力量创造了特定的尘世象征，而后者的物质结构，证明了通过它显化的能量是外在的。

【*《圣经》中的欣嫩谷 (Gehenna) 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山谷，如果先知耶利米 (Jeremiah) 的话值得相信的话，一神论的犹太人在那里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了摩洛克 (Moloch)。斯堪的那维亚的地狱 (Hel 或 Hela) 是一个寒冷的地区——又是欲界 (Kamaloka)——而埃及的阿门提 (Amenti) 是一个净化的地方。(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卷 II, 11 页。)】

如席林 (Schilling) 所言，原始宗教要比对物质现象的先入为主要好得多；而这些原则『被雷电、风、和雨等大自然神灵的透明面纱所掩盖』，且比我们现代撒都该人所知道的要崇高得多。古人知道并且能够在大自然力量中区分物质性形体和精神性的元素。

四重的朱庇特，如同四面梵天——空气的、闪电的、大地的和海洋的神——四元素的主宰和主人，可以作为每个国家伟大宇宙众神的代表。空气朱庇特在把火的力量移交给「赫菲斯托斯-火神」(Hephaistos-Vulcan)、海的力量移交给「波塞冬-尼普顿」(Poseidon-Neptune)、并将大地的力量移交给「普鲁托-埃多尼斯」(Pluto-Aidoneus)的同时，他就是这一切；因为以太从一开始就优越于所有的元素，且是它们的总合。

传说中有一个石窟，是一个位于中亚沙漠的一个巨大洞穴；在它的四个方位基点上，有四个看似天然小孔或裂缝，而光线会从这里倾泻进来。从中午到日落前一小时这段时间，据说会有四种不同颜色的光照进来，红色、蓝色、橙金色和白色的；这种现象是由于一些自然或人工培育的植物和土壤情况所造成的。这些光线在中心汇聚到一根白色大理石柱上，上面有一个球体，代表著我们的地球。它被命名为查拉图什塔 (Zaratushta) 的洞穴。

在第四种族亚特兰提斯人的艺术和科学中，关于这四种元素所产生的显化现象，被其信徒合理地归因于宇宙众神的智性干涉，且具有科学性质。而在那个时代，古代祭司的魔法力量在于能用*自己的语言*与众神讲话。《法则之书》(The Book of Rules) 中说道：「尘世的人所说的话不能传

到领主们那里；要传达的话都必须用其各自的元素语言。」下面这段话也有丰富的含义，并补充说明了此「元素语言」的性质：『它是由声音而非文字所组成的，是由声音、数字和图形组成的。知道如何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的人，能够召唤出主管力量(所需元素的摄政神)的回应。』

因此，这种「语言」就是印度所说的咒语 (mantra)。声音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魔法媒介，是开启凡人与不朽者之间交流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圣保罗 (St. Paul) 最无可否认地教导了宇宙众神的存在，并且它们存在于我们之间。(那些相信圣保罗话语和教义的人，无权只接受他所选择接受的话而拒绝其他的。) 异教宣扬一种双重的、同时发生的进化：「创造」——「精神性与尘世性的」，就像罗马教会所说的一那是在罗马教会出现之前的年代。自从异教或「偶像崇拜」最辉煌的日子以来，关于神灵阶层的外传措辞几乎没有改变。只有名字变了，以及现在已成为虚假借口的声明。当柏拉图把下面这句话置于最高原则(「父亲以太」或朱庇特)的口中时：「我创造 (opifex) 了众神的众神，如同我是他们所有作品的父亲 (operumque parens)。」我们推测柏拉图知道这句话的精神；圣保罗 (St. Paul) 也是如此，他说：『虽有被称为神灵的存在，或在天，或在地，就如同存在著许多的神灵，许多的主。』 (1 Cor. viii. 5.) *在两人如此谨慎的措辞下，他们都知道所提出的东西的意义和含义。

【*基督新教徒不能指责我们如此解释《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因为，就算英文圣经的翻译是模棱两可的，在原文中就不是这样，且罗马天主教会接受使徒话语的真正含意。要证明这一点，可以看看圣·约翰·克里索斯托 (St. John Chrysostom) 写的《圣保罗书信评论》，『直接受使徒启发，』且『在他的口述下写作，』我们从梅尔维尔侯爵 (Marquis de Mirville) 那里得到保证，他的作品得到了罗马教会的认可。圣·克里索斯托在评论这特定的诗节时说：『虽然 (事实上) 有被称为众神的存在 ... ——因为似乎真的有好几个神灵——与此同时，「神-原则」和至高神不再是不

可分割或本质上一体。』... 老启蒙者也这样说，他们知道崇拜小神永远不会影响『神原则』。(见 de Mirville, "Des Esprits" 卷. ii., 322).】

格罗夫爵士 (Sir W. Grove, F.R.S) 在谈到力量的相互关系时说道：『古人在目睹一种自然现象时，发现它脱离常规类比，并且无法用已知的机械行为解释，便把它归结为一种灵魂、一种精神上的或超自然的力量... 空气和气体最初也被认为是精神性的，但后来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性质；相同的单词「精神」(pneuma) 是用来表示灵魂或气体；「气体」这个词，来自 geist，意为一个幽灵或灵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性概念逐渐转变成物质性概念的例子...』(89 页)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为第五版《物质力的相互关系》所写的前言中)认为，这是精确科学唯一关心的问题，且它无权干涉这些起因。他解释说：『因此，因与果在与这些力量的抽象关系而言，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我们完全不知道每一个的终极生成力量是什么，且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只能确定他们运作的常态；我们必须谦恭地把它们的因果关系归结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满足于研究它们造成的影响，并通过实验发展它们的相互关系。』(p. xiv..)

一旦接受这项方针，此系统也就在上述引语中实质上承认了「终极生成力量」的精神性；况且，拒绝承认物质元素所固有的精神性质是不合逻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 存在于在它们的化合物中——如在火、空气、水或土中。古人对这些力量了如指掌，他们以各种寓言方式掩盖其真正性质，是为了普通无知民众的利益(或损害)，他们在颠倒了它们同时，从未偏离多重对象。他们设法将一层厚厚的面纱，铺在隐藏于象征中的核心真理，但他们也总是试图保存象征来作为记录传给后人，并使涵义足够明显，使后代智者能够在象征或寓言的神话形式背后识出真理。那些古代圣贤被指责为迷信和轻信；正是这些国家，他们在所有的现代艺术和科学中学识丰厚，在他们的世代中有教养和智慧，却将犹太人拟人化的「耶和华」当作他们唯一活跃而无限神，直到今日。

所谓的「迷信」有哪些？例如，赫西奥德 (Hesiod) 认为『风是巨人堤丰 (Typhoeus) 的儿子们，』 他们被埃俄罗斯 (Æolus) 随意地锁住或解开，而多神论的希腊人同意赫西奥德的说法。为什么不呢？因为一神论的犹太教徒有著相同的信仰，只是他们对角色取了不同的名字，而基督教徒至今仍然相信著相同的东西。赫西奥德的埃俄罗斯、波瑞阿斯 (Boreas) 等，被以色列的「选民」称为卡蒂姆 (Kadim)、札风 (Tzaphon)、达伦 (Daren) 和哈扬风 (Ruach Hajan)。那么，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当希腊人被教导说埃俄罗斯系住并解开了风时，犹太人坚信他们的主神『从他鼻孔冒烟，从他口中发火，坐著基路伯 (cherub) 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撒母耳记 II》, xxii. 9 and 11). 这两个国家的表达方式要么都是修辞手法，要么都是迷信。我们认为两者都不是；而是来自于与大自然合一的敏锐感觉，以及对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的神秘和智性的感知，而这是现代人不再拥有的。希腊的异教徒聆听特尔斐 (Delphi) 的神谕也不是「迷信」，当薛西斯 (Xerxes) 的舰队逼近时，该神谕建议他们『对风献祭』，这同样的崇拜在以色列人看来是神圣的，他们常常对风和火祭祀——尤其是后一个元素。他们不是说他们的『神是吞噬的火』吗？（《申命记》 iv.,24) 且通常以火的形式出现并『被火包围』？以利亚 (Elijah) 不是在『大风地震中』寻求他（主）吗？基督徒不也是依样画葫芦吗？他们不也是祭祀「风与水的神」直到今日吗？他们确实这么做；因为在三个基督教会的祈祷书中，直到现在还存在著对雨、干燥天气、信风和使海上风暴的平静的特殊祈祷；且新教的几百个教派不是在面临灾难威胁时，都将祷告献给他们的神？事实上，这些祈祷没有得到耶和华的回应，也没有得到朱庇特**雨神**(Jupiter Pluvius)的回应，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祈祷是针对那些统治元素的力量，且这些力量在异教和基督教中是相同的；或者难道我们要相信，只有当一个异教徒对他的偶像说话时，这样的祈祷才是愚蠢的偶像崇拜和荒谬的「迷信」，而若将天上收信人的名字改变时，同样的迷信也会突然变成值

得称赞的虔诚和宗教吗？且观其果而知其树。既然基督树的果子不比异教树的果子好，为什么前者要比后者更受尊敬呢？

因此，改信犹太教的德拉赫 (Drach) 骑士以及麦尔维尔侯爵这位法国贵族中狂热罗马天主教徒告诉我们，在希伯来语中，闪电是愤怒的同义词，总是被邪恶灵体控制著；且朱庇特闪电者 (Jupiter Fulgur) 也被基督徒称为厄利修斯 (oeleus)，并谴责他为闪电的灵魂，是它的恶魔；* 因此我们要么在同样的情况下，对于「以色列的主神」作出同样的解释和定义，或者放弃我们滥用其他国家神灵和信条的权利。

【* 《宇宙崇拜》 ("Cosmolatry", p. 415.)】

以上论述出自两个热情而博学的罗马天主教徒之口的话，这些在《圣经》及其先知面前，至少可以说是危险的。的确，如果朱庇特这个『异教徒希腊人的主要恶魔』，把他那致命的雷击和闪电投向那些引起他愤怒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和雅各的主神也曾这么做。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得知：『主从天上打雷，且至高者发出他的声音，他射出箭(雷电)，并用闪电打散他们(扫罗的军队)，使他们不得安宁。』(xxii 章. 14, 15.)

雅典人因献祭给风神波瑞阿斯而被指责；这个「恶魔」被指控在佩利翁山 (Mount Pelion) 的岩石上击沉了 400 艘波斯舰队的船只，以及变得如此愤怒『以致于所有的薛西斯的法师 (Magi) 都无法通过向特提斯 (Tethys) 献祭来抵消」(希罗多德 "Polym." cxc) 非常幸运的是，在基督教战争的记录中，没有一个真实的事例表明，由于敌人——另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祈祷」，使一支基督教舰队也遭遇了同样规模的灾难。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各自都虔诚地向耶和华祈求毁灭对方，就像雅典人向风神祈祷一样。两者都采用一种小而巧妙的黑魔法，充满著爱。他们向共同的全能神祈祷毁灭对方，而结果没有受到神的干涉，并不是因为缺少祷告，那么，我们异教和基督教之间要如何划界线呢？如果在未来的战争中，400 艘敌对舰队的船只因为这样神圣的祈祷而失事，那么谁会怀疑所有信奉新教

的英格兰人都会欢呼并感谢主呢？那么，我们再问一次，朱庇特、风神和耶和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或许只有这点：自己的近亲所犯的罪——比如自己「父亲」——总是被原谅，且常常被尊崇，而我们邻居的父母所犯的罪却总是被处以绞刑。然而，犯的罪是一样的。

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的祝福」似乎对改变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的道德上，并没有取得可观的进展。

以上不是对异教众神的辩护，也不是对基督教神的攻击，更不是要信仰这两者。作者是相当公正的，并拒绝支持任何一方的证词，既不像他祈祷、不相信、也不害怕任何「人格化」的和拟人化的神。这些相似之处只是作为一种有趣的展示，彰显了文明的神学家的非理性和盲目狂热。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两种信仰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对道德或精神本性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分别。「基督之光」现在照在动物性人的丑陋面目上，就像古代「路西法之光」做的一样。

『那些不幸的异教徒在他们的迷信中，甚至把元素视作具有理解力的事物！... 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偶像伐由 (Vayu)——是是风和空气的神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恶魔 ... 他们坚信他们的祈祷是有效的，相信他们的婆罗门能够驾驭狂风暴雨 ... 』 ("The Missionary Lavoisier ", of Cochin, in the Journal des Colonies*) 我们可以引用《路加福音》 VIII，24 作为回应：『而他 (耶稣) 起来斥责风和狂暴的水，它们就停止了，大海平静下来。』 这里引用另一个祈祷书：... 『哦，海之圣母，蒙福的水之母亲和夫人，请停下你的波涛吧 ...』 等等，等等。那不勒斯 (Neapolitan) 和普罗旺斯 (Provencal) 水手的祈祷文，从腓尼基水手抄写到他们的圣母女神阿斯塔特 (Astarte) 从所提出的相似之处和对传教士的谴责中，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且不可遏制的结论：婆罗门对他们的元素众神的命令并未「无效的」，婆罗门的力量因此可与耶稣的力量相提并论。此外，阿斯塔特在力量上丝毫不逊于基督教水手的「海之圣母」。给狗一个坏名声就把它吊死是站不住脚的；这

只狗必须被证明有罪。风神和阿斯塔特可能在神学幻想中是魔鬼，但正如刚才所说的，树要以其果实来判断。而一旦基督徒被展现出与异教徒一样不道德和邪恶，那妹人类改变所信仰的神灵和偶像会有什么好处呢？

然而，那些对神和基督教圣人而言是正当的事情，如果换成普通凡人执行，就成为了犯罪行为。巫术和咒语现在被认为是童话故事；然而，从查士丁尼学院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到英国和美国的反巫术法律中可以看到 (虽然已经过时，但至今仍未废除)：这种实践即使只是被怀疑，也会被视为犯罪而受到惩罚。如果只是幻想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仍然可以读到，君士坦丁皇帝是如何判处哲学家索巴特鲁斯 (Sopatrus) 以死刑的：因为他将风从它所受的束缚中解开，从而阻止谷物船及时到达以结束饥荒。保萨尼亚斯 (Pausanias) 说他亲眼看见『那些人用简单的祷告和咒语，就能拦阻一场大冰雹』而被人嗤笑。这并没有阻止现代基督教作家建议在暴风雨和危险中祈祷，并相信它的功效。霍波 (Hoppe) 和史达连 (Stadler) 这两位魔法师和巫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在水果上施魔法，并通过魔法将收获从一块田地转移到另一块田地，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如果我们相信著名作家斯普伦格 (Sprenger) 的话，他为这一点做了担保：

『那些在庄稼表面上施咒的人。』(Qui fruges excantassent segetem pellicentes incantando.)

让我们在结束前提醒读者，人们可以相信地球上每件事物都有两面性——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即可见和不可见的性质，而没有一丝迷信的影子，且科学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它否定了自己的论证。因为，正如威廉·格罗夫 (William Grove) 爵士所说，如果我们所处理的电，只是因为普通物质受到某种不可见东西的影响 (即每一种力的「终极生成力量」、「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自然而然相信古人所相信的；也就是说，每个元素在本质上都是双重的。『空灵之火是卡比尔 (Kabir) 本体的散发物；而空气的火只不过是前者与尘世之火的结合 (相互

关系)，且它在我们层面上的引导和应用归属于一种不那么高贵的卡比尔。』——也许可以称为元素精灵，正如神秘主义者所称呼的；这同样可以用来称呼每个宇宙元素。

没有人会否认人类拥有各种力量：磁性的、交感的、反感的、紧张的、动力的、神秘的、机械的、心智的——各种力量；物质的力量本质上都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常常混合且融合于我们所谓智力和道德的力量——前者是后者的载体 (upadhi)。凡是不否认人类灵魂存在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灵魂的存在和交融是我们存在的本质；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人的自我。这些力量有它们在生理上、物理上、机械上的现象，以及神经上、狂喜上、灵听和灵视力的现象，这些现在被认为是完全自然的，甚至被科学承认。为什么人应该是大自然唯一的例外，为什么元素不能在我们所谓的物质力量中，有它们的载体 (Vahans) 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这种信仰要和古老的宗教一起被称为「迷信」呢？

XV. 论观世音和观音

如同观世音菩萨 (Avalokiteshwara) 一样，观世音也经历了几次转变，但若说他是北方佛教徒的现代发明则是错误的，因为他从很早就以另一个称谓所知。《秘密教义》教导『在复苏期中最先出现者，将在重新吸收(沈睡期)之前最后到来。』因此，所有国家的逻各斯 -- 从秘仪的吠陀昆首羯磨 (Visvakarma) 到现在文明国家的救世主，是「在起初」(大自然的活力能量的重生)的「话语」与遍一绝对者。它生于火与水，是在这些成为独立的元素之前，它是万物的「创造者」(塑造者或造型者)；『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最终可能被称为，正如他一直被称为，显化自然的最初和最末。『智慧的巨龙但生于火和水，而一切都会与他被重新吸收进入火和水』(《法华经》)。由于这菩萨据说从一个显化期开始到结束『采取他喜欢的任何形式』，虽然根据《金光明经》，他的特殊生日(纪念日)庆祝于第二个月的第十九天，而「弥勒佛」则是在正月初一，然而两者是相同的。他将在第七种族作为弥勒佛出现，是最后的化身和佛。这种信念和期望在整个东方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一个新的人类救世主是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当前的物质至上的黑暗时代 (Kali yug)。黑暗时代只在一些法国伪神秘主义者的神秘著作中，变成了黄金时代(!) (l'age d'or) (见 "La Mission des Juifs.")

因此，对这个神的外传崇拜仪式是建立在魔法之上的。这些咒语都是从祭司保密的特殊书籍中摘取的，且各自都有魔法效果；朗诵者或读者通过简单的诵读，产生一个秘密的起因引发即时的影响。观世音是观世音菩萨 (Avalokiteshwara)，两者都是第七普遍原则的形式；而在其最高的形而上学性质中，这个神是所有行星神灵(禅那主们)的合成聚合体。他是「自我显化的」；简而言之，就是「父亲的儿子」。他的雕像上方有七只龙的王冠，上面刻著「普世救主」。

当然，在诗节古卷中所给的名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完全对等于观音。在中国佛教圣岛普陀的一座寺庙里，观世音被描绘为漂浮在一只黑色的水鸟 (Kala-Hansa) 上，把生命灵药倒在凡人的头上，当它流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禅那佛之一——一个被称为「救星」的星星摄政者。在他的第三次转变中，观音是水的活化神灵。在中国，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的投生，在他的第三次尘世显现中是一位菩萨，而班禅喇嘛是阿弥陀佛或乔达摩的投生。

顺便说一句，一位作家必须有病态的想象力才能发现到处都是阴茎崇拜，就像《中国揭秘》(McClatchey) 和《阳物主义》的作者一样。前者发现了『古老的阳物神，用两个明显的符号来代表——干或阳，即阳物，坤或阴，即女阴。』（参见《阳物主义》，第 273 页。）像这样的描述似乎更奇怪，因为观世音和观音除了现在是佛教苦行僧、西藏瑜珈士的护法神外，他们还是贞洁的神明，解他们的密传含义甚至也不是怀士-戴维斯(Rhys Davids)先生的《佛教》一书中所暗示的含义：『观世音这个名字 ... 意思是「从上往下看的主」。』观世音也不是『诸佛的精神存在于佛寺中』，而是从字面上解读的正确意思是「见著的主」，且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意思是「被自我(人)感知的神圣本体」——阿特曼或第七个原则融合在普遍之中，由菩提(人的第六原则或神圣灵魂)所觉知，或者是菩提的觉知对象。在更高的意义上，观世音是第七个普遍原则，是被普遍菩提所感知的逻各斯——或者灵魂，作为禅那佛的合成聚合体：不是「佛的精神存在于佛寺中」，而是无所不在的普遍精神，显化在宇宙或大自然的庙宇中。我们从哈格雷夫·詹宁斯(Hargrave Jennings)先生那里得知，观和音的东方学词源与女瑜珈士(Yogini)相当：『这是一个梵语单词，在方言中发音为瑜珈(!)(Yogi 或 Zogee)，相当于寺庙里神圣的妓女(Sena与Duti或duti-ca)，被当作约尼(Yoni)或萨克蒂(Sakti)来崇拜』（第 60 页）。在印度，『道德书籍告诫忠诚忠诚的妻子远离女瑜珈士团体，或者那些被当作萨克蒂崇拜的女性 ... 在那些最荒淫无度的信徒之中。』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惊

讶了。因此，我们几乎还没微笑就发现另一个荒谬可笑的论断被引用，说「佛」(Budh) 这个名字『不仅意味著太阳作为生成之源，还代表了男性器官。』(《尔兰的圆塔》；哈格雷夫·詹宁斯在《阳物主义》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第 264 页)。马克思·穆勒在他的《错误类比》中说：『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中国学者阿贝尔·雷莫萨 (Abel Remusat) 』坚持认为『三个音节夷、希、微(在《道德经》第十四章)意思是耶-和-华』(《宗教科学》，第 332 页)；且再一次的，阿米罗 (Amyot) 神父『确信三位一体的三个人可以在《道德经》中被认出来。』如果阿贝尔·雷莫萨是荒谬的，那为什么哈格雷夫·詹宁斯不是呢？每一位学者都会认识到，在佛这个「觉者」中看到一种「生殖器」的象征是多么荒谬。

因此，观世音在神秘上是「与父亲相同的儿子」，或逻各斯——话语。他在诗节 III. 中被称为「智慧之龙」，因为所有古代宗教体系的所有逻各斯都与蛇有关，并以蛇为象征。在古埃及，纳布昆神 (Nahbkoon，「结合双重者」，即星光界流质通过其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力量，将神圣的人类重新结合到其纯粹的神圣单体上，即「在天上」的原型或大自然) 被描绘成一条长著人腿的蛇，有著或没有胳膊。它象征大自然的复活，对于奥菲特派 (Ophites) 来说象征基督的复活，也象征著耶和华如一条铜蛇治愈那些看著他的人；蛇对圣堂武士 (Templars) 来说是基督的象征。(参见共济会的圣堂武士等级)。商博良 (Champollion，《万神体系》，第 3 卷) 说，关于库努牡 (Knouph) 的象征，或世界的灵魂，『在其他形式中，它被描绘成一只人腿上的巨大蛇；这种爬行动物是真正善神 (Agathodæmon) 的象征，有时长著胡子。』因此，这种神圣的动物与奥菲特派的蛇是一样的，它被雕刻在大量的石头上，被称为诺斯替或巴西利底 (Basilidean) 宝石。这条蛇有各种各样的头(人和动物)，但它的宝石总是刻著名字「太阳图腾」(Chnoubis)。根据杨布里科斯 (Jamblichus) 和商博良的观点，这个符号等同于「天神之首」；即赫耳墨斯神，或希腊神话中的墨丘利神。魔法的发明以即首次将

人类启蒙至魔法，要归功于此三重伟大赫耳墨斯神；墨丘利是智慧 (Budh)、觉悟、或「重新觉醒」至神圣科学。

总之，观世音和观音是宇宙、大自然和人同一原则的两个方面 (男性和女性)，是神圣的智慧和智力。他们是神秘诺斯替派的「克里斯托斯-索菲娅」(Christos-Sophia)——逻各斯和它的力量 (Sakti)。古人在渴望表达一些永远不可能被世俗所完全理解的奥秘时，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象征，将无法保留于人类的记忆中，于是选择了(对我们来说)经常荒谬的观音形象来提醒人们他的起源和内在本性。然而，平心而论，穿著蓬蓬裙的圣母和戴著白色绒手套的基督像，看起来比穿著龙袍的观世音和观音更荒谬。主体很难用客体来表达。因此，既然象征性手段试图描述那些高于科学推理的东西，而且往往远远超出我们的智力，那么它就必须以某种形式超越智力，否则它就会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

第一卷第三部

附录

科学与秘密教义对比

『关于这阴间的知识—

喂，朋友，是虚假还真实的？

对于虚假的，凡人又何曾关心？

对于真实的，凡人又有谁曾知晓？』

I. 增加本附录的原因

前面所述的七个诗节和评注中所包含的许多教义，被一些西方神智学者研究和批判性地检验，发现从现代科学知识的普通立场来看，某些神秘教义被发现是有缺陷的。他们在接受这些的过程中，似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需要根据科学批评重新考虑。一些朋友已经忍不住后悔如此频繁地质疑现代科学的断言。在他们看来——这里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论点——

『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与最卓越倡导者的教导背道而驰，就是招致过早的难堪。』

因此，最好一劳永逸地订下作者的立场，因为她与她的朋友们在这一点上看法不同，她打算坚守立场。只要科学仍然是赫胥黎教授所谓「有组织的常识」；只要它的推论来自准确的前提——它的普遍性论述建立在纯粹的归纳基础上——每一位神智学者和神秘学者都会尊敬地欢迎它对宇宙法则领域的贡献，并怀著应有的钦佩。神秘学的教导和所谓的精确科学之间不可能有冲突，后者的结论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事实基础上的。然而它的更热心倡导者为了穿透存在的奥秘，超越了可观察现象的极限，并试图扭曲宇宙和其活跃力量的形成（源自精神），并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盲目的物质时，神秘主义者声称自己有权争论和质疑他们的理论。科学无法揭开我们周围宇宙的奥秘，是事物的本质使然。诚然，科学能够收集、分类和概括现象；但神秘主义者从已被承认的形而上学数据中进行论证，宣称那些敢于探索大自然最深处秘密的人，必须超越感官的狭隘限制，并把他的意识转移到本体的领域和原出起因的层面。要做到这一点，他所必须培养的能力，在我们现在第五根种族的欧洲和美洲的分支的构成中，处于完全休眠——除了少数罕见和例外的情况。他无法以任何其他可以想到的方式来收集事实，以此作为他的推测的基础。这在归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原理上不是很明显吗？

另一方面，无论作者做什么，她永远不能既满足真理又满足科学。对于这些古代诗节，要为读者提供一个系统的、不间断的版本是不可能的。在第 7 诗节(已经给出) 和第 51 节之间有 43 节的间格，而第 51 节是第二卷的主题，尽管第二卷从 1 开始编目以更方便阅读和参考。人类在地球的出现就占了很多诗节，这详细地描述了人类从人类禅那主 (Dhyan Chohans) 开始的原始进化；当时该星球的状态等等。其中许多名称都是指化学物质和其他化合物，而它们已不再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第五种族的后来的分支对它们一无所知。它们是无反翻译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解释的，所以就省略了它们和那些不能公诸于世的东西。然而，即使是所给出的一点点内容，也会激怒任何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教条唯物主义科学的追随者和捍卫者。

因此，在继续讨论其他诗节之前，我们建议对已经给出的诗节进行辩护。我们都知道，它们与现代科学并不完全一致或和谐。然而，就算他们与现代知识的观点一致，如 W. 汤姆森爵士的演讲一样，他们还是会被拒绝的。因为它们教导人们相信有意识的力量和精神实体；相信其他层面的尘世性、半智性、高度智性的力量*；以及相信一些存在居住于我们周围无法察觉的层面，无论是通过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因此，有必要审查唯物主义科学的信仰：把它关于「元素们」的观点与古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且在神秘主义者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之前，分析现代认知中存在的物理力量。我们将谈到太阳和行星的构成，以及被称为天神和神灵的神秘特征，而现在则被科学称为力量或「运动模式」，并检验密传信仰是否站得住脚(见下文，「众神、单体和原子」)。尽管努力作出反对，一个没有偏见的头脑会发现牛顿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媒介」(他给本特利的第三封信)，及造成万有引力的媒介，且在他人格化运作的神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形而上的天神和神灵，如同开普勒所谓指导每颗行星运行的天使教长，以及使天体在轨道上运行的「无形物种」一样。

【*当然，他们的智力运作与我们在尘世上所能想象到的完全不同。】

在第二卷中，我们将公开地讨论危险的问题。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科学，并且在不顾唯物主义的学问、不顾唯心主义、物活唯心主义 (Hylo-Idealism)、实证主义和否定一切的现代心理学，而是宣扬真正神秘主义者所相信的「光之主们」；他相信太阳的存在，且绝不仅仅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行的「一盏白昼之灯」，也绝不仅仅是里希特 (Richter) 所谓那些太阳之一——『... 是一个更高等的光的太阳花们』——而是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太阳一样，是一个神灵或一群神灵的居所或载体。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被打败的会是神秘学者。从，他们在这场争论的表面上看来是无知的，并被肤浅批评的公众照例贴上了不止一种的标签；后者对大自然的根本伟大真理一无所知，而指责这些是中世纪的迷信。就这样吧。他们为了继续完成任务，而预先接受了每一次批评，他们只声称拥有权利表明物理学家们在他们的推测中是争论不休的，就像后者认为神秘学的教导是矛盾的一样。

太阳是物质，且太阳是精神。我们的祖先们——「异教徒」——以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帕西人 (Parsis) ——他们那一代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足够的智慧，能从中看到神性的象征，也同时能于内在感知精神性和尘世性光明的明亮之神，这隐藏在实体符号之中。这种信仰现在只被极端唯物主义认为是一种迷信，它否定神、精神、灵魂，不承认人心智以外的任何智性。但是，如果由「教会主义」所滋生的过多错误迷信——劳伦斯·奥列芬特这样称呼它——『使一个人变成傻瓜』，那么过多的怀疑则会使一个人发疯。我们宁愿因为相信太多而被指责为愚蠢，而不愿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样疯狂否定一切。因此，神秘主义者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接受唯物主义中的攻击，并承受对这部作品的负面批评。原因不是因为写了这部作品，而是因为相信它的内容。

因此，对于科学批评家所提出的发现、假设和不可避免反对意见，都必须预料到并加以处理。另外，也必须表明神秘教导与真正的科学有多么大的差距，并且在逻辑上和哲学上，古代或现代的理论谁是最正确的。古人早已知道宇宙各部分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关系，早于现代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如果连宇宙的外部和可见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用物理科学中宇宙力学理论的术语来解释的话，那么否认宇宙的灵魂(属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存在的唯物主义者，都无权侵踏形而上学的领域。物理科学正在试图(也确实)侵踏它，这仅又证明了「强权即公理」如此而已。

加上这些附录的另一个好理由如下。由于在当今时代只能发出一部分的秘密教义，如果它们出版时没有任何解释或评论，那么即使是神智学者也永远无法理解这些教义。因此，它们必须与现代科学的推测相对照。古老的公理必须与现代假设放在一起，并留给明智的读者进行比较。

在关于「七统治者」的问题上，即赫耳墨斯所谓的「七建造者」，他们是指导大自然运作的神灵们，在他们的世界里，活跃的原子们是他们星光界原始物的影子们——当然，这项工作也会遭到科学家以及所有唯物主义者反对。但这种反对只会是暂时的。人们首先会嘲笑一切事情，并侦查每个不受欢迎的想法，但最后都接受了它。只要人还没有放弃他目前的粗大形体、并穿上他在这一轮次第一和第二种族所穿的那种，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世界上必须存在的邪恶。除非怀疑主义和我们当前的天生无知能被直觉和天生精神性所平衡，每一个受这种感情折磨的存在，将只在他身上看到一堆肉、骨头和肌肉，以及内在的一个空阁楼用来储存他的感觉和感情。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爵士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理论家一样精通物理学，但他厌恶唯物主义。『我厌恶地听到，』他说：『在解剖室里，生理学家的计划，关于物质的逐渐分泌、而后变得躁动、成熟为感官性，并通过其自身的内在力量获得必要的器官，最终上升为智力存在。』然而，生理学家并不是最应该受到指责的人，因

为他们谈论的只是他们物质感官所能看到、并作为证据来评估的东西。我们认为，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唯物主义观点，比该生理学家更不合逻辑，且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米尔顿的——

...『空灵之光，万物之先，是纯粹的精髓。』

到了唯物主义者变成 —

...『主要的激励者，光，

在所有的物质存在中，首先和最好的。

对神秘学者来说，光既是精神也是物质。在「运动模式」的背后（现在仅被认为是「物质的性质」），他们看到了发光的本体。它是「光的精神」，是永恒纯净元素的最初诞生者，它的能量（或散发物）储存在太阳中，是物质世界的伟大生命给予者，正如隐藏的精神太阳是精神领域和心灵感应领域的光和生命给予者。培根是最早提出唯物主义观点的人之一，能从他的归纳法（源自未消化的亚里士多德），和他作品的基调看出。他颠倒了心智进化的顺序，说道：『神的最初创造是感官之光；最后是理智之光；而在那以后，其安息日的工作就是精神的光照。』这恰恰相反。精神之光是神秘主义者或神秘学者永恒的安息日，而他很少关注纯粹的感觉。寓言式句子「要有光」（Fiat Lux）的意思是，——当密传的解读时——『要有「光之子们」』，或称所有现象的本体。因此，罗马天主教徒正确地将这段经文解释为意旨天使，而错误地解释为拟人化的神所创造的力量，他们在不断打雷和惩罚耶和华时拟人化了上帝。

这些存在是「光之子们」，因为他们从无限的光之海中散发出来，并在其中自我产生；此光的一极是纯粹**精神**，迷失在非存在的绝对性中，而另一极是它凝聚的**物质**，当它下降到显化的时候，凝结成一种越来越粗大的类型。因此，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物质是那光的虚幻渣滓（而那光的四肢是创造力量们），但于其中还是有灵魂的充分存在，而这个原则没有人——甚

至从绝对黑暗进化而来的「光之子们」——都不会知道。弥尔顿赞美神圣之光时，所表达的思想同样的美丽也真实，神圣之光是——

『... 天上的后代，最初诞生者，
有著永恒共存的光束；
.... 既然神是光，
且永远只居住在无法接近的光中，
那就居住在你明亮光辉的原存本质中。』

II. 现代物理学家正在玩盲人摸象的游戏

现在神秘主义向科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光是不是一个物体呢？』不管后者的答案是什么，前者都准备表明，直到今天，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仍不知道它是或不是物体。要知道什么是光，它是一种实质还是仅仅是「以太介质」的波动，科学首先要知道物质、原子、以太、力事实上是甚么。现在，事实是，科学对这些一无所知，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它甚至对于该相信甚么没有达成一致，因为许多不同和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对于同一主题的假设彼此对立，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因此，用史泰罗 (Stallo) 的话说，他们博学地推测如果带有善意的延伸，可能会被接受为次要意义上的「可使用假设」。但是，由于它们彼此之间根本不一致，它们最终必须以相互毁灭而告终。正如《现代物理学概念》一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

『一定不要忘记，科学的数个部门只不过是随意的分工。在这几个部门中，同一个物质对象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考虑。物理学家可能研究它的分子关系，而化学家则确定它的原子结构。但是，当它们处理的是同一种元素或介质时，就不能在物理上有一套性质、而在化学上又有另一套相互矛盾的性质。如果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假定，存在终极原子其体积和重量上是绝对不变的，那么原子就不可能是物理上的立方体或扁圆球体，也不可能是化学意义上的球体。一组恒定的原子不可能是延展的、绝对惰性的、不可穿透的质量的集合体，位于坩埚或蒸锅中，也不可能是仅以力为中心的系統，如作为磁铁或克拉蒙特 (Clamond) 电池的一部分。普遍以太不能是柔软且易动的以取悦化学家，然后又同时是刚硬有弹性的以满足物理学家；它不可能在威廉·汤姆森爵士的命令下是连续的，而同时在柯西 (Cauchy) 或菲涅耳 (Fresnel) 的建议下是不连续的。』*

【* 《现代物理学的概念》 "Concepts of Modern Physics" p. xi-xii., Introd. to the 2nd Edit】

著名物理学家赫恩 (G. A. Hirn) 在《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备忘录》第 43 卷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将其从法语翻译过来如下：『当一个人看到如今已被确定的学说，将现象的集体性、普遍性只归因于原子的运动时，他有权期望在描述这个独特存在 (一切存在的基础) 的性质上，找到同样的一致意见。现在，从所提出特定系统的最初研究来看，人们感到一种最奇怪的欺骗；我们可以看到，化学家的原子、物理学家的原子、形而上学家的原子、数学家的原子 ... 除了名字之外，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科学现有的细分在自己的小鸽子洞里，构造一个满足它所研究现象所要求的原子，而丝毫不去考虑这是否适用邻近鸽子洞现象的要求。形而上学者把吸引和排斥的原则视为梦境加以摒弃；而数学家在分析弹性定律和光的传播定律时，只隐讳地承认了它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提 ... 化学家在解释其复杂分子中的原子组合时，不得不把将区别的性质归因于原子本身；对于拥护现代学说的物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而言，原子却恰恰相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我要说的是甚么？即使在同一门科学中，对于原子的性质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象构造一个原子，以解释他特别关心的某种特殊现象。』*

【*"Recherches expérimentales sur la relation qui existe entre la résistance de l'air et sa température" p.68】

上面是现代科学和物理学的真实图像。这是『「科学想象」的无休止游戏的前提』，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廷德尔教授的雄辩演讲中，确实很生动，正如斯托罗 (Stallo) 所展示的那样，因为矛盾的多样性将神秘主义的「幻想」远远抛在后头。无论如何，如果物理理论自认是『纯粹的形式性、解释性的、说教式的手段』，且如果『原子论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图形

体系』，†那么，若将神秘主义者的古代教学的象征和手段、与现代科学的「象征性体系」和手段放在一起来看时，就不能认为前者假设得太多了。

【*节自《自然》杂志对「现代物理学概念」的批判。见史泰罗的作品，p. xvi. "Introduction"】

III. 光是不是一个物体？

我们被告知，光明显不是一个物体。物理科学说光是一种力、一种振动、是以太的波动。它是物质的属性或性质，甚至是一种情感——决不是一个物体！

就是如此。对于这一发现，即光或热量不是物质粒子运动的知识——无论其价值如何——科学要将主要功劳归于格鲁夫 (W. Grove) 爵士。1842 年，他在伦敦学院的一次演讲中，第一个证明『光、热等*都是物质本身的情感，而不是一种独立而空灵的「不可量测的」流体(现在是物质的一种状态) 渗透著它。』(见前言「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然而，对于一些物理学家——比如奥斯特(Oersted)，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力和各种力是沉默的『大自然的精神(因此是神灵)』。一些相当神秘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光、热、磁、电和重力等等，不是可见现象(包括行星运动)的最终起因，而是其他起因的次级影响，我们今天的科学对此关心甚少，但神秘主义相信这一点，因为神秘主义者在各个时代都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什么时代没有神秘主义者和开悟者呢？

【* 罗伯特·沃德 (Robert Ward) 先生在 1881 年 11 月的《科学杂志》上讨论了热和光的问题，他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对大自然界最普遍的事实之一——太阳的热量——是多么的无知。他说：『太阳的温度问题一直是许多科学家研究的课题：牛顿是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之一，试图确定它，在他之后，所有从事量热学研究的科学家都以他为榜样。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是成功的，并满怀信心地阐述了自己的成果。以下是他们各自发现的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按发表结果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牛顿, 1,699,300 度；普依埃(Pouillet), 1461 度；托尔纳 (Tollner), 102200 度；西奇 (Secchi) 5,344,840 度；爱立信(Ericsson), 2,726,700 度；斐索干涉(Fizeau), 7500 度；沃森(Waterston),

9,000,000 度；始波仁(Spoeren) , 27,000 度；德维尔(Deville), 9,500 度; 索雷(Soret), 5,801,846度；为卡雷(Vicaire),1,500度；罗赛特(Rosetti),20,000 度。是 1,400 度与 9,000,000 度的差别，或不少于 8,998,600 度！！在科学上，也许没有比这些数字所展示的更惊人矛盾了。然而，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神秘主义者给出一个估计，这些先生们中的每一位都会以「精确」科学的名义，激烈地反对拒绝他特别的结果。』（节自《神智学者》）。】

艾萨克·牛顿爵士支持毕达哥拉斯的微粒学说，并倾向于承认其结果；这使梅斯特伯爵 (Count de Maistre) 一度希望，牛顿最终会使科学回来认识到，各种力和天体是由*智性体推动和引导*的这一事实（《Soirées》，第二卷）。但是，梅斯特没有考虑他的群众。牛顿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理型被扭曲了，且他伟大的数学学问只被以物理外壳来解释。若这可怜的艾萨克爵士预见到他的后继者和追随者，是如何利用他的「万有引力」的话*，那个虔诚而笃信宗教的人一定会安静地吃著他的苹果，且对于与苹果掉落有关的任何机械思想，他一个字也不会说。

【*根据一个无神论唯心主义者- 列文 (Lewins) 博士- 『当艾萨克爵士在 1687 年 ... 显示物质和原子通过天生的活动作用 ... 他有效地将精神、灵魂或神性视为最高的。』】

他们对于形而上学有普遍的鄙视，特别是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但我们看到，每当神秘主义者勇敢地抬起他们萎缩的头颅时，唯物主义的物理科学就会被形而上学所渗透；* 其最基本的原则，尽管与先验主义密不可分，然而，为了表明现代科学与这些「梦」相脱离，于是便在相互矛盾的理论 and 假设的迷宫中，备受折磨以及常常被忽视。对于这一指控的一个很好确证，是科学发现自己完全被迫接受「假设」的以太，并试图用原子力学定律的唯物主义基础来解释它。这种尝试直接导致了，在假定的以太性质与其物理行为之间，产生最严重的差异和根本的不一致。关于原子—宇宙中最形而上的物体—的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提供了第二个证明。

【*史泰罗 (Stallo) 的上述著作《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引发了最激烈的抗议和批评，而我们将它推荐给任何倾向于怀疑这种说法的人。他写道：

『公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公开对抗，导致大多数科学专家认为，实证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完全独立于对思维法则的控制。他们要么默默地忽视最简单的逻辑准则，要么公开否定它，包括不矛盾法则 ... 并在将一致性规则应用于他们的假设和理论时，都极为激烈地表示不满 ... 他们认为根据这些法则的(对于它们的) 审查 ... 是「先验原则和方法」对实证科学领域的无礼入侵。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原子是绝对惰性的，同时又认为原子具有完全弹性；或者坚持认为归根结底，物质宇宙会把自己分解成「死的」物质和运动，却否认一切物质能量实际上都是动能；或者宣称客体世界的所有现象分化，最终都是由绝对简单的物质单元、产生各种运动造成的，然而，却否定了这些单元都是等同这一命题 ... (第十九页) 』杰出的物理学家们对于自己理论的一些最明显的结果视而不见，这是不可思议的 ... 当泰特 (Tait) 教授和斯图尔特 (Stewart) 教授一起宣布「物质只是被动的」(The Unseen Universe, sec. 104)，并且在与汤姆森 (W. Thomson) 爵士的关联中，他宣称「物质具有抗拒外部影响的内在力量」("Treat. on Nat. Phil. "，第一卷第 216 节)，若是询问如何调和这些说法会显得不礼貌。当杜布瓦-雷蒙教授... 坚持认为有必要把大自然的一切过程都简化为一种实质的、未分化基质的运动，此基质完全没有属性(《Ue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第 5 页)，他在同个讲座中稍早曾简短的说过：「将物质世界的所有变化都分解为原子的运动，并由它们恒定的核心力引起；这将使自然科学变得完整。」我们必须从困惑中解脱出来。』 (Pref. xliii.)】

那么，现代物理学对以太又了解甚么呢？不可否认，以太的最初概念来自古代哲学家，且希腊人从雅利安人那里借用了它，而现代以太的起源发现来自阿卡莎并加以曲解？这种曲解被认为是卢克莱修 (Lucretius) 思想的修正和完善。那么，让我们从物理学家自己的承认的几本科学书籍中来检查此现代概念。

以太的存在被物理天文学、普通物理学和化学所接受。天文学家一开始就认为它是一种极其稀薄和流动的流体，不会对天体运动产生明显的阻力，但从未考虑过它的连续性或不连续性。『它在现代天文学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万有引力的流体动力学理论基础。在物理学中，这种流体在一段时间内扮演了几个角色与「不可测物」相关』——被格罗夫 (Grove) 爵士残忍地抹杀了。一些物理学家甚至用那些「不可测物」来等同于太空中的以太。下一个是他们的动力学理论；从热动力学理论开始，它就被光学选作光波动的基质。然后，为了解释光的色散和偏振，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们的「科学想象力」，并立即赋予以太 (a) 原子或分子结构，(b) 巨大的弹性，『因而它的抗变形能力远远超过了最坚硬的弹性体』(斯托罗)。这使得物质本质上不连续性的理论成为必要，也就是以太的理论。在接受了这种不连续性之后，为了解释色散和偏振，就发现了这种色散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柯西 (Cauchy) 的「科学想象」是在原子中看到的「物质点而没有延伸」，且他为了排除波动理论 (即一些著名的力学定理) 所面临的最艰巨的障碍，提出假设表示用来传播的以太媒介不是连续的，而是由一定距离的粒子组成。菲涅耳 (Fresnel) 对偏振现象也有同样的看法。亨特 (E. B. Hunt) 推翻了这两种理论 (西利曼学报，第 8 卷，第 364 页及以下) 现在有一些科学家宣称它们「在物质上是谬误的」，而另一些人——「原子力学家」——则死死抓住它们不放。此外，热动力学推翻了关于以太的原子或分子结构的假设，因为克拉克·麦克斯韦 (Clerk Maxwell) 证明了这种介质只是气体。*因此，为了补充波动理论而假设的「有限区间」，被证明是无效的。此外，日蚀无法揭示柯西所推测的任何颜色变化 (假设彩色光线以不同的速度传播)。天文学已经指出了不止一种现象完全不符合这一学说。

【*参见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磁学论》，并与柯西的 "Mémoire sur la Dispersion de la lumière" 比较。】

因此，虽然在一个物理部门中，为了解释一组特殊现象，人们接受了以太的原子-分子结构，但在另一个部门中，这样的构造被认为完全颠覆了许多公认的事实，因此，赫恩 (Hirn) 的指控是有道理的(见上文)。化学认为，若要使以太具有巨大的弹性，就不得不剥夺它的其他特性，而这些特性正是建构其现代理论所依赖的假设。这在以太的最后一次转变告终。由于原子-机械理论面临危急情况，使得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试图替换掉传统的物质原子，后者在『普遍均匀的、不可压缩的、连续的物质介质』或称以太中有特殊涡旋运动形式。(参见史泰罗)。

本书作者声称自己没有受过什么伟大的科学教育，只对现代理论略知一二，而是更精通神秘科学，并拿起武器反对那些在现代科学的武器库中，诋毁密传教导的人。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世界著名科学家们的相互指责、谴责和争论，都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否被接受，神秘学理论都和任何所谓的学术假说一样，有被倾听的权利。因此，我们不管英国皇家学会的追随者们，是选择将以太视为连续还是不连续的流体，这也与当前的目的无关。它只是指向一个确定的事实：官方科学对以太的构成至今一无所知。就让科学称它为物质，如果它喜欢的话；只需知道阿卡莎、或希腊人所称的遍一神圣以太，并非现代物理学所知的任何物质状态。它是在完全不同感知层面与存在层面上的物质，它既不能被科学仪器分析、也不能被欣赏、甚至不能被「科学想象力」构想，除非拥有者学习了神秘科学。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个说法。

史泰罗清楚地展示了现代物理学的关键问题(正如德·卡特法奇 De Quatrefages和其他几个人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人所做的那样)，在他们努力支持各自的假设和体系的过程中，大多数杰出而博学的唯物主义者常常会说出最大的谬论。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拒绝「远距作用」(是以太或神秘主义的阿卡莎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正如史

泰罗公正地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经过仔细研究，它并没有归结为「远距作用」』；他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洛奇 (Lodge) 教授的观点 (《自然》，第二十七卷，第 304 页)，形而上学的论证是「无意识的诉诸于经验」。他补充说，如果这样的经验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它就不存在，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如果一个高度发展的心智或一组心智，若发现一些相对简单和基本内容的学说，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那就是一个证据 ... 事物的不可想象状态是不存在的，等等。』

因此，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洛奇教授指出，对凝聚力以及万有引力的解释『应该从威廉·汤姆森爵士的涡流原子理论中寻找。』(史泰罗)

我们不必停下来追问，对于最初生命胚芽被流星或彗星坠落到地球上时，是否也适用这个漩涡理论(汤姆森爵士的假设)。不过，但是洛奇先生可能会想起在同一本书《现代物理学概念》中，对他的演讲的明智批评。作者在注意到上述伦敦教授引用的声明后，问道：『涡流理论的元素是否是我们熟悉的、甚至可能是经验过的事实？因为如果它们不是，很明显，该理论和说「远距作用」假设无效的批评一样令人厌恶。』(p. xxiv) 然后，有才能的批评家清楚地表明，以太不是如此，也永远不可能是，尽管所有的科学主张都与之相反。因此，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通往我们神秘教义的大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根据洛奇教授自己的明确声明(《自然》，第 27 卷,305 页)，产生涡流运动的媒介是：『一个完全均匀的、不可压缩的、连续的物体，不能分解成简单的元素或原子：实际上，它是连续的，不是分子的。』洛奇教授在作了这一陈述之后，又补充说：『没有别的物体能使我们这样描述，因此，以太的性质一定与普通物质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样看来，整个涡流原子理论在作为「远距作用」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替代物时，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存在著一种物质媒介，是完全不为经验所知的，且它的性

质与普通物质有些不同。*因此，这一理论并非如所声称的那样，把一个不熟悉的经验事实，还原成一个熟悉的事实；相反的，而是把一个完全熟悉的事实，还原成一个不仅陌生，而且完全未知、未观察到和不可观察的事实。此外，在假定的以太介质中，所谓的涡流运动是 ... 不可能的，因为『在完全均匀的、不可压缩的、因而是连续的流体中的运动，不是合理的运动。』... 因此，很明显，无论涡流原子理论把我们引向何处，它肯定不会把我们引向物理领域的任何地方，或真实起因的领域。†我还要补充一点，因为所假想的未分化的‡和不可分化的介质，显然是旧本体论概念的纯粹存在的不自觉物化，这里讨论的理论具有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幻影的所有属性。

【*『有点不同！』史塔罗惊呼道。『这个「有点」的真正意义在于，所讨论的媒介在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都不是物质性的，没有任何物质的性质。』物质的一切性质都依赖于差别和变化，而这里所定义的「假设性」以太不仅没有差别，而且也没有差别和变化的能力—(让我们补充一下是在物理意义上)。这证明了如果以太是「物质」，那么它仅仅在精神上的感官是一种可见的、可触摸的、存在著的东西；它确实是一个存在，但不属于我们的层面：父亲以太 (Pater Æther)，或阿卡莎。】

【†对物质科学是真实起因，而对神秘主义者来说是虚幻的起因。】

【‡恰恰相反，从它离开其同质状态的那一天起，它就非常「分化」。】

这确实是一个「幻影」，只有用神秘学才能理解它。从这样的科学形而上学到神秘学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一步。那些认为物质的原子结构与其穿透性一致的物理学家，很接近于能解释神秘主义的最伟大的现象，而这现在被物理科学家和唯物主义者所嘲笑。柯西的「没有延伸的物质点」是莱布尼茨 (Leibnitz) 的单子，与此同时，这是「众神」和其他看不见的力量用以把自己裹在身体里的材料 (参见下文，《众神、单子和原子》)。将没有

延伸的「物质性」粒子的分解和重新结合，作为现象显化的主要因素，至少对那些少数接受柯西先生观点的科学家来说，应该是很容易表示有*明确的可能性的*。因为，通过简单地把原子看作『相互施加引力和斥力的物质点，且力量因之间的距离而不同』来处理他们所谓的物质不可穿透性—法国理论家对此做出了解释：『由此推论出，如果大自然的作者*乐于修改原子相互吸引或排斥定律的话，*我们可能会立即看到最坚硬的物体互相穿透*，而最小的物质粒子*占据巨大的空间*，或者最大的质量缩小到最小的体积，整个宇宙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点上。』("Sept leç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p. 38, Moigno edit)。

而那个「点」，*在我们的感知和物质层面上是看不见的*，对于能够追溯它并看到它存在于其他层面的开悟者来说，是相当可见的。

【*对于一些神秘主义者来说，认为大自然的作者就是大自然本身，它与神不可分割与无区别，因此，那些熟悉大自然的*神秘法则*、并知道如何在以太中改变和激发新的状态的人，可以—并非修改法则，而是同样的*按照那些不变的法则*运作。】

IV. 万有引力是一个定律吗？

微粒学说被毫不客气地搁置一旁；但万有引力——所有物体相互吸引的原则，其力量大小于质量成正比，而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生存到今天，并在所谓空间的以太波中，一如既往的至高统治著。它作为一种假设，曾受到死亡的威胁，因为它不足以涵盖所有呈现给它的事实；而作为一种物理定律，它是近期和曾经无所不能的「不可测者」之王。『这简直是亵渎... 怀疑它是对牛顿伟大回忆的侮辱...』一位美国评论家对《揭开了伊西斯的面纱》如此感叹道。那么；我们盲目相信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到底是什么呢？天文学家们认为万有引力是许多事情的一个简单解法，是一种普遍的力，使他们能够计算行星的运动，因此他们很少关心引力的起因。他们称万有引力为法则，其本身就是起因。我们把该名称的力叫做效应，且是非常次级的效应。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科学假说中就没有回答；然后它将遵循光微粒理论的后尘，并在所有多到爆炸性的档案中被搁置许多科学年代。牛顿本人不是曾对力的本质和当时被称为「媒介」的实体性表示过严重的怀疑吗？居维叶 (Cuvier) 也曾如此，他是研究黑夜中的另一盏科学明灯。他在《星球运转》("Révolution du Globe") 中提醒读者注意所谓力量的可疑性质，他说：『我们不太确定这些媒介究竟是不是精神力量 (des agents spirituels)。』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原理》("Principia") 一书开头，他非常小心地向他的学派强调，他没有用「吸引力」这个词来描述物体在物理意义上的相互作用。他说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概念，没有考虑到真实的和主要的物理起因。在他的《原理》(Defin. 8, B. I. Prop. 69, "Scholium") 的一段中，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从物理上考虑，吸引力应该是冲力。在第十一节(引论)他认为『有一种精微的精神，它的力量和作用决定了物质的一切运动。』（见 "Mod. Mater.", Rev. W. F. Wilkinson）；且在他给本特利 (Bentley) 的第三封信中写道：『不可想

像的是，如果没有其他非物质的东西作为媒介，无生命的野蛮物质如何在没有相互接触的情况下，对其他物质产生作用和影响。但如果重力是它基本和固有的，就会如此，如伊壁鸠鲁的描述……万有引力应该是物质所固有和必不可少的，因此一个物体可以穿过真空、作用于远处的另一个物体，而没有其他东西的媒介。然而这种不通过任何东西的传递，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荒谬。我相信在哲学问题上具有合格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陷入这种荒谬。万有引力必定产生自某个不断按照某些法则运作的媒介；但这个媒介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已留给我的读者去思考。』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牛顿的同时代人也感到害怕——因为神秘起因似乎又回到了物理学领域。莱布尼茨称他的吸引力原理是『一种无形体、无法解释的力量。』伯努利 (Bernoulli) 对于他假设吸引力和完美虚空感到「反感」，因而这种远距作用原则在当时并不比现在更受欢迎。另一方面，欧拉 (Euler) 认为万有引力的作用要么是由于精神，要么是某种精微的媒介。然而，牛顿知道古人的以太，即是他没接受。他认为恒星体之间的中间空间是真空。因此，他和我们一样相信「精微的精神」和神灵引导所谓的吸引力。这位伟人上述的话效果很小。「荒谬」现在已成为纯粹唯物主义的教条，它一再重复：『没有物质就没有力，没有力就没有物质；物质和力是分不开的、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正确)；不可能有独立的力，因为所有的力都是物质固有的和必要的属性(错误)；因此，不存在非物质的创造力。』噢，可怜的艾萨克爵士！

如果神秘主义者只将上面提到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和居维叶，作为他们的权威和支持，而撇弃其他与欧拉和莱布尼茨抱持相同意见的杰出科学家的话，他们一点也不需要害怕现代科学，反而可以大声自豪地宣布他们的信念。但是，我们对于这两个人以及列举出的许多其他权威人士的犹豫和怀疑，丝毫没有妨碍科学上对蛮荒物质领域的胡思乱想，如同以前一样。首先，它是物质以及一种不可量测的流体，不同于它；后来出现了格

罗夫猛烈批评的不可量测的液体；而以太，一开始是不连续的，然后变成连续的；之后是「机械」力。这些现在已经作为「运动模式」而得到了解决，而以太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神秘和有问题。不止一个科学家反对这种粗糙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他就一再要求他的读者不要把非实体的元素和它们的原则混淆起来，这些原则是先验的或精神的元素；那些伟大的炼金术士们，例如帕拉塞尔苏斯，把现象和它的起因、或本体区别开来；而格鲁夫 (Grove)，虽然他认为：『没有理由剥夺普遍扩散物质使之不具备所有物质的共同功能』，但他用了它所批评的力量：『不把任何具体行为的想法附加到这个词上』也就是力量——从那些日子到现在，没有什么被证明能遏制野蛮唯物主义浪潮。就在几年前，科学家们还说，万有引力是唯一的起因，是运作的神，而物质是它的先知。

从那时起，他们已经改变了好几次观点。但是，牛顿作为那个时代最具灵性、最笃信宗教的人之一，科学家们是否比当时更了解牛顿内心深处的思想呢？这当然值得怀疑。人们认为牛顿给了笛卡尔的基本涡流（顺带一提，这复苏了的阿纳萨哥拉斯Anaxagoras的思想）致命一击，尽管汤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最近现代的「涡流原子」实际上与前者没有太大区别。然而，当他的弟子福布斯 (Forbes) 在他大师的主要著作的序言中，写了一句话宣称「吸引力是这个太阳系的起因」时，牛顿是第一个庄严抗议的人。那位伟大数学家心智中所呈现出那种朦胧而又根深蒂固的神的形象，作为一切的本体，*古代(和现代)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更哲学的称为——「众神」，或者是创造性的塑造力量。表达的方式可能不同，且或多或少哲学性的思想被所有神圣和世俗的古人所表述；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力是精神性实体，是独立于行星和我们尘世所见所知的物质之外的神灵，它是星光层面的统治者。柏拉图把行星描绘成是由一个内在执政者所移动，有著他的住所，就像「船上的船夫」。至于亚里士多德，他称这些统治者「非物质基质」‡虽然他从未受过启蒙，但他拒绝把众神作为实体(见沃西乌斯，第二卷，528页)。但这并不妨碍他认识到这

样一个事实，即恒星和行星『不是无生命的物质，而是运作与活跃的物体...。』就好像『*恒星神灵*是他们现象的*神圣部分*。』("ta theoitera pon phaneron", De Caelo. I. 9).

【*一位唯物主义者库图耶 (Le Couturier) 写道：『吸引力对于公众来说，已经变成牛顿曾认为的东西—只是一个简单的词，一个想法』("Panorama des Mondes")，因为它的起因是未知的。赫歇尔 (Herschell) 在评论时几乎也说了同样的话：无论何时，只要研究天体的运动和引力现象，他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被一种想法所渗透，那就是『在面纱下，存在著运作的*起因*，但它们的直接作用被掩盖了。』("Musée des Sciences"，1856 年 8 月)】

【†如果我们因相信起作用的「众神」和「神灵」并拒绝人格化的神而被指责的话，我们如此回答有神论和一神论者：『若你承认耶和华是埃洛希姆之一，我们会准备好承认他。若按照你们把他塑造成无限、遍一、和永恒的神，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接受他这个脚色。』有很多个部落的神灵；而遍一神是一个原则，一个抽象的「根-理型」，它与有限形体的不洁运作毫无关系。我们不崇拜众神，我们只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作高于我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遵从摩西的禁令，而基督徒却违背他们的《圣经》—尤其是传教士。『不可亵渎众神。』其中一个说(耶和华)—(《出埃及记》第二十二，28)；但同时在第 20 节中命令道：『若祭祀别的神而不祭祀主的，那人必要灭绝。』在最初的文本中，它不是「神」而是埃洛希姆 (Elohim)—且我们质疑矛盾—而耶和华是埃洛希姆之一，正如他在《创世纪》第三章 22 中所说：『主神说：看，这个人已经变成了我们中的一员，』等等。因此，那些敬拜和祭祀埃洛希姆、天使们和耶和华的人，那些辱骂他们同胞的众神的人，都是比任何神秘主义者或神智学者更大的罪人。与此同时，许多后者之中的人更喜欢相信某个「主」或其他，并且非常欢迎他们随心所欲。】

【将「非物质种类」比作「木铁」、或嘲笑斯皮勒 (Spiller) 称此为「非实体物质」，并不能解决这个谜 (见《现代物理学概念》，第 165 页及下文。】

如果我们要在更现代和更科学的时代寻找确证，我们可以发现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在星星中认识到一种三重力量，*神圣的、精神性的和生命的*。开普勒 (Kepler) 将毕达哥拉斯的句子『太阳是朱彼特的守护者』与大卫的诗句放在一起『他把他的王座放在太阳中』与『主就是太阳』等等，他说他完全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如何相信，所有通过太空散播的星球都是理性的智性体 (*facultates ratiocinativae*)，绕太阳运转，『其中居住著火焰的纯净精神；是普遍和谐的源泉。』 ("De Motibus planetarum harmonicis", 248页)

当一个神秘主义者谈到宇宙电 (Fohat) —在普遍电或生命流体中激发和引导的智性体—时，他会被嘲笑。此外，正如现在所显示的，无论是电的性质，还是生命或光的性质，到今天都还不为人所理解。神秘主义者能从大自然的每一种力的显化中，看见性质的作用或它的本体的特殊性质；这种本体是一种独特的、智性的个体性，位于显化的物理宇宙另一面。现在，神秘论者并不否认—相反，他会支持这种说法—光、热、电等等都是物质的情感(不是属性或性质)。更明确地说：物质是这些力或媒介在这个层面上，用以显化的情况—是必要的基础或载体，必要的条件。

但是，神秘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他必须检验万有引力定律的可信度，首先，有人提到在每种形式下，『万有引力是物质的国王和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回忆起最早出现的假说。首先，是牛顿第一个发现它的吗？关于这个问题，1867 年 1 月 26 日的《图书馆》有一些奇特的信息。它说：『可以引证，牛顿所有关于万有引力及其定律的知识都来自于波墨 (Boehme)，在他看来，万有引力或吸引力是大自然的第一属性。』... 因为对他来说，『他的(波墨的) 体系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内

部，而现代物理科学满足于观察外部。』且同样的，『当他(波墨)写作时，电的科学还不存在，但(在他的作品中)却被预料到；波墨不仅描述了所有现在已知的力的现象，而且他还给出了电的起源、产生、诞生等等。』

牛顿深邃的心智很容易读出字里行间的涵义，并在这位伟大灵视者神秘的描述中，理解了他的精神思想。因而牛顿把他的伟大发现归功于雅各·波墨，是守护和引导他的神灵保姆(应身，Nirmanakayas)，且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真实地评论道：『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都将证明，他对大自然最秘密的运作有著深刻而直觉的洞察。』牛顿在发现了万有引力，为了使空间中引力的作用成为可能，可以说消灭了一切会妨碍其自由运作的物质障碍；其他包括以太，尽管他对以太的存在早有预感。他提倡微粒学说，并在天体之间制造了一个绝对真空...。无论他对以太的怀疑和内在信念是什么；不管他向多少朋友吐露心声——比如他与本特利的通信——他的教诲从来没有显示出他有任何这样的信念。如果他『被说服物质不能在真空中发挥吸引力』*为什么到了1860年，法国天文学家(比如库图耶 Le Couturier)还在争论『伟人建立的真空理论的灾难性后果?』†温切尔教授写道：『这些段落(给本特利的信)表明他对于星际传播媒介的本质的看法。虽然他宣称天上「缺乏可感知的物质」，但他在其他地方说到『或许从地球、行星和彗星的大气层中，产生一些非常稀薄的蒸汽、气流和臭气，以及我们在别处已经描述过的一种极其罕见的以太介质。』(牛顿，光学，III，查询28,1704;引自《世界生命》)

【*《世界生命》，温切尔教授。LL.D(第49和50页)。】

【†『今天不再可能像牛顿那样坚持天体在巨大的虚空中运动。...在这位伟人建立的真空理论的后果中，只有「吸引力」这个词留了下来，我们将看到最后一个词从科学词汇中消失的那一天。』("Panorama des mondes", pp. 47 and 53.)】

这只能说明即使像牛顿这样的伟人，也不一定有勇气发表自己的意见。亨特 (T.S. Hunt) 博士『引起人们注意到牛顿著作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对这种普遍的、宇宙间的媒介的信念，逐渐在他的心智中扎下了根。』(同前)。但在 1881 年 11 月 28 日亨特博士读到「从牛顿时代的天体化学」，这些段落从未引起关注。正如库图耶 (Le Couturier) 所言：『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牛顿在鼓吹微粒学说的同时，宣扬的是一种虚空，甚至在科学界也是如此。』这些段落「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毫无疑问，因为它们与当时先入之见的独宠理论相矛盾和冲突，直到最后，波动理论专横地要求用「以太媒介」的存在来解释它。这就是全部秘密。

不管怎么说，正是从牛顿关于宇宙虚空的理——牛顿这么教导，尽管他自己不相信——追溯出现代人对古代物理学的极大蔑视。古老的圣贤们认为『大自然厌恶真空』，且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们(读过西方种族)发现了这个过时的「谬论」并将其公诸于众。现在，现代科学为古代知识平反，尽管如此笨拙，也如此晚的平反牛顿的性格和观察能力，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一直没有注意到牛顿这些非常重要的段落——也许因为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是比较明智的。迟做总比没做好。

现在，父亲以太再次受到热烈欢迎；并与万有引力结合；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与之关联，直到有一天它或两者都将被其他东西所取代。在三百年前各处都是充满物质(plenum)，后来就变成了一片阴暗的真空；后来，被科学弄得干涸的星光海床，再次翻滚著它们以太的波浪。「遵循程序」必须成为精确科学的座右铭——主要是「精确」，因为它发现自己每一个闰年都是不精确的。

但我们不会与伟人争吵。他们需要溯到最早的「毕达哥拉斯和古老卡那达(Kanada)的众神」，以寻找他们相互关联和「最新「发现」的支柱和精髓，而这很可能给神秘论者带来了希望，关于他们的次要神灵们。因为

我们相信库图耶关于万有引力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一天即将到来，届时科学家们将要求对当前的科学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像格罗夫爵士(W. Grove, F.R.S)那样。直到那一天以前，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如果万有引力明天就被推翻，再下一天科学家们就会发现另一种新的机械运动方式。*真正的科学之路是崎岖与上坡的，且它的日子充满了精神的苦恼。但是，尽管人们提出了「成千上万」相互矛盾的假说来解释物理现象，却从来没有一个假说比「运动」†假说更好——即使它被唯物主义矛盾地解释了。从第一卷的前几页可以看出，神秘主义者不反对运动†，即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的「未知」的伟大气息。但是，他们相信尘世上的一切都是空间中某物的影子——他们相信更小的「气息」，它是有生命的、有智性的、独立于一切，除了法则之外，在显化期期间向四面八方吹气。科学将会拒绝这些。但是，不管用什么来代替吸引力，或称万有引力，结果都是一样的。除非科学能与神秘主义甚至与炼金术达成某种妥协，否则它将如现在一样远不能解决困难——这种假定会被认为是无礼的，但仍然是一个事实。正如费伊(Faye)所说：『地质学家在研究月球地质方面缺少一些东西，那就是天文学家。事实上，天文学家也缺乏成功进行这项研究的东西，那就是地质学家。』但他可以更尖锐地补充说：『两者都缺乏的是神秘主义者的直觉。』

【*当以一种公正和不带偏见的精神来阅读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著作总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者，告诉我们他在解释行星运动规律时，一定曾对于万有引力、引力、冲力和其他一些未知原因之间犹豫不决。参见《论颜色》(第3卷，问题31)。赫歇尔(Herschell)告诉我们，牛顿留给他的后继者的责任，是从他的发现中得出所有的科学结论。我们回忆起这位伟人是多么虔诚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现代科学是如何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滥用特权以建立最新的理论。】

【+唯物主义的概念，因为在物理上，真实的或可感知的运动，在纯空间或真空中是不可能的，因此，宇宙(被认为是无限的空间)与其中的永恒运动是虚构的——一只再次表明，东方形而上学像「纯空间」、「纯粹的存在」、「绝对者」等等这样的词，在西方从来没有被正确理解过。】

关于物质的最终结构或分子作用细节，让我们记住威廉·格罗夫爵士的睿智「总结」，他认为人类永远不会知道。

『试图假设地解剖物质，并讨论原子的形状、大小和数量，以及它们的热、以太或电的氛围，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将电、光、磁力等等视为如同普通物质的简单运动，不管是否能被接受，可以肯定的是，一切过去的理论和现存的理论都已解决这些力的作用如何变成了运动。无论如何，是否由于我们对运动的熟悉，我们将其他情感与它联系起来，就像一种最容易理解的语言一样，并且最有能力解释它们，或者它是否实际上是我们心智唯一模式，与我们的感官截然不同，而能够构想出物质的媒介，可以肯定的是，自从精神力量或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概念被用来解释物理现象以来，所有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假设都把它们变成了运动。』

然后这位博学的绅士陈述了一个纯粹神秘的信条：——

『永恒运动这个词，我在这几页中经常用到，但它本身是双关的。如果这里提出的学说是根据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运动都是永恒的。在物质中，其运动因相互冲击而停止，产生了热或粒子的运动；于是运动得以继续，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冒险把这种想法扩展到宇宙，我们就应该假设同样的运动永远影响同样数量的物质。』*

【* 《相关物理力》("Correl. Phys. Forces") 173 页。这正是神秘主义所主张的，且基于同样的原则认为『当力量与力量相对立时，产生了静态平衡，而原有的平衡受到了影响，并开始新的运动，等同于当初撤回到暂停

状态的运动。』这个过程在沈睡期中找到间隔，但就像「气息」一样是永恒且永无休止的，甚至当显化的宇宙休息时也是如此。】

因此，假设为了支持太阳是一块巨大磁铁，而应该放弃吸引力或重力——前者是一个已被一些物理学家所接受的理论——假设一个磁铁的吸引力作用在行星上，这会把天文学家带到哪里，或者离他们现在的位置多远呢？一公分也没有。大约300年前，开普勒就提出这个「奇怪的假设」。并非他发现宇宙中引力和斥力的理论，因为从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的时代起，就知道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他称为「恨」和「爱」——其意思是一样的。但开普勒对宇宙磁力做了相当完善的描述。这种磁性存在于大自然中是确定无疑的，正如万有引力不存在一样；无论如何，这不是科学教导的方式，科学从来没有考虑到双重力——神秘主义称之为引力和斥力——如何作用的不同模式，不管是作用于我们太阳系、地球的大气层、或是在太阳系之外。*牛顿也自己证明这点；因为他承认我们太阳系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行星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轨道几乎是圆形的，而且它们显著的在一致的平面。』（温契尔Winchell 教授）。只有出现一个例外，那么万有引力定律就没有权利被称为普遍定律。『这些调整，』他说：『牛顿在他的一般的注释中，宣称是「一位智性与全能存在的运作」。』该「存在」或许有智性的；但有无「全能」则有理由要怀疑这种说法。一个可怜的「神」要处理次要的细节，而把最重要的事情留给次要的力量！这种情况下是论证和逻辑的贫乏，只有拉普拉斯 (Laplace) 更好些，他非常正确地用运动来代替牛顿的「全能存在」，但不知道这种永恒运动的真正本质，而认为是一种盲目的物理法则。『难道这些安排不是运动定律的结果吗？』他如此问道，但如所有现代科学家一样忘记了，只要这个定律和运动的性质未解释清楚，这将是一个恶性回圈。他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神已成为无用的假设。』只有那些信奉吠坛多哲学的人才能正确地说出这句话。然而，若我们排除那些运作的、智性的、强大的(从不是

「全能的」)存在的介入，这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谬论；这些存在被称为「众神」。

【*伟大的洪堡 (Humboldt) 写道：『迄今为止，太阳系外的空间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于我们太阳系的现象。我们的太阳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物质会在星云环中凝聚，而其中的核心会凝结成各个地球和月亮。我再说一遍，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行星系统之外还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东西。』(见 1860 年 12 月 31 日《日尔曼评论》中亚历山大·洪堡的《信札与对话》) 确实，自 1860 年以来就已出现星云理论，并且更为人所知，而认为一些相同的现象应可以在太阳系之外观察到。然而这位伟人说得很对；太阳系外找不到其他的地球或月亮 - 除了外表看似之外 - 也找不到相同于我们太阳系中所发现的物质。这就是神秘教义。】

但我们要问批评中世纪天文学家的人，为什么开普勒被指责为最不科学的？因为他提供了与牛顿一样的解决方案一旦表现出自己更真诚、更一致、和更有逻辑性。牛顿的「全能存在」和开普勒的教长们(Rectores)有什么区别呢？后者是他称呼星光界力量和宇宙力量，或称天使们的名字。开普勒再次因他『奇怪的假设，基于太阳系内的一个漩涡运动』而受到批评；批评他总的理论，批评他支持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关于引力和斥力的观点，尤其是「太阳磁学」。然而，几位现代科学家——如亨特 (Hunt，如果梅特卡夫Metcalf不在此列的话)、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等——都非常认真地支持这一观点。然而，他能被原谅一半，理由是『在开普勒时代，还没有明确认识到物质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在属类上不同于磁力。』(《世界生命》) 而现在又能清楚的区分了吗？无论是电还是磁的本质，温切尔教授是否宣称科学对它们有任何严肃的认识——除了两者似乎都是由某种不确定起因所引起的效果。

开普勒的想法若剔除其中的神学倾向，将纯粹是神秘学的。他认为：

(I) 太阳是一块巨大的磁铁。*这是一些杰出的现代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所相信的。

(II) 太阳基质是非物质。†(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卷一第 270 至 271 页)

(III) 他提出精神或神灵持续看顾著太阳能量和行星运动，使为其不断运动和恢复。古代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观点。神秘主义者不使用神灵这个词，而说是*创造性力量*，他们*被赋予智性*。但我们也可以称它们为神灵。

这种理论之所以受到禁忌，主要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神灵」，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老赫歇尔 (Herschell) 也同样相信它，而几位现代科学家也如此。然而，温切尔教授宣称：『在古代和现代都没有任何假说，比这个更富于幻想、更不符合物理原理的要求。』（《世界生命》，第 554 页。）

从前人们对普遍以太也是这样说的，而现在人们不仅不得不接受它，而且认为是要解释某些谜的*唯一可能理论*。

1840 年左右，当格罗夫(Grove)第一次在伦敦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和上述观点一样不科学；然而，他关于力的相互关系观点现在已被普遍接受。或许需要一个比作者更精通科学的人，才能成功地对抗目前所流行万有引力的观点、以及其他关于宇宙奥秘的类似「解答」。但是，让我们回顾一些来自公认科学家的反对意见；来自杰出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反对旋转理论和万有引力理论。因此我们能在《法国百科全书》中读到：『科学在其所有代表面前认同，要解释太阳系旋转运动的物质起源是不可能的。』

如果问说『什么导致了旋转?』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是离心力。』『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了它呢?』『旋转的力量』是其严肃的回答。(《启示录的宇宙起源论》 Godefroy, "Cosmogonie de la Révélation"‡) 也许，最好将这两种理论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考察。

【*参见德莱布雷的《中世纪的天文》"Astronomie du Moyen Age", by Delambre】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物质存在于科学未知的状态中。】

【‡我们将因矛盾而受到责备。有人会说，尽管我们否认**神**，但我们承认灵魂和**运作的**神灵****，并引用罗马天主教偏执的作家来支持我们的论点。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否认一神论者的**拟人化神**，但从不否认大自然的神圣原则。就人类和宗派起源方面，我们对抗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的一些教条性神学信仰。我们同意他们对**神灵和智性运作力量**的信仰，但我们不像罗马拉丁主义者那样崇拜「天使们」。】

V. 科学中的旋转理论

考量到『最终原因被宣称为一种幻想，而最初伟大起因被送回了未知的领域。』正如一位可敬的绅士公正地抱怨的那样，已提出的假设多的惊人，如同星云般。世俗的学生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应该相信哪一种精确科学理论。这里我们有足够多的假说来满足各种口味和脑力。它们都是从一些科学著作中摘录的。

目前解释旋转起源的假说。

旋转产生于——

(a) 星云团在空间中漫无目的游荡产生的碰撞；或者『在没有发生实际碰撞的情况下』，彼此间的吸引力。

(b) 『由于星云物质流(在无定形星云的情况下)从较高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的切向作用，*或者仅仅是由于质量的中心重力作用。』†

【*「高」和「低」这两个词只是相对于观察者在空间中的位置而言的，若将它们倾向用于代表抽象实在，都必然是错误的。】

【†雅各布·埃尼斯:《星星的起源》，第 221 页及后页。】

『物理学中有个基本原理，即如此大质量的物体无法通过其自身部件的作用产生旋转。看有谁能试图通过拉动甲板栏杆来改变轮船的航向。』温切尔教授在《世界生命》一书中如此谈论。

七行星和彗星起源的假说。

(a) 我们把行星的诞生归因于 (1) 太阳的一次爆炸——是其中心质量的分娩；*或(2) 星云环的某种破坏。

(b)『彗星对我们的行星系统来说是陌生人』(拉普拉斯La Place)。『不可否认，彗星是在我们的太阳系中产生的。』(法耶 Faye)

(c)『恒星是不动的。』一位权威人士说...『所有的星星实际上都在运动』另一个权威回答...『毫无疑问，每颗星都在运动。』(沃尔夫 Wolf)

(d)『在超过 350,000,000 年的时间里，太阳绕其轴缓慢而壮观的运动从未停止过。』(《世界全景》 "Panorama des Mondes", Le Couturier.)

【*如果是这样的话，科学如何解释离太阳最近的行星的尺寸相对更小呢？陨石聚集论距离真理比星云概念更远一步，而且甚至没有后者的品质——它的形而上学成分。】

(e) 以及『太阳以昴宿星团中的昴宿六作为其绕转的中心，完成公转需耗时 180,000,000 年。』(梅德尔Maedler)。还有，

(f)『太阳存在的时间不超过 15,000,000 年，且它释放热量的时间也不超过 10,000,000 年。』(汤姆森 (W. Thomson)爵士于 1887 年发表的「关于太阳可能的起源、总热量和持续时间的潜在动力理论」演讲)。

几年前，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告诉世人，地球从最初结壳到现在状态所需要的冷却时间不可能超过 80,000,000 年*；(汤姆森和泰特，自然哲学) 如果地球外壳的年龄只有 4000 万年，也就是曾被允许时间的一半，而太阳的年龄只有 1500 万年的话，我们必须理解地球曾经是独立于太阳的吗？

【*比斯科夫 (Bischof) 在这些数据上也不同意汤姆森的观点，并计算出地球从 20,000 摄氏度到 200 摄氏度需要 3 亿 5 千万年的时间。这也是赫姆霍尔兹(Helmholtz) 的看法。】

我们在别处已给出(见下)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许多科学假设中，关于太阳、行星和地球的年龄，且我们所说的足以表明现代科学部长们之间的分歧。对于我们太阳系的旋转演化，我们不管是接受 汤姆森爵士的一千

五百万年，还是接受赫胥黎先生的一千亿年，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数百万年来，这种科学教导接受了天体由惰性物质组成而自生旋转，并通过其自身的内部运动移动，相当于

(a) 明显否认基本物理定律，即『运动中的物体总是趋向于惯性(即继续处于运动或静止的相同状态)，除非它被一个更强大的主动力量刺激而有进一步行动。』

(b) 在牛顿宣称与该运动不相容的阻力以太中，有一种原始的冲动，最后以不可改变的运动告终。

(c) 我们被教导的万有引力总是趋向于直线下降的中心，而单单这个就是整个太阳系公转的原因，它进行著一个永恒的双重旋转，每个物体都围绕著它的轴线和轨道旋转。另一个非常规的版本是：—

(d) 太阳中的磁体；或者，这种公转是由磁力引起的，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在一条直线上运作—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库仑定律)。

(e) 整体在不变法则下运作，然而，这些法则常常表现出变异，就像行星和其他天体出现一些众所周知的怪胎时，也像彗星接近或远离太阳时一样。

(f) 动力的力量总是与它作用的质量成正比，但与该质量的特定性质无关；也就是正如库图耶 (Le Couturier) 所说：『如果不存在独立于前述质量、并具完全不同的性质的力，那么该质量无论它像土星一样大、还是像谷神星一样小，总是会以同样的速度下落。』(科学博物馆，1857年8月15日)。另一种质量，它的重量来自于它所称重的物体。

因此，不管是拉普拉斯对太阳大气流体的看法(超出行星的轨道)、或者库图耶的电力、还是福柯 (Foucault) 的热 ("Panorama des Mondes", 第 55 页)、无论是这个还是其他，都不能帮助无数关于旋转的起源和持续性的假说逃脱困境，重力理论本身也一样。这个谜是物理科学的普洛克路斯忒斯

(Procrustean) 之床。如果物质像现在所说的那样是被动的，那么就不能说那最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如果后者只是一个惰性质量。那么，如此复杂、复合而多重的、和谐和平衡的、永恒持续千百万年的运动，怎么能仅仅归因于它自身的内在力量呢？除非后者是一种智性体？物质意志是一种新的东西——确实是古人从来不会接受的一种概念！*

【*一个多世纪以来，物体和力量之间的所有区别都被消除了。物理学家说：『力只是运动物体的属性。』而生理学家回答说：『生命是我们动物器官的属性，只是它们分子排列的结果。』『在被称为行星的集合体的胸怀中，』利特尔 (Littre) 教导道：『发展了物质固有的所有力量 ... 即，物质本身拥有适合于它的力，或通过它自己得到 ... 且它们是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这些力是重量的性质、电的性质、地磁的性质、生命的性质 ... 每个行星都可以发展生命 ... 例如地球，它过去并不总是有人类在上面，而现在孕育(产物)人类。』... (《两大洲评论》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0 年 7 月 15 日。)]

『我们谈论天体的重量，』一位天文学家说：『但由于我们认识到重量与距中心多远成比例地减小，那么显然到了一定的距离上，重量必须被强制减到零？如果有吸引力，就会有平衡 ... 而由于现代学派不承认普遍空间有「之下」和「之上」，所以若没有万有引力或吸引力，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地球坠落。』(《宇宙学》)

我认为梅斯特尔 (Maistre) 伯爵正确的用他自己的神学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行星会旋转是因为它们生来就是要旋转的 ... 而现代的宇宙物理系统是一种不可能的物理。』(Soirées) 赫歇尔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他说需要一种意志来赋予圆周运动，且需要另一种意志来遏止它 ("Discours", 165.) 这展示并解释了一个减速的行星是如何巧妙地计算出它的时间，并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因为，就算科学有时能成功地用它的聪明才智，从表面上来解释一些这样的停顿、逆行、超出轨道的角度等等，源

自它们和我们各自轨道运行的不相等，我们仍然知道还有其他且『非常真实和相当大的偏差，』根据赫谢尔说法：『若要解释，只能通过这些行星的相互和不规则的运动，以及太阳的扰动影响来解释。』

然而，我们明白，除了那些小的、偶然的扰动之外，还有被称为「长期的」持续的扰动—因为极慢的运动伴随不规则性的增加，并影响椭圆运动的关联—这些扰动可以被纠正。牛顿发现这个世界需要经常修理，雷诺和其他人都说同样的话。后者在他的《天与地》("Ciel et Terre"，第 28 页)提到——

『... 行星所描绘的轨道远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的位置和形体持续变化。』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万有引力和漫游定律的失职，而它们可以迅速修复错误。它所主张的似乎是这样的：『它们(轨道)交替地变宽或变窄、它们的大轴变长或变短，或者同时围绕太阳从右到左摆动，其中它们所处的平面周期性地升起和降低，同时以一种震颤的方式围绕自身旋转 ...』

对于这一点，德·米尔维尔相信存在著智性的「工人」不可见地统治著太阳系—就像我们一样—他非常机智地观察到*...『当然如此，一个没有力学严谨性的航行；一个人能充其量把它比作一艘轮船，来回拉动，并在波浪上颠簸，减速或加速，如果没有驾驶员和工程师的智性帮助，从而赶上损失的时间并修复损坏的话，每一个障碍都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它的到达。 ...』

【* 《历史表现》，Deuxieme memoire, "Manifestations Historiques" p. 272。】

然而，万有引力定律在星光熠熠的天空中，似乎正成为一个过时的定律。无论如何，那些被称为彗星的长头发恒星自由基，似乎并不怎么尊重这一定律的威严，并相当厚颜无耻地胡子。然而，尽管彗星几乎在所有方

面都表现出「尚未完全理解的现象」，现代科学的信仰者认为彗星和流星遵循同样的规律，『如同太阳、星星和星云一样』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甚至『像地球和它的居民。』（莱恩的《现代科学与现代思想》）

这就是有些人称为因信任而接受，是的，甚至是盲目地相信。但是精确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谁要是拒绝她的学生们所设想的假设——比如万有引力——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无知的傻瓜；然而，刚才引用的作者却告诉我们科学期刊中的一个奇怪的传说：『1811 年的彗星尾巴长 1.2 亿英里，最宽的部分直径达 2500 万英里，而彗核的直径约为 12.7 万英里，是地球的十倍多。』他告诉我们：『如此大的天体在经过地球附近时，若不会影响地球的运动或改变一年的长度，哪怕只是一秒，那么它们的实际物质一定是得难以置信的稀薄 ...』确实必须如此，不过：——

『... 彗尾的现象也证明了彗星物质极度稀薄，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彗尾有时会在几小时内被抛出长达 9000 万英里的彗尾。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尾巴受到某种排斥力而抵抗重力抛出，可能是电性的力，因而它总是指向远离太阳 (!!!) 然而，尽管彗星的物质一定很稀薄，它却遵循普通的万有引力定律 (!?)，无论彗星是在外行星的轨道上旋转，还是冲出进入太空的深渊，且几百年后才会回来，它的轨迹在每一个瞬间，都受到使苹果落地的同样力量所调节。』（同上，第 17 页）

科学就像凯撒的妻子，不应该被怀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它进行恭敬的批评。无论如何，这能提醒人们「苹果」是一种危险的水果。在人类历史上，万有引力可能再次成为坠落的起因——这次坠落的是「精确」科学。如果彗星的尾巴在太阳面前违反了万有引力定律，那就很难再认为它会遵守这个定律。

在 1865 年到 1866 年写的一系列关于天文学和星云理论的科学著作中，本作者身为一个科学方面的新手，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发现至少有 39 个相互矛盾的假设，被用来解释天体所自我产生的、原始的旋转运动。本作

者不是天文学家、不是数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我们不得不在一般情况下，检查这些错误以为神秘主义辩护，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支持神秘教义关于天文学和宇宙学的教导。神秘主义者因为质疑科学真理而受到可怕的惩罚。但他们现在觉得更勇敢了；科学在其「坚不可摧」的处境上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牢固，而且它的许多堡垒都建在流沙之上。

因此，即使是这种拙劣而不科学的检查也是有用的，而且肯定是有教育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仔细研究了一些天文数据，它们最有可能与我们的异端和「迷信」信念发生冲突。

例如我们发现，关于万有引力、轴向和轨道运动，一旦在早期阶段曾经克服同步运动——这足以引起旋转运动，直到显化期结束。我们还了解到，上述所有关于初期转动的各种可能组合——每种最复杂的情况——它可能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的，又或者它应该是由某些原因造成的，但在某方面却不是。除此之外，我们被告知，若要激发初始的旋转，可以同等容易的透过火成融合物质、以及具有冰川不透明性的物质达成。（《天与地》）。万有引力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克服的法则，却不论季节能被最普通的天体或尘世物体所克服——例如那些肆无忌惮的彗尾。我们将宇宙归功于神圣的创造性三位一体，称为惰性物质、无感知力量和盲目机率。对于这三者任一的真正本质和性质，科学是一无所知的，但这只是枝微末节。因此我们被告知，当一团宇宙或星云物质——其性质未知（完全未知），可能处于聚变状态（拉普拉斯），也可能处于黑暗和冰冷状态（汤姆森），因为『热的介入本身是一种纯粹的假设』（法耶）——决定以旋转的形式展示它的机械能，而如此行动。它（物质团）要么爆发而自燃，要么保持惰性、黑暗和寒冷，两种状态都有同样的能力发送它，并在没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在太空中旋转数百万年。它的运动可能是逆行的，也可能是直行的，且科学家对于这两种运动提供大约 100 种不同的原因与同样多的假设。无论如何，加入星辰迷宫，其起源属于同一个神奇而自发的秩序——因为『星云理论并不宣称要

发现事物的起源，而只是物质历史的一个竞技场。』(温切尔：《世界-生命》)—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太阳、行星和卫星，由惰性物质构成，将在苍穹周围以最令人印象深刻和庄严的对称旋转，尽管它们有惯性，但它们只能「透过自身的内部运动」来移动和引导，。

若是学识渊博的神秘主义者、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甚至像肖巴尔 (Chaubard) 和戈德弗罗伊 (Godefroy) 这样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比起沉闷而矛盾的现代宇宙解释，而更愿意采用卡巴拉和古老的体系，这有需要感到奇怪吗？无论如何，《光辉之书》对于「光的力量」(hajaschar)、「反射的光」(hachoser) 和它们精神类型的单纯现象外在之间做出了区分。』(见"Kabala Denudata", i i, 67)。

「万有引力」的问题现在将不予理会，而其他的假设也会被检验。很明显，物理科学对于「力」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可以再请一位科学家来帮助我们来结束这场争论—贾姆 (Jaumes) 教授，他是蒙彼利埃 (Montpellier) 医学院成员。这位学者谈到力时说：——

『原因是在现象谱系中，在每一产生和每一改变中，本质上起作用的东西。我说活动(或力)是看不见的...假设它是物质的，并且存在于物质的特性中，这将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把所有的原因归于神...就等于用一种对许多真理怀有敌意的假设来为难自己。但是，说从神而来并拥有他们自己的固有力量的多种力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承认由称为力或次级媒介的中间媒介所产生的现象。力的区别是科学划分的原则;那么多真实而独立的力，那么多母科学...不：力不是假设和抽象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是唯一能够通过直接观察和归纳来确定其性质的活动的真实的东西。』(《关于力量的区别》"Sur la distinction des Forces"，发表在《蒙彼利埃科学院回忆录》第二卷，"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Montpellier"，fasc.I，1854)。

【* 《启示解释的宇宙》 "L'Univers expliqué par la Révélation" 和 《启示的宇宙起源》 "Cosmogonie de la Révélation" 。且见德·米维尔的《第二记忆》 "Deuxième Mémoire" 。作者是神秘主义的可怕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写出伟大真理的人。】

VI. 科学的面具

物理还是形而上学？

如果在地球上能有进步的话，科学有一天将不得不放弃如此怪异的想法，无论愿意不愿意，例如放弃她物质的、自我指导的法则，无灵魂和精神；然后转向神秘的教导。它已经这么做了，无论《科学教义问答》的标题页和修订版如何改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比较现代和古代思想时，发现无论我们的哲学与我们祖先的有多么不同，它只是从旧哲学中取来加加减减，并通过先人的筛子一点一滴传递。

法拉第 (Faraday) 和其他杰出的科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原子们、以太、进化本身——一切都来自于古代的概念，一切都基于古代民族的概念。对于世俗者是寓言形式的「概念」；对于拣选者是启蒙中教导的明白真理，这些真理已由希腊作家部分地泄露，并流传给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主义对物质、原子和以太的看法，与外传的古典希腊作家相同。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廷德尔 (Tyndall) 先生、甚至法拉第也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即一个不可知论者甚于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法拉第，作为一个发现者」(第 123 页) 书中，该作者显示了那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旧反思』，这『简明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发现。』法拉第、博斯科维奇 (Boscovitch) 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认为原子和分子是「力的中心」，且认为相应的元素力量本身就是一个实体，而这点比那些谴责他们、谴责「毕达哥拉斯旧的微粒理论」的人，这也许更接近真理 (顺带一提，传给后代的已非该伟大哲学家真正教导内容)，后者认为它『错把概念的物质元素能理解为单独的和真实的实体。』

在神秘主义者看来，科学所犯的主要和最致命的错误和谬误，在于认为大自然有可能存在无机物或死物体。有任何死物体或无机物能转化或改

变吗？神秘主义问道。而太阳之下岂有恒久不变之物呢？

德国学者菲利普·斯皮勒 (Philip Spiller) 教授的科学著作("世界以太作为一种宇宙力量" Der Weltather als Kosmische Kraft) 最能说明这一谬误。在这篇宇宙论论文中，作者试图证明『任何物体的组成物质或原子，本身原来都不具有力，而是每一个这样的原子都绝对是死的，*没有力在远处运作』(第4页)。

【*死物体意味著它曾经活过一段时间。那么是何时？是宇宙演化的什么期间？神秘主义说，在物质看起来是惰性的所有情况下，它是最为活跃的。一块木头或一块石头是静止的，它对于任何意图和目的都是不可穿透的。然而，事实上，它的微粒却在不停地、永恒地振动，是如此之快，以致于对于肉眼来说，这个物体似乎是绝对没有运动的；而这些粒子振动运动中之间的空间距离—从另一个存在和感知层面来看—就像雪花或雨滴之间的距离一样大。但对于物质科学来说，这是荒谬的。】

然而，这一陈述并不能阻止斯皮勒 (Spiller) 阐明一个神秘的教义和原则。他主张力的独立实体性，并将其表现为一种「非物质材料」(unkörperlicher stoff)或基质。在形而上学中，基质不是物质，且为了论证起见，我们可以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方式。但这是由于欧洲语言的匮乏，尤其是科学术语。于是斯皮勒将这种「材料」与以太进行等同和关联。用神秘的语言来更正确地表达，这种「力-基质」是永远活跃的现象性正极以太—即原质 (prakriti)；而无所不在、遍及一切的以太是前者的本体，是一切的基质，或称阿卡莎 (Akasa)。尽管如此，斯塔洛 (Stallo) 还是与斯皮勒发生冲突，就像他与唯物主义者也是如此。他被指责为『完全无视力和物质的基本关系』(科学对这两者都不确定)。因为，在所有其他物理学家看来，这个「假设的半概念」不仅是不可测量的，而且也缺乏内聚力、化学力、热力、电力和磁力，而根据神秘学的观点，以太是所有力的来源和起因。

因此，尽管斯皮勒犯了很多错误，但他比任何现代科学家都更具直觉，也许除了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之外，他的理论包刮「神经力」或称神经以太、以及「太阳力和地球力」*。因为以太在神秘主义中，是所有各种能量的精华，且在物质性、心灵感应性和精神性世界中的所有能量显化，都应归功于这个普遍媒介 (由许多媒介组成)。

【*参见《大众科学评论》"Popular Science Review" Vol. V., pp. 329-34。】

电和光到底是什么？科学是如何知道一种是流体，而另一种是「运动模式」呢？既然两者都被认为具有力相关性，为什么不说明清楚为何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别？我们被告知，电是一种流体，非物质且非分子的 (尽管亥姆霍兹 Helmholtz 不这么认为)，它的证据是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积累和贮藏。那么，它必须是简单的物质，而不是特殊的「流体」。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方式」，因为运动不可能储存在莱顿瓶里。至于光，则是一种更为特殊的「运动方式」；近半个世纪前，格罗夫 (Grove) 教授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光看起来很神奇，但它 (也) 实际上可以储存起来供人使用。』

『取一幅在黑暗中保存了几天的版画，然后将它暴露在充分的阳光下——也就是说，隔离 15 分钟；把它放在暗处的感光纸上，然后在 24 小时结束时，它会在感光纸上留下自己的印象，原本白色出部分对应是黑色 ... 版画的复制似乎没有限制，等等，等等 ...』

那么，可以说在纸上固定或钉住的是什么东西？它确实是一个力固定了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其残余留在纸上？

我们的学者将通过一些科学技术来摆脱这一困境；然而，被拦截的东西是什么、从而将它一定数量的囚禁在玻璃、纸或木头上呢？它是「运动」还是「力」呢？或者我们会被告知留下的只是力或运动产生的作用？

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或能量是一种性质；但每一种性质都必须属于某物或某个人。在物理学中，力被定义为能『改变或倾向于改变物体之间的任何物理关系，无论是机械的、热学的、化学的、电学的、磁性的等等。』但它并不是留在纸上的「力」或「运动」，因为它们已停止作用；而是一些我们物质感官无法感知的东西，却被留在那里，反过来成为起因并产生作用。它是什么？它不是如科学所定义的物质——即处于任何已知状态的物质。一个炼金术士会说这是一种精神性分泌物——然后就会被嘲笑。但是，当物理学家说储存的电是一种流体、或者固定在纸上的光仍然是阳光时——这会是科学。*根据一个经验丰富的神秘学家的观点，他已经证实了整个因缘(Nidanas，因与果)的系列，最终将它们最后的影响投射到我们的显化层面上；他已将物质追溯到它的本体，物理学家的解释就像把愤怒(或者它引起的惊呼结果)称为分泌物或液体，而人作为它的起因，是它的物质导体。但是，正如格鲁夫预言的那样，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人们将承认我们所知道的「力」只是某个实在的现象显化，而我们对那个实在一无所知；但这些都是古人所知道，并被他们崇拜。

【*最新的权威们将这些解释斥为「爆炸理论」，并将「运动」奉为他们唯一的偶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他们的偶像总有一天会走上他们前辈相同的命运。】

然而，他提出了一个更具启发性的评论，这本应该成为科学的座右铭，但没有。格罗夫爵士说：『科学不应该有欲望或偏见。真理应该是她唯一的目标。』

而同时，在我们时代中，科学家甚至比神职人员更加固执己见和心地狭窄。因为他们事奉「力-物质」，即使不敬拜它；这是他们未知神。它究竟有多么未知，也许可以从许多杰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自白中推断出来，以法拉第为首。他说，他不仅永远不敢断言力是物质的属性还是功能，而且他实际上也不知道物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补充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相信自己对物质有所了解。但他活得越久、研究得越仔细，就越觉得自己对物质的本质一无所知。* (参见巴克韦尔 (Buckwell) 的《电子科学》)

【*我们相信，这种不祥的自白是在斯旺西 (Swansea) 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做出的。然而，法拉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正如廷德尔所说：『我们对于原子的了解，除了原子的力以外还有什么吗？你想象一个被称为 α 原子核，并被称为 m 的力包围；在我看来， α 或核消失了，而实体是由 m 的力量所构成的。诚然，对于独力于其力量的原子核而言，我们能形成什么样的概念呢？若 α 独立于所认识的力，那我们还留下什么想法来想像 α ？』】

神秘主义者经常被误解，因为他们乏更好的术语，而将基质的描述性绰号描述力的本质某些方面。在知觉和存在的不同层面上，各种各样「基质」的名称是如此的繁多。东方神秘学对每一种都有一个特殊的名称；但是就像在一个机智的法国人的回忆里，英国拥有 36 种宗教和只有一种鱼酱，而科学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基质」。此外，无论是正统的物理学家还是他们的批评者，似乎对他们的前提都不太肯定，而且往往混淆起因与效果。例如，像史泰罗说：『物质不能再被理解或设想为仅仅是一种空间存在，或是力的具象』，或者『没有物质的话，力什么都不是；没有力的话，物质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是本体，而另一个是现象。再提一次；当谢林 (Schelling) 说：『在我们剥夺了属于该对象的所有谓词之后，若认为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仍然存在，这只是幻想的错觉』*——不可能把这句话应用到超验的形而上学领域。确实，纯粹的力在物理世界里什么也不是；而在精神的领域是一切。斯塔洛说：『如果我们给定一个力来所小质量，不管它有多小，作用到它的极限为零——或者，用数学的说法，直到它变得无限小——其结果是，由此产生的运动的速度是无限大的，而这个「东西」...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而是

到处—没有真正的存在；因此，期望用各种力的综合来构造物质是不可能的。』(第 161 页)

【*谢林 "Ideen" 等，第 18 页。】

在现象世界这可能是真实的，如同超感官世界作为遍一实在的倒影方面，对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矮化见解来说会看起来是真实的。但当这个论点被应用在卡巴拉主义者所谓的超尘世领域事物上时，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根据牛顿的理论 (Princ. Def. iii.)，惯性「是力」，而对于神秘科学的学生来说，它是最伟大的神秘力量。只有在概念上、在这个幻觉的层面上，一个物体才会被认为与其他物体的关系是分离的，而根据物理和机械科学产生了它的属性。事实上，它永远不可能如此分离：死亡本身无法将它与普遍力量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其综合上是遍一力量或生命：而是单纯在另一个层面上继续这种相互关系。但如果史泰罗是对的，那么詹姆斯·克罗尔 (James Croll) 博士在谈「重力的变化」(《哲学杂志》第二卷第 252 页)、并提出了法拉第、沃特斯顿 (Waterston) 等人的主张时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很质白地说，万有引力—

『... 是一种遍及于物体之外空间的力，而当两物体相互靠近时，力并不像一般料想的那样增加，而是这些物体到达之处存在著更大强度的力 ...』

没有人会否认，当一种力 (无论是重力、电力还是其他任何力) 存在于物体之外和开放空间 (无论是以太还是真空) 中、并独立于质量考虑时，一定是某种东西，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无？否则，它很难在一个较大「强度」的存在，而在另一个地方「强度」较小。希恩 (G. A. Hirn) 在他的《宇宙的机械理论》("Theorie Mecanique de l'*Univers") 中声明了同样的观点。他试图证明化学家的原子不是一个纯粹约定俗成的实体，或者只是一个解释的工具，而是它真的存在，且它的体积是不变的，因此它是没有弹性的 (! !)。『力因此不存在于原子中；它存在于将原子分离的空间中*。』

上述观点由两位在各自国家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发表，表明了谈论所谓的力的实体性一点也不会不科学。这种力根据某个未来的特定名称，会是某种实质而非别的东西；也许有一天，科学会是第一个重新采用燃素这个备受嘲笑的名字。无论未来给它起什么名字，若认为力并不存在于原子中，而只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空间」，这或许是足够科学的；但这不正确。因为对于一个神秘主义者来说，这就像是在说水并不存在于构成海洋的水滴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些水滴之间的空间之中！

有人持反对意见说有两个不同的物理学家流派，其中一种学派认为「力被假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它不是物质的属性，也与物质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这不太可能帮助世俗大众有更清楚的理解。相反，它更有意把这个问题置于比以往更大的混乱之中。因为力变成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若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理论向神秘主义伸出了友谊的右手，但它奇怪的矛盾想法又说它与物质无关，『而是通过它的力量作用于它』，†把物理科学引向最荒谬的矛盾假设。不管是「力」还是「运动」，(神秘主义认为两者没有区别，且从来不会试图把它们分开)它不能以一种方式代表原子力学理论的拥护者，再用另一种拥护其竞争学派。原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可能在一种情况下是绝对的一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不同重量(阿伏伽德罗定律)。因为，用那位能干的评论家的话来说：

【*《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第三十一章，第二版简介。】

【†引用前者】

...『在力学理论上，虽然原始质量单位的绝对同等性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建立整个现代化学科学的原理直接颠覆它—最近有人说，这个原理『在化学中的地位与引力定律在天文学中的地位相同。』*它被称为阿伏伽德罗定律或安培定律。』†

【*J·P·库克，《新化学》，第13页。】

【† 它指出，当所有体积相等的基质处于气态时，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会包含相同数量的分子—由此得出分子的重量与气体的比重成正比；因此，由于气体比重不同，分子的重量也不同；且由于某些基本基质的分子是单原子的（只由一个原子组成），而其他各种基质的分子含有相同的原子数量，因此，这些基质的终极原子会有不同的重量。』（《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第 34 页）正如在同一卷中所进一步说明的，这一现代理论化学的基本原则完全不可调和的与原子力学理论的第一个命题冲突—也就是原始质量单位的绝对相等性。】

这表明，无论是现代化学还是现代物理学，其基本原理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物理的原子理论假设原子具有不同的比重是荒谬的，而化学却无论如何『经得起实验的检验』来符合其相反基础（在化合物的形成和转化的问题上），那么明显就是原子力学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后者解释『重量的差别只是密度的差别，而密度的差别来自一定空间中粒子之间距离的差别。』这并不真的让人信服，因为，在物理学家为自己辩护之前，『在原子中没有粒子的多样性，也没有真空空间：因此，原子不可能有密度或重量的差异。』他必须首先知道一个原子是什么，而事实上他不知道。他必须至少用他的一种物质感官来观察它—但他办不到：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见过、闻过、听过、触摸过或尝过「原子」。原子完全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它是一种具体化的抽象—至少对物理科学来说如此—而严格地说，它与物理学毫无关系，因为它永远不能被受到反驳或平衡的检验。力学的概念因此在许多科学家的脑海中成为了最矛盾的理论 and 困境的大杂烩，对于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都意见分歧。东方神秘学家追踪了这场科学斗争的演化过程，并令他们极为困惑。

就万有引力的问题作个总结。科学怎么能假定知道任何确定的事情呢？它怎么会坚持反抗神秘主义者的论点的假设呢？后者只将万有引力视为同情和反感、或吸引和排斥，源自尘世层面的物质极性、以及其影响之外的

精神性起因。他们在反对神秘主义者之前，能先彼此达成一致的意見嗎？的确我们听说了能量的守恒，同时也听说了原子的完全坚硬性和无弹性；听说了气体的动力学理论等同于所谓「势能」；同时，听说物质的基本单位是绝对坚硬和无弹性的！一位神秘主义者打开一本科学著作而读到如下：—

『物质原子论借由原子运动的各种形式来得出物质的所有性质。而原子本身仍然是完全没有性质的元素。』（冯特，《关于物质的理论》，第 381 页）

而接下来：

『化学的最终形式必定是原子力学。』（纳泽斯曼《热化学》，第 150 页）

过了一会儿，他被告知：

『气体是由原子组成，它们行为像固态、完全弹性的球体。』（克鲁尼格、克劳修斯、麦克斯韦等，哲学杂志，第十九卷，18 页）。

最后更惨的是，他发现汤姆森爵士宣称：

『无论是超凡物质的还是普通的物质，现代理论的能量守恒的禁止我们假设他们的终极分子是非弹性、或任何非完美弹性的东西。』（！！！！）（《哲学杂志》第 321 页，引用前者）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所谓「真正的科学家」，我们指的是那些太专注于真理而不顾及个人虚荣心的人，因而他们不会像大多数人对事情教条化。他们中有一些人—或许不害怕『用石头打死他！』的呼声而敢于公开他们的秘密结论—这些人的直觉使他们跨越了物质的尘世方面（对我们来说是幻觉层面）和主观方面（超验客观基质）之间的深渊，并引导他们宣称后者的存在。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必须记住的是，物质是宇宙存在物的整体，而它落在任何可能感知的层面上。我们非常清楚，

正统的声、热、光理论是与神秘学说抵触的。但是，科学家或他们的辩护者只宣称他们不否认光和热的动力是不够的；并且克鲁克斯 (Crookes) 先生的辐射计被证明没有影响任何观点。如果他们要了解这些力量的最终本性，他们首先必须承认它们的实体本性，无论多么超感官的。神秘主义者也不否认振动理论的正确性。*只有他们才把其的功能限制在我们的尘世上，并宣称它在其他层面上的适当，而神秘科学中的「大师们」则觉察到那产生空灵振动的起因。难道所有这些只是炼金术士的虚构；或者是神秘主义者的梦想，像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菲勒莱斯 (Philalethes)、范·海尔蒙特 (Van Helmont) 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被认为比空想家更糟糕吗：他们将成为冒牌货和故弄玄虚者。

【*提到气场，一位大师在《神秘世界》中说：『你如何才能让那些半智性力量理解你，实际上是命令它们呢？它们与我们的沟通方式不是通过口头语言，而是通过两者声音和颜色振动之间的相关性。』就是这种「相关性」不为现代科学所知，但却多次被炼金术士解释。】

神秘主义者因将生成光、热、声音、凝聚力、磁性等的起因称为物质而受到批评。*克拉克·麦克斯韦 (Clerk Maxwell) 先生说过，一平方英里的强烈阳光的的压力大约是3 1/4磅。他们被告知这是「无数以太波的能量」；而当他们称是「物质」撞击那个区域时，他们的解释就被宣布是不科学的。

【*然而，神秘学者的「物质」相较于物理学家最精细的物质而言，就像辐射物质相较于化学家靴子上的皮革一样。】

这样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之前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神秘主义者绝不会对科学的解释提出异议，因为科学对于直接客观媒介的运作提供了解决方案。科学的错误只在于相信，它从振动波中所探测到的现象近因，足以揭示了一切超出感官界限的东西。它只是在一个效应的层面上，追踪著现象的序列，而这只是神秘主义早已渗透区域的虚幻投射。后者坚持认为，那些以太震动并不像科学断言的那样，是由已知物体的分子振动

引起的一即我们尘世客观意识的物质——我们而是必须寻找光、热等等的根本起因，那些存在于超感官状态中的物质——无论如何，此状态对于人的精神之眼是完全客观存在的，就像一匹马或一棵树对于凡人一样可见。光和热是运动中物质的幽灵或影子。这样的状态可以被灵视者或开悟者在恍惚状态下、在苏舒拿光线 (Sushumna ray) 下感知，这是太阳七道神秘光线中的第一道。*

【*七光线的名字——包含苏舒拿 (Sushumna)、哈里凯萨 (Harikesa)、维斯瓦卡曼 (Viswakarma)、维斯瓦特亚尔恰斯 (Viswatyarchas)、桑纳达 (Sannaddha)、萨尔瓦瓦苏 (Sarvavasu) 和斯瓦拉杰 (Swaraj) ——都是神秘的，并且各自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都能独特的应用于神秘的目的。如《尼禄多》 (Nirukta 11,6) 中所说，苏舒拿只为了照亮月亮，是受启蒙瑜伽士所珍视的光。传播于太阳系的七光线总和，可以说构成了科学以太的物质载体 (Upadhi)；光、热、电等等——正统科学的力量——在其中相互关联以产生它们的尘世效应。它们作为心灵感应和精神性的影响，散发并源自于超太阳的载体，在神秘学者的以太中——或称阿卡莎 (Akasa)。】

因此，我们提出的神秘教义坚认阿卡莎 (Akasa，不是以太，它只是后者的一个方面) 的超实体和超感官本质的真实性，其本质无法从其更遥远的显化中推断出来，这个尘世层面它仅仅是现象的效应阵列。相反的，科学告诉我们，热永远不能被视为任何可想像状态的物质。*我们还被告知，热的流体 (?) 理论的两大障碍无疑是：——

【*这里引用了一位最公正的批评家，其权威无人质疑，借此提醒西方教条主义者，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为是解决了的：『光和热之间没有根本区别 ... 每一个都只是另一个的变形 ... 热是完全静止的光。光是快速运动的热。光与物体直接结合，就变成热；但当它从该物体释放出来时，它又变成光了。』（莱斯利的《光和热的流体理论》。）『无论这是真

是假，我们都无法确定，也许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弄清楚。』（巴克尔的《文明历史》，卷 III，第 384 页）】

(1) 通过摩擦而产生的热量 - 激发分子运动。

(2) 热转化为机械运动。

答案是：有各种各样的流体。电被称为流体，热也在最近被称为流体，但它假定热是一种不可测的物质。这是当时物质至高无上、专制统治的时代。当后者被废黜，而运动被宣布为宇宙唯一至高的统治者时，热成为了「运动的一种模式」。我们不必绝望：明天它可能会变成别的东西。就像宇宙本身，科学也不断发展，而且永远不会说『我即是我。』另一方面，神秘科学从史前时代有其不变的传统。它可能在细节上犯错；但在普遍法则的问题上则不会犯错，这只是因为那个科学诞生于更高的层面上，被哲学恰当地称为「神圣」的，是比人类更睿智的存在所带到尘世上的，甚至人类的第七轮次的第七种族还比不上它。而科学认为，力量并不是现代学习所理解的那样；例如，磁力不是一种「运动模式」；而且至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精确的「现代科学」总有一天会难过。乍一看，没有什么比这么说更荒谬可笑的，例如：『印度教的瑜珈启蒙者对于太阳和月球的光的本质和构成，比欧洲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知道的多十倍。』然而，为什么苏舒拿光线被认为是提供给月亮的借来之光呢？为什么这是「启蒙瑜珈士所珍视的光」？为什么那些瑜伽士认为月球是心智的神？我们会说因为古代开悟者完全了解光，或者更确切地说，了解它所有的神秘属性、它与其他力量（心智上、心灵感应上和精神上）的组合和相关性。

因此，尽管神秘科学拥有物质终极构成方面的知识，或知道所谓终极分析（与化学的近似分析相反），但神秘科学对于化合物元素在各种物质关联情况下的行为了解较少：即使如此，它对于物质的终极神秘状态和物质的真实性质的知识，要高于我们现代所有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加总。

现在，如果我们公开和完全真诚地陈述真相，即远古的启蒙者对于物理（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有更广泛的知识——比我们全部科学院加在一起更多，这种说法就会被认为是鲁莽和荒谬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物理学被认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顶点。因此，会有人挖苦的询问——『如果神秘主义坚持旧的「爆发」理论，即热量是一种物质或流体的话，那么他能成功地满足了这两点吗，即（a）摩擦热的产生——分子运动的激发；和（b）热量转化为机械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神秘科学并不把电或任何由它产生的力视为物质，或说物理科学已知的任何状态下的物质；更清楚地说，这些所谓的「力」不是固体、气体或流体。如果不嫌唠叨，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会反对把电称为流体——因为它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起因。但他会说它的本体是一个有意识的起因。「力」和「原子」也是如此。让我们看看一位杰出的化学家院士巴特勒（Butlerof）对这两个抽象概念会说些什么。

『什么是力？』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争辩道：『从严格的科学角度和能量守恒定律的要求来看，它是什么？力的概念由我们对于这种、那种或其他方式运动的概念所概括。』因此，力只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电转变成热和光，热转变声音或某种机械功能，等等。^{*}地球上人类第一个产生的电流体，一定是通过摩擦产生的；因此众所周知，这是热在扰乱了它的同质状态（laya）而产生的，[†]而电本身在地球上并不存在，就像热、光或任何其他力一样。正如科学所说，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当给定热量通过蒸汽机转化为机械能时，我们称之为蒸汽动力（或力量）。当一个物体下落时碰到障碍物，从而产生热量和声音——我们称之为碰撞力。当电分解了水或加热一根铂丝时，我们就谈到电流体的力。当太阳的光线被温度计的球拦截并使得汞柱膨胀时，我们就说这是太阳的热能。简而言之，当一种确定的运动状态停止时，另一种与前一种运动状态相等的运动状态就会取而代之，而这种转换或关联的结果就是力。在任何情况下，只

要不存在这种转变、或称通过运动状态到另一个状态，那么就不可能有力。若我们暂且承认宇宙是绝对同质的，那么我们对力的概念将会归于无无。』

【*在显化和虚幻物质的层面上或许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仅仅就是这么简单，实际上它远远不止于此。】

【†中性或零。】

『因此，很明显，唯物主义认为力是我们周围多样性的起因，但它在清醒的现实中只是一种结果，是多样性的结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力不是运动的起因，而是运动的结果，而力的起因不是实体或物质，而是运动本身。因此，物质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放在一边，已不在那么必要了，因为若把力归结为运动的状态，就不会认为它是实质了。如果力是运动的结果，那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运动应该成为物质的见证，而不是精神或精神性本质的见证。的确，我们的理性无法想象无物体的运动（我们的理性是对的）；但这种物体运动的本性或本质在科学上仍是完全未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唯灵论者有权将其归因于一种「神灵」，就像唯物主义者有权将其归因于拥有创造性的和所有潜能的物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唯物主义者没有特权，他也不能要求任何特权。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能量守恒定律的主张和是不合理的。「伟大的教条」认为没有物质就没有力，没有力就没有物质，然而它将跌落地上，并完全失去了唯物主义试图赋予它的庄严意义。力的概念仍然没有给出物质的概念，也不能迫使我们从它那里看到「一切起源的起源」。（《科学快报》，巴特勒教授）

我们确信真正的科学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我们自己的信念告诉我们，当其学问是真实时，就不可能是如此。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些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自己对此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自然科学不能与唯物主义并行。科学家若要达到其职业的顶峰，就必须拒绝唯物主义学说与原子理论有任何

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兰格 (Lange)、巴特勒 (Butlerof)、杜布瓦-里蒙 (Du Bois Reymond)——后者可能是无意识的——和其他几个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事实证明，印度的卡那达 (Kanada) 以及留基伯 (Leucippus)、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之后是伊壁鸠鲁 (Epicurus) ——欧洲最早的原子论者——在传播其关于明确比例学说的同时，他们也信仰众神或称超感官实体。他们对如此的看法就在这与现在流行的不同了。我们必须被允许简短概述古代和现代哲学对原子的观点，更清晰地表达我们的陈述，并由此证明原子论消灭了唯物主义。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由物质开始的，宇宙的完整性由原子和真空组成。即使撇开古人的公理不谈 - 「大自然憎恨真空」，现在已经完全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证明了 - 那么原子又是什么呢? 巴特勒教授写道：『科学给我们的答案，是物质的有限划分，即物质的不可分割粒子。若承认原子的可分性，等于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等于把物质简化到虚无。唯物主义不能仅仅出于自我保护的感觉，承认无限的可分性；否则，它将不得不永远地告别自己的基本原则，从而签署自己的死刑。』例如，布赫纳 (Buchner) 就像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教条主义者，宣称『接受无限可分性是荒谬的，并且等同于怀疑物质的存在。』那么，唯物主义会说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很好。

『现在来看，唯物主义者的这个基本原则把他们引向了一个多么奇怪的矛盾，』巴特勒写道：『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同时我们知道它是有弹性的。试图剥夺它的弹性是不可想象的；那简直就是荒谬。绝对非弹性原子永远不会产生那些现象，是归因于它们的相互关系。原子若没有弹性，就不能表现出它们的能量，且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就会与一切力量隔绝。因此，如果宇宙是由原子组成的，那么这些原子一定是有弹性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表现弹性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当一个弹性球碰到障碍物时，它会变平并收缩，若这个球不是由粒子组成

的话，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粒子在被打被击时相对位置会发生暂时的变化。这可以说是弹性的一般特征；不改变弹性体复合粒子的位置，就不可能有弹性。这意味著弹性体是多变的、并由粒子组成，或者换句话说，弹性只能适用于那些可分割的物体。且原子是有弹性的。』

这足以说明同时承认原子的不可分割性和弹性是多么荒谬。原子是弹性的，因此，原子是可分的，且必须由粒子或亚原子组成。那么这些亚原子呢？它们要么是非弹性的，且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它们没有动态重要性，要么它们也是弹性的；且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可以被分解。就这样一直无限下去。但原子的无限可分性将物质分解成简单的力核心，即，排除了将物质设想为客观实体的可能性。

这种恶性循环对唯物主义来说是致命的。它发现自己陷入了自己的网中，且不可能摆脱困境。如果它说原子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力学就会问它一个尴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如何运动的？它的力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个建立在绝对非弹性原子上的世界，就像一个没有蒸汽的发动机，注定要有永恒的惯性。』*

【*《科学信件》，巴特勒。】

接受神秘主义的解释和教导，且用物质面纱背后的智性活跃力量们来取代物理科学的盲目惯性，而运动和惯性臣服于这些力量。整个神秘主义科学是建立在物质的虚幻性、和原子的无限可分性的学说之上的。它为物质打开了无限的视野，由它灵魂的神圣气息所赋形；包含每一种可能的细微状态，是最具有精神意识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所未曾梦见的状态。

上述观点是由俄国最伟大的化学家、甚至是欧洲公认的权威——已故的巴特勒教授阐明的。的确，他是在为唯灵论的物质化现象辩护，他相信这种现象，如同佐尔纳 (Zollner) 教授、海尔 (Hare) 教授，拉塞尔·华莱士 (A. Russell Wallace) 先生，克鲁克斯 (W. Crookes) 先生，还有许多皇家学会的其

他成员公开或秘密地相信。但他对光、热、电等物理现象背后的本质的论述同样具备科学性和权威性，并且非常适用于手上的情况。科学没有权利否认神秘主义者声称对所谓的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说，这只是由力量们产生的起因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力量是实质性的，但却是超感官的，超越了他们(科学家)迄今所认识的任何物质。科学所能做的，就是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并保持它。然后它就可以说：『你们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一样未被证实；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对于力或物质、或对于所谓力的相互关系的底端东西一无所知。因此，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谁对谁错。让我们耐心等待吧，同时也要有礼貌，不要互相嘲笑。』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真理有无限的热爱，以及放弃认为科学家拥有**无误**的威信，如此虚假，受到无知、轻佻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尊崇。若要把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首先需要放弃实际的唯物主义路线。它需要一种宗教的神秘主义，甚至需要研究古老的魔法，这是我们的学者永远不会做的。这种必要性很容易解释。在古老的炼金术中，物质和元素的真正意义都隐藏在最荒谬的隐喻之下，同样的，各个元素(比如火)的物质性、心灵感应性、精神性的本性也隐藏在《吠陀经》中，特别是在《往世书》中，隐藏在只有启蒙者才能理解的寓言之下。如果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就只会是愚蠢的空话，仅此而已：例如所有那些关于三种火的神圣性、以及 49 种原始火的冗长的传说和寓言——由达刹 (Daksha) 女儿们的儿子们和她们的丈夫圣人们 (Rishis) 来拟人化，『他们与梵天的最初儿子和他的三个后代组成了 49 种火。』但事实并非空话。每一种火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中都有独特的功能和意义。此外，除了它在与尘世分化物质接触时，所具有的确定的化学和物理力量之外，它在本质上对应于人类心灵感应能力之一。科学本身对火没有进行推测；而神秘主义和古代宗教科学则有。这一点甚至在《往世书》的贫乏和故意掩饰的措辞中也可以看到，其中(就像在《伐由往世书》中)解释许多拟人化的火的性质。因此，帕瓦卡 (Pavaka) 是电(Vaidyuta)之火；帕瓦马那 (Pavamana)是摩擦产生的火，(或

尼玛西亚 Nirmathya)：而苏其 (Suchi) 是太阳 (或索拉 Saura) 之火*——这三个都是火神 (Abhimanin, Agni) 之子们，火神是梵天和娑婆诃 (Swaha) 的长子。此外，帕瓦卡是祖灵之火 (Kavyavahana) 的祖先：苏其是众神之火 (Havyavahana) 的祖先；帕瓦马那是阿修罗之火 (Saharaksha) 的祖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往世书》的作者完全熟悉科学的「力」及其相互关系；此外还知道力的各种性质如何影响心灵感应现象和物质现象，这些现象目前并未得到物理科学的认可和了解。很自然地，当一个东方学家——特别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人——解读这些只是在召唤和仪式中称呼火的称谓，他称之为「密宗的迷信和神秘化」；且他更加在意避免拼写错误，而不去注意拟人化背后的秘密意义，也不去从在已知的物理力学相关性中寻求它们的解释。实际上，古代雅利安人的知识几乎没得到任何肯定，甚至也没有被注意到像《毗瑟奴《往世书》》中第一卷第二章那些炫目的章节。不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以太、空气、光、水、和土，各自与声音的性质和其他性质结合，根据它们的属性可分别存在 ... 但是它们拥有许多和各种各样的能量，且不相连，因而不可能在没有结合下创造生命 ... 而它们在结合后 ... 通过相互联系，具有整体统一的性质；由精神指引 ...』等等。当然，这意味著作者们对相关性非常熟悉，并且很好地从「非分离原则」(Avyaktanugrahaena, 同时套用于梵跟原初质) 中了解了宇宙的起源，而非如威尔逊所说套用于『第一因 (Avyakta) 或物质。』老启蒙者们不知道所谓「奇迹般的创造」，而是教导原子们的进化 (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上)，它们最初从同质 (laya) 分化为原质 (protyle, 克鲁克斯先生暗示性的称为物质)，也就是零线之外的原初质：我们在那放置原初质 (Mulaprakriti)，即世界材料和世界万物的「根-原则」。

【*被称为「饮水者」，太阳热能使水蒸发。】

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例如，新出版的差别不二论 (Visishtadwaita Vedantins) 教义问答书，是一个正统且外传的体系，但在第六世纪才完全

阐明和传授(它的创始人拉马努贾查里亚(Ramanujacharya)出生于公元1017年)，那时，欧洲的「科学」仍然相信第六世纪的印度航行者科斯马斯(Cosmas-Indicopleustes)所称的地球正方和平坦性。差别不二论教导在进化开始之前，大自然(Prakriti)处于一种绝对同质(laya)的状态，『物质存在于两种状态中，潜在的和未分化(sukshma)的状态，以及分化(sthula)的状态。』然后它变成原子性(anu)。它教导『一种不受物质属性制约的基质(Sudda-satwa)，它是相当不同的。』并补充说，从那个基质形成毗湿奴的天上层面(Vaikuntaloka)居民的身体，即众神。大自然的每一个粒子或原子都包含著神圣生命(Jiva)，而它包含的是该神圣生命的身体(sarira)，而每一个神圣生命依序又都是至高精神的身体，即『梵渗透著每一个神圣生命，也渗透著每一个物质粒子。』差别二元论的哲学相较于不二论(Adwaita)可能显得二元论和拟人化，但它在逻辑学和哲学上，比基督教或它的大对手现代科学所接受的宇宙起源论要高得多。吠檀多不二论(Adwaita Vedantins)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其追随者被称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认为除了梵这个无二或绝对实在以外，其他都是一种幻觉。然而，最睿智的启蒙者和最伟大的瑜伽士也来自他们的行列。《奥义书》表明，他们不仅确信知道摩擦作用的起因性物质是什么，而且他们的祖先知道热如何转化为机械力，而且他们熟悉每一种精神和每一种宇宙现象的自体。

那年轻婆罗门确实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印度大学和学院的;，并以艺术硕士和法学学士的身份开始生活，他的名字后面有一个从阿尔法(Alpha)到欧米伽(Omega)的首字母缩写，而他对自己国家神灵的蔑视与他在物理科学教育中获得的荣誉成正比;事实上，如果他想知道他的祖先所知的比他多多少少，他只需要从后者的角度去阅读《往世书》中的某些段落，并著眼于物质力量的相互关系，也就是除非他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让他转向洪呼王(Pururavas)和天上干闥婆(Gandharva)*的寓言，他给前者一个装满天上之火的容器。摩擦生火的原始方式在《吠陀经》中有它的科学解释，并且对

读懂内在涵义的人来说充满了意义。三重神圣之火 (Tretagni) 是通过摩擦菩提树(Aswattha，智慧和知识之树)的树枝而得到的，这些树枝『其指节长度与颂词的音节一样多』，其中一定有秘密的意义，否则《吠陀》和《往世书》的作者不是神圣的作者，而只是将它神秘化。印度教的神秘学者就证明了它有密密的含意，只有他们能够启发科学，关于火为什么和如何『在我们现在的显化期中，火原本是遍一的，是由伊拉 (Ila或瓦克Vach)的儿子将他变为三重，伊拉是大洪水之后的原始女人，是毗婆斯婆多 (Vaivasvata) 摩奴的妻子和女儿。』这个寓言是有启发性的，在任何《往世书》中都可以阅读和研究它。

【*吠陀的干闥婆这个神灵知道天上秘密，并向凡人揭示神圣真理。在宇宙学上，干闥婆是太阳之火的集成力量，且构成了其力量们；在心灵感应上，是居于太阳光线 (Sushumna，七光线中最高的一种) 的智性体；在神秘上，是苏摩 (月亮或月亮植物) 和由它制成的饮料中的神秘力量；而在物质现象和精神上是声音和「大自然之声」的本体原因。因此，他们被称为 6,333「天上歌手们」和因陀罗界的音乐家，他们拟人化 (甚至在数字上) 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于其上和其上。在后一个寓言中，据说他们对女人有神秘的力量，并且喜欢她们。其密传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以诺的天使们的形式或者原型之一，是神之子们，他们看到人类的女儿是美丽的(创世记第六章) 而娶她们，并教导尘世女儿们关于天上的秘密。】

VII. 一位科学家对力学科学理论的攻击

现在我们必须引用几位英国科学家的智言来帮助我们。由于「原则问题」，他们被少数人排斥，但受到许多人的默许。他们当中有一个所宣扬的近乎是神秘教义，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的「宇宙电 (Fohat) 和他的七个儿子们」(《吠陀经》的神秘干闼婆)，有时甚至相当于公开承认它；这点每一个神秘者译者都会看出来，甚至一些世俗读者也能够。

如果后者打开《大众科学评论》第五卷(第 329-334 页)，他们会发现其中有一篇理查森 (B. W. Richardson) 博士，F.R.S，写的关于《太阳力和地球力》的文章，其内容如下：—

『仅仅运动是各种力量起源的这个理论，已再次成为普遍的思想；因而若想重新开启这个看似普遍关闭的辩论的话，会显得是异端邪说；但我愿意冒这个险，因此我要说明一位不朽的异教徒 (塞缪尔·梅特卡夫，Samuel Metcalfe) 对太阳力的看法，他的名字我已经悄悄告诉过读者。我们开始于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同意的论点，即大自然存在两个媒介，一种可测量的、可见的、有形的物质，以及一种不可测量的、不可见的，而只能通过其对物质的影响而感知的东西——梅特卡夫将他称为「热量」，这种不可量测而活跃的媒介并非只是一种运动形式、并非可测量物质粒子的振动，而是本身是一种物质，从太阳流过空间，*并填满固体粒子之间的空隙，并通过感官传递一种叫做热的特性。他在以下方面主张热质或太阳力的性质：—

【*不仅「穿越空间」，而且充满了我们太阳系的每一个点，因为它是以太的物质残留物，也就是它在我们层面上的衬里；以太除了作为传送光

的「媒介」外，还必须服务于其他宇宙和地球的目的。它是星光界流质或者是卡巴拉主义者的「光」，也是「太阳-毗湿奴」的「七光线」。

『(i) 它可以被加入到其他物体，或从中提取出来，并用精确数学测量。

『(ii) 它增加了物体的体积，且能又因抽出它而体积缩小。

『(iii) 它改变所有其他物体的形式、性质和条件。

『(iv) 它能借由辐射来通过最完美的真空*，它对温度计产生的影响与在大气中一样。

【*那么，如果这种物质可以通过真空，那么还需要以太波来传输光、热等等吗？】

『(v) 它能产生任何东西都无法制止的机械力和化学力，例如在火山中、火药的爆炸和其他雷暴化合物的爆炸。

『(vi) 它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作用于神经系统，产生强烈的疼痛；若过量则会导致组织紊乱。

『梅特卡夫反对振动理论，进一步提出如果热量仅仅是一种属性或性质，它就不能增加其他物体的体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本身必须有体积、必须占据空间，因此它必须是一种物质媒介。如果热量仅仅是可量测物质粒子之间振动运动的结果，那么它在从热的物体辐射出来时，振动粒子必须同步转变；但明显事实是，热量可以从可测量物质辐射出来、而此物质重量却不减少... 有了这种关于热量或太阳力的物质性质观点；他脑海中牢牢地印刻著一个印象，即『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由两种物质构成的，一种本质上是活跃、空灵的，另一种本质上是被动、静止的。』*梅特卡夫假设太阳力或称热量，是一个自我活跃的原则。他认为，它对于自己的粒子有排斥力；而对于所有可量测物质粒子具有亲和力；它吸引可量测物质的粒

子的力以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它如此通过可量测物质来运作。如果宇宙空间只充满了热量、太阳力(没有可量测物质)，那么热量将是不活跃、并将构成一个的无力量或静止的以太无际海洋，因为如此它就没有可以作用的东西了，而那些可测量的物质无论它自身多么不活跃，都具有「某些特性」，可以改变和控制热量的运作，两者都是由不变法则所支配的，这些法律源于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特有的属性。

【*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况呢？粗大可测量的物质是身体，是物质或基质的外壳，是女性被动原则；而这种宇宙电(Fohatic)力就是第二个原则，生命能量(prana)—男性和活跃的原则？在地球上，这种基质是七重元素的第二原则-土；在大气中，空气是宇宙的粗大身体；在太阳中它成为太阳体和七光线的身体；在恒星空间中，它与另一个原则相对应，以此类推。整体是一个同质的统一体，各部分都是分化的。】

『他制定了一条他相信的绝对法则，如此表述：—

『「热量通过吸引可量测的物质来连结和维持所有物体；而通过自身的排斥力分离和膨胀一切物体。」』

当然，这几乎是对凝聚力的神秘解释。理查森博士继续说：—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现代教导的倾向是建立在假设之上... 假设热就是运动，或者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殊的力或运动形式。*

【*或者是回音，对于声音而言，那是更高层面上基质永恒运动在我们层面上的回响。我们的世界和感官不断地成为幻觉的受害者。】

『但是这个假设虽然很受欢迎，不应该排除更简单的观点，例如太阳力的物质性质，以及太阳力改变物质状态的影响。我们还知道不够多而不能教条化。』 ‡

【†一个诚实的承认】

... 『梅特卡夫关于太阳力和地球力的假设不仅非常简单，而且是最令人著迷的 ... 宇宙中有两种元素，一种是可量测的物质 ... 第二种元素是无处不在的以太，是太阳之火。它没有重量、实质、形体或颜色；它是无限可分的物质，且它的粒子相互排斥；它如此稀薄，以至于我们除了以太*以外没有别的词能表达它。它弥漫并充满了空间，但单独的它也是静止的一死的。†我们把这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即惰性物质和自我排斥的以太(?)，于是死的(?) 可量测物质就活跃了起来。』 [可量测物质可能是惰性的，但永远不会是死的一这是神秘法则。—布拉瓦茨基夫人] ... 『以太[以太的第二原则。—布拉瓦茨基夫人] 渗透可量测物质的粒子，且渗透到它与可量测粒子结合在一起，并维持它们成块、使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们溶解在以太中。』

【*然而它不是以太，而是以太的原则之一，后者本身就是阿卡莎 (Akasa) 的原则之一。】

【†因此生命能量 (prana 或 Jiva) 也遍及整个人的身体；但如果没有一个可作用的原子，它就会静止不动—死的；即会在同质状态 (laya) 中，或者用克鲁克斯 (Crookes) 的话说，『锁在原质中。』 『宇宙电对化合物的作用、甚至是对一个简单物体，就产生了生命。当一个身体死亡时，它变成与它男性能量相同的即性，因此排斥其活跃媒介，失去了对整体的控制，而依附于部分或分子，这种作用被称为化学作用。毗湿奴这个维持者将自己变成毁灭者「楼陀罗-湿婆」 (Rudra-Siva)——一种在科学上似乎是未知的关联。】

『根据我们面前的理论，固体可测量物质的分布通过以太延伸到目前存在的一切事物。以太无处不在。人体本身充满以太[例如星光界流质——布拉瓦茨基夫人]；其微小的粒子被它维持在一起；植物处于相同的状况；最坚硬的泥土、岩石、铁石、水晶、金属，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种类的可测量物质在接受太阳力的能力是不同的，且这取决于物质的各种变化情

况；固态，液态和气态。固体比流体吸引到更多的热量，因此它们具有牢固的凝聚力；当一部分的熔化的锌被倒在一盘固体锌上时，融化的锌会变成固体，因为有一股热量从液体涌向固体，且在平衡过程中，以前是松散的或液体的粒子，现在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 梅特卡夫本人详细论述了上述现象，并用作用原理的统一性来解释它们，他已经解释过了，他在有关各种物体密度的评论中，用非常清晰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论点。「坚硬性和柔软性」(他说)、「坚固性和流动性，并不是物体的基本状态，而是取决于其组成中以太和可量测物质的相对比例。最富有弹性的气体可以通过抽出热量而变成液体，然后再变成坚固的固体，而这些粒子则会黏结在一起，其力正比于对热量的加强亲合力。另一方面，如果在最致密的金属中加入足够数量的相同原则，当它们膨胀成气态时，它们对金属的吸引力就会减弱，且凝聚力就会破坏。」』

在此详细地引用了大「异端」的非正统观点，只要在术语上略作改动就可以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不可否认的是一位富有独创性和自由的思想家，继续总结这些观点，并继续说到：——

『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理论所暗示的太阳力和地球的一体性。但我还可以补充说，从这一点、或从假设力仅仅是运动、是没有实体的性质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来作为对这个最复杂、最深刻问题的最接近真理的结论：——

『(α) 太空、星际间、行星间、物质间、有机物间并不是真空，而是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液体或气体，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词*，我们仍可以像古人那样叫它太阳之火 (Aith-ur)，即以太 (AEther)。这种液体其成分不可改变、不可摧毁、不可见†，遍及万物和一切 [可量测的—布拉瓦茨基夫人] 物质‡，包括流水淙淙的小溪里的卵石、悬垂的树、在一旁观看的人，都以不同程度地充满了以太；卵石比树少，树比人少。这颗行星上的一切都以同

样的方式如此充满它！一个世界在空灵流体中建立起来，并在它的海洋中移动。

【*的确，除非采用卡巴拉主义者的神秘术语！】

【†只有在显化期时才是「不可改变的」，之后它再次融合进原初质 (Mulaprakriti)；其本质而永远「不可见」，但可见于它的反射光芒，被现代的卡巴拉主义者称为「星光界流质」(Astral light)。然而，有意识而伟大的存在们裹著同样本质在其中移动。】

【‡我们必须加上(可测量的)，以便把它与以太区分开来；后者虽然是一种基质，但仍然是物质。】

『(b)以太，无论它的性质是什么，都是来自太阳和各个太阳*，太阳们是它的产生者、它的储存者、它的散播者。†

【*神秘科学颠倒了这一说法，说它是太阳，且所有的太阳都来自它，它在显化期黎明时从核心太阳散发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位博学先生的看法。让我们记住，这个以太不管是阿卡莎、还是它的更低等原则，以太都是七重的。阿卡莎在寓言中是阿底提 (Aditi)，是太阳 (Marttanda) 的母亲，是「众神之母」(Deva-matri)。在太阳系中，太阳是她的菩提和载体 (Vahan)，因此是第六原则；在宇宙中，所有的太阳都是阿卡莎的欲体 (Kama rupa)，我们的太阳也是。只有当苏利耶 (太阳) 被视为他自己王国中的独立实体时，它才是此大物质体的第七原则。】

『(c) 没有以太就没有运动；没有它的话，可量测物质的粒子就不能相互滑动；没有它的话，就不会有激发这些粒子行动的冲动。

『(d) 以太决定物体的组成。如果没有以太，物质的结构就不会发生变化；例如，水只能作为一种紧实的、不可溶解的物质存在，超出了我们所

能形成它的任何概念。它不可能是冰、不可能是燧石，也不可能是蒸汽，除了以太。

『(e) 以太连接了太阳与行星、行星与行星、人与行星、人与人。若没有以太的话，就没有宇宙中的交流；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运动现象。』

因此，在所谓的宇宙的机械概念中，我们发现以太和弹性原子是宇宙的精神和灵魂，而该理论无论用任何方式伪装——总是把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留给科学家去思考，并超出了现代唯物主义所划定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不可知论*——比大多数更有帮助。关于原子、以太、或者两者而言，现代的推测都无法摆脱古代思想的圈子；而后者则浸透了古老的神秘主义。波动或微粒理论——都是相同的。它是从现象的各个方面进行推测，而不是对起因和众起因的本质的认识。当现代科学向其观众解释本生 (avails) 和基尔霍夫(Kirchoff) 最近的成果时，在屏幕上显示了七种颜色，这些是光线按固定顺序分解的「原色」，并分别描述了光波的波长，但这证明了什么？它甚至通过测量波长来证明它在数学成果上的精确性——『在光谱的红色一端大约是750奈米，在紫色一端大约是393奈米。』但是，当证实这种计算的准确性与光波的效应有关时，科学被迫承认，这种力(其假定的起因)被认为会在某种媒介中产生『无法觉察的微小波动』——『通常被认为与以太媒介相同』——而这种媒介本身仍然只是一个『假想的媒介！』

【*在我们的时代，残酷但坦率的唯物主义比双面的不可知论更诚实。一元论是现代哲学的伪君子，它把伪善的面孔面向了心理学和唯心主义，而把它本来罗马占卜者的面孔，用舌头鼓起他的脸颊——面向唯物主义。一元论者比唯物主义者更糟糕；因为，当它同样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宇宙和「心灵感应-精神性」的人时，后者提出的论据要比怀疑廷得耳(Tyndall)先生、甚至是赫胥黎(Huxley)先生的人更不具说服力。对于普世真理来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贝恩(Bain)和刘易斯(Lewes)比布赫纳(Buchner)更危险。】

【†温切尔 (A. Winchell) 教授的《地质学》。】

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对于未来不可能知道太阳的化学组成的悲观主义，并没有像声称的那样在三十年后被基尔霍夫 (Kirchoff) 推翻。光谱仪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化学家所熟悉的元素很可能存在于太阳的外袍——而不是在太阳之中；而物理学家们将这些「袍子」(太阳的宇宙面纱)视为太阳本身，宣称其亮度是由燃烧和火焰引起的，并把那发光体的生命原则误认为是纯物质性的东西，称它为「色球层」。*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假设和理论，无论如何都没有定律。

【‡参见《神智学的五年》——文章：《开悟者们否认星云理论吗?》和《太阳仅仅是一个冷却物质吗?》——以得到真正的神秘教学。】

VIII. 生命、力或重力

不可量测的流体已经过时了；「机械力」很少被提及；在过去的 25 年里，科学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但是万有引力仍然存在，在几乎被旧理论杀死后，它靠新的理论组合得以延续生命。它可能很好地回答了科学假设，但问题是它是否也回答了真理，并代表大自然中的事实。引力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行星的运动；它怎么能假定能解释无限空间中的旋转运动呢？光靠引力是无法填补所有的空缺的，除非每个恒星都有一种特殊的冲力，而且表明每个行星及其卫星的旋转，都是由某种*同一起因*结合了引力所造成的。即便如此，一位天文学家说(《自然哲学》，艺术，142)，科学将不得不命名其起因。

神秘主义已经给它取名很久了，且所有的古代哲学家都是如此；但后来，所有这些信仰都被宣布为被驳倒的迷信。「超宇宙」的神已经消灭了对于宇宙内智性力量的信仰可能性，然而谁或是什么*推动*这一运动的原动力？『当我们了解了推动的独特起因，我们将准备把它与那吸引的东西结合起来。』 弗朗索瓦 (Francoeur) 如此说到 (《天文学》第 342 页)。再一次——『天体之间的吸引力只是斥力：是太阳驱使它们不停地前进；否则，它们的运动就会停止。』

如果能接受太阳力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天上运动的原始起因的理论，且如果赫谢尔 (Herschell) 的另一个大胆得多的理论被接受 (关于太阳中的某些有机体)，甚至被接受为临时假设，那么，我们的教导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且密传寓言或许在数百万年就预示了现代科学，因为这些是古老的教导。太阳 (Marttanda) 守望著和威胁著他的七个兄弟，即行星们；而太阳没有离弃他母亲阿底提 (Aditi) 将他置于的中心位置；『他追著他们，自己慢慢转身 ... 并从远处跟著它们，朝同一个方向移动，沿著那环绕它们宫位

的道路』 - 或称轨道。(见第四节注释，第一卷)正是太阳的流体或散发物赋予了太阳系中所有运动和唤醒了所有生命。它是引力和斥力，但不像现代物理学和引力定律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与*显化期黎明的运动法则*相和谐，即太阳系重建和更高变革的黎明。这些法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所有物体的运动是不同的，且随每一个较小的劫而改变— 这是由*移动者*所调节的，即宇宙灵魂中的智性体。我们相信这一切真的大错特错吗？好吧，这里有一个现代和伟大的科学家谈到生命电，他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神秘主义，而非现代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建议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参阅罗伯特亨特 (Robert Hunt F.R.S.) 的一篇关于《太阳的热源》的文章，(在《大众科学评论》第四卷第 148 页) 他谈到太阳发光的外壳和它「独特的卷曲外观」时，说道：—

『阿拉戈 (Arago) 提议把这个外层称为光球层，现在被广泛采用。老赫歇尔把这光球层的表面比作珍珠母 ... 它就像宁静夏日的海洋，海面在微风的吹拂下微微起皱 ... 内史密斯 (Nasmyth) 先生发现了一种比先前任何猜测都更为惊人的情况 ... 具有特殊透镜形状物体... 如同「柳叶」... 有不同大小 ... 没有按任何顺序排列 ... 在各个方向相互交叉 ... 它们之间有不规则的运动 ... 可以看到它们彼此靠近和后退，有时还会出现新的角度位置，所以其外表 ... 被比作一群密集的鱼群，的确，它们在形状上很像... 这些物体的大小，让人们对于太阳物理运作的巨大规模有了一个宏大的概念。它们的长度不少于1,000 英里，宽度不能少于 200 到 300 英里。在那些叶状或透镜状物体的猜想上，*最有可能的是光球层*是一个巨大的气态物质之海洋 (什么样的「物质」?) ... 处于强烈 (表面上的) 白热状态，且它们是火焰片的透视投影 』

【*而且还会发现*中央物质*，或者说是映像的中心。】

神秘主义说道，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太阳「火焰」是*映像*。但请看神秘主义者在第一册中对此的观点。

『不管它们(那些火焰片)是什么，很明显它们是太阳光和热的直接来源。这里围绕著发光性物质的包层，*摆动著强大的能量，并传递它的运动到恒星空间的以太性媒介，从而在遥远的世界产生热和光。我们已经说过，那些形式被比作某些生物，且赫谢尔说道，「虽然说这样的组织拥有生命(为什么不呢?)未免太过大胆，†然而，我们不知道那活跃行为能发展热、光和电。」... 这个美好的想法里是否存在真理？难道在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太阳里，其中活跃物质的脉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吗？这些生命聚集在地球上，并且毫无疑问蔓延到其他行星上，而太阳是这些行星威武的的部长？』...

【*这种「物质」就「发光性」灯芯在镜子里的火焰映像。】

【†见《神智学的五年》，第 258 页—回答赫谢尔的推测。】

神秘主义肯定地回答了这些疑问；且总有一天，科学会发现事实如此。

同样，在第 156 页，亨特先生写道：——

『但若将生命—生命力—视为一种远比光、热或电更为崇高的力量，并且确实能够对它们全部施加一种控制的力量』(这绝对是神秘的)... 『我们确实倾向于欣然接受这种推测，即光球层是生命力量的主要来源，并以诗意的愉悦来看待把太阳能比作生命的假设。』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确证来阐述我们的基本信条之一，即 (a) 太阳是生命力的储藏室，而生命力是电的本体; (b) 生命之流正是从它那神秘的、永远无法探测的深处流过太空，也流过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有机体。我们看看另一位著名的医生是怎么说的，他称这种(我们所谓的生命流体)称为「神经以太」。将下面摘录的文章改动几个句子后，你就有另一篇关于生命力的准神秘的论文。这里又再一次是理查森博士在《大众科学

评论》卷 X 第 380 -3 页中，针对「神经以太」发表了他的观点，如同他对「太阳力」和「地球力」的看法一样：—

『这个理论试图传达的观点是，在固体或液体的分子之间，在神经组织、在构成身体的所有器官部分之间，存在一种精细的、微妙的介质、蒸气或气体，它使分子处于一种状态可以相互运动，也可以排列和重新排列形体；所有的运动都通过这种媒介来传递；身体的一个器官或部分正是经由它来与其他部分交流，且外在生命世界是通过它与活人交流：这种媒介的存在，使生命现象得以显现，而当它的普遍离去时，将使身体实际上死亡 ... 』

且整个太阳系都落入了*沈睡期*—作者可能如此补充道。但让我们进一步阅读：

... 『我使用以太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是指一种非常轻的、蒸汽或气态的物质；简而言之，我使用它的方式就如同天文学家在谈论太空中的以太时一样，指的是一种微妙但物质性的媒介。... 当我说到*神经以太*时，我并不是说以太只存在于神经结构中：我确实相信它是神经组织的一个特殊部分；但是，正如神经进入所有具有运动和感知能力的结构，神经以太也进入所有这些部分；且根据我的观点，神经以太是血液的直接产物，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血液氛围的一部分。

...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存在一种遍及神经物质的弹性介质，这种介质能够受简单压力的影响。... 在神经结构中，毫无疑问，存在一种真正的神经流体，正如我们的前辈所教的那样。*这种液体的确切化学(?)†成分尚不为人所知；它的物理特性很少被研究。它是否随流而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循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在中枢形成后进入神经、还是形成于血液进入神经的各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我们不知道这种液体的确切用途。然而我意识到，真正的神经物质流体本身不足以充当微妙媒介，来连接人类和动物的外部宇宙和内部宇宙的。我认为—这是我对旧理

论的修正——生命中一定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物质；一种以蒸汽或气体的形式存在的物质，弥漫在整个神经有机体中，如同一层包围著神经结构分子的氛围[‡]一样，是所有运动的媒介，与神经中枢相互传递。... 一旦意识到在活著时，在动物体内存在著一种精细弥漫的物质型态，一种充满每一个部分的蒸汽——甚至储存在某些部分；由生命化学不断更新物质；一种像呼吸一样容易处置的物质，它在完成了使命之后——一股新的光之洪流照耀那智性上。』 ...

【*比如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他称它为生命液体 (liquor vitae, and Archæus)】

【†或者说是炼金术上的「组成」。

‡『这个生命力量.....在人的周围像一个发光的球体辐射』...帕拉塞尔苏斯在《帕拉格拉嫩》("Paragranum") 中如此说。】

一股新的光之洪流当然是照耀在古代和中世纪神秘主义和它信徒的智慧上。因为在三百多年前，即在十六世纪时，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曾写过同样的东西，如下：——

『整个微观宇宙都潜在的包含在生命液体 (Liquor Vitae) 里，是一种神经液体 ... 其中包含著存在物的本性、性质、特征和本质。』...(《论人类的生成》 "De Generatione Hominis") ... 『生命液体 (Archæus 或 Liquor Vitae) 是一种平均分布在人体的所有部分的要素 ... 生命之气 (Spiritus vitæ) 源自世界之气 (Spiritus Mundi)。它作为后者的一种散发物，包含了所有宇宙影响的元素，因此可以解释为是星星们 (宇宙力量) 对于人的不可见身体 (生命星光体) 作用的起因。』 (《论肢体力量》 ("De Viribus Membrorum") 见《帕拉塞尔苏斯的一生》，弗朗茨·哈特曼 M.D., F.T.S. 著)

如果理查森博士研究过帕拉塞尔苏斯所有的秘密著作，他不必那么频繁地忏悔——『我们不知道』... 『这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等等,等等。他也

不会说出下面这句话，反悔他独自重新发现的最好部分，其中说到 (第 384 页):——

『有人或许会认为，在这种思考方式就是以太存在的理论 ... 据说它遍布整个空间 ... 可以说，这种普遍的以太从外部渗透到所有动物的器官中，且是每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在物理上发现的泛神论 (!)。它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会摧毁每一种独立感知的个体性 ...

我们看不到它，但我们知道它并非如此。泛神论可能在『物理上被重新发现』。所有的古人都知道、看到和感觉到它。泛神论表现在浩瀚的星空中，表现在海洋的呼吸中，且表现在最小草叶的生命颤动中。哲学拒绝一个有限和不完美的上帝存在于宇宙中，如一神论追随者所描绘的拟人化神。它以其名称「斐洛-神-智慧」(Philo-Theo-Sophia) 否定了荒谬的想法，此想法认为无限的、绝对的神应该，或者更确切地说，能与物质的有限虚幻进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不能想象在该神之外还有宇宙，或想象后者在活跃或不活跃物质中不存在它。*为什么空间的以太、或者「神经以太」会『摧毁每一种感知的个体性』，这对于一个熟悉「神经以太」真实本质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他熟悉其梵语或者说是密传和卡巴拉的名字。理查森博士同意——

【*这并不是说每一丛灌木、每一棵树或每一块石头都是神或一个神灵；而是宇宙显化的每一个微粒都属于「神」的，并且是它的实质，无论它在万古永远进化的循环中降至何等低处；而且无论每一个单独的微尘，还是整体的宇宙，都是那遍一灵魂的方面和提醒——哲学拒绝称它为上帝，因为这会限制了永恒和永远存在的根和本质。】

『如果我们没有独自制造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媒介，如果它是由外部世界产生的，只适应一种振动，那么我们需要的感官就比我们拥有的要少：因为，只提两个例子——光的以太不适于声音，因而我们既能看见也能

听见；空气作为声音运动的媒介，并不是光的媒介，因而我们能看见和听到。』

事实并非如此。这位博学博士的观点：『泛神论不成立，因为它会消灭每一种独立感知的个体性』，表明他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现代物理理论的基础上的，尽管他很乐意对它们进行改革。但他会发现这不可能达成，除非他允许精神感官的存在以取代逐渐萎缩的肉体感官。『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当然在理查森博士看来）对应于唯物主义科学对视觉和听觉现象的解释，后者也假定我们不能以其他方式看到和听到东西。神秘学者和神秘主义者知道得更多。吠陀雅利安人熟悉声音和颜色的奥秘，就像我们的生理学家熟悉物理层面上的事物，但前者掌握了两种层面上的秘密，是唯物主义者无法企及的。他们知道一种双重的感知；精神上和物质上。一个人失去了一种或多种感官后，其余的感官会变得更加发达：即，盲人可以通过触觉、听觉等感官恢复视力，而聋人可以通过视觉来听，即透过有声的看见说话者嘴唇和嘴型。但这些仍然是属于物质世界的情况。至于精神感知、那些在更高层面意识上运作的感官，被生理学的前提拒绝了，因为后者对神圣科学一无所知。它将以太的运作限制为只是振动，并把它与空气区分——尽管空气单纯是分化和复合的以太——使它假定的功能能适应生理学家的特殊理论。但是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奥义书》的教导，其中包含了更多真正的科学，是那些完全不理解它们的东方学家未准备好承认的。七种感官在心智与物质上的关联（七个在物质层面，七在心智层面）《吠陀经》中得到了清楚的解释和定义，尤其是在称为《随歌》（Anugita）的

《奥义书》中：『不会毁坏的和会毁坏的，这些就是本体的双重显化。在这些事物中，不会毁坏的是存在者（真实本质或本体的本性，是潜在的原则）。会毁坏的是作为个体（或实体）的显化。』苦行僧在《随歌》中如此说到；而且：『两次诞生（启蒙）的人都知道这是古人的教诲 ... 空间是第一个实体 ... 而现在空间（阿卡莎，或以太的本体）有一个性质 ... 就是声音而已 ... 且声音的性质是沙伽（Shadga）、利沙婆（Rishabha）、犍陀罗（Gandhara）、

中令 (Madhyama)、盘查婆 (Panchama)，除此之外，还有五种尼沙婆 (Nishada) 和达瓦塔 (Dhaivata) 』；(印度全音阶)。音阶中的这七个音符是声音的原则。(参阅《随歌》第三十六章) 每一种元素性质都是七重的，如同每一种敢之一样，若根据它们在物质上或客观层面上的显化(同样在其本身中是七重的) 进行评判和教条化是相当武断的。因为只有当本体从这(七种) 幻像的起因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在感官对象性质的知识(秘密智慧)，位于双重显化层面——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此有人说：—

『陈述这个美妙的奥秘... 仔细聆听起因的分配。鼻子、舌头、眼睛、皮肤，而耳朵作为第五(感官) 心灵和觉悟，*这七(感知) 应被理解为(认识它们) 性质的起因。嗅觉、味觉、色彩、声音和第五的触觉，是心智运作的对象，也是觉悟(最高精神感知或知觉) 的对象，这七个是行为的起因。那会闻、会吃、会看、会说、会听、会想、会理解的，这七者应该被看作是媒介的起因。†这些(媒介) 拥有性质(悦性(sattwa)、激性(rajās)、惰性(tamas))，享受他们自己的性质，不论愉快和不愉快。』(《随歌》)

【*我们从远古时代就开始把感官分为五种。但现代哲学家在采用此数字的同时，没有一个问过自己这些感官是如何存在的，即如何以自觉的方式被感知和使用，除非有第六感的存在，作为注明和记录它们的心智知觉；而第七(对于形而上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而言) 是保存精神性成果及其记忆，就像保存在一本属于业力的生命之书一样。古人把感觉分为五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启蒙者) 停在听觉上，因为那种感官在第五种族的开始发展起来时，才在物质层发展(变得相当矮化，局限于这个层面)。(第四种族已经开始第三种族所极度发展的精神状态。))】

【†现代的评论家没有理解古代注释学家的微妙含义，把这句话『媒介的起因』解释为『嗅觉的能力等，当此能力归因于自我时，能使他看似为一个媒介，一个活跃的原则』(!)，这完全是纯想像。这「七」之所以被理解为媒介的起因，因为『这些对象是起因，而享受它们会引起印象。』

密传地说，这七种感觉是由「媒介」造成的，这些媒介是「神灵」，否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此，』有人说：『这七种（感知）是解脱的起因。』（即当这些起因失效时）『在博学的人（睿智启蒙者）之中，他们了解这些性质对应神灵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神灵的本性），各自有其位置。』简单地说，「博学的人」理解各种现象的自体本质；而此情况下所谓的「性质」，指的是高等行星神灵或元素神灵或智性体的性质，它们主宰元素们及其产物，而不是指现代评论家以为的「感官」。因为『博学的人不认为他们的感官与他们自己有任何关系，更别说与他们的自体有关。』（参见《东方圣书》第八卷第 278 和 279 页《随歌》）】

然后我们能在《薄伽梵歌》（第七章）中读到神（或克里希纳）说：——

『... 只有一些人真正了解我。土、水、火、空气、空间（或阿卡莎（Akasa），以太）、心智、觉悟和自我意识（或指在幻觉层面感知前面所列）... 这是我的性质中一种较低等形式。你们要知道我还有另一种性质，比这更高等，是活跃的，而宇宙是由此维持的，喔你这强大武装者！... 所有这一切在我身上编织，就像无数珍珠在一根线上（《剃发奥义书》，第 298 页）... 我是水的味道，昆提之子啊！我是太阳和月亮的光。我是 ... 空间中的声音（「即，上面提到的各种事物性质之下的神秘本质」译文）... 大地的芬芳，火焰中的灿烂... 等等。』

因此，一个人在独自开始验证和寻求大自然奥秘的表面之前，确实应该先研究神秘哲学，就像他独自『知道关于大自然性质的真相，他知道所有实体的创造 ... 从错误中解脱出来。』「导师」如此说到：『准确地理解这棵大树，其未觉察的（神秘本质，万物之根）是从种子（梵）中发芽的，它包含了觉悟（Mahat，或普遍智性灵魂）作为它的主干，它的枝干是伟大的自我意识，*枝干的洞是嫩芽，也就是感官，其中伟大的（神秘的，不可见的）元素们是花束†，粗大的元素们（粗大的客体物质）是小树枝，总会有树

叶与花 ... 这是永恒的，它的种子是梵(神)；用那把锋利的剑——知识(秘密智慧)——砍断它，人就能获得永生，摆脱生死。』

【*自我意识 (Ahamkara)，即「在我看来」，就是那种导致所有错误的自我中心 (Egoship) 。】

【†这些元素是土、水、火、空气和以太的五个精微本质 (tanmatras)，从而产生更粗大的元素们。】

这是生命之树，菩提树，只有在砍掉它之后，人类作为生与死的奴隶才能得到解放。

但是科学家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听开悟者和苦行僧所使用「知识之剑」。因此，他们之中最自由派的人发表的片面评论，是因过度重视物质科学的武断划分和分类。神秘主义对它们几乎毫不理会，自然更加不屑一顾。物质现象的整个范围从以太的*最初*——阿卡莎开始，而双重性质的阿卡莎诞生自的所谓的*混沌*，后者是原初质的主要方面，原初质是「根-物质」和一个人对于梵所能形成的最初抽象理型。现代科学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以多种方式来划分它所设想的以太；*真正的空间以太*仍将是遍及的。它有它的七个原则，就像大自然的其他一切一样，且没有以太的地方*就没有声音*，它就如同大自然中七个分化中的振动响板。这是古代的启蒙者们学到的第一个奥秘。在那些缓慢渐进向下的进化和落入物质的日子里，我们现在的一般物质感官是不正常的(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曾几何时，在我们现代被认为是特异功能的一切，都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感觉和官能。它们使生理学家感到困惑，现在不得不相信它们——如思想转移、千里眼、灵听力等，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简而言之，所有现在所谓的「美妙而异常的」功能。然而，我们在循环往复；即，我们在精神性中丢失了我们在物质发展中获得的东西，直到第四种族快要结束，我们(人类)现在才在逐渐地、不知不觉地丢失物质性，并在精神性的再进化中再次获得

的一切。这一进程必须继续直到第六根种族在精神性对等于第二根种族(久远灭绝的人类)的时期到来。

但目前很难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理查森博士关于「神经以太」这个充满希望但不太正确的假设上来。*阿卡莎*被误导性的翻译为「空间」，我们刚刚展示了它在古印度体系中是「一」的「最初诞生者」，只有一种性质，即声音(是七重的)。在密传语言中，这个「一」是「父亲」的神，而「声音」同义于*逻各斯*(话语，或*儿子*)。不管有无意识，它必然是后者；而理查森博士在宣扬一种神秘学说时——选择了那「声音」七重性质的最低形式，并对它进行了推测，补充道：——

『我提出的理论是，神经以太是一种动物的产物。在不同种类的动物中，它可能有不同物质性质，以便适应该动物的特殊需要，但本质上，它在所有动物中都起著一个作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产生 ...』

这就是导致一切错误看法的错误核心。这种「神经以太」是这个原始本质(生命)的最低原则。它是动物的生命力，弥漫在整个大自然，并根据其活动的条件来行动。它不是「动物的产物」，反而它的产物是这些活的动物，活的花或植物。动物组织根据它们的病态或健康状态来吸收它——物质材料和结构(在它们的原始状态下——注意)也是如此——因此，从实体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由它来调节、强化和喂养它。它在阳光(Sushumna)中大量地降落供应给植物，且照亮与喂养著月亮；它正是通过月亮的光线，照射并穿透人和动物身上，尤其是他们在睡觉和休息的时候，比活动时多。因此，理查森博士再次犯了错误说道：——

『根据我的想法，神经以太本身并不是活跃的，也不是一种刺激动物运动的力量；但它在提供条件使运动能发生是至关重要的。』(恰恰相反) ...

『它是热、光、声音、电作用、机械摩擦的所有振动的导体。*它使神经系统在生命状态中，始终处于完美的张力状态(这是正确的)。它通过运动而被消耗(应是产生)... 且当对它的需求大于供给时，缺乏它就会表现为神经

崩溃或疲惫。†它在睡眠期间积聚在神经中枢，使它们达到应有的音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从而唤醒肌肉并焕发新生的活力。...』

【*在**载体** (Upadhi，物质基础) 意义上的导体；但是，它作为普遍灵魂和大自然**生命力**的第二原则，它由其中的第五原则**智性**引导。】

【†它在神经系统中的过度活跃往往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如果是**动物系统**产生了它，那么肯定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正如梅特卡夫和亨特教授所解释的那样，后一种紧急情况显示了它独立于系统之外，以及它与太阳力的联系。】

就是如此；这是相当正确且易懂的。因此，『身体完全被它更新了，呈现出运动的能力，形体的丰满，以及**生命**。身体失去了它会呈现出惰性，萎缩死亡的形态，*证明它失去了活著时所拥有的某物质的东西*。』

现代科学否定了「生命原则」的存在。这段摘录清楚地证明了它的重大错误。但是这种「物质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生命液——帕拉塞尔苏斯的**生命液体** (Liquor Vitae)——并没有像理查森博士认为的那样**离开身体**。它只是从活跃的状态变为被动的状态，且是由于组织的病态状态而变得潜伏起来，而失去对它的控制。当死后完全僵直，「生命液体」将再次苏醒并开始运作，并开始对原子进行化学作用。「梵天-毗湿奴」——生命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将把自己变成**毁灭者湿婆**。

最后他在 387 页写道：——

『神经以太可能中毒；我的意思是，可能通过简单的气体扩散，使外部产生的其他气体或蒸汽扩散到其中；这些气体可能来自于吞下和咽下物质的产物，或疾病期间身体本身产生的分解气体。』

这位博学的绅士可能还补充了同样的神秘原则：『一个人的「神经以太」可以被另一个人的「神经以太」(气场散发物) 所毒害。且看看帕拉塞尔苏斯是怎么说的「神经以太」：——

『生命力 (Archæus) 具有一种磁性，能吸引或排斥属于同一层面的其他交感或反感的力量。一个人对于抵抗星光界影响的力量越小，他就越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生命力并不是封闭在人的内部，而是像一个发光的球体 (气场) 一样在人的内部和周围辐射，且它可以在远处起作用 ... 它可以毒害生命的精华 (血液) 而引起疾病，也可以净化它而恢复健康。』(《帕拉格拉嫩》 "Paragranum"; 《帕拉塞尔苏斯传》，F. 哈特曼博士著。)

这位英国科学家指出，「生命力」(Archæus) 和「神经以太」这两个词是相同的，他说它的张力程度一般可能过高或过低；『由于它所投入神经物质的局部变化。』... 『在剧烈的刺激下，它会像在暴风雨中一样振动，使大脑或脊髓控制下的每一块肌肉变得无法控制地运动——无意识的抽搐。』

这被称为神经兴奋，但除了神秘主义者外，没有人知道这种神经扰动的原因，或能解释它的初始原因。「生命原则」在过于旺盛的时候可能会使人死亡，在过于贫乏的时候也是如此。但这个原则在显化的 (或我们的) 层面上，只是那些「群众」(集体上的原则，是显化的生命和光) 的智性行动的效果和结果。它本身从属于永远不可见的、永恒的和绝对遍一生命，并从中散发出来，且在一个下降的和一次再次上升的阶层等级中——一种真正的七格梯，声音 (或逻各斯) 在上端，低等祖灵 (Vidyadharas)* 在下端。

【*在最近一本关于佛教和基督教的象征主义的著作中 (确切地说，是佛教和罗马天主教的象征主义，北方佛教许多后来外传流行的仪式和教条，与拉丁教会的相同)，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事实。这本书的作者有著更多的自负而不是博学，不加区分地在他的著作中塞满了古代和现代的佛教教义，并严重混淆了藏传佛教和佛教。在这卷书的第 404 页，称为《基督教国家中的佛教，或艾赛尼派的耶稣》这位伪东方学家致力于批评密传佛教徒的「七原则」，并试图嘲笑它们。在 405 页也就是最后一页，他热情

洋溢地谈到祖灵 (Vidyadharas)，『把七大亡者军团变得聪明了。』然而，这些「祖灵」被一些东方学家称之为「半神」，实际上在外传教义中，他们是一种成就者，「富于虔诚」，而在密传教导中，他们等同于七类别的祖灵 (Pitris)，其中一个类别借由投生人类的躯壳，而将自我意识赋予第三种族的人。在他那本古怪的拼贴书卷结尾处，有一首《太阳赞美诗》竟赋予了佛教一个人格化的神(!)，这是对这位不幸的作者如此精心收集的证据的不幸一击。

神智论者们充分意识到，里斯·大卫斯 (Rhys Davids) 先生同样对他们信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密传佛教》作者所提出的理论『不是佛教，也不是密传。』会有这个评论是因为 (a) 不幸的错将「智慧」(Buddhism) 写成「佛教」(Buddhism)，如此一来与乔达摩的宗教相联系，而非克里希那、商羯罗和其他许多人(也包括佛陀)传授的秘密智慧；(b) 里斯·大卫斯先生不可能知道任何真正的密传教导。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当时最伟大的巴利和佛教学者，无论他说什么，都有资格受到尊敬的聆听。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于以科学和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外传佛教一无所知，也对于神秘哲学一无所知，却怀著恶意诽谤他人，并且在神智论者面前摆出一副高深学者的架子，我们只能微笑并尽情地嘲笑他。】

当然，神秘主义者完全意识到，活力论者的「谬误」曾被沃格特和赫胥黎所嘲笑的，然而，此理论在非常高等的科学领域仍然得到支持，因此，他们将高兴地感到他们不是孤独的。因此，德·卡特法吉斯 (Quatrefages) 教授写道：——

『确实，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星星运... 生物有重量，因此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它们是众多不可或缺的物理化学现象发生的地方，而且必与以太动力学(电、热等等)的作用有关。但是这些现象是在另外一种力的影响下展现出来的... 生命与无生命力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以自身的法则掌管和支配著它们行动。』*

【* 《人类物种》，第 11 页。】

IX. 太阳理论

简短的分析科学的复合和单一元素，是如何抵触神秘学的教义。这个理论被普遍接受，但有多少科学性？

他在回答古尔 (Gull) 博士对生命力理论的攻击时 (生命力理论与古代神秘哲学的元素紧密相关)，伟大的生理学家比尔 (Beale) 教授有几句话很有启发性且很美：——

『生命中存在著一种奥秘——一种从未被揭开的奥秘，当对生命现象研究和思考得越深入，这种奥秘就显得越伟大。在生命中心-比最高倍放大率所见的中心更加中心，在生命物质的中心，肉眼无法看透，但理解力可以趋向于那里——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超越了最先进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给的概念：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变化的性质能被物理研究所确定，因为它们肯定拥有某种秩序或性质，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现象。』

这个「奥秘」或生命本质的起源，神秘主义将它定位在我们太阳系原初质的核心 (因为这些核心是一体的)。

『太阳是**太阳世界(太阳系)**的心脏，它的大脑隐藏在(可见的)太阳后面。感知从那里辐射到伟大身体的每一个神经中枢，且生命本质的波流进每一根动脉和静脉 ... 行星是它的四肢和脉搏 ...』 (评论)

在其他地方(《神智学者》中)说道，神秘哲学否认太阳是一个燃烧的球体，而是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世界，一个发光的球体，而真正的太阳隐藏在后面，可见的存在只是它的映像，它的外壳。内史密斯(Nasmyth)的柳叶被赫雪尔 (J. Herschell) 先生误认为是「太阳居民」，实际上是太阳生命能量的储存库，『为整个太阳系提供生命电。... 隐藏的太阳如此成为了我们

这个小太阳系的储存库，自我产生其生命液体，并且不断地吸收它释放出来的液体。』而可见的太阳只是真实太阳宫殿和存在中的一个窗口，无论如何，它忠实的映像了内在运作。

因此，在显化的太阳周期(或生命)，我们的整个太阳系都有一个有规律的生命液体循环，其中太阳就是心脏——就像人体血液循环一样；太阳在它每次回来都有节奏地收缩，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只不过，太阳的血液不是一秒钟左右就能完成一轮循环，而是要用 10 年的时间，还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通过它的心房和心室，然后才洗净肺，再从那里进入系统的大静脉和动脉。

科学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天文学知道，太阳黑子数量的增加是 11 年的固定周期，*这是由于太阳心脏的收缩所导致。宇宙(这里是我们的世界)会呼吸，就像人和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植物、甚至矿物一样；地球本身每 24 小时呼吸一次。黑暗区域不是由于『在观察者和光球层之间，从太阳核心散发出的蒸气所产生的吸收作用。』这些太阳黑子也不是如塞奇神父(Secchi, Le Soleil II., 184)所说，形成自『爆发所投射在太阳盘上的物质(加热的气体物质)。』(出处同前)它类似于心脏有规律和健康的搏动，而生命液体通过它的中空肌肉。若能使人的心脏发光，且使活跃且搏动的器官变得可见，从而把它们映像在屏幕上，如天文学家在演讲中所使用的那种——例如讲解月球——那么每个人都会看到太阳黑子现象在每秒钟重复出现——是由于它的收缩和血液的流动。

【*它不仅不否认其发生，总是把它归咎于错误的原因，每种理论总是相互矛盾，(参见塞奇(Secchi)、法耶(Faye)和杨的理论)，这些太阳黑子取决表面积累的蒸气，比光球层温度更低(?)，等等，我们也有科学家用星象学的方法研究这些太阳黑子。杰文斯(Jevons)教授把所有重大周期性商业危机都归因于每 11 个周期出现的太阳黑子的影响。(见他的《对货币和金融的调查》。)这无疑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

在一篇关于地质学的著作中说道，『总有一天会发现，所有公认的化学元素只是一种物质元素的变化』，这是科学的梦想。(《世界生命》，第48页)

自从人类语言存在以来，神秘哲学就教导这一点，并且根据类比的不变法则的原则——『上者如下』——且附加了另一个公理，即事实上既没有精神也没有物质，只有那永远隐藏的「如是」(或Sat)的无数方面。同质的原初元素只有在尘世层面上的意识和感知里才是简单而单一的，因为物质毕竟只是我们自己意识状态的序列，而精神只是心灵感应直觉的概念。甚至在下个更高的层面上，那些在我们尘世上被现代科学定义为单一元素，即某种物质终极不可分解的组成部分，在更高的精神感知世界里也会被认为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最纯净的水将不只是氧和氢这两种简单元素，而是产生我们尘世上现代化学所不能想象的许多其他成分。在物质领域里的情况，也类比于精神领域中，我们在客体层面所认识到的事物影子，也存在于纯主体层面里。那完美同质物质的微粒，即海克尔(Haeckelian)核生物界的原生质，现在被视为地球存在的生物自生(archebiosis，赫胥黎先生的「原生质」)*；而且，原生质(Bathybius Hæckelii)必须追溯到它地球前的生物自生。这在其第三进化阶段首先被天文学家觉察到，以及所谓的「次级创造」。但是神秘哲学的学生们非常了解这节经文的秘密含义了：『梵天本质上有物质的一面，包括已进化的和未进化... 喔！两次诞生者(起蒙者)，精神是梵天的主导方面。下一个是双重的方面——物质和精神，两者是进化和未进化的；最后是时间！原子(Anu)是梵天(有别于梵)的一个名字：「原子中最原子的」(Aníyâmsam aníyasám)，「不变与不朽的至高精神」(achyuta Purushottama)。

【*不幸的是，就在这几页纸被写下来的时候，「地球存在的生物自生」在一种比较严格的化学分析下，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硫酸盐石灰沉淀

——因此，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连有机物质也不是!!!世界的荣耀逝去了!
】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元素——不管它们的数目如何——按照目前对它们的理解和定义，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原初元素。它们形成自「寒冷发光母亲的凝乳」和「那火热父亲的火种」而这两个是「一体的」，或者，用现代科学的通俗语言来说，这些元素的起源是在原始火雾的深处——不可分解的星云的大量白热蒸汽；因为正如纽科姆 (Newcomb) 教授 (在他的《大众天文学》444 页中) 指出的那样，可分解的星云并不是一类真正的星云。

他认为，在那些最初被误认为是星云的，有一半以上是他所说的「星团」。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元素，已经在第 4 轮次和第 5 种族中达到了他们的永久状态。在他们被再次推进向上的精神性进化之前，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此时「死神 (Orcus) 的活跃火」将分离最不可分解的，并将它们散开——再次融入到原始的一。

与此同时，神秘主义者更进一步，正如在对七诗节的注释中所显示的那样。因此，他很难指望从科学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或认可，因为科学会拒绝他的「绝对精神性原子」(ániyâmsam aniyásám) 和他的「心智所生之人」(Manasaputras)。通过将「单一的物质元素」分解为一个绝对不可分解的元素——精神，或「根物质」，从而立刻将它置于物质哲学的范围之外——当然，他与正统的科学人士没有什么同之处。他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不可知统一性的两个方面，两者表面上对立的方面，只在于 (a) 物质的不同程度分化，以及 (b) 人自己所能达到的意识的程度。然而，这是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几乎没有关系——无论物质哲学现在在自己的尘世局限性有多大。

然而，一旦科学承认宇宙无数的形体、情况和面貌都是建立在一种「单一基质」*之上，即使不承认实际存在，至少承认可能性，那么它必须

更进一步。除非它也承认遍一元素的可能性，或神秘学者所谓的遍一生命。它将不得不将「单一基质」悬挂半空中，特别是如果仅限于太阳星云，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悬浮一样，而没有支撑棺材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思辨的物理学家来说，幸运的是，尽管他们无法精确地表述星云理论的含义，但多亏了温切尔教授和几个持不同意见的天文学家，我们得以了解它所不包含的含义。†(见上)。

【*在他的《世界生命》(第 48 页)中，温切尔教授在附加的脚注中说：——『人们普遍承认，物质在温度过高时处于离解状态——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化学结合；』并为了证明物质的统一性，可以诉诸于光谱，在同质的情况下将显示一条明亮的线，而在多种分子排列的情况下——在星云中，或者说一颗恒星——『光谱应该包含两到三条明亮的线!』对于物理学家-神秘主义者来说，这都不是证据。后者坚持认为，在可见物质的一定限度之外后，任何光谱、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没有用处。物质的统一性，对于炼金术士来说是真正的宇宙物质，或者像卡巴拉主义者所称的「亚当的土」，是很难被证明或证伪的，例如法国学者杜马斯 (Dumas)，他认『「元素们」的合成性质与原子质量的某些关系有关』，或者克鲁克斯 (Crookes) 的「辐射物质」，尽管他的实验看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物质元素的同质性假说，以及物质状态的连续性。』因为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物质性物质的范围，即使是在光谱所呈现的也是如此，这个现代「湿婆之眼」的物理实验。正因为如此，圣·克莱尔·德维尔 (H. St. Claire Deville) 才会说：『当被认为是简单的物体互相结合时，它们就消失了，它们各自消灭了。』仅仅是因为他不能追踪那些物体在精神性宇宙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转变。的确，现代科学在探究宇宙的构成永远无法更深入，以找到「世界-材料」或物质的根源，除非她按照中世纪炼金术士的思路进行。】

【†《世界生命》，同上。】

不幸的是，这远不能解决即使是最简单的问题，一直困扰著学者们追求真理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要发现它在哪里和为什么犯错，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探讨，从现代科学最早的假设开始。也许我们终究会发现史泰罗 (Stallo) 是对的。最杰出的学者所犯的错误、矛盾和谬误，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异常态度所致。他们仍然想要保持唯物主义，然而『原子力学理论的一般原则，在作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上，本质上等同于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教义。』因此，『本体论的基本错误随著物理科学的进步变得越来越明显。』 (int. p .VI, 《现代物理学的概念》) 科学充满了形而上的概念，但是科学家们不会承认这种指控，并且拼命地斗争，要把原子力学的面具戴在我们这个层面上纯粹非实体且精神性的大自然法则上——即便是在其他层面上，也拒绝承认它们的实质性；他们会验地否定它们的存在。

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出，自牛顿时代起，固守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努力给事实和真理戴上虚假的面具的。但他们的任务一年比一年困难；而且，在所有其他科学中，化学一年比一年更接近大自然的神秘领域。它吸收了神秘科学长久以来传授的真理，尽管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狠狠嘲讽。密传教义说：『物质是永恒的。』但是，神秘学者所设想物质是处于同质状态 (laya) 的零状态，而不是现代科学的物质；也非处于最稀薄气态的物质。在最开始的层面中，克鲁克斯 (Crookes) 先生的「发光物质」将会看似最粗糙的物质，因为它甚至还没有回到最初的分化点，就已经变成了纯净的精神。因此，当开悟者或炼金术士补充说，虽然物质是永恒的 (因为它是原初质 Pradhana)，但原子会诞生于每一个新的显化期或宇宙重建期，这并非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矛盾，他们相信原子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有一些区别存在于显化与未显化的物质之间，也存在于原初质 (无始无尽的起因) 与物质 (prakriti, 显化的效果) 之间。诗节说道——

『最杰出的圣贤强调地称未进化的起因是原初质，是原始基础，是精微的物质，也就是说是永恒的，且立刻存在，而不是一个过程。』*

【*《毗瑟奴《往世书》》，第一卷第二章，费兹爱德华·霍尔 (Fitzedward Hall) 译。】

那在现代用语里，那分别称为精神和物质的东西，在永恒里是一体的，是持续的起因，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它」——梵语中描述为「那个」(TAD)，——现在如是，过去如是，或者将来如是，是人类想象力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即使是印度教外传的泛神论，所陈述的比任何一神论哲学都好，它的宇宙论以众所周知出色措辞的几句话开头：——

『那时没有昼夜，没有天或地，没有黑暗或光明。没有任何事物来让感官或心智能力来知觉。然后有一个梵天，本质上是原质 (prakriti) 和精神。毗瑟奴除了他的至高本质之外，还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原质和精神，以及梵天。当他的这两个另外方面不再存在、而是消融时，那么，形体和其余事物重新开始的方面，即创造，被称为时间，欧，两次诞生者。』

那消融的东西，是「那个」的虚幻的双重面向，而其本质永远是一体，我们称之为永恒物质或基质 (参见第 II 部分，「原始质和神圣思想」)，无形体的、无性别的，甚至对我们的第六感知 (心智)*来说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们拒绝将此视为一神论者所谓人格化、拟人化的神。

【*参见之前第 IX 节，《生命、力量和重力》中引用《随歌》 (Anugita) 的话。】

现代精确科学是如何看待「物质是永恒的」和「原子是周期性的，而非永恒的」这两个命题？唯物主义的物理学家会批评且嘲笑他们。而自由且先进的科学家，无论如何，真正认真追求真理的科学探索者——即，著名化学家克鲁克斯先生，将证实这两种说法的可能性。因为，他关于《元素的起源》的演讲引起人们的共鸣几乎没有消减——这是他在上一次伯明翰 (Birmingham) 的会议上，向英国协会的化学部门发表的演讲，使每一个听到或读到它的进化论者都大为震惊——1888 年 3 月又发生了一次。化学

学会主席再次向科学界和公众介绍了一些在原子领域的新发现的成果，而这些发现从各个方面证明了神秘教义的正确性。它们甚至比他第一个讲座的陈述(后面引用)更令人吃惊，值得每一个神秘学者、神智学者和形而上学家的注意。这是他在他的演讲《元素和类元素》中说的，他如此以一颗热爱真理的科学之心，毫不畏惧地证实了斯塔洛(Stallo)的指控和预言，无论对自己的荣誉和声誉有任何后果。我们引用他说的话：

先生们，现在请允许我把你们的注意力暂时引到一个有关化学基本原理的问题上，这个主题可能会让我们承认可能存在某物体，虽然它既不是化合物也不是混合物，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元素——我大胆地称之为「类元素」。要解释我的意思，我需要回到我们对元素的概念。元素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划定明确的存在和身分之间的界限？没有人会怀疑氧、钠、氯、硫是单独的元素；当我们讲到氯、溴、碘等这些组时，尽管「元素性」的程度是可接受的，我们无疑的认为氯比氧、钠或硫要更接近溴(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同理，镍和钴彼此接近，非常接近，尽管没有人质疑它们被列为不同元素的说法。然而，我不禁要问，如果这些物体和它们的化合物，在各自的溶液呈现出相同的颜色，而不是，近似地说，互补的颜色，化学家们的普遍看法会是什么？它们独特的性质到现在还能被认出吗？当我们再更进一步，来到所谓的稀土，我们就更站不住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钪、镱和其他类似的元素列为元素级；但是对于镨和钕，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说没有明显的化学差别，它们的主要主张在于碱度和结晶力上的细微差别，尽管它们的物理区别，如光谱观测所示，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大多数化学家的性格也会倾向于宽容的一面，以便让他们接纳这两个实体进入魔法圈内。在这样做的时候，否能够诉诸于任何广泛的原则，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候选人，那么排除克鲁斯(Kruss)和尼尔松(Nilson)所揭示的一系列元素体或超元素，会是公正地吗？这里光谱差异被很好地标记出来了，而我自己对钕镨混合物的

研究也显示了在这些可疑的物体中，碱度上的细微差别。在这同样类别中还必须包括许多独立的物体，可能包括铈、铟、钇和其他通常所谓的「元素」，它们已分裂并正在分裂的。那么我们在哪里划定界限呢？不同的群组彼此相互交错得如此微妙，以至于不可能在任何相邻物体之间建立明确的界限，并且说这条线的这一边是一个元素，而另一边则是非元素，或仅仅是模拟或近似于某个元素。无论在什么地方划出一条明显合理的界线，无疑都很容易把大多数物体分配到适当的一边，因为分类的真正困难点是在接近边界的地方。当然，轻微的化学差异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明显的物理差异也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若唯一的化学差异只是物体的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倾向，例如一对或一组物体中，其中一个先于另一个沉淀时，我们该说什么呢？同样，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化学差异达到了消失点，尽管明显的物理差异仍然存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在这样的模糊中，什么是化学的，什么是物理的？这种初生无定形沉淀物比另一个先下降的细微趋势，难道我们没有资格把它称为「物理差异」吗？而且，那种根据某种特定酸的含量而变化的有色反应，据溶液的浓度和所用的溶剂而变化，我们难道不能把为「化学差异」吗？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否认具有明显颜色差异或光谱反应的物质基本特性，而仅凭微小基本力差异就宣称是两者是不同元素。一旦敞开大门承认频谱差异，我们必须询问，多小的差异才能让候选人通过？我将从我自己的经历中举例说明这些可疑的候选人。

在这里，伟大的化学家列举了几种分子和稀土非常特殊的行为案例，它们看似一样，然而，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表现出种种差异，这些差异尽管难以察觉，但仍然表明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的物体，而且，化学学科所接受的60到70个元素已经无法覆盖。显然，它们的名字是众多的，但由于所谓的「周期理论」阻碍了元素的无限增加，克鲁克斯先生不得不找到某种方法，将新发现与旧理论调和。『那个理论，』他说：——

『已经得到了如此丰富的证实，我们不能轻易地接受任何与之不符的现象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元素被大量略有不同性质的物体所增强，并且形成了一种星云的聚集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曾经看到或相信看到这些聚集体是独立星星)，这种周期性的排列就不能再被明确地掌握了。如果我们保持我们对元素的通常概念，它已不再是这样。那么，让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把「元素」读作「基团」——这样的基团在周期表中取代旧的元素——困难就会消失。在定义元素时，我们不考虑外部边界，而是考虑内部类型。例如假设铯的最小可估量的数量是一个由终极原子组成的集合，这些原子彼此之间几乎无限地类似，而与邻近的元素较不相似。并不一定要求原子彼此之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所称的铯的原子量，仅代表了一个平均值，该「元素」中各个原子的实际重量在平均值周围的一定范围。但是，如果我的猜想成立的话，就算我们能把每个原子分开来，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均值两边狭窄的范围内变化。分馏的过程本身就意味著在某些物体中存在这种差异。』

如此一来，事实和真理又一次迫使「精确」的科学伸出手来，迫使它扩大它的观点，改变它的术语，这些术语掩盖了众多物体而缩减为一个物体——就像七重埃洛希姆(Elohim)和他们的群众被唯物主义的宗教主义者转变成一个耶和华。若用「群众」、「单体们」、「天神们」来取代化学术语「分子」、「原子」、「粒子」等等，通过等等，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描述了众神的起源，即显化期智性力量的原始进化。但是这位博学的演讲者在他的描述性评论之外还加了一些暗示性的东西；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谁知道呢？因为他说：——

『直到最近，这样的物体才通过检验视为元素。它们具有明确的化学和物理性质；他们已确认了原子量。如果我们取这样一种物质的纯稀释液，例如铯，如果我们在其中加入过量的强氨，我们就得到一种看起来完全均匀的沉淀。但是，如果我们加入非常稀的氨，其数量仅足以沉淀目前

一半的碱，我们得不到立即的沉淀。如果我们将整个容器充分搅拌，以确保溶液和氨的均匀混合，并将容器放置一个小时，仔细排除灰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液体清澈明亮，没有任何浑浊的痕迹。然而，三四个小时后，就会出现乳白色，第二天早上就会出现沉淀。现在让我们问自己，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沉淀剂的添加量不足，不能沉淀一半以上的氧化钇，因此一个类似选择的过程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沉淀显然不是随机发生的，那些被分解碱基分碰摸与相应的氨分子接触，因为我们特别让液体均匀混合，这样原始盐分子中的一个就不会比其他分子更容易分解。此外，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出现沉淀之前所经过的时间，我们就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最初几个小时里所进行的作用是有选择性质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会产生沉淀，而在于是什么决定或引导一些原子下沉，而另一些原子留在溶液中。在众多的原子中，是什么力量指引每个原子选择正确的路径？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指导力，逐个检查原子。，选择一个沉淀，另一个溶解，直到所有都被调整。』

上面段落中的斜体字是我们加的。一个科学可能会问自己：『是什么力量引导著每一个原子？』又是什么使它特性有选择性？有神论者会回答「神」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哲学上什么都没解决。神秘主义在它自己的泛神论的基础上回答，并请读者参考章节《众神、单体、和原子》。这位博学的讲师在其中看到了他最关心的事情：指示牌和路径的痕迹，这可能会引导我们发现并完整证明大自然中的一个同质元素。他评论：——

『为了使这种选择能够发生，显然必须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才有可能进行选择，而这种差异几乎可以肯定是碱度的差异，细微到目前已知的任何测试都无法察觉的程度，但容易受到培养和促进，直到普通测试可以看出差异的程度。』

神秘主义知道大自然中存在著遍一永恒的元素，是生命之树的根周期性发芽的最初分化，这是不需要任何科学证据的。它说：——古老的智慧

很久以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的；诚挚的、同时也在嘲笑读者，科学正慢慢但确实逼近我们的神秘学领域。不管愿不愿意，它被自己的发现而迫使采用我们的措辞和符号。科学现在被事物的力量所迫使，甚至接受我们对于众神和原子进化的阐述，这在智慧之神墨丘利的节杖上，以及古代圣人的寓言语言中，都有暗示性和不可否认的描绘。密传教义中的一篇评论说：——

... 菩提树 (生命与存在之树，墨丘利的节杖) 的树干在每一个起初 (每一个新的显化期) 从生命天鹅 (Hansa) 的两只黑色翅膀上生长并下降。这两条蛇，是永远活跃者以及它的幻象 (精神和物质)，两个头从翅膀之间的一个头中生长出来，沿著树干下降，紧紧相拥编织在一起。这两条尾巴在尘世 (显现宇宙) 上合为一体，这就是大幻象，哦，弟子！』

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墨丘利的节杖，且已被希腊人修改过了。原来的象征——有三个蛇头——变成了一个有球形把手的杆，和两个较低的头被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来的意思。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根由两条蛇缠绕的同质 (laya) 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确，古代所有的诗人都歌颂魔法蛇杖的神奇力量，对于那些懂得其中神秘含意的人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英国化学学会的博学会长在同一个演讲中，说了哪些与我们上述学说有关系呢？很少；只有这一点——而没有别的了：——

『在我之前提到的伯明翰演讲中，我请我的听众想象两种力量对原初质的作用——一种是时间，伴随著温度的降低；另一种像一个巨大的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有涨落的周期，有静止和活动的周期，与被称为电的不可测量物质、本质或能量来源密切相关。现在，像如果一个比喻能够在大脑中固定特定的事实以强调它，那么它会对其对象产生影响，但是不必期望它与所有事实都相吻合。新生元素为了具有特定原子性，除了必需要有温度的降低，以及随正负电流的周期性涨落外，显然还必须考虑到第三个因

素。大自然不会在一个平面上起作用；她需要空间来做她的宇宙生成的运作，如果我们把空间作为第三个因素，一切就都清楚了。虽然钟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很好的说明，但不可能作为一种事实，让我们来寻找一种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表示我所设想的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假设之字形图不是画在平面上，而是投影在三维空间中。我们最好选择哪个图形来满足所涉及的所有条件？假设艾默生·雷诺兹 (Emerson Reynolds) 教授的锯齿形曲线在空间中的投影是一个螺旋，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事实。然而，这个图形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曲线在每个循环中必须经过电和化学能的中性点两次。因此，我们必须采用另一种图形。一个八(8)的图形，或者叫双纽线，如同一个螺旋一样会缩短成锯齿状，它满足了这个问题的所有条件。』

这是一个从精神向下演化到物质的双纽线；是另一种形式的螺旋，在它的再次内卷道路上，从物质内卷进入精神，然后必要的逐渐和最终重新吸收到同质状态，科学用她自己的方式称之为『对于电来说的中性点』等等，或者说是零点。它们可能会将最大的安全感和信心寄托于科学，以期有一天能够得到证明。让我们再多听一些关于墨丘利节杖的原始象征的内容。

『这样的图形将产生于三个非常简单的同时运动。首先，一个简单的前后振荡(假设是东西向)；其次，与前一种呈直角的简单振荡(假设是南北向)，且周期时间是一半——即，两倍的速度；第三，与这两个成直角的运动(假设是向下)，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匀速运动。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投影到空间中，我们检查时会发现曲线上的点，即氯、溴和碘形成地方，在彼此之下很接近；硫、硒和碲也一样；磷，砷，锑同理；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类似物体。你可能会问，这个方案是否解释了元素以这种顺序出现的方式和原因？让我们想象一个空间中的循环迁移，每一个进化都见证了一组元素的形成，产生于我之前所描述的钟摆完全振动中。让我们假设已经

完成这样一个循环，未知创造力的中心在宏大的旅程中穿越空间，沿途散落了原始的原子们——种子们，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表达的话——这些将结合并发展成群体，即现在所称的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硫和氯。现在追求的路径最可能是什么形式？如果它被严格限制在相同的温度和时间平面上，接下来出现的元素组将会是锂的基元组，而原始的周期将会无休止地重复，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相同的 14 种元素。然而，条件却不太一样。空间和电如同最初情况，但温度改变了，因此，当第二周期开始时，形成的是它的直系后代钾，而不是锂原子与自身在各方面相似的补充原子。因此，假设生成线沿著双扭线路径往返循环行进，如上所述，同时温度下降且时间流逝——我试图用下沉来表示这些变化——双扭线轨道的每一个线圈都以越来越低的点穿过同一条垂直线。曲线在空间中的投射显示出一条中线，在电方面是中性的，在化学性质方面也是中性的——北是正电，南是负电。主要的原子性由距离中性中心线的东西方向所决定，单原子元素是离中间中心线 1 个距离，双原子元素是离中间中心线 2 个距离，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连续的线圈中，同样的法则都适用。』

这位伟大的英国化学家似乎是在证明神秘科学和印度哲学的假设，即在沉睡期的时刻，不可知神（「黑暗中的天鹅」）的两个方面——所有形式的性质或物质 (Prakriti) 和精神 (Purusha) ——『不再存在，而是(绝对地) 消融了』，他给出最终科学观点，并总结自己的证明说：——『我们现在已经从原始的、没有形状的流体中的结节和虚空中，追踪到了化学元素的形成。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不，这种可能性即原子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和所有其他造物一样，都拥有腐烂和死亡的属性。』

神秘主义对此表示赞同，科学上的「可能性」和「概率」所指的事实，已无需进一步证明或任何外在物理证据就能证实。然而，它一如既往地重复肯定：『物质是永恒的，只是周期性地变成原子(其方面)。』这个观

点和其他那些几乎被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一致接受的命题一样可靠——也就是说，宇宙的物体会稳定的磨损，它将最终导致太阳之火的熄灭和宇宙的毁灭——然而学家们所追寻的路线上是完全错误的。就像在过去的时间和永恒中一样，显化的宇宙将会周期性地消亡，但是(a)每个「梵天之日」之后有个部分的沈睡期；(b) 在每个梵天寿命结束之后，有一个普遍的沈睡期——大沈睡期。但是，精确科学对于这种分解所提出的科学原因，与真正的原因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如何，神秘主义再一次被科学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克鲁克斯先生说：——

『从化学实验室的论证中，我们已经表明，对于每一个元素测试都有回应的事物，都有微小的差异能进行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元素和化合物之间的区别已经跟不上化学科学的发展，必须修改以包括大量的中间体 - 「类元素」。虽然克拉克-麦克斯韦尔的反对意见很有份量，但我们已经说明了如何应对；最后，我们还举出一些理由，来相信原始物质是由一种生成力的作用形成的，每隔一段时间就释放出具有不同数量的原始能量形式的原子。如果我们能大胆猜测一个化学原子所包含的能量来源，我认为，我们可以假设热辐射从宇宙的可量测物质通过以太向外传播，经由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自然过程，在宇宙的范围内转化为化学原子的基本运动，它们在形成的瞬间就向内吸引，并因此为宇宙恢复能量，否则会因辐射热而流失。如果这个猜想是有根据的，那么威廉·汤姆森爵士对宇宙因能量耗散而走向最终衰亡的惊人预测不攻自破。先生们，在我看来，元素的问题似乎能暂时处理了。我们对这些最初奥秘的微弱了解正在稳步地、肯定地、虽然缓慢地扩展著。』

出于强烈而奇怪的巧合，甚至我们的「七重」学说似乎也迫使科学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理解正确，化学论及 14 组原始原子——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硫和氯；克鲁克斯先生在谈到「主要原子性」时，列举了七群组，因为他说：——

『当创造能量的强大焦点运转时，我们看到它在连续循环的一个空间区域播下锂、钾、铷和铅的种子；在另一个区域中，是氯，溴，碘；第三个区域是钠、铜、银和金；第四个是硫、硒和碲；第五个是铍、钙、锶和钡；第六个是镁、锌、镉和汞；第七个是磷、砷、锑和铋』——这就形成了七群组。在之后展示了『其他区域显示了其他元素，即铝，镓，铟和铊；硅、锗和锡；碳，钛和锆。』

他补充道：『尽管有三组元素在中轴附近找到了一个自然位置，门得列夫教授把这些归为给无可救药者的医院——他的第八族。』我们可以将「无可救药」的第八族相比较于「母亲、无限空间」或阿底提的原初七子的寓言，可能会很有趣，她的第八个儿子被她弃绝了。在被称为「类元素」的中间环节和神秘科学称之为它们（单体和原子的群组）的本体的智性心智和统治者」之间，可能会发现许多奇怪的巧合。但这可能会让我们发展太远。让我们满足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与绝对均质性的偏离，标志著物质聚集或分子的构成，我们称为元素，并且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回到物质宇宙的最早黎明时期，并在面对伟大的秘密时试著考虑元素进化的过程，或许会更加清晰。』最后，为了让科学更加清晰地传达给世俗大众，便以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的身份，采用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这样的老开悟者的术语，回到使用「原质」一词。所有这一切都充满希望，暗示著「时代的迹象」。

事实上，有很多这些「迹象」且每天都在增多；但没有什么比刚才引用的那些更重要。目前，神秘的「迷信和不科学」的教义和「精确的」科学之间的鸿沟已经完全被填平，至少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著名化学家中，有一位涉足了神秘主义的无限可能性的领域。每一个他所采取的新步骤，将使他越来越接近那个神秘的中心，此中心放射出无数的路径，引导精神向下进入物质，并将众神和活跃的单体变成人和有知觉的大自然。

但是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在下一节中有更多的要说。

X. 到来的力量

它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我们是否可以说力是「移动的物质」，或「运动中的物质」，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或者说，物质和力量是遍一原始的、无区别的宇宙物质的现象上的区别？

这个问题是关于宇宙电 (Fohat) 和他的「七个兄弟或儿子们」的那一节，换句话说，是关于宇宙电的起因和效应，后者在神秘术语称为电的七种主要力量，只有其纯粹现象性的、因而最粗大的效应才被尘世层面上的物理学家认识。其中包括声音、光线、颜色等等。关于这些「力」，物质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它说，声音是大气分子撞击鼓室而产生的一种感觉，它在听觉器官中建立微妙的震颤，从而将自身传递给大脑。光是由以太不可思议的微小振动作用于眼睛视网膜而引起的感觉。

我们也如此说道。但这仅仅是产生于我们的大气及其周围环境的效果，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在我们尘世意识的范围之内。「朱庇特雨神」以雨滴的形式传递了他的象征，这水被认为是由两个「元素」组成的，化学可以将此分解和重新结合。复合分子在它的能力范围内，但其原子们仍然逃脱了它的控制。神秘主义把所有这些力量和显化看作是一个阶梯，其较低的一层属于外传的物理学，而较高的一层则追溯到一种活跃的、智性的、不可见的力量，通常情况下是漠不关心的，但特殊情况下，它是有意识的，作为这个或其他大自然法则的感知现象的起因。

我们声称并坚持，声音在一方面是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此巨大力量在神秘知识的引导下，就算有一百万尼亚加拉河所产生的电力，也永远无法抵消其最小潜在力量。产生的声音可能有某种性质，使胡夫金字塔在空

中升起，或者使一个垂死的人，不，是最后一口气的人复活，并充满新的能量和活力。

因为声音会产生，或者更确切地说，会吸引能产生臭氧的元素，它的制造超出了化学，但在炼金术的限度内。它甚至可能使一个人或动物的星光体「生命体」复活，只要磁性或奥迪力 (odic) 连接线没有彻底与肉体分离。本作者曾三次被那股力量从死亡中得救，应该被认为对它有一些亲身体验的了解。。

如果这一切都显得太不科学而不值得注意，那么让科学来解释一下，在最近产生的所谓「基利发动机」的现象，是由它所知道哪一些机械和物理定律造成的？是甚么样的机器产生一种不可见的巨大力量，不仅可以驱动 25 马力的发动机，而且还可以用来抬起机械设备？然而，正如反复证明的那样，只要在音叉上拉一把小提琴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美国与欧洲著名的费城的约翰·沃勒尔·基利 (John Worrell Keely) 发现的以太力量不是幻觉。尽管他没能利用它，且一些神秘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预言并打定会失败，但这位发现者在过去几年里所展示的现象是奇妙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并不是超自然*而只是超人类。如果基利被允许成功的话，他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把整个军队压缩成原子，就像他把一头死牛压缩成同样情形一样容易。

【*「超自然」一词意味著在大自然之上或之外。大自然和空间是一体的。形而上学家的空间是存在于任何感知行为之外的，是纯粹主体性的呈现；尽管如此，唯物主义则会强制地将其与感官的某个信息相联系。对于我们的感官来说，当空间独立于其中的任何事物时，是相当主体性。那么，任何现象，或任何其他事物，如何能离开或超越那没有限制的事物？但是，当空间的扩展仅仅是概念上的，并且被唯物主义者和物理学家是为与某些行为关联的想法时，那么，同样的，他们几乎没有权利去定义和主

张力在空间内能产生或不能产生什么，即便是有限空间，因为他们甚至对这些力是什么都没有一个近似的概念。】

读者现在应认真关注这种新发现的强大力量，被发现者命名为「以太间力」。

在神秘学者与他密友们的谦逊观点中，费城的基利先生过去在、现在也仍在宇宙最伟大的秘密门槛上；物质力量的整个奥秘都主要建立在它之上，以及「世界蛋」象征里的密传意义。神秘哲学视显化和未显化的宇宙为一个统一体，并将前者的理想概念由两极的「金蛋」来象征。正极作用于物质的显化世界中，而负极则迷失在不可知无限性的存在性 (SAT) 中。^{*} 这是否符合基利先生的哲学，我们无从得知，也不太重要。然而，他关于宇宙的以太物质结构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奇怪地相似，在这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以下是我们在一本由布卢姆菲尔德-摩尔 (Bloomfield-Moore) 夫人编写的小册子中发现他所说的话，一位有财富和地位的美国女性，她在追求真理方面的不懈努力永远值得赞赏：——『基利先生在解释他的发动机的运作原理时说：「在迄今为止构建的任何机器概念中，尚未找到能诱导中性中心的媒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永动机追求者们的困难将会结束，这个问题将会成为一个已建立并运作的事实。在这样一个装置上，只需要几磅的初始脉冲，就能使它运行几个世纪。在设想我的振动发动机时，我并没有寻求实现永动；但是形成了一个电路，它实际上有一个中性的中心，处于一种状态可以被我的振动以太激活，并且在该物质的作用下，它实际上是一个与独立于质量(或球体)的机器，†这是振动回路的奇妙速度使它如此。然而，尽管它非常完善，但它需要供应振动的以太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动机 ...』

【^{*}当谈到唯心主义时，若说它是基于『旧的本体论假设，即事物或实体以彼此独立，而非作为关联』是不正确的。(史泰罗)。无论如何，对于东

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及其认识来说，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正与之相反。】

【†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的，但不是与它无关联的。】

『所有结构根据它们需要承载的负荷重量，需要有一定强度的基础，但宇宙的基础是建立在真空点之上，远比分子要小；事实上，要正确地表达这个真理，是在一个以太间的点上，这需要一个无限的心智来理解它。凝视一个以太中心的深处，其实类似于探寻天上以太的广阔空间来寻找尽头，只是有一个区别：一个是正极领域，而另一个是负极领域。...』

显而易见，这正是东方的教义。他的以太间的点是神秘主义者的同质 (laya) 点，然而，这并不需要「一个无限的心智去理解它」，而只需要一种特定的直觉和能力来追踪它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藏身处。当然，同质中心是不能被产生的，但是以太间的真空是可以产生的——正如在空间中产生钟声所证明的那样。然而，基利先生在谈及行星悬浮理论时，他毫不自知地表达出一种神秘主义者的观点，——

『就行星体积而言，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会问：在行星间体积巨大的差异下，它们如何能够保持一贯的和谐作用，而不产生混乱？我只能通过一个渐进的分析，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从被**创造者***固定的旋转以太中心开始，它们具有吸引力或积聚力量。如果你问，是什么力量赋予了每个以太原子不可觉察的旋转速度(或初始脉冲)，我必须回答说没有有限的思维能够理解它是什么。积累的哲学是唯一证明这种力量已被赋予的证据。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这种原子的区域展示了吸引力或磁性的，选择性或推进性的，以及所有接收力和所有对抗力，这些都是大规模行星的特点；因此，随著继续积累，完美的等式保持不变。一旦这个微小的中心被固定下来，把它从原来的位置拉扯离开的力量，必然会大到足以把现存的最广大的行星移动。当这个原子中性中心被移动时，行星必须跟著移

动。中性中心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所有积累的负荷，并且在永恒的空间中始终保持平衡。』

【*『更有可能的由宇宙电 (Fohat) 。』这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的回答。】

基利先生以以下方式阐述了他的「中性中心」概念：——

『我们将设想，有一颗积累直径为2万英里左右的行星，而尺寸无关紧要；除了 5000 英里厚的地壳外，所有的物质都会发生位移，使得在地壳和普通台球大小的中心之间留下一个空隙，而若要移动这个小小的中心质量，所需要的力与移动 5000 英里厚的外壳的力一样大。此外，这个小小的中心物质将永远承担地壳的负荷，使它保持等距；无论多么强大的对立力量都无法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想象这个中心点上所承受的巨大负荷时，想像力就遇到瓶颈了，因为重量停止于这个地方 ... 这是我们理解的中性中心。』

这也是神秘主义者对「同质中心」的理解。

很多人都认为上述是「不科学的」。但是，凡是不被物理科学认可并严格按照正统的方式进行的事物都是如此。除非该发明人自己的解释被接受——他的解释，正如观察到的，从精神性和神秘学立场来看是非常正统，且在这方面与我们的解释相同，不是来自于(声称精确)科学的唯物主义思辨——科学该如何回答那些已经被人们看到、并且无法否认的事实？神秘哲学揭示了它的一些最重要的至关重要奥秘。它如同珍稀的珍珠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散落下来，遍布广远的地方，只有当被演化浪潮迫使时才这么做，这股浪潮缓慢、悄无声息地将人类引向第六种族的黎明。那些奥秘一旦脱离了合法继承人和监护人的安全监护，就不再神秘了：它们落入了公共领域，不得不冒著落入自私之人手中的风险——即人类种族的该隐——是诅咒而不是祝福。然而，无论什么时候，诞生像约翰·沃勒尔·

基利发现以太力量的人——具有特殊的心灵感应和智力*，他们通常会得到帮助，而不是被允许自主进行；然而，如果任由他们自己摸索前行，很快就会沦为殉道者和无良投机者的牺牲品。他们得到帮助的前提是，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他们不应成为他们时代的额外危险：对穷人来说是一种危险，现在贫穷者是极富有者的每日牺牲品。†这有必要作一个简短的题外话和解释。

【*这种心灵感应能力的原因在后面给出。】

【†以上是两年前写的，当时对于「基利发动机」的成功抱持最高的希望。作者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证明是真实的，现在只对他到目前为期望的失败作了几句补充，该发现者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这里使用了「失败」一词，但读者应该从相对的意义理解它，因为正如布卢姆菲尔德-摩尔女士解释的那样：『基利先生所承认的是，在他的第一和第二线的实验研究中，由于无法将振动力应用到力学中，他只能要么承认商业上的失败，或者尝试第三次从他的基础或原则出发；通过另一个渠道寻求成功。』...这个「渠道」在物质层面上。】

大约 12 年前，在费城百周年展览期间，作者在回答一位神智学者——基利先生最早的崇拜者之一——的恳切询问时，向他复述了她在各处所听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她永不怀疑的。

据说，「自动马达」的发明者，用卡巴拉主义者的行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天生的魔法师」。他将不会意识到自己完全的能力范围，而只会开发自己在性格中发现和确立的那些能力——首先，因为他把它们归咎于错误的来源，而无法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第二，他无法将自己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传递给他人。因此，整个秘密不可能永久地交给任何人用于实际目的或用途。*

【*我们了解到，这些话不适用于基利先生的最新的发现；只有时间能显示出他成就的确切限度。】

与生俱来这种能力的人并不罕见。之所以不常听说他们，是因为他们从出生和死亡，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完全不知道自己拥有异常的力量。基利先生拥有的能力被称为「异常」，只因在我们这个时代鲜为人知，就像血液循环在哈维时代以前的情况一样。血液是存在的，并且它在第一个由女性所生的人身上的行为与现在相同；人体中可以控制和引导以太振动力原则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它在一些凡人之中存在著，他们的内在自我与被称为「以太最初诞生者」的禅那主群体有著原初联系，这是由于他们得直接血统。从心灵感应的角度来看，人类被分为不同的群体，每一个都与最初形成心灵感应人类的禅那主群体之一相关连；(见第七节评注第 1、2、3、4、5 段)。基利先生在这方面备受青睐，而且，除了他的超感知能力外，他在机械方面还是一个智力天才，因此可能取得最令人惊叹的成果。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比任何凡人在这个时代直到今天都还要多，未受启蒙至最后的奥秘。他所做的足以『用科学的锤子摧毁科学的偶像』——泥足的物质偶像——正如他的朋友们公正地预言和评价他的那样。作者也从未想过要反驳布卢姆菲尔德-摩尔夫人，她在《心灵感应力和以太力》的论文中说，基利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有足够伟大的灵魂、睿智的头脑、还有崇高的勇气，足以克服所有困难，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探索者和发明家。』

她再一次写道：——『基利应该带领科学家们从沉闷的领域探索原始力量的开放领域，在那里重力和凝聚力在他们的领地被扰乱而被转移使用；从本源的统一中散发出形式多样的无限能量，他将获得不朽的名声。如果他能证明宇宙是由一种神秘的原理所驱动的，而物质无论多么完美地组织起来，都是绝对服从于这一原理的，那他将是现代世界中任何人都无法找到的对我们人类更大的精神恩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如果他能够用大自然

的优良力量来代替那些使人送死的巨大的物质力量，那他就应该得到人类的感激，并受到人类的感激。如果他和那些多年来日复一日地看著他进步的人对他的期望不太乐观的话，他会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

在「神智出版协会」系列中作品(第9号)，同一位女士在她的小册子《基利的秘密》中，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这篇文章是本卷的作者几年前在她的期刊《神智学者》中写的，内容如下：——

『神智出版学会出版的第5号小册子《什么是物质，什么是力》的作者在其中说：『科学家们刚刚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而神秘学者多年前就已经看穿超越第六种状态，因此他们不需推断第七状态，而是知道这最后一种状态的存在。』这个知识包含了基利所谓的「复合秘密」的秘密之一。许多人已经知道，他的秘密包括「能量的增加」，以太的绝缘，以及以太力应用于机械。』

正因为基利的发现将使我们了解到一个最神秘的秘密，这是一个永远不被允许落入大众手中的秘密，所以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他无法把他的发现推向合乎逻辑的终点似乎是肯定的事。不过这事以后再说。即使在其局限性下，这个发现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

『这个天才以他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一步步地完成了他的研究，终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尊敬他，他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对所有人来说(除了他自己之外)似乎是无法逾越的前进障碍：但是，世界从未如此指向一个时刻，所有人都在准备迎接人类期待已久的新形式力量的到来。大自然总不愿透露她的秘密，正在倾听她的主人——必要性对她所提出的要求。世界上的煤矿无法长期承受日益增加的消耗量。蒸汽的功率已经达到了极限，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它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电力屏气静待，完全依赖著她的姐妹同事的到来。可船就像是停泊在锚上，等待著能够使空中导航实现的力量。不同大陆的居民隔著大洋也将能容易交流，就像人们通过电话在家里与办公室联

系一样容易。一旦把这一神奇的发现应用到技艺和机械上，要想预见这一伟大发现的结果，想象力将不好使。当夺取王位的时候，它将迫使蒸汽退位，以太力将以如此强大的力量领导世界，为了文明的利益，任何有限的心智都无法预测其结果。劳伦斯·奥列芬特 (Laurence Oliphant) 在《科学宗教》的序言中说：『一个新的道德未来正在向人类开启——毫无疑问，这是人类迫切需要的。。』在将以太力用于生活的有益目的，从而展开新的道德未来，如此广泛，如此普遍。...』

神秘主义者准备向这位辞藻华丽的作家承认这一切。不可否认，分子振动是「基利的合法研究领域」，他的发现将被证明是美妙的——*但只有在他手中且要通过他自己*。到目前为止，世界只会得到能安全托付的东西。也许，这位发现者自己还没完全明白这个断言的真实性，因为他写道，他绝对确信他将完成他所许诺的一切，然后将它呈现给世界；但是他一定会明白的，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他对自己研究的描述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考虑我的发动机的运作时，为了对它的运作方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关于按照压力和排气原理操作的引擎的想法，这些引擎通过蒸汽或其他类似气体的膨胀撞击一个支撑物，例如蒸汽机的活塞。我的引擎既没有活塞，也没有偏心轴，而且引擎内没有任何压力，不论大小或容量如何。

『我的系统，在每一个部分和细节上，在我力量的发展和它的每一个分支的运用上，都是建立在共鸣的振动上的。没有其他方法来唤醒或发展我的力量，同样也不可能根据任何其他原则来操作我的发动机。...然而，这才是真正的系统；从今以后，我的一切运作都要这样进行，也就是说，在产生我的力量、运作我的发动机与大砲，都要通过导线来进行。

『在多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我做了无数的实验，不仅要建造许多最特殊的机械结构，还要对物质「以太」本身的现象性质进行最密切的调查和

研究，这样我就可以摆脱复杂的机械装置，并且如我所称，*掌握我正在操作的这种微妙而奇特的力量。*』

我们斜体字的段落，是直接和振动力应用的神秘方面有关的，也就是基利先生所说的「共鸣振动」。这个「导线」已是向下一阶，即从纯以太层面向下至尘世层面。这位发现者已经创造出了奇迹——「奇迹」这个词并不夸大——当仅仅通过以太力来运作时，即阿卡莎的第五和第六原则。从一个6英尺长的「发动机」，他的设计缩小到一个「还没有一只老式银表大；」这本身就是一个机械(而非精神性)天才的奇迹。但是，正如他的伟大的赞助人和捍卫者所表达的那样布卢姆菲尔德-摩尔夫人所表达的那样，『他一直在试验的两种形式的力，以及伴随它们的现象，是彼此对立的。』其中一个是由他自己产生并通过他自己起作用的。若有人重复他做这件事，*都无法产生同样的结果*。真正起作用的是「基利的以太」，而「史密斯或布朗的」以太则永远没有结果。迄今为止，基利的困难在于制造出一种机器，能在不受任何「意志力」或个人影响的干预下(无论操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发展和调节该「力量」。在这方面，他失败了，因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操作他的「机器」。从神秘上来讲，这是一个比他对他的「导线」所预期的「成功」更先进的成就。但是从第五和第六层面获得的以太(或星光界)力量的结果，*将永远不会被允许用于商业和交通的目的*。基利的生物体与惊人结果的产生有直接的联系，这可以证明自一个非常了解这位伟大发现者的人所发表声明。

有一次，「基利引擎公司」的股东们曾把一名人员放到他的工作室，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他的秘密。经过六个月的密切观察，有一天他对基利说：『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一起安装了一台机器，基利操纵著力的开关。「那就试试吧，」对方回答。那人拧了拧旋塞阀，什么也没得到。『让我再看你做一次，』那人对基利说。后者照办了，机器立刻开动了。另一个人又试了一次，但没有成功。然后基利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告诉他再试一次。他照做，然后瞬间产生了电流。这一事实，如果是真的，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被告知，基利先生将电定义为『某种形式的原子振动。』他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但这是尘世上的电，且通过尘世的关联。他估计——

分子振动是每秒 100,000,000 次

分子间振动是每秒 300,000,000 次

原子振动是每秒 900,000,000 次

原子间振动是每秒 2,700,000,000 次

以太振动是每秒 8,100,000,000 次

以太间振动是每秒 24,300,000,000 次

这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使用神秘学术语解释，*在我们的层面上*，没有任何超出了「*宇宙电的第四个儿子领域*」的振动可以被计数或估算出一个*大致的速率*；或者那种对应于克鲁克斯先生发光物质的形成运动，或者几年前轻易地称为「*物质的第四状态*」。

如果要问为什么基利先生不被允许超过一定的限制，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已经无意识地发现的，是可怕的星光界力量，为亚特兰提斯所知并命名为 MASH-MAK，被雅利安的圣人在他们的《武器知识》("Ashtar Vidya") 中以一个我们不愿给初的名字命名。它是布尔·利顿《即将到来的种族》的「精气」(vril)，也是我们人类即将到来的种族的精气。精气这个名字可能是虚构的；在印度，他们不怀疑这种力量是真实的，就像他们不怀疑他们圣人的存在，因为它在所有的秘密著作中都有提及。

正是这种振动力量，当它从一个安装在飞行器上的阿格尼愤怒 (Agni Rath) 来瞄准军队时，根据《武器知识》中的指示，它可以轻松地将10万名士兵和大象化为灰烬，就像灭掉一只死老鼠一样。它在《毗瑟奴《往世

书》》中也被寓言化，在《罗摩衍那》和其他的作品中也有，在关于圣人迦毗罗 (Kapila) 的寓言中，他的目光使萨加拉 (Sagara) 国王的 60,000 个儿子的骨灰堆积如山，这在密传的作品中被解释，被称为「迦毗罗之眼」。

难道允许这个撒旦般的力量增加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玩具库存的吗？这些玩具被称为炸药黏土、炸弹时钟制作、爆炸橙子、「花篮」等等无辜名称吗？这种破坏性的力量，一旦落入某些现代的阿提拉 (Attila) 手中，比如嗜血的无政府主义者，会使欧洲在几天内就处于它原始混乱的状态，没有人活著来讲述这个故事——难道这种力量会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财产吗？

基利先生所做的是极度伟大和美妙；在他面前有足够的成果来展示他的新系统，『通过揭示那些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的奥秘，使那些唯物主义的科学家们收回他们的骄傲』，而不管愿不愿意，不向众人是揭示它。对于心灵感应者和通灵主义者——在欧洲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将第一个亲自体验到这些揭示出来的神秘的成果。如果这样的力量被完全发现甚至公开宣布的话，数以千计的人将很快发现自己（也许还有整个国家的人口）在蓝色以太中。它的完整发现将过于早了几千年，或者说几十万。只有当饥饿、苦难和低报酬劳动的汹涌澎湃洪水再次消退时，它才会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出现——当许多人的公正诉求得到满足时，这将会带来幸福；此时无产阶级不再有名无实，且响响世界渴望面包的可怜呼声不再被忽视。这可能会因知识的传播而加速，或增加工作和移民的机会，比现在有更好的前景，且某些新大陆可能出现。那么，只有到那时，「基利引擎和力量」才会有需求，正如他自己和朋友原本设想的那样，因为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它。

与此同时，他发现的力量将通过导线运作，如果他成功了，这对于当前这一代来说将足以使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者。

从神秘学角度看，基利先生对声音和色彩的论述也是正确的。听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是「众神启示者」的受抚养者，一辈子都凝视著「父

母以太」深处。

基利在比较大气和以太流（通过震动来分解空气分子的发明所得到的）的稀薄性时，说道：——

.....『这就像铂和氢气一样。气的分子分离只使我们达到了第一个分支；第二是分子间的；第三是原子的；第四是原子间的；第五是以太的；第六分支是以太间的，或与发光以太的正向关联。*在我的引言论证中，我认为这是所有原子的振动包络。在我对原子的定义中，我不把自己局限在第六个分支，就我的研究证明而言，这个发光以太的粗大形式在第六个分支发展起来。†我想当今的物理学家们会把这个想法说成是幻想的一个疯狂的怪物。也许，随著时间的推移，一种曙光将会照亮这个理论，为科学研究带来它的简明性。目前我只能把它比作黑暗空间里的一颗行星，科学的阳光还没有照到它身上 ...』

【*这也是由神秘学者以其他名字所做的划分。】

【†确实如此，因为它们之上有第七个，且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同样的列举，从第一到最后。】

『我认为声音，像气味一样，是一种具有未知且奇妙稀薄性的真实物质，从被打击的身体引导发出，并以每秒1,120英尺的速度抛出绝对的物质粒子，即原子间粒子；在真空是每秒 20,000 英尺。如此传播的物质是被搅动物质的一部分，如果持续处于这种搅动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循环，就会被氛围完全吸收；或者，更确切地说，将会穿过氛围到达稀薄高点，相应于的分支状态掌管著脱离其母体。』.....

『振动音叉设置后产生以太和弦的声音，同时传播他们的音调（复合的），彻底渗透所有处于其原子轰击范围的物质。在真空中拍即钟会释放这些原子，其速度和体积与在户外相同；如果钟声连续不断地响上几百万个世纪，它就会完全恢复到它的原始元素；而且，如果真空室是密封且足够

坚固，那么钟周围的真空空间将会由此生成的稀薄物质增压到每平方英吋数千磅的压力。在我看来，声音的真正定义是原子平衡的扰动，使实际的原子微粒破裂；因此被释放的物质一定是某种特定级别的以太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流动持续下去，那么物体就会因此失去它的元素，随著时间的推移完全消失？所有的物体、动物、植物和矿物在原始上都是由这种高度稀薄的以太形成的，且它们只是在处于一种不同的平衡状态下，才返回到它们的高气态状态。』...

『至于气味，为了确切地了解它的极端和奇妙的稀薄程度，我们考量到只需一粒麝香，就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浸透大面积的氛围；如果隔一长段时间后再进行测量，就会发现不会有明显的减少。在气味粒子的流动中存在著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它们可以被限制在一个玻璃容器中！这个物质比装著它的玻璃更加稀薄，但它却无法逃脱。它就像一个筛子，筛子的网子大得可以穿过弹珠，但却能留住细沙不使它通过；事实上，是容纳原子物质的一种分子容器。这个问题使那些停下来认知到它的人感到困惑。但是，尽管气味是无限稀薄的，但它与一种分支物质有著非常粗略的联系，后者支配著一种磁流（一种交感的流动，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这一分支与声音很接近，但在声音之上。磁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人脑接收和分配部分相吻合，随时释放出所接收的量乘以衰减的比率。这是心智性控制物质的一个伟大例证，它逐渐削弱物质直到溶解发生。相同比例的磁体逐渐失去力量而变得惰性。如果存在于心志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能够被等同并被保持下去，我们就会永远活在我们的物质状态中，因为就不会有物质上的削弱。但是，这种物理上的削弱，在它的终点会导致一种更高等发展的根源——即纯以太从粗大分子中解放出来；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摘自布卢姆菲尔德-摩尔 (Bloomfield-Moore) 的论文《新哲学》）

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一些小小的分歧之外，没有任何开悟或炼金术士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更好地解释上述现象，无论后者如何反对这种新观点。这是纯粹而简单的神秘学，包括其所有基本原则，虽然可能不包括细节，但同时又包含现代自然哲学。

这种「新力量」，或者无论科学怎么称呼它，其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不止一位自然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参观过基利先生的实验室并亲眼目睹其巨大影响后，都承认它的存在——它是什么？它是不是一种「运动模式」，且也在「真空中」，因为没有物质产生它，除了声音以外——另一种「运动模式」，毫无疑问，一种由振动引起的感觉好比颜色？我们完全相信这些振动是产生这些感觉的临近的——直接的——起因，这样的，我们也绝对拒绝片面的科学理论，即认为除以太或大气振动以外，没有其他外部因素需要考虑。*

可以说，在这些现象的发生中，有一组超然的起因被启动，这与我们狭隘的认识范围无关，只能追溯到他们的源头和他们的本性，并被开悟者的精神性能力所理解。正如阿斯克勒庇奥斯 (Asclepios) 对国王所说的那样，它们是「无形的实体」——比如「出现在镜子里」，以及我们在梦中或异象中看到、听到、闻到的「抽象形体」。那么「运动模式」、光和以太与这些有什么关系？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听到、闻到和触摸到它们，因此在我们的梦境中，它们与幻觉层面上的任何其他物体一样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实体主义者」并没有错(尽管他们的观点过于拟人化和物质化，难以被神秘主义者所接受)，他们通过医学博士奥根(M. S. Organ)夫人争论说：『物体必须具有肯定的实体属性，能与动物的感觉神经具有某种结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知觉。也不能在大脑、神经或心智上产生任何印象，不能刺激行动，除非有实际且直接的实质力量交流。』(当然，在这个充满幻象和幻觉的宇宙中，「实质性」是指它的一般意义上；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那力量可能是最精炼和升华的非物质实

体 (?)。但它必须存在；因为人的任何感觉、元素或能力，如果没有某种实质的力量与之接触，都不可能有所知觉，也不可能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这是遍及整个有机和心智世界的基本法则。在真正的哲学意义上，没有所谓独立的作用，因为每一力或实体都是与另一力或实体相联系的。我们可以同样真实和理智地断言，没有任何物质具有固有的味觉属性或嗅觉属性——味觉和气味只是由振动引起的感觉；因此，这只是动物感知的错觉 ...

』】

XI. 论元素和原子

从科学和神秘学的立场来看。

当神秘学家谈论「元素」和在那些地质年代中生活的人类，根据英国最好的地质学家之一的观点*，无法确定其持续时间与物质的本质，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当他说「人」和元素时，他既不是指目前的生理学和人类学形式的「人」，也不是指那些假设性概念的基本原子，即存在于科学头脑中极其稀薄物质的实体抽象；也不是古代的复合元素。在神秘学中，元素无论如何都有「初始」的意思。当我们说「元素的人」时，我们指的是人类的起始和初步轮廓，处于未完成和未发展的状态，因此，它以潜伏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身体之中，在他们的一生中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偶尔形成形体；或者幸存于死去肉体一段时间的形体，也就是所谓的「亡灵」。†至于「元素」若用于形而上学，它指的是最初的神圣的人，而不是凡人；并且，当此术语用于物质时，是处于最初未分化状态的初生物质，或者处于基质永恒一般的状态，及同质状态的，只会定期地分化，并且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处于一种异常状态——换句话说，这是感官的暂时错觉。

【*那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在回答一位朋友时写道：...『在答复您的信时，我只能说，目前，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将地质时间大约所小到年分，或甚至千年。』（签名威廉·彭格里，F.R.S.）】

【†柏拉图说非理性、狂暴的元素是『由火、气、水和土组成』，这指的是亡灵恶魔。（见《蒂迈欧篇》）】

至于所谓的「元素原子」，神秘学者在称呼它时所指的含义，类似于印度教称梵天为「原子」(Anu)。不止一个化学家沿著炼金术士所出的道路，去寻找的每一个元素原子，这些在他们坚定的信念中（当不是认知中

时)，都是一个灵魂；不一定是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而是印度教所说的单体 (jiva)，一个潜在生命力的中心，里面有潜在的智性，且在复合灵魂的情况下——是一种智性活跃的存在，从最高到最低的阶层，是有著或多或少分化的形体。只有一个形而上学者——一个东方形而上学家——才能理解我们的意义。所有这些「原子-灵魂」都是源自「一」的分化，其关系就像神圣灵魂——菩提——与它活化和不可分割的精神 (阿特曼) 之间一样。

现代物理学在借鉴古人的原子理论的同时，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学说；因此，它们只能吃到果皮，永远也吃不到果仁。他们在采用物理原子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即从安纳萨哥拉斯 (Anaxagoras) 到伊壁鸠鲁 (Epicurus)，到罗马的卢克莱修 (Lucretius)，最后到伽利略 (Galileo)，所有的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相信有生命的原子，而不是所谓的「野蛮」物质的不可见微粒。在他们看来，旋转运动是由更大的原子 (也就是更神圣和纯粹的) 强迫其他原子向下而产生的；较轻的原子被同时向上推。它的密传含义是，分化的元素在通过存在的周期间阶段时，是不断地向下和向上的环形曲线，直到每一个元素再次到达其起点或诞生地。这种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也是物质性的；隐藏的解释采纳了「众神」或灵魂以原子的样貌，作为产生所有效应的起因，是由神圣天体在尘世的分泌物造成的。*古代哲学家，甚至犹太的卡巴拉主义者，从未将精神与物质分离，反之亦然。一切都起源于一，又从一开始，最终又回到一。『光变成热，并凝结成炽热的粒子们；它们被点燃后，变成又冷又硬的颗粒，又圆又光滑。而这称为灵魂，被禁锢在物质的外衣里；』†原子们和灵魂们在启蒙者的语言中一直是同义的。「旋转的灵魂们」 (Gilgoolem) 是许多博学的犹太人都相信的教义 (参见麦肯齐的皇家共济会百科全书)，密传上没有其他含义。博学的犹太受启蒙并非只是指「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指涅槃，如博学的佛教徒和婆罗门所做的那样——永恒者的胸怀，以亚伯拉罕的胸怀为象征，以尘世的巴勒斯坦为代表。‡「灵魂-原子」『穿过七个行星房间』具有同样的形而上学和物质上意义。后者的含义是它溶解成以太时 (见

《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卷，第 297 页)。即使是典型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也深知并相信古老的智慧，他教导灵魂(与不朽的精神完全不同，前者潜藏在其中，就像在每一个原子微粒中一样)是由最光滑、最圆、最精细的原子所形成的一种细腻、柔软的物质所组成的。

这表明古代的启蒙者的思想，受到了凡俗古代人或多或少的追随，用「原子」一词指一个灵魂、神灵或天使，是永远隐藏的众因之因的最出诞生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教导变得可以理解了。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一样宣称，众神与神灵、天使或「恶魔」的存在并非独立于普遍充实，或在普遍充实之外，而是在其内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只有这个充实是无限的。他们承认并教授了许多现代科学现在告诉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著一种原始的「世界填充物或称宇宙基质」，从而产生众世界；此基质永远都是同质的，除非在它的周期性存在期间，它在无限空间中的普遍弥漫中进行了分化；并逐渐从其形成恒星体。他们教导诸天的旋转、地球的自转、日心系统、和原子漩涡——原子们——事实上灵魂和智性体们。但那些「原子论者」是精神上的、最先验的和哲学上的泛神论者。他们不曾设想或梦想过那种畸形对立的后代，这是我们现代文明种族的噩梦；即认为——在一方面，是无生命的物质，自我引导的原子们，而在另一方面，是一个超宇宙的神。

【*柏拉图使用了紊流元素的「分泌物」这个词(蒂迈欧篇)。】

【†瓦伦蒂诺斯关于《吉尔居尔教义的密传论文》。】

【‡当然，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不会相信这个寓言的字面意思——即，在埋葬于外国的犹太人遗体内部，包含著一种无法安息的灵魂原则，直到通过一种叫做「灵魂旋转」的过程，不朽的粒子再次触及「应许之地」的神圣土壤。这意义对神秘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过程应该通过一种轮回来完成，这种心灵感应火花传递通过鸟、兽、鱼和最微小的昆虫。(参见《皇家共济会》 "Cyclo. Mackenzie.")。这个寓言与身体的原子有关，每个

原子在到达最终状态之前，都要经历各种形体。此最终状态是每个原子出发的第一个起点——它的原始同质状态。但「灵魂的旋转」(Gilgoolem)的原始含义是灵魂们或自我们的转世。『所有的灵魂进入「旋转」(gilgoolah)』，进入一个循环或旋转的过程，即他们都在转世的循环道路上前行。有些卡巴拉学派将这个教义解释为只是一个邪恶灵魂的炼狱。但实际并非如此。】

这里展示一下古代启蒙者的教导中，单体是什么以及它的起源可能会有帮助。

现代精确科学一旦开始走出青少年期，就会意识到一个伟大而迄今密传的公理，即在精神性、心灵感应性或物质存在的领域中，任何事物都不能从虚无中产生。在显化的宇宙中，任何起因都有相应的效应，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没有原始起因，而此起因又要归因于一个更高的起因——那最终的、绝对的起因对于人类将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无因之因。但即使这也不能算是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有必要讨论，也必须从最高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去看待，否则最好不要接触这个问题。它是一种抽象，人类的理性——无论受过怎样形而上的训练——一到它的边缘就会颤抖，有崩溃的危险。这可以向任何欧洲人展示，只要他打算通过真正的吠檀多信仰来解决关于存在的问题。让他阅读和研究商羯罗（《智慧冠宝》"Viveka Chudâmani"）* 中关于灵魂和精神的崇高教义，读者就会明白他在说的是什么。

【*由神智学者，莫希尼查特吉翻译为《智慧冠宝》，1886年。（见《神智学者》，七月和八月期）。】

而基督徒教导人类灵魂是神的气息——被他创造而半永久存在，即，有开始，但没有结束（因此不能称为永恒）——神秘学教义说：『没有什么创造出来的，只有转化。在这个宇宙中，任何东西若不是早已在宇宙中——从一个地球到一个模糊的、快速的想法——否则不可能在此宇宙中显

化自身；主体层面上的一切都是永恒如是；如同客体层面上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因为是暂时的。』

根据古德所定义的，单体即「不可分割的事物」，与我们给出的含义不同；在这里，单体被解释为与菩提和高等心灵相结合的阿特曼 (Atma)。这三元组是一体和永恒的，在结束所有有限和虚幻的生命时，后者被吸收在前者中。只有从显化宇宙的初始阶段开始，才可以通过单体的朝圣过程和它暂时载体的变化来追踪。在沈睡期 (或称两个显化期之间的中间时期) 时，它失去了它的名字，就像当人的真正自我在高级三摩地 (超觉状态) 或最终涅槃中融入梵天时，就会失去名子。用商羯罗的话来说：『当弟子获得了那原初意识，绝对的幸福，其中的本质就是真理，没有形体和行动，就像一个演员 (脱下) 服装一样，放弃了这个由阿特曼假定的虚幻身体。』因为菩提 (极乐鞘) 只是一映像著绝对极乐的镜子；而且，该映像本身也尚未脱离无知，也不是至高精神，因为它受制于有限，是原质的一种精神性更改，是一种效果；只有阿特曼是万物的遍一真实永恒基质——本质和绝对知识 (Kshetragna)*。在神秘哲学中，它被称为「遍一见证者」，而当它停留在天界时，被称为「业力的三个见证者」。

【*现在福音书的修订版已经出版，旧版本中最明显的误译也得到了纠正，人们将更好地理解圣约翰五、六和七的文字：『并且有精神作见证，因为精神就是真理。』在错误翻译版本中接下来提到「三个见证人」，这以前一直被认为代表「圣父、话语和圣灵」，非常清楚显示了这位作者 (圣约翰) 的真正意思，并更加有力地将他的教义与商羯罗的教义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与伟大吠檀多教师更具哲学性的陈述无关或无联系，那么句子「有三个作证：圣灵、水和血」意味著什么？吠檀多教导谈到鞘 (人内在的原勋) 如生命 (Jiva)、智力鞘 (Vignanamaya) 等等，在物质显化中是「水和血」或称生命；并且补充道，阿特曼 (精神) 是唯一在除去鞘后剩下的东西，且它是唯一的见证者，或综合的统一性。而不那么精神性和哲学的学派，仅仅

著眼于三位一体从「一」中产生了三个见证人，因此这与尘世的关联比与天上层面的关联更多。】

既然阿特曼(我们的第七个原则)等同于普遍精神，而人的本质又与它等同，那么单体是什么呢？它是从原初「七者」所放射出数以百万计光线的同质火花——又再更进一步七重划分。它是从未被创造光线(一个奥秘)所散发出的火花。在密传佛教中，甚至是北方外传佛教中，本初佛(Chogidangpoi sangye)是遍一未知的，没有开始或结束，相同于梵和无限(Ain-Soph)，从它的黑暗中发出明亮的光线。

这是逻各斯(最初)，或金刚总持(Vajradhara)，最高佛(也称Dorjechang)。他作为所有奥秘的主，不能显化，但会把他的心发送到显化的世界——「钻石心」，金刚萨埵(Dorjesempa)。这是创造的第二逻各斯，从它散发出七禅那佛(在外传的掩盖是五个)，称为「无父母」(Anupadaka)。这些佛是来自非实体存在的世界(无形体界)的原始单体，其中的智性体(仅在该层面上)在外传系统中既没有形状也没有名称，但在神秘哲学中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七个名称。这些禅那佛凭借禅那的力量，而从自身散发出或创造出天上的自我——超人类菩萨。在尘世上每个人类周期的开始时，他们会根据个人的功德，偶尔会成为人类之子的菩萨，之后他们可能会以人类佛(Manushi Buddhas)的身份再次出现。因此，「无父母」(或禅那佛)等同于婆罗门的「心智所生之子们」——无论源自梵天的或三相神其他两者的，因此也等同于圣人们(Rishis)和生主们(Prajapatis)相同。因此，在《随歌》(Anugita)有一段话，若以密传的方式阅读，明显展示了相同的观念和体系，尽管使用了另一种意象。它说：『无论此世界上有什么实体，可动或不可动，它们都是最先被消融的(在沈睡期)；接下来消融的元素产生的发展(塑造可见宇宙)；并且，在这些发展(进化的实体)之后，是所有的元素。这就是实体向上分级。众神、人、干闥婆、毕舍遮、

阿修罗、罗刹，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自性(原质，或可塑性)创造的，不是由行为，也不是由起因』——即不是由任何物质起因造成的。

『这些婆罗门(圣人生主?)是世界的创造者，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尘世上)诞生。它们所产生的一切，在适当的时候，都溶解在那五大元素中(五禅那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禅那佛，也被称为人类的元素们)，就像溶解于大海中的波涛。这些五大元素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构成世界的元素(粗大元素)。而从这五元素(精微物质)*中解脱出来的人就达到了最高的目标。「生主(梵天)仅凭心智创造了这一切，』即，通过禅那，或称抽象冥想和像佛那佛般的神秘力量(见上)。显然，这些「婆罗门」等同于天上禅那佛的(尘世)菩萨。两者作为原始的、智性的「元素们」，创造或散发出单体们，而这些单体在那个周期注定成为人类；在此之后，他们进化自己，或者说，扩展自身，成为天上和尘世的菩萨或婆罗门，最终成为简单的人——『世界的创造者们一次又一次在此尘世上诞生』——确实。在北方的佛教体系，或流行的外传宗教中，它教导说每一个佛在尘世宣讲善法的同时，也同时显化在三个世界中：在无形体世界中是禅那佛，在有形体世界中是菩萨，在最低欲望世界(或我们的世界)中，是人类。密传教导与此不同：神圣的，纯粹的本初佛单体显化为普遍菩提(大菩提Maha-buddhi印度哲学中的「伟大」(Mahat))，是神圣智性的根源，是精神性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是最高世界之魂或逻各斯。它的下降『像从永恒之火中蔓延出来的火焰，此火不动、不增不减，始终如一地直到存在周期的结束』，并在世俗层面上成为普遍生命。从这个有意识的生命层面射出*光之子们(生命的逻各斯们)像七只火舌；然后是沈思的禅那佛：他们无形体父亲的具体形式——光之七子们，仍然是它们本身，能对其应用婆罗门神秘语：『你是「那个」——梵。』正是从这些禅那佛中散发出他们的影子们(chhayas)，即天上层面的菩萨，是超尘世菩萨的原型，是尘世佛的原型，最后是人的原型。「光之子七子」也被称为「星星们」。

【*「精细物质」(Tanmatras) 字面上是无性质元素的类型或雏形；但在密传教导上，它们是进化成为宇宙元素的原始本体，这是在古代所赋予的意义上，而不是物理学的意义上。它们是逻各斯们，是逻各斯的七散发物或光线。】

根据神秘学的教义，一个人类实体诞生时所属的星星，在一个显化期内的所有转世中都将永远是它的星星。但这不是他占星学上的星。后者与人格有关，前者与个体性有关。那颗星的「天使」，或称禅那佛，将在该单体的每个新转世中，作为引导或仅仅是主持的「天使」，单体是他自己本质的一部分，尽管此单体的载体 -- 人，可能永远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开悟者们都有每一个自己的禅那佛，他们年长的「双生灵魂」，他们知道这一点，称其为「父亲灵魂」和「父亲-火」。然而，只有在最后和最高的启蒙时，当它们与明亮的「形象」面对面时才得知它。在布尔沃·林顿 (Bulwer Lytton) 用他最具灵感的情绪来描绘扎诺尼 (Zanoni) 与其光辉体 (Augoeides) 面对面时，他对这个神秘事实了解多少呢？

逻各斯是未显化和显化的话语，被印度教徒称为「自在主」(Iswara)，意为「主」，尽管神秘学者给它另一个名字。吠檀多学者说，自在主是大自然的最高意识。『这最高的意识，』神秘学者回答：『只是显化逻各斯世界中(或在幻象层面)的一个合成性单元；因为它是禅那主意识的总和。』商羯罗说到：『哦，智者，请消除「非精神即精神」的观念。』在最后的梵状态中，阿特曼是非精神，而自在主或逻各斯是精神；或者，就像神秘主义解释的那样，它是显化活跃神灵的复合统一体，是所有尘世单体的父母源和苗圃，再加上它们的神圣映像，从逻各斯发散出来且，各自再其时间顶点返回到逻各斯。有七个主要的这样禅那主群体，这些群体将在每一种宗教中被发现和承认，因为它们是原初七光线。神秘主义教导我们，人类被划分为七个独特的群体及其分支，包括心智上、精神上和肉体上。*单体，若视为遍一，则位于(宇宙和人)的第七原则之上；若视为三元组，则

是复合性单元的直接辐射后代，而不是「神」的气息（和从虚空中诞生的特殊创造），那单元如此被称为「神」；因为这种思想是很不符合哲学的，而且贬低了神，把它拖到一个有限的、具属性的限制。正如《智慧冠宝》的译者所表达的那样——尽管在沈睡期的最深处和显化期最活跃时，自在主是不改变的「神」』... 仍然『在(他)之上的是「阿特曼」，它的帐篷周围是永恒幻觉的黑暗。』*这些「三元组们」出生在同一个父母行星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一个行星神灵（禅那佛）的辐射物，且在他们的所有尘世生命和转世中，是姐妹或「双生灵魂」。†

【*因此，有七个主要的行星，是七个神灵所居住的层面，在各自之下都有一个受其引导和影响的人类群体诞生。总共只有7个行星（特别与地球相连）和12个宫，但它们有无数相位的可能组合。由于每个行星都可以在12个不同的相位与其他行星相结合，因此它们的组合几乎是无限的；事实上，就像人类属种中有无数种的精神性、心灵感应性、智力性和身体能力一样，每个种类诞生于七大行星和无数行星组合之一的影响下。见《神智学者》，1886年8月。】

【†现在有个普遍误解，即认为古人未提及其他行星，所以只知道七颗行星，这完全是基于对他们神秘学说的一般无知。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发现的行星的存在；而是他们对四位外传和三位密传的伟大神灵——「星-天使们」——的崇敬，有其特殊原因。作者大胆地说有这样一个原因，即此原因。如果他们知道的行星和我们现在知道的一样多（而且这个问题目前何种方式都很难解答），他们与他们的宗教崇拜关联在一起的仍然只有七个，因为这七个直接而特别地与我们的地球联系在一起，或者用密传术语来说，与我们的星球的七重环。（见上述）】

【†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概念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更形而上学的——「三合一」——即，普遍的「超灵」，显化在两个高等层面，菩提和心灵层面；这就是三位一体，形而上的，而不是人格化的。】

这是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每一个高等启蒙者所知道的：「我与我父是一体的。」耶稣说如此说（《约翰福音》X.30）。*当他在其他地方说（xx。17）：『我升到我的父和你的父那里。』意思与刚才所说的相同。这只是为了表明，被他所吸引的弟子和追随者群属于同一个禅那佛、「星星」或「父亲」，属于同一个行星领域和划分。对于这种神秘教义的知识，能在《白莲田园诗》("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的评论中得到了体现，舒巴罗先生写道：『每一个佛在他最后的启蒙中，会遇到先前时代所有成佛的大开物者 ... 每一类的开悟者都有自己的精神交流纽带把他们编织在一起。... 要进入这样的同胞关系唯一可能和有效的方式 ... 是通过将自己置身于精神性光芒的影响之中，这是由自己的逻各斯所散发出的。我可以在此进一步指出... 若这些人要发生这样的交流，他们的灵魂需从同一种神圣光线中获得生命和养分，且就像「核心精神太阳」辐射出七光线一样，所有的开悟者和禅那主都可分为七类，每一类都由神圣智慧的七形体或显化中的一种来引导、控制和映照。』（《神智学者》1886年8月）

【*下面的句子显示了天使单体和人类单体的同一性，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幻觉区别：『我父比我伟大。』（《约翰福音》XIV.26）；『你们要荣耀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V.16）；『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不是我们的父）（《马太福音》XIII.43）『岂不知你们是神的一个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1》iii. 16）；『我升到我的父』等等。】

这就是「光之七子」——以他们的行星命名，（一般人）经常将它们等同——即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和——想必是现代批评家的观点，他们只触及古宗教的表面*——太阳和月亮，根据神秘的教义，它们综合上是我们的天上父母，或「父亲」。因此，如上所述，就事实和性质而言，多神论确实比拟人的一神论更为哲学和正确。土星、木星、水星和金星，这四颗外传的行星，以及另外三颗必须保持匿名的行星，这些天体与

地球进行直接星光性和心灵感应性的交流，是它的指导者和守望者——在道德上和肉体上；可见的星球用它的外在和内在的特性来装饰我们的人性，而它们的「统治者们」或教长们赋予我们单体和精神能力。为了避免产生新的误解，让我们声明，在这三个秘密的星球(或「星-天使」)中，不包括天王星和海王星；不仅因为在古代圣贤没有以这些名称称呼它们，而且因为它们和其他所有行星一样，无论有多少，都是我们太阳系中其他行星七重链的神灵和守护者。

【* 采用这些行星仅是为了决疑占星术的目的。占星神谱的划分与此不同。太阳是一颗中央恒星而不是行星，它与我们的七行星之间存在著更为神秘和隐秘的关系。因此，太阳被认为是所有七「父亲们」的伟大父亲，这解释了在迦勒底和其他国家中七位和八位伟大神灵之间的差异。地球与月球——它的卫星——都不是星星，因为另一个原因——只是密传目的的替代品。然而，即使在计算中排除了太阳和月亮，古人似乎已经知道了七大行星。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排除地球和月球，我们还知道多少？七颗，仅此而已：七颗主要行星，其余的都是小行星而不是行星。】

最后发现的两颗大行星也不像其他行星那样完全依赖太阳。否则，如何解释海王星比地球接收到的光少 900 倍，天王星少 390 倍，且它们的卫星显示出逆旋转特性，是太阳系中其他行星所没有的。无论如何，我们这些话也适用于天王星，尽管最近此事实再次开始有争议。

当然，对于那些把存在物的普遍阶层与自己的分类体系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这个主题仅仅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然而，在这里，神秘的教导陈述了简单的事实，要么接受或拒绝，视情况而定。有些细节，由于其伟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是不能触及的。因此，我们只是说，只有七个行星与我们的地球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就像太阳之于他体系中所有服从他的天体一样。事实上在这些天体中，天文学只知为数不多的主行星和副行星，看上去已经够可怜的了。*因此，可以推断出还有许多尚未被发现的行星，大

小不一，但古代天文学家——他们所有受启蒙的开悟者——肯定已经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是，由于它们与众神的关系是神圣的，所以必须保持神秘，其他各种行星和恒星的名称也是如此。

【*当我们想起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谢尔爵士 (Sir W. Herschell) 用他的高倍望远镜，仅仅在天球的赤道面上测定，在大约以地球为中心的地方，每小时通过的星星数量达到16,000颗；把这个计算应用到「银河系」的整体上，他发现其中不少于一千八百万个太阳——难怪拉普拉斯在和拿破仑一世谈话时，把上帝称为一种假设了——对于精确的物质科学来说，这是毫无用处的推测。神秘形而上学和超验哲学将单独能够在这个方向，揭开不可穿透面纱的最小的角落。】

除此之外，甚至罗马天主教神学也提到『掌管著这个地球各国命运的七十颗行星』；除了错误的应用以外，这种传统比现代精确天文学更有道理。七十颗行星关联于以色列人的七十个长老 (Numb.11,16) 因为这里意指行星的统治者，而不是行星本身；而 70 这个词是一个掩饰，按指 7×7 的细分。如前所述，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直接守望者、守护者和天上的父亲——一个行星神灵。我们愿意将以色列自己的国家神耶和华留给以色列后裔，是土星 (Sabaoth or Saturn) 的崇拜者；因为神的选民的单体们乃是他自己的，《圣经》也从来没有把这事当作秘密。只有英文(新教)《圣经》的文本，一如既往地的《七十士译本》和《武加大译本》不一致。因此，在前者读到的是(《申命记》. xxxii., 8 and 9)：『当至高者(不是耶和华)将他们的遗产分给列国的时候...他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定百姓的界限，』《七十士译本》中则是『根据天使的数目』(行星天使)，这更符合真理和事实。此外，所有文本都同意『主(耶和华)的部分是他的子民；雅各是他的遗产的份。』(《申命记》. xxxii. 9)；这就解决了问题。「主」耶和华把以色列作为他的部份——其他国家和这个特定的国家神有什么关系？那么，让「天使加百列」来守护伊朗，「米克尔-耶和华」来守护希伯来人。这些不

是其他国家的神灵，很难理解基督徒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神然后反抗他的诫命，而耶稣是第一个起义反抗的。

单体(灵魂)的行星起源和它的能力被诺斯替派所教导。在它到达尘世的路上，就像从尘世回来的路上一样，每一个在「无限之光」*中或从它出生的灵魂，都必须通过七个行星区域。随著时间的推移，最古老的宗教的纯粹天上人和天神，已经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七天使，阿里曼(Ahriman)的大臣们，『个自栓于他的行星』(见奥利金的图表备份)；对于婆罗门来说，则是阿修罗和一些圣人——有善的、恶的、漠然的；在埃及的诺斯替派中，托特或(赫尔墨斯)是七者之首，奥利金给他们起的名字是阿多乃(Adonai)，太阳的神灵；道(Tao)，是月亮的神灵；爱洛伊(Eloi)，木星的神灵；萨堡(Sabao)，火星的神灵；奥莱(Orai)，金星的神灵；阿斯塔法(Astaphai)，水星的神灵；伊尔达博(Ildabaoth，耶和华)，土星的神灵。最后，《直觉智慧》("Pistis-Sophia")被现代外传斯诺替信仰最伟大的权威，已故的金(C. W. King)先生，称为「诺斯底主义的珍贵纪念碑」-这份古老的文件虽然因宗派目的被歪曲，却回响了些那些古老时代的信仰。天体(行星)的星光体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基质中(『从他们眼中的泪水和痛苦的汗水中』)创造了单体们(灵魂们)，赋予单体一丝神圣之光，这是它们的基质。这将在第二卷中展示，为什么这些「黄道和天体之主们」被教派神学转变成基督徒反叛的天使；他们从祆教的七天使借来的，但不理解这个寓言的意义。(见第二部分《七灵魂》和此部分《众神、单体和原子》第十五节)

【* 金(C. W. King)把它等同于『东方所向往的至善，即佛教的涅槃』，是完美的休息，伊壁鸠鲁派的「无痛苦」(Indolentia)，这在表达上尽管看起来很轻率，但也不是完全不真实。】

一如既往，那些从一开始就是或曾是神圣、纯净和精神性的东西，由于人类观念的扭曲棱镜所产生的分化，而变得人性化和不纯净，如同反映

了人的罪恶本性。因此，随著时间的推移，其他「神灵」的崇拜者开始厌恶土星这颗行星。耶和华之前被奥菲特派 (Ophites) 和《雅舍记》 ("Book of Jasher") 中视为土星之子或伊尔达-宝特 (Ilda-Baoth)，而在土星座下诞生的国家，例如犹太人，使它成为耶和华，且他们与在木星、水星或其他行星 (除了「土星-耶和华」) 下诞生的人永远在战斗；尽管有宗谱和预言，启蒙者耶稣 (或约书亚) ——「历史上」耶稣参考的原型——没有纯正的犹太血统，因此他不承认耶和华；他也不崇拜任何行星神灵，除了他自己的「父」，他知道他的「父」，他像每一个高等启蒙者一样和他交流，『精神对精神，灵魂对灵魂。』这几乎无法予以异议，除非评论家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第四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让耶稣在他与法利赛人争论的时候，说出奇怪句子(第八章)。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 我所说的，是在我的父那里所看见的。你们听见从你们父那里来的，就去行 ... 你们做你们父的事 ... 你们是属于你们自己的父，魔鬼 ...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当人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父也是说谎的，他父也在其中。』等等。

【*亚伯拉罕和土星在星象符号学上是相同的，他是耶和华犹太人的祖先。】

法利赛人的「父」是耶和华，因为他等同于该隐、土星、祝融星 (Vulcan) 等一样——是他们生于其下的星球，也是他们所敬拜的神灵。显然，这些话和训诫中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尽管翻译错了，因为他曾威胁任何说自己兄弟愚蠢 (raca) 的人，都将受到地狱之火的惩罚 (《马太福音》 V.22)。显然，再一次地，行星并非仅是在太空中闪烁的球体，或没有任何目的地发光，而是不同存在的领域，这些领域的存在对于世俗的人来说是未知的；然而，它们与人类和行星有一种神秘的、不间断的、强大的联系。每一个天体都是一个神灵的殿，而这些神灵是神 (未知的「非精

神」)的各个殿。宇宙中没有世俗的东西。整个大自然都是神圣的地方，正如杨所说:——

『每一颗星星都是一座宗教殿堂。』 ...

因此，所有外传的宗教都可以被证明是密传教义的伪副本。现代人对于唯物主义的反动，应该归咎于祭司阶层。最新的外传宗教通过崇拜、并强制大众崇拜异教理型的外壳，将西方国土变成了一个地狱，其中上层阶级崇拜金牛犊，下层无知的群众被迫用泥脚崇拜偶像。

古代我们伟大的导师

XII. 穿上新衣的古代思想

现代科学是扭曲的古代思想，仅此而已。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具有直觉的科学家在想什么，在忙碌于什么；现在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证明不止一个皇家科学学会院士 (F.R.S.) 正在无意识地接近被嘲笑的秘密科学。

关于宇宙进化论和原初物质问题，现代的推测不可否认是古代思想的延续，而通过最近的相互矛盾的理论得到改进。但整个基础归于希腊和印度的古代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当时通常被称为哲学。在所有雅利安和希腊的思辨中，可见到一种变即一切、无组织的、同质的物质或混沌的概念，现代科学家将其重新命名为「世界填充物的星云状态」。阿纳萨哥拉斯 (Anaxagoras) 在他的同质论 (Homoioomeria) 中称之为「混沌」的东西，现在被 W.汤姆森 (Thomson) 爵士称为「原初流体」。印度和希腊的原子论者——卡那达 (Kanada)、卢克利普斯 (Leucippus)、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伊壁鸠鲁 (Epicurus)、卢克莱修 (Lucretius) 等等，现在都像一面清晰的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现代原子理论的支持者们的身上，从莱布尼茨的单子开始，到汤姆逊爵士的「漩涡原子」结束。*诚然，古老的微粒理论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波动理论。但问题是，但问题是，是否后者能够如同前者一样牢固地确立，而不会轻易被废黜呢？《揭开伊西斯的面纱》充分讨论光的形而上学方面：——

【*由心灵引发的元素漩涡并没有在现代转化后改进。】

『光是首先诞生的，是至高者的最初散发物，且光就是生命，福音传道者和卡巴拉主义者如此说。两者都是电——生命原则，是遍及宇宙的世界之魂，是万物的电活化者。光是伟大的变幻术师，在建筑师的神圣意志下* (准确地说是建筑师们，被统称为「建造者」，且集体上是「一」)，它

无所不能的多样波动创造了一切形式和所有的生物。从它膨胀的电力胸怀中，涌出物质与精神。在它的光线中存在著所有物理和化学作用的开端，以及所有宇宙和精神现象的开端；它能活化也能导致混乱；它赋予生命，也产生死亡，从它的原始点逐渐出现了无数的世界、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天体。根据柏拉图的理论，正是在最初母亲(三合一)的光线下，那「神」点燃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太阳的火。』†它不是光或热的起因，而只是一个焦点，或者我们可以说，透镜，原始光的光线通过它得以物质化，且聚焦在我们的太阳系上，并产生所有相互关联的力。』

【*我经常因为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传达出人格化和拟人化的神的信仰而受到责备。这不是我的主意。从卡巴拉主义的角度来说，「建筑师」是质点的通称，即宇宙的建造者们，如同「普遍心灵」代表了即体上的禅那主心灵。】

【†《蒂迈欧篇》】

这就是以太，正如刚才梅特卡夫 (Metcalf) 的观点中所解释的那样，再次由理查森 (Richardson) 博士复述，只是前者在现代波动理论的某些细节上有所保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这个理论，而是断言它需要完善和重新整理。但在这方面，神秘教徒绝不是唯一的异端；皇家科学学会院士罗伯特·亨特 (Robert Hunt) 先生，在他《对光的化学关系研究》中说：

.....『波动理论不能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大卫·布鲁斯特 (David Brewster) 爵士在他的《光学论文》中指出，「植物生命的颜色产生于 ... 这些物体粒子所受到不同颜色光线的特殊吸引，」且「正是由于阳光的作用，植物的彩色汁液得以生成，身体的颜色得以改变，等等...」他指出很难接受「这样的效果仅仅是由以太媒介的振动产生的」这一说法。他说，『在这类事实的驱使下，他不得不把光当作物质(?)来进行推理。』哈佛大学教授库克 (Josiah P. Cooke) 说，他『不能同意 ... 和那些把光的波动理论

当作已确立的科学原理的人。』*赫歇尔 (Herschell) 的理论认为，光的强度在每次波动的作用下，『与与发光体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对波动理论造成很大的损害，甚至使之无法成立。他是对的，这被光度计的实验反复证明；虽然它一开始受到很多质疑，但波动理论仍然存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现代化学》】

对于布鲁斯特爵士的这句话——「不得不把光当作物质来进行推理」——有很多可以回答之处。光，在某种意义上，肯定具有和电本身一样的物质性。如果电不是物质，如果它只是「一种运动模式」，它怎么会被储存在福尔 (Faure) 的蓄电池里呢？赫姆霍尔兹 (Helmholtz) 说，电必定有著和物质一样的原子性；而克鲁克斯先生在他担任英国协会化学分会主席的演讲 (在伯明翰，1886 年) 中支持了这一观点。这就是赫姆霍尔兹 (在他的《法拉第讲座》，1881 年) 说的：——

『如果我们接受基本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假设，我们就不能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电不管是正是负，也被划分为明确的基本部分，它们的行为就像电的原子一样。』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复在第九节中已经说过的话：从今以后，只有一门科学可以引领现代研究走向发现这全部、前所未有的真理的道路，而它就是最年轻的科学——如今改革后的化学。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包括天文学在内，能像化学一样能够如此准确地引导科学直觉。在科学界有两种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名伟大的化学家，他们各自都是自己国家最伟大的化学家，即克鲁克斯先生和已故的巴特爾 (Butlerof) 教授：一个是彻底相信异常现象的人；另一位在自然科学中表现出色，也是一位狂热的通灵主义者。很明显，当思考物质的最终可分性，以及迄今为止徒劳追求负原子量元素时，那受过科学训练的化学家的思维，肯定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常常被蒙上神秘面纱的世界所吸引，朝著神秘的未知追寻，在那里浩瀚无垠的

深处，似乎正在抵挡著过于物质主义的手的接近，它们试图揭开它的面纱。『它是未知和永远不可知的，』一元论的不可知论者警告说。不是这样；坚持不懈的 chemist 回答说：——『我们正在前进，丝毫不畏惧，因为无知标榜著未知。』*

【* 克鲁克斯先生在伯明翰的《主席致词》中说：『只有一个未知的东西——精神的最终基础(空间)。正由于其差异性而不属于绝对者和遍一，不管离物质感官多远，但始终可被人类精神性心智所接触，而这也是不可区分的整体的光辉。』——(神秘学实践课程)】

在他关于《元素起源》的演讲的最后几句话，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展示了他正在通往最伟大发现的皇家之路上。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掩盖了「原始的原质」，并得出结论：『掌握了这个关键的人，将被允许解开一些关于创造之最深奥秘的谜题。』正如那位伟大的 chemist 所解释的：——

『... 原质是一个类似于原生质的词，表达的是化学元素演化之前存在的原初物质。我为此冒险使用复合词「早于」(pro)和「制造事物的材料」(hyle)。这个词不是一个新创的词，因为 600 年前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在他的作品《炼金术技艺》(Arte Chymiae) 中写道：『元素由「制造事物的材料」(hyle) 组成，每一种元素都转换成另一种元素的性质。』

罗杰·培根这位了不起的老魔法师*的知识并非来自于灵感，而是因为他研究古代的魔法和炼金术，掌握了解读真正含义的钥匙。且看看克鲁克斯先生是怎么说原质的，这接近于神秘学者无意识的原初质 (Mulaprakriti)：——

【*因此，此作品的作者在十年前《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卷)中说的似乎是有预见性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许多这些神秘主义者，通过遵循一些论述教导的方式，秘密地将其从一代传承给下一代，取得了在我们的现代精确科学时代也不会被轻视的发现。罗杰·培根，那个修士，曾

被嘲笑为骗子，现在也被普遍归入秘术的「伪装者」之列；但他的发现却被人们所接受，且被那些最嘲笑他的人所使用。罗杰·培根在权利上和事实上都属于那个研究神秘科学的兄弟会。他生活在十三世纪，几乎与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 和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同时代，他的发明——例如火药和光学眼镜，以及他在机械方面的成就——被每个人都视为奇迹。他被指控与恶魔订立了契约。』】

.....『让我们从最初元素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物质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设想没有能量的物质，也不可能设想没有物质的能量；从一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可转换术语。在原子诞生之前，那些在物质相互作用时显现出来的能量形式是不存在的*——它们仅仅作为潜在潜能被锁在原质中。在原子产生的同时，所有这些属性和特性，构成了区分各种化学元素和另一种化学元素的手段，开始存在并充满能量。』（主席致词，第 16 页）

【*正是如此；在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这些能量形式 ... 变得很明显 ... 』；但是，还有其他形式的能量与其他形式的物质结合在一起，这是超感官的，但为开悟者所知。】

神秘学者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演讲者，但仍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他们会说，没有一个原子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原子永恒存在于遍一原子的胸怀中——「原子的原子」——在显化期被视为「世界的物质起源子宫」(Jagad- Yoni)。原初质 (Pradhana，未更动物质)，是物质 (Prakriti) 的最初形式，或可见物质性与不可见性质，这与精神 (Purusha) 永远是一体的；它们只在沈睡期期间、以及超越任何意识存在层面时，是没有附加的性质或特征 (Nirupadhi)。正如现代科学所知，原子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但现在在科学上被称为「能量」。原质原子没有被粉碎或细化：它只是进入了那个层面，那不是层面，而是超越幻觉层面的一切事物的永恒状态。原质和精神在永恒中都是不可改变 (Aparinamin) 和不可消耗的 (Avyaya)，或

者；在幻觉时期，两者都可以被称为可以扩展、逝去 (Vyaya) 和消失，是「可改变的」 (Parinamin)。在我们的概念中，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清楚地将精神与梵区分开来。然而，被科学称为「能量」或「力量」、且并被梅特卡夫解释为双重力量的东西，实际上从来不是纯粹的能量，也不能只是能量；因为它是世界的基质，是其灵魂，是渗透一切的 (Sarvaga)，与时间 (Kala) 结合在一起。在显化期间，这三个是三合一，是潜在一切的统一性，在幻觉 (Maya) 层面上作用而成为三个不同的事物。在奥菲斯派哲学中，他们被称为法涅斯 (Phanes)、混沌和克罗诺斯 (Chronos)——是那个时期神秘哲学家的三位一体。

且看克鲁克斯先生与「不可知者」有多接近，以及在他的发现中，有多少接受神秘真理的「潜力」。他继续谈到原子的进化：——

『... 让我们在第一次完整振动结束时停下来，检查结果。我们已经发现了水、氨、碳酸、大气、植物和动物生命的元素，磷是大脑的元素，盐是海洋的元素，粘土是固体土壤的元素 ... 磷酸盐和硅酸盐足以满足一个世界和居民的需要，与我们今天所享用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确实，人类居民必须过著比田园牧歌更为简朴的生活，而缺少磷酸盐则会对骨骼构成困扰*... 在曲线的低端 ...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间断 ... 这片绿洲，以及它前面和后面的空白，很有可能与我们的地球发展成为太阳系一员的特定方式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只有在我们地球上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不是普遍存在于整个宇宙中。』

【*神秘主义者声称，这只是存在于其他意识层面的世界。秘密科学教导说，原始种族是没有骨头的。(见第二卷)；此外，有(对我们来说)不可见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有居民，也有禅那主们的居民。】

这证明了神秘学作品中的几个断言是正确的。

首先，『太阳和星星都不能说是由化学家熟悉的地球元素所构成，尽管它们存在于太阳的外衣中，还有更多迄今为止科学未知的元素。』

第二，我们的地球在其大气层的边缘拥有自己特殊的实验室，穿越这个实验室，每个原子和分子都会从它们的原初性质中发生变化和分化。

第三，虽然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元素不存在于太阳中，但有很多其他元素要么还没有到达，要么还没在地球上被发现。『有些可能在某些恒星和天体形成的过程中消失了；或者，这些元素虽然存在，但由于它们目前的状态，可能还不能对通常的科学测试产生反应。』*克鲁克斯先生谈到了一种原子量比氢还要小的元素，这种元素对于我们的地球来说纯粹是一种假设... 虽然这大量存在于太阳色球层——氦。神秘科学补充说，化学所认为的元素中没有一种真的配得上这个名字。

【*《神智学的五年》，第 258 页等。】

我们再次发现克鲁克斯先生赞扬『卡内利 (Carnelly) 博士有力地论证了所谓元素的复合性，并从它们与复合基团的类比来支持这一观点。』迄今，在历史时期以及在所谓的文明国家里，只有炼金术成功获得一种真正的元素，或一种均匀物质的微粒，即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的大奥秘物质 (Mysterium Magnum)。这是在培根勋爵的时代之前。*

【*克鲁克斯先生在同一处说：『我们在化学中遇到的第一个谜是：「元素是什么？」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定义或解释某种元素，但没有一种能满足人类智力的要求。教科书告诉我们，元素是「没有被分解的物体」，它是「一种我们可以添加、但不能取走任何东西的东西」，或「一种随著化学变化而增加重量的物体」。这样的定义是令人双倍不满意：它们是临时的定义，明天可能就不适用于特定情况了。他们接受他们的立场，不是基于任何所定义事物的属性，而是基于人类力量的局限性：它们是智力上无能的自白。』】

『...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体系的上部分。以氢原子质量为1来说，几乎没有空间容纳其他元素，或许除了假设的氦元素外。但是如果我们「进入视镜中」，跨越零线寻找新的原则 - 我们在零的另一边会找到什么呢？卡内利博士要求一个负原子量的元素；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和范围来容纳这样一系列飘渺非实质事物。赫姆霍兹说，电可能和物质一样是原子性的；难道电是负元素之一，而发光以太是佞一个吗？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物质在这并不存在；目前在物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量形式，仅仅是潜在的可能性。*负重量的物质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对于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以负性质比例进行的结合，能否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呢？』 †

【*讲师引用了乔治·艾里 (George Airy) 爵士的话(在法拉第的生活和书信中，第二卷，354 页)，『我可以很容易地设想，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物体不受这种相互作用的支配，因此也不受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

【†吠檀多哲学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它不是物理学，而是形而上学，廷德尔称之为「诗歌」和「小说」。】

『所描述的元素起源不限于我们的小太阳系，每个现在可见星星的能量中心，可能都会按照相同的一般事件序列进行。』

『在原子相互引力产生之前，无法施加任何压力；而在火雾球的外围(其内皆是原质)，那些参与化学元素诞生的强大力量，会在这个壳层上全面发挥作用，剧烈的热量将伴随著足够的引力，阻止新诞生的元素飞逝至空间中。随著温度的升高，增加了膨胀和分子运动，分子倾向于飞散，且化学亲和力减弱；但是，由于原子物质的质量所带来的巨大引力压力，超过了我简称为出生壳的范围，这会抵消热量的作用。』

『在出生壳以外的地方，由于温度高于所谓的化合物离解点，因而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在这个空间里，狮子和羊羔躺在一起；磷和氧不会

结合而混合；氢和氯的化学键没有拉近的趋势；甚至连氟这种在过去一两个月里才被化学家分离出来的高能气体，也会自由漂浮而不结合。』

「在这个自由原子物质空间的外部，将有另一个壳层，在那里形成的化学元素会冷却到结合点，且会发生马提乌·威廉姆斯 (Mattieu Williams) 在《太阳的燃料》一书中生动地描述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形成固体地球，且地质时代开始了。」(19 页)

这里用了严谨科学性但又极其美妙的语言，描述了分化宇宙在神秘教导中的演化过程。这位博学的绅士在总结讲演时，使用的每一个句子都如同一道闪光，来自物质世界黑暗帷幕之外，照耀在精确科学领域，使之向了神秘学的至圣所迈进一步。(见第十五章《众神、单体原子》)他这样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定义元素的困难；我们还注意到，许多领先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反对元素一词的普通含义；我们权衡了它们不太可能永恒存在*，也不可能只是偶然起源。作为另一种选择，我们认为它们的起源是一个进化过程，如拉普拉斯(Laplace)的天体进化，拉马克(Lamarck)、达尔文(Darwin)和华莱士(Wallace)的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进化。†在我们所知的元素的一般排列中，我们看到了与有机世界极为接近的情况。‡在缺乏直接证据显示任何元素分解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寻找并找到了间接证据 ... 下面我们浏览了元素起源的观点；最后，我们回顾了雷诺德(Reynold)教授提出的用他的周期分类法来阐述起源的方案。§ ... 综上所述，我们的确不能大胆地断言，我们所谓的元素是由一种原初质演化而来的；但是我们可以争辩说，我认为，证据的天秤相当有利于这种猜测。』

【*我们以他们现在的形体来设想?】

【†此观点源自迦毗罗和摩奴——特别和最初是如此。】

【‡这是对于对应与类比的永恒法则的科学确证。】

【§ 这种描述元素分类中周期定律的方法，是由都柏林大学的埃默森·雷诺兹 (Emerson Reynolds) 教授提出的，正如克鲁克斯先生所说，他 ... 『指出在每一个周期中，元素的一般性质都各不相同，大致具有规律性，直到我们看到第七个成员，它与同一周期的第一元素或与下一周期的第一元素或多或少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氯作为门德列夫第三周期中的第七成员，与同一周期中的第一元素钠和下一周期中的第一元素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另一方面，钠和钾是非常相似的。在原子量介于钠和钾之间的六种元素，它们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一直到氯，与钠形成对比。但是从氯到钾 (钠的类似物)，在性质都有飞跃变化 ... 如果我们因此认识到每个周期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成员在性质上——或多或少是确定的——的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平均变化点。一般来说，每个周期的第四个元素，具有我们期望过渡元素会展示的特性 ... 因此，为了以图形化方式翻译，雷诺教授认为周期表的第四个成员，比如硅，可以放置在对称曲线的顶点位置。它代表那个特定周期，其元素性质变化方向是随原子量的增加。

现在，本卷作者谦虚地承认对现代化学及其奥秘的完全无知。但是她对于大自然中类型和反类型的相应关系非常了解，且神秘主义的基本定律是完美的类比。因此，她大胆地说出了一句令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震惊的话，尽管这句话可能会遭到正统科学的嘲笑。这种解释元素行为周期定律的方法，不管在化学中是否仍然是一种假设，在神秘科学中是一种法则。每一个博学的神秘学家都知道第七和第四成员——无论是在世界的七重链中，天使的七阶层中，还是在人、动物、植物或矿物原子的结构中——我们会说，在几何和数学上均匀的不变自然法则的运作中，第七和第四成员总是在七重体系中起著独特而特殊的作用。从天上闪烁的星星，到野蛮人在森林里燃起大火迸出的火花；从禅那主的阶层和基本构成来看——组织成更神圣的理解和更高的感知范围所，是西方心理学家未曾梦想的，甚至到大自然最卑微昆虫物种的分类；最后，从世界到原子，宇宙中的一切，

从大到小，都在循环地、七重地进行著精神和物质的进化，它的第七和第四（后者是转折点）表现出与原子周期定律相同的行为。大自然从不飞跃行事。因此，当克鲁克斯先生对此评论说，他『不希望将门德列夫的表和其图示（原子演变的图表）中的间隙，推断为必然有实际存在的元素来填补间隙；这些间隙可能只是意味著在元素诞生的时候，有一个潜力易于形成适合此处的元素』——神秘学家会恭敬地对他说，后一种假设只有在原子的七重排列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成立。这是**遍一的法则**，也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方法，遵循它的人一定总是导向成功。】

因此，归纳性的科学在其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分支中，在踌躇前进、探索大自然在我们尘世上最终作用上的秘密时，退回到安纳萨哥拉（Anaxagoras）和迦勒底人的时代，以发现（a）我们的现象世界的起源，以及（b）构成宇宙物体的形成方式。他们不得不从早期哲学家的信仰和体系中，来寻求宇宙起源的假设——这些体系都是建立在关于原初质的性质、功能和法则的普遍秘密教义之上——我们难道没有权利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将比迄今为止更好地欣赏古人的智慧吗？

毫无疑问，神秘哲学可以从精确的现代科学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后者可以从古代的学问中得到多方面的好处，主要是在宇宙进化论方面。例如，在星际空间充满了许多不可测物质，它们的在神秘上、炼金术和超验上的意义，它们相互渗透，在低层面作为自然现象的直接起因，通过（所谓的）**振动显化**。简而言之，对于以太或**阿卡莎**真实性质的认识（而非假想），以及对于其他奥秘的理解，才能真正导向对力量的认识。正是这种基质引起了物理学唯物主义派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在法国，*而且精切科学必须进行辩护。他们要想除掉它，就得冒著像现代参孙一样的风险，拆掉了科学神殿的柱子后被埋在它的屋顶下。

【* 一群电工刚刚对波恩大学著名教授克劳修斯（Clausius）的新理论提出抗议。抗议的性质表现在签名上，有著『朱尔斯·布尔丹（Jules Bourdin）

代表电工团体，该团体曾于1881年有荣幸与克劳修斯教授会面，而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推倒以太」。』他们想要普遍的**虚无**，你看到了吧！】

那些认为力量并非独立于**纯粹简单物质**、或独立存在于其外的理论，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们无法涵盖全部情况，且许多科学数据被证明是**不科学的**。《往世书》中说「以太产生的声音」，而这种说法被嘲笑。我们被纠正「声音是空气中的振动」。什么是空气？若空间中没有以太媒介来支撑它的分子，它会存在吗？事情就是这样。唯物主义无法承认物质之外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因为一旦接受了一种不可量测的**力量**——所有物理力量的来源和源头——其他**智性力量**就不得不被承认，而这将引领科学到很远。因为它将不得不承认，人类身上存在著一种更为精神性的力量——这完全独立于物理学家所知的任何一种物质。因此，除了空间的假想以太和粗大物质体外，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整个恒星空间和未见空间本质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盲目、无智性、无用的。

现在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宇宙基质是什么？一个人能多大的程度推测其性质，挖出多少秘密，从而觉得有理由给它取个名字？特别是，现代科学在揭开这些秘密方面已经走了多远，它正在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秘密。科学的最新爱好「星云理论」，可能给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让我们接著检查星云理论的证据。

XIII. 现代星云理论

科学和密传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现代星云理论

最近密传的宇宙起源论经常遭到这一理论的幽灵和随之而来的假说的反对。『这种最科学性的教导能被你的开悟者们所否定吗?』它被问。『不完全能，』他回答说：『但科学家们自己的承认就扼杀了它；而那些开悟者没有东西需要可否认的了。』

的确，要使科学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必须研究精神性、心灵感应性与物质性质。否则，它将永远像人类的解剖一样，古老的世俗者只从人体外壳面来讨论它，而对内部运作一无所知。即使是柏拉图，作为该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他启蒙之前，也因说液体是通过肺进入胃而犯错。正如史莱克 (H·J·Slack) 先生所说，握没有形而上学，真正的科学是不可接受的。

星云存在；然而，星云理论是错误的。一种星云以一种完全元素离解的状态存在。它是气态的——还是另一种状态，几乎无法与物质科学知道的气体相关联；它是自发光的。但仅此而已。斯蒂芬·亚历山大 (Stephen Alexander) *教授列举的 62 个「巧合」证实了星云理论，然而这些都可以用密传科学来解释；然而由于本书不是一个天文学的作品，目前没有试图反驳。拉普拉斯 (Laplace) 和费耶 (Faye) 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正确的理论；但在现代理论中，拉普拉斯的猜测只有一些普遍特征留存下来。然而，『在拉普拉斯理论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说：『没有假设；这是一个从现在结果合理推理过去原因的例子；它只假定真正存在的物体，且遵守所有与地球上相似物都遵守的法则。』（《逻辑体系》第 229 页）

【《史密森贡献》，第二十一章，第 1 条，第 79-97 页。】

如果能证明『地球上的相似物..』不仅在外观上与星云那样遥远的天体相似，而且在实际上也相似，那么来自密尔这样杰出的逻辑学家的说法将会非常有价值。

另一个从神秘观点出发的谬误，体现在现在的现代理论中，即假设所有行星都与太阳分离；它们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然而，太阳和行星只是同子宫的兄弟，有相同的星云起源，只是处于一种与现代天文学假设不同的模式。

一些现代星云理论的反对者认为，有鉴于恒星组成的一致性，因此他们反对原始弥散物质的同质性，但这并不影响同质性的问题，而只影响了上述理论。我们的太阳星云可能非完全同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可能无法向天文学家展示同质性，但实际上却是同质的。恒星的组成物质确实不同于地球，甚至有些是未曾见过的；然而，这一点并不影响原初质——即，甚至在它最初从同质状态分化出现*——直到今天仍是同质的，它在遥远的地方，在无限的深处，在离我们太阳系外围不远的地方。

【*在运作的零线之外。】

最后，没有一个由学者们提出反对「星云理论」的事实（星云理论是错误的，非常不合逻辑，对物质同质性的假设是致命的）能经得起批评。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一个错的前提会自然地导致一个错的结论，尽管一个不可接受的推论并不一定会影响三段论主要命题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光谱和线的证据中，每一个次要问题和推论仅作为暂时的，而将所有的细节问题都交给物理科学。神秘主义者的责任在于宇宙空间的灵魂和精神，而不仅仅在于它虚幻的外表和行为。官方物理科学的使命是分析和研究它的外壳——据唯物主义的见解，这宇宙和人的最远目标。

神秘主义与后者没有关系。神秘宇宙起源论只会处理像开普勒 (Kepler)、康德 (Kant)、厄斯特 (Oersted)、赫歇尔 (Herschell) 爵士这样相信

有精神性世界存在学者的理论，并尝试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这些物理学家的观点与现代最新的推测大相径庭。康德和赫歇尔从更哲学和心灵的角度出发，对宇宙的起源、最终命运以及当前状态进行了思考。而现代宇宙学和天文学否定了任何关于存在的奥秘的研究。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在一千零一种所谓的科学理论中，出现完全失败和无法摆脱的矛盾。

星云假说涉及一种原始物质存在的理论，以星云状态弥漫，正如大家所知，在天文学上这并不是最新的内容。爱奥尼亚学派 (Ionian) 的阿那克西米涅斯 (Anaximenes) 已经教导过，恒星体是由一种原始的创造前物质逐渐凝结而成的，这种物质几乎具有负的重量，并以一种极度升华的状态在空间中扩散开来。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将银河系是一种空灵基质，他认为 1572 年出现在仙后座中的新星就是由这种物质形成的。(《Progymnasmata》第 795 页) 开普勒相信 1606 年的恒星同样是由充满宇宙的空灵基质形成的(《De stellâ novâ in pede Serpentarii》，第 115 页)。他将 1605 年那不勒斯观测到的日全食月亮周围的发光环归因于以太。(《Hypotheses Cosmogoniques》，C. 沃尔夫) 再后来，在 1714 年，——哈雷承认了自发光物质的存在(《哲学汇报》)。最后，1811 年，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谢尔爵士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星云转化为恒星的假说(参见《哲学汇报》，1811 年第 269 页等)，此后，星云理论被皇家学会所接受。

可以阅读《神智学的五年》中第 245 页，有一篇题为《开悟者是否否认星云理论?》答案是『不；他们不否认其一般命题，也不否认科学假设所接近的真理。他们只是否认现在的完整性，以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相继出现并迅速被推翻的许多所谓「爆炸式」的旧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这在当时被声称是「含糊其词的回答」。有人认为，这种对官方科学的不尊重，必须通过展示另一个比他们更完整理论来证明，以取代正统的推测，且要有更坚实的依据的理论。对于这一点，只有一个回答；对于一

个体现在整体连贯系统中的事物，给出孤立的理论是没有用的，当脱离了所教导的主体，必然会失去其重要的连贯性，因此独立的学习也无济于事。为了能够欣赏和接受关于星云理论的神秘观点，一个人必须研究整个密传宇宙起源体系。而要求天文学家接受宇宙电和神圣建造者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就连赫谢尔爵士无可否认的正确推断，也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成分，即太阳比喻地被称为「火球」（也许是），以及他在早期推测了现在被称为内史密斯柳叶理论的性质——使这位天文学家中最杰出的人，受到其他远不如他杰出的同事的嘲笑，他们在他的思想中看到的只是「富有想象力和幻想的理论」。在整个密传体系能给天文学家并被加以欣赏之前，他们必须回到一些「过时的想法」上去，不仅回到赫谢尔的想法，回到最古老的印度天文学家的梦想，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理论，但都不是「幻想」，因为前者的理论在80年后出现，后者则数千年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否定太阳的坚固性和炽热的观点；最不可否认的是，太阳在「发光」，但不是在「燃烧」。然后，就赫歇尔爵士的观点来说，那些「物体」，如他所说的「柳叶」，是太阳光和热的直接源头。虽然密传教义不像他那样认为——即，生物体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太阳上的「存在」将很难把自己放在望远镜的焦点之内——然而，它断言整个宇宙充满了这样的「有机体」，根据它们的层面与我们意识层面的接近程度或距离，它们是有意识的、活跃的；最后，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说得很对，他说，在推测这些所谓的「有机体」时，『我们不知道生命力行动是否能立即产生热量、光和电。』因为，神秘主义者冒著被全世界的物理学家嘲笑的风险，认为科学家们的所有「力量」都起源于生命原则，即我们太阳系的遍一生命——该「生命」是遍一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方面。

因此，我们可以像在所探讨的文章中那样，根据开悟者们的权威，坚持认为『只需要概述太阳物理学家所不知道的内容即可。』——我们认为，对于现代星云理论及其明显的错误，只要指出与它现在的形式截然相反的事实，就可以确定我们的立场。首先，它教了什么？

总结以上的假设，就清楚地看出，拉普拉斯的理论--而且此刻已经相当难以辨认--是一个不幸的理论。首先，他假设宇宙物质以弥散星云状态存在，『如此之精细，几乎难以察觉其存在。』他没有试图深入到存在的奥秘，只关心我们的小太阳系的直接进化。

因此，对于他理论是否解决当下天体学问题，无论一个人接受还是拒绝，他只能说他把那奥秘又往前推了一点。对于永恒的询问——『物质自身的来源何在？进化的推动力来自何处，决定其循环的聚集和解散？最原始的原子是如何排列和分组成精美的对称和秩序的？』——拉普拉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只是一个大致原理的草图，而实际过程假定是建立在这些原理之上的。那么，关于这一流程，这个著名的解释是什么？究竟他给出了什么如此新颖和独创的东西，以至于它的基础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现代星云理论的基础呢？这是人们从各种天文学研究中收集到的。

拉普拉斯认为，根据引力的「定律」，在原始星云的原子凝结之后，现在气态的(或可能部分液态的)物质获得了旋转的运动。随著旋转速度的增加，它呈现出薄圆盘的形状；最后，离心力胜过了内聚力，巨大的环从旋转的白炽物体边缘脱落，根据重力必然(公认地)收缩成球状体，这些天体必然会继续保持之前在外层区域所占据的轨道。(『拉普拉斯设想环的内部和外部区域会以相同的角速度旋转，实心环就是如此；但面积相等原则要求内区比外区旋转得更快。』)*他说，每一颗新生行星的外边缘的速度都超过了内边缘的速度，这就导致了其轴的转动。更致密的物体会最后被甩出去；最后，在它们形成的初期阶段，新分离的球体依次抛出一颗或多颗卫星... 在阐述环带的破裂和形成过程中，拉普拉斯说：

【*《世界生命》温切尔教授指出拉普拉斯著作中有许多错误；但是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在他的「天文学推测」中也不是绝对正确的。】

『蒸汽的每个环层几乎总是分裂成许多小块，这些小块以几乎恒定的速度运动，并继续以相同的距离绕太阳循环。由于内部分子（离太阳较近）的实际速度比外部分子要小，所以这些物质一定是球形的，且旋转的方向与它们的公转方向一致。它们一定是在蒸汽状态下形成了许多的行星。但是，如果它们其中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借由引力连续地结合它中心周围的所有其他物质时，那么这蒸汽层环就会因此转变成一个单一的球状物质，围绕著太阳旋转，其旋转与公转方向相同。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但太阳系是第一种情况，在木星和火星之间有四颗小行星运行。』

虽然很少人会否认「这一壮丽大胆的假设」，但同时也必定会认出它所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为什么我们发现海王星和天王星的卫星显示逆行运动；尽管金星离太阳更近，但它的密度比地球小？同样，天王星比土星距离更远，从而密度就越高？为什么在中央星体的所谓后代中，它们的轴线和轨道会有如此多种倾斜度？行星大小的惊人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木星的卫星比它们的主卫星密度高 0.288 倍；流星和彗星系统的现象仍然无法解释？引用一位大师的话：『他们（神秘主义者）发现西方诞生的离心理论无法覆盖所有情况。它无法单凭自身解释每一个扁球体，也无法解释一些行星的相对密度所呈现出的明显困难。实际上，任何离心力的计算要如何向我们解释，例如我们被告知，水星的自转速度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而它的密度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左右，那么它的极轴压缩应该是地球的十倍多吗？还有，为什么木星的赤道旋转『大于地球 27 倍，密度只有地球的 $1/5$ 』，难道它的极轴压缩要比地球大 17 倍吗？或者，为什么土星的赤道速度比水星的向心力大 55 倍，而它的极轴压缩却只比水星大 3 倍？在矛盾最大之处，我们被要求相信现代科学所教的中心力量，即使被告知太阳赤道物质具有超过地球赤道表面离心速度四倍的速度，以及赤道物质只有太阳赤道物质引力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太阳赤道物质并未表现出任何凸出太阳赤道的倾向，也没有显示出太阳轴的极点有任何的扁平化迹象。换句更清楚的话说，太阳的密度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来承受离心力，因而根本就沒

有极轴压缩！我们发现不止一个天文学家提出过这个异议，但从来没有作出令「开悟者」满意的解释。』

『因此，他们(开悟者们)说，西方的科学伟人... 对于彗星物质、离心力和向心力、星云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太阳、恒星甚至月亮的物质结构，他们轻率地自信谈论「太阳的中心物质」旋转出去成为太空行星、彗星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主张，它(太阳)只演化出生命原则，是那些物体的灵魂，在我们的太阳系中，作为「普遍生命给予者」，给予和接受它... 在无限和永恒中；太阳系是遍一宏观宇宙的微观缩影，就像人类自己的小太阳宇宙是前者的缩影一样。』*

【*《神智学的五年》，第 249-50 页。《那些开悟者否认星云理论吗？》】

所有宇宙和地球元素拥有某种基本能力，能在它们自身内部产生一系列有序和和谐的结果，即一连串的因果关系，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它们要么是被一个内在或外在的智性体所激活，或者隐藏在显化面纱背后。神秘主义并不否认宇宙机械起源的确定性；它只是宣称在这些元素后面(或内在)某种机械师的绝对必要性——我们的一个教条。并非是路克莱修斯(Lucretius)的原子意外地帮助构建了宇宙及其中的一切，他本人也知道这一点。大自然本身与这种理论相矛盾。天体空间中像以太这样稀薄的物质，无论有无引力，都不能被用来解释星系的共同运动。尽管他们完美一致的相互旋转清楚地表明，大自然中存在著一种机械原因，但牛顿——他是所有人中最有权被相信他的推论和观点的人——在解释那赋予了千百万星球体的原始动力上，不得不放弃根据已知的自然法则和它的物质力量来解释。他充分认识到区分自然力量运作与智性体运作之间的界线，后者将不可改变的法则确立为秩序和行动。如果牛顿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希望，那现代唯物主义的蠢货们哪一个有权利说：『我更了解』？

若要变的完整的和可理解的，一个宇宙起源理论必须从一个原初基质开始，它弥漫在无限的空间中，*具有智性和神圣的性质*。那个基质必须是灵魂和精神，是显化宇宙*第七原则*的综合，而且，必须有第六个原则作为这个的精神的载体——*原初质*，可以说，尽管它的性质必然永远超出我们有限的*正常*感知。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只要有想象力，就能很容易运用力学原理，来建立宇宙诞生于混沌的理论。但是对于科学创造者来说，这样的宇宙将永远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这将使他陷入无尽的困惑。若仅仅运用机械定律，将永远不能思辨者超越客体世界；它也不会向人类揭示宇宙的起源和最终命运。这就是星云理论引领科学的方向。在清醒的事实和真理中，这种理论与以太的理论是孪生姐妹，两者都是必然性的产物；一个在解释光的传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则是解释太阳系起源的关键。他们的问题是，同样的同质物质*遵循牛顿定律产生出天体——太阳、行星和它们的卫星——受到相同运动条件的制约，如何能由异质元素组成。

【*如果天文学家以他们目前的知识水平，简单地接受拉普拉斯的假设，也就是关于行星系统的形成，那么最终可能会得出类似近似真理的结论。但是总体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宇宙的形成，或者太阳和星星从原初质中的形成，以及行星围绕太阳的发展，是基于大自然中完全不同的事实，这也是科学界本身的观点。它们处于存在的对立两极。】

星云理论是否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仅适用于被视为无生命和物质性的物体？我们说绝对不是。自从 1811 年赫谢尔爵士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基于观察的事实，并显示了星云物质的存在，使得皇家学会的「儿子们」欢呼雀跃以后，人类又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呢？从那以后，通过光谱分析而有一项更大的发现，证实了赫谢尔爵士的猜想。拉普拉斯需要一种原始「世界填充物」来证明世界进化和增长的观点。就在这里，正如两千年前所提供的一样。

「世界填充物」也就是现在的星云，从最古老的时代就为人所知。阿纳萨哥拉斯教导说，一旦分化后，异质物质的后续混合便保持静止和无组织状态，直到最后形成了「心灵」——我们说这是禅那主的集体——开始运作，并向它传达运动和秩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viii, 1）。现在接受这个理论的第一部分，但拒绝了任何干扰它的「心灵」。光谱分析揭示了星云的存在，它完全由气体和发光蒸汽组成。这是原始的星云物质吗？据说，光谱揭示了发射宇宙光的物质条件。可分辨星云和不可分辨星云的光谱显示完全不同，后者的光谱显示它们的物理状态是发光的气体或蒸汽。其中一个星云的明亮线条揭示了其中氢的存在，以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物质的存在。太阳和恒星的大气层也是如此。这直接导致了恒星是由星云凝结而成的推论；因此，即使是地球上的金属本身，也是由氢或其他一些原始物质凝聚而成的，也许是「氦」的祖先亲戚，或者是一些未知的东西？这与神秘学的教导并不冲突。这就是化学要解决的问题；它迟早会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到时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密传的教导。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将扼杀现在的星云理论。

与此同时，若天文学被看作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现行关于恒星亲缘关系的理论——即使神秘学以不同方式解释亲缘关系——因为天文学没有任何的物理数据来展示它。天文学可以先于化学来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只要它可以展示一个光谱上有三到四条明亮线的行星星云，逐渐凝聚并转变成为一颗恒星，且光谱上布满了许多暗线。但是『星云的多样性、甚至是它们的形体，仍然是天文学的一个谜。迄今所获得的观测数据其起源太晚，太不确定，无法让我们断言任何事情。』（沃尔夫的《宇宙起源假说》）

自从发现分光镜以来，它的神奇力量只向它的行家们揭示了这类恒星的一次转变；即使这一次，也直接展示了与星云理论有利证据相反的事实；也就是——恒星转变成行星星云。正如《天文台》（"The

Observatory"，第一卷，第 185 页) 所述，1876 年 11 月出现在天鹅座中的一颗临时恒星，由施密特 (J. F. J. Schmidt) 发现，它展示了由非常明亮的线条打断的光谱。渐渐地，连续的光谱和大部分的线消失了，最后只留下一条明亮的线，它似乎与星云的绿线重合。

虽然这种变化与恒星的星云起源假说并非不可调和的，但是，这种孤立的案例并没有任何观察依据，更没有直接观察的依据。这一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既然天文学家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行星正趋向于沉淀在太阳上，那么为什么那颗恒星不会因为这些沉淀行星的碰撞而闪耀，或者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出现彗星呢？无论如何，自 1811 年以来唯一已知的恒星转变实例并不支持星云理论。此外，在这个理论的问题上天文学家不同意，就像所有其他的理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布丰 (Buffon) 在拉普拉斯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之前，就对行星运动的同一性大为震惊，是第一位提出行星及其卫星起源于太阳胸怀的假说。为了这个目的，他立即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彗星，据说是通过强烈的斜击，撕裂出了形成它们所需的物质。拉普拉斯在他的《论世界体系》("Exposition du Systeme du Monde") 他给予「彗星」应有的赞赏。(注 VII.) 但是这个想法被另一种自太阳演化概念所抢占，甚至得到了改进，即太阳中央质量对于可见行星的运动看似没有重量或影响，而且显然没有比月亮中的摩西的影像更真实存在。

但现代理论也是对康德和拉普拉斯所阐述的体系的一种变化。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从事物的起源开始，现在成为行星体组成部分的所有物质，散布在构成太阳系的所有空间——甚至更远的空间。它是一个密度极小的星云，通过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被解释过的机制，它逐渐凝结产生了我们太阳系中的各种物体。这是最初的星云理论，一个不完整但忠实的复述秘密教义中的教导——一大卷普遍密传宇宙起源论的一小章节。康德和拉普拉

斯这两个体系都与现代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存在著相互冲突的子理论和异想天开的假设。

『组成彗星物质和恒星物质的本质，与西方科学现在所了解的任何化学或物理特征完全不同。虽然分光镜显示了地球物质和恒星物质可能的相似性（由于地球光对拦截的光线的化学作用），但没有探测到太空中天体各种进展所特有化学作用，也没有被证明与我们行星上观测到的相同』——老师们如此说（同上）。克鲁克斯先生在他演讲中引用的片段《元素和变化元素》中说的几乎是一样的。

『至多，』沃尔夫 (C. Wolf) 观察到*，『能使星云假说受到支持，就像赫歇尔 (W. Herschell) 展示不同程度的凝聚度的行星星云的存在，以及具有凝聚核心的螺旋星云和分支与中心。†但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星云和恒星之间的联系；由于我们缺乏直接的观察，我们甚至被禁止在化学成分的类型上建立理论。』

【*研究所成员，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宇宙起源假说》。】

【†但是这些星云的光谱还没有被确定。当他们出现明亮的线条时，才可以被引用。】

很明显，即使科学家们抛开构成星云的无可否认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所带来的困难，也像古人一样承认所有可见和不可见天体的起源，必须在一个原初同质的世界填充物中寻找，即一种前原质* -- 这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困惑。除非他们也承认，我们实际可见的宇宙仅仅是重宇宙中的肉体 (Sthula-Sharira，粗大身体)，否则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冒险坚持认为，现在可见的天体是那唯一原初质凝聚的结果。因为仅凭观察就可以表明，产生实际宇宙的各种作用远比那种理论所能包含的复杂得多。

【*克鲁克斯先生的「原质」不能被看作是最基本的东西，禅那主并非使用它，根据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从中编织出我们的太阳系。这原质也不能算是康德的最初原初质，因为这位伟大的心灵认为它在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被用尽，因此不再以弥漫的方式存在。它是宇宙基质从其正常的未分化状态中逐步分化的中间阶段。因此，原质是物质在进入完全客体性前，其中间过程所假定的方面。】

首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不可分辨星云，这是科学本身教导的。

望远镜无法区分这两种物质，但分光镜可以，并因此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组成之间的本质区别。*

【*『对于星云的可分辨性问题，往往过于肯定地提出，并且与那位著名的实验者哈金斯 (Huggins) 先生对这些星座光谱的观点完全相反。据说，每一个光谱中只有亮线的星云都是气态的，因此是不可分辨的；而每一个具有连续光谱的星云，都能通过一台倍率充足的仪器来分辨成恒星。这一假设与所得到的结果和光谱理论正好相反。天琴座星云，哑铃星云，猎户座星云的中央区域，看起来是可分辨的，且显示出明亮的光谱线；猎犬座星云是无法分辨的，它提供了连续的光谱。因为，事实上，分光镜能告诉我们恒星组成物质的物理状态，但不能告诉我们它们的聚合模式。由气体球（甚至是微弱发光核心，被强大大气包围）组成的星云会产生一系列线条的光谱，并且仍然可分辨的；这似乎就是猎户座星云中哈金斯领域的情况。由固体或流体颗粒在白炽状态下形成的星云，是真正的云，它会展现连续的光谱，但将是不可分辨的。』(C.沃尔夫，《宇宙起源假说》)】

『其中一些，』沃尔夫告诉我们：『具有三到四条亮线的光谱，其他的是连续的光谱。第一种是气态的，其他的是由粉状物质形成的。前者必然构成一个真正的大气：拉普拉斯太阳星云就必须被置于其中。后者形成一个粒子的集合，可以认为是独立的，其旋转服从内部重量定律：这就是康德和费伊采用的星云。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将这个与另一个置于行星世

界的起源上。但是当我们试图超越并升华到产生了天体的原始混沌时，我们首先要解释这两类星云的实际存在。如果原始的混沌是一种冷的发光气体，*人们就能理解引力造成的收缩是如何加热它并使它发光的。我们必须解释这种气体的凝结所形成白炽粒子的状态，这在分光镜中的某些星云中可见。如果最初的混沌是由这些粒子组成的，那么它们是如何某些部分进入气态，而其他部分却保持了它们原始的状态呢？... 』

【*参见诗节 III.关于『光，或冷焰』和注释 8，其中解释了「母亲」(混沌)是一个冷火，一个冷的光辉，无色，无形体，缺乏任何性质。『运动是遍一永恒的如是，包含了显化期世界中每一种性质的潜力。』它说此说。】

这就是法国学者提出的星云论的异议和困难的概要，他在他有趣的章节中总结说：——

『宇宙起源问题的第一部分，——混沌的原初质是什么；那物质是如何产生太阳和星星的呢？——至今仍是浪漫和想象的领域。』*

【*《宇宙起源假说》，C.沃尔夫，1886 年。】

如果这是科学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句话，那么人们应该转向哪里才能了解星云理论所要传达的内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什么？它是什么，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至于它不是什么——我们能从博学的《世界生命》的作者学到。他告诉我们：——

(I.) 它『不是宇宙演化的理论 ... 但就人类视觉所能穿透的范围而言，这只是对太阳系现象的一种起源解释，并且额外地，还要协调星体和星云天空中的主要现象。』

(II.) 『它不认为彗星参与了产生太阳系的特殊进化。』(密传教义则认为如此。)

(它确实如此，因为它也将彗星视为宇宙存在的形式，并参与早期星云演化的阶段。它实际上主要将彗星归因于所有世界的形成。)

(III.) 『它不否认先前历史有著发光的火雾』——(秘密教义进化的第二阶段)..... 『并没有声称已经达到了一个绝对的起点。』即使它允许这种『火雾可能曾经存在于寒冷、不发光和不可见的情形中』

(IV.) 『最后一点：它并不声称要发现事物的起源，而只是物质历史中的一个运动场』... 留给『哲学家和神学家像以往一样自由地寻找存在模式的起源。』*

【* 《世界生命》，第 196 页。】

但这还不是全部。即使是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先生——他说 (a) 『存在的问题并未通过它来解决』；(b) 星云假说『没有阐明弥漫物质的起源』(c) 『星云假说(现在的情况)暗示了第一因。』*

【* 《威斯敏斯特评论》,XX, 1868 年 7 月 27 日】

我们担心，后者是我们现代物理学家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即使在形而上学者的世界里，这种可怜的「假设」似乎也很难指望得到帮助或证实。

考虑到这一切，神秘学者相信他们有权利展示他们的哲学，无论它现在可能多么被误解和排斥。他们坚持认为，科学家们之所以没有发现真理，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唯物主义和对超验科学的蔑视。然而，尽管我们这个世纪的科学头脑和以往一样远离真实和正确的进化论，或许未来仍然有一些希望，因为我们发现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丝光亮。

在《大众科学评论》(第十四卷，252页)的一篇文章《微生物的最新研究》中，我们发现斯莱克 (H. J. Slack F.C.S., Sec. R.M.S.) 先生说：『从物理学

到化学和生理学，所有科学都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同，朝向某种进化和发展的学说，达尔文主义的事实将构成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关于这一教义最终的形态将会如何，几乎没有什么依据可以证明，也许直到形而上学以及物理学研究更加先进之前，人类的思维可能无法塑造它。』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预测。也许有一天，达尔文先生和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所教授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其最终的修正中，只会成为东方进化论学说的一部分，后者由摩奴和迦毗罗以密传方式解释。

XIV. 力 — 运动模式或智性?

这是物理学迄今 1888 年的最后一个词。机械定律永远不能证明原初质的同质性，除非在推理上和作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就像以太的情况一样。现代科学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和地区才有保障；在我们太阳系的物质边界内，超过这个边界的一切，每一个物质粒子，都不同于它所知道的物质：该物质存在的状态是科学无法想象的。这种真正同质的物质超越了人类的感知，如果知觉仅仅局限于五种感官的话。我们通过那些智性体来感受它的效果，它们是原初质原始分化的结果，我们称其为禅那主；在赫尔墨斯作品中，被称为「七位统治者」，被「神圣思想」的皮曼德 (Pymander) 称为建筑力量，阿斯克勒庇俄斯 (Asklepios) 称之为「超凡的众神」。那物质——真正的原初质，是我们所知道所有「物质」的本体，——甚至一些天文学家也被引导去相信，这能解释旋转、引力以及任何机械物理定律的起源，而后对此绝望——除非科学承认这些智性体。在上面引用的沃尔夫*关于天文学的著作中，作者完全赞同康德的理论，后者就算不是从整体上来看，至少在一些方面，它让人们强烈联想到某些神秘教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体系通过星云从灰烬中重生；产生自太空中死去和溶解尸体的散发物——这是太阳中心的白热被行星的可燃物质重新激活的结果。这个理论是由一个年仅二十五岁、从未离开他的家乡普鲁士北部小镇 (科尼斯堡，Konigsberg) 的年轻人头脑生成和发展的，我们能认出一个启发性的外部力量，或神秘主义者在其中看到的转世。它填补了牛顿用他所有的天才都未能填补的空白。当康德试图通过假设一个普遍存在的原始物质，来解决牛顿所遇到的困难——即无法通过自然力解释行星所受的原初冲动时，他所考虑的无疑就是我们的原初质——阿卡莎。因为，正如他在第八章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承认，恒星和行星的完美和谐、以及它们轨道平面的重合，能够证明自然起因 (原始原因) 的存在，

『那个起因不可能是如今充满天上空间的物质。』它最初必定是充满空间的东西——也就是空间——它在分化物质中的运动，是恒星物体实际运动的起源；而它『在凝缩在那些物体中时，从而放弃了今天看来是虚空的空间。』换句话说，构成行星、彗星和太阳本身的正是这种物质，它在最初形成这些天体时，仍然保持著它固有的运动性质；这种性质现在以它们的核心为中心，指导著所有的运动。只需要非常轻微的改变一些词和一些补充，就能成为我们的密传教义。

【*《宇宙起源假说》（“Les Hypotheses Cosmogoniques”）对现代科学关于世界起源的理论进行审查，接著翻译康德的《天空理论》。】

后者教导说，正是这种原始的原初质，神圣而智性的，是普遍心灵的直接发散物——原初光 (Daiviprakriti，*逻各斯*发出的神圣之光*)——其形成了宇宙中所有「自我行动」星球的核心。它是太阳、月球、行星，甚至是我们地球的生命之魂，是传达信息的、始终存在的动力和生命原则。前者是潜在的，后者是活动的——这是指那些不可见统治者和引导者，他们掌管著与其灵魂相连的粗大身体，而灵魂则是这些行星神灵的精神性散发物。

【*这「光」我们称为宇宙电 (Fohat) 。】

另一种相当神秘的学说是康德的理论，他认为构成其他星球的居民和动物的物质，有著更轻巧、更精微的性质，并且相对于它们离太阳的距离，而有著更具完美的结构。后者是充满了生命的电、物质的、生命的原则。因此，火星上的人比我们更空灵，而金星上的人则比我们更粗大，虽然聪明得多，但灵性却不如我们。

后面这个教义与我们的完全不同——然而那些康德主义理论和任何神秘教义一样，是形而上学的，超验的；不止一个科学家像沃尔夫一样接受它们，如果他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康德理论中太阳和星星的心智与

灵魂，距离《往世书》的心灵 (Mahat) 和原质 (Prakriti) 只差一步。毕竟，如果科学承认了这一点，那就只是承认了自然的起因，不管它是否会把它的信仰延伸到这种形而上学的高度。但是心灵 (Mahat) 是一个「神」，而生理学所承认「心智」只是物质大脑的暂时功能，仅此而已。

唯物主义的撒旦现在同样嘲笑一切，既否定可见的，也否定不可见的。它在光、热、电，甚至在生命现象中，只看到物质固有的属性，每当生命被称为「生命原则」时，它就会笑出声，嘲笑生命独立于有机体之外的观念。

但是在这一点上，科学的观点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同的，有几个科学家接受了和我们非常相似的观点。例如，请考虑理查森 (Richardson, F.R.S.，其他地方详细引用) 博士对于「生命原则」的看法，他称之为「神经以太」(《大众科学评论》第 10 卷)：——

『我所说的只是一个真正的物质媒介，尽管对大众来说是精微的，但却是真实的，有实体的：这是一种具有重量和体积质的媒介，易受化学结合的影响，因而易受物理状态和条件变化影响，一种在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媒介，总是被其他影响驱动，*也就是说，它没有主动力量或自然能量，†但在能量作用于可见物质产生现象的过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角色。(第 379 页)。』

【*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物质性媒介，不同于推动它的力量，即盲目的物质，也许还有「神」，而这遍一生命正是神和众神「本身」。

【†同样的错误。

正如生物学和生理学现在整体否认「生命原则」的存在一样，这篇摘录连同夸特法日 (Quatrefages) 的承认，都清楚地证实了有些科学家对「神秘事物」所持的观点，与神智学者和神主义者相同。它们承认了一个独立

于有机体的独特生命原则——当然是物质性，因为物理力不能脱离物质，只是此基质处于一种科学未知的状态。对他们来说，生命并非只是分子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个生命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任何分子的组合都不可能形成一个活跃有机体，更不用说在我们意识层面的所谓「无机」物质中。

当然，「分子组合」指的是我们目前虚幻感知的物质组合，物质只能在我们这个层面上激活。这是主要的争论点。*

【*『单体 (Jiva) 是一个神话，如科学所说那样，还是并非如此呢？』一些神智学者问道，他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科学之间摇摆不定。真正掌握有关「物质的终极状态」深奥问题的困难点，又再次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老难题。什么是物质？我们目前的客体意识的内容除了我们的感官之外还有其他吗？诚然，我们所接收到的感官来自于外界，但是除了现象的角度之外，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把这个层面的「粗大物质」视为与我们独立而分开的实体呢？对于所有这些论点，神秘主义的回答是：确实，在现实中，物质不是独立于我们的感知，或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人是一种幻觉：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其它实体的存在和现实性，它们比我们更虚幻、并不比我们更真实，这一点并没有因为这种吠坛多和康德式唯心主义的思想而减弱，反而更加加强了这种主张。】

因此，神秘学者在他们的信仰中并不孤单。毕竟，他们在甚至拒绝了现代科学和其他物理定律的「重力」，而接受了吸引和排斥看来，也不是那么愚蠢。而且，在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中，他们只看到普遍单元的两个方面，此单元即所谓「显化心灵」；在这方面，神秘主义通过它的伟大的灵视者，感知无数的运行的群众：宇宙的禅那主、实体们，其双重性质的本质是所有尘世现象的起因。因为该本质和普遍电海洋（生命）是同本质的；并且作为双重的，正如所说的——正极和负极的——它是二元性的发散物，现在以「运动模式」的名称在尘世上运作；甚至力这个词现在也变得

令人反感，因为害怕它会使某些人把它与物质分离开来，即使在思想上！正如神秘主义所说，它是二元本质的双重效应，现在被称为向心力和离心力，负极和正极，或正负极性，热和冷，光明和黑暗，等等。

有人认为，即使是希腊和罗马的天主教徒在相信天使、大天使、执政官、炽天使和晨星方面，也比他们明智——即使是盲目地将它们追溯及关联到与一个拟人化的神：简单地说，科学完全不信任所有那些神学的人间乐园，而提倡其机械力量。对于这些行为，它们很经常以超越人类智性和相关性的方式进行。然而，这种智性被否认，并被认为是盲目的偶然。但是，正如德·梅斯特尔 (Maistre) 正确地将万有引力定律称之为一个代替「未知事物」的*词* (Soirées)，我们也同样正确地把此话应用于科学的其他力量。如果有人反对说，该伯爵是一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那么我们就可以引用库徒耶 (Le Couturier) 的话，是一个狂热的唯物主义者，他说过同样的话，赫谢尔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参阅“Musée des Sciences”1856 年 8 月)

从众神到人，从世界到原子，从一颗恒星到一束迅速的光，从太阳到最平凡有机生命体的生命热量，形体和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链条，其各个环节都相互连接。类比法则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第一把钥匙，这些联系必须在它们彼此之间的神秘关系中协调地加以研究。

因此，当秘密教义——假定有限制或有限的空间 (位置) 是没有真实存在的，只存在于这个幻相的世界里，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知觉能力里——教导说每一个高等的世界，就像每一个低等的世界一样，都与我们的客体世界交织在一起；数以百万计的事物和存在据定位来看，围绕著我们，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围绕著他们，在一起和在里面一样；它不是形而上的修辞，而是大自然中一个清醒的事实，无论对我们的感官如何不可理解。

但在批评它的断言之前，人们必须理解神秘主义的措辞。例如，这个教义拒绝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也是如此) 使用「上面」和「下面」、

「更高」和「更低」 这些词来指代那些不可见的层面，因为它们没有意义。甚至连「东方」和「西方」 这两个术语也不过是惯常的说法，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人类的认知。因为，虽然地球在两极有南北两个不动的点，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相对于我们自身在地球表面的位置是可变的，并且由于地球自西向东的旋转而造成的。因此，当提到「其他世界」时——无论是更好是更坏，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虽然都是不可见的——神秘主义者并不像神学家和诗人那样，把这些层面放置于我们地球的外部或内部；因为他们的空间位置并不为世俗所知和构想。可以说，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混合在一起——渗透它也被渗透。我们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世界和苍穹；在望远镜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外还有更多，而后一种有许多并不属于我们存在的客体层面。虽然他们好似在太阳系之外几百万英里而不可见，但他们仍然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附近，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对于他们各自的居民来说，是客体性的和物质性的，就像我们的世界对于我们一样。然而，再次强调，这些世界与我们的关系并不像一系列相互套嵌的蛋形盒子，类似于叫做中国嵌套娃娃的玩具；各自都完全在自己的特殊法则和情况下，与我们的层面没有直接关系。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知道或感觉到，这些居民可能正在我们身边穿行，就像通过一个无物空间中，他们的住所和国家与我们的交织在一起，尽管没有干扰到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还没有识辨它们的能力。然而，开悟者们通过他们的精神性视觉，甚至是一些灵视家和敏感者，总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分辨出，其他生命领域的存在和与我们的近距离接触。那些(精神性)更高的世界，在他们所占据的更高层面上。只会与那些通过个人努力提升至他们的尘世凡人沟通...

『地母 (Bhumi，尘世) 的儿子们把天界(天使层面) 的儿子们当作他们的神灵；低等界的儿子们仰望尘世的人，视为他们的天神(众神)；人在盲目中仍然没有意识到 ... 他们(人)在 使用它们时(用于魔法目的)会颤抖 ... 人

类的第一个种族是前者的「心智所生之子」。他们(祖灵和天神)是我们的祖先... (《德基安之书评论》第一卷。)

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嘲笑精灵、火蝶螈、水女神和地精的想法；科学家们认为，只要一提起这样的迷信，就是一种侮辱；而且出于对逻辑和常识的蔑视，这往往是「被接受的权威」的特权，他们允许那些负责教育的人持有荒谬的印象，认为在整个宇宙，或至少在我们的大气层内，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其他有意识、有智性的存在。*任何其他的人类(由不同的人类组成)若没有两条腿，两条胳膊或人类特征的头，都不能称为人类；尽管这个词的词源似乎与一种生物的一般外观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当科学严格拒绝存在这种(一般对我们来说)不可见生物的可能性，即使社会秘密地相信这一切，却不得不公开地嘲笑这种想法。它嘲笑像《加巴利伯爵》(“Count de Gabalis”)这样的作品，却不明白公开的讽刺是最安全的面具。

【*即使是关于有知觉生物居住的各种世界的问题，也被拒绝或以最大的谨慎对待！然而看看伟大的天文学家卡米尔·弗拉马利昂在他的《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录》(“Pluralité des Mondes”)中是怎么说的吧。】

然而，这样不可见的世界确实存在。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密集，它们在广袤的空间中散布著大量存在；一些远比我们自己的世界更物质性，另一些逐渐空灵化，直到他们变成无形体且作为「气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们，这不构成不相信它们的理由；物理学家既看不见以太、原子，也看不见「运动模式」或力。然而他们接受并教导他们。

如果我们在我们熟悉的大自然中，找到了与这种难以想象不可见世界部分类似的物质，那么认识到这种存在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困难。彗星尾巴的亮度虽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但并不会干扰或阻碍我们对物体的视觉感知，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并进一步认识它，这是对同样观点的首个有力支持。一颗彗星尾迅速地掠过我们的地平线，我们既不会感觉到它，也不会

意识到它的经过，但是对于这种辉煌的光芒，通常只有少数对这种现象感兴趣的人才能看到，而其他所有人都对它的存在、以及它穿过我们地球一无所知。这条尾巴可能是或不是彗星的组成部分，但它的稀薄性恰好为我们的目的提供了一个例证。说实在的，若承认有一些世界的物质构成比彗星尾更稀薄，这并不是迷信的问题，而是先验科学和逻辑的结果。通过否认这种可能性，科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是为哲学或真正的宗教服务，而是简单地为神学服务。为了更好地反驳甚至物质世界的多元性，很多教士认为这种信仰与《圣经》*的教义不相容，麦克斯韦不得不诋毁牛顿的记忆，并试图让大众相信，牛顿哲学中包含的原则是『所有无神论体系的基石。』（参见第二卷，《世界的多元性》）

【*然而，《圣经》本身的见证，以及像怀斯曼 (Wiseman) 红衣主教这样优秀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见证，将会表明，《旧约》和《新约》都教导这种多元性。】

『胡维尔 (Whewell) 博士诉诸科学证据质疑世界的多元性。』温切尔教授写道。*如果连我们头顶上闪烁著无数物质世界、行星和遥远的恒星的宜居性，都是如此有争议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看似透明的空间里，要接纳不可见世界的可能性是多么小啊！

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个由比彗星尾还要稀薄的物质（对我们感官来说）构成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里的居民的空灵性与他们星球成比例，就像我们与我们的岩石、硬壳的地球相比是空灵的，难怪我们不能感知它们，或感觉它们的存在甚至存在性。但是，与科学相反的想法是甚么呢？人、动物、植物和岩石难道不能被赋予一套与我们所拥有的完全不同的感知吗？难道他们的生物体就不能在其他的存在法则下诞生、发展和生存吗？每个肉体的存在都绝对必须像《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披上「皮外衣」吗？然而，不止一位科学家告诉我们，实体性「能存在于非常不同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是通过那坚决否定一切的科学得出的发现，了

解到我们周围有无数不可见的生命存在吗？如果这些微生物，细菌和无极微小的东西，由于其微小性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哪么有可能在其另一极端，由于其纹理或物质的特性，使这些存在物变得不可见——事实上，由于其稀薄程度呢？一缕阳光射进我们的公寓，它的经过中显示出无数微小的存在，过著它们那微不足道的生活并停止存在，独立自主，不顾我们那粗大物质性是否觉察到他们。微生物、细菌以及其他元素中未见的存在也是如此。我们在那些漫长的无知世纪中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异教和高度哲学体系的知识灯熄灭后，已停止在早期基督教中的偏执和偏见时代中投下明亮的光芒。

【*参见《世界的多元性》，其中列出了许多科学家的名单，他们写来证明这个理论。】

【†温切尔教授——就世界的多元性进行辩论——发表了以下评论：

『具难熔性的物质可能会与其他物质混合在一起，不管对我们来说已知或未知的，从而比地球生物能够承受更大的热冷变化。陆生动物的组织只是适合陆地环境。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不同类型和物种的动物适应了极端不同的情况的试炼 ... 动物应是四足动物或两足动物，并非取决于组织、本能或智力的必要性。动物应只拥有五种感官并非感官存在的必要条件。地球上可能有既没有嗅觉或味觉的动物。可能在其他的世界，甚至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都有一些拥有更多感官的存在。当我们考虑到很有可能其他性质和存在方式倚赖宇宙资源以及地球物质时，这种可能性显而易见。有些动物能生存在理性人无法生存的地方——在土壤里，在河流里，在海洋里』...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是不同组织的人呢?) ...

『合理存在并不取决于温暖的血液，也不取决于任何温度，因为这不会改变组成该有机体的物质形态。有些智性体的肉体化，不涉及注入、同化和繁殖过程的某些概念。这样的身体不需要每天的食物和温暖。他们可能会迷失在海洋的深渊里，或者躺在北极严冬风暴的悬崖上，或者在火山里呆

上一百年，但仍然保持著意识和思想。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心灵感应性质不能铭刻在不可摧毁的燧石和铂金？这些物质与碳、氢、氧和石灰的智性性质并无不同。但是，先不把思想带到这样一个极端(?)，高度智性的存在所体现的形体，是否能对外界环境漠然，就像西部平原的圣人，拉布拉多(Labrador)地区的地衣，干燥多年仍能存活的轮虫，或者经过沸水煮沸仍能存活的细菌孢子一样？... 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提醒读者，从地球上发现的实体存在的标准来看，对于有智性的、有组织的存在必要条件，可以争论的很少。就智性的本性来看，它与宇宙的法则一样普遍和统一的。身体只是智性在适应普遍物质或力而做的局部调整。』(《世界生命》，或《比较地质学》，第 496-498 页等)】

然而这些生命存在现在如过去一样围绕著我们。他们遵循各自的法则工作著，只有当科学逐渐揭示了这些法则时，我们才会开始认出它们，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

世界经过了多长时间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说一些到今日的宇宙尘埃『从未属于地球』(《世界生命》)，那么更合逻辑的是去相信——像神秘学者那样——经过无数个时代和数百万年的流逝，自从尘埃聚集并形成了地球，且我们生活在它智性原初质核心周围——许多人类，不同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正如一个将在数百万年后进化的人将不同于我们的种族，出现但从地球表面消失，正如我们也将如此。地质学家认为那些原始的、遥远的人类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遗迹，因此被否认了。他们的一切痕迹都被扫除，因此他们从未存在过。而他们的遗物——确实非常少数——必须通过地质研究才能被发现。然而，即使我们永远无法遇见他们，也无法说在那些地质年代中没有人类曾经存在过，对应于他们存在于地球上的时期。因为它们的生物体不需要温暖的血液，不需要大气，不需要喂养；《世界生命》的作者是对的，直至今日，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极端，因为在科学假设上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心灵感应的性质被铭刻在坚不可

摧的燧石和白金中』，因此，也有心灵感应性质铭刻在同等坚不可摧的原初质形体中——我们第五种族真正的祖先。

因此在第二卷中，当我们谈到一千八百万年前住在地球上的人时，我们心里并非指我们现在的种族，也没有现在的大气规律、气温条件等等。地球和人类，像太阳、月亮和行星一样，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生长、变化、发展和逐渐演变；他们出生成为婴儿，然后是儿童，青少年，成年的身体，变老，最后死亡。为什么人类不应该也在这个普遍的法则之下呢？乌列 (Uriel) 对以诺 (Enoch) 说：『看，这将一切都展示给你。你看见太阳、月亮和那些指引天上星星的存在，促使它们的一切运作、季节和到达返回 ... 在罪人的日子里，年岁将被缩短 ... 尘世上所做的一切都将被颠覆 ... 月亮将改变它的法则』 ... 等。(第 lxxix 章)

「罪人的日子」指的是物质将完全支配尘世的日子，人将达到身体发育和兽性的顶点。这发生在亚特兰提斯时期，大约他们(第四)种族的中点，如同乌列所预言的淹没了。从那时起，人类的身材、力量和年龄开始下降，这将在第二卷中显示。但当我们处于第五根种族的亚种族的中点时——各自都达到了物质性的顶点——因此，动物的倾向虽然更加精细，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发展；而且在文明国家，这些倾向尤为明显。

XV. 众神、单体和原子

几年前，我们说到*『密传教义可以被称为「串联教义」，因为它像吠檀多哲学里的「串-灵魂」(Sutratman)†，它通过和串在起的所有古代哲学宗教系统，调和并解释他们一切。』我们说现在它做得更多了。它不仅调和了各种各样且明显相互冲突的系统，而且它检验了现代精确科学的发现，并表明其中一些必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在古代记录中发现得到了确证。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将被认为是极其鲁莽和无礼的，是真正的亵渎科学的罪行；然而，这是事实。

【* 《七重原则》文章，在《神智学的五年》第 197 页。】

【† 阿特曼 (Atman) 或称精神 (精神性本体) 像一条线穿过五个精微身体(或原则、鞘Koshas) 被称为吠檀多哲学中的「串-灵魂」(Sutratman) 。】

不可否认，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超唯物主义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大自然行为实际上常常很深奥，正如卡巴拉学派所说的，她处于隐藏状态，只能通过她的表象来判断，而这种表象在物质层面上总是具有欺骗性。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者拒绝将物理与形而上学混合，或将身体与其传递信息的灵魂和精神混合在一起，他们宁愿忽略后者。这是某些人自己的选择，然而仍有少数人非常明智地努力踏进某些唯物主义者所不愿涉及的形而上学领域，来拓宽物质科学的范畴。这些科学家是他们那一代的智者。除非他们揭开物质的面纱，努力超越眼前所见，否则他们所有精彩的发现都将毫无意义，永远只是无头躯壳。现在他们已经研究了大自然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是时候将骨架转移到第二层面，并在未知的深处寻找生命和真实的实体，寻找它的基质——瞬息即逝物质的本体。

只有按照这样的思路行动，才能发现现在被称为「爆炸迷信」的一些真相，它其实是事实和古代知识和智慧的遗迹。

在否认一切的怀疑论者看来，这种「有辱人格」的信念之一，体现在认为宇宙 (Kosmos) 不仅有客体的行星居民，其他世界有其人类居住外，还充满了不可见、智性的存在。西方所谓的大天使、天使和神灵，是复制了东方的原型，及禅那主 (Dhyani-Chohans)、天神 (Devas) 和祖灵 (Pitris)，都不是真实存在而是虚构的。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科学是不可逃避的。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它打破了自身的公理法则，关于自然法则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进化过程中的逻辑类比序列。世俗的大众被要求相信，历史积累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古代的神论者——如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也相信神灵，这是错误的；且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断言他们的存在，是错误的狂热者和傻瓜。如果我们仅仅基于历史背景、众多最著名的圣贤，新柏拉图主义者，各个时代的神秘主义者（从毕达哥拉斯到当今杰出的科学家和教授）的权威来坚持我们的观点，如果他们拒绝「神灵」，相信「精灵」，我们是否应该把这样的权威视为弱智和愚昧，就像任何信仰并向圣米迦勒（曾经的人类圣人，或大天使）祈祷的罗马天主教农民一样？但是农民的信仰和西方蔷薇十字会和中世纪炼金术士继承者的信仰之间没有区别吗？从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到圣哲曼 (St. Germain)，凡·海尔蒙特 (Van Helmonts)、昆拉斯 (Khunraths)、帕拉塞尔斯 (Paracelsuses) 和阿格里帕 (Agrippas)，难道他们都是盲目的狂热者、歇斯底里者或骗子，还是少数现代的怀疑论者——「想领袖」——谁被否定的盲目打击？我们认为是后者。如果少数的否定者成为真理的唯一守护者，而千百万的相信神灵、天使和灵体的人——仅在欧洲和美国——也就是希腊和拉丁的基督教徒、神智学者、通灵论者、神秘主义者，只是被欺骗的狂热者和幻觉灵媒，不比骗子和欺诈者的受害者更高的话，那将是一个奇迹，在概率和逻辑的领域里反常的事实。无论它们的外在表现和教条如何不同，在信仰不同等级的不可见智性体群众上，都有相同的基础。真理和错误混杂在一

起。大自然奥秘的确切范围、深度、广度和长度只能在东方神秘科学中找到。这些是如此巨大和深刻，几乎只有很少，很少的最高启蒙者——*他们的存在只有少数开悟者知道*——能够吸收这些知识。然而，一切都在那里，而大自然工坊中的事实和过程被允许逐渐进入准确科学中，且会有神秘的帮助给非常稀少的人来解开它的奥秘。在与种族发展有关的大周期的结束时，这样的事件通常会发生。我们正处在现在的雅利安人卡利时代五千年循环的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和1897年之间，大自然的面纱将有一个巨大的裂缝，唯物主义科学将受到致命一击。

在不诋毁历史悠久信仰的前提下，无论在哪个方向，我们都被迫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区分由神学演变而来的盲目信仰，以及好几世代开悟者独立研究而来的知识；简而言之，在信仰和哲学之间。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不可否认的博学 and 善良的人，他们在宗派信仰中成长，固守著他们的坚定信念而死去。对新教徒来说，伊甸园是人类历史剧中的原初起点，而基督受难山充满庄严的悲剧，是那被期待的千禧年的序幕。对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撒旦是宇宙的根基，基督在其中心，反对基督者在其顶端。对于两者来说，存在的阶层开始和结束在他们各自的神学的狭窄框架内：一个自我创造的人格神，和一个最高天回响著被创造的天使的哈利路雅；其余的是虚假的神，撒旦和恶魔。

神圣哲学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从万古之始——在时间和空间中，在我们的轮次和地球上——大自然的奥秘(无论如何，是那些我们种族能合法了解的奥秘)以几何图形和符号的方式，被那些现在不可见的「天上人」的弟子记录了下来。钥匙由一代「智者」传给另一代。一些符号是毕达哥拉斯从东方带来西方的，他不是他著名的「三角形」的发明者。后者这个图形，连同平面立方体和圆形，在描述宇宙进化顺序上，包括精神性和心灵感应性、以及物质性，比大量描述宇宙生成和揭示的《创世纪》书籍是更为优美和科学性。在「毕达哥拉斯三角形」内镌刻的十个点，价值同等于

一切从神学思维中发出的神谱和天使学理论。因为阐释它们的人——在它们的表面上，按照给出的顺序——将在这十七个点（隐藏了七个数学点）中发现从最初天上人到尘世人不间断的系谱系列。而且，在给出了存在的阶层同时，也揭示了进化出宇宙、我们的地球、以及产生后者的原始元素的顺序。他在不可见的深处诞生，在同一个「母亲」的子宫里，就像它的同类一样——他将掌握我们地球的奥秘，也将掌握所有其他的奥秘。

无论无知、傲慢还是狂热主义怎样辩驳，密传宇宙起源论可以被证明与哲学和现代科学不可分割的。古代的诸神，单体们——从毕达哥拉斯到莱布尼茨——以及现在唯物主义学派的原子们（他们从古希腊原子论者的理论中借用的），只是一个复合的单元，或一个像人体一样的渐进的统一体，开始于身体，而以精神告终。在神秘科学中，它们可以被单独研究，但除非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且在沈睡期时将其视为普遍统一体，否则永远无法被掌握。

拉普拉修 (La Pluche) 表现出了真诚，但他在谈到对于单体或数学点的个人观点时，却给人留下了对他哲学能力较差的印象。『一个点，』他说：『就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的学派陷入火海。但是，既然创造如此微小存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人类又有什么必要知道这个点呢？更不用说，当哲学从那一个吸收和困惑她所有沈思的点出发，企图过渡到世界的生成过程时，就违背了概率。』

然而，如果哲学没有圆中的数学点作为基础，它就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逻辑的、普遍的和绝对神的概念。在圆圈的无限性和不可认识性中，只有显化的点在生成前的出现消失于我们感官时，才使哲学和神学得以调和——前提是后者应放弃其粗略的唯物主义教条。正是因为它如此不明智地拒绝了毕达哥拉斯的单体和几何图形，基督教神学才发展出它自己创造的、人的和有人格的神，从这个怪物的头产生了救赎和诅咒两大信条。这是如此真实，甚至那些将是哲学家、以及过去是共济会员的神职人员，在他们

的主观解释中，将奇怪的观念归因于古代圣贤，认为『单体代表(和他们一起)全能神的王座，位于最高天的中心，以表示 T.G.A.O.T.U.*——即「宇宙的伟大建筑师」。这是一个奇特的解释，更加象共济会而非严格毕达哥拉斯派的解释。

【*《数字的科学》，作者是Rev. G. Oliver (第 36 页)。】

『圆形或等边三角形内的象形文字』也从未意味著『神圣本质一体性的例证』；因为这是以无限圆的平面为例证。它真正意味著最初分化基质的三元共等性质，或者(显化的)精神、物质和宇宙的**同性质**——他们的「儿子」，其从点(真正的，密传的**逻各斯**)或毕达哥拉斯单体诞生。因为希腊语单体(Monas)在最初的意义意味著「统一性」。那些不能弄清楚单体——普遍单元——和众单体(显化的统一性)之间区别的人，或分不清「始终隐藏者」与揭示的**逻各斯**或**话语**的人，就不应当插手哲学，更不用说神秘科学了。毋庸置疑，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对于康德的论文中的第二个**二律背反**并不陌生。*那些读过并理解它的人，将清楚地看到我们划出的界线，用来区分**绝对理型**的宇宙和已显现但不可见的宇宙。我们的众神和单体不是**延展**本身的元素，而是那些不可见现实的元素，它是显化宇宙的基础。无论是神秘哲学、康德、还是莱布尼茨，都不会承认延展可以由简单的或非延展的部分组成。但是「神学家-哲学家们」不会理解这一点。圆和点，后者在发散出前三个点并以线将它们连接起来之后，退入前者并与前者合并，因此，形成显化世界中第二个三角形的最初本体基础，过去一直是神学探索进入教条性最高天时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这个古老符号的权威下，一个男性的、人格的神，一切的**创造者**和**父亲**，变成了一个三等的发散物，质点下降中排**第四**，且在无限(En-Soph)的左手(参见《卡巴拉主义生命之树》)。因此，单体被降级为一个载体——一个「王座」！

【*参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巴尔尼的翻译，第二卷，第54页)。】

单体——仅仅是现象世界中点(逻各斯)的发散物和映像——作为显化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成为「父」。左边或线是二元，「母亲」，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对抗的原则(普鲁塔克，"De Placitis Placitorum")；右边代表儿子(在每一个宇宙进化论中都是「他母亲的丈夫」，等同于顶点)；而底线是生产性大自然的普遍层面，统一于现象层面上的「父-母-子」，如同在超感官的世界里统一于顶点。*通过神秘的转变，他们成为四元——三角形成为「十点三角形数」(Tetraktis)。

【*在希腊和拉丁的教会里——他们把婚姻视为圣礼之一——在婚礼仪式上，主持的牧师代表三角形的顶点；新娘站在女性的左边，新郎站在右边，而横线则由一排见证人、伴娘和男傣来象征。但在牧师的后面是祭坛，有著有神秘的容器和象征意义，只有神圣的牧师才能进去。在早期的基督教，结婚仪式是一个神秘和真实的象征。然而，现在连教会也失去了这种象征主义的真正意义。】

这种将几何学超验的应用到宇宙和神圣神谱——神秘思想的最初(Alpha)和最末(Omega)——在毕达哥拉斯之后被亚里士多德所矮化。他略去点和圆，不考虑顶点，从而降低了理型的形而上学价值，且如此将量度学说限定为一个简单的三元组——线、面和体积。他的现代继承者们热衷于唯心主义，把这三个几何图形解释为空间、力量和物质——「一个相互作用统一体的力量们」。*唯物主义科学感知的只是显化「三角」的底线——物质层面——实际上把它翻译为**(父)-物质、(母)-物质、(子)-物质，而在理论上则是物质、力和相互关系**。

【*参见冯·哈特曼和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

但是对于一般的物理学家来说，正如一位卡巴拉主义者所说，『空间、力、物质，只是常规符号，就像数学家的代数符号一样；』或者『力作为力，和物质作为物质，都是绝对不可知的，假定为空的空间也是如此，它们在其中相互作用。』作为象征抽象事物的符号，『物理学家基于

对事物起源的推理假设 ... 在他所谓的创造中，看到了三种需要：(a) 用以创造的地方；(b) 用来创造的媒介；(c) 用于创造的材料。而且，通过用空间、力量、物质等术语来给这个假设以逻辑表达，他相信他已经证明了每个术语所代表的存在，正如他所想像的那样。」*

【*亨利·普拉特的《生命的新方面》】

一些物理学家认为空间仅仅是我们心智的表现，或与其中事物无关的延伸性，洛克定义空间既不能抵抗也不能运动；矛盾的唯物主义者视之为一个虚空，见不到任何物质，他会拒绝并且蔑视有关『空间是一个实质尽管(表面上)是绝对无法被认知的活跃实体』的主张。(《新方面》第9页)然而，这就是卡巴拉主义教导，这是古老的哲学。空间是真实的世界，而我们的世界是人造的。它是贯穿它的无限的统一体，在它无底的深渊里，也在它虚幻的表面上；表面布满无数现象性宇宙、太阳系和海市蜃楼般的世界。然而，对于根本上是客体唯心主义者的东方神秘主义者来说，在现实世界中，即力量的统一性里，『充实物(plenum)中存在著的一切物质的联系』，正如莱布尼兹所说的。这以毕达哥拉斯三角形作为象征。

它由十个点以金字塔状排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四个)刻在三条线内，以毕达哥拉斯著名的十元组来象征宇宙。上面的单一点是单体，代表一个「单元-点」，这个统一体诞生一切事物，且都与它一样的本质。三角形内的十个点代表现象界，而正三角形有三个边包围著这些点的金字塔，这些是本体物质或基质的屏障，将它与思想界隔开。『毕达哥拉斯认为一个点成比例的对应于统一性；一条线对应于2；一个表面对应于3；一个立体对应于4；且他把一个点定义为一个有位置的单体，以及一切的开始；一条线被认为对应于二元性，因为它是由不可分割本性的最初运动产生的，并且形成了两点的连接。一个表面被比作数字3，因为它是数字中的最初起因；就一个圆形，它是所有圆图形的原型，是由一个三元组组成，包括中心、空间和周长。但一个三角形是所有直线形中的的一个，包含在

一个三元里，它根据三而得到了它的形体；这被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月下事物的创造者。毕达哥拉斯三角形底部的四个点，对应著一个立体或立方体，它结合了长、宽、厚的原则，因为任何立体能有少于四个极限边界点。(毕达哥拉斯， 三角形，19 页。)

有人认为，『人类的心智无法理解的不可分割的单元，除非将其主体的想法湮灭。』这是一个错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更之前的许多灵视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这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世俗的头脑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有所谓的元数学和元几何学。就算是纯粹的数学也是从普遍性到特殊性，从数学上不可分割的点到实体图形。这种教导起源于印度，并由毕达哥拉斯在欧洲教导，他在圆和点上蒙了一层面纱——活人只能把它们定义为无法理解的抽象——将分化宇宙物质的起源置于三角形的底线或水平线上。因此，后者成为最早的几何图形。《生命的新方面》和《卡巴拉奥秘》的作者——反对将毕达哥拉斯的概念和使用等边三角形的方式客体化，并称之为一个不当名称。他的论点是，一个实质的等边体——『它的底和每边构成相等的三角形——必须有四个面，而一个三角平面必须有五个』，相反地，这证明了这一概念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对*创世前*和宇宙生成的密传应用。诚然，一个用数学、想象的线描绘的理想三角形『可能根本没有面，只是一个心智的幻影(如果要把面归于此，它们必须视所建设性地代表物体的面)。』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科学假设也如同「心灵的幻影」；它们除了透过推理之外是无法证实的，并且仅仅被用来回应科学的需要。此外，理型的三角形——『作为一个三角形形体的抽象概念，因此，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类型』——完成并实现了预期的双重象征。它作为一个适用于客体想法的象征，这个简单的三角形变成了一个立体。当用石头在四个基点上重复时，它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且在四个三角形的顶端，象征著现象性宇宙融合进入思想的本体性宇宙；而且，作为一个『由三条数学线构成的想象图形』，它象征著主体的层面——这些线『包围著一个数学空间——就等于无物包围著无物。』因为，对于世俗和科学家的

感知和未经训练的意识来说，任何超越分化物质界线的事物——即，甚至在最精神性基质的领域之外——必须永远等于无。这是「无-物」(Ain-Soph)。

然而，相对于一般在进化和物质发展的抽象概念——例如，重力、物质、力等——精确科学的基础，这些「心灵的幻影」实际上并不更抽象。我们最杰出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在孜孜不旦地追求著，能最终找到原质的藏身之处，即毕达哥拉斯三角的底线，这并非是毫无希望的尝试。如前所述，后者是可想象到的最宏伟构想，因为它象征著理型的宇宙和可见的宇宙。*因为如果『可能的单元只是一种大自然实在的可能性，是任何种类的个体，』并且由于每一个单独的自然对象都能够分裂，而分裂就失去了它的统一性，或者不再是一个单元†，这只会发生在精确科学的领域里，因为它是如此欺骗性且虚幻的世界。在神秘科学领域里，这个被无限分割的单元不但没有失去它的统一性，而且每一次的分割都接近唯一永恒现实的层面。灵视者的眼睛可以跟踪并看到它所有生成前的荣耀。关于主体宇宙的实在性和客体宇宙的虚幻性，同样的概念存在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学说的根本——只给受拣选的人；因为波菲利在谈到《单体和二元》时，说只有前者被认为是实质性和真实的，『最简单的存在，所有统一性的起因，和一切事物的度量。』

【*金字塔表达了形体界，在象征主义中，它们有一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有它们的四个相等的三角形或面，四个基本点，而第五个——是顶点。】

【†《生命的新方面》】

但二元虽然是恶或物质的起源——因此在哲学中是不真实——在显化期期间仍然是基质，并且在神秘主义中经常被称为第三单体，和连接两个点的线，... 或者从「那个」产生的数字，『这是在所有数字之前，』正如拉比巴拉希埃尔 (Rabbi Barahiel) 所说。而从这二元诞生了三个上层和四

个下层世界或层面的所有火花——它们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对应。这个教导是卡巴拉与东方神秘学的相同之处。因为在神秘哲学中，存在著「遍一起因」和「原始起因」，后者矛盾地变成了第二起因，正如《从伊本·加比罗尔哲学著作中的卡巴拉》的作者清楚地表达出来的那样，——『在处理原始起因时，必须考虑两件事，一是原始起因本身，二是原始起因与可见和不可见宇宙的关系和联系。』因此，他表明早期希伯来人遵循东方哲学的脚步——迦勒底人、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等。最初被指定为原始起因的是『三元的全能者 (Shaddai)，之后是四字圣名 (YHVH)，象征著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我们补充道，永恒的「如是」，或那个「我是」。此外，在卡巴拉，YHVH (或耶和华) 的名字表达了一个他和一个她，男性和女性，二合一，或智慧 (Hokhmah) 和理解 (Binah)，和他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圣在 (Shekinah) 或综合的精神(恩典)，这再次使二元成为一个三元。这在犹太五旬节的礼拜仪式和祈祷中得到了证明：『以一体之名，神圣和有福之他 (Hu)，以及他的圣在 (Shekinah)，是隐藏和隐秘的他，永远称颂YHVH (四元组)』据说 Hu 是阳性的，YAH 是阴性的，它们一起构成一体的 YHVH。这是一体的，但具有男女本性。圣在在卡巴拉中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第 175 页)。因此外传的《往世书》也是如此认为，因为圣在等同于萨克蒂 (*Sakti) ——在这种情况下是任何神的女性双重或内衬。因此，早期的基督徒的圣灵是女性的，就像诺斯替派的索菲亚一样。但在超验的迦勒底卡巴拉或《数字书》中，「圣在」是无性别的，是最纯粹的抽象，一种状态，就像涅槃，不是主体或客体或任何东西，除了绝对的临在。

因此，「圣在-萨克蒂」(Shekinah-Sakti) 只有在拟人化的体系中 (例如卡巴拉现已大致变成) 才是女性化的。她如此成为毕达哥拉斯的二元，由两条永不相交的线象征，因此它形成的不是几何图形，而是物质的象征。当二元在低等层面上统一成一条底线时 (质点树的上三角形)，出现了埃落希

姆，或宇宙大自然中的神，对真正的卡巴拉主义者来说是最低的称谓，在《圣经》中被翻译成「神」（见同一作品和页）。*从这些散发出火花们。

【*最近的作品如艾萨克·迈尔 (Isaac Myer) 先生和麦格雷戈·马瑟斯 (S. L. MacGregor Mathers) 先生的《卡巴拉》，充分证明了我们对于耶和華神的态度。我们反对的不是先验的，哲学的，和高度形而上学的抽象，即原始的卡巴拉主义思想——「无限-圣在-亚当-卡蒙」，以及所有后续——，而是反对将所有这些都结晶为高度非哲学的、令人厌恶的、拟人化的耶和華，是雌雄同体的有限的神，但却宣称他是永恒、万能和无所不知。我们不是与理型性现实开战，而是与可怕的神学影子作战。】

这些火花是「灵魂们」，这些灵魂以单体们(单元们)、原子们和众神的三重形式出现——根据我们的教导。『每个原子都成为一个可见的复杂单元(一个分子)，一旦被吸引到尘世活动的层面内，单体性本质通过矿物、植物和动物界的就变成了人。』（《密传教义问答》）再一次，『神、单体和原子对应于人身上的精神(阿特曼)、心灵(心智)和身体(肉体)。』在它们的七重集合中，它们是「天上人」(后一个词请参见《卡巴拉》)；因此，尘世人是天上人的暂时映像... 『单体们(Jivas)是原子们的灵魂，两者都禅那主们(众神)的织物，当他们需要一种形体而穿上它们。』（《密传教义问答》）

这与宇宙和次行星单体有关，而不是综合性质的超宇宙单体(毕达哥拉斯单体)，如被泛神论的逍遥学派所称。本论文中的单体是从个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的，作为原子的灵魂，是在这些原子降临到纯粹的尘世形体之前。因为这种落入具体物质的过程，标志著他们自己个体朝圣的中间点。在这里，他们在矿物界里失去了个体性，开始通过尘世进化的七种状态提升，直至确立起人类和天神(神圣)意识之间的相应关系。然而，目前我们关心的不是它们在尘世上的变形和苦难，而是它们在空间中的生活和行为，即

使是最具直觉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眼睛也无法触及它们所在的层面——除非他本身发展出高度的灵视力。

众所周知，莱布尼茨曾几次非常接近真理，但对于单体进化的定义是错误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不是一个启蒙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只是一个非常具直觉的哲学家。然而，没有一个心理物理学家比他更接近密传进化论概要。这个进化论——从它的几个立场来看——即，如普遍的和个体化的单体；以即在分化之后，其进化能量的主要方面——纯精神的、智性的、心灵感应的和物质的——可以这样表述为一个不变的法则：精神下降到物质中，相当于物质进化中的提升；从物质性的深处重新上升到它原来的状态，伴随著具体形体和实质的相应消散，直至同质状态，或者科学所说的「零点」即其上。

从简单的逻辑和类比来考量，这些状态——一旦掌握神秘哲学的精神——变成绝对必要的。物质科学现在已经通过它的化学系确定了原子演化的不变定律——从「原质」状态到物理粒子(或分子)再到化学粒子(或分子)——作为一般定律，它不能很好地拒绝相同的事物。一旦它的敌人——形而上学和心理学*——迫使它离开所谓的牢不可破的堡垒，它会发现拒绝存在于空间的众空间中的行星神灵(众神)、元素精灵，甚至是亡灵或幽灵以及其他，会比现在要困难得多。菲格尔(Figuier)和保罗·阿西尔(Paul D'Assier)，这两位实证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已经屈服于这种逻辑必然性。其他更伟大的科学家将追随这种「智力堕落」。他们将被驱逐出他们的位置，不是由于一些精神性、神智学、或任何其他身体甚至心灵现象，但是仅仅因为巨大的缺口和裂缝每天都在出现，而且还会持续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发现接著一个的发现，直到他们最终被第九波简单常识打翻在地。

【*不要让「心理学」这个词让读者联想到现代所谓的「心理学家」，他们的唯心主义只是不妥协的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名字，他假装的一元论不

过是掩饰最终湮灭的虚空——甚至是意识的湮灭。这里指的是灵性心理学。】

这里有一个例子：克鲁克斯 (W. Crookes) 教授将他的最新发现命名为原质。在印度最好的形而上学家和吠檀多学者之一的著作《薄伽梵歌注释》中，讲师谨慎地提及那部伟大的印度神秘著作中的「神秘事物」，作了既有暗示意味又十分准确的评论。『... 在关于太阳系自身演化的细节，』他说：『我没有必要探讨。你可以从原初质分化的三个原则(毕达哥拉斯三角形)中，得到一些关于各种元素生成方式的想法，或研究克鲁克斯教授不久前发表的关于现代化学所谓的元素的演讲。这讲座将让你了解这些元素是如何从维斯瓦纳 (Vishwanara) *产生的，是这三个原则中最客体性的，它似乎对应于那讲座中提到的原质。除了一些细节有误外，该讲似乎概述了维斯瓦纳层面上的物质进化理论，据我所知，这是现代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最接近真正的神秘理论的探索。』

【*舒巴罗 (T. Subba Row)，见《神智学者》，1887 年 2 月。】

【†『维斯瓦纳并非只是显化的客体世界，也是诞生整个客体世界的遍一物质基础(三角形的水平线)。』这就是宇宙二元，即雌雄同体基质。惟有此之上才是真正的原质。】

这些话将会得到每一个东方神秘主义者的响应和认可。克鲁克斯教授讲座的很多内容都摘录于这些附录的第 XII 节中。在那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个讲座，和第一个一样了不起，是关于《元素的起源》*，也有第三个讲座。在这里，我们几乎确证了神秘哲学关于原始进化模式的教导。这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化学专家对秘教教义进行的最接近的探索，†不仅应用单子和原子到纯超验形而上学教义，还将它们与「众神和智性意识单体」相关联。但化学现在正处于上升阶段，归功于它在欧洲的最高代表之一。它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代，当时唯物主义将亚元素视为是绝对简单和均质的物体。并在盲目中将其提升为元素的地位。面具已被一个非常聪明

的手夺走，因此不用担心新的伪装。经过了多年的伪科学，那些杂种分子打著「元素」的名义游行，在它们背后和之上只有虚空，一位伟大的化学教授再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元素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意义是什么？...这些要素困扰著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在推测中感到困惑，甚至在我们的梦中萦绕。它们像一片未知的海洋在我们面前伸展——嘲弄著，迷惑著，喃喃自语著奇怪的启示和可能性。』（Gen. of Elem., p. 1.）

【*作者克鲁克斯 (W. Crookes, F.R.S., V.P.C.S)，于 188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

【†只有到了那一天，当他对辐射物质的发现进一步阐明了光的真正来源，并彻底改变了所有当前的推测，才能完全展示出这个观点的真实性。进一步熟悉极光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个事实。】

那些继承了原始启示的人，每个世纪都在传授这些「可能性」，但从来没有得到公正的倾听。那些启发开普勒、莱布尼茨、加森迪 (Gassendi)、史威登堡等人的真理，总是掺杂著他们自己的推测，朝著一个或另一个先入为主的方向——因此是扭曲的。但是现在，一位现代精确科学的杰出教授悟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并勇敢地宣称，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简单元素，这是一个基本的公理。因为克鲁克斯教授告诉他的听众：

『如果我大胆地说，我们普遍接受的元素不是简单且原始的，它们不是偶然、随意或机械性的创造物，而是由更简单的物质演化而来的——或者也许，确实，来自唯一一种物质——我只是正式陈述一种在科学界中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观点。最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明确地宣称他们相信我们教科书中 (大约) 70 个元素并非我们不可能通过的赫丘利斯之柱。』... 『现在的哲学家们和过去一样——当然没有在实验室工作过的人——也从另一方面得出了同样的观点。』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如此记录了他的信念：「化学原子是由真正的或物理性原子产生的，此演化过程的条件是化学还不能产生的。」... 『且诗人已抢先超越了哲学家。弥

尔顿(《失乐园》，第五卷)充满进化思想的本能，让大天使拉斐尔(Raphael)对亚当说，全能者创造了

.....「遍一最初物质，

被赋予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

实质性。」』

然而，若不是克鲁克斯教授无畏地将其简化为简单的元素，并公开强迫让科学界注意到它的存在，否则这个想法本可能一直结晶于「科学的空气」中，且在数年都无法降落到物质主义和俗世凡人的浓稠大气中。『一个想法，』普鲁塔克说：『是一种非实体的存在，它无法靠自身生存，而是将形体和形式给无形的物质，并成为其显化的起因。』(De Placit. Philos.) 阿伏伽德罗在旧化学领域引发的革命，是《新化学》一卷中的第一页。克鲁克斯先生现在已经翻到了第二页，他大胆地指出了最后一页的可能内容。一旦原质被接受和认可——就像不可见的以太一样，两者在逻辑上与科学上是要的——化学将几乎停止存在：它将以全新的炼金术或元化学的形式再次出现。辐射物质的发现者将在未来证明古老雅利安人关于神秘主义的著作是正确的，甚至包括《吠陀》和《往世书》。因为显化出来的「母亲」、「父亲-儿子-丈夫」(阿底提和达克沙(Daksha)，梵天的一种形式，作为创造者)和「儿子」——这三个「最初诞生者」——实际上就是指氢、氧，以及在尘世显化称为氮的东西。即使是对「最初诞生者」三元组的外传描述，也给出了这三种气体的所有特征。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这名氧的「发现者」，只是最古老的时代已知的东西！

然而，所有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甚至在外传印度教书籍中都已预见。笛卡尔的物质充实体分化成粒子；莱布尼茨的空灵流体和康德的「原始流体」溶为其元素；开普勒太阳涡旋和太阳系涡旋；简而言之，从普遍心智开创的元素漩涡开始——从安纳萨哥拉斯

(Anaxagoras)，到伽利略，到托里塞利 (Torricelli)，再到史威登堡，再到欧洲神秘主义者的最新推测——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印度教对于对「众神、单体和原子」的赞美诗和咒语中完整地找到，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在密传教导中，关于宇宙和其奥秘的最先验的概念能协调于最(看似)唯物主义的推测，因为这些科学涵盖了从精神到物质的整个进化范围。正如一位美国神智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莱布尼茨的) 单子从一种观点可以称为力，从另一种观点可以称为物质。在神秘科学看来，力和物质只是同一种基质的两面。』(《道路》第 10 期第 297 页)

请读者记住莱布尼茨的这些「单体们」，每一个单体都是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镜子，每一个单体都映像著另一个单子，且将这一观点和定义与某些由威廉琼斯爵士翻译的梵文诗节 (Slokas) 比较，在其中说到，神圣心灵的创造源泉，... 『隐藏在厚重黑暗的面纱中，形成了世界原子的镜子们，并从它自己的脸上投射映像到每个原子上...』

因此，当克鲁克斯教授宣称『如果我们能够展示所谓的化学元素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将能够填补我们对宇宙知识的一个巨大空白，...』答案已经准备好了。理论的知识包含在《往世书》中每一个印度教宇宙起源的密传含义中；这种实际的证明，掌握在那些在本世纪中将不被认可的人手中，除了极少数人会认可外。各种发现的科学可能性，必将无情地引领准确科学接受东方神秘观点，并包含填补这些「空白」所需的全部材料，但目前仍取决于现代唯物主义。只有沿著克鲁克斯教授采取的方向努力，才有希望认识到一些迄今为止还神秘的真理。

与此同时，如果有人渴望一瞥原初质发展的实际图表，即在循环法则的推动下分离和分化，并分为七阶的基质(从一般的观点来看)，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克鲁克斯演讲《元素的起源》所附的图，并仔细思考文本中的一些段落。在一个地方(第 11 页)他说：——

『... 我们对化学元素的概念已经扩展了。迄今为止，分子一直被认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子的聚集，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原子结合在一起的结构设计。我们可以考虑到一个化学元素的结构比以前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在我们习惯处理的化学反应中的分子和最初创造的原子之间，存在著更小的分子或物理原子的聚集体；然后，亚分子根据它们在键结构中所占的位置而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把钇想象成一块五先令的硬币，也许能简化这个假说。通过化学分馏，我把它分成了五个单独的先令，发现这些先令并不是对应体，而是像苯环中的碳原子一样，刻有它们的位置，1、2、3、4、5，印在上面 ... 如果我把我的先令扔进熔炉里，或者用化学方法把它们溶解，这些铸币印都消失，然后都变成了银。』 ...

这将是所有的原子和分子将面临的情况，即从他们的化合物形式和身体分离——当沈睡期开始时。把情况颠倒过来，想象一下新的显化期的曙光。物质被吸收后的纯「银」会再次分离成基质，并将产生「神圣本质」，其各个「原则」*是主要元素们，子元素，是物质能量和主体和客体的物质；或者，这些都是代表——众神、单体们、和原子们。如果暂时撇开形而上学或先验方面的问题，——将卡巴拉和基督教所信仰的超感知和智性存在，排除在当前考虑之外——我们转向进化论的原子理论，神秘教义仍然在确切科学及其自述中得到证实，至少就假定的「简单」元素而言，现在突然沦为可怜的远亲——甚至不是后者的表亲。因为克鲁克斯教授告诉我们：

【*在宇宙尺度上对应于精神、「灵魂-心灵」、生命和三个载体——星光体、虚幻体 (Mayavic) 和肉体(人类的)，无论如何划分。】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如果一种金属的原子量，透过不同的观察者、不同的化合物中测定，发现都是固定值的话 ... 那么，这种金属就必然在简单或基本物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得知 ... 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

了。再一次，我们在轮子中也有轮子。钷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化合物。... 我们已经证明，钷是由五个或更多新成分组成的。而且，如果这些成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且使用比辐射物质测试更细致、更深入的测试，谁能保证它们无法再被进一步分解？那么，真正的终极元素在哪里呢？当我们前进时，它就像疲惫又口渴的旅行者在沙漠中看到的湖泊和树丛幻觉一样，渐行渐远。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会被这样的迷惑和阻碍吗？元素作为绝对原始和终极东西的这个概念，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 ... 』（16 页）

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第一卷 429 页，我们说：『最初创造的神秘一直是科学的绝望，是深不可测的，除非他们（科学家）接受赫尔墨斯的教义。他们将不得不跟随赫尔墨斯主义者的脚步。』我们的预言开始应验了。

但在赫尔墨斯和赫胥黎之间有一条中间路线和点。让科学家们把桥搁在一边，认真地想一想莱布尼茨的理论吧。我们已经展示了我们关于原子进化的理论——它们最后形成复合化学分子的过程，是在地球大气层的尘世工坊中产生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如此奇怪的一致于克鲁克斯所展示的图。在这本书中已经好几次提到，太阳 (Mārttānda) 和他七个弟弟从他母亲(阿底提)的胸怀里进化和聚集，那胸怀是原初质 (prima mater-ia)——讲师的原初原质。密传教义教导存在『一种能量前身形式，具有周期性的退潮和涨潮、休息和活动状态。』（第 21 页）——看哪，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现在要求全世界接受这个作为假设之一。我们已经展示了火热的「母亲」逐渐变冷和发光，且同一位科学家提出的第二个假设，这是科学的必然性，似乎是——『一种类似冷却的内部操作，在原质中缓慢运行。』神秘科学教导说，「母亲」无边际的伸展开来(在沈睡期)，作为大深渊，且根据《教义问答》里的奇怪的表达，它是「干的空间之水」，且只有在分离后和那罗延 (Narayana) 在其表面移动之后，它才会变成湿的。那罗延是

『精神，是不可见的火焰，它从不燃烧，却能点燃它所接触到的一切，并赋予它生命和生成。』*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最初诞生的元素 ... 最接近于原质』... 会是『氢 ... 在有段时间内，它将是宇宙中唯一存在的物质形态。』*古老的科学*怎么说？它回答说：正是这样；但我们会把创造前、甚至是地质时代前的氢和氧（通过孵化向「母体」注入生命之火）称为**精神**，这个本体后来在尘世上发展成最粗大的氧、氢和氮——氮没有神圣起源，它只是一种生于尘世的粘合剂，用来将其他气体和流体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块海绵，携带著生命的气息——纯净的空气。†在这些气体和流体成为我们大气中的样子之前，它们是星际以太；在更早且更深的层面上——还有别的东西，同理无穷无尽。这位杰出博学的绅士必须原谅一位神秘学者如此长篇大论地引用他的言论；但是，这是这位皇家学会成员所付出的代价，他如此接近神秘的神圣内殿，实际上超越了禁止的边界。

【*『主是烈火。』... 『在他里面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如*果用炼金术将其分离，就会产生生命的精神和其灵药。】

但是，但现在是时候离开现代物质科学，转向这个问题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了。我们只会提到这位杰出演讲者所要求的「两个非常合理的假设」，『为了一窥深藏在未知之门后面的一些秘密』——应该增加第三个加设*——唯恐对它的攻击无用；莱布尼茨的推测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理的坚实基础上。约翰·西奥多·梅尔兹 (John Theodore Merz) 在他的《莱布尼茨》一书中，对这些推测给出了令人钦佩和深思熟虑的摘要，显示出他几乎接触到了《单子论》中密传神谱的隐藏秘密。然而，那位哲学家在他的推测中，几乎还没有超越第一个层面，即宇宙大躯体的低等原则。他的理论并不比那些**显化的**生命、自我意识和智性体的理论更崇高，且未触及早期起源后的奥秘领域，因为他的空灵流体行星后的。

【*最重要的是，假设大自然中没有无机物质或物体。石头、矿物、岩石，甚至化学「原子」都只是深沈休眠中的有机单元。它们的昏迷有终

结，它们的惰性变成了活动。】

但是，这第三个假设很难为现代科学家所接受；而且，像笛卡尔一样，他们宁愿保留外在事物的属性，如延展性，这是无法解释运动现象的，而应接受后者是一种独立的力。在这一代人中，他们永远不会变成反笛卡尔主义者；他们也不承认『惯性的这种特性不是一个纯粹的几何特性，它指出了在外部实体中存在的某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延伸性。』这是莱布尼茨的想法，由梅尔茨进行了分析，他补充说，莱布尼茨将这称为力量，并认为外部事物具有力，且为了要使它们具有这种力，它们就必须有一种实体，因为它们不是无生命和惰性的物体，而是形体的中心和承载者，这纯粹是一个密传的主张，因为力在莱布尼茨看来是一种活跃的原则，所以心智和物质的划分消失于这个结论里。但是——

『莱布尼茨的数学和动力学探究，在一个纯粹科学家的思维中可能不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莱布尼茨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他可能已经发展出了能量的概念，数学上定义了力和机械功的概念，并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出于纯粹的科学目的，我们也应该把力看作是一种从其他值衍生出来的量，而不是一种基本的量。』

但是，幸运的是——

『莱布尼茨是位哲学家；因此，他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使他倾向于某些结论，且他发现外部事物是具有力量的实质，便立即被用来应用这些原则。其中一项原则是连续性法则，即相信整个世界是相连的，没有无法连接的间隙和裂缝。对他来说，延展的思维物质的对比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延展物质的定义已经站不住脚：很自然地，人们也对心灵--思维物质--的定义也进行了类似的究。』

莱布尼茨所作的划分，无论从神秘主义的立场来看，是多么不完整和错误，却显示出一种形而上学的直觉精神，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包括

笛卡尔，甚至康德曾达到过的。对他来说，思想有无限个层次。他说，我们思想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上升到统觉的清晰性，『进入完美意识的光中。』许多人仍然处于一种困惑或模糊的状态，处于一种「感知」的状态；但它们确实存在；... 笛卡尔否认动物有灵魂，而莱布尼茨却像神秘主义者那样，认为『整个造物都有心智生命，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存在能够有无限的层次。』正如梅尔茨公正地观察到的，这『立刻拓宽了心智生命的领域，摧毁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对比；它还做了更多——它反作用于物质的概念与延展的基质。因为很明显，外部或物质事物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官呈现出延展性质，而不是透过我们的思维能力。这位数学家为了计算几何图形，不得不把它们分成无数个无限小的部分，而物理学家则认为物质可以分解成原子是无限的。外部事物似乎填充了空间的体积，这种属性要通过我们粗大感官来获得。... 莱布尼茨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些论点，但他不能满足于假定物质是由有限数量的非常小的部分组成的。他的数学头脑迫使他无限地进行论证。那么原子变成了什么呢？他们失去了延展性，只保留了抵抗性；它们是力量的核心。它们被简化为数学点 ... 但是，如果他们在空间中的延伸是无物的，*他们的内在生命要更加的充实*。假设那个内在存在，比如人的心灵，是一个新的维度，不是几何维度而是形而上维度 ... 在把原子的几何延展缩小到无之后，莱布尼茨在其形而上学维度方向上赋予了无限延展。在空间世界里看不到它们之后，心灵就如同潜入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以寻找和掌握在空间中仅仅作为数学点的事物的真正本质 ... 就像一个圆锥体立于其顶点上，或一条垂直线与一个水平面交会只产生一个数学点，但在高度和深度上可以无限延伸，所以*真实事物*的本质在这个物质空间世界中只有瞬时存在；但在思想的形而上学世界中拥有内在生命的无限深度 ... 』（114 页）

这就是精神，神秘教义和思想的根本。「精神-物质」和「物质-精神」在深度上无限延伸，像莱布尼茨的「事物的本质」一样，我们*真实事*

物的本质在第七个深度；科学和外部世界的不真实和粗大东西位于我们感知的最低端。神秘主义者知道后者有无价值。

在单体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必须向学生展示莱布尼茨*体系和神秘哲学体系之间的根本区别，而这可以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单子论》来完成。可以正确地说，如果能够调和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体系，那么神秘哲学的本质和精神将会展现出来。从这两种（与笛卡尔系统相对立的）冲击中，才显露出古老教义的真理。他们都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他对两种基质（延展性和思维）之间对比的想法，过于武断和不符合哲学原则，如此彼此彻底不同且互不可约。因此，莱布尼茨把这两种笛卡尔式的基质视为普遍统一体的两种属性，在这个统一体中他看到了神。斯宾诺莎只承认遍一不可分割的基质和绝对的一切，就像梵一样。相反的，莱布尼茨却觉察到基质的多样性。对斯宾诺莎来说只有「一」；对莱布尼茨来说，有无限多的存在，从「一」而来也在「一」里面。因此，虽然两人都只承认遍一真实的实体，斯宾诺莎视它为非人格的和不可分割的，而莱布尼茨却把他人格神分为许多神圣和半神圣的存在。斯宾诺莎是一个主体性的泛神论者，而莱布尼茨是一个客体性的泛神论者，但两人在直觉感知方面都是伟大的哲学家。

【*莱布尼茨名字的真正拼写是Leibniz - 他自己这么拼的。他虽然出生在德国，但却是斯拉夫后裔。】

现在，如果将两种学说混合在一起并互相纠正，——最重要的是，遍一现实剔除了它的人格化——他们整体上仍保留著一种真正神秘哲学的精神；非人格的、无属性的、绝对神圣的本质，它不是「存在物」，而是一切存在存在的根源。在你的思维中，划定一个深不可测的界线，来区分那不可认识的本质，以及不可见但可理解的临在（原初质）或称圣在，从这之上或通过它来震动话语的声音，并进化出无数智性自我的阶层，有著意识或半意识的、有知觉或统觉的存在们，它们的本质是精神性力量，它的基

质是元素们，它的身体(当有需要时)是原子们——这就是我们的教义。因为，正如莱布尼茨所说，『一切物质体的原始元素都是力，力不具有(客体的)物质的任何特征——它可以被构想，但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想象表达的对象。』对他而言，每个身体和物体的原初和终极元素，并不是或多或少延展的物质原子或分子，如伊壁鸠鲁和加森迪(Gassendi)的观点，而是正如默茨所展示的，非物质和形而上学的原子，「数学的点」；或真正的灵魂——正如他的法国传记作家亨利·拉希勒(Henri Lachelier, Professeur agrégé de Philosophie)所解释的那样。『那些灵魂以绝对方式存在于我们之外，其本质就是力量。』(《单子论》，引言)

因此，在显化世界中的现实是由一个个单元组成的统一体，可以说，这些单元是非物质的(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且无限的。莱布尼茨称之为「单子」，东方哲学称「单体」(Jivas)——神秘主义、卡巴拉主义者和所有的基督徒，给了它各种各样的名字。他们对我们来说，如同莱布尼茨认为——是「宇宙的表达」*，而每一个物质点都只是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点的现象表现。他对知觉和统觉的区分，是密传教导的哲学上表述，尽管稍显模糊。他的「简化的宇宙」，「数量等同于单子的数量」——是我们的七重系统及其划分和子划分的混乱表示。

【*『莱布尼茨的动力学，』拉希勒教授说：『如果一个人能将单子视为一个盲目力量的简单原子，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人们完全理解现代唯物主义的复杂性!】

关于他的单体是如何关联于我们的禅那主、宇宙神灵、天神和元素精灵，我们可以简单地重述一位博学且有思想的神智学者，比耶勒高(H. A. Bjerregaard)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耶勒高在「纽约雅利安神智学会」(见1887年1月和2月的第10号和第11号)阅读一篇《论元素精灵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的优秀论文时，他明确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斯宾诺莎来说，物质是死的且不活跃的，但对莱布尼茨洞察的心智来说，一切

都是有生命的活动和活跃能量。在持这种观点方面，他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思想家、或他之后的任何思想家，都更接近东方教导。他发现一个活跃的能量构成了基质的本质，这个原则将他与东方的灵视者们直接联系在一起。』

讲师接著展示莱布尼茨的原子和元素是力量的核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神性存在，其本质是行动』，因为基本粒子不是机械地行动，而是来自内在的原则。它们是无形体的精神性单元（「实质的」，然而，在我们的意义上不是非物质的），不受外部变化影响，不可被任何外力摧毁。讲师补充说，莱布尼茨的单子『在以下几个重要细节上，元素与原子有所不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细节，否则我们将无法看到元素与纯粹物质之间的区别。』...『原子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它们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但是一个单子彼此之间性质各不相同；每个都是自己一个独特的世界。原子则不是这样；它们在量和质上完全相同，没有自己的个体性。*再一次，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子（确切地说是分子）可以被认为是延展的和可分割的，而单体仅仅是数学上的点和不可分割的。最后，这是莱布尼茨的单体与神秘哲学的元素精灵非常相似的地方——这些单子是代表性的存在。每一个单子反映各个其他。每个单子在自己的层面上，都是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镜子。请注意这一点，因为这取决于这些单子所拥有的力量，也取决于他们能为我们做的工作；在反映世界时，单子不仅是被动的映像媒介，而且是自发的自我活化；它们自发地产生图像，就像灵魂做梦一样。因此，开悟者能在每个单子中阅读一切，甚至未来。每个单子或元素精灵是一个能说话的镜子...』

【*莱布尼茨是一个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他坚持认为『物质原子与理性相悖。』（"Système nouveau"，厄德曼，第 126 页第 2 行）。对他来说，物质是单子的简单表现，无论是人类还是原子的单体。他认为（和我们一样）单子无处不在。因此，人的灵魂是一个单子，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它

的单子，在动物、植物、甚至(所谓的)无机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如此。他的原子是现代科学的分子，他的单子是物主义科学不加怀疑地接受的简单原子，虽然它永远不会成功地审视他们——除了在想象中。但莱布尼茨对单子的看法是相当矛盾的。当他谈到他的形而上学的点和形体原子，在某个时候它作为现实占据著空间；在另一时后则是纯粹的精神性理型；又在另一时候，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赋予客体性、聚合性和位置。】

就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的哲学崩溃了。在「元素精灵」单体和高等行星神灵的单体之间，甚至包括人类单体(灵魂)之间，都没有设定任何规定或区别。他甚至有时过度怀疑『神是否只创造了单体或没有延伸的物质，而没创造其它东西。』(Examen des Principes du P. Malebranche.) 他在单子和原子之间画下区别，*因为正如他反复说的，『物体的所有性质只是现象性，就像彩虹。』(给狄斯波斯神父的信，书信，第十八封信)——但不久之后，他在众要的通信中找到了这样的规定，是单子之间某种形而上学的联系(vinculum substantiale)。神秘哲学教导一种客体性的唯心主义——尽管它认为客体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幻象(Maya)——在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上，区分了集体幻象(Mahamaya)，以及当此幻象持续时，其中各种有意识的自我之间的客体关系。因此，开悟者可以在一个元素精灵单体读到未来，但他大量吸引它们来达到此目的，因为每个单体只代表它所属的界的一部分。『单体的限制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对对象的认识的修正。它们都混乱地走向无限，走向全体，但它们都受限且区别于不同的感知程度。』 (§ 60, 《单子论》)*。正如莱布尼茨解释的那样，『宇宙的所有部分都清楚地表现在单子上，但有些反映在一个单子上，有的则在另一个单子上；』但是许多的单子可以同时代表二百万巴黎居民的想法。

【*事实上，莱布尼茨的原子只不过是希腊唯物主义者原子，甚至是现代科学的分子。他称它们为形体原子，并将它们比喻为亚里士多德的实

质形体。(见《新体系》，3)】

【+莱布尼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将那些被创造的或散发出的单子(从宇宙神灵或众神发出的元素精灵)——称为隐得莱希(Entelechies)——和非实质自动机。(§ 18, *Monadologie.*)】

但是神秘科学对此有什么解释，且他们补充了什么呢？

他们说，被莱布尼茨集体上称为单子的东西——目前粗略地看，且不计各种细分，*——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最高的层面开始，首先是「众神」，或有意识的精神性自我；是智性的建筑师们，按照神圣心灵的计划工作。然后是元素精灵，或单体们，它们集体无意识地形成了普遍大镜子，关联于它们各自领域的一切事物。最后是原子们，或物质分子，依次由他们的统觉性单体来传讯，就像一个人体中每个细胞是如此活化的。(见第一卷结束页。)有一群如此活化的原子，轮到它们使分子活化；有无限多的单体，或称元素精灵，也有无数的精神力量——无单体的，因为它们是纯粹的非实体*，除了在一定的法则下，他们会呈现某种形体时——不一定是人类。它们穿上的那些物质——围绕它们中心进化而来的表象有机体——是从哪里来的？无形体的(Arupa)辐射物，存在于普遍意志的和谐之中，是我们所谓宇宙意志的集体或集合，位于主体宇宙层面上，它将无限多的单体结合在一起——各自都是自己宇宙的镜子——如此暂时个体化成为独立的心灵，无所不知和普遍的；且通过同样的磁聚集过程，它们从星际原子中为自己创造出客体可见的身体。对于原子和单体，无论它们是关联还是解离，是简单还是复杂，从最初分化的那一刻起，它们只不过是「众神」的原则，物质上的、心灵感应上的和精神上的——这些众神是原初性质的辐射物。因此，在灵视者的眼中，高等行星力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主体上——作为影响，而客体上——作为神秘的形体，并在业力法则之下成为一种临在，精神和物质是一体的，正如反复陈述的那样。精神是

第七层面的物质；物质就是精神——在其循环活动的最低点；而两者——都是幻觉。

【*这三个「粗略的划分」对应于人类组成中的精神、心灵(或灵魂)和身体。】

【†比耶勒高 (C. H. A. Bjerregaard) 兄弟在他的演讲中 (已经提到)，警告他的听众不要把「圣在」(Sephiroth) 视为个体性，但同时要避免将它们视为抽象。『我们将永远无法达到真理，』他说，『更不用说与那些天上存在交流的能力，除非我们回归到原始时代的简单和无畏之中，在那个时代，人们与众神自由交流，神灵也降临人间，并以真理和圣洁引导他们。』(No.10, 《道路》) ... 『《圣经》中有好几个「天使」的名称，清楚地显示一些存在如同卡巴拉的元素精灵和莱布尼茨的单子，必须用这些术语来解，而不是往常的理解方式。他们被称为「晨星们」，「燃烧的火焰们」，「大能者」，且圣保罗在他的宇宙起源异象中把这些人视为「权天使和力天使」。诸如这样的名称在排除了人格化的概念后，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将其视为非人格化的存在 ... 一种影响力、一种精神性基质或有意识的力量。』(《道路》, No. 11, 322 页)】

原子在神秘学中被称为「振动」；也称为「声音」——集体上地。这并不冲突于廷德尔先生的科学发现。他在单孢体生物的底层追踪大气振动的整个过程——这构成了大自然过程的客体部分。他追踪并记录了它们运动和传播的速度；它们的冲击力；它们在鼓室中引起振动并将此传递到耳石，等等，直到听觉神经开始振动——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这个过程的主体方面，或者说声音的感知。他感知到或看到它了吗？没有；因为他的专长是发现物质的行为。但难道一个通灵者、一个已开启内在之眼的精神性灵视者，不能看穿物质的面纱吗？科学的波和波动的产生，源自于原子从内部推动其分子成为活跃。原子充满了无限的空间，且通过它们不断的振动，才使生命的轮子永远运转。正是这种内在的运作产生了被称为力

的相互关系的自然现象。只有在每一种这样的「力量」的起源处，才存在著有意识的指导本体——天使或神，神灵或恶魔——统治的力量，但都是一样的。

正如灵视者们所描述的那样——它们能看到星际一群存在的运动，并以灵视力追踪它们的进化过程——它们闪耀得如同灿烂阳光下的初雪微光。它们的速度比思想还要快，比任何凡人的肉眼所能跟随的快，而且，从它们运动的巨大速度可以判断，其运动是圆形 ... 站在开阔的平原上，尤其是山顶上，凝视著上方广袤天穹和周围无限的空间，整个大气仿佛都点燃了，空气中弥漫著这些耀眼的闪烁。有时，它们强烈的运动会产生像北极光一样的闪光。这景象如此奇妙，当灵视者凝视这内在世界，感受这闪烁的点在身边穿行时，他对隐藏在这辉煌海洋中、和超越其中的更大奥秘感到敬畏 ...

无论这个关于「众神、单体和原子」的解释多么不完美、不完整，我们希望一些学生和神智学者至少能感觉到，在唯物主义科学和神秘主义之间，可能确实存在著一种密切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缺失的灵魂。

XVI. 周期进化和业力

它是内在、不朽的人精神上的进化，形成了神秘科学的基本信条。即使只是要从远处认知这样一个过程，学生必须相信 (a) 遍一生命，独立于物质 (或科学认为的物质)；以及 (b) 激活这一原则各种显化的智性个体。赫胥黎 (Huxley) 先生不相信「生命力」，其他人却相信。哈钦森·斯特林 (J. H. Hutchinson Sterling) 博士的著作《关于原生质》("Concerning Protoplasm") 对这种教条式的否定造成了不小的破坏。比尔 (Beale) 教授的决定也支持一个生命原则；而理查森 (B. W. Richardson) 博士关于《神经以太》的演讲，已被充分引用。因此，意见出现了分歧。

遍一生命与支配存在世界的遍一法则是密切相关的：业力。在外传教义中，这单纯字面上意思的「行动」，或者说是「产生效果的原因」。而在密传教导中，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于其深远的道德影响方面。这是不会出错的报应法则。神学上对人格化的神所下的任何定义，都不能说明这个非人格化的、但却始终存在的、活跃的原则。对于那些不了解这永恒不变法则的真正意义、特点和可怕的重要性的人，跟他解释是没用的。也不能称之为天意。因为天意在有神论者 (基督教的新教徒) 中以人格化的男性性别为乐，而在罗马天主教徒是一种女性的力量，沃根 (Wogan) 告诉我们：『神圣的天意调和了他的祝福，以确保其更好的效果。』事实上，「他」调和它们，而业力作为一个无性别原则则不会这么做。

纵观前两部分，结果表明，在生命复苏的第一次震颤中，自性 (Svabhavat) 作为「永恒中无意识不可变黑暗的可变光辉」，在每一次太阳系重生时，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进入一个强烈的活动；它分化，然后通过分化开始它的工作。这运作就是业力。

周期也服从于此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宇宙中的一个原子变成了物质平层上的七个原子，每个原子都变成了一个能量中心；那同一个原子变成了精神层面上的七道光线，以及大自然的七种创造力量，从「根—要素」辐射出 ... 一个走右边的路，另一个走左边的路，分开直到劫的终点，却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什么使它们结合？业力。』各原子从中心点散发，依次散发新的能量中心，这在宇宙电潜在的呼吸下，从内向外开始工作，并增加其他的小中心。这些，在进化和内卷的过程中，轮到它们形成了新的影响的根源或发展的原因，从各世界和「承载人类」的各球体，一直到所有七个界* (我们只知道四个) 的属、种和类。因为『受福的工人在永恒中领受了「提安坎」(Thyan-kam) 。』(《宗喀巴格言》)

【*见第六节(第一卷)和评论。】

「提安坎」是引导宇宙能量冲动在正确方向上的力量或知识。

真正的佛教徒，不承认「人格化的神」，也不承认任何「父」和「天与地之创造者」，但仍然相信绝对意识，即本初佛(Adi-Buddhi)；佛教哲学家知道行星神灵的存在，也就是禅那主。但是，尽管他承认「精神性生命」，然而，由于它们在永恒中是暂时的，因此根据他的哲学，甚至它们也是「梵天之昼的幻觉」，这是一个 4,320,000,000 年的短显化期。「一心」(Yin-Sin) 不是供人猜测的，因为佛陀已经严令禁止所有此类探究。如果禅那主们和所有看不见的存在(七个中心和它们直接的散发物，即能量的次中心) 是遍一光的直接反映，然而人类离这些还很远，因为整个可见太阳系由「自我产生的存在，业力的生物」所组成的。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格化的神「只是无知者的想象投射在虚空上的巨大影子」，* 他们教导说，只有『两件事(客体上) 是永恒的，即阿卡莎(Akasa) 和涅槃』；且它们实际上是一体的，在分开时只是幻觉。『佛教徒否认造物物，也无法想象造物者。』『一切都是从阿卡莎(或我们尘世上的自性) 出来的，服从于它

固有的运动法则，并且存在于某段时间后消失。没有什么能来自无。』
(《佛教教义问答》)

【*《佛教教义问答》，作者是神智学会主席奥尔科特 (H. S. Olcott)】

如果一个不二论教派的吠檀多婆罗门，被问到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时，总是可能会像雅科利奥 (Jacolliot) 回答的那样回答：『我自己就是「神」；』一个佛教徒 (尤其是僧伽罗人) 会笑著回答说：『没有神：没有创造。』然而，不二论者和佛教学者的根本哲学是相同的，他们都对动物生命有著同样的尊重，因为他们都相信，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无论多么渺小和卑微，『都是不朽物质的不朽部分』——因为物质对他们的意义与基督教或唯物主义者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且每个生物都受制于业力。

婆罗门的答案隐射每一个古代哲学家、卡巴拉主义者、和早期日子的诺斯替教徒。它包含了德尔菲神谕 (Delphic) 和卡巴拉主义戒律的精神，因为神秘哲学很久以前就解决了人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的问题；关于人的起源、生命周期，在无休止的连续投生或重生的持续时间，最后是他被吸收到他来自的源头。

但是，我们不能要求用物质科学来为我们解读人类，也不能解读过去或未来之谜一样；因为哲学家甚至不能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如生理学和心理学所知道的那样。在「人类是神还是兽」的疑问中，人类现在与后者联系在一起，并从一种动物衍生而来。毫无疑问，将人类作为一种尘世动物进行分析和分类的工作，可能要留给科学去做了，而神秘主义者作为人类，对于科学肃然起敬。他们认识到科学的基础和它所做的伟大研究，在生理学上取得的进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生物学上取得的进展。但是，人的内在的、精神的、心灵感应的、甚至道德的本性，不能留给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的柔情；因为即使是西方的高等心理哲学，就其目前的不完备性和明显的不可知论倾向而言，也无法公正地对待内在事物；特别是对于人

类更高的能力和感知，以及那些意识状态。权威们如密尔 (Mill) 的在这条路上画了一条大大的线，说：『到此为止，不要再走更远了。』

没有一个神秘主义者会否认人类在他的物质形成中，是大自然进化力量通过无数的一系列转变的简单产物，就像大象和微生物、鳄鱼和蜥蜴、草叶或水晶一样；但他的说法不同。

每一个信奉神圣灵魂的神秘主义者在内心所反抗的，不是那些基于人类和动物化石的动物学和人类学的发现，而是那些建立在先入为主的理论基础上、为了迎合某些偏见而做出的毫无必要的结论。他们的前提不一定总是正确的；由于其中一些理论存在的时间很短，因此推论必然是片面的唯物主义进化论者。然而，正是凭借如此短暂的权威，大多数科学家经常在他们最不配的地方获得不应有的荣誉。*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公认的科学的无礼或不敬，我们建议他们参考詹姆斯·哈钦森·斯特林 (James Hutchinson Stirling) 先生关于《原生质》的作品，这是对一个生命原则 vs 分子论者的辩护，后者包括赫胥黎 (Huxley)、廷德尔 (Tyndall)、沃格特 (Vogt) 等人，并要求他们检验科学的前提是否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为了填补一个物质主义爱好中的空白或一个洞，这些前提仍被接受。谈到原生质和人体器官，作者说：『在赫胥黎先生看来，那么，关于原生质内的力量、形体或物质的连续性，我们可能又看到了一些空缺。不，赫胥黎本人也可以站在同一边作为证据。在他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可能性的看法，然而这应该是要有确定性的，他说：『很有可能，当我们彻底探索植物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植物都拥有同样的力量。』当一个结论被明确宣布时，像这里一样，但被告知前提仍有待确认 (!!)，这是相当令人失望的..... 在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他从自己的脚下割开自己的「根基」。… 同样的，在告诉我们所有形式的原生质都是由碳、氢、氧和氮「以非常复杂的结合」组成之后，他继续说：『这个复杂的组合的性质从来没有被准确地确定过(!!)，

而使用了蛋白质这个名字。』显然，这是赫胥黎先生对原生质和蛋白质的一种鉴定；在说了一件事后，推导另一件必定是正确的，但之后他又承认原生质的性质从来没有被准确地确定过，甚至在他看来，这仍处于未决情况。这一承认也从下面得到补充：『我们在使用蛋白质这个术语时地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对它所代表的事物是相对无知』……等等。（第 33 和 34 页，回答 赫胥黎先生关于《酵母》）。

这就是著名的赫胥黎，这位生理学和生物学之王，他被证明是在用前提和事实玩弄盲人。科学的「小人物」们在此之后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当学生开始学习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时，为了使他们更加明显和明了的了解业力在宇宙的周期性更新中的运作，现在必须和我们一起探讨业力周期在普遍伦理上的神秘意义。这里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时间划分，被印度教徒称为时代和劫，被希腊人图像化得称为「圆圈」（Kuklos），是环或循环，这与人的生命有任何关系或直接联系吗？即使是公开的哲学也解释说，这些永恒的时间循环会周期性地、智性地在空间和永恒中自我回归。因而有「物质周期」* 和「精神进化周期」。种族、国家和个人周期。难道密传的推测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运作原理吗？

【*「物质周期」这个名字是温切尔 (Winchell) 教授在 1860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这一想法在一部非常聪明的科学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

『对于人类可能有能力理解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远远超出人类观察范围的协调系统，这种情况志著人的力量超越了变化的和不一致的物质的局限，并宣称他优于一切不稳定的和会腐烂的存在形式。在一连串的事件和共存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种方法是人的心智所掌握的；以此作为线索，他来回穿梭于人类经验永远无法证明的漫长的物质历史中。各事件

萌芽和展开。他们的过去与他们的现在是相连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也将与现在和过去同样相连。历史的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在所有可以想象的进步阶段都在我们眼前重演。这些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概括成两种法则的基础，是*科学性预言的真正原理*；人类的心灵仅凭这两种法则就能穿透封存的过去记录和未打开的未来书页。第一个是进化的法则，或者，为了我们的目把它表述成：*个体中的相关连续性法则或有组织的历史法则*，在每一个使结果成熟化的系统的变化阶段中被阐明…这些想法把物质历史的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召唤到我们眼前。它们似乎打开了无限的视野，赋予了人类智性一种存在，和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以及不受有限因果关系限制的视野，并将其提升到对最高智性的崇高理解，其居所是永恒。』（《世界生命》("World-Life")，第 535 和 548 页）

根据教义，幻象，或这个尘世上事件和行动编组的虚幻表象，会随著国家和地方的变化而改变。但是一个人生命的主要特征总是与他出生的「星座」相一致，或者，我们应该说，与他活化原则的特征、或者与掌管他的神相一致，不管我们称它为*禅那主*，如在亚洲；或是大天使，如在希腊和拉丁教会。在古代的象征主义中，太阳（虽然指的是精神上的太阳，而不是看得见的）总是被认为是派出主要救世主和化身 (Avatar)。因此，在佛、化身和最高七者的许多其他投身之间产生了联系。一个人越接近他「在天上」的*原型*，对他就越有好处；他的人格被他自己的个人神 (第七原则) 选择作为尘世的住所。因为，为了净化和与「本体—神」的统一，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其中一束较低的光线被打破，人的精神实体被吸引得越来越高，高到超越第一的光线，从一束到另一束，直到内在人被吸引道「父母太阳」的那一束最高的光线中。因此，「人类的事件确实与数字形式协调运行」，因为人类的单个单位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是*中心*；而它的影子是可见的太阳。对于分点和至点，即太阳运行的周期和不同阶段，若用天文学和数字来表示，只是永恒存在的真理的具体象征，尽管它们对于未启

蒙人来说确实是*抽象的概念*。这就解释了几何关系在数值上的惊人巧合，正如几位作者所展示的那样。

是的；『我们的命运写在星星上！』只有当映射的凡人与天上的原型结合得越紧密，外在的条件和随后的转世才越不危险，这是佛与基督都无法逃脱这一点。这不是迷信，更不是*宿命论*。后者暗示著某种更盲目的力量的盲目进程，而人在尘世上停留期间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他无法逃脱他被*主导的命运*，但他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把他引向那个方向，且他可以达到痛苦的目的一如果他得到了这样的命令，无论是穿著雪白的殉道者的长袍，还是在不公正道路上作为自愿者穿著脏衣服；因为，有*外在也有内在的情况*，来影响我们的意志对于行动的决定性，而遵循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在我们的力量范围之内的。相信业力的人必须相信*命运*，从生到死，每个人都在自己周围编织著一丝丝的线，就像蜘蛛织他的蜘蛛网一样；而这种命运，要么是由我们外在的不可见*原型*的天上之声引导，要么是由我们更亲密的星光体或内在的人所引导，而内在的人往往是被称为人类的实体邪恶天才。这两种方式都能引导外在的人，但其中一种必须占上风；从这场看不见的冲突一开始，严酷无情的*补偿法则*就会介入并按其方式进行，忠实地随著波动。当最后一缕丝线被织好，而人类似乎被自己编织的网络所包裹，然后他发现自己完全处于这个*自我创造*的命运的帝国之下。然后，它要么像惰性的贝壳一样固定在不动的岩石，要么像羽毛一样被他的行为掀起的旋风带走，这就是业力。

一位唯物主义者用一句话来论述地球周期性的创造。『地球的整个过去只不过是展开的*现在*。』布奇纳(Buchner)如此说，他几乎没有想到他是在重复神秘主义者的一个公理。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正如布尔迈斯特(Burmeister)(在《力与物质》中引用)所说：『对地球发展的历史调查已经证明，*现在与过去*建立在同一基础上；过去是按照现在前进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而那些正在作用的力量始终保持不变。』

当然，这些「力量」——确切地说，它们的本体——是相同的；因此，现象的力量也必须是相同的。但是，谁又能如此肯定物质的属性没有在千变万化的进化过程中发生改变呢？唯物主义者怎么能像罗斯马斯勒 (Rossmassler) 那样自信地断言：『这种现象在本质上的永恒一致性，使得火和水始终拥有同样的力量，而且将永远拥有这些力量？』那些「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的是谁呢？」且当大地的根基被伟大的法则所奠定的时候，赫胥黎和布加勒斯特人又在哪里呢？这是神秘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是一样的物质同质性和大自然法则的不变性，是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但是这种统一是建立在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分离性之上的，如果这两者一旦分离，整个太阳系就会重新陷入混沌和非存在之中。因此，若断言 (像科学家那样) 所有巨大的地质变化、和可怕的地震都是由 *普通的和已知的物理力量* 造成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自负的又一证明。因为这些力不过是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和最终手段，它们通过一种内在冲动周期性地、且显然是机械性地发挥作用，这种内在冲动与它们的物质本性相混合但又超出它。每一个重要的大自然行为都有其目的，它们的行为都是周期性的。但是精神力量通常与纯粹的物质力量相混淆，前者被否定，因此，科学必须始终对于它未知，因为它没有被检验。

*

【*科学家会说：『我们否认它，因为这类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正如生理学家查尔斯·里歇 (Charles Richet) 所说的那样：『那么好吧，但你至少有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吗？.....无如何，不要先验的否认。实际科学还不够先进，不能给你这样的权利。』 (《关于概率计算的建议》)】

黑格尔 (Hegel) 说：『这个世界的历史始于其总体目标，即体认到精神的理型——只是以一种 *隐含的形式* (本体，an sich)，即作为大自然；一种隐藏的、最深刻隐藏的无意识本能，而整个历史进程……将这种无意识的冲动转化为有意识的冲动。如此一来，自然意志 (即所谓主体方面)、肉体欲

望、本能、激情、个人的兴趣、以及意见和主体概念，以单纯自然存在的形式，从一开始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意志、兴趣和活动的巨大集合构成了「世界精神」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带入意识并体认到它。而这个目标正是发现自身、回到自身，并在具体现实中思考自身。但是，个人和人们在寻求和满足自己的目的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同时又是一种更高力量的工具和手段，有著更高和更广泛的目的，是他们一无所知的——他们只有无意识地认知到——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不论这点是否受到质疑……我在一开始就宣布了我的观点，并断言了我们的假设……我们相信，*理性统治著世界，也因此统治著世界的历史*。相对于这个独立的普遍实体存在——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从属的，服从于它的，是它发展的手段。』*

【*《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论》，第 26 页。(

西布里 (Sibree) 的英文版翻译)】

没有任何形而上学者或神智学者可以对这些真理提出异议，这些都体现在神秘教导中。在我们地球的地质生命已有一种注定，就像在过去和未来种族和国家的历史一样。这与我们所说的业力和西方泛神论的「天罚」和「周期」密切相关。进化的法则现在正带著我们沿著我们周期的上升弧线前进，当结果将再次融合于或成为起因 (现在是中和的)，所有受前者影响的事物将恢复它们原来的和谐。这将是我們特殊「轮次」的周期，是大周期或称大时代 (Mahayuga) 中的一个时刻。

黑格尔的精妙哲学评论被发现在神秘科学的教义中得到应用，后者表明大自然总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行动，而其结果总是双重的。这是在我们的第一个神秘书籍《揭开伊西斯的面纱》，卷 II，第 268 页，在下面的话中：—

正如我们的行星每年绕著太阳公转一圈，同时又每 24 小时绕著自己的地轴自转一圈，从而在大周期运行小周期；同理，小周期的运作也在大沙罗周期 (Saros) 中完成并重新开始。

根据古老的教义，物质世界的革命也伴随著智性世界的革命；世界的精神进化像物质世界一样循环往复。

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人类进步的潮流有规律地潮起潮落。世界上的伟大王国和帝国，在达到其伟大的顶点之后，再次下降，是按照它们上升时所遵循的同样法则；直到达到了最低点，人类才重新振作起来，再往上爬，按照循环递进的法则，达到它的成就的高度，比它前次顶点又稍高一点。

但是这些周期、轮中的轮，是如此全面而巧妙地由印度的各种摩奴和圣人、以及西方的卡比里 (Kabiri) 所象征*，且不会同时影响全人类，如在《各周期的种族划分》中所述 (见第 6 小节)。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没有完全掌握它们与各民族和各种族之间，在其命运和演变中各自地位的关系和作用的情况下，要理解和区分它们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些时期的精神上行动与物质进程是分开的话，这个系统无法被理解；而这些时期是由业力法则预定的。最好的占星家的计算将会失败，或无论如何仍然是不完美的，除非这种双重作用被彻底地考虑和特别处理。而这种掌握只能通过启蒙来实现。

【*尽管他们作为象征，但这些现在看似神话般的人物，曾经以人类的实际生活形式统治地球；纵使他们是真正的神圣和神一样的人。瓦兰西 (Vallancey) 上校 (还有戈白林伯爵，Count de Gobelin) 认为，「卡比里」的各个名字似乎都是有寓意的，且只不过 (?) 是一本季节变迁的年历而已，为了农业经营而计算。』 ("Collect. de Reb. Hibern"., No. 13, Pref. Sect. 5) 这样的说法就像他断言奥昂 (OEon)、克罗诺斯 (Kronos)、萨图恩 (Saturn) 和大衮 (Dagon) 都是同个人一样荒谬，即「族长亚当」。「卡比里」是人类

农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是四季和宇宙周期的统治者。因此，正是他们作为行星神灵或「天使」（信使），而管理著农业技艺的奥秘。】

伟大的周期包括人类的进步，从原初人类空灵形式的出现。它贯穿著他（人类）渐进进化的内在周期，从空灵到半空灵和纯物质的：直到人类从皮肤和物质的外衣中得到救赎，在此之后，它继续向下运行，然后再次向上，直到再次抵达一轮次的巅峰，当显化期的「蛇吞下尾巴」和七个小周期过去。这就是伟大的种族周期，它平等地影响著涵括在这个特殊种族中的所有国家和部落；但也有较小周期，是国家和部落的，它们彼此独立运行。在东方神秘教义中，它们被称为业力周期。在西方，自从异教徒的智慧被否定了，因为该智慧被认为是由黑暗势力发展而来的，并不断与小部落神耶和華爭戰與對立；因此使得希臘的「復仇女神」（或業力）的全部和非常重要的意義已經完全被遺忘了。否則，基督徒會更好地認識到一個深刻的真理：復仇女神是沒有屬性的；雖然可怕的女神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但我們自己（國家和個人）才是推動她採取行動，並為她的方向提供動力。「業力—復仇女神」是國家和人类的創造者，但他們一旦被創造，是他們使她成為一個憤怒或獎勵天使。是的——

『崇拜「復仇女神」的人是有智慧的。』*

【*替換成害怕「業力-復仇女神」会更好。】

——就像合唱隊告訴普羅米修斯的那樣。還有那些不明智的人，他們相信女神可以用任何祭祀和祈禱來撫慰，或者讓她的輪子偏离曾經走過的道路。「三種形態的命運和永念不忘的憤怒」只是她在塵世上的屬性，並由我們自己產生。她騎過的路沒有回程；然而，這些道路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因為是我們準備它們的，不管是由集體或個人準備。「業力-復仇女神」是「天意」的同義詞，只是還要替除其設計、善良和其他有限的屬性和限定，是如此被不哲學的歸於後者。神秘主義者或哲學家都不會談論天意的善良或殘忍；但是，他把它認作是「業力-復仇女神」，他會教導說，

无论如何，它在今世和来世中都是在保护和守望善的人；而它惩罚作恶的人——是的，直到他的第七个重生。简而言之，就算他扰乱了和谐的无限世界中哪怕只是最小的原子，这种影响还没完全调整回来。因为业力唯一的法令，一种永恒不变的法令，是物质世界中的绝对和谐，就像它在精神世界中一样。因此，奖赏或惩罚而不是业力，但是我们自己；奖赏或惩罚取决于我们是否与大自然一起合作，遵守和谐所依赖的法则，而不是打破它们。

如果人们在合与作和谐中运作，而不是分裂与冲突的话，业力的各种运作方式也不会是不可思量的。这被一部分人称之为天意的运作，是黑暗而复杂的；而另一些人则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盲目的宿命论；第三种人认为是纯粹的随机，既没有众神也没有魔鬼的指引。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为正确的原因，我们对那些运作方式的无知肯定会消失。有了正确的认识，或者至少有一个自信的信念，即认为我们的邻国不会再试图伤害我们，就像我们不会想伤害他们一样，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邪恶就会消失得一千二净。如果没有人去伤害他的兄弟，「业力-复仇女神」就没有理由去运作，也没有武器去行动。它始终存在于各种冲突和对立的每一个元素之中，存在于种族、国家、部落、社会和个人的分裂形成该隐和亚伯、狼和羊之中，这就是「天意的运作」的主要原因。我们每天都用自己的双手切断命运中无数的曲折，而我们却想象著自己正在追求一条尊严和责任的皇家大道，然后抱怨这些道路是如此复杂和黑暗。我们困惑地站在自己创造的生命之谜面前反反复复放，神秘和无法解开，然后指责伟大的斯芬克斯(Sphinx) 吞食了我们。但在我们的生命中确实没有什么样意外、一个出错的日子、一件不幸的事，不能追溯到我们在此生或前世所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打破了和谐的法则，或者，用神智学者的话说，「生命的法则」，那么他必须准备好陷入自己制造的混乱之中。因为，按照同一作者的说法：『人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些生命法则是它们自己的复仇者；因此，每一个复仇天使都只是他们反作用的典型代表。』

因此，在这些不可改变的法则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不会是作为自己命运设计者的我们，而是那些天使，那些和谐的守护者。「业力-复仇女神」只不过(精神上)动态结果，是源自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原因，和力量觉醒进入活动。这是一个神秘动力法则，『在精神层面或星光层上所消耗一定数量的能量，产生的结果远远大于消耗在物质客体存在层上同样数量的能量。』

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人的精神直觉完全打开，而这在我们完全摆脱物质的厚外衣之前是不会发生的；直到我们从内在开始行动，而不再听从外在的冲动；也就是那些由我们的物质感官和粗大自私身体所产生的。在那之前，唯一能减轻生活罪恶的是团结与和谐，即实际的同胞情谊，以及不只是名义上的利他主义。若能抑制单个恶因，将抑制不只一个、而是各种各样的恶果。如果一个兄弟会或甚至多个兄弟会可能无法阻止国家间偶尔的自相残杀，但仍在思想和行动是一体的，以及对存在的奥秘哲学进行研究；在试图理解迄今仍是一个谜的东西时，将总是阻止一些人在一个已经充满了不幸和邪恶的世界里，创造额外的原因。业力的知识让人坚信，如果—

『…美德受到痛苦，邪恶获得胜利，

让人类成为无神论者，』*

【*屈莱顿 (Dryden)】

这只是人类对这伟大的真理视而不见：即人是自己的救世主，也是自己的毁灭者。他不必指责天上和众神、命运和天意，认为明显的不公正统治著人类。而是应当让他记住并重复这句希腊智慧，这能警告人们克制去指责那个—

……

『正义，虽然神秘，却无误的引导我们前进，
得引导通过免于罪恶与惩罚的道路…』

—它们现在是伟大的欧洲国家前进的道路和大道。西方雅利安的每一个民族和部落，就像他们第五种族东方兄弟一样，有他们的黄金时代和铁时代，有他们比较不负责任的时期，或者称撒提亚时代 (Satya) 的纯洁时代，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达到他们的铁时代，即卡利时代，一个充满恐怖的黑暗时代 ...

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外传教义中的周期确实是由恒星运动推导出来并依循的。后者与国家和人的命运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纯粹的物质意义上，欧洲除了知道天文周期之外，不知道其他的周期，并据此进行计算。它也没听说过任何别的东西，除了在星空中想象的圆圈或环路—

『用圆心和偏心涂写著

循环和小循环，天体中的天体…』

但对于异教徒，正如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 时间，循环的时间，是他们对神的抽象...』这个「神」与业力协调显化，并且只通过业力显化，作为「业力-复仇女神」本身；这些周期不仅仅意味著一系列事件，或意味或多或少持续时间较长的周期性间隔。因为它们通常以一种反复出现的多变而智性的性质的为标志，而不是在季节或某些星座的周期性更替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智慧满足于基于准确的数学法则的天文计算和预言。古老智慧为天文学的冰冷外壳，增添了灵魂和精神的生动元素—占星术。而且，正如恒星运动确实调节和决定著地球上的其他事件一样，包括土豆和这种有用蔬菜的周期性疾病(这是一种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说法，虽然被人们接受，但却被人们嘲笑)即使通过简单的天文计算，这些事件也能预先确定。相信占星术的人会理解我们的意义，怀疑论者会嘲笑这种信仰与想法。因此，他们闭上眼睛面对自己的命运，像鸵鸟一样… *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因为也有科学家都认识到了真理。我们读到：『无论我们将眼睛转向何处，我们都会遇到一个谜…大自然中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然而，有许多肤浅的头脑，认为大自然的力量在从前观察到的事实之外，是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的；这些观察被圣化在书籍中，并在理论的帮助下，或多或少地熟练地组合在一起。但这些理论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现在应该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不足，…我并不想去质疑那些不可见存在者的可能性，它们的本质不同于我们，并能让物质动起来。深刻的哲学家们在所有的时代都承认，这是统治著宇宙的伟大的连续性法则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智性生命，在某种程度上从非存在(neant)开始，逐渐到达人，难道它会突然止步于人类，接著只在无限中、在世界的至高主宰中再现吗？这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当我试图在没有他们的假设的情况下，解释某些事实时，我不再否认神灵的存在，也不否认灵魂…』』（《未定义的力量》，历史的和实验的研究，第3页）以上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罗查斯(**A. de Rochas)写的，他的研究是当时代的标志之一。（巴黎:马森(Masson)，圣日耳曼大道，1887年)】

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小历史时期，不允许他们有比较的余地。恒星光的天堂就在他们面前；虽然他们的精神视觉还未开启，且来自尘世的大气尘埃封住了他们的视线，使它们束缚在物质系统的限制之下；但他们仍然能够感知和注意到流星和彗星的运动。他们记录这些漫游者和「燃烧的信使」的周期事件，并因此预言地震、流星雨、某些星星、彗星的出现等等。他们是这一切的预言者吗？不，他们是有学问的天文学家。

那么，为什么同样博学的神秘主义者和占星家，就被不相信他们基于同样的数学原理来预言某些周期事件的回归呢？为什么当他们宣称知道这件事却被嘲笑呢？他们的祖先和前辈在他们的时代与日子中记录了这些事件，涵盖几十几百万年的时期，因而相同的星座的合相必然产生，即使不完全相同，至少也是相似的效果。难道这些预言被嘲笑了是因为它们声称

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观察，而人类的种族只存在数百万年？而现代科学反而因其更为客气的地质学和人类学的数字，而遭到那些坚持圣经年表的人的嘲笑。因此，业力甚至可以调整人类的嘲笑，而代价是各教派、学术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双方承受的。然而，在预言这些未来事件时，无论如何，所有的预言都是基于周期性反复的权威，其中没有涉及到心灵感应现象。它既不是*预见*，也不是*预言*；它只是如同彗星或恒星在出现之前几年的信号一样。能使东方的智者能够预言的这只是知识和数学上正确的计算。例如，英格兰是否正处于某种或另一种灾难的前夜；法国正接近她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转折点，以及整个欧洲是否都面临著灾难的威胁，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灾难的前夜；而这场灾难正是她自己的种族业力周期所导致的。当然，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取决于对这一主张的接受或拒绝，这是经过大量的历史观察后得出的结论。东方的启蒙者认为，他们保存了种族发展的记录，以及自第四种族开始以来的普遍重要事件的记录；而在此之前是传说上的。此外，那些相信灵视力和神秘力量的人，即使是传说的信息，只要通过灵视力和神秘知识来进行检查和纠正，至少可以毫不困难地确定所提供信息的一般性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这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作为我们的主要依据，而以对于每一个神秘主义者来说都是相当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即以黄道十二宫保存下来历经不可估量年代的记录。

现在已经充分证明，即使是星盘和预言占星术也不是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且星星和星座对个人有著神秘而奥秘的影响和联系。如果人类有影响，那对于国家、种族、和人类整体不也是如此吗？这些同样是基于黄道星座记录的权威而提出的主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接下来将考察古代对黄道星座知道多少，而现代人又忘记了多少。

XVII. 黄道星座及其古老性

『所有人往往对自己的理解力有很高的自负，并对他们所宣扬的看法十分坚持。』乔丹 (Jordan) 如此说，他又公正地补充——『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别人的理解所引导，而不是自己的；可以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多地是接受观点而不是形成观点。』

这一点在科学考虑假设的观点上，显得尤为真实——所谓「权威」的偏见和先入之见，常常决定著对历史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博学的东方学家中，有好很多种先入为主的想法，然而，相较于黄道古老性的普遍错误，很少有比它更不公正或不合逻辑的。由于一些德国东方学家的爱好，英国和美国的梵语学者已经接受了韦伯 (Weber) 教授的观点，认为印度人在马其顿入侵之前不知道十二星座，这是古代印度人从希腊人那里把引进他们国家的。其他一些「权威人士」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希腊人亲切地向邻国介绍这个发明之前，没有一个东方国家知道黄道十二宫。面对《约伯记》这本被他们称为希伯来经典中最古老的书籍，甚至是早于摩西的书籍，它描述了『大角星、猎户座和昴宿星 (Ash, Kesil, 和 Cimah) 和南方的宫』的形成 (ix. 9)；天蝎座和十二星座 (Mazzaroths) (xxxviii., 31,32)。这些话若有任何意义的话，就意味著甚至在阿拉伯游牧部落中也有关于黄道十二宫的知识。他们说，《约伯记》比荷马和赫西奥德至少早一千年——这两位希腊诗人在基督教时代前约八个世纪闻名于世 (!)。顺带一提，那些更愿意相信柏拉图的人，他表明荷马在更早时候出现，可以指出一些黄道星座出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或在《俄耳甫斯的诗篇》和其他地方。但是，由于一些现代批评家提出了无稽之谈的假设，认为俄耳甫斯、荷马和赫西奥德都不存在过，所以提及这些古代作家似乎会浪费时间。提到阿拉伯人约伯就足够了；除非，他的哀歌、连同那两位希腊人的诗作、再加上莱奴斯 (Linus) 的作品，现在也应该被宣布为犹太人亚里士多布勒斯

(Aristobulus)的爱国伪造品。但是，如果黄道在约伯的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那么文明和哲学观的印度人怎么可能一直对它一无所知呢？

在冒著现代批评之箭的危险之下——由于误用而变得钝——读者可以去了解贝利 (Bailly) 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学的观点。推测的结果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数学计算能作为更可靠的依据。贝利以《约伯记》中的几个天文上的参考为起点，设计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来证明黄道科学的最早创始人属于一支史前原始人类。事实上，他似乎乐于将托特、赛特 (Seth) 和中国的伏羲等视为《圣经》中的一些族长，但并不影响他关于黄道带古老性的证明的有效性。*为了论证起见，即便接受他如此谨慎将该学科的正确年代定为公元前 3700 年，这个日期也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黄道十二宫不是希腊人发明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公元前 37 世纪还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无论如何，都不是批评家们所承认的那个历史上种族。贝利随后计算了星座表现大气影响的时期，这被约伯称为『昴宿星团的甜蜜影响。』†(希伯来语的 Chimah，见约伯记三十八章，31)；猎户座 (Cesil) 的影响；关联于天蝎座 (第八星座) 的沙漠雨；并发现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和行星的名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永远一致且以同样的顺序；既然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偶然和巧合，『它从来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相似之处』，必须承认黄道十二宫确实非常古老。』(见《古代天文学》，第 63 至 74 页)

【*《古代天文学》】

【†昴宿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金牛座上方的七颗星，出现于春天的开始。他们在印度神秘哲学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意义，并关联于声音和大自然的其他神秘原则。】

再一次，如果《圣经》被认为是任何事情的权威 (还有一些人仍然相信，无论是从基督教或卡巴拉的观点)，那么，黄道清楚地在《列王纪下》第二十三章第5节中被提到。在「律法书」被希勒家 (Hilkiah) 这位大祭司

「发现」之前(第二十二章)，人们已经知道并崇拜黄道十二星座。它们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受到崇拜，因为『祭司，这些是犹大国王委任的，他们烧香给巴力 (Baal)、太阳、月亮、行星和天上群众』，即十二星座，正如英文圣经的旁注所解释的那样(见《列王纪》 II. xxiii. 5)，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遵循这一命令。只到约西亚王 (King Josiah) 在公元前 624 年才阻止了他们的偶像崇拜。

《旧约》中充满了关于十二星座的典故，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其上——英雄、人物和事件。因此，在约瑟的梦里，他看到十一颗「星星」向第十二颗鞠躬，而这是他的「星星」，指的是星座。罗马天主教徒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基督的预言，他们说基督就是那第十二星，还有十一个使徒；第十二个的缺席被认为是对犹大背叛的预言暗示。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是同样的指涉，如维拉潘图斯 (Villapandus) 公正地指出 ("Temple de Jerusalem", Vol. I L., p. 2nd part, chap. xxx.)。詹姆斯·马尔科姆 (James Malcolm) 爵士在他的《波斯史》(第七章)中指出，达比斯坦 (Dabistan) 呼应关于黄道十二宫的所有传统。他将它的发明追溯到伊朗黄金时代的繁盛岁月，他说其中一个传统坚持认为行星的精灵是用他们所假定相同的形状和图形来代表，当他们向几个神圣的先知展示他们自己的时候，并由此建立了基于黄道十二星座的仪式。

毕达哥拉斯和他之后的斐洛·朱维索斯 (Philo Judaeus) 都把数字 12 视为非常神圣的数字。『十二面体是个完全数。』斐洛补充说，太阳在十二个月内访问这些黄道星座，为了纪念这些星座，摩西把他的民族分成十二个部族，立十二个无酵饼食(《利未记》，xxiv., 5)，以及在教皇长袍周围放置的十二颗宝石。(见 De Profugis。)

根据塞内加 (Seneca) 的说法，贝罗索斯 (Berosus) 通过黄道星座教授了关于所有未来事件和灾变的预言；他确定的世界大火(沈睡期)的时间，以及大洪水的时间，对应于古埃及纸莎草纸上找到的时间。它在 25,868 恒星

年周期的每次更新时出现。阿卡德人 (Akkadian) 月份的名字是源自于并由黄道十二宫的名字，且阿卡德人比迦勒底人早得多。波罗客多 (Proctor) 先生在他的《天文学神话和奇迹》中表明，古代天文学家在公元前 2400 年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最为精确的天文学系统；印度人将卡利时代 (Kali Yug) 的开始日期定在公元前 31 世纪的一次行星周期性合相；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属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希腊人，教导了雅利安印度人天文学！

无论黄道星座的起源是雅利安人还是埃及人，它仍旧是一个巨大的古代遗物。辛普里希乌斯 (Simplicius，公元五世纪) 写道，他一直听说埃及人在过去的 630,000 年里一直保持著天文观测和记录。这句话似乎吓到了梅西 (G. Massey) 先生，他在他的《自然起源》(318) 中说到『如果我们将《出埃及记》所谓埃及人的一年，把单位换成月份时，仍然可以得出两个岁差周期的时间 (或 51736 年)。提奥奇尼斯·拉尔修斯 (Diogenes Laertius) 将埃及人的天文计算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 48,863 年 (序, 2)。马提亚努斯·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a) 向后人证实了这一点，说埃及人在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世界之前，已经秘密研究了 4 万多年的天文学 (刘易斯，《古代天文学》，第 264 页)。

《自然起源》中有几句有价值的引语来支持作者的理论，但它们更多地证明了秘密教义的教导。例如，他引用了普鲁塔克《苏拉一生》("Life of Sulla") 中的描述：『有一天，天空很平静 ... 其中传来了一阵声音 ... 是一阵号角声，是如此响亮，刺耳，悲伤，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托斯卡纳 (Tuscan) 的圣贤们说，它预示著一个新的人类种族和世界的革新；因为他们认定有八种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都不同，且天上给定各自的时期，是由大年 (25868 年) 的循环来限定的。』

这使人强烈地想起了我们人类的七个种族，而第八个——「动物人」——则是从后第三个种族演变而来的；还有大陆的接续沉没和毁灭，最后几乎毁灭了这一物种的绝大部分。

杨布里科斯 (Iamblichus) 说：『亚述人不仅像希帕克斯 (Hipparchus) 说的那样保存了270,000 年的纪念物，也保存了整个末世恢复和世界七位统治者的时期。』（普罗克洛斯, 在 *Timæus*, b. I.) 这已非常接近密传教义的计算。对于我们现在的第五根种族，被允许存在100万年左右的时间，而自上一座大岛 (大陆的一部分) 消失以来已经过了约85万年的时间，即第四个种族 (亚特兰蒂斯) 的鲁塔 (Ruta)；而底提耶 (Daitya) 是一个居住著混合种族的小岛，在大约 27 万年前的冰河时期被摧毁 (参见第二卷)。但是七位统治者，或七位神圣国王的伟大王朝，都存在于古代每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中。无论在什么地方提到十二，它们总是黄道十二宫。

事实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使得罗马天主教作家——尤其是法国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已经默许将十二个犹太族长关联于黄道十二星座。这是一种先知神秘主义的方式，对于虔诚无知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征兆，是对「神的选民」的一种默认的神圣认可，其指头有目的地从创世之初在天上描画这些族长的数目。例如，这些作家 (包括德·米尔维尔, De Mirville) 有趣地发现了十二星座的所有特征，体现在雅各临终时对他的儿子们说的话，以及他对每个部落未来的定义。(请参阅《创世纪》第49章。) 此外，这些同样部落的旗帜，所展示的符号和名字与十二星座相同，也重复于乌陵 (Urim) 和土明 (Thummim) 的 12 块石头上，以及基路伯的 12 个翅膀上。把精确性的证明留给所谓的神秘主义者，如下所示：在鲁本 (Reuben) 被描述为「像水一样不稳定」(武加大 (Vulgate) 则被描述为「像水一样奔腾」)，对应于人，或宝瓶座；西缅 (Simeon) 和利未 (Levi) 之间稳固的兄弟关系对应于双子座；犹大 (Judah) 是他部落中「强壮的狮子」、「狮子的小崽」，对应于狮子座；扎布伦 (Zabulon) 「要住在海的避风港」，对应于双鱼座；伊萨迦 (Issachar) 对应于金牛座，因为他是『一头强壮的驴子，躺在地上』，因此与马厩有关；丹 (Dan) 被描述为『一条蛇，在路上咬人的毒蛇』，是对「处女-天蝎」这双重星座明显的描述；拿弗他利 (Naphtali) 是「释放的母鹿」，对应摩羯座；便雅悯 (Benjamin) 是巨蟹

座，因为他「贪婪」；亚设 (Asher) 是天秤座，他的「面包要是肥美的」；约瑟 (Joseph) 是人马座，因为「他的弓住在力量中」。为了填补第十二个星座的空缺，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独生女迪娜 (Dina) 作为处女座与天蝎座分离 (见《创世纪》：94)。传统显示所谓的部落的旗帜上有 12 个标志。除了这些例子之外，《圣经》中还充满了神学宇宙学和天文学的符号和人格化。

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如果实际活著族长的命运，是如此不可分割地与黄道星座缠绕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在失去十个部落之后，十二个星座中的其中十个怎么还没有奇迹般地从恒星领域消失呢？但这并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让我们著手研究十二宫自身的历史吧。

现在读者可能会想起一些科学界的最高权威就这个主题发表的观点。

牛顿相信黄道十二宫的发明可以追溯到阿尔戈英雄 (Argonauts) 的远征；而杜拉尔 (Dulaure) 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 6500 年，且根据《圣经》的年表，距离世界诞生只有 2496 年。

克罗伊策 (Creuzer) 相信这很容易表明，大多数神谱与宗教历法密切相关，并指出他们最初的起源是黄道十二宫——就算语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二星座完全相同，那么也是一些非常类似的东西。他确信黄道及其神秘的关系是所有神话的根源，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在著，而且它以旧形式存在了很久；由于一些奇特的事件协同作用，它以当前定义的天文外观呈现出来。(克罗伊策，第三卷，第 930 页)

不管「行星的神灵」(我们的超尘世层面的禅那主) 是否如《宗教学派》(Dabistan) 所说的那样，向「神圣先知们」展示了自己；当古代迦勒底的占星魔法和神谕并存时，伟大的门外汉和战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青睐。非凡的泽诺芬 (Xenophon) 叙述了关于赛勒斯 (Cyrus) 的事，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国王热诚地向众神和英雄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经常亲

自教导他有关天上(ev ouraniois semeiois) 星座的事情。("Cyropédie, Ant. du Zodiaque.")

除非星座的科学被视为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否则如何解释它的符号被追溯到最古老的神谱？据说拉普拉斯对于水星(星期三)、金星(星期五)、木星(星期四)、土星(星期六)和所对应日子的顺序和名称，竟然在印度和北欧相同而感到惊讶。『如果可以的话，试著用当今流行的本土文明体系，来解释那些没有共同祖先、传统或出生地的国家，是如何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天空幻境，一种真正的恒星名称的混乱，没有顺序和目的，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星座没有任何形象化的联系，且显然的，与它们象征的尘世生命阶段的关系更小。』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一切的根源上，有著一般性意图、一个普遍的原因和信念吗？("Pneumatologie", Vol. IV., p. 61.) 杜普伊斯 (Dupuis) 最真确的断言了同样的事情：『在天空的各个部分以及天文学家们任意划定的图形之间，不可能发现任何相似之处；而另一方面，偶然性是不可能的。』("Origine des Cultes, Zodiaque")

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大自然中没有「偶然」，因为一切都是数学上的协调和相互关联的单元。『偶然性，』柯勒律治 (Coleridge) 说：『只是神 (或大自然) 的笔名，是对于那些他不选择公开签署的特殊情况。』将「神」一词替换成业力，它将成为东方的公理。因此，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谓黄道十二宫的恒星「预言」，从来不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不管它对人类的某一部分来说是多么庄严和神圣，而是指大自然中不断循环的、周期性的法则，只有恒星众神本身的启蒙者才能理解。

没有一个神秘主义者、没有一位出生在东方的占星家，会同意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甚至是开普勒的神秘天文学、他伟大的科学和博学；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的前提是相当正确的，他由此的推论是片面的，并且被基督教的先入之见所扭曲。后者将此预言直接指向救世主，其他国家看到了

一个为实际显化期颁布的永恒法则象征。为什么将双鱼座视为基督的直接参考——他是世界改革家之一，对他的直接追随者来说是救世主，但对他所有人来说，他只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启蒙者——这个星座作为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性救世主的象征闪耀著，散布光明和驱散精神黑暗？基督教的符号学家已经试图证明它象征以法莲 (Ephraim，约瑟的次子)，雅各的选民，因此，在太阳进入鱼的星座 (双鱼座) 的那一刻，『选民弥赛亚，是最初基督徒的鱼 (Ichthus)，必须出生。但是，如果拿撒勒 (Nazareth) 的耶稣是弥赛亚——他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吗？还是神学家们为了使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能吻合于恒星的事实和大众的信仰，才使他如此出生的？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真实的出生时间和年份是完全未知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用鱼 (Dag) 这个词同时表示「鱼」和「弥赛亚」，在他们的拉比语言强行发展过程中，他们第一个否定了这个基督教的说法。那么如何解释婆罗门把他们的「弥赛亚」，即永恒的化身毗湿奴，关联于一条鱼和洪水，且巴比伦人的「鱼人」 (Dag-O) 同样指一条鱼和一个弥赛亚，即「人-鱼」和先知？

在埃及古物学家中有一些博学的偶像破坏者，他们说：『当法利赛人寻求「天上的迹象」时，耶稣说：「除了约拿 (Jonas) 的迹象以外，不会给予其他的迹象」 (马太十六章，4) ... 约拿的迹象是尼尼微的鱼人 (Oan) 的迹象 ...。确实，除了太阳在双鱼座重生的迹象之外，没有其他迹象。神秘智慧的声音说道，那些寻找迹象的人只会看到返还的「鱼-人」——耶稣鱼、欧涅斯 (Oannes) 或约拿——他不能成为肉身。』

看起来，开普勒坚信在他「投生」的那一刻，所有行星都合相在双鱼座的中，犹太人 (卡巴拉派) 将其称为「弥赛亚的星座」。『正是这个星座，』他断言：『放置了东方三博士的星星。』这句话由塞普博士引用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Vol. I. 第 9 页) 促使他说：『所有犹太传统在宣告那颗星的时候，被许多国家都看到了』 (!) *他补充说：『它将吸收掌管地

球上不同国家命运的 70 个行星。』†『根据这些自然预言，』塞普博士解释道：『天空的星星上写著，弥赛亚将在世界的月历年 4320 年出生，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年，整个行星合唱团将庆祝它的禧年。』

【*不管许多国家是否见过那颗同样的星星，我们都知道「三博士」以卡斯帕 (Kaspar) 和梅尔基奥 (Melchior) 这样的日耳曼名字为乐，巴尔撒查 (Balthazar) 是唯一的例外，而这两个名字中没有太多迦勒底的印记——而他们的坟墓由著名的科隆大教堂的牧师展示的，坚信认为博士的尸体埋藏在那里。】

【†这个关于掌管国家命运的七十个行星的传统，是基于神秘宇宙起源的教导，即除了我们自己的七重行星世界链外，在太阳系中还有更多的行星。】

在本世纪初确实存在一场对印度教徒的愤怒浪潮，要求他们归还据称从犹太人那边盗窃得来的「神明」、族长和年表。威尔福德 (Wilford) 将普利提 (Prithee) 和萨提雅瓦塔 (Satyavrata) 视为诺亚，将德鲁瓦 (Dhruva) 视为以挪士 (Enos)，将自在主 (Iswara) 视为阿舒尔 (Assur)。然而，一些东方学家在印度居住了这么多年之后，至少应该知道，不是只有印度人拥有这些数字，也不是印度人把他们的大时代划分为四个小时代。然而，《亚洲研究者》的作者们却沈溺于最夸张的推测。

诺威治 (Norwich) 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鞋匠」麦基 (S. A. Mackey) 非常恰当地指出：『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对印度漫长的年表进行批判。』『但是，当一个有学问的人把古人的名字和数字钉在十字架上，将它们拧曲成了一种与古代作者意图完全不同的形式；但是，他的大脑中已经存在著蛆的诞生，它的残害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他假装对这一发现感到惊讶，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可以原谅的。』（《乌拉尼亚之钥》）

这句话是打算用在威尔福德上尉(后来的上校)身上的，但这句话可能不只适用于一位现代的东方学家。前者是第一个冠以不幸推测，将印度教年表和《往世书》的 4,320,000 年与圣经年表联系起来，把这个数字缩小到 4320 年(据说是耶稣诞生的阴历年)，且塞普博士只是抄袭了这位勇敢军官的想法。此外，他坚持认为这些是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基督教的预言，因此指责雅利安人自己获取了闪族人的启示，然而恰恰相反。此外，犹太人也不必被指责掠夺印度人，而以斯拉(Ezra)可能对他们的数字一无所知。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从迦勒底人那里借来的，还有的神灵。他们从迦勒底神圣王朝432,000 年中*，产生从创世到基督纪元的 4320 农历年；至于巴比伦和埃及的神灵，他们悄悄地、谦虚地把他们变成了族长们。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对万神体系(曾为所有人共有)进行改造和适应，使之成为民族和部落神和英雄，而付有罪则。这在新的《摩西五经》服装中是他们的财产，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强迫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人。

【*当然，每个学者都知道，迦勒底人声称他们的神圣王朝的数字(432)或(432,000) 等于印度人的大时代(Mahayuga)，即 4,320,000。因此，慕尼黑的塞普博士决定支持开普勒和威尔福德(Wilford)的指控，即印度教徒是从基督徒那里借用了它们，而迦勒底人从犹太人那里借用，正如声称的那样，他在世界的第4,320个农历年中期望他们的弥赛亚！！按照古代作家的说法，这些数字根据贝罗苏斯(Berosus)的 120 个沙罗周期(Saros)为基础的——每一个划分都意味著 600 年，总计 432,000 年——因此它们并不显得武断。但是这位虔诚的慕尼黑教授决定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它们。他声称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是通过证明『沙罗周期是根据普林尼(Pliny)的 222 个合相月组成的，也就是 18 年 6/10，』此计算自然又回到了『苏伊达斯(Suidas)给出的』数字，他断言 120 个沙罗周期构成了 2222 个祭司年的和周期年，相当于 1656 个太阳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卷第 417 页）

苏伊达斯 (Suidas) 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即使他说过，也不能证明什么。奈罗周期和沙罗周期在未受启蒙的古代作家中是一样的刺，就像启示录 666 的「大野兽」对于现代作家一样，他们也找到了跟后者一样倒霉的牛顿们。】

我们不要停下来过于关注这个非常不科学的时间线，而是对一些与重点可能相关的事情做一些评论。这些 4,320 月历年的数字 (圣经中使用的是太阳年) 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即使它们的应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只是原始的密传学说、和后来婆罗门教义关于「时代」(Yugas) 的扭曲回声。梵天的一个「白昼」等于 4,320,000,000 年，梵天的一个「黑夜」也是如此，或称沈睡期 (Pralaya)，在此之后，在新的显化期中，新的太阳凯旋升起，照亮了的七重行星链。这种教导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渗透到巴勒斯坦和欧洲 (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I. 132)，并出现在摩西犹太人的脑海中，他们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他们的小周期，虽然它只有通过基督教的《圣经》年表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们采用了 12 月 25 日这天，据说是所有太阳神灵投生的日子。那么，弥赛亚是「在世界 4,320 月历年」出生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正义与救赎之子」再次升起，驱散了混沌的沈睡期黑暗与非存在，位于我们客体小星球和行星链的层面上。一旦确定了崇拜的对象，他的出生、生活和死亡等假想事件就很容易符合黄道带的要求和古老传统，尽管它们必须根据特定场合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

因此，开普勒作为一名伟大的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变得可以理解。他认出所有这些行星合相的宏大而普遍的重要性，『每一个』——正如他所说的——『都是人类的转折之年。』*土星、木星和火星的罕见合相有其意义和重要性，因为它在印度和中国的产生某些大影响，对于欧洲那些国家的神秘主义者也一样。当然，若认为大自然在建造 (对世俗者而言) 幻想而毫无意义的星座时，眼里只有基督，那这无疑也仅是一种猜测。如果宣称数千年前星座的古代建筑师，将金牛座标记为星号 (α) 与话语或基督的预言

关联，仅仅因为金牛座的α (aleph) 意味著「一」和「最初」，而基督也是α (alpha) 或「一」，却没有更好或更可靠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能以多种方式来表明无效。首先，无论如何，黄道十二宫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存在了；此外，所有的太阳神都被神秘地与那个星座(金牛座)联系在一起——比如奥西里斯——它们都被各自的信徒称为「最初」。再来，那些赋予基督救世主神秘别名的编撰者，都或多或少了解黄道星座的含意；而且我们更容易设想，他们安排好他们的主张以便回应那些神秘的星座，而非后者作为预言只照耀人类一部分，长达数百万年，不顾过去的无数世代和将来将要诞生的一代。

【*读者必须记住，当神秘主义者使用「转折之年」这个短语时，并非只有通常的涵义。这不仅是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会预期有周期性大变化，无论是在人或宇宙的组成上，也包含精神性的普遍变化。欧洲人把每第 63 年称为「大转折」，也许合理地认为这些年份是 7 乘以 3,5,7 和 9 而产生的。但在神秘主义中，「七」是大自然的真实尺度，而 7 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相乘，而欧洲国家至今还不知道。】

『这不是简单的巧合，』我们被告知，『他们都把公牛的头(金牛座)放在某些球体上、宝座上，试图用角上的带柄十字来推开一条龙；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金牛座被称为「伟大的神之城和启示之母」，也是「神圣声音的解释者」，在埃及赫穆蒂斯(Hermoutis)的「和平之蜂」(Apis pacis)，(正如教父们所坚信的那样)他们更喜欢与救世主诞生相联系的神谕。』("Pneumatologie", iv., 71).

有几个回复针对这个神学假设。首先，埃及带柄十字、或 T (tau)、耆那十字、或卍字，和基督教十字架都有相同的意思。其次，只有基督徒才会给予龙如今所拥有的意义，没有其他民族或国家会这么做。蛇是智慧的象征；公牛(金牛座)是物质或尘世生成的象征。因此，后者用 T 或「十字」来推走龙，或称精神性的神圣智慧；十字在密传解释上是『所有建造

的基础和框架』，而圣经学者和符号学家只知道它的**阴物**与生理含意。无论如何，它并没有特别提到圣约翰的**话语**，也许除了提到一般意义。金牛座（顺带一提，它不是羔羊，而是公牛）在每个宇宙生成论都是神圣的，不管对印度人、琐罗亚斯德教、迦勒底人和埃及人都是如此。多至每个学童都知道。

若要帮助唤起我们神智学者的记忆，可以引用对圣母和龙的讨论，以及世界救世主——太阳神灵——周期性诞生的普遍性，这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I, 490，其中参考《启示录》中的某些段落。

1853年，埃拉德·摩连 (Erard-Mollien) 这位学者在法国研究院面前读了一篇论文，想证明印度的十二星座的古老性，在这些星座中能发现那个国家所有最重要宗教节日的根源和哲学，其宗教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 3000 年的夜晚，正如演讲者试图展示的那样。他认为，印度的黄道星座远比希腊的要早，而且在某些细节上与希腊的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是龙在一棵树上**，在树脚下是「圣母」杜尔加 (Kanya-Durga)，最古老的女神之一，位于一只**狮子**上，后面拖著**太阳**的车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补充说，『这个圣母杜尔加并非只是简单的纪念一个天文事实，但确实是印度奥林匹斯神中最古老的。很明显，她就是所有预言书所说的那个人，至些作品是维吉尔 (Virgil) 灵感的来源；那位预言回来的处女是普遍革新的一个象征 ... 至于为什么，』他补充：『我们如今看到，那些说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im) 的南印度人用这个太阳黄道星座的不同神名来命名月份——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祖先的星座，而去承担希腊人的星座呢？相反，一切都证明这些星座图形是迦勒底人传给希腊人的，而迦勒底从婆罗门那里得到的。』（见 Recueil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853.）

但是这一切都是非常不充分的证据。然而，我们也要记住沃尔尼 (Volney) 同时代人所说和接受的那些话，他们在《帝国的废墟》第 360 页中指出，由于公元前 1447 年白羊座处于其第 15 度，由此可以得出，「天秤

座」的第一度若要与春分同时出现，则至少要在公元前 15,194 年，如果你加上自基督以来的 1790 年，那么从黄道星座的起源到现在已经 16984 年。

此外，施莱格尔 (Schlegel) 博士在他的《中国天文学图谱》中，还将中国天文学球体的历史追溯到 18,000 年。(参见第 54、196 页等)

然而，若引用的观点没有充分的证据是没有用的，因而转向科学证据可能更有用。贝利先生 (Bailly) 是上世纪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科学院成员等等，断言印度的天文学系统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而且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甚至犹太人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的。为了支持这些观点，他说——

『在公元前 1,491 年之前的天文学家，首先是亚历山卓希腊人；比我们的时代早 125 年的喜帕恰 (Hipparchus) 和比他晚 260 年的托勒密 (Ptolemy)。接著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九世纪复兴了天文学研究。后来，这些之后被波斯人和鞑靼人接替，我们要归功于他们在 1269 年编写了马西雷丁表 (Massireddin)，在 1437 年编写了乌鲁伯格表 (Ulug-beg)。这就是 1491 年印度时代之前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那么，什么是一个时代呢？它是对某一时刻某一颗星星的经度的观察，在天空中*看到*它的地方，作为一个参考点，一个起点，用于根据观测到的运动计算出星星的过去和未来位置。但是，除非已经确定恒星的运动之前，否则一个时期是没有用的。一个刚接触科学、被迫借用外国的天文学的民族，在确定时代时没有困难，因为唯一需要的观察是可以随时进行的观察。但最重要的是，它所需要的、它必须借用的是那些依赖准确确定的要素，且需要持续观察；最重要的是，这些运行依赖于时间，只能通过几个世纪的观测才能准确地确定。因此，这些运行必须借鉴于一个曾进行这种观测的国家，且已经历数百年的努力。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一个新民族在借鉴古代的年代时，也会借鉴他们的「平均运行」。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将发现 1491 和 3102 年的印度时代不可能来自托勒密或乌鲁伯格。』

有一种假设认为，印度人将他们在 1491 年的观测结果，与先前乌鲁伯格和托勒密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利用观测结果之间的间隔来确定「平均运行」。乌鲁伯格的日期太接近现代，无法作出这样的决定；而托勒密和希帕克斯的时代还不够远。但是，如果印度的运行是通过这些比较来确定的，那么各个时代就会联系在一起。从乌鲁伯格和托勒密的时代开始，我们应该到达所有印度人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些外国来的时代对印度人来说要么是未知的，要么是无用的。*

【*关于这一结论的详细科学证据，请参阅贝利 (Bailly) 先生的著作的第 121 页，其中对该主题进行了技术上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当一个民族不得不向邻居借用其天文表的方法或平均运行，除此之外，它更需要借鉴其他知识，包括天体的不一致运动、远地点运动、交点运动和黄道倾角；总之，要确定所有这些因素的都需要观测的技艺，一些仪器设备和大产业。所有这些天文元素，在亚历山卓的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鞑靼人之间或多或少地不同，但与印度人的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后者没有向其邻居借任何东西。

总结贝利的言论，他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印度人没有借用他们的时代，他们一定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时代，基于他们自己的观测；这一定是 1491 年以后的时代，或者是我们时代之前 3102 年的，这较 1491 年早了 4592 年。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时代中做出选择，并决定其中哪一个是以观测为基础的。但在陈述能决定问题的论据之前，我们不妨说几句话，针对那些倾向于相信印度人之所以能够确定天体过去的位置，是依靠现代的观测和计算的人。要准确地确定 4592 年内的天体运动，并描述该时期可能发生的现象，这并不容易。

我们如今拥有精良的仪器；大约两、三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进行著精确的观测，使我们能够相当精确地计算出行星的平均运动；我们有迦勒底人、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的观测，由于他们距现代遥远，所以我们可以更确切地确定这些运行。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保证，在我们与迦勒底人之间的漫长时期，这是否能够准确地代表此期间内的观察结果；我们更不能准确地确定距今 4592 年之前发生的事件。卡西尼 (Cassini) 和梅尔 (Maier) 分别测定了月球的长期缓慢运动，结果相差 3 分 43 秒。这种差异将在 4600 年里导致月球位置的不确定度接近三度。毫无疑问，其中一种判断比另一种更准确；需要非常古老的观察才能在两者之间得出结论。但在非常遥远的时期，由于缺乏观测，我们对这种现象是不确定的。那么，如果印度人只是近代天文学的学生，他们怎么能从公元 1491 年算回西元前 3102 年呢？

东方人从来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在检视他们的天文学后，无论我们对他们的天文学知识有多高的评价，我们也不能假定他们曾经拥有与我们现代天文台不同的大量仪器，且是各种技术同时进步的产物，他们也不可能拥有那种似乎只属于欧洲的发现天赋，这种天赋可以代替时间的作用，推动科学和人类智慧的快速进步。如果说亚洲人是强大的、有学问和明智的，他们的功绩和各种成功是由力量和时间造就的。力量曾建立或摧毁了他们的帝国；现在，它已经建立起体量庞大的雄伟建筑，但现在又化为了令人尊敬的废墟。在这些变迁交替中，耐心积累了知识；长期的经验产生智慧。东方国家的古老成就了他们的科学声誉。

如果印度人在 1491 年就掌握了天体运动足够精确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向前计算 4592 年，那么他们只能从非常古老的观察中获得这些知识。给予他们这样的知识，却拒绝他们获得照些知识的观测，就等于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情况；这相当于假设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时，就已经获得了时间和经验的丰硕成果。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 3102 年的时代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教徒仅仅延续相继的几个世纪一直到公元

1491年。因此，时间本身就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知道天体在这段时期的运动，因为他们看见它们；印度人在地球上的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使其能忠诚的记录和准确的计算。

关于 3102 年和 1491 年这两个时代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似乎只有一个考量可以解决，那就是一般的古人，特别是印度人，只计算和观察日食。贝利说：——

在 1492 年没有发生日食；在那一刻之前或之后的 14 天都没有月蚀。因此，1491 年代并不是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的。至于 3102 年代，特尔瓦尔 (Tirvalour) 的婆罗门把它定在 2 月 18 日的日出。根据太阳的真实经度，此时它是在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点。其他的表显示，在之前的午夜月亮在同一位置，但根据的是它的平均经度。婆罗门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点，是它们黄道十二宫的起始，是在 3102 年，春分后 54 度。由此可见，该起源——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点——因而在天秤座的第六度。

因此，大约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出现了一个平均合相；『事实上，这种合相在我们最好的表格中被给出了：太阳参考卡以耶 (La Caille) 的表，月亮参考梅尔 (Maier) 的表。』那时没有日食，因为月亮离她的节点太远了；但是 14 天之后，当月球接近这个节点时，一定发生了日食。梅尔的表在加速度的校正下，给出了这个日食；但是他们把它置于白天，在印度是观测不到的。卡西尼的表显示它发生在夜间，这表明梅尔的运动速度在遥远的几个世纪来说太快了，且不允许加速度；这也证明了，尽管我们的知识有所进步，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过往天空的真实面貌。

因此我们认为，在两个印度时代之间，正确的是 3102 年，因为它伴随著一次可以观测到的日食，这一定被用来确定。这首次证明了印度教所认定太阳和月亮在此刻经度的真实性；这个证据本应足够的，但是因为古老的决定对于验证这些物体的运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提出每一个可能的证据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我们注意到，首先，印度人似乎把两个时代合并到 3102 年。特尔瓦尔的婆罗门主要从卡利时代 (Kali-Yug) 的第一刻开始计算；但是他们有第二个时代置于 2 天 3 小时 32 分 30 秒以后。后者是真正的天文时代，而前者似乎是文明时代。但如果卡利时代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经过计算的结果，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呢？他们计算出的天文时代将变成卡利时代，即太阳和月亮的合相，就像其他三个表的时代一样。他们一定有什么理由把两者区别开来；而这个原因只能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这不可能是计算的结果。这还不是全部；从 3102 年 2 月 18 日太阳升起所决定的太阳时代开始，回溯事件 2 天 3 小时 32 分 30 秒，我们来到 2 月 16 日早上 2 点 27 分 30 秒，这是卡利时代开始的时刻。奇怪的是，这个时代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一天当中的四大划分之一。人们可能会怀疑时代应该开始于午夜，而 2 小时 27 分 30 秒是子午线修正。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来确定这一时刻，很明显，如果这一时代是经过计算的结果，同样把回推到午夜也很容易，这样，就可以把时代对应于一天中的主要划分，而不是把它放在一天的某个部分时刻。

第二。印度教徒断言，在卡利时代的第一个时刻，所有的行星都会合相；且他们的表格显示了这个合相，而我们的表格表明它可能确实发生过。木星和水星在黄道的同一度数；火星远离它 8° ，而土星是 17° 。因此，大约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卡利时代开始后十四天左右，印度人看到从太阳光线相继出现了四颗行星；首先是土星，然后是火星，然后是木星和水星，这些行星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中看似结合在一起。虽然金星不在其中，但人们对神奇事物的爱好而称此为所有行星的合相。婆罗门的证词和我们的表是一致的；而这个证据、传统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

第三。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在那个时代以后大约两星期左右才出现的，而且正好是在观测到月蚀的时候，这就确定了那个时代。这两种观察结果相互证实；观察到这个的也必观察到那个。

第四。我们或许也相信印度人在同一时间确定了月亮的交点的位置；他们的计算似乎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给出了月球轨道在他们那个时代位于此点的经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恒值 40 分钟，即月交点在 12 天 14 小时的运动。这就好像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他们的时代之后 13 天做出的，我们必须加上月交点在此期间逆行的 40 分钟，使其与该时代相一致。

因此，这个观测与月食的观测是在同一日期进行的；因此给出三个观测结果，且彼此相互确认。

第五。从让蒂 (M. C. Gentil) 给出的印度黄道十二宫的描述来看，在它位置的星星被命名为「金牛座之眼」和「处女座的麦穗」，可以被确定为卡利时代的开始。

现在，将这些地方与实际位置进行比较，考虑到我们对岁差的修正到该时刻，我们看到印度黄道的原点必须位于天秤座的第五度和第六度之间。因此，婆罗门把它放在该星座的第六度是正确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小差异可能是由于未知的恒星适当运动引起的。

因此，这是另一种观测结果，指导印度人相当准确地测定他们的可移动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

古代对这个日期观测的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波斯人说，在世界的四个角落，有四颗美丽的星星作为守护者。碰巧在卡利时代的开始，在我们时代之前 3000 年或 3100 年，「公牛之眼」和「蝎子之心」正好在分点上，而「狮子之心」和「南鱼座」则接近于至点。对于观测到昴宿星在秋分点前 7 天晚上升起，也属于我们时代之前 3000 年。托勒密的历法中收集了这些和类似的观测结果，虽然他没有列出它们的作者，但这些观测比迦勒底人的更古老，很可能是印度人的作品。他们对昴宿星很熟悉，虽然我们粗俗地称它为小鸡 (Poussinière)，他们却这样称呼它：「母鸡和小鸡」(Pillaloo-codi)。因此，这个名字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亚洲最古

老的国家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印度人一定已经观测了昴宿星的升起，并且利用它来管理他们的年和月；因为这个星座也被称为基栗底柯(Krittika)。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同名的月份，而这种巧合只能是因为该月是根据所涉及星座的升起或落下而确定的。但更有决定性的是，印度人观测星星时，和我们一样用经度标出它们的位置，而奥古斯丁·里奇乌斯(Augustinus Riccius)提到了一个事实，即根据被归于赫尔墨斯的观测，在托勒密之前的1985年，天琴座上的那颗明亮的星星和「长蛇座之心」都比托勒密所确定的各自位置提前了7度。

这个决定似乎非常不同寻常。星星相对于春分点有规律的前进；托勒密应发现在他之前的1985年，经度偏离了28度。此外，这个事实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两颗星的位置上发现相同的误差或差异；因此，这个误差是由于某些对两颗星有相同影响的因素。为了解释这一特性，阿拉伯底比斯人想象恒星有一种振荡运动，使它们交替前进和后退。

这一假设很容易被推翻；但这些归于赫尔墨斯的观察结果仍无法解释。然而，他们的解释可以在印度天文学中找到。在这些观测的确定日期上，比托勒密早1985年，印度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是在春分前35度；因此，这一点算出的经度比从春分计算的经度多35度。但在过了1985年之后，星星经度前进了28度，使赫尔墨斯的经度和托勒密的经度只差了7度，且两颗星的经度差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由于印度黄道星座的起始点和托勒密的起始点之间的差异，后者根据春分推算。这个解释如此简单自然，它一定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在古代如此著名的赫尔墨斯是否是印度人，但我们看到凡是归于他的观测，都是按照印度人的方式来计算的，因此我们便可以断定，这些观测都来自于印度人，因此，他们能够进行我们列举的所有观测，并发现记录在他们的表中。。

第六。对于3102年的观测似乎确定了他们的时代，这并不困难。我们看到，印度人曾经确定了月亮的每日运动为13度10分35秒，利用它把黄道

分成 27 个星座，与月亮的周期有关，大约需要 27 天来描述它。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确定了黄道十二宫中星星的位置；他们如此发现天琴座上的某颗星是在 8h. 24m.，「长蛇座之心」在 4d. 7h，这些经度是归于赫尔墨斯的观测，但其实是按照印度的黄道带计算的。同样地，他们发现「处女座的麦穗」形成了他们的第 15 个星座的开始，「金牛座之眼」形成了第 4 个星座的结束；这些星星是在 6d. 6h. 40m 中，其他在印度黄道带的 1d. 23h. 20min.。因此，发生在卡利时代后 14 天的月蚀，发生在处女座的「麦穗」和该星座的 θ 星之间的一点上。这些星星大约相隔一个星座，一个是从第十五开始，另一个是从第十六开始。因此，通过测量月亮与这些星星之一的距离，就不难确定月亮的位置；由此他们推算出太阳的位置，与月球相对的位置，且知道了它们的平均运动，他们计算出月亮是在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是根据她在我们时代之前的 3102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午夜的平均经度，而太阳在六小时后据了同样的位置，这是根据他的真实经度；这事件确定了印度年的开始。

第七。印度人认为在卡利时代之前的 20,400 年，他们的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与春分重合，且太阳和月亮在那里合相。这个时代显然是虚构的，* 但我们不妨询问印度教从哪个时点、从哪个时代开始建立它。若考量印度教对于太阳和月亮运转的数值，即，365d. 6h. 12m. 30s., 和 27d. 7h. 43m. 13s., 我们有——

20,400 个太阳运转 = 7,451,277d. 2h.

272,724 个月亮运转 = 7,451,277d. 7h.

这就是从卡利时代开始所得到的结果；而印度人的断言当时有一个合相，是建立在他们的表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元素，从 1491 年的时代开始，或者从另一个 1282 年开始（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它），总是会有差不多一天或两天的差别。在验证印度教的计算时，采用印度教本身得出

的与结果相同的元素，这既公正又自然，并从选择他们时代之一做为开始，这样可以得到所谓的虚构时代。因此，既然要进行这种计算，他们必须从他们的真实时代出发，这是基于观测而不是从任何由前者计算而得到的结果，因此，他们真正的时代是在我们时代之前的 3102 年。

【*为什么它应该是「虚构的」欧洲科学家永远也说不明白。】

第八。特尔瓦尔的婆罗门给出月球在动态黄道上的运动为7天2小时8分钟，相对于春分点巨大周期的1,600,984天，即4,386年94天而言，则为9天7小时45分钟1秒。我们相信这种运动是由观测决定的；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声明，这一时期的范围使它不适宜于计算平均运动。

印度人在他们的天文计算中使用了 248、3031 和 12,372 天的周期；但是，尽管这些周期太短，但它们不仅没有前者的不方便，还包含了月球根据远地点的确切绕转数。它们实际上是指运动。1,600,984 年的大时期不是周转积累的总和；它没有理由应包括 1,600,984 天而不是 1,600,985 天。或许看来，仅凭观测就能确定天数，并标志著时期的开始和结束。这段时期结束于我们的时代 1282 年 5 月 21 日 5h. 15m. 30s.的贝拿勒斯 (Benares)。根据印度人的说法，那时月亮正处于远地点，

而她的经度是 7d. 13h. 45m. 1s.

梅尔给出的经度....7d. 13h. 53m. 48s.

并将远地点置于.....7d. 14h. 6m. 54s.

如此，婆罗门测定月亮的位置与我们只差九分钟，而远地点的位置只差二十二分钟，很明显，很明显，他们只能通过观测来获得相同于我们最好的表的结果，以及天体位置的准确性。如果观测确定了这段时期的结束，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也确定了时期的开始。但这种直接由大自然所决定的运动，必然与天体的真实运动非常接近。

事实上，在这漫长的 4883 年里，印度人观测的运动与卡西尼的运动相差无几，与梅尔的运动也非常接近。因此，印度教徒和欧洲人作为世界两端的两个民族，也许在他们的制度上相距甚远，却在月球运动方面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如果这种一致性不是基于对自然的观察和相互模仿，那么它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必须指出，印度的四张表都是同一天文学的副本。不可否认的是，暹罗 (Siamese) 的表存在于 1687 年，当时他们是由德拉鲁贝尔 (de la Loubere) 先生从印度带来的。当时还没有存在卡西尼和迈尔的表，因此印度人已经掌握了这些表所包含的精确运动，而当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因此，必须承认，这印度运动的准确性就是观测重点。它在 4383 年期间是精确的，因为它是取自天空本身；如果观测决定了它的结束，它也决定了它的开始。这是迄今为止所观测的最长一段时间，在天文学编年史中保存了对这段时间的回忆。它起源于公元前 3102 年，这是对那个时代真实性的明证。

【*以下是回应一些科学家，他们怀疑我们天文学是由我们的传教士传播到印度。第一。印度的天文学有其独特的形式，以其独创性为特点；如果是从我们的天文学翻译过去的，那需要高超的技术和知识来掩盖偷窃行为。第二。当采用月球的平均运动时，他们也应采用黄道倾角、太阳中心的方程式、一年的长度；这些元素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且它们在应用于 3102 年的时代是非常准确的；而如果它们是在上个世纪计算出来的话会大错特错。第三，最后，我们的传教士无法在 1687 年把当时还不存在的卡西尼表传给印度人；他们可能只知道第谷 (Tycho)、里奇奥里 (Riccioli)、哥白尼 (Copernicus)、布依兰 (Bouilland)、开普勒、隆蒙塔努斯 (Longomontanus) 和阿方索表 (Alphonso) 的平均运动。现在我将给出 4383 年 94 天的这些平均运动的表格：——

表 平均运动 不同于印度

阿方索..... 9d 7h 2m 47s - 0h 42m 14s

哥白尼.... 9d 6h 2m 13s - 1h 42m 48s

第谷..... 9d 7h 54m 40s + 0h 9m 39s

开普勒..... 9d 6h 57m 35s - 0h 47m 26s

隆蒙塔努斯..... 9d 7h 2m 13s - 0h 42m 48s

布依兰..... 9d 6h 48m 8s - 0h 58m 53s

里奇奥里..... 9d 7h 53m 57s + 0h 8m 56s

卡西尼..... 9d 7h 44m 11s - 0h 0m 50s

印第安..... 9d 7h 45m 1s

这些平均运动都与印度的不一致，除了卡西尼之外，因此印度人没有借用他们的平均运动，而卡西尼的表在 1687 年还不存在。因此，这个月亮的平均运动属于印度人，他们只能通过观察得到它。』——贝利的"*Traité de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Orientale*"】

我们之所以这样详细地提到贝利，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试图对雅利安人的天文学进行充分公正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从约翰·本特利 (John Bentley) 到伯吉斯 (Burgess) 的《苏利耶悉檀多》(Surya Siddhanta)，没有一个天文学家曾对古代最有学识的人们公正对待过。无论对于印度教的符号象征多么扭曲和误解，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只要知道了一些秘密科学的知识，都能公正地对待它；他也不会拒绝他们对黄道十二宫的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解读，即使整个皇家天文学会的昴宿星的武器起来反对他们的数学计算。单体或灵魂的下降和再上升与黄道星座是分不开的，从事物的适宜性的角度来看，更为自然的是相信形而上的灵魂与明亮的星座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共鸣，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不是荒谬的认为天地的创造者在天上里安置了十二个邪恶的犹太人。而且，正如《诺斯替派》的作者断言的那样，所有诺斯替学派和后来的柏拉图派的目标『是让旧信仰适应佛

教般神智学的影响，其本质声称印度教神话中无数的神灵，只不过是最初三元组的能量的名称，有著一系列化身或显化成人。』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神智学思想的根源呢 -- 比古老的印度智慧更好？我们再说一遍：古老的神秘主义，如果不是通过我们更熟悉的佛教和印度教的渠道来解释，将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散发物；两者都是同一位母亲——古代「雷姆利亚-亚特兰提斯」智慧——的孩子。

XVIII. 相互立场的总结

读者已经从两个方面得到了整个情况的陈述，且将由他来决定这个总结是否对我们有利。如果大自然中真的存在一种真空，那么根据一个物理定律，它产生自那些科学之「光」的无助崇拜者头脑中，他们把时间花在摧毁彼此的学说上。「两盏灯造成黑暗」的理论能适用此种情况下，当一半的「光」把它的力量和「运动模式」强加于信仰者，而另一半则反对它的存在。「以太，物质，能量」——神圣本质三位一体，科学的真正未知神的三个原则，被他们称为物理性质！

神学因相信神的三位一体而受到批评和嘲笑——在基质上一个神，就个体性而言是三个人格；而我们被嘲笑的原因，是因为相信未经证实和无法证实的教义，相信天使和魔鬼，相信众神和精灵。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使科学家获胜的原因正是他们提出，无论该基质的同一性，还是三重个体性，尽管在神学意识的深处被构思、发明和创造，都不能用科学的推理过程来证明，更不能用我们的感官来证明。据说，宗教必须灭亡，因为它教导神秘事物。神秘事物是对常识的否定，而科学则排斥它。廷德尔 (Tyndall) 先生认为，形而上学就像诗歌一样是虚构的。科学家不相信任何东西；拒绝没有被证明的一切，而神学家盲目的信仰接受一切。神智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东西，甚至不相信精确的科学，通灵主义者否认教条，但相信灵体和不可见但潜在的影响，所有这些同样受到蔑视。那好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最后一次探讨，精确科学的行事方式是否有异于神智学、唯心论和神学。

莱恩 (Laing) 先生的著作《现代科学和现代思想》，被认为是关于科学的标准书籍，且根据《泰晤士报》的赞美评论，『每当科学与旧有观念胆

敢对抗并挑战其结论时，它总能强大而有效的展示出科学的巨大发现和众多胜利』一个人能在第三章「论物质」读到：

『物质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以太、物质、能量』... 是给出的答案。

我们停下来问，『什么是以太？』莱恩先生以科学的名义回答道：——

『以太实际上并不是通过任何感官察觉的检验来认识的，而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物质，我们不得不假设它来解释光和热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物质？你对它的了解比你对「假想的」媒介以太更多吗？

『严格地说，化学研究确实无法直接告诉我们... 生命物质的组成，而且... 严格地说，我们对于任何(物质)物体的组成一无所知，不论是甚么。』(赫胥黎先生论原生质的讲座)

能量？你确定能定义你的物质宇宙三位一体中的第三者吗？

『能量是我们只通过它的效果才能了解的东西。』(论物理的书。)

请解释一下，因为这是相当模糊的。

『在力学中存在实际能量和势能：实际作用的功，以及做功的能力。关于分子能量或力的本质，物体呈现出的各种现象表明，它们的分子受到两种相反的力的影响——一个倾向于把它们聚在一起，另一个倾向于把它们分开... 第一种是分子引力，第二种力是韵定力。』... (《加诺的物理学》)

正是如此：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运动力的性质。它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是不变的答案。赫胥黎(Huxley)先生在他的《生命的物质基础》书中解释道：『这是我想像中的空洞影子。』

因此，现代科学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一种「数学抽象」之上的，建立在千变万化但「无法感知的基质」(杜布瓦·雷蒙德，Dubois Reymond)，

建立在产生的效果之上，是完全不为科学所知、也超出科学所能及的神秘而虚幻的东西——「自我运动」的原子！自动运动的太阳、行星和恒星！但是，如果它们自身具有运动能力，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你们物理学家，要嘲笑和嘲弄我们的「自我移动的生命原则 (ARCHÆUS)」呢？科学拒绝和蔑视神秘，「神秘是科学的致命」，正如费利克斯 (Felix) 神父所说的那样 ... 『科学不能逃避它！』法国传道者说的与我们相同，我们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见卷 I. 338-9) 中引用了它。他问，你们这些科学家：

『... 有谁已经能够看透人体形成的秘密，单个原子的产生？太阳的中心或原子的中心是甚么？谁已探索一粒沙子里深渊的底部？先生们，这粒沙子已经被科学研究了四千年了，将它翻来覆去；她把它分了又分；她用她的实验折磨著它；她用她的问题来烦扰它，想从它夺取其秘密组成的最后一句话；她带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问：「我要把你无限小地分开吗？」然后，科学悬在这个深渊上犹豫了，她绊倒感到眼花缭乱，绝望地说：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对一粒沙子的起源和隐藏性质一无所知，那么你又怎么能凭直觉知道一个单独生命的诞生呢？生命从哪里来？它从哪里开始？什么是生命原则？』*

【* 《奥秘与科学》 "Le Mystère et la Science", Conférences, Père Félix de Notre Dame ; des Mousseaux : "Hauts Phen. Magiques" 】

科学家们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吗？一点也不，因为这是廷德尔的自白，它表明科学是多么的无能为力，甚至对于这个物质世界也是如此。

『原子的最初排列决定了随后的一切行动，这超出了显微镜的观察能力。』『在纯粹过度的复杂性之中，在观测能够发表任何意见之前，那些最高训练有素的智力，最精细纪律的想象力，都对在思考问题上感到困惑

而退缩。我们被一种无法用显微镜解开的惊讶所击倒，不仅质疑我们的工具的能力，甚至还怀疑我们自己是否拥有处理大自然最终结构能量的智力元素。』

事实上，关于物质宇宙的认识是多么有限，实际上科学家自己就承认，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怀疑了。现在有些唯物主义者甚至会放弃以太——或任何科学所谓的无限基质，即佛教称为「自性」(Swābhāvat) 的自体——也放弃了原子，这两种观点都太过危险，因为它们有著古老的哲学背景以及现今的基督教和神学关联。从最早的哲学家们传给后世的记录，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即使否认了空间中的「不可见存在」，也绝不可能如此疯狂地否认存在著某种的充实体——宇宙的充实性是一种公认的信念。而其中所包含的，可以从三重伟大赫尔墨斯(金斯福德夫人(Kingsford) 的优秀翻译) 那里得知——他在其中说到：——

『关于虚空 ... 我的判断是它不存在，它从来没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因为宇宙的各个部分都被填满，如同地球也是完整而充满了物体，在质量和形体上不同，拥有它们的物种和大小，一个较大，一个较小，一个坚实，一个脆弱。较大的 ... 容易被感知；较小的 ... 很以察觉，或者完全不可见。我们只通过感觉知道它们的存在，因此许多人否认这些实体是物体，而把它们简单地看作空间，*但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宇宙之外 ... 那么它将是一个被智性存在占据的空间，类似于它(宇宙的) 的神... 我谈到神灵，因为我认为他们和我们同住在一起；而英雄们居住在我们之上，介于地和最高天之间；其中既没有云彩也没有暴风雨。』(第 84 页)

【*看这周期的运作和它们定期的回归吧！那些否认这种「实体」(力量) 是物体、而称之为「空间」的人，就是我们现代「执著于科学」的公众的原型，而他们的官方老师，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是物质不可量测的能量和

运动模式，却认为电(举例)和物质本身一样是原子性的——(亥姆霍兹)。不一致和矛盾在官方和非正统科学中同样占主导地位。】

我们也「秉持」它。只是如前所述，东方的启蒙者不会说这些层面「在我们之上，在天地之间」，即便是最高天，因为在神秘的术语中没有这样的划分和衡量，没有「上」，也没有「下」，只有一个永恒的「内在」，在其他两个内在之内，或者主体层面逐渐与尘世客体性相融合——对人类来说，这是最后一个属于自己的层面。这个必要的解释可以用赫尔墨斯的话在此结束，整个神秘主义对这个特定观点的信仰——

『有许多众神的阶层；在一切中，都有一个智力的部分。不能认为它们不在我们的感官范围之内；相反，我们能感知它们，甚至优于那些被称为可见的事... 于是就有了高于一切表象的神灵；在他们之后是有著精神性原则的神灵；这些神灵是可感知的，符合他们的双重起源，以可感知性质来显化所有的事物，各自逐个照亮他的作品。*天上的至高存在是宙斯，或在这个名字下所理解的一切存在，因为宙斯借著天上赋予万物生命。太阳的最高存在是光，因为我们是通过太阳的圆盘接受光的好处。恒星的三十六个星座都有至高存在或王子，他的名字是「拥有所有的形态」(Pantomorphos)，因为他给不同类型赋予神圣形体。七颗行星，或称漂泊的星球，拥有至高神灵们的命运和运气，他们在不断的变化和永恒的动荡中，维护自然法则的永恒稳定。以太是制造一切的工具或媒介。』

【*「赫尔墨斯在这里把大自然的*可感知力量*、宇宙的元素和现象当作神灵，」金斯福德夫人(A. Kingsford)在一篇脚注中非常正确地解释道。东方哲学也是如此。】

这是相当哲学的，并符合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因为所有的力，如光、热、电等等，都被称为「神灵」——密传上的。

这必定如此，因为埃及和印度的密传教导是相同的。因此，**宇宙电**的人格化综合了大自然所有的显化力量，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此外，在接下来的分类中将会显示，大自然中真实和**神秘**的力量从现在才开始被了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通过异端科学，而不是正统科学（也见 § X. 即将到来的力量），尽管他们的存在在至少一个例子中得到了证实，并且得到了众多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一些科学官员的证明。

此外，在第六诗节中，『**宇宙电**启动了原初「世界-胚芽」，或宇宙原子和物质的聚合，有的以一种方式，有的以另一种方式，有著相反的方向』——看起来足够符合正统和科学。因为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一观点，且被科学充分承认。有一些流星雨（11 月和 8 月定期出现）属于绕太阳椭圆轨道运动的系统。这个环的远日点在海王星轨道之外 17.32 亿英里，它的平面是倾角相对于地球轨道 $64^{\circ}3'$ ，而流星群绕这一轨道运动的方向，*相反于地球公转的方向*。

这是在 1833 年才得到承认的事实，说明这是近代重新发现了古老知识。**宇宙电**用他双手，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种子」和「凝乳」，或者称宇宙物质；用更清晰的语言来说，就是转动处于高度稀薄状态的粒子，还有星云。

在太阳系的边界之外，决定著物体的运动和方向是其他的太阳，尤其是神秘的「中心太阳」（一些可敬的绅士们称之为「不可见神的住所」）。这种运动也有助于分化均匀的物质，圆形的和在几个物体之间，成为我们地球上未知的元素和子元素，这被现代科学视为独特的个体元素，然而它们仅仅是暂时的表象，在显化期内随著每一个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一些密传的作品称之为它们「劫的面具」。

宇宙电是神秘学的关键，它能打开并揭开各个国家所谓神话中，多样的象征和相应的寓言的谜团；展示了埃及人、迦勒底人和雅利安人宗教中，那些美妙的哲学和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刻见解。**宇宙电**以其真实的形象

展示出来，证明了那些史前国家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上的深厚造诣，现在称为物理学和化学，是自然哲学的分支。在印度，宇宙电是毗湿奴和因陀罗的科学方面，后者在《梨俱吠陀》中比他的宗派继承者更古老更重要；而在埃及，宇宙电被称为努特 (Noot) 的后代图姆 (Toum)*，或有著原初神特征的奥西里斯，是天上和万物的创造者 (见第十七章，《死者之书》)。因为图姆被认为是千变万化的神灵，他产生其他的神灵，并赋予自己所喜欢的形体；是「生命的主人」，「把他们的活力给众神」 (第 lxxix 章)。他是众神的监督者，且他「创造神灵，给它们形状和生命」；他是「北风和西方之灵」；最后是「生命的落日」，也就是死后离开身体的生命电力，因此死者请求图姆从他的右鼻孔给他气息 (正电)，以便他可以以他的第二种形体生活。象形文字和《死者之书》中第 lxii 章的文字表明宇宙电与图姆的同一性。前者描绘的是一个直立的男人，他的手中有气息的象形文字。后者说：——

【*『欧，图姆，图姆！来自于那伟大 (女性)，在水 (大深渊或空间) 的胸怀中 ... 『你，通过两个狮子发光』 (双重力量或两个太阳眼的力量，或电正力和电负力)。(参见《死者之书》III 和《埃及万神体系》第二章)】

『我向太阳城 (An) 的首领敞开大门，我是图姆。我越过地平线之主「托特-哈皮」 (Thot-Hapi) 所溢出的水，我也是大地的分界者』 (宇宙电和他的儿子们将空间和大地分为七界) ...

... 『我穿越天上层面，我是那两只狮子。我是拉 (Ra)，我是阿姆 (Aam)，我吃了我的继承人。*.....我在安鲁 (Aanroo)† 领地上滑翔，这片土地是由无限永恒的主人赐予我的。我是永恒的胚芽。我是图姆，被赋予了永恒 ...』

【*这个形象表达了神圣功能的接续、一种形式被替代成另一种形式，或力量相互关联。阿姆 (Aam) 是一种正电性的力量，它吞噬所有其他的东西，就像萨图恩 (Saturn) 吞噬它的后代。】

【**安鲁 (Aanroo)** 位于奥西里斯的领域，这片土地被划分为 14 个部分『周围有一个铁栅栏，里面生长著七腕尺高的生命玉米』，即埃及人的欲界 (Kamaloka)。只有那些知道「七厅」的看守人的名字的死者，才能永远进入阿门提 (Amenti)；即，那些通过了每轮次七种族的人——否则他们将在低等田地里休息；『它也代表了七个连续的天界 (Devachans，或 lokas)。在阿门提，一个人成为永恒的纯洁精神 (xxx，4)；在安鲁这个地方，「精神的灵魂」或者说死者，每次都会被乌雷乌斯 (Uraeus) 吞噬——他是蛇，尘世之子 (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太阳中原始生命法则)，即，死者的星光体或「亡灵」在「尘世之子」中逝去和消失，即有限的时间。灵魂离开了安鲁的领域，以任何它想要呈现的形体来到尘世上。(见 xcix 章，《死者之书》)】

这正是宇宙电在第十四卷书中使用的词语，也是赋予他的头衔。秘密教义的整个宇宙进化论，能发现于埃及纸莎草纸中零散的句子，甚至在《死亡之书》中也有。数字七在其中受到相当多的关注和强调，就像在《德基安之书》一样。『大水 (深渊或混沌) 据说有七腕尺深』——「腕尺」当然是指划分、区域和原则。在其中，『众神和七伟大者都在伟大母亲里诞生。』(见第 cviii 章，4，《死者之书》和《埃及万神体系》)。宇宙电和图姆都被认为是「七种魔法力量的伟大者」，他们「征服了巨蛇阿佩普 (Apop)」或称物质。

然而，神秘主义的学生不应该被赫尔默斯作品的翻译中常见的措辞所误导，误以为古埃及人或希腊人在每次对话中，如同僧侣一样不断谈论至高存在、神、「一切之父和创造者」等等，就像这些翻译的每一页所显示的那样。确实没有这样的事；且这些文本并不是原始的埃及文本。它们是希腊的汇编，其中最早的并不早于新柏拉图主义时期。埃及人所写的赫耳墨斯主义著作(参见《死者之书》)不会提及一神论体系中遍一神；一切的遍一绝对起因，在埃及古代哲学家的心智中是不可名状和不可说出的，正如

它在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 先生的概念中是永远不可知道的一样。正如马斯佩罗 (Maspero) 很好地指出，每当一般的埃及人『理解神圣统一性的概念时，遍一神绝不是简单的「神」。』而勒佩日·雷努夫 (Lepage Renouf) 非常正确地观察到，「神」 (Nouter, nouti) 这个词在埃及人中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泛称的名称，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人称代词。与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神都是「活跃而独特的神」。他们的『一神论纯粹是地理上的。如果孟菲斯的埃及人宣称了普塔的统一性，排除了阿蒙；底比斯的埃及人则宣称了阿蒙的统一性，排除了普塔。』就像我们现在在印度看到的湿婆教徒和毘湿奴教徒的例子。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的「遍一神」拉 (Ra) 并不同于阿比多斯 (Abydos) 的「遍一神」奥西里斯，它们可以并存，同时崇拜，而不会被相邻的神吞并。这位遍一神只是该省或城市的神 (noutir, noutti)，且它并不排除该城镇或相邻省份中的遍一神的存在。简而言之，当谈到埃及的一神论时，我们应该说埃及的众神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神。』(马斯佩罗在"Guideau Musæe de Boulak"说) 正是由于这一突出的埃及特征，各种所谓的赫尔墨斯书籍的真实性应该受到测试；而这种特征在所谓的希腊残篇中则完全不存在。这证明了一个希腊新柏拉图主义者，或者甚至是一个基督徒，在编辑这样的作品中动了不少的手脚。当然，基本的哲学仍保留，且在许多地方——完好无损。但是，它的风格已朝一神论的方向改变和平滑，如同希伯来创世纪的希腊和拉丁译本。它们可能是赫尔墨斯主义的作品，但不是由两个赫尔墨斯之一所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托特 (赫尔墨斯) 这个宇宙的指导智性体所撰写 (见第 xciv 章，《死者之书》)，或另一个托特，他在尘世上化身为三重伟大 (Trismegistus)，与罗塞塔石碑 (Rosetta) 相联系。

但是，在我们这个百个「主义」并存、且没有宗教的时代，一切都是怀疑、否定、打破传统和残酷的冷漠。每一个偶像都被打碎了，除了金牛犊。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逃离他们的业力命运，如同个人一样。所谓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历史时，就像处理传说一样肆无忌惮。为此，如果你可以相信奥古斯汀·蒂埃里 (Augustin Thierry) 的传记作者的话，他已经做出了体面的赔礼。他对导致所有人(那些自称历史学家的人)迷失方向的错误原则感到遗憾，每个人都妄图纠正传统，『人民的声音十有八九是神的声音』：且最后他承认，只有传说中才有真实的历史：因为他补充道，『传说是鲜活的传统，且在七成的情况下，它比我们所称之为历史的更真实。』*

【*”Revue des Deux Mondes”，1865 年，第 157 和 158 页。】

虽然唯物主义者否认宇宙中物质以外的一切，考古学家们试图矮化古代事物，并试图通过篡改年表来摧毁所有关于古代智慧的主张。我们今天的东方学家和历史作家面对古代历史，就像白蚁面对印度的建筑一样。现代考古学家甚至比那些白蚁更危险——未来在普遍历史问题上的「权威」——他们正在准备研究过去国家的历史，特别是热带国家中特定建筑物的命运：『历史将在二十一世纪的怀抱中崩溃并破碎成原子，被她的编年史学家吞噬至根基。』米歇列 (Michelet) 说。的确，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它很快就会重蹈两个美洲城市废墟的覆辙，它们深深埋没在无法穿越的原始森林之下。历史事实仍将被现代假设、否认和怀疑主义无法摆脱的丛林所掩盖。但令人高兴的是，实际的历史会重演，因为她像一切事物一样，循环往复；那些被现代怀疑主义的海洋有意淹没的死寂的事实和事件，将再次升起并重新出现在表面...

在我们的第二卷中，一个自诩哲学并阐述最深奥问题的作品，在追溯人类进化过程为开端，不得不从被视为超自然存在的神灵开始，这一事实将引起最恶意的批评。然而，《秘密教义》的信仰者和捍卫者将不得不承受疯狂甚至更糟的指责，就像作者长年以来一样在哲学上已经承受了这样的指责。当神智学者被指责为精神错乱时，他应该引用孟德斯鸠

(Montesquieu's) 的《波斯人信札》来回答：『人们如此慷慨地让他们所谓的疯子进入精神病院，只是想互相确保他们自己没有疯。』

第一卷完。